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一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一六册目次

集部・詩文評類

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

二卷

〔宋〕方頤孫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學黼藻文章百段錦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濯磨以通經學古……高以濟[illegible]
道為賢以犯顏諫諍為忠是[illegible]
章不為無益也然韓子之文直以
典謨訓誥為法歐陽公則以韓子
為法梓然名家下視相如楊雄
固諸人後之評其文者猶不然
利鈍可否則夫為文亦難矣學
不得其關鍵要領則不能闖其門
徑而況欲造其堂奥邪予嘗病夫
諸大家全集浩繁又病夫世之編
選梓行者或失之簡或失之繁簡
者狹而不盡繁者泛而不精慕[illegible]

西山文章正宗雖曰醇正無議然亦汪洋閎邃初學難於領會思得博雅君子精搜慎選毋狹毋泛取其合於經而寓乎道者別其體製發其旨歸標示其遣辭立意之妙使觀者坦然知作文規矩彀率不務奇以畔經不棄本而趨末不崇詭以雜醇與學者共之久而未獲

弘治辛酉冬奉

命涖蜀專董學事竊愧於性命道德槩乎未之有聞然不敢不首以此望於學者至於文章末事亦不敢

忽因得宋儒三山方頤孫在太學編輯黼藻文章百段錦抄本上下二冊於予寅友兵備憲副四明張公仲明其中或錄古人之全篇或截取其奇妙一二節究其意而定其格提其綱而示其奥雖未能盡如予意然直指詳明已出諸家編選者之右矣遂命成都郡學訓導艾傑校正繡於梓以為初學好文者之指南若夫有志於性命道德者予又安敢執是以局其見哉

弘治癸亥端陽月望後

賜進士出身四川按察司提督學校

副使前

翰林院編脩嶺南蘇葵書

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

成都府學訓導崇陽艾傑校正

遣文格

造句格

下句有輕重二　蘇洵心術論
　蘇軾張良論
造句有難易　沈存中捫蝨新話
下張本句　張耒論韓愈
互照前句　呂祖謙論禮
句多寡要自然　蘇洵兵戰
粧花蠟句　呂祖謙論楚滅弦黃
啄鸚棲鳳句　陳傅良堯舜論
騎鯨捫蝨句　蘇軾制科策
春城草木　周敦頤通書

淬水乾坤　劉向封事
互辭見意　蘇軾子思論
一句中用四著力字　張耒進齋記
以四著力字作句　呂祖謙論君臣感動
疊用外字　呂祖謙論卜筮
疊用不能字　呂祖謙論舜
疊用能不能字　蘇軾韓愈廟碑
疊用可以不以字　蘇軾刑賞論
學史句法四　蘇軾秋陽賦
　唐庚存舊論

　韓愈獲麟解
　蘇洵樂論
句中等閑用譬　張耒論高帝械繫蕭何

議論格

含變論常　呂祖謙振理論
破同立異　唐庚議賞論
轉謗為譽　張耒遠慮論
論功為過　呂祖謙威公救邢封衛
立論近情　呂祖謙宋襄公

奪彼與此　呂祖謙晉文公
脫胎換骨二　蘇軾伊尹論
　呂祖謙梁亡
移根徙植法　鄭溥之相體論
用先輩緒論　蘇軾勢論
認無為有　呂祖謙祭東周程
以存驗亡二　余靖五帝論
　蘇軾九成臺銘
以顯明微　蘇軾潮州韓愈廟碑
　呂祖謙董仲舒論

狀情格

用事格

比方格

援引格

辯折格

隨機立論二　蘇軾魯作丘甲

　　　　　　蘇軾省試策

說理格

解牛悟養生　楊萬里帶經軒記

項刻開花　唐庚卓錫泉記

粧點格

想像形容三　呂祖謙論葵丘之會

　　　　　　歐陽修晝錦堂記

　　　　　　司馬光魏公祠堂記

形狀風景　歐陽修真州東園記

推演格

由微之著　呂祖謙論禮

忖度格

以理揆事二　張耒莊公盟母

布置格

自寬入緊　唐庚辨同論

過度格

承上引下　蘇軾論斯高教扶蘇

譬喻格

遺迹論理　呂祖謙管仲言已安

以一字設數譬　呂祖謙嬴氏謀六

譬同意異　蘇軾靜觀

　　　　　呂祖謙知苑

譬同意同二　張耒秦少章調臨安簿

意同辭異二　呂祖謙晉重耳

　　　　　　蘇軾代滕甫上夏人書

　　　　　　張耒[illegible]戒

藏頭使譬　蘇軾送張遂明序

用譬忌稠疊　蘇洵將兵

下字格

用字要停當　蘇洵上韓樞密書
粒丹點鐵　呂祖謙秦晉遷陸渾
隻字點化　張耒論車不可無輔
避粗字　張耒用大論
避諱字　蘇軾贊王元之畫像

結尾格

因事立論　蘇軾辭受予奪
曲終奏雅　張耒審戰論
竿頭進步　呂祖謙威公所期之小

清廟遺音　葉賢良崔寔論
判斷是非　蘇洵史論
末句出脫　蘇軾范增論
援事定罪　柳宗元守原論
含蓄不盡意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終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上

太學篤信齋長上舍三山方頤孫編

遺文格　十二篇

四節交辯

災異議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激澆聽者厭之一節則為說以攻之曰星隕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

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也我二節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即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　已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三節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天地人未嘗不相通也聖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蓋致瑞者德召妖者惡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瑣激災眚之來修吾政吾德以敬天怒可也指其災眚為某事修某事以應

順天作可也（四節歸本意說）

前輩作文字多先設為問荅反覆詰難其說既窮然後斷以己見第五段便把自家說挺起驚人本邊以為然唐子西禍福論文勢類此今錄于後

五節問難

禍福論　唐庚

昔人談禍福者故嘗居之善惡矣然其效可覩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執於天如探左券於是天下之人怵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將未可知也（一節言既不效則）

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稼穡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亦衆矣而果凶乎是未可知也（二節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亦寡矣為惡者大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豎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三節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

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奸佞險賊不忠不孝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覩也（四節此後入己說）吾意以為禍福出於天善惡出於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為禍或為善而為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者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

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此篇步驟宛然與前篇一律豈兩有相祖邪然子西凡四轉詰難乃歸本說東坡三次交辨即入本說此又善於變化處）

一篇三換拍

嬖寵　呂祖謙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至於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稍犯者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名黑肩）而謂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主意纔八字）耳總今古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祖之而（有人）

蕘之醜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
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
之而有田闞之亂唐明皇犯之而有漁陽之變由漢
高犯之至此是一拍調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
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咼嘗有
猒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
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故凜然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
雷霆而震非霜雪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
師旅而威非碪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
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袁盎青蒲

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史丹太傅獻睡之譏由此而
識也司馬懿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左傳昭十
一年申無宇○由上林夫人至此是又换一拍調
世儒之文辭愈多而理愈亂蓋有書五車無片言之
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今古有國之大戒
咸在焉非所謂文之歆器邪嗚呼辛伯之言真有國
者座石銘也為国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
讀詩而已知上僭之機未讀易而已知濟震之象未
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甸畿之制未
讀春秋而已知統一之義由未讀詩至此是又換一

[illegible]固可配無逸之弁而代春秋之鑑也故吾以
[illegible]丹扆之六箴不如辛伯之八字拗
殊塗同歸

形勢　蘇軾

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
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
其去亡者無幾矣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
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及其衰也皆
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而起而關中之形勢無不及施
此以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以救也夫三代秦漢之

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
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
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以人與地為形勢總歸德之存亡此謂殊塗同歸

比較優劣

進諫　呂祖謙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
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每患
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術奈何曰使人君畏吾之

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
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
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
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
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
戒之未嘗以理喻之邪 戒禍不若喻理 論朝會之禮
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
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未嘗以心悟之邪 喻理不
一若悟心 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
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

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 隱公五年將觀魚於棠 先
之以不軌不物之禍吹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
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
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 此救僖为彼隱公之心
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
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
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
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
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
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横海者猶不足以易[illegible]

之眞樂況一勺之榮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
人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
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
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為亦不
肯為矣

先名後實

春秋論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紛然而觸乎
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
求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

者有怒而言之有怨而言之者 先僞名曰喜而言之
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
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觀春秋於仲孫
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來歸曰季子來歸此所
謂喜之言也於魯鄭言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
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
叔牙之卒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
齊此所謂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
深此三者無以加矣
此謂先名後實者先係其名曰然後[illegible]其實者以

攏之使人未覩所用之事而已知用事之意也
文之一法亦有先提其凡而後條其目如張文潛
進齋記

進齋記　張耒

所謂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
於學也士會食而閒暇焉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
點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
參病革易大夫之簀則疾病死生之際又未嘗不學
也
文勢古質與蘇子前作頗類彼於古然一字條
而分之一則於飲食遊觀疾病三事總作一句夫

是之謂也總其凡而後條其目

先散後斂

聖德詩　石介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神不測
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
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非艱惟斷乃克明則不惑
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聖之德群工踧踖重足屏息
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此指佞臣
諸侯危懼墜圭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以時朝貢
謹修臣職此指諸侯四夷膽落馬墜鐙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此指四夷皇帝一舉
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總說群臣諸侯四夷
此詩先散後斂臣願皇帝壽億萬年

離合相間

上孝廟書　陳亮

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
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
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
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

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
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
必資格才者以跡拘而弃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
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
為有典則而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
會在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
然之怒分喜怒二字作二句下朝得一才士暮以當
路不便而斥心知為庸人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
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總喜怒哀樂是非好惡八
字作二句下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

以為禮閑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
事出於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制之奸非有方興未
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心哉夫喜怒哀樂是非好惡人
主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皇極謂無作者不
使之加私意於其間亦豈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
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
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有其澱而天下歸其孝三
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
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應如影
響矣 只就事說一事上提出哀樂兩意其實提哀樂

二字做一段下已三兩个之間閒旁入非無變故而
陛下既不形怒而亦不究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
示天下而天下烏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
下而天下烏知仇敵之不可忘棄其喜怒以動天下
之權而欲事功之成是閉目而欲視也 只就哀樂一
事上提出喜怒兩意其實提喜怒二字作一節下
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
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求去既去者又無路
以自進是陛下不得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
下有知其塞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有知其罔我者

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佷佷然而不滿是
陛下不得示天下以惡也 以愛惡二字又作兩節下
陛下思即位之初心豈知今日之 至此乎臣嘗謂陛
下悵然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終老於不濟乎

態度屢變

心性 黃補

赤子入井而見者心怵惕不知怵惕之心何從走乎
蝇蚋嘬親而見者顙有泚不知是泚何從生乎 此數
句是一變態 齊宣王忍於鬭其民而不忍殺一牛
蓋鬭其民者私慾不忍殺牛者真性也 梁惠王忍於

厚賦斂而不忍於移民粟蓋厚賦斂者私慾不忍移
民粟者真性也 此數句又一變態 孟子之惓惓於齊
梁者以驅民之戰雖可罪而愛牛之心未忘也賦斂
之厚雖可罪而移粟之心未忘也 此是又一變態 滕
世子之向善非性之不善也觀終喪之請而性在於
愛親井地之問而性在於愛民卒不可與行堯舜之
道者有以汩之也人能去汩之之私而以本性自然
則孟子之言信不可誣者邪

逐段設譬

國勢 孫執善

祖宗不處國勢之似弱而常處國勢之可輕蓋自古
國勢之所以輕者必有故矣大權不在人主則國勢
輕公論不在朝廷則國勢輕政事不在君子而在近
習則國勢輕是故祖宗之置參貳以分政柄防權臣
也分樞密以掌兵柄防叛將也重臺諫以司言路防
姦臣也列給舍以主王命防專竊也布監司以察州
縣防未大也雖鴻視朝晨晡講學防怠忽也入無離
居出無遊佚防縱侈也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上矣
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 一段設譬然而
人主之權不能以自重也所恃者公論之在朝廷矣

故自仁祖在御責成輔相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
風釆之震肅凜然若加於奸邪之頸逮治平之間政
在冢宰雖若廟堂之太重而議禮一事如爭私鬭空
一臺而去之熙寧以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
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元祐之初簾帷涖政
雖若乾綱之未正而朝廷之公論不可抑也宰相臺
諫生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泰山喬嶽屹然朝宗國
勢其不重乎 二段設譬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
存所恃以存者君子常親小人常遠耳故祖宗不以
閹官預機密不以戚里參政事兵權付之將帥而去

內臣監軍之弊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
雜流不列於清貴之聯貂璫不加於飾鉞之寵前殿
以朝群臣便殿以對大臣邇英以親儒臣賜對以訪
小臣一日之間親大臣儒生之時多而宮禁自逸之
時少肆夏鸞和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 三段設譬
祖宗惟不恃其可畏之威而恃其可重之勢故夷狄
不畏兵甲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刑法而畏君
子之公論倖臣近習不畏譴責而畏朝廷之有紀綱
西蕃悍然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正之一言王德用
狄青常將百萬之兵而膽落於御史之一奏契丹然

薪僻首於司馬之既相虜使在廷僻易於文潞公之
威貌西川之盜閧也定之威聲而投戈陝西之兵鬨
逗獻之復帥而增氣夫聖朝諸公之所以能服四夷
威逆暴者豈其力必可以生死人命哉若上有大權
朝廷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國勢隱然矣

隨節援證

祭韓魏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
禹稷自至 一節援證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
來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 二節援證 方將登市

益延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篤西旅
公於是時方叔召虎 三節援詔 入贊兵政出莫大邦
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
賜淮汾陽 四節援詔 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右奏功
圖底于成爲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丙
五節援詔 二帝山陵天下悽惻呼吸之間有雷有
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 六節援
詔 功成而退還鎮偃息天下歙然渴日而復畀公
在外心存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恤 七節援詔 爲呼
哀我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

數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
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
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昔
一出誰敢改許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
見謂父子兄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敢懷私恤此
淚泣賓哀斯文有肉在俎有酒在尊公歸不大寧闕
我言爲呼哀哉

造句格 二十六篇

造句宏大

心謂　曾鞏

天所謂心者俯仰之間再撫四海 四字見莊子 俄頃之
之表經守八方渾淪之體周流六虛無方不該包括
萬類實未嘗有者也論心之用隨變而應其應不窮
隨應而化其化無常者也

下句豪放

弔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
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
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

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
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於地下者意其
其不化而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
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
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
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萬歲兮安
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
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
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
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入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間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怖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必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磨淬子於窮達終始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投地偶然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

量哀哀子美来擧子觴

下句有輕重

心術論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攻

張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此即山覆不變鹿興不瞬意以下倣發重雄偉子

下得輕雅騷媚此其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夫子房受書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神亦已過矣

造句有難易

捫蝨新話　沈存中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為勝然但云有奔

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

下張本句

韓愈　張耒

退之之所以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他莫之好直於藝莫如文章准擬後說以身直文章見貴於預未頂放此二句為張本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成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　有抑揚

互照前句

論禮　呂祖謙

聖人之所以畢天下者非固曰自尊也其意蓋以為
尊也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其所以相臣者無非
也聖人知夫天下之人不能一於屈伏而無所伸也
是故使有相臣之義而得相尊之宜屈於王者伸於
大夫公屈於大夫者伸於皂上無屈於皂者伸於隸輿
屈於隸者伸於僚僚屈於僕者則無有相伸者焉
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各安其所尊各伸於其所屈各
役於其所臣而無有非望之覬其勢也蓋屈於一拜

而其終也可以坐役乎百萬之衆此聖人所以役天下
之微權也

自王至臺凡十等役而衆處只說五等若必盡舉
而言則失煩瑣惟只五換摘來說自然無雕
得出非才力高者不能

而　句多寡要自然

兵戰　蘇洵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
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
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
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
上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
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心不厭此黄帝之所以
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作文前面五句一節後也須五句相對或只有三
句意都很作五句所以氣象拘攣意味實少此相
對之辭也光要或一句一截或二句三句一截重
實自然所以為貴

拙花蠅句

楚滅弦黄　呂祖謙

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排然
扶衰振廢弦黄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以諸
侯皆將占弦黄之禍福以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
勝負之決也使弦黄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人民豐
阜則皆歆艷棄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閒誰與同惡
者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
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
就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威公倡義
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
是何也彼雖未知中國之有利亦未知中國之有害

也不幸菰黄菑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羨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璽瑋尊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也

姓祚雖句謂可吾敗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

啄鷄棲鳳句

堯舜論　陳傅良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蓄之則然觸之則炎搖獸殺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舍而救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也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援也猶搖獸聖人之必蓄不急於立而慮之也蓋非其才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以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如是於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大成而故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大備而故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之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毋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亡益滋弊日益極而後之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歉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

天下之禁以也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援也猶搖獸弗不日猶火之莫禁猶搖獸之易擾而顛倒下者恐與前句法相象又無完轉正如前輩詩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乃以鸚鵡啄殘紅稻之餘粒鳳凰常栖碧梧之老枝顛倒下句意思斡旋不至白直木強詩文之妙訣相類識者知之

騎鯨捫虱句

御科策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

用鴻毛對太山乃大小相形法東坡有詩云見說騎鯨游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詩文同意

春城草木

通書　周敦頤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司馬温公云爲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河在明無餘物草木深明無遺人矣此周子云吉一而已則凶悔吝居其三可知矣文章亦貴乎詩外有意又若不待深思而得之世有下技詞贅語者烏可不知此哉

洊水乾坤

封事　劉向

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杜甫體物詩也謂日月之出沒晝夜如籠鳥之往來乾坤之旅息古今如萍水之聚散文章中亦有体象之句劉向反汗轉石拔山語正類

互辭見意

子思論　蘇軾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

文字間援經傳子史語下必道自己兩三句繳出方始分曉須換變得別與上面文不犯董東坡於中庸上兩句最出聖人所不知下兩句撮出夫婦所能行互換來使意義自見若還只可知不知可能不能對說便是依舊畫葫蘆此正文章關鍵

一句中用四著力字

進齋評　張禾

自其爲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

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烏乎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

以四著力字作

論君臣感動之機　呂祖謙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鬩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忘也一旦遇塗人之侮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偶勁烈海可倒山可拔金石可

莫窮讒忿細怨所能遏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
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滔
之封蔀固塞其機者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
機立應目不容瞬擊其梏決其藩千封萬蔀剝落解
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

疊用外字

卜筮　前人

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
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疴癢之於吾身觸之即
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四句見孔子閒居篇）卿不觀之熒惑德星欃槍枉
矢皆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弓（四者名也）
（卜也）老少奇耦（此筮也）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
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三兆玉兆瓦兆原
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
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
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
紫之灦之拂龜布蓍已而煩矣況區區推求揣摩之
瑣邪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
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謨矣曰龜

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
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
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
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
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傳之以醫史之習雜之
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
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疊用不能字

論舜　前人

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

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
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
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

疊用能不能字

韓愈廟碑　蘇軾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疊用可以不以字

刑賞論　詳録在後　前人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可以不以字是學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及因國

乃以山谿之險等語

學史句法

秋陽賦　前人

方是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是樂乎

存齋論　唐庚

見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然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父兄子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

蘇唐立論如出一手遡其源委蓋得於韓王信帳

桀紂筆書所謂令傑士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變夷傑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東坡嘗教人論史有言語文章於此見其能也

獲麟解　韓愈

所謂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初讀此意是韓公自為一家語言又有謂蘇老泉樂論學此下句既而讀史記老子傳夫子拊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然則韓蘇皆本於此然蘇之樂論尤為學得精神

樂論　蘇洵

雨吾見其所以潤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有聲而謂之雷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蟄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潤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凝者散蟄者遂

此論差有理致韓用牛馬麋鹿實字寘之句終用風雨實字措之句端又見各有變化妙處

伺中等閑用譬

論高帝械繫蕭何　張耒

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能素鄉平之說而輒大悅夫二生之說淺矣狠嫌之常情也夫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之心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抑其驕衰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議論格　二十五篇

含變論常

撥理論　呂祖謙

親見憲貧回夭而不疑天之禍善親見盜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之口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

祈向之樣

議賞論　唐庚

揚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秩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此賞耳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不幸一言及之孟子猶懼焉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

見秦以誅刑不知丑坐濫賞此破同之異

轉譏爲譽

遼虜論　張耒

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衰

孫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嘅拜辯為臣僕而不辭臣嘗讀西漢紀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切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國家享太平之福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傍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為乎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發而追討前時之亡費損失者幾何故無功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事於民不勤於敵則天下無強國而乎泼夫末議以武帝為好大樂奢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

世論武帝黜武興獨洗滌掃撤擬一場分功業看寒燠轉扎道端數書條於當數文字子法周然而於論國計不當是也

論功為過

齊威公救邢封衛　呂祖謙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邪桀紂暴民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是故

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illegible][illegible]之盛也乃武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霸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一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郤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顛郡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邪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苟仁人視之寧忍極故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illegible]

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邪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冤之詹而欲明吾是非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入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傍觀俟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聲凛凛頌動閭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人不作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後一人邪噫此王霸之辨也

此篇如老吏斷案原情定罪教戚公都無所逃

論近情

宋襄公　前人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殆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說之遠也宋襄公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會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之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宋襄尚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篇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

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疏則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瞽者之誤評宮商遂欲併廢太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能服也彼既不服矣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哉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習師者曰殄殲乃讎曰敢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

所寬者惟弗逆充奔而已奔而歸我所以弗孳茍誹鋒而與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除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烏可置之一域哉公羊子以宋襄之戰雖文王不過吁彼何足以知文王哉

奪彼與此

晉文公　前人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伯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閎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抓趙晉將推挽翼贊之功居多焉第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臣獨以反晉之謀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勳曾不如寺人披頭須之為一也寺人披代重耳出滿斬袪頭須守藏之竪竊藏求納天之生物自蘖而條自華而實皆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剪拏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反膏於液聲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窮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拘其欲則終身潛立一布衣矣幸而諸臣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宴安之雨露而厭之以禍患之霜雪激之以沿沃盥以起其憤激之曹文鄭文子丑以作其所以以乃磋乃琢乃磨向來情弛驕怠之氣掃除咸盡霸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文公始所以眷眷於齊者為寬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二十乘之馬而與以全晉四十乘之賦使文公棄鴻毛而得太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莫復國之勳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呂郤忘其初寺人披頭須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怒行戮則懼者甚眾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蒯聵戚州之釁乎賴披頭須力沉危言以警之文公一悟其言怒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入皆思奮以取濮陽之勝豈非披頭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警之力也自二寺人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幹太小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頭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於小遽奪之使不得安於小方驕於大遽奪之使不得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

脫胎換骨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其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以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襲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

林少穎解孟子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二句曰言東坡作伊尹論出於此義雖不曉然學此實用以敷演前輩作文多類此蓋平日讀書涵泳其骨髓取拾其英華故自然隨筆舒露非特意以剽淺拙也

梁亡

呂祖謙

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

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擴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是隕霜雪以摧始萌之草群鷹隼以擊初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此即繫辭中繼之者善一句意敷演

移根換植法

相體論　鄭溥之

夫廟堂之詢謀不務以理相勝而以勢相勝朝廷之議論又喜其逢已而惡其異已此所以黜陟不厭於人心而舉刺動乖於物慮也曷若捐私意求至公忘已以持議論之平於所當守屹然如砥柱不搖於衆而妄隨於所當從曠然如虛舟不以出於已者為是使天下泯然無所議其好惡異同之迹嗚呼非恣意於國事者其孰能與於此

文章千誰萬態競麗爭華得其一枝一本皆可移春腃奪天工如移蜀栁種之靈和殿西河牡丹植之長安兩種之樹雖殊而其根則一也文上縣人得前人嘗緩而施之議論同然也鄭君砥柱虛舟之詞似得之曾子固撰范忠宣墓銘其銘曰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對老猶壯御史抗議公帥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事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辭公為虛舟世秀以爭公避不有報所悱行公惟然後堂堂嶷嶷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也

用先輩緒論

勢論　蘇軾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少有不平焉則亦不以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而有忮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而為戕搏而為鬪判而為仇潰而為叛皆心之報也今吾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忮心彼何為忿我無競心彼何為爭猜急褊隘之心已絕彼其貌寬閑而不躁狠愎犷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已絕故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亦

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
從其天而不以人參焉故箴規過失而人不以為訐
推賢揚善而人不以為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為暴
聞之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殛
鯀於羽山復用禹為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夫爵
祿蓋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專魯遽墮其都以
羈臣而能披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墮之而孔子不
與焉如殛鯀不出於理而出於舜墮都不出於理而
出於孔子則禹忍以身立仇人之朝彼三家之悍豈
亦碌碌受人控御者哉殛之墮之付于理是舜雖殛

鯀而實未嘗殛鯀也孔子雖墮都而實未嘗墮都也
舜未嘗殛鯀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墮都故三家
不知所忌天下之仇莫難解於父子之仇也此而可
解則世所謂仇者無不平矣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
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
之於斯也亦何憂乎勢之不回也哉於是以吾之真
平而治小人之偽平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勢已
潛回於冥冥之中矣

東坡此文反覆辨析莫不透理其推究君子小人
之情狀昭如目擊及說殛鯀墮都不與於大舜孔
子一段程子所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人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較此相類豈洙泗黨之前嘗而論耶

認無為有

魯秉周禮　　呂祖謙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
此昔善觀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夫
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
自成而康歷三世而靡靡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
歷三世而訐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堯之儉

餘千年而為晉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實流風遺
俗扶持之力也彼觀國之興亡不占諸風俗尚奚占
邪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
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
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者哀姜
則棄位而姦若慶父則弒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
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
邪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
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
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燕

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衆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擧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殺乎洑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慕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

以復振四鄰望而不敢謀其虞後世亦深矣世之敝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爲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

魯之典禮哀姜慶父玷汚東萊以流風餘俗粗黙出一莽衆爲無吾爲有非眼高一世何以洞瞩千古

以存驗七

五帝論　一

余清

荀卿論五帝無傳政其說曰五帝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自詒子觀之旦暮之說去五帝遠矣自生民以來觀之則凡鑿井耕田衣帛食肉出作入息日用不可闕者皆五帝之所傳若授之朝夕之間也今佃而漁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爲庖犧氏也耒耜而貿市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爲神農氏也垂衣裳坐宮室隆牛馬水舟楫門柝弧矢杵臼棺槨書契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爲黄帝堯舜氏也用其器蒙其利思其人不知去此世幾何而用之不厭習而熟之者若授之朝夕之間則皆五帝之所傳傳之至於今者而萬世行之不窮其爲傳政抑亦尊矣

只以五帝之政存於今者驗聖人利澤不泯處不分觧荀卿之論是否可謂以存驗七

九成臺銘

蘇軾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乎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呑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全乎

人以詣為亡東坡以為存誠以宇宙間哏哏相呼竅竅相應未嘗停息則詣自若也

以顯明微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人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宿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韓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救人心之功隆而難言東坡欲張大之故說二君四相不能扶僵起墮而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其大功處是題

以顯明微

董仲舒論　呂祖謙

當仲尼之前而賤五伯君子之所難當仲尼之後而賤五伯童子之所易是非賢愚之有殊述作之勢異也漢承秦絕學之後正路榛蕪異端並奮高帝英主也而輕詩書曹參賢相也而尚黃老賈誼大才也而泥比仲尼於墨翟司馬談良史也而列儒術於六家泯泯棼棼本末顛置獨董仲舒潛心大業誦言於武帝之庭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六藝尊百家卑在人莫不知之何待於仲舒之言我惟仲舒未作之時混邪正於一途合是非於一說不知所尊所卑及其一言之後天尊地卑不復違謬此大有功於名教也東萊此論若明白於東坡蓋作碑之體與作論之體有間耳

齊楚得失

秦晉　楊萬里

天下之不治不生於有所不顧則生於有所不屑夫天下之事過於恤者敗過於不顧者又敗過於詳者

無成過於不屑者亦無成天下之難治何為如此也昔者秦人之治蓋嘗懲於不屑之無成矣東不爾則國偷秦人無不爾之吏民不力則國貧秦人無不力之民兵不威則國驕秦人無不威之兵然秦人無三者之短而秦祚無一日之長何也知懲其所不屑而不知墮於其所不顧也昔者晉人之治蓋嘗懲於不顧之必敗矣秦人言利晉人不言利而言名秦人言事晉人不言事而言理秦人言法晉人不言法而言道然晉與秦有異俗而無異亂何也知懲於其所不顧而不知墮於其所不屑也且夫民之力竭而無餘

也秦人猶疑其有餘力國之亂代而有形也晉人猶言其無亂形故夫晉人過於不治秦人過於治者也

秦知懲不屑而失於不顧晉知懲不顧而失於不屑可謂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

威文功過

商鞅　　蘇軾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功過不相掩處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意味深長

第相比較

宋萬弒閔公　　吕祖謙

陛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爾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遬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傑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冀跅盛氣

以折其驕嘲笑謔浪以盡其歡慷慨歆辭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亦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靳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祖禍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劘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户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嚴於冰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

外戚之禍拱把於成帝而萌蘖於高祖癰疽於王氏
而痼瘵於呂氏豈可專罪於成帝邪 試論件□

考究歲月

二疏知幾 蘇軾

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
袂脫跳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宣帝元康二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下吏自剄又三年為五鳳元年左馮翊韓延壽棄市五鳳四年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後八九年間事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殊失考究也

上薛尚書

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
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
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
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
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
善之報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為後嗣之累
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者其為子孫之福審矣

貞觀十七年魏徵卒太宗猶未為征遼之舉按房玄齡上疏乃貞觀二十二年不應言房魏皆力爭不從

鄭人諱魚

上鑒戒箴 陳亮

五閏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紛焚寓縣八裂干戈日尋
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大為民設
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救版圖尚餘割裁丙夜不安
往就普說猶六門外衍肖風雲謀定戈指莫我敢遏
首征揚州重進詐孫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擒湖南

保權力屈爰取荊南李煜跳踉傳檄吳越錢俶納國
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蓬髮櫛雨沐風擲東征西伐
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絁袴麻鞵綈布衣裼
訓練六軍法度階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
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
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乃法契丹來寇
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
白羝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自竭稽首請和
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
末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罰邊民既困

國用亦乏厥後智高怨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歲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寞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鷙絃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忽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鑒風濤安怗所至成市暫都于浙蔽兕兕熖震撼六合投鞭乘石意謂無越華而閤戈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猶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悴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玉嗣位祖宗是則毋湎于酒毋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枘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斁國律勿負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顰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倏人心不可咈傾乎耳公卿之言游乎心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勿效商王斮涉剖直

如履薄冰深淵汶滔如馭六馬勿虞奔軼勿謂微逆當絕芽蘗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臣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儆敢告司闕

昭公娶吳聖人諱之此臣子之禮然也春秋每遇不避事亦皆始其辭後韓退之作平淮西碑亦包含不美事今陳同父直說二帝北狩狼窠熊窟胡塵撲面鷙絃慘骨等事意在陳成敗還許多酸辛

枉殺毛延壽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夫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前輩咏昭君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蓋謂昭君非丹青所能寫而延壽不足誅仲舒輩存否自有天命非小人所能陷害然雖延壽之曲筆公孫等之下石亦將如之何

原缺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下

太學篤信齋長上舍三山方頤孫編

狀情格 八篇

形容自得處

論心為氣帥　呂祖謙

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得哉

形容交感處

論楚滅六蓼　前人

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皐陶近不與共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皐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疎而心親此所以見皐陶之祀既歎憫惜不能自已

並於谷堂同歸之交也

形容愛慕處

存舊論　唐庚

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年思漢之所以復興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然孫通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

流浪積歲而還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涕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 形容愛慕之極 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措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我哉

形容悲憤處

廷對策　張子韶

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矣方當陽春晝敷行宮則欷

況氣紛紛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
其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爐水院涼氣淒
清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鬱蒸雜穢不得共此踈蕩
也亦何安乎澄泚淵練夜炷爇香陛下享此樂時必
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
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
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
也食其能下咽乎居處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
廬區脫內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閻之人
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

念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煖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
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
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夫聖
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鑾帳以還二
聖之車此臣之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

形容話語處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
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
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
而召之吾小人具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安吾性邪故病且怠

形容志向處

漢輿地圖序　呂祖謙

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以為主志之所
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
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
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
九流混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illegible]者則光武
果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

天全付所付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
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
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水火之蹈不敢回奮然直上
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復其初然
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
下之廣皆吾囊中物蚤夜以謀之反覆以思之其披
輿地圖之際慷慨憤悱之氣則一郡至小而群賊之
衆實當十倍吾衆至小而群賊之兵實當十倍恢復
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皆反既有其志則規模
先立一謀先定兆之於前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

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孟子若王郎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塞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嚴寇被衮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州縣之蹟則有難易又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地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府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

歎戚殊情

晉懷公殺狐突　呂祖謙

明於觀察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羈雨紲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閭里歡迎[illegible]

[illegible]平至烹鮮醲酒飫饜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務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晁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勞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而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外薦之技所以畤附重耳若非與人殊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梯海氷天荒區絕域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褊也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老安於外

披毛偃猴突二子挾不共戴天之讎思欲一逞豈容
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
狐趙也懷公也

畏肆異態

魯卑邾不設備　呂祖謙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
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
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邪非然也用兵以
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
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恃大恃強恃多適啟其

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願不如小者弱者寡者
猶有忌未之力也魯與邾戰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
必勝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
衆等耳曾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力是魯無
魯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
魯乎吾嘗謂僖公之為君納莒挐之俘受葛盧之朝
詹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一僖公也奔走於葵
丘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悄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
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
何其多變而無特操邪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

之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
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
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
禍生所忽而召郳胃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
惜其能識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原也使僖
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
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
己故大於魯者吾小之小於魯者吾大之豈非為居
之所移乎卑邾之小畏齊晉之大昔者舜自側微而

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
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
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
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其病
庶其有瘳乎

辯折格　二篇

隨機立論

魯作丘甲　蘇軾

其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其猶居山者而責之以

舟揖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
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
甲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歛安至於四倍而取
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
之甚未有四倍而取之者也且大變古易常者春秋
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
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以而穀梁杜氏之說
如此之相反安得不辯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因敍

梁之說是 以杜預丘甲之說非

省試策　　前人

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入閱皆以譏書言其車
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太也夫周之制四
丘為甸甸一長轂一乘魯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
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騋牝三千
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
十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
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

此說是又疑詩人張而大之也 以杜預丘甲之說是
由前說則非杜預由後說則主杜預蓋前以魯無
四倍賦甲為疑後以魯無千甸出車為說意各自
主也

說理格 二篇

解牛悟養生

帶經軒記　　楊萬里

楊子將闢齋於南溪之北涯其地甚肥而美可為畦
以蔬而朝夕挾書於斯 日與客觀之且誶其地客

曰美則美矣然今之人目辨紅紫者其口不能應叅
問之是非手度方圓者其耳不能聽英莖之節奏子
於此乎書則蕪子之蔬子於此乎蔬則蕪子之書又
焉在於帶經而鋤余曰不然書者所以為吾事蔬者
所以寓吾意也早夜孜孜披閱古今非徒為是譊譊
者而其在乎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故謂之吾之事
然既藏焉必遊息也由是寓形於韮菘葵菊之間而
忘言於韮菘葵菊之外亦意矣乎雖事皆本也意則
末矣烏在乎其意也然學道自洒掃應對進退皆是
入乎道雖末也無害其為本故說者謂君子不當忘

乎意況畦而列之横邪有逕高卑有陳則君子之
庭壇宇也種植有時采擷有方芬馨辛烈有族有類
則君子之陳五經紀也灌之溉之由是得滋養之術
鋤之耰之由是得修應之理此意由捉埋精乃是文
惠君見庖丁説養刀而悟養生如是則尚鋤而趍
趄不害其為書帶經而嚚嚅不害其為蹠吾豈若樊
遲哉規規然專務為老圃之事而董仲舒又為不窺
之勤彼二子者所謂楚失而齊亦未得也

頃刻開花

卓錫泉記　　唐庚

入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摶膺可以
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歎可以決石而況於得道者
乎諸妄既除表裡皆空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
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
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
無水難之師笑而不荅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
數尺自是得水寺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嶺
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不可得
而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者
有不由定慧得者定則深邃慧則流通以深邃流通

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
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
李廣利耿恭之徒李拔刀刺山得泉耿拜井得泉皆
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失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
常人而暗嗚叱咤水泉為之湧溢與師尤異此何理
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
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
時其用意至到而水泉湧溢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
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
捷而且遲也嗟夫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

慮忽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
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
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其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
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
不可立者

韓湘詩云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韓文公試之
果然此擇之習大率神教若此一卓錫而得泉與
頃刻開花同矣

粧點格

四篇

左傳

齊威公葵丘之會　呂祖謙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眾汗漫怠荒無所歸宿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其小耳雖不足有為於世而追蹤執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威公掖管仲於縲絏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左國右高國氏高氏天子命卿前鮑後隰鮑氏隰氏成公輔佐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嘉殘游驛有司戒期駢圭交爲抑首就位弁冕秩秩務然無聲於是威公降北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蛇起之容翼如也環珮衝牙之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炳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觀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震霆偃臣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躡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奮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十後至之誅於斯莫高於成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居最一時文物之盛威公素所自期者悉償所願種知累卞而猶之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所期既滿則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等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威公之功業葵丘未會之前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有損而已尚安能復增

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旗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

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魏公祠堂記

司馬光

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致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春秋未高薨在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成非常而上下晏然故人主之頌愉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岩窮穴之

既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故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萬齎萃貢以致其貢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戈縱馬相與祖服而戲於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扶藥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序百加密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豁如也

形狀風景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

賁之圃矣蘋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
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
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摇而上下其寬閒深靚可以
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鼪鼯鳥獸之嘷鳴也吾於斯閣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吾亦不能言也

推演格 一篇

由微之著

論禮 呂祖謙

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
一豆之相先其爲禮微矣敬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
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
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
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
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
今日謹一籩一豆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者也今
日易一籩一豆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者也

忖度格 五篇

以理揆事

莊公盟母 張耒

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而出其母天下
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義而正之者矣莊公卒爲
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 揆以理至於潁考叔
爲一言於飲食之間遺母羹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

易其平日忿戾之意而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
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
莊公不善弟母祭仲公子呂輩數諫及出母卻來
聞諫者張文潛以理揆之故云其臣必有以不義
正之者而不悖文章妙處正在善於忖度

范增論 陳傅良

高祖畏范增幾爲所禍者數矣范氏在豈真足以帝
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惟其相正以
裁其過之難項氏之弊惟其暴也力罷於亟戰勇衰
於屢逞而恩信失於好殺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

也實佐而決之獨歐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
速其遠至焉有不罷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
何者其鋭畧盡則其末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
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黄而愧於其舍人兒之
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殺義
帝斬彭生阬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可嘗試曉之邪
不惟不曉意者實教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急攻之
外無異策是所謂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
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安楚
也哉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淺於更事之不多增以

垂老謀楚而累不減籍使其尚壯殆尤甚焉嗚呼是
雖高帝所畏以吾意蕭何留侯未必不笑其疎也
范增未嘗有教羽殺義帝之事見於載記者以平
生計謀無非殘暴之術故推度其為此

狀虛為實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
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
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
而罰之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
其吁俞之聲歡欣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
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祥
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
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
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
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殺虛提對故天下
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為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則故
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
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
之已亂豈有異術哉特在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義立法之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
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舜時無殺人事他却舉餘事對將出來擬郡官作
上司亦疑為真有此事

推想時事

張釋之論　蘇軾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
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

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
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
未能行恵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
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恵初未嘗虛飾
焉故其過人得以識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
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修之使全猶按脉治
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
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
敝無其實而有其文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澆人治
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盈

龔黄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
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
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稽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
同出一輪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
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
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
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勸勞則君已先言日旰不
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欲取諫諍
之辭而先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蔽潤飾使無
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彼

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為釋
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
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
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
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
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邪乃
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絶世立明堂辟雍
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
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文宣之世有實無文平帝之世有文無實

齊論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者雖弱小而奮安逸則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異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弃天下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以威莫肯行與向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偷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牛羊錐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鐵

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若昔日鐵戰鬪攻取之勳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況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上下與矣此蓋以夷狄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符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革其俗習然猶上下嚴兵於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辭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付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矣

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兩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用事格 三篇

用事如不用事

范山請圖北方　　呂祖謙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

時聘時覲傳不載其忿詬之語彼范山者遽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説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舜而望縣令之舄哉蓋愛憎絕于耳目之前毀譽公于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淮陰益辦

霍去病論　何去非

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必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何如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綉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曹太宗犯之而降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破姬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綉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料出野次忽然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illegible]

之所能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祖其緒餘而專守也

文章不用事則難於生意用事多難以運大抵此用事雖多而辨析有倫若齊信將兵多多益辦

比方格　一篇

比並侍體

祭陳亮文　辛幼安

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之寒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時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藏馬革殆其肩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傳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蕩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撿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稱誦三書世無揚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汎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之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偉然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乎公而不遇安得門徑其入渦之休續代州決勝印乘時落

謂之齊賢若同父之約處孰不怨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庭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以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假之年闕澌相望信問未絶于胡一一病遂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其泉而共飲長歌相荅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鑒之否（將卒如安卧三以）

援引格 六篇

援引省文

范文正公集序　蘇軾

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

（韓信與高帝語幾五百字今但以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九箇字包含孔明與先主語有三百字今只用論曹操至爭天下十七字包盡其語於省文如此蓋東坡筆雄識高而然）

先罵破法

題二李傳後　前人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拜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君（紐）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耶

（東坡提周勃與汲黯蕭望之為社稷臣恐人把袁盎說來藉口故先說破蓋盎抑勃以其功業盛大使自謹耳非說諸也而李靖李勣非三人比）

王仲儀真贊　前人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此先罵破）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惟世臣巨室為然

誤刋姓名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取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能有所為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得行其道於一日將見之則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如此其薄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而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之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洩其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誤記節次

上神廟書　前人

世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蚤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

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鼂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

漢文帝時鼂錯上便宜事詔為太子舍人後數上書帝奇其才遷為中大夫此言止於太子家令誤矣景帝即位以為內史申屠嘉死在二年六月至八月始遷錯為御史大夫此以為激嘉之憤死又誤矣信乎遺文其失難掩學者知之

一矢貫双鵠

公私論　楊萬里

私者人之所甚惡也雖然私足以害公矣亦有以公害公者利於私必不利於公矣亦有以利於私而利於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於君而曲於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楚而觀之公莫甚焉由魯人而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以一語破兩疑猶一矢中双鵠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嗟夫天下之不難治也蓋立法者能如楚人殺直躬魯人舉敗卒則天下不難治矣

布置格　一篇

自寬入緊

辨同論　唐庚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

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於寬下為後一節張本若諸子之論性豈復係於時哉此緊似殊甚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有不同也又放寬下為後節張本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此又緊似前二節意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耕耨講習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

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員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 此又拔宽為後一節張本 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吾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爵祿為誅賞以御天下之附於斯者亦人人各廣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慍何者閨門之内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然人有著卜入引鮑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中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嗟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邪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士夫予翼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邪豈皆誅之邪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己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於公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御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處此

過度格 一篇

承上引下

斯高殺扶蘇　蘇軾

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至於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亦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

以法毒天下至及其子孫三句乃上斷商鞅始皇嚴暴扶蘇見殺下斷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此三句承上引下氣勢聯屬血脈渾融不見突兀處

譬喻格 十篇

遺迹論理

管仲言宴安　　呂祖謙

溺之於淵莫仁於卑勝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安安厥理甚明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

以一字該數聲

龐氏謀大　　前人

情之跡生於義一薄仁薄則無豐[illegible][illegible]則無甘衆謹薄則無遠慮[illegible][illegible]則無切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孚其謀於後者也

譬同意異

靜觀　　蘇軾

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

知危　　呂祖謙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於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洶湧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為之懼

蘇意在以靜觀動呂意在處靜知危譬同意異也

、譬同意同

秦少章調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累殪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于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者操斧以

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瘁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意為詩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簿舉子中第可以樂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響至而將一身資衆於[illegible]

毋今則姊子仲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子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日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拼食以食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肴

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逆境淬身者非人之福也

晉重耳　呂祖謙

天之生物自孽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萌孽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　此評元亦之奪佼與此楷

意同辭異

上夏人書　代滕甫　蘇軾

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四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是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

藥戒　張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通逆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

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每作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自來嗟夫心痞非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薾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薾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

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洎乎其甚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膺不勞而咈股不步而慄薾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

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瞞然遲之蓋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終歲而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

蘇張設譬同而遣詞異蓋以意運文而不使意為文也所以紛詳近遠顯微小大各造其文之妙也

藏頭使譬

送張遂明序　蘇軾

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然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末路子瞻此只藏頭結說亦是一作文之法

用譬忌稠疊

將兵　蘇洵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虎豹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有此二句接後譬不稠疊

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此前後譬同所指稍異前言人於物有恃則勇無則怯後言人於人有恃人所畏無則人所侮

下字之格　六篇

用一字要停當

上韓樞密書　蘇洵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怏然如赤子之脫於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

稱名以子儀對光弼稱爵以臨淮對汾陽可謂精當又前則光弼而後子儀後則先臨淮而後汾陽乃文章交錯善變處其不曰斬張濟而曰張用濟斬於轅門又見不苟處也

粒丹點鐵

秦晉遷陸渾之戎　呂祖謙

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亦離唐宮而已純乎夷狄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此下一漢字意新而字熟既不生獰亦不蹇塞又不突兀可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使字點化

論車不可無輔　張耒

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功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

此十數句新奇的當不可移易至於蘊字尤細膩若下蔵字便俗矣如歐陽公以劉煇小賦內積安行之德為句公謂積近於學非堯舜性仁題意改為蘊字可見一字工拙殊覺學力霄壤

避麤字

用大論　前人

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未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適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法立矣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使不知問避法上面倫說禹之以忠而下亦倫商周則亦用鬼字則箎俗鄙俚今直云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不惟是欲有文抑是迴避得安帖

避諱字

贊王元之畫像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illegible]丞相張禹胡廣雖千百緩急豈可望哉

汲黯而下五人舉名而魏徵一人稱國以其名與太祖諱同音胡廣而上二人舉名而公孫宏衛青以其名犯宣祖諱此作文問避法然蘇子文字亦有隨筆救器如趙康靖公碑銘云世謂長者絳侯相如夫以絳侯指周勃爲不以陳湯並相爲戒但若謂相如乃韻語胡不改絳侯二字爲周勃哉但絳侯載之史傳者多故稱之律熟而不生獰刻無

[illegible]錄於後

趙康靖公碑銘全文以便觀覽

銘曰惟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訊其功利撥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因感悟老成是親清靜無為監於累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維時趙公盆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爆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援以政璧佐三葉濟于艱難不走不跋公在朝廷靖共嘉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結尾格

八節

因事立論

辯受予奪　蘇軾

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棄天下如棄敝

欲豈舜真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也天
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
輕而明其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重誤矣吾將因
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
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曲終奏雅

審戰論　張耒

蓋魏武號為深明孫子而為解說最為簡略故以謂
孫子之意言雖多而不可盡姑開其端可也

善文者留一好証在後如善奕者留一着在後可
謂曲終而奏雅豈不有遺音哉張君文字間多有
此訣如說高宗殺長孫無忌事至結尾方云太宗
以蘭陵公主圖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
然也事的而句簡正與審戰論相類正似作戲者
一笑方散場

竿頭進步

威公所期之小　呂祖謙

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非亦可
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
汲汲何為者邪

清廟遺音

崔寔論　葉賢良

嗚呼世之論政如崔寔者可以痛哭之矣

判斷是非

史論　蘇洵

意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使世之人其務
晞迂固實錄可也謹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
且僭則善矣

末句出脫

范增論　蘇軾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人傑也哉

撥事定罪

守原論　柳宗元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含蓄不盡意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封唐叔史佚成之也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下終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序

古文之編書市前後凡幾出矣務簡者本末不倫求詳者枝葉愈蔓駁乎無以議為也鄉先生方君府博甫中之文章巨擘嘗總晝几間裒集前哲之雄議博論取其切於用者百有餘篇以百段錦名之條分派別數體具備有助於學為文也或者且謂風行水上善矣何必規規執筆法學為知是之文也是不然方君平昔涵泳漸漬無非古作一旦冠璧水擬巍科亦由是而推之矣至於以體式編摔者特不過為私淑後學地如果知其為美錦而學製焉因其體而求其意誦諸口而惟諸心則前哲所作不在紙上矣以此立身行己以此致君澤民當無施而不可豈特梯級一第而已哉時

淳祐己酉中呂月朔旦建安梅軒陳嶽崧卿序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序

嬰兒習步必先徐行嬌孩學言必先曰唯童子之學文必先示以蹊徑未能徐徐其步而遽欲效慶忌之奔則不數步而蹶且僵未能學唯而遽欲教之以蘇秦之辯則將期之而口呿未能為文之蹊徑而遽欲造韓柳歐蘇之堂奧且將不得其門而入今吾之為文章蹊徑也是必先徐行學唯也由行而奔由唯而辯由蹊徑而堂奧安知異日之不慶忌不蘇秦不韓柳歐蘇爾其勉哉時今皇嗣位之二稔中呂望日三山方頤孫序

太學𥿄藻文章百段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方頤孫編頤孫福州人理宗時爲太學篤信齋長其始末則未詳也是書作於淳祐已酉取唐宋名人之文標其作法分十七格每格綴文數段每段綴評於其下蓋當時科舉之學王惲玉堂嘉話載辛棄疾謂三百青銅買一部即可舉進士者殆此類矣

新刻詩法家數一卷

〔元〕楊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胡氏文會堂刻格致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法家數一卷》提要

新刻詩法家數全

楊載 仲弘甫 著

李攀龍 于鱗甫 校

夫詩之爲法也有其說焉賦比興者皆詩之製作之法也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有主意在上一句下則貼承一句而後方發出其意者有雙起兩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意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散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詩之爲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沉著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詩之戒有十

曰不可硬碍人口曰爛陳不新人目曰差錯不貫串曰直置不宛轉曰妄誕事不實曰綺靡不典重曰蹈襲不識使曰穢濁不清新曰砌合不純粹曰徘徊而劣弱詩之爲難有十曰造理曰精神曰高古曰風流曰典麗曰質幹曰體裁曰勁健曰耿介曰凄切大抵詩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遠曰結句要不著迹曰承句要穩健曰下字要有金石聲曰上下相生曰首尾相應曰轉摺要不着力曰占地步蓋首兩句先須濶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來矣地步一狹譬猶無根之潦可立而竭也今之學者倘有志

予詩且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苟爲不然吾見其能詩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者而欲行鮮不仆也予於詩之一事用工凡二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

詩學正源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詩之六義而實則三體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法故賦比興者又所以製作乎風雅頌者也凡

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此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凡有所作而能備盡其義則古人不難到矣若直賦其事而無優游不迫之趣沉著痛快之切首尾率直而已夫何取焉

作詩準繩

立意　要高古渾厚有氣槩要沉著忌卑弱淺陋

鍊句　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

琢對　要寧麤毋弱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

寫景　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細密清淡忌庸腐雕巧

寫意　要意中帶景議論發明

書事　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

用事　陳古諷今因彼證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押韻　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磉欲其堅牢也

下字　或在腰或在膝在足最要精思宜的當

律詩要法　起　承　轉　合

破題　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

頷聯　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用事引證此聯要接

破題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頸聯　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

結句　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

七言　聲響　雄渾　鏗鏘　偉健　高遠

五言　沉靜　深遠　細嫩

五言七言句語雖殊法律則一起句尤難起句先須闊占地步要高遠不可苟且中間兩聯句法或四字

截或兩字截須要血脉貫通者韻相應對偶相停上
下句稱有兩句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聯已共意
則下聯須各意前聯既詠狀後聯須說人事兩聯最
忌同律頸聯轉意要變化須多下實字字實則自然
響亮而句法健其尾聯要能開一步別運生意結之
然亦有合起意者亦妙
詩句中有字眼兩眼者妙三眼者非且二聯用連綿
字不可一般中腰虛活字亦須迴避五言字眼多在
第三或第二字或第四字或第五字
字眼在第三字

鼓角悲荒塞　江蓮搖白羽　竹光團野色
星河落曉山　天棘蔓青絲　含影漾江流
字眼在第二字
屏開金孔雀　碧知湖外草　坐對賢人酒
褥隱繡芙蓉　紅見海東雲　門聽長者車
字眼在第五字
兩行秦樹直　香霧雲鬟濕　市橋官柳細
萬點蜀山青　清輝玉臂寒　江路野梅香
字眼在第二五字
地拆江河隱　野潤煙光薄　楚設關河險

天清木葉聞　沙暄日色遲　吳吞水府寬
杜詩法多在首聯兩句上句爲頷聯之主下句爲頸
聯之主
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麄實五言下字較
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字去不得
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聯珠不斷方妙

古詩要法

凡作古詩體格句法俱要蒼古且先立大意鋪叙所
定然後下筆則文脉貫通意無斷續整然可觀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起或賦起須要寓意深遠托
辭溫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
已或瀟灑閑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
之微意悲懽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
百篇之遺意方是觀漢魏古詩藹然有感動人處如
古詩十九首皆當熟讀玩味自見其趣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
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
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

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鬆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絶句

絶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絶而意不絶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叙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榮遇

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温厚寫意宜閑雅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麒游靈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後來諸公應詔之作多用此體然多志驕氣盈處富貴而不失其正者幾希矣此又不可不知

諷諫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辭雖美實刺此方爲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物陳喻以通其意但觀漢魏古詩及前輩所作可見未嘗有無爲而作者

登臨

登臨之詩不過感今懷古寫景歎時思國懷鄉瀟灑遊適或譏刺歸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間宜寫四面所見山川之景庶幾移不動第一聯指所題之處宜叙說起第二聯合用景物實說第三聯合說人事或感歎古今或議論却不可用硬事或前聯先說事感歎則此聯寫景亦可但不可兩聯相同第四聯就題主意發感慨繳前二句或說何時再來

征行

征行之時要發出悽愴之意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發興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時感事觸物寓情方可若傷亡悼屈一切哀怨吾無取焉

贈別

贈別之詩當寫不忍之情方見襟懷之厚然亦有數等如別征戍則寫死別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遠遊則寫不忍別而勉之及時早回送人仕宦則寫喜別而勉之憂國恤民或訴已窮居而望其薦拔如杜公

惟待吹嘘送上天之說是也凡送人多托酒以將意寫一時之景以興懐寓相勉之辭以致意第一聯叙題意起第二聯合說人事或叙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付或期望於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重復須要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永爲佳

詠物

詠物之詩要托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說物之用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

讚美

讚美之詩多以慶喜頌禱期望爲意貴乎典雅渾厚用事宜的當親切第一聯要平直或隨事命意叙起第二聯意相承或用事必須實說本題之事第三聯轉說要變化或前聯不曾用事此正宜用引證蓋有事料則詩不空疎結句則多期望之意大抵頌德貴乎實若褒之大過則近乎諛讚美不及則不合人情而有淺陋之失矣

賡和

賡和之詩當觀元詩之意如何以其意和之則更新奇要造一兩句雄健壯麗之語方能壓倒元白若又隨元詩脚下走則無光彩不足觀其結句當歸着其人方得體有就中聯歸着者亦可

哭輓

哭輓之詩要情真事實於其人情義深厚則哭之無甚情分則輓之而已矣當隨人行實作要切題使人開口讀之便見是哭輓某人方好中間要隱然有傷感之意

總論

詩體三百篇流爲楚詞爲樂府爲古詩十九首爲蘇李五言爲建安黄初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郭鮑謝諸詩淵明全集此詩之宗也老杜全集詩之大成也

守法度曰詩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述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謡委曲盡情曰曲詩要有天趣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或感古懐今或傷今思古或因事說景或因物寄意一篇之中先立大

意起承轉結三致意焉則工緻矣結體命意煉句用字此作者之四事也體者如作一題須自斟酌或騷或選或唐或江西騷不可雜以選選不可雜以唐唐不可雜以江西須要首尾渾全不可一句似騷一句似選

詩要鋪叙正波瀾闊用意深琢句雅使字當下字響觀詩之法亦當如此求之

凡作詩氣象欲其渾厚體面欲其宏闊血脉欲其貫串風度欲其飄逸音韻欲其鏗鏘若雕刻傷氣敷演露骨此涵養之未至也當益以學

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一聯儘有奇拙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家數此一句一字必須着意聯合也大槩要沉著痛快優游不迫而已

長律妙在鋪叙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如此轉換數匝却將數語收拾妙矣

語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而有遺音者也

有辭盡而意不盡者如剡溪歸棹是也意盡而辭不盡者如摶扶搖是也意盡而辭未當盡處則不可以不盡辭盡而意不盡者不可以長語益之也辭意不盡者不盡之中固以深盡之矣

詩有意格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句字末矣

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妙

詩結尤難無好結句可見其人終無成也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譏人不可露使人不覺

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自不俗

詩有三多讀多記多作多

句中要有字眼或腰或膝或足無一定之處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

作詩要正大雄壯純爲國事誇富耀貴傷亡悼屈一身者詩人下品

詩要苦思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爲古人苦心終身日鍊月煅不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曰一生精力盡於詩今人未嘗學詩往往便稱能詩詎不學而能哉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

詹虛鍊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晴木葉開鍊末後
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鍊第二字非鍊歸入
字則是兒童詩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往來
非鍊赴覺字便是俗詩如劉滄詩云香銷南國美人
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銷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
夕陽川上浩煙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處

詩法家數全

詩法家數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元楊載撰載有楊仲宏集已著錄是編論
多庸膚例尤猥雜如開卷即云夫詩之爲法也有
其說焉賦比興者皆詩製作之法然有賦起有比
起有興起云云殆似略通字義之人强作文語已
爲可笑乃甫隔一頁忽另標一題曰詩學正源題
下標一綱曰風雅頌賦比興綱下之目又曰詩之
六義而實則三體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
之法故興比賦者又所以製作乎風雅頌者也凡
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
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云云載在元代號爲作手
其陋何至於是必坊賈依托也

新刻木天禁語一卷

〔元〕范德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胡氏文會堂刻格致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木天禁語一卷》提要

新刻木天禁語 全

清江 范 德機 著

濟南 李 攀龍 校

內篇

詩之説尚矣古今論者類多言病而不處方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無復彰時茲集開元大曆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爲一編以俟後之君子賢士大夫之後好學俊彥子弟有志者之告所謂天地間之寶物當爲天地間惜之切恐久而泯沒特筆之於楮以與天地間樂育者共之授非其人適足招

譏故又當慎之得是説者猶寐而寤猶醉而醒外則用之以觀古人之作萬不漏一內則用之以運自己之機閭一悟十若夫動天地感鬼神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是編猶古今本草所載無非有益壽命之品服食者莫自生狐疑墮落外道噬草木之向陽生而性煖者解寒背陰生而性冷者解熱此通確之論至當之理或專執己見而不知信則曰神農氏誤後世人多矣豈不爲大誑也哉

六關

篇法 句法 字法 氣象 家數 音節

右一篇詩成必須精研合此六關方爲佳不然則
過不無矣

篇法　有以字論者　有以意論者
有以故事論者　有以血脉論者

七言律詩篇法

唐人李淑有詩苑一書今世罕傳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不能盡律詩之變態今廣爲十三槩括無遺猶六十四卦之動不出於八卦八卦之生不離乎偶可謂神矣目曰層能絶藝此法一泄天道顯然

一字血脉　二字貫穿　三字棟梁

數字連序　中斷　鈎鎖連環
順流直下　雙抛　單抛
内剝　外剝　前散
後散

一字血脉　鴛鴦

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繞分煙島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耿霧盡迷朱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採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二字貫穿　三字棟梁在内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三字棟梁　南遷

瘴江南下接雲煙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蜒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賈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可容華髮度流年

數字連序　中斷在内

中丞弟得除江陵併起居衛尚書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還轉九州防

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臈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爲報惠連詩莫惜嗟予斑鬢總如銀

鈎鎖連環　草

百花苑路易萋陰五谷墟疇苦見侵農父芟時嫣君刺宮人鬪處惜如金別離空惹王孫恨應耨深勞稷畯心綠野荒蕪好歸去朱門閑僻火相尋

順流直下　張鍊師

東嶽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澹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歸

雙拋　汴門用兵後

隨堤風物已凄凉堤下仍多古戰場金鏃有苔人拾得鐵衣無土鳥啣将邊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遥連日色黄獨上高城更愁絶戍鞞驚起鴈行行

單拋　秋興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虚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内剥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来

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参差烏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翼便應黄髮老漁樵

外剥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荘生暁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前散　送戴錬師歸隱

桃花源裏玉堂仙秀挹千巖萬壑煙有客重尋鑑湖酒無人爲上剡溪船龍行靈雨空壇凈鶴負神宫複道懸回首都門眇如許東風長記柳飛綿

後散　二字貫穿在内

十年京國總忘憂詩酒淋漓共賞遊漢月夜吟鳷鵲觀苑雲春釀鸘鷞裘書来慰我臨池上秋去思君到水頭爲憶故人張處士于今江海尚淹留

五言長古篇法　分段　過脉　回照　讃歎

先分爲幾段幾節每節句數多少要畧均齊首段是序子序了一篇之意皆含在中結段要照起段且選詩分段節數甚均二句則與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則皆不参差杜却不甚如此太拘然亦不太

長不太短也次要過句過句名爲血脉引過次段過處用兩句一結上一生下爲最難非老手未易了也回照謂十步一回頭要照題目五步一消息要閑語讃歎方不甚迫促長篇怕亂雜一意爲一段以上四法備北征詩舉一隅之道也

七言長古篇法

分段　過段　突兀　串貫　讃歎

再起　歸題　送尾

分段如五言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如此岑参專尚此法

爲一家數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神好誦岑參所長讚歎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三段說了前事再提起從頭說去謂反覆有情如魏将軍歌松子障歌是也歸題乃本末一二句繳上起句又謂之顧首如蜀道難古别離洗兵馬行是也送尾則生一段餘意結末或反用或比喻用如墜馬歌曰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飲令人哀長篇有此便不迫促甚有從容意思

五言短古篇法

辭簡意味長言語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

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忽見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開簾見新月便即下堦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編修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此論惟趙松雪翁承旨深得之吹則豫章三日新婦曉得清江知之却不多用

七言短古篇法

辭明意盡與五言相反如休洗紅洗紅紅色變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採茜人命百年能幾何後来新婦今爲婆石人前石橋邉六角黄牛二頃田帶經躬耕三十年

樂府篇法

張籍一王建爲近體次之長吉虚妄不必效爲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妹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箒篇皆爲絶唱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来不可不知也

要訣在於反本題結如山農詞結却用西江賈客

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是也又有含蓄不發結者又有截斷頓然結者如君不見蜀葵花是也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踈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栗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

絶句篇法　首句起　畫松

畫松一似真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次句起　金陵即事

第三句起　前二句皆閑至第三句方說本題

扇對　存没口號

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一小詩玉局他年無
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
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問對　首句問次句說本題第三句問結再說本題
應第二句即磨笄山詩也

順去　松下問童子　問余何事棲碧山
湘中老人　行到水窮處　首座茶

藏詠　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湖好

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中斷別意　前二句說本題後二句說題外意頗領
龍驤十萬兵

四句兩聯　兩箇黃鸝鳴翠柳　遲日江山麗

借喻　借本題說他事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為喻詠
花者必借婦人為比

右十法絶句之篇法也此最為緊推此以往思過
半矣

句法　問答
誰共獲者婦與姑　何日東歸花發時

當對
白狐跳梁黃狐立　婦女行泣夫走

上三下四
鳳凰樂奏鈞天曲　烏鵲橋通織女河

上四下三
金馬朝回門似水　碧雞天遠路如年

上應下呼
素練林林雲氣薄　明珠穿草露華新

上呼下應
林花着雨臙脂濕　水荇牽風翠帶長

行雲流水
春日鶯啼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中

顛倒錯亂
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言倒理順
海岸夜深常見日　寒巖四月始知春

議論語　宋人用之　直書句
鄭縣亭子澗之濱　一去三年竟不歸

兩句成一句　屢將心上事　相與夢中論
蕭蕭千里馬　箇箇五花文

字法

事文類聚事不可用多宋事也又不可用俚語偏方之言摘用史記西漢書東漢書新舊唐書晉書字樣集成聯對

一副當

白虎觀　金僕姑　高鼻胡人

碧鷄坊　玉具櫑　平頭奴子

眉語目成　從長護短

有用字琢對之法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起然後粧排成全句不可逐句思量卻似對偶不成作手也或二字對起亦可路頭差處在此捕風捉影如何成詩至謹至謹

氣象

翰苑　輦轂　山林　出世　偈頌

神仙　儒先（石屏之類宋賢也）　江湖　閭閻　末學（末學者道聽塗說得一二字面便雜據用去不成一家又在江湖閭閻之下）

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學者以變化氣質須伏師友所習所讀以開導佐助然後能脫去俗近以游高明謹之慎之又詩之氣象猶字畫然長短肥瘦清濁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一便成妙染而洗吾舊態也此趙松雪翁與中峯和

尚述者道良之語也謾錄於此耳

儲詠曰性情褊隘者其詞躁寛裕者其詞平端靖者其詞雅疏曠者其詞逸雄偉者其詞壯醞藉者其詞婉涵養情性發於氣形於言此詩之本源也

家數

詩之造極適中各成一家詞氣稍偏句有精麄強弱不均况成章乎不可不辯

三百篇　思無邪　意見

離騷　激烈憤怨　哀傷

選詩　婉曲委順　柔弱

太白　雄豪空曠　狂誕

韓杜　沉雄厚壯　麄硬

陶韋　含蓄優游　迂濶

孟郊　奇險斬截　怪短

王維　典麗靚深　容冶

李商隱　微婉閑艷　細碎

學者不察失於

已上畧舉八九家數一隅三反之道也

音節

馬御史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互相憎惡唯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四

方之人皆喜於習說蓋中原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不凡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鹽啞韻也

凡例　只要明暗二例諸作皆然　杜甫鄭谷四詩可法

明二首

黑鷹　杜甫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来正翮搏風起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目金眸玉爪不凡材

雙鷺　鄭谷　三體作雍陶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人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暗二首

白鷹　杜甫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韝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鷓鴣　鄭谷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起句　實叙　狀景　問荅　反題故事　順題故事　吊古　傷今　頌美　時序　客愁　感歎

結句祝頌　勸戒　祝頌　自感　自愛　問信　寄憶　寄書　寄詩　相思　兵戈　我亦　懐古　故事　欣歡　景燕　激烈　何年遊　何由往　那可再　何日歸

已上凡例明暗屏起句結句四法律詩絕句長短篇通用無出此者唯童謠一家不在此例不可不知也作者深造悖學始能着心謹之慎之不可妄授

新刊木天禁語終

木天禁語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元范德機撰德機范梈字也梈有詩集已著錄是編開卷標內篇二字然別無外篇不知何故獨名爲內其體例叢脞冗雜殆難校舉其大綱以篇法句法字法氣象家數音節謂之六關每關又系子目各引唐人一詩以實之其七言律詩一條稱唐人李淑有詩苑一書今世罕傳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今廣爲十三格考晁公武讀書志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寶元三年豫王出閤淑爲皇子傳因纂成此書上之然則淑爲宋仁宗時人安得稱唐明華陽王宜壿作詩心珠會全引此條亦作唐字知原本實誤以爲唐人非刊本有誤其荒陋已可想見又云十三格猶六十四卦之動不出八卦八卦之生不離奇偶可謂神矣目曰層龍絕藝此法一洩大道顯然云云殆類道經授法之語蓋與楊載詩法家數出一手僞撰考二書所論多見趙撝謙學範中知庸妄書賈剽取學範爲之耳

新刻詩學禁臠一卷

〔元〕范德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胡氏文會堂刻格致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學禁臠一卷》提要

清江　范　德機　著

濟南　李　攀龍　校

頌中有諷格　美中有刺格　先問後答格

感今懷古格　一句造意格　兩句立意格

物外寄意格　雅意咏物格　一字貫篇格

起聯應照格　一意格　雄偉不常格

想像高唐格　撫景寓嘆格　專叙己情格

頌中有諷格　幸溫泉宮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凭闌露和玉屑金盤

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籠苑外風鳴絃管下

雲端長卿只解長門賦未識君臣濟會難

第一聯上句言宮中之景下句自叙玉堂夜直作詔此時方畢第二聯言宮中之景應第二句第三聯序已之榮遇密邇以應第二句第四聯言陳后廢處長門宮聞相如善賦以千金與相如為賦以諷天子武帝悟后得還位起聯宿歸在此以見今日之榮遇長卿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兼有諷意

美中有刺格　上裴晉公

四朝憂國鬢成絲龍馬精神海鶴姿上句賦下句比天上玉

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更月下盡羊曇一局棊惆悵舊堂扃野緑夕陽無限鳥飛遲

第二聯上句叙尊任之隆下句叙元勛之建皆應第一聯二句第三聯上句亦是應第一句第四聯是刺朝廷不用老臣下句見唐衰氣象

先問後荅格　　三月三日泛舟

江南風景復如何聞道新亭更可過處處蘩蘭春浦緑萋萋芳草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隨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

初聯上句言江南之煙景是一篇之主意復如何

問之之詞聞道乃荅之之詞次聯第一句煙景之態三聯應第二句末聯結上歡樂無窮煙景已晚有俯仰興懐之寓

感舊懐古格　　憶遊天台寄道流

憶昨天台到赤城幾朝仙籟耳邊生雲龍出水風聲急海鶴鳴臯日色清石笋半山移步險桂花當澗拂衣輕今來盡是人間夢劉阮茫茫何處行

初聯上句是起下五句之意下句及次聯二句三聯二句形容天台之景結尾上句是憶之之意下句指道流而言

一句造意格　　子初郊墅

看山酌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橋下水齋鐘不散檻前雲雲陰松柏濃還淡歌禁漁樵斷更聞亦擬城南買煙舍子孫相約事耕耘

初聯上句以興下句而下句乃第一句之主意第三句四句皆言郊野之景末聯結句羨郊野之美亦欲卜隣於其間有悠然源泉之意此乃詩家最妙之機也

兩句立意格　　寫意

燕鴈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止潼關

險天上山惟玉壘深日向花間留遠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相思淚更入新愁却不禁

初一句起第二句第二句起頸聯蓋頷聯是應第一句頸聯是應第二句結尾是總結上六句思之切慮之深得乎性情之正也

物外寄意格　　感事

長年方憶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風雨共僧棊花間醉任黄鸝語池上吟從白鷺窺大造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立太平基

初聯首言是非之悟以詩爲言則他事可知此唐

人一種玄解次聯言氣象閑雜行樂無人相似不
與上聯相接似若散緩然詩之進退正在裏許頸
聯言閑中自得與物忘機而宰相之量也結尾言
進退在君任者不可不重八句之意皆出之言外

雅意詠物格　答群公屬和

草玄山巷少塵埃丞相清晨送馬來初入塞垣嘶玉
勒忽行山徑破蒼苔尋花緩轡遙遙去帶月輕鞭蹀
躞回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清才

初聯上句是自叙下句入題次聯二句皆承第二
句頸聯形容馬之馴服末聯上句應草玄下句半
應丞相半應草玄起結二句皆美丞相好士也

一字貫篇格　思夫

自從車馬出門朝便入空房守寂寥玉枕夜寒魚信
杳金鈿秋盡鴈書遙臉邊楚雨臨風落頭上秦雲向
日銷芳草又衰還不至碧天霜冷轉無聊

初聯守字貫篇次聯頸聯思夫之切守寂寥之氣
象淚之落髮之銷守之切而情之至落聯撫時已
邈望車音之不至與君臣會合之難而臣之望其
君之恩光爲何如也

起聯應照格　洛水

一道潺湲濺短蓑年年惆悵是春過莫言行路聽如
此流入深宮恨更多橋畔月來清見底柳邊風去綠
生波從愁滿眼添歸思未把漁竿柰爾何

初聯目洛水之濺短蓑遂起惆悵之情次聯承惆
悵頸聯承初句落聯目洛水起休官之興因濺短
蓑起把漁竿之懷此所以起聯應照之妙也

一意格　江陵道中

三千三百江西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謠有漁
火風天氣色屬商人沙村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絕
勝春行到南朝征戰地古来名將必爲神

起聯以古今言之有感慨奮厲之意次聯以景物
而言頸聯見勝槩之無窮落聯言神廟見古之名
臣隨世立功而廟食歎今人何如哉一句生一句
而全篇旨趣如行雲流水篇終激勵

雄偉不常格　送元源中丞赴新羅國

赤墀賜對使殊方恩重烏臺紫綬光玉節在船清海
怪金函開詔拜夷王雪晴漸覺山川異風便寧知道
路長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灑扶桑

初句以殊方指新羅也只起句說盡題目第二句
以其中丞而奉使無復遺缺此是妙手領聯應第

一句頸聯言殊方之景落聯而露着天子之澤也灑之一字又見恩澤之被於殊方也氣象宏麗節奏高古實雄偉不常也孰謂島叟之言而無警人之語乎

想像高唐格　楚宮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玉珮知要細更辨絃歌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王昌且在墻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初聯言曾逢又言重簾蓋彷彿塵音之意也二聯三聯是才清落聯述王昌故事其意深矣

撫景寓嘆格　惜春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漾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古魂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爲到西園

初聯痛惜韶華以酒自遣頷聯有歸入二字響乃句中之眼詳味有無窮之意頸聯上句言芳時往矣不可再得下句言古人一去不可再見作詩必如此方爲警策方爲妙手末聯上句托物起興以鳥之如此猶且有厚意而復至何人情炎凉勢去則散翟公書門之意也承上句古人不見乃感古懷今之意

專叙己情格　仲春寫懷

自從騎馬學謳吟便滯光陰役此心寓目不能閑一日閉門長勝得千金總懸夜雨殘燈在庭掩春風落絮深惟有故園同此興近来何事不相尋

初聯上句言好詩之早下句言好詩之苦頷聯上句承上句下句又言嗜吟之苦頸聯形容苦吟之亦以己苦吟比沈彬之苦吟亦如此

清江范德機以詩名天下編集唐人之詩具爲格式其若公輸子之規矩師曠之六律乎無規矩公輸子之巧無所施無六律師曠之聰無所用學詩者得此編而詳味之庶乎可造唐人之閫奥矣

新刻詩學禁臠終

詩學禁臠一卷 兩淮總督採進本

舊本亦題元范德機撰凡分十五格每格選唐詩一篇爲式而逐句解釋其淺陋尤甚亦必非真本

文筌不分卷

〔元〕陳繹曾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李士棻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筌八卷

附詩小譜二卷》提要

同福館叢書之一

文筌序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於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詩書易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為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為文靡斯下矣烏乎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興歌巻謡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唯求筆札之華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為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人之惑於是者曉然知之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愒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器也魚得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般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至精故耳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為已友石柏彥威嘗共為詩小譜二卷因附其後至順三年七月汶陽老客陳繹曾書

文筌目録

文筌

古文譜一　　陳繹曾撰　　忠州李士棻采録

養氣法

一澄神

屏然棄染息慮澄神靜定瑩徹此心光明普徧如青天白日上也虛明圓瑩如澄秋皎月次也清冷淵靜如萬頃寒潭又其次也如清池如明鏡則可小用而已以此照物何物不燭以此照理何理不明以此役神何神不妙以此屬辭何辭不精上智君子敬之敬之

欲　如要好求勝求工求麗干名效諂之類皆是

染　如習韓習柳習歐習蘇執一偏而不圓通皆是

慮　身事家事國事不可撥置則勿作文作文便當撥置

神　妙萬物而主吾心須先識此須令屬我須令我與之為一須令不復有我而我即神第一工夫也

二養氣

肅　朝廷題　聖賢題　壯　河岳題　武功題

清　山林題　仙隱題　和　宴樂題　通人題

奇　怪神題　豪俠題　麗　園榭題　美人題

古　上古題　雅勝題　遠　登眺題　功業題

澄神矣將此題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榦由榦生節由節生枝生葉生花枝枝葉葉無則不可強生有則不可脫漏一一將此題此景此事此情如青天白日照燭纖悉明白淨盡却將此景此事此情此意都埽除無纖毫存於心目之間只有此題此氣肅者凜然壯者巍然清者冷然和者溫然奇者屹然麗者爛然古者澹然遠者邈然一片真境存於胸中而此景此事此情此意融化於中變態滋生取其精者切者要者妙者而用之須是自然存於胸中不可著想著想之即入客氣徒勞終日無所用之

料景

景　是題中實有本身及相連諸物

事　是題中動用處

情　是題中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狀

意　是題中事物及情合說意思及吾所以處置之意與古人曾有處置之意

取精

精　是理之至者

切　是辭之切題者

要　是事之要領者

妙　是意之高妙者

養存

存　是真題中自然於胸中生出此景此事此情此

意
想　是看題浮沉却於自胸中别生出他景他事他情他意也

三立本

經書　子書　性理書　禮書　樂書
政術書　兵書　法律書　天文書　地理書
姓氏書　小學書　名物書　圖譜書　史書
道書　傳記書　草木蟲魚書　醫書
卜筮書　陰陽書　古緯書　器物書　百工書
雜藝書　異端百家書　小說雜書
總集　别集

三

右諸書皆須以先秦為根本其百家又各有源流致精於其源而無泥於其流可也其法先立題目貼壁間求其精力好學朋友數人分題立限相與一一句銷之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精不精則已精則必歸於正實用工夫亦不過數年耳但初用工時頗覺事多其後工夫積累漸廣彼此更互自相解釋初無多也

右諸書前五件當專精次十二件當博習又次七件當旁通又次三件當泛覽末二件當鈎玄盡心曰專精考索曰博習摘要曰旁通涉獵曰泛覽遴選曰鈎玄

四清識

天理　須精究二典三謨大雅周頌易系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書太極西銘經世書心得其妙方為真識

物理　眼前物理須一一就眼前窮究不可專倚書籍眼前所無物理則須博采古今書以考諸言將求圖譜以詳其形方為真識

事理　今事須於自家自心歷練處體驗人情事理十分切實老成即以此心去度量他家事理雖不中不遠矣古事只要看來蹤去跡言行著實處體聽他古人議論休據古人字樣懷洗千古究抑照百代奸欺之心以臨之自家的見識定然後看古人議論以商確之可也如此則為真識

四

神理　自家先澄吾神明明白白見此主宰妙理則其他天神地祇人鬼物怪有者無者是者非者可得而照矣自家不識自神而欲妄意窺測政恐魑魅罔兩輩竊笑耳識自家神以照彼神一也方是真識

右萬理不同同歸於是謂之至理至理本一其變無方謂之衆理至理唯當心解處不可以言求以言求者是謂無識衆理必須根榦枝葉脈絡紋理纖悉推究目無不知見心無不真知口無不可以真言之方可謂之真識真識之目四一曰其然（目可見耳可聞之實理）二曰當然（心可知身可行之正理）三曰所以然（口不可言心不可思而理勢自然之所必至）四曰不然

正理之外所當防戒百種邪僻者是也 每題中景意事理皆當分四目推研之庶幾可以見理矣

五定志

心性必欲通神明　量度必欲包宇宙

聰明必欲察毫釐　裁處必欲合聖賢

識趣必欲度先秦　變化必欲倫百家

體製必欲像韓柳　格力必欲造屈馬

右志於其上猶恐不及其中志於其中終亦卑下而已矣須是自心斷定不回不顧世俗之毀譽不憚心力之勞瘁勇往直前不讓第一等與他人方可與言文矣

古文譜二

識題法

一虛實

虛題

實題

右古文一主於實實題實做虛題亦實做敘事則實敘議論則實議是也時文一主於虛虛題虛做實題亦虛做只此是古文時文分處也

二抱題

開題　盡開題中景意事情而悉區分用之

合題　收斂題中景意事情合為一片而融化其精英用之

超題　超出題中景意事情之外而別取一片清虛玄妙之氣用之

引題　先說別事忽入題中

張題　小題張而大之

蹙題　大題蹙而小之

影題　別把他物影見本題

摘題　摘取題中緊切要精者而用其景意事情之一端

絕題　別立說話却不離題直至結尾方見本題

撇題　先說本題撇入別事

三斷題

推鞫

來蹤　題中景意事情各各來由

去跡　題中景意事情各各去處

本宗　直下本原

旁枝　牽連枝節

證佐　聞見可徵

隱匿　隱匿情節一一點破

形似　僞造形似實非本真尤須詳察

磨勘

罅漏　景意事情直須磨勘盛得水住稍有滲漏便是病

擬斷

原情　原以人情而以恕度之
據理　據其天理而以正析之
按例　史子比則
奉勅　本朝典故
唯令　聖賢格言
依律　經書正例

處置

斷決　明正功罪
赦宥　赦過宥罪

詳審

人名　稱呼歸一雖變不差
地名　地名各須明白認歸宿處
歲月　歲月先後須要來歷分明
宮室　宮室制度及遷改不可混雜
器仗　器仗制度及陳設不可虛妄
服色　服色制度及變易須要緣故
辭令　辭令謙倨須要等級
容貌　容貌變常各各威儀

右以題目作考功問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運意
下筆

式

一敘事

敘事　依事直陳為敘敘貴條直平易
記事　區分類聚為記記貴方整潔淨

二議論

議　切事情之實而議其可行者
論　依事理之正而論其是非者
辯　重複辯析以決是非之極致
説　平說其事可否是非自見言外
解　解析其理明白則已不勞辯論
傳　傳述所聞不敢增減
疏　條陳其事畫一分明
跋　拾古人非缺之處而補正之
講　解析其理究研詳盡
戒　正辭嚴色規儆於人
喻　和顏溫辭曉諭於人

三辭令

禮辭　尊卑上下禮法之辭貴高下中節
使辭　使命往來傳命致事之辭貴簡要而動中事情
正辭　法語禁人之辭貴嚴峻切至凜然可畏
婉辭　巽語諷人之辭貴辭寬意切使人自然動心

而不可激怒

權辭　權謀機警務以成事之辭貴得其畏愛之情而逆取順導之

右三綱十八目斷題之後以此法隨宜議擬諸文體中皆通用之

古文譜四

製

一體段

起　貴明切如人之有眉目

承　貴疏通如人之有咽喉

鋪　貴詳悉如人之有心胸

叙　貴轉折如人之有腹臟

過　貴重實如人之有腰膂

結　貴緊快如人之有手足

右六節大小諸文體中皆用之然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不可以至於五六七可隨宜增減有則用之無則已之若强佈擺即入時文境界矣其間起結二字則必不可無者也起結二法在作文家最為難事須將韓柳二家諸體文字摘出起結觀其變化手段當自得之非可言傳也

二體式

叙事　叙事　叙言

記事　記事　記言

議論　論事　論理

辭令　應辭　問對

三體製

製法九十字

製叙論辭起承鋪序過結

引　先為虛辭引入本題

入　直入本題

出　說出題外或生意外

歸　復歸題中或生意中

承　承接上文

粘　詞意斷處若粘綴之

送　詞意未斷送之卽止

歇　詞意少歇以養文力

過　詞源浩瀚過而渙激

設　本非事實假設立言

影　假他事物言外影見

轉　因上所言轉深一重

折　因上所言折深兩重

抑　抑而下之

揚　揚而高之

開　分為兩股

製叙論辭起承鋪序過結

警　驚天動地俊拔之作

激　嘯笑怒罵激烈之語

頓　頓而高之升於青天

挫　挫而下之入於黃泉

起　忽然而起詞意響拔

伏　悠然而伏詞意沈降

挑　千鈞之力扶所難起

躝　萬鈞之力踣所難伏

點　主意既立時復極點

應　前語既遠後必照應

呼　設詞于前以呼後意

喚　為詞于後以喚前回

排　整齊排比

撒　撒開散語

伸　前意已單泛而伸之

衍　片言隻字衍而多之

合　合為一説
収　撮而歛之
縦　放而肆之
援　泛引古肆
證　泛引古語
按　的按經律本條
據　的據本事根源出處
規　箴以着之罪
戒　戒未來之失
勸　誘使為善
頌　誇功奬德

願　願望其然所主在彼
欲　願欲其然所主在此
許　可是而是之
鄙　當否而否之
正　明述正理
反　反言不然
覆　反有不然者
鋪　列鋪其事
叙　直叙其事
陳　陳説其理之所當然
録　實録所有

掉　兩字掉料發鼓自擊
纒　首尾二字辨如緒麻
處　事詞衆多處而具之
叠　叠語語複以見深意
難　設為問難欲不可解
辯　辨其所難使無其疑
解　依理解義
破　盡其底蘊
露　微露上意
蓄　包涵在內
含　引而不發

十一

疑　設為疑詞
斷　必然斷之
憾　有所感動
歎　嗟歎不足
剔　空中剔下無根帶語
拙　句句相累各各自成
超　起出常情過然物表
跳　語意隔越
驀　事理隔越
撇　撇入一物
鈐　兩股鈐斷

述　述已往之事意
採　採未來之事情
幹　幹復叙事
留　留連事情未即斷連
剪　剪取一枝
截　截斷衆流
貶　貶正其罪

収潤法十字　連上製法共一百字

翻　辭理已具重新翻改
融　意有斷續融而通之
點　質勝於文點以字様

分　細分條目
總　總約大綱
拾　一言蔽之
兜　散漫衆言一語兜住
繳　繳結斷節
結　結尾終篇
褒　明實其功
變　段語近排加之變態
化　理有滓渣化而去之
剗　可愛而冗痛剗棄之

十二

瑩　意有未清磨而瑩之
插　失枝脫節安插無跡
熨　突兀不安熨而平之
擬　前後失序貴在移擬

右一百字作文活法變化之妙盡在是矣此譜不可以言傳而可以心得當於先輩作文時觀其用處而點識所謂千學不如一見者也

古文譜五

體

一　文體

叙事

叙　序其始末以明事物

變

源　小序大序書小序易卦傳序詩大雅荀子從序

流

韓

教 大曰教衆之詞　多士 武侯　左傳 文選
誓 誓衆之詞　湯甘 書泰　商周 六誓
啓 陳事上官　左傳　文選
簡 簡牘傳情　法帖　蘇黄孫覿
檄 軍書示威　亂征 出閱　高祖 告諭　文選
露布 軍捷播告　多方
祝 告神之詞　武城 特牲　少牢 太傅
盟 盟神之詞　左傳 癸卯　孟子 之盟
右一一體製先認本色次知變化

二家法

經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史
國語　國策　史記　西漢
子書
山海經　周髀　九章　素問　考工記
莞子　老子　列子　莊子　荀子
穰苴　吳起　孫子　韓非　呂覽
賈子　淮南子　新序　說苑　揚子
世說
總集

文選　古文苑　文粹　文鑑
別集
韓文　柳文　宣公文　歐文　荆公文
三蘇文　曾文
右一一家數各知其所不同各知其所以不同而知其所同取其所長弃其所短融化自成一家各似其似而不摹擬各變其本而不相錯雜

古文譜六

格

一未入格
布置　布置事理各得其所
順鋪　鋪陳事意順其次序
直叙　直叙其事
縋後　直至結尾方見本題
滑稽　題有礙理以戲出之
頓挫　着力頓挫頗見精神

二正格
玄　精神極至洞然無迹　圓　辭情理趣圓美粹然
右上上
妙　神工詣極重重入妙　適　情趣自然從容中度
右上上
沉　力可迴天不動聲色　雄　氣蓋天下渾然雄風
右上中

右上下

清　乾坤清氣徹底冷然
閑　優游塵外真趣怡然
雅　臺閣氣象正大從容
覈　言言有據字字精實
嚴　法度森森動中規矩
絕　辭理俱到令人擊節
高　情理傑特下視羣才
大　籠天絡地未欿無迹
古　辭理淵奥太古之音

右中上

婉　理嚴辭巽惟恐傷人
典　言語步趍俱中典則
深　極深研幾未易窺測
精　思精理到幾入於神
偉　氣相宏大偉然可覩
卓　有意卓然高出相表
遠　理致悠長究在言外
瑩　表裏無瑕
逸　趣出長情飄然天趣

十七

重　力重萬鈞
老　見識老成
簡　辭意簡當
勁　骨力剛正
峭　辭意峻拔
和　氣字恬和
正　辭意端正
縝　法度縝密
新　掃畫陳言

右中中

響　音吐洪暢

奇　出人意表
健　骨氣矯健
遒　遒辭清快
壯　氣力沛然
活　意思活動
肅　氣相肅整
秀　辭意穠秀
潤　辭意溫潤
華　富麗榮華
亮　辭音並皦

緊　節節抱實
平　畧不費力
俊　翩翩意氣
潔　畧無瑕纇

右中下

富　事料飽滿

右下上

險　語意陟峻
流　務為波瀾
澹　不務華飾
直　直而不俚

謹　謹守繩墨
實　辭理皆實
溫　慈祥可愛
緻　功夫潔密
密　文辭緊密
穩　字字不差
麗　務為藻麗
贍　才思有餘
明　辭意顯明

六

詳　事理詳具
易　省力通快
滑　辭響滑溜

右下中

怪　常理之外
熟　陳詞熟語

右下下

三病格

晦　不明　浮　不沈　澁　不滑　淺　不深
率　不止　泛　不切　俗　不雅　略　不詳
訏　不婉　短　不遠　穢　不潔　胖　不道

快　開口見心
工　功夫苦到
巧　組織小巧

輕 不重　虛 不實　排 不活　疎 不密
軟 不勁　嫩 不老　散 不緻　枯 不潤
俚 不典　緩 不謹　寬 不潔　粗 不細
尖 不圓　纖 婢作夫人　瑣 淺中狹量　碎 不成片段
猥 全無可用　冗 來占多　僿 精神倦　陳 不新
庸 凡下之談　低 志意不揚　雜 不精　陋 閒見可鄙
右或無兩格或專一格變化無方而戒病格

古文譜七

律

一音聲

宮 穩　商 響　角 起　徵 細　羽 嗢

右五聲於讀先秦古文時以平響起細嗢五字調切之久當心解矣

二律調

黃鐘 十一月 叔 唱下　太簇 正月 叔 起上
姑洗 三月 叔 起下　蕤賓 五月 叔 細中
夷則 七月 叔 響下　無射 九月 叔 響上
大呂 十二月 叔 嗢下　夾鐘 二月 叔 起中
中呂 四月 叔 細上　林鐘 六月 叔 細下
南呂 八月 叔 響中　應鐘 十月 叔 嗢上

右於夜中靜虛時聽十二月天地本然之聲聽其耳熟則文中之律自然能辨矣若有風聲聞之則驗八方來處而定十二辰之方位以還宮法推之便知是本律中何調若不應還宮法即是姦聲也如此則文中之調可識矣

四六附說

一法

四六之興其來尚矣自典謨誓命已加潤色以便宣讀四六其語諧協其聲偶儷其辭凡以取便一時使讀者無聱牙之患聽者無詰曲之疑耳故為四六之本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欲辭簡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規而蘇子瞻氏之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加之工緻又欲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為精妙屬對巧的為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變而為法凡二一曰剪截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則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則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對而澁其辭四六之本意失之遠矣又何以文為哉今開具二法於後

古

約事　將當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其本根則辭簡意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

分章　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為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明聽者無雜亂之患

明意　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

湛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心喻矣

屬辭　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分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待對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六屬辭之法必分事意為兩壁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為法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偶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所以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聯之本意也欲

讀者便於音聲故切以平反欲聽者不至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粘律明句讀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今

剪截　事意深長有非片言可明白者於是作者取古人事與此相似者點出取數字而以今日事意串使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剪三曰截

熟　用衆所共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易曉

剪　兩句出處各剪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采

截　用

以所剪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

融化　剪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　截取所剪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為一朗然可見矣或折碎本語以融之或點掇上下以融之或合取筆意以融之或貼以己事以融之皆是也

化　融會事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化為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並行不悖昭然明

白是也

串　聯串兩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串數段仍須融化照應脉絡貫通語意瀏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文與古文不異矣

二目

臺閣

詔　誥　表　箋　露布　檄

通用

青詞　朱表　致語　上梁文　寶瓶文

應用

啓　疏　劄

三體

唐體

蘇頲　張說　常袞　陸贄　白居易　元稹

右唐體四六不俱粘段中用對偶而段尾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宋體

楊太平　歐陽脩　王安石　蘇軾　邵澤民
邵公濟　汪藻

右宋體拘粘拘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亦遠矣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為詳贍宋體四六唯蜀本四六適用

集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辭氣雄雅無後來雕鎪之弊餘不足觀也

四製

起　破題　承　解題
中　述德　或作入事
過　自述　或有述德之前
結　述意

右四六製大槩此其準也其餘各具於式變換之為或不用解題或不用自叙或變自叙而叙他人此又隨題變換者也

五式

詔　多用散文亦有用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書赦文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勅或奬諭或奬勸

誥　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命宣命多三段一破題二褒奬三戒勅或奬諭封贈則用慰諭

表　諫表論事表請表勸表乞陳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尅捷表亦四段一破題二入事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表冬至聖節登極冊名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先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

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箋　諫戒論事皆散文賀箋皆三段進書進物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同於皇太子用之

露布　出師勝捷播告之文一冐頭二頌聖三赦罪四叙事五宣威六慰喻

檄　出師喻衆之文一冐頭二頌聖三頌功四論理五宣慰六招喻

青詞　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朱表　方士告天之辭一破題二籲天三述意

致語　樂工閒白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上梁文　匠人上梁之文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
陳抛梁東西南北上下詩各三句

寶瓶文　圬者鏝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
四陳詩

啓　人間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叙三頌德四
述意

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自叙四述意

陳獻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四述意

定婚啓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

聘婚啓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賀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後入事四述意

小賀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疏　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六格

上渾成格　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中精嚴格　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下功寄格　用事功中無少疎漏

凡四六諸格變化無方已具古文譜中其尤切者則在
此三格而已

楚賦譜

清神法見古文譜曰沉思卽沉抑兩重浮辭
而不用之是也

一楚賦法

楚賦之法以情為本以理輔之先清神沉思將題目中
合說事物一一瞭然在心目中却都放下只於其中取
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真情又從而發至情之極處把
出第一第二重易得之浮辭一切革去待其清虛玄遠
者至便以此情就此事此物而寓之寓情欲極真寓物
欲極活寫事欲極起詣以身體之則情真以意使之則
物活以理釋之則事起詣清神法見古文譜曰沉思卽
沉抑兩重浮辭而不用之是也

二楚賦體

屈原離騷為楚賦祖只熟觀屈原諸作自然精古宋玉
以下體制已不復渾全不宜遽雜亂耳今具屈原賦十
一篇目於左變化之妙備於此矣

離騷經　遠游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橘頌　思美人　惜往日
悲回風

三楚賦製

起端

原本　推原本始或原理或原事或原物或原景或
原情或原古

叙事　直叙事實

抒情　抒寫至情
設事　假設而言
冒頭　立說起端
破題　說破本題
鋪叙
抒情
況物　借指他物實言人事辭欲不通而意初不悖
大槩以草木況人品以鳥獸況人物以天宮況朝
廷以風雲況號令以弓劍況才用以車馬況行蔵
以寶玉況徳性
設事
序事
論事　論說事情
論理　直論至理
比物　以物比事辭通而意露與況物絕不同
用事　引用古事
少歌　間以短歌
倡　激以高辭
結尾
述意　陳述己意
論事
設事

抒情
論理
超絕　超云入妙
亂辭　結以切至之辭
右楚賦段法之變盡於此矣體認而善用之不言之妙
用當自得凡楚賦正變之製每以四句為小段
四楚賦式
句法
六言長句兮字式
正上一字單　體狀字　呼喚字　作用字
虛字　實字
次二字雙
中一字單　之乎而以於于其與余吾我爾汝曰
夫又孰惟焉乃
下二字雙
變上二字雙
次一字單
變中二字雙
下一字單
變中不用單字
變七言
變八言

變九言
變五言
變四言
變三言
凡楚賦以六言長句為正式其間變化無方始舉其要
如右詳見楚賦緯
四言兮字式
正上一句四言下一句三言兮字韻在兮字下
變上一句四兮字下一句四言韻在句下
凡四言中亦間用五言六言但以四言為主耳
六字短句式
三九
正上一單字　次二字變　中兮字　下二字變
變上二字變
變五言
變七言
此本題歌句法後人有用為賦者非屈原之式也
四言只字
正上一句四言下一句三言只字變五言
此景差大招句法可用宋玉招魂用些字惟哀辭祭文
得用耳不入賦式也
雜言式
此始於宋玉九辯極於淮南招隱非屈原之正式也
五楚賦格
上
清古 騷經　神清思精意真語趣
中
清婉　寓意深遠遣辭粹雅
超逸 遠遊　超出常度別發奇文
壯麗　奮厲辭氣不拘調度
清麗　專煉辭情略具首尾
典雅　立意高平造語醞古
奇麗　運意險絕造語精神
四十
頓挫　立意跳盪措辭起伏
絕後　前但泛言後方著題
布置　折繁衍略間架整齊
順布　自首至尾順文鋪敘
此楚賦正格其格變化無方其詳已具古文譜中今取
屈原十一篇格具列於右
凡楚格短篇以格為主中篇以式為主大篇以與為主
而法一也
漢賦格
一漢賦法
漢賦之法以事物為實以理輔之先將題目中合說事

物一一依次鋪陳時默在心便立間架搆意緒收材料措文辭布置得所則間架明朗思索巧妙則意緒深穩博覽慎擇則材料詳備煆煉圓潔則文辭典雅寫景物如良畫史制器物如巧工說軍陳如良將論政事如老吏說道理通神聖言鬼神極幽明之故事事物物必須造極處事欲巧造語貴拙

二漢賦體

宋玉景差司馬相如枚乘楊雄班固之作為漢賦祖見文選者篇篇精粹可法變化備矣文精文鑑諸賦多雜唐宋人新體少合古制未宜輕覽

大體

高唐　神女　招魂　大招　子虛　上林

七發　長楊　羽獵　西都　東都　靈光殿

文賛　閑居　藉田　長笛　琴　舞

中體

風　月　雪　赭白馬　鸚鵡

長門　登樓　嘯

小體

荀卿五賦出荀子　宋玉大小言賦古文苑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孔臧諸賦孔叢子

梁孝王諸大夫分題賦西京雜記

三漢賦製

圭

起端

此段是一篇之首

問答　設為問答以發端

頌聖　頌美聖德以發端

序事　次序事實以發端

原本　或原理之本或原事之本或原古始

冒頭　或就題立說或題外生意

破題　或見題字或切題意

設事　本無事實假設次序

抒情　抒其真情以發事端

鋪叙

此段是一篇之實物理為鋪事情為叙

體物　體狀物情形容事意正所謂賦尤當極意模寫其目凡七

實體　體物之實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葉根實鳥獸之羽毛骨角宮室之門牆棟宇也惟天文惟題以聲色字為實題

虛體　體物之虛象如心意聲色長短運靜之類是也心意聲色為死虛體長短高下為半虛體動靜飛走為活虛體

象體　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難狀者縹緲煥乎浩然皇矣赫兮巍哉翼如也申申如也哉

圭

義崔嵬之類皆是也有碎象體有肩象體排
象體變化而用之

比體 設比似以體物如賦雲言羽旗雪言璧玉是
也

量體 量物之上下四方遠近久暫大小長短多寬
之則而體之其體有量本量枝量連量形量
態量時量方其法有數量排量總量

連體 體物之相連及者有近連如賦人言衣冠宮
室賦馬言鞍轡廐輿之類是也有遠如連賦
人言風雲賦馬言舟海之類是也

影體 不著本物泛覽旁觀而本物究見於言外

叙事 或全篇或篇中或首尾次序事以寓賦辭
其目凡十一

正叙 叙事得文質詳略之中

總叙 總事之繁者而約言之

間叙 以叙事為經而緯以他辭相間成文

引叙 篇首或篇中用叙事以引起他辭

鋪叙 詳析事語極深鋪陳

略叙 語簡事略備見首尾

列叙 排列事物因而備陳之

直叙 依事直叙不施曲折

婉叙 說辭深婉事寓於情理之中

意叙 略覩事迹度其必然以意叙之

平叙 在直婉之間

引類 篇內泛覽羣物各以類聚此賦之敷衍者
也務欲包括無遺而羣不冗其目凡十九

天文 地理 時令 鳥獸 魚蟲
草木竹 果穀果菜藥 人物 鬼神
器用 宮室 兵仗 舟車 文物
服飾 寶玉 飲食 聲色 聖德

議論 一篇之中或首尾之際立為議論以明剖
析決斷之機其目凡七

正論 依正理而論之

切論 切本事而論之

廣論 備推題理而析論之

公論 指極起公之論

比論 二事相比而論

難論 辯言相難而論

譬喻 引事物以喻理

用事 引用古事以證題發意其目凡十三

正用 本題的正必用之事（正一作證）

歷用 歷用故事排比先後

列用 廣用故事鋪陳整齊

衍用 以一事衍為一節而用之

援用　順引故事以原本題之所始
評用　引故事因而評論之
反用　引故事反其意而用之
活用　借故事於語中以順道今事
借用　事與本說不相干取其一端近似而借之
設用　以古之人物而設言今事
假用　故事不盡如此因取為根別生枝葉
蔵用　用事而不顯其名使人思而自得之
暗用　用古事古語暗蔵其中若出諸己

結尾

此段是一篇之終收意結辭

問答　問答起伏折而終之
張大　題之約者張而大之
收斂　題之侈者收而斂之
會理　矩步規行確然正理
叙事　叙事起叙事終之
設事　設事起設事終之
抒情　抒其至情以終不盡之意
要終　要事之終以結篇意
歌頌　或為亂辭或為歌詩

四漢賦式

設問　設事　六言　四六言　四言　散韻語

兮字

五漢賦格

上壯麗　中典雅　下布置

右漢格變化無方其詳已具古文譜中此三格乃其正體故特著之

凡賦漢賦短篇以格為主中篇以式為主大篇以製為主而法一也

唐賦附說

漢賦至齊梁而大涑務為輕浮華靡之辭以剽掠為務以俳諧為體以綴緝飣餖小巧為工而古意埽地矣唐人欲變其弊而或未能反本窮

原也乃加之以氣骨尚之以風騷閒之以班馬下視齊梁亦已卓然楚漢不分古今相雜謂之自成一家則可追配古人未可也其法浮其體濫其製雜其式亂其格則有高者難以譜定也因為之說以附楚漢之後

一唐賦法

以唐為本以辭附之將題中合說事皆撇過自成一種簡便輕浮之意就立間架而敷衍之發意欲巧而新間架欲明而簡措辭欲切而妍如斯而已矣

二唐賦體

鮑照陳子昂宋之問蕭穎士為唐古賦之祖江淹庾信

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為唐排賦之祖唐古賦見文粹排賦見文苑英華

三唐賦製

古賦

一起端　破題　冒頭
二承接　入題　用事
三鋪叙　叙事　議論　議事　序事
四承過　歌詠　用事　議論　抒情
五結尾　歌辭　優劣

排賦

虚排　取虚體中字立柱排之
實排　取實體中字立柱排之
用事　用古事立柱排之
請客　請題外事外立柱排之

右四法排賦之用

碎排　或一句中排二三事是也
　　　或一句中排一事是也
疊排　二句三句四句或五六句以上排一事長短參差相疊
扇排　三句以上樹扇排之
衍排　一事衍作一段排之
間排　碎疊扇衍相間排之

四唐賦格

上壯麗
　清麗
中立意　自立新意以為機軸
　布置
下體貼　結搆古語體貼題字

右唐賦格變化無方已見古文譜此五格是其尤多者也故特附之

凡唐賦外又有律始於隋進士科至唐而盛及宋而纖巧之變極矣然賦古詩之流也律賦巧或以經語為題其實則押韻講議其體則押韻四六雖曰賦實非賦也

孔子所謂觚哉觚哉者今不復附於賦譜之後

古文矜式

一培養

養心

地步高則局段高

六經之文諸子不及者聖人也諸子之文史不及者賢人也六經之中周書不及商商書不及夏夏書不及虞世降也風不及小雅小雅不及大雅大雅不及頌位殊也由是言之在我所立地步不高而欲文章高猶坐井而窺天無是理也欲地步高何法而可曰立伊尹之志為顔子之學立脚峻絶操心誠至自然

高出千載舍是則偽而已何益

見識高則意度高

文者言之精也天下精妙之言非識見高者能之乎鄉社之士不可與語城郭城郭之士不可與語都邑都邑之士不可與語朝廷見識卑下雖欲為高上無是理也欲識見高何法而可曰此心之靈與神明通默而識之遊於造化之祖天機出入陟降左右則妙與神明通矣神應周密照物精切纖毫曲折必盡其情則與神明通矣清圓妙用與造化者為一然而識見不高者吾未之見也

氣量高則骨格高

文章與人品同自古大聖大賢非有英雄氣量者不能到也英雄之氣擔負天地英雄之量包含古今擔負天地之至重包含古今而有餘氣量如立天下之道德成天下之事業無不可況區區古文而有不高者乎欲氣量高何法而可曰熟讀孟子以昌吾氣細看堯典以恢吾量參以史記諸紀世家列傳以博其趣大要只是要有英雄擔負天地之氣要有英雄包含古今之量

右三者須樸實用功夫自得於心而實踐於身生乎由是死乎由是雷霆震於上而不為之動山岳壓於前而不為之變牢立腳跟淨洗眼睛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也

養力

讀書多則學力富

古文者古人之文章也不得古人之心不知古人之事不明古人之天文地理萬物之變不辨古人之城郭宮室車旂器物之制乃欲操而為古人之文無是理也欲讀書多何法而可曰讀經以明聖人之用讀子以擇百家之善以博古今之變讀集以究文章之體讀其實無讀其虛三才萬物之體用謂之實議論文章之末流謂之虛今人讀書多忽其實而取其虛是倒置也夫議論文辭末也苟得其實則變化在我

何必資於彼哉資於彼是乃蹈襲而已韓子唯陳言之務去此之謂也

歷世深則材力健

文所以記事也自家涉歷世故不深則於人情事理不諳練發之筆則涉近陳腐不足以警世動物文人傑作往往出於幽憂患難之餘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屈原之楚辭司馬遷之史記皆是歷練艱難深造事情所以高出萬古也不曾深涉世故而欲為古文有是理乎欲涉世深何法而可曰無偷安一室而有經營天下之心無閉戶讀書而有擔笈萬里之益無老為蠹魚而實為家國通濟之用茹荼如飴履嶮若

平久久心解自當見之

右二者行則涉世吾學門之本也止則讀書吾學文之科也動靜食息無非此事孰謂伸紙行墨而後為古文乎

養氣

養元氣以充其本

嗜欲澹則神氣清色慾節而血氣盛飲食不過則昏氣少天理獨行則志氣明心欲平平則無刻鑿之過氣欲易易則無艱苦之失須平日動靜食息養之有素則元氣自然充盛不可臨文強為也

養題氣以極其變

朝廷之題其氣肅軍旅之題其氣壯山林之題其氣奇宮苑之題其氣縣鐘鼎之題其氣古關河之題其氣遠此皆舉一隅言之其餘可以類推也凡養氣先將題目合說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推究枝枝節節不可脫漏須令眼中明不如見胸中朗然與之神會悲歡離合之情了然如身履目擊其間更加詳察而研究之而鼓舞之須臾題中本然之氣油然自生於吾胸中矣此氣既生擇其精而不僻新而不尖者淘之汰之濾之漉之而吾文得之矣

二入境

識體

體格明則規矩正

叙事之文貴簡實

記　以記事貴方整

傳　以傳事貴覈實

錄　以錄事貴質實

碑　以誌悲貴哀慕

序　以序事貴直達

紀　以紀事貴切要

志　以志事貴詳明

表　以白事貴簡明

議論之文貴精到

議　以議事貴切事而有處置

論　以論理貴反覆而盡事情

辯　以辯明貴曲折而善解結

說　以說理貴明白而不煩解注

解　以解義貴明白而題意朗然

難　以詰問貴糾結而使人難解

戒　以規警貴嚴正而不可犯

箴　以懲創貴嚴切而使人痛心

評　以評事貴公平而服衆

贊　以贊美貴隱惡而不虛美

題　以品物貴忠厚而有益於彼

跋　以繫尾貴簡當而有所發明

喻　以曉人貴明切而使人心解

原　以原理貴精嚴而直造本原

策　以籌謀貴縝密而可施行

奏　以奏事貴明體而而感上應下

辭令之文貴婉切

詔　以宣德意貴正大而尊嚴仁愛之心油然

誥　以告示上意貴嚴正而輕重得宜

表　以明通下情貴切當而無冗長

狀　以形狀事跡貴明白而關通律令

檄　以飛遠軍情貴雄健而感動人心

彈　以糾劾奸惡貴嚴正而不容走脫

書　以攄寫事情貴條達而隨人所好

簡　以傳達事意貴簡要而分明

啓　以啓發所言貴安詳而有體面

辭賦之文貴婉麗

辭　以寄情貴情深而語緩

賦　以體物貴詳盡而文切

頌　以頌美貴形容盛偉

雅　以詠政貴鋪張正大

風　以動物貴情直而語婉

體段明則制作當

篇首欲含包一篇大旨貴乎明而緊

篇中欲曲折周密鋪陳詳盡引用飽滿

篇尾欲點綴丁寧發送輕快

家數

歷代有風氣之殊

虞夏天理縝密文字在一字中

商人天性嚴正文字在一字中

周人天性篤至文在章句周折之間

先秦風氣英爽文在辨難中

西漢氣質雄健文在援據經典中

東漢學問質實文在聲音氣相中

盛唐氣骨俊健文在體製意思中

宋人見識端正文在議論中

諸家有材氣之別

左邱明善叙事如老吏具獄枝節悉備但斷決處把

滑只論旁枝至於本宗則讓於聖人處置亦是有當

如此處

穀梁氏善議論簡當清潔左氏議論在叙事中

穀梁議論在議論中比看各是一奇也

孟子善議論先提其綱而後詳說之只是見識高胸

中流出論辯盤根錯節處只以譬喻輕輕解破

屈原善辭賦其法有七一曰抒情直陳哀樂二曰況

物借物名說人事是指狗詈人之意三曰設事假說

詭怪虛無之事以寄胸中之趣四曰叙事直叙事實

五曰論理切論情理六曰論事就事論理七曰用事

引用古事情真理精事詭意激

孫武子善議論算計精詳密處盛得水住無絲毫罅縫妙處勝算如神明只從省力處用心幾於無為之為有此心計方有此文章

管子善議論辯政事極其覈實論心術極其精微叙事簡嚴

荀子善議論辯博富麗失之太方轉折少力

老子善議論精極無言不得已而言之言猶無言也故妙老於世故故高其神奇變化人莫能測其端倪而大有功於世教乃王者脩齊治平之術故有天下者莫不尊之為聖經

莊子善議論見識高妙機軸圓活情性滑稽故肆口妄言亦妙緘口不言亦妙開口正言亦妙文法極老儒皆宗之

列子善議論性情清真見識峻絶故平淡言語中皆是驚天動地奇絶意思

戰國策善辭令其法有九一曰束縛定他人使之必聽也二曰飛不可言處借別語飛入不覺墮其術中三曰捭彼意難測反語捭開即見之四曰闔既知彼意塞其兒閉其門五曰揣捭之不得多方取之六曰摩揣之不得周圍摩之七曰抵巇抵入險中使之不恐八曰鈎誘入利中使之喜慕九曰決彼意若從為之勇決故令人至今讀之亦忘倦

素問善議論理明故枝節詳盡而論辯精審先秦書皆然

考工記善叙事句法變化字樣古雅

九章算經善叙事意思巧妙句法字樣别是一家

山海經善序事實處簡妙虛處幽玄名物字樣皆是文字中珍具

越絶善叙事議論叙事古拙却好議論精到文采殊可覩

國語善叙事議論亦出左邱明較之春秋内傳失之方

呂覽善議論叙事平易詳明絶無古怪險澁之僻先秦古書中最通今者也似差弱耳

韓非子善議論亦善叙事精覈嚴厲出於荀子而非方冗之病

司馬遷善叙事只陳最大事為主主者從者以次而略小者不書

司馬相如善詞賦長於體物一曰實體羽毛花實是也二曰虛體聲色高下飛步是也三曰比體借物相與是也四曰相體連綿排雙體狀是也五曰量體數目方隅歲日變態是也六曰連體衣服宮室器用天地萬物是也相如尤長於相體

枚乘善辭賦體物皆精於物理有入神之妙非相如

所及

賈誼善議論材氣雄俊見識明決政事通達有蓋世之英資故胷中流出偶俾跌宕不可覊束三代以後一人而已但稍繁耳

淮南子明天道神奇之妙善於屬文其辭變化莫測

揚雄善議論不善制作而工於摹擬唯其思索深至學問精博故往往有妙處止可零碎取之無大段妙處

劉向善叙事議論質直平澹而不弱此是不可及處

班固善叙事據經按典勝於司馬遷提要鈎玄不及也

韓退之叙事議論辭令無不善者出入百家變化古今無不備矣文中之聖者也

柳子厚叙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精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右諸家古文皆宜精讀但學他胷中妙處勿取其紙上浮文必有先秦諸子之精理兼以西漢諸家之氣骨韓柳二家今文之體製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了此以定胸中之權度然後可及後來之文也

詩譜

一本

凡作五言古詩先須澄静此心如滄海不波空碧無際纖月倒景萬象涵精題目如鏡中物影悲懽動静了無遁情懷天地於秋毫洞古今於一瞬視彼區區者而談笑道之大抵五言古詩所養浩蕩所見詳明所取精微所用輕快

凡作七言古詩先須澄静此心如泛舟滄溟春晴秋雨風波作止萬變隨時題目如大海受風冷風則微瀾應疾風則駭浪驚自然而然吾取其神奇者而用之大要七言古詩所養浩蕩所見詳明所取奇崛所用峭絶

凡作五言律詩先須澄静此心如春江無風澄綠千里萬象森列皆有温柔平遠之意就其中擇取事情極明瑩者而用之務要涵養寬平不可迫切

凡作七言律詩先須澄静此心如秋高月明獨立華嶽之巔俯視萬景皆入奇峭中就其中擇取況雄險特者而用之務要奇峭不可寛緩

凡作絶句如窻中覽景立處雖窄眼界自寛題廣者取遠景寸山尺水愈覺其遠題小者取近景一草一禽皆有生意五言絶句主情景七言絶句主事意

二式

十八名

詩　五言章句整潔聲音平澹七言章句參差音聲雄渾

歌 情揚辭遠音聲高暢　吟 情抑辭欝音聲沉細
行 情順辭直音叙瀏亮　曲 情宛辭婉音叙縟諧
謡 情謫辭寓音聲質俚　風 情切辭遠音聲古澹
唱 與歌行曲通　歎 情戚辭老音長聲絶
樂[惟] 情和辭直音聲舒緩　解 與歌曲歎樂通
引 情長辭蓄音聲平永　弄 情話辭麗音聲圓壯
調 情逸辭雅音聲清壯　辭 情長辭雅音聲平亮
舞 情通辭麗音聲應節　怨 情沉辭欝音聲凄斷
謳 情揚辭直音聲高放

二十三題

送 留須戀戀勉必拳拳　別 前瞻戀戀後顧懸懸

四九

逢 樂生於哀喜極還感　寄 萬里寄言必有信息
酬 識曲識直無言不酬　贈 贈人以言非諂非剌
答 答指有歸無離來意　遊 主景
宴 主情　行 行必有故切忌矯情
至 至必有為不宜徒善　歸 歸人皆喜必有我私
與 物輕意重　謝 物意俱重
登 登峰詣極所貴眼高　覧 泛覧景物必有得焉
題 題忌損物　詠 詠忌粘題
思 思必有因豈徒悽愴　挽 忌似壽詩
壽 忌似挽詩　應制 氣欲嚴肅辭貴曲麗
賀 忌似攖客

三停　三制

起
古詩混沌包括意整語圓　五言律詩聲語重
七言律詩聲起語圓　絶句平實第一二句是

中
古詩反覆變化意真語暢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領響亮警峭拔　絶句精要第三句是

結
古詩含蓄不盡意重語重　五言律詩叙細意表
七言律詩叙穏語健　絶句健次第四句是

五十

十一變

抒情 抒發真情　立意 自發新意
寫景 描寫真景　設事 假設情事
叙事 叙述實意　論事 論說事情
用事 引用古事　儗人 儗著一人
比物 借物喻事　詠物 詠物寄情
論理 論說事理

八用

入 急換入題　序 平叙事物　轉 就題輕意
折 因轉更深　出 跳出題外　歸 急歸題中
警 全平以奇為警全奇以平為警　起 超絶常情

四情

十二感

喜 寓物而見　怒 始欲張而終平

懼 在義理中　哀 極之而後反

愛 在言外　欲 歆動而歸於正

惡 欲忠厚　憂 昏亂而有處置

羞 不敢盡言　思 真切則自分數

惜 發於深愛　樂 因物而見

三體

己 發盡真情去浮取切　人 以心體之真切尤己

物 心體造化鼓舞天機

五言古詩就題取真情推究到極處情狀畢獻於心目間擇其極情切處提出一兩轉其餘並寓事中隱然見之

七言古詩就題先取景寓情其間不敢太泄露

五言律詩就真情推研到深處用之

七言律詩就真情激發到奇絕處用之

五言絕句撇情入景

七言絕句掉景入情

五景

十二類

時候　天文　地理　宮室　人物　鬼神

鳥獸　草木　器物　飲饌　音樂　藝文

凡景皆以時候為本人物為主隨題消息之

四真

適 適然意會就寓真景煅煉之

煉 景少之處就取真景煅煉之

扶 枯寂之處扶取真景煅煉之

生 冗獨之處別生真景煅煉之

三奇

平 景多之處平中取奇

奇 景奇之處奇中取奇

雜 景雜之處平奇奇平

四玄

仙 仙家想景煉無為有

天 清都步景煉有入無

神 神靈化景有有無無

理 至理存景出有入無

五言取其空清者用之

七言取其奇壯者用之

六事

即景貴真　故事貴切　設事貴新

四即事

正 以溫柔道之而藹然可見

邪　以忠厚道之而凜然可畏
疑　以從容道之而斷在其中
安　以滑稽道之而辯在其中

五故事
正用　的切本題必然當用
反用　用其事而反其意
借用　本不切題借用一端
暗用　用其語而隱其名
活用　本非故用因言及之此乃用事之妙

六設事
夢寐　以言夢必依幻　古人　言古必依實
神示　言神必依疑　仙靈　言仙必依想
鳥獸　託動物必依才　草木　託植物必依類
叙即事取出清虛處　用故事取著圓活處
假設事語似礙而情理暗通

七意

十取
正當　天理當然取新去俗
將迎　事未然而逆料之
補續　事已然而補續之
疑難　淺則含疑深則話難
反異　或全相反或有異同

超趍　超越常情逈出至理
規正　事有過失則規正之
顒望　心所顒望取真去矯
解釋　事有分爭則解釋之
推極　推情究理重重搜抉
五言詩意常含蓄舉一及二則含蓄矣
七言詩意欲顯露直要其終而斷之則顯露矣

八音
宮　穩平全濁　商　響下平次濁
角　起上不清不濁　徵　喦去次清
羽　細入全清

響起音揚喦細音抑穩聲和叶其間而用之循環無端然有踈有密消息用之

二聲
平　上平下平　仄　上去入
五言律詩字貴平仄諧和
七言律詩貴拗律句頭欲起句腰欲喦句尾欲響
八句之內六響一穩一喦結句貴諧和
五言絶句貴拗律
七言絶句貴諧和

九律
黄鍾　太蔟　姑洗　林鍾　南呂　大呂　夾鍾

中呂　夷則　無射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鍾　夾鍾　中呂　林鍾　無射　黃鍾　姑洗
蕤賓　夷則　應鍾　大呂　中呂　林鍾　南呂
黃鍾　太簇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　夾鍾
林鍾　南呂　應鍾　太簇　姑洗　夷則　無射
黃鍾　夾鍾　中呂　南呂　黃鍾　大呂　姑洗
蕤賓　無射　黃鍾　太簇　中呂　林鍾　應鍾
大呂　夾鍾　蕤賓　夷則

五言古詩主穩響起不得暴揚嗢細不得驟抑
七言古詩情樂者貴響起不得驟用嗢細情哀者貴
嗢細不得暴用響起音凡叶端一字中本宮從此高
五五
下取此相間復終於本宮纍纍無端如貫珠是也
七言律詩雖哀亦響起
凡律高則用重律中則用正律下則用子律大要欲
調勻
凡律聲叔有五音字字有十二律消息活法用之

十病

遣式　體制散亂　無情　七情相干
景非時　景失地　無主　事不實
事牴牾　用事差誤　用事非宜　用事塵俗
意腐　意併　意邪　思淺
音率　律亂　字俗　字腐
字不安　語贅　語繁　語碎
辭費　言涉譏訕　心存刻薄　意大迫切
古詩叶韻不合例　五言律失粘失律
七言拘律不合例

十一變

四字變
虛　實　死　活
四句變
情　景　事　意
五聲變
穩　響　起　嗢　細
五六

二篇變
製　律
字變一句內忌併一聯內非對者忌繁隔聯忌字相
似一篇忌句相似句變四者相關不得碎雜相從
不得過三聯全篇純一不拘
聲變兩句不得相併兩聯不得相似起宜重濁承宜
平穩中宜鏗鏘結宜輕清
篇變二者篇篇欲變若一題聯賦者變制不變律

十二範

五言古詩
十九首　漢樂府　建安　陶潛

陳子昂　李白　杜甫

七言古詩

鮑照　李白樂府　王建　張籍

杜甫　李賀

五言律詩

張籍　劉長卿　杜甫　李白

七言律詩

杜牧　許渾　李商隱　李白

杜甫

五言絶句

王維　裴迪　李白　杜甫

五七

七言絶句

杜牧　岑參　劉禹錫　李白

初學詩者且宜模範此數家成趣之後方可廣看

十三要

八養氣

朝廷宗廟宜肅　山河軍旅宜壯

山林神仙宜清　懽娱通達宜和

幽險豪傑宜奇　宫苑佳麗宜麗

覽古捜玄宜古　登臨志士宜遠

右養氣之法宜澄心静慮以此景此意此人事黙存於胸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氣油然自生當有樂處詩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作氣若强作其氣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辭客氣非詩也氣之變萬方以此例推之

六煆思

詳入面中間推尋欲盡　要痛芟刻取撮出至要

悖悖覽羣書悉歸部分　精含精咀華嗽取芳潤

真提要煉真天然秀出　雅嗽芳爾雅加以潤色

右煉思之法先煉題推詳取要是也次煉料覽悖激清是也末煉意煆真如雅得雅如真煆思至矣煆如洪爐煆鈇礦盡鋼存

四煉法

險倒持造化鬼神莫知　易渾然天成人人恨意

今一時新語千古闕文　古楚漢晋唐情辭純粹

五六

四下字

音順時之聲高下中節　意詳文之意隱顯得宜

故平穩之處宜求古字　新出奇之處宜下新字

右下字之法下穩字處為意當有所迴避故也若下新字須是不經人道

十四格

五甲等

玄境極清虚了無影迹　圓八面中間透徹明瑩

沉神力所載天地秋毫　雄神氣自然胸蟠八表

欝精力造微窮深極遠

五乙等

清冷然至清微似有跡　明明白洞達正面瑩然

深運思至清杳冥不測　壯志氣宏大手斡乾坤

密精力造微周密無罅

五丙等

逸飄飄凌雲想在塵外　温温其如玉正而有文

重氣質凝重山岳不搖　健老氣蒼然筆力有餘

婉意思從容辭旨微婉

五丁等

洛脫落浮華唯有真實　奇驚天動地迥出常情

俊才思風流舉措可愛　恠神出鬼入嶮絶常理

麗文華綺麗燦然精妙

十五體

古三體

周南　不離日用間有福天下萬世意

召南　至誠愊恪秋毫不犯

邶風　君子處變淵靜自守

齊風　翩翩有俠氣

唐風　憂思深遠

秦風　秋聲朝氣

邠風　深真民情而真體之

小雅　忠厚

宣王小雅　振刷精神

大雅　深遠

宣王大雅　鋪張事業

周頌　天心希聲

魯頌　謹守禮法

商頌　天威大聲

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之

景性有所故見乎情

離騷　倚於至情愈深愈厚

凡讀騷要見情有餘處

漢樂府　真情自然但不能中節耳累處乃是好處

安世歌　質古文雅

郊祀歌　煅思刻酷煉字神奇

十九首　景真情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精

張平子　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蔡琰　真精極切自然成文

凡讀漢詩先其實後文章

魏武帝　自然沉雄

魏文帝　自然浮俊

王仲宣　真實有餘澄濾不足

曹子建　斲削精潔自然沉健

劉公幹　思健功圓

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真實

言翁辯　猶有真意勝於當時文人之詩

嵇　康　人品胸次高

阮　籍　天識清虛禮法疏短

傅　玄　思絶清古失之太工

張　華　氣清虛氣頗率

陸　機　才思有餘但胸中書太多所礙能痛割入

乃佳

潘　岳　質勝於文有古意但澄汰未精耳

左　思　全篇煆煉首尾有法

空

張　協　逐句煆煉辭工製率

劉　琨　忠義之氣自然形見非有意於詩也杜子

美以此為根本

郭　璞　擒思險怪而造語精圓三謝皆出於此李

杜精奇處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

謝　瞻　境至清虛其有古風

謝靈運　以險怪為主以自然為工李杜深處多取

此

謝惠連　約取險怪之中兩句句為之

陶淵明　心存忠義身處閒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

幾於十九首矣但氣差緩耳至其工夫精

密而天然無斧鑿痕跡又有出於十九首

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巖險怪於意外發自然於句中齊梁以下

造語皆出此

謝　朓

鮑　照　六朝文氣雖緩唯劉越石鮑明遠佳處有

西漢氣骨李骨杜筋取此

顏延年　辭氣重厚有館閣之體盛唐諸家應制多

取此

江　淹　善觀古作由盡心手之妙其自作乃不能

故君子貴自立不可隨流俗也

沈　約　佳處琢削清瘦可愛自拘觳病氣骨苶然

空

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

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

顏庾尤出盛唐諸人上一等理不勝情氣不勝辭耳

唐諸家觳律出此

陳子昂　初變齊梁之弊以理勝情以氣勝辭祖十

九首宗郭景純陶淵明故立意玄而造語

精圓

崔　顥　宋之問　沈佺期　李　嶠　劉希夷

王昌齡　皆齊餘風氣與高下者也

李太白　風度氣魄高出塵表善播弄造化與鬼神

競奔變化極妙乃詩中之仙詩家之聖者

杜子美　也其雄才大略亘古尊之無出右者體製格式自成一家祖雅頌之作故詩人尚之以為家法而賢之也
孟浩然　祖建安宗淵明冲澹中有壯逸之氣
韋應物　學謝靈運略其險怪深取自然
高　適　尚質主理
岑　參　尚巧主景
劉長卿　最得騷人之興專主情景
常　建　郎士元　崔　曙　錢　起　李　益
李　頎　李　端　戎　昱　盧　綸
皆宗陳子昂以古意變齊梁

已上為盛唐

柳子厚　斟酌陶謝之中用意極工造語極深
韓退之　祖風雅宗漢樂府不入詩境其實有韻文也
杜　牧　主才意俊思活
張　籍　祖國風宗漢樂府思艱辭易
王　建　似張籍古少新多
李　賀　祖騷宗謝展萬物而覆取之
李商隱　以古語入新意宋諸家皆陰祖之
白居易　祖國風漢六朝樂府務欲為風俗之用
劉禹錫　以意為主有氣骨
元　稹　與白同意白意古辭俗元辭古意俗
孟　郊　祖國風宗謝主理
盧　仝　外險怪內主理
賈　島　煉景清真太拘殺病

已上為中唐

唐詩分三節盛唐主辭情中唐主辭意晚唐主辭律

律體

沈　約　吳　均　何　遜　王　筠　任　昉
陰　鏗　徐　度　江　總　薛道衡
右諸家律詩之端源而猶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

沈佺期　杜審言　王摩詰　高　適　杜　甫
李　白　岑　參　劉長卿　常　建　錢　起
姚　合　李　益　郎士元　李　端　許　渾
皇甫冉　皇甫曾
右諸家謂之盛唐視齊梁益嚴矣意思從容乃有古意皆祖風騷宗陶謝

杜　牧　李商隱　王　建　張　籍　韓　愈
柳宗元　劉禹錫　白居易　元　稹　賈　島
右諸家詩律視盛唐益熟矣而步驟漸拘迫皆祖風騷宗盛唐謂之中唐

絶句體

古樂府　渾然有六篇氣象
六朝諸人語絶意不絶
王　維　裴　迪　賀知章　李太白　杜子美
岑　參　高　適　王昌齡　張　祜　劉長卿
韋應物　孟浩然
右諸家意絶語不絶
杜　牧　張　籍　李商隱　王　建　韓退之
賈　島　李　賀　柳宗元　劉禹錫　白居易
右諸家意語俱絶

十六情

五不足
思思之切矣抑而勿思　言言不可禁喋而勿言
歎歎不可忍止而勿歎　詠詠不能已黙而勿詠
蹈怒蹈喜舞詩可作矣
含蓄至此始可言詩雖工五七言雜文耳

十七性

五性
仁喜怒藹然皆愛人之心　義情之極裁之以理
禮讓謙有節用物得度　智深達事情
信情真景真事真意真
須平日涵養自然而然

十八音

八音
金　韻在斷句外淵然留有餘之意
石　韻在斷句雲璆然含不足之意
絲　韻在抑揚轉折中悠然有無窮之意
竹　韻在餘韻轉折處婣婣有不盡之意
匏　韻在衆韻會合處洞洞廣大之風
土　韻在始終無迹處渾渾有無端之象
革　韻在韻中振動羣聽
木　韻在韻外節宣衆音
一音獨作各依其韻衆音合奏並諧其韻

十九調

十二律
黃鍾　仲冬之月冬至之炁元和之端
大呂　季冬之月大寒之炁太陽之極
太簇　孟春之月立春之炁少陽之始
夾鍾　仲春之月春分之炁少陽之中
姑洗　季春之月清明之炁太陽之始
中呂　孟夏之月立夏之炁太陽之中
蕤賓　仲夏之月夏至之炁徵陽之端
林鍾　季夏之月大暑之炁太陽之極
夷則　孟秋之月立秋之炁少陰之始
南呂　仲秋之月秋分之炁少陰之中

無射季秋之月霜降之炁少陰之盛
應鍾孟冬之月立冬之炁太陰之始
二十會

六悟

情
詩本人情之妙用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性
詩正禮義性之本體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聲
情意於聲天機之妙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文
聲發成文萬象之精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政
詩與政通用之天下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氣
詩動元氣通於鬼神必有心悟當領會之

五妙

格
諸格古人未嘗有意如此精神所到不知其然而然耳心悟者隨機而用之不可執一也

體
諸家體制古人未嘗有意如此也風俗才力有所拘限不知其然而然耳心悟者隨宜而象之不可執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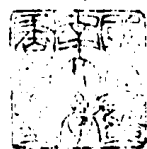
情
喜怒哀樂人之至情未嘗有意如此也事至物來不知其然而然耳心悟者隨感而應之不可執一也

性
仁義禮智人之本性未嘗有意如此也理所當然不知其然而然耳心悟者隨理而用之不可執一也

六十七

韻
八音之用物之至音未嘗有意如此也才各有識不知其然而然耳心悟者隨轍而叶之不可執一也

雖到化處心長要在腔子中自然出於微妙

六十八

文筌八卷附詩小譜二卷浙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繹曾撰繹曾有文說已著錄此篇凡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體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無精理詩小譜二卷據至順壬申繹曾自序稱爲亡友石桓彦威所撰因以附後是本與詩譜合刻元時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學統宗之首頗爲不倫今仍析之各著於錄繹曾處州人僑居湖州而序末自稱汶陽左客豈又嘗流寓齊魯間偶以自號歟

詩文軌範二卷

〔元〕徐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軌範二卷》提要

詩文軌

文章源流卷一

徐駿叔大編

命

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官說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餙職畢命是也或以錫賚文侯之命是也秦幷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隱矣

詔

唐虞以前王言稱命三代兼稱誥誓秦改命曰制令曰詔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諸詔誥制勑表箋簡啟等類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勑

按字書云勑戒勑也亦作勅劉熙云勑餝也使之警餝不敢廢慢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

百六曰論事勑書七曰勑牒則唐之用勑廣矣宋亦有勑或用之于奬諭其詞有散文有四六今官員差遣多予勑大率詳載職守而加以訓勉之詞云

璽書

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衛宏云秦以前者皆以金玉為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群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其為用或以告諭或以荅報或以奬勞或以責讓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儆飭之意為工焉

制誥

顔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告三公若制告刺史太守云云唐制大賞罰赦宥大除授大褒賁皆用制書餘皆用勑宋承唐制以拜三公三省等官罷免大臣亦用之餘則用誥而已其詞宣讀于庭率用儷語云

冊

漢制命令一曰策書為用最重郊祀祭享上尊號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䇲葢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勑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誥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其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者之于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譙好

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詩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

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大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録不可移于日録若泛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致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叙忌繁冗學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矣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説文又載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于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粗無害觀者詳焉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于語言

問答之際者攷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録所載春秋内外傳諫爭論説之言及兩漢以下諸臣進説有可以為法戒者詳焉

奏疏

按唐虞禹皐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于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

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有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信哉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

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觀者考諸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為檄以散文為得體豈不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作者蓋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有志于文辭者不可不之考也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為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

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温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于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先儒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

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豊縟爲貴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画象贊金樓子云有班固寔學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啟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王粲七釋陸機七徵之類規放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别出機杼漢晉之

間沿襲之獘一洗矣竊嘗攷對偶語句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讀者宜有以得之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録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

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矣景盧所云學者宜所當知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于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

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于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哉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後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攷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錦堂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

有以得之矣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于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狗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于傳末作論議以斷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曄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蹊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荅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做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于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黄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史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于是云

戒

按韻書誡者警勑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為法誡者錄之于編庶讀者

得所警發焉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于後前有序引當搬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揔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値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于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志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以韓柳所作爲楷式云

諡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諡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諡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是則賜諡之制實始于周焉崇文總目載周公諡法一卷又有春秋諡法廣諡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諡號增輯而爲之也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諡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諡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

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為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由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與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誼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用舊有私謚易名之議蓋亦不可不知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于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

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于李斯嶧山之刻耳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名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以于廟前後穿中為轆轤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叙其學行德履墓誌則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于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好古者其亦當考于

斯言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是則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于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

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退之之于歐陽詹柳子厚之于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焉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顔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歐蘇韓柳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

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且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云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

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叙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為貴

古文體制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

絲綸之語若日月之照臨者謂之詔

登而崇之者謂之冊

制與詔同詔亦制也

道其常而可彝憲者謂之典

陳其謨而成嘉猷者謂之詔

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

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

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

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

出于上者謂之教

持而戒之者勑也

行于下者謂之令

言而諭之者宣也

謚而揚之者贊也

言其倫而復折之者論也

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

別嫌疑而明之者辯也

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

記者記其事也

紀者紀其變也

書者讚而述焉者也

策者條而對焉者也

傳者傳而信者也

序者序而陳者也

揵書不緘揷羽而傳者露布也

碑者彼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

簡書質言之而畧也

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啓者文言之而詳也

誄者累其素行而質諸鬼神也

狀者言之公上也

誌者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
牒者用之官府也
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
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
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者也
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
箋者修儲后之問申宮闈之儀也
青黄黼黻經緯而相成者總謂之文也
此言之異名各有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
於名節乃著于篇以示焉

文章緣起
梁太常卿任昉彥升集六經素有歌詩誄箴銘之
類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故
因暇錄之凡八十五題抑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
三言詩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四言詩　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　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
六言詩　漢大司農谷永
七言詩　漢武帝栢梁殿連句
九言詩　魏高貴鄉公

賦　楚大夫宋玉
歌　荊軻作易水歌
離騷　楚屈原
詔　起秦時
璽文　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　漢武帝閎三王策文
表　淮南王安諫伐閩表
讓表　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書　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賢良策　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　漢中大夫東方朔
啟　晉吏部琊山濤作選啓
奏記　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　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謝恩　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
令　漢淮南王有謝群公令
奏　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
駮　漢侍中吳丘壽王傅公孫弘禁民
不得駮弓弩議

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　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　漢揚雄作
彈文　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　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白事　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封事　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移書　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　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箴　漢揚雄九州五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　司馬相如作荊軻讚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　漢沛郡太守作鄧后序
引　琴操有箜篌引
志錄　楊雄作
記　楊雄作蜀記
碑　漢惠帝四皓碑

碣　晉潘尼作潘黃門碣
誥　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　漢蔡邕作艱誓
露布　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
檄　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文　漢太山太守應劭
樂府　古詩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　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　後漢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

解嘲　楊雄作
訓　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　漢帝秋風辭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　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誡　後漢杜篤作女誡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告　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　漢劉歆作烈女傳贊
謁文　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　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
祝文　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　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哀頌　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陶侯哀頌
墓誌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誄　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　蔡邕作悲温舒文
祭文　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　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　魏光祿勳繆襲
七發　漢枚乘作
離合詩　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連珠　揚雄作
篇　漢司馬相知作老將篇
歌詩　漢枚乘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　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
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　漢王褒僮約

學文體式

詔令

高帝求賢詔　詔曰蓋聞王者莫尚于周文伯者莫尚于齊桓皆待賢人成名云云賢士大夫有肯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勸農詔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

故今茲親率群臣以勸之

勅書

賜獎諭勅書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奏云云寵以暑雨失節悍沸迅流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𧶮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効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爾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復職田勅書　張方平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勅書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云云上廣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

之言審兹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存

制誥

除宋庠麻制　制云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餞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公云云具官某云云於戲云云可特授某官散官勲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崔群制　除崔群户部侍郎制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某云云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贈韓通誥　劉敞贈韓通中書令誥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狥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具官云云追升洛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户部侍郎誥　蘇軾作李之純户部侍郎誥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云云具官某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辭以厭公議

批答

富弼辭恩命批答　歐文省表具之朕惟宰輔之司寔繫朝廷之重云云宜少安于職業用深體于倚毘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吕公著乞致仕批答　蘇文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為云云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檄書

檄喻巴蜀　文選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云云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毋忽

檄告豫州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云云其得操首者封五千

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如律令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破朱泚露布尚書兵部臣聞云云伏惟皇帝陛下云云逆賊朱泚云云臣等云云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玁狁長驅北代之師漢討匈奴用絕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長風我國家秉五運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喧桃李之歌民神

武維揚四海絶萑蒲之盗建德尋賞于椹鑕世充俄繫于俘囚武關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云云臣等無任樂聖戴天抃舞歡呼之至

策

上書陳太平策　直言臣某欽惟　聖朝布威敷德臨簡御寛極地際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曠古所無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間得大一統者惟秦漢晉隋唐而已秦隋晉以貽謀不遠旋踵敗亡漢唐雖傳數十世其間又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統其難如此而能保于長且久者又難如此毋謂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離合相仍大有可憂可慮者存也云云

上書

王父偃上書闕下　本傳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時徐樂嚴安俱上書上召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晩云云

茂陵徐福上書　霍光傳茂陵徐福上書言霍光必亡夫著則不孫不孫必逆上逆上者必亡之道也

封事

劉向論王氏封事　向封事云今王氏一姓並作威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云云

文公癸未封事　封事云釋怨而講和非屈己也乃屈理也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而九法斁

奏對

韓信登壇對　通鑑漢王設壇拜信禮畢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信曰請言項王之為人云云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

孔明草廬對　通鑑劉備詣亮三往且見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陋君謂計將安出對曰云云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奏議

望之贖罪議　漢蕭望之為左馮翊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議云今欲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

韓愈復讐議　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悦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于是復仇獻議云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云　云

奏疏

賈誼陳政事疏　疏云臣切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匡衡上政治疏　疏云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

奏劄

辭官劄子　東坡辭免兼侍讀劄子臣近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術　云　云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　歐乞致仕劄子云臣修輒有血懇上干天慈　云　云伏望聖慈閔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奏所乞俾以本官致政歸老田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取進止

奏狀

論赦書狀　陸贄論赦書狀右隱朝奉宣聖旨於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　云　云罄輸衷懇伏祈聖裁謹進止

論飢旱狀　韓文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右臣伏以今年以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有二　云　云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疑惭懼之至謹録奏聞謹奏

表

劉琨勸進表　表云年月日具官位臣琨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　云　云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

遐外不得陪列闕廷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
極謹上臣琨謹遣具官臣某等奉表臣琨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韓愈賀即位表　表云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
某月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
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云云不獲趨走稱慶闕廷
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牋

柳子厚賀皇太子牋　某伏奉日月制書殿下祗
膺茂典位副青宮云云　某夙蒙期奬職在藩方惟
抃之誠倍萬恒品

謝玄暉辭隋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
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
云云攬涕告辭悲來横集不任犬馬之誠

碑

南海神廟碑　韓文海于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
代聖王莫不祀事云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
繫以詩乃作詩曰云云

平淮西碑　韓文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
繼承〻〻于千萬年云云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
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云云

記

城隍廟記　李陽冰作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神
祀典無之吴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
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
冰躬祈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
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群吏乃自西谷遷廟
於山巔以荅神休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
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云云

序

愚谿詩序　柳宗元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
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名是谿為冉溪或
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
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
故更之為愚谿云云

歸田録序　歐文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

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
備閑居之覽也云云

傳

下邳侯傳　韓愈作下邳侯革華
者其先隴西人也云云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楊烈婦傳　李翺作傳云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
州分其兵數千抵項城縣〻令李侶不知所為其
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
居如逃則誰守云云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作頌云夫荷旃被毳者
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羮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
滋味云云

贊

四皓贊　李華作贊云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
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
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龐眉皓髮來護太子
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迈駕南
山白雲千里

琴贊　太白作贊云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
泉葉落霜月斷為緑綺徽音緊發秋風入松萬古
奇絶

箴

女史箴　張茂先作箴云茫〻造化二儀既分散
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
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
吉

宵衣箴　李德裕作箴云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
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
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

志

銘

座右銘　崔子玉銘云無道人之短無説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云云慎言節飲食知足
勝不祥行之苟有常久〻自芬芳

字説

魯人申繻對桓公之辭論名之所以為名者其説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如成
季生有文在其上曰友而名友是也以德命為義
如文王生而名昌是也以類命為象如孔子生首

象尼丘而名丘是也取于物為假如伯魚生有饋之鯉者而名鯉是也取于父為類如子同生與父同物而名同是也云云

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人之名之字蓋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于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云云

祭文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韓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云云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享

祭弟宗直文　維年月日八哥柳宗元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以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云云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嗚呼尚享

哀誄

王仲宣誄　某年月日魏故侍郎關内侯王君卒嗚呼哀哉云云遂作誄曰云云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云云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云云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虞恭甫誄　維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古士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云云嗚呼哀哉云云嗚呼哀哉誄行諜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能徊顧悼爰用一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行狀

竟陵王行狀　祖某父某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云云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于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柳常侍行狀　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柳渾年若干行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云云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于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

楚共王謚議　楚共王卒子囊請謚大夫曰云云

子囊曰赫々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曰共大夫從之

歐文忠謚議　具官同知太常院李清臣議太子太師歐陽公帰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師法云々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之議清臣曰不改于文而博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臣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具官錢藻等狀准太常禮院謚議如前云々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省司准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叅詳皆恊令式請有司准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裁奏宰臣判准中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墓銘

誌文本始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顔之推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也遂相祖襲魏侍中繆襲理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来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刋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杜岐公墓誌銘　權德輿作杜岐公墓誌銘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歳々之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云々德輿嘗叅府辟晩聯台座毎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鑱幽璲銘曰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々岐公祗事三石云々少陵欝々耆蔡叶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吁嗟岐公居此玄宮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文皇祐四年五月日具官汝南文正公薨徐州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云々銘曰范于吴越世實陪臣淑納山川及其土氏范始来北中間幾息云奮自躬與時偕逢云々存有顯榮沒有贈諭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論辯

韓愈諫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云々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云々

諱辯　韓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名與李争

名者毁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云云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云云

致語

公宴致語　歐陽修會老堂致語集閒云云伏惟致政少師云云敢陳口號上贊清歡云云

上梁文

披雲樓上梁文　伏以云云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抛梁東云云

手書

韓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寔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云云愈再拜

柳荅沈起書　某日某白沈侯足下云云輒奉草具以備還荅不悉宗元白

長書

韓退之上宰相書　某月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云云瀆冒威尊惶懼無已愈再拜

柳宗元上李夷簡書　某月日具官柳某謹再拜獻書于閣下云云無任戰汗隕越之至宗元惶恐再拜

家書

應休璉與從弟書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云云劉杜二生想数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李華與外甥書　某月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云云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姉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小簡

與梅聖俞簡　歐陽修頓首再拜聖俞足下云云臨紙徘徊不免切切某再拜

與王太尉簡　與王宣徽太尉簡某啟自叨切非望當于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云云歲晚憭慄惟以時為國自重

啓

賀趙宗儒啟　賀江陵趙宗儒辟符載啟某啟伏聞武都符載為記室云云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

宣謹啟

賀韓司徒啓　某啟伏審榮被恩愈勉從懇請云云伏惟某官云云伏惟上為廟朝精調寢瘖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上鄭餘慶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慄若無所容然尚有歟誠須盡露于左右者云云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評文

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詩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以後篇什猶多又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讚頌美于形容碑銘彰于勲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于下情牋疏陳于宗敬論議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文說

作文之法有八一曰養氣二曰抱題三曰明體四曰分間五曰立意六曰用事七曰造語八曰下字

養氣法第一

朝廷之文宜肅論聖賢道德宜肅　長江大河之文宜壯論軍陣英雄宜壯　山林之文宜清論風雨真逸宜清　宴樂之文宜和論通達人士宜和　鬼神之文宜奇論俠客高士宜奇　宮苑之文宜麗論富貴美人宜麗　遊覽古跡之文宜古論上古人事宜古　登高眺遠之文宜遠論大功業人宜遠

右養氣之法宜澄心靜慮以此景此人此事此物默存胷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氣油然自生當自有樂處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強作氣而不能養強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辭客氣非作文也氣之變化無方當以此例推之

抱題法第二

開題者以題中合說事逐一分析開寫于篇中各間架內次其先後所宜逐一說盡或以意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事實紀之或以故事影之或以事物叙之一篇之內變換雖多句句切題此作文入門之徑終爾

合題者亦以題中合說事逐一開寫將與意融會

作一片間錯無瑕然後盡道然忌直率却于間架中要意思曲折此高于開題也

括題者只取題中緊要一節作主意餘事輕輕包括見之此最捷

影題者徑直說正題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議論挨傍題目而不着迹題中合說事皆影之見此變態最多

反題者題目或悖義理則反其說說之

救題者題目雖悖義理而以强詞奪正理解救之

引題者引發遠意使人不知從來忽然引入題去却又親切痛快此要筆力似影題而實異也影題從題中來此自外來

蹙題者題繁乃蹙其文使其簡而不漏脫題中一事

衍題者題虛無可說乃衍其意使其多而無一事從題外來

超題者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胷中融化消釋盡將題中合說粗語掃去就其中取出精華微妙之意作成文章超出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極功也

明體法第三

詔宜典重溫雅謙恭惻怛之意藹然　册文宜富而雅　制誥宜峻厲典重　表宜張大典實　議宜方直明切　奏宜情理懇切意思忠厚　記宜簡寔方正而隨所記之人變化　序宜疏通圓美而隨所序之事變化　論宜曲折深遠　說宜平易明白　傳宜質寔而隨所傳之人變化　辯宜分析明白　書宜簡要明切　行狀宜質實詳備　贊宜溫潤典實　銘宜深長切實　碑宜雄渾典雅　碣宜質寔典雅　箴宜謹嚴切直　頌宜典雅和粹　賦宜敷衍富麗事意詳盡而語不冗

分間法第四

頭起欲緊而重大文五分腹一分頸領小文三分腰一分頸領腹中欲滿而曲折多腰欲健而快尾結欲輕而意足如駿馬下坡三分頭二分尾

凡文如長篇古律詩騷詞古詞古賦碣碑之類長者腹中間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大要不過作三節而已其間小段間架極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見間架之迹蓋使意分而語串意串而語分也

立意法第五

作文立意之法景意事情四者乃文字中所不可無者

景者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氣為主

意者凡議論思致曲折皆事意也意以理為主

事者凡實事文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則清

情者凡喜怒哀樂愛惡之真趣皆情也情出于意則上

凡文體雖衆其意之所從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而求之各隨題之所宜以一為主而統三者于中凡文無景則枯無意則粗無事則虛無情則誣故立意之法必兼此四者

用事法第六

正用者故事與題事正用者也

反用者故事與題事反用者也

借用者故事與題事初不類以一端相近而借用之者也

暗用者用故事之語而不顯其名迹

對用者經題用經事子題用子事史題用史事漢題用漢事三國題用三國事韓柳題用韓柳事佛老題用佛老事此正法也

援用者子史百家題用經事三國題用周漢事此援前證後亦正法也

比用者莊子題用劉子事前漢題用後漢事柳題用韓文事亦正用之變也

倒用者經題用子史漢題用三國此有筆力者能之非正法也

泛用者于正題中乃用稗官小說諺語戲謔異端鄙事為證者非大筆力不可變之又變也

凡用事但可用其事意而融化入吾文三語以上不可全寫

造語法第七

正語者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臯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春秋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皆正其事而語之

拗語者楚辭吉日兮辰良不言吉日兮良辰蕙殽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不言蒸蕙兮蘭籍莊子禾出虛蒸而成菌不言虛出禾倒一句法更健十倍

反語者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愛之能

勿勞乎尚書俞哉衆非元后何戴此皆及其意而道之使人悠悠然致思焉

累語者尚書寛而栗老子長短相形等語皆累語也孫武子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一節節語累辭意句句別又其妙也

聯語者尚書以親九族一章大學知止而後有定與檀弓人喜則斯陶皆聯語也

歇後語者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皆不說破正意歇後所當語而使人自思之

問答語者論語吾何執執射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之鳴蒼蠅之聲公羊穀梁尤極其變

變語者堯典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舜典如西禮正月上日月正元日正月朔日是也

省語者舜典至于南岳如初等語是也

助語者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一句三之字詩大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四之字莊子九多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時習說四字是實而之不亦乎五字是助語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異人求三字是實其諸乎之之與六字是助語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四字是寔八字是助語蓋當用則不嫌多也

寔語者尚書及易彖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然此寔語也凡碑傳記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序論辯說等文須用助語字

對語者尚書命羲和仲叔四節長對也咸侮五行怠棄三正正對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對語不對字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對意不對語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下間以五禮有庸哉佑賢輔德下間以邦乃其昌散文用對語必以散語間之也

隱語者論語焉用牛刀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皆隱語也小雅鶴鳴古樂府藁砧全篇隱語莊列尤多

婉語者論語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子曰諾吾將仕矣此語直而意婉也春秋天王狩于河陽此語婉而意直也

凡作文造語皆當自然如此則好有意為之非也

下字法第八

諧音凡下字有順其聲而下之者若聲當揚則下響字聲當抑則下啞字

審意凡下字有詳文之意而下之者意當明則下顯字意當藏則下隐字意當尊則下重字意當卑則下輕字如此之類變化無方

襲古凡下字于平穩處宜用古人曽下好字而湏求其的當平實者用之

取新凡下字于出奇處宜用新字而湏尋不経人道之語用之湏的當新奇而不恠僻乃善

凡下字湏令讀之若出于自然方為工矣

文則

文之作也以載事為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為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先濟者賞之事但云中軍下軍爭舟中之指可掬則攀用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又載楚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事皆軍情愈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傳載秦敗于殽之事四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郤克臧孫之事或跛或眇齊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等語則意隨語竭而不容致

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是相類而對偶者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皆偶然而成初非有意媲美者也凡文之對偶如此則工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擯樂之有相也禮無擯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

唐有杜温夫者為文不識助辭疑之之辭如耶乎之類決之之辭如耳矣之類皆一用之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可不知哉

檀弓曰勿之有悔焉可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曰獨吾君也與哉凡此一句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曰其有以知之矣又曰其無乃是也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此不嫌用矣字為多檀弓曰美哉奐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

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徤也司馬長卿此
封禪書遐哉邈乎此雖知助辭遐邈同義又失之
矣左氏曰美哉泱〻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語終用助讀之殊無齟
齬艱辛之態左氏以三軍〻其前欲見下軍字有
陳列之意當用其字為有力公羊曰入其大門無
人門焉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
為有力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
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
吳子謂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門于巢卒何入
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下門後言上門者于
文雖倒而寓意深矣

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途卒暴入巢門〻
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吾為
而自犯文所以彊守禦也

仲山甫誠歸于謝詩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
氏曰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失也禹貢曰厥篚玄纖
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纖字不在玄字上土字不
在夢字下亦一例法也

字有偏旁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字有音韻故文
有取音韻以成句皆所以明其義也周禮五人為
五中庸曰誠者自成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莊子
曰庸也者用也檀弓曰祖也者且也祭統曰銘者
自名也表記曰仁者人也凡皆取偏旁者也鄉飲
酒義曰秋之為揫也又曰冬者中也易曰嗑者合
也樂記曰樂者樂也孟子曰校者教也楊子曰禮
以體之凡此皆取音韻者也

文有病辭有疑辭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
禮曰猩〻能言不離禽獸繫辭曰潤之以風雨蓋
禽字于猩〻為病潤字于風為病也說者曰凡可
擒者皆謂之禽大宗伯公禽作六摯而羔在其中
凡物氣和則潤生言潤則風之和可知矣疑辭者
讀其辭則疑究其意則斷如何彼襛矣曰平王之
孫檀弓曰容居魯人也蓋平王疑為東遷之平王
魯人疑為楚國之人也毛萇傳云平王指文王言
能正天下之王也鄭康成云魯純也凡覩此文可
不深考其辭以意為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
皆生乎意也韓宣子曰五伯之為丈夫也則其辭
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

急狠瞕于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
若人則其辭重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
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至可
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粗至精如
莊子曰古人明大道者先明理而道德次之至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
源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先致其
知此類是也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書

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夫未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
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後而利之〻利也利而後利之不
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入在始與善始
與善〻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
善〻亦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
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
道何以為信此類甚多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

之則文遠矣
類之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等語此類是
也或先數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則曰爾有
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代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重隊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
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而後復總之如
孔子言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
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〻爰居三不
智也此類是也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者有後事而斷以
盡事者如左氏傳曰欲載晉靈公厚斂雕墻必先
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其以
先言靈王為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邇言亦
先言舜其大知也與孟子欲言梁惠王以所不愛
及其所愛亦先言不仁哉梁惠王若此皆先斷以
起事也如左傳晉文公教民而用足言之曰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絳和戎樂卒言之
曰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皆後斷以盡
事也

載事之文有上下同目之法謂其事斷可書其人斷可美也如論語載孔子之美禹顏曰禹吾無間然矣而終之亦云曰賢哉回也而終之亦言又若戴禮之記文王曰文王之為世子至畢其言亦曰周公踐祚及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皆始終言之是其法也

載事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驪姬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不避重複一也家語載魯公索氏將

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而沒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而亡此不避重複二也

載言之文又有闕問若止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畧意寔周瞻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伯犂盖將也此至于問則屢稱何答則屢稱曰其文異又若樂記曰載賓年賈與孔子言皆拘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而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振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執圭入門鞠躬焉而恐失之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下皆發氣怡然再三舉足又趨鄉黨曰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若此之類是也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至子夏正此目人之體也揚雄曰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等語及班固作公孫

弘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之類為得之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為古文獨于此法尤加意如賀冊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盡記用者字蓋取考功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孰謂退之自作古哉用一類字不可偏舉采経子通用者志之可觸類而長

文章不難于巧而難于拙不難于曲而難于直不難于細而難于麄不難于華而難于質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清閑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而亡其國亂德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帰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陷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傳體前叙事後議論獨退之圬者王承福傳叙事議論相間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文字有反類尊題者蘇子瞻秋陽賦先説夏潦之

可憂却説秌陽之可喜絶妙若出文選諸人手若通篇説秋陽斬無餘味矣

文字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文不必對處意却着對

文字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也蘇文方者亦少惟上神宗萬言策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文字起句發意最好李斯逐客書起句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起句亦是此意但以下筆力差之

文章有短而轉摺氣長者韓退之送董召南序王介甫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者盧公西征記是也

文章貴相題廣狹晦菴先生諸　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人各二三十字盡其描画其平生無餘無欠所謂相題而施者也

凡作大文字須放開胸襟如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戶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禽獸昆蟲飛躍遊乎混瀣查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

故又放得此心廓然如太虛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如妍媸之在鑑如低昂之在衡决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于聖經之文可也今人動輒先立主意如辭賦論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强還就以自伸其説者是皆時文之陋習不可不戒

學文切不可學語且先明白正大十句百句只以一句貫穿意脉説得通處儘管説去説得反復竭

處自然住所謂行其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其
作文之大法也
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
可學譬如巧師塑木偶人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
其中無精神魂魄意思不能活動潑々底豈人也
哉然此須是讀詩一般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
好處則又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一筆草
可以化丈金身此自得之妙難以筆舌傳也
用字法
或法詩北山或燕々居息或盡悴事國或息偃在

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々劬勞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或耽飲酒或慘々畏咎或出入
諷議或靡事不為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歔或
吹或強或羸或隳又一法也
者法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又曰以
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
以胷鳴者莊子曰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
者咬者是其法也
之謂法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々知來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此類是也
謂之法繫辭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
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神凡經傳子史用此多矣不能悉載
之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
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
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又
一法

可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水可縣可量表記
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奉親可以盡年
為法說卦曰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
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
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必法考工記曰容谷必直陳義必正施膠必厚施
筋必數
不以法左氏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隱疾不以山

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法左氏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数
禮無復始無謀非德無記非義
而不法左氏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
而不携之類是也
其法繫辭曰其稱名也少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樂記曰其哀心感
者其聲焦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以緩此亦每
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為法祭統曰見事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之類

樂記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三年問翔回焉鳴號
焉蹢蹢焉踟蹰焉又一法也
于時法詩曰于時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
語：鄭康成曰時是也
實法詩曰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
好寔穎實栗
曾是法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
在服
侯法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
有若法書曰有若虢叔有若閎夭之類是也

未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之類是也
斯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斯咏：斯猶：斯舞
舞斯愠：斯戚：斯嘆：斯辟矣
於是乎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
庶于是乎生之類是也
有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云云樂師曰
有扳舞有明舞云云左氏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象有假之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等語又一法也
兮法荀子曰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兮其能敬

已也分：兮其有終始也猒：兮其能長久也樂
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昭：兮其用知之明也脩：
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兮其有文章也熙：兮
其樂人之臧也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則法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
然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然廣：然昭
昭然蕩：然
奚法莊子曰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去奚就奚樂
奚惡

而法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
膠之而塗之而宿之莊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
而顙抑然而伏義能又一法也
方且法莊子曰方且體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為諸便云云
似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云云似言風吹竅穴動作
也
乎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乎張也其虛而不
華也呴：乎其自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諳乎進
武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贅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悅乎忘其言也禮運曰洞
洞乎其敬也屬：乎其忠也勿：乎其欲享之也
莊子蓋廣其法而用之
廼法詩曰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
畝
以之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
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云云
足以法易曰體人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合義貞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
臨也等語又一法也

也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等語是也若雜卦一
篇全用也字又不可盡法
得其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得其象味得
其時樂得其節云云是也
以法大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云云周禮此
法極多今不備載
曰法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周禮凡次序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風
曰賦之類與洪範曰雨曰霽等語不言數者又一
法也大宗伯春見曰朝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一法也
得之法莊子曰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
以襲氣母等語是也
之法禮運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
以孝養之以義終之以仁
所以法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等語是
也
存乎法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是也
莫大乎法繫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等語是也
知所以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是也
矣法六目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等語是也
若板詩曰辭之輯矣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
相關

大抵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于蹈襲寔理之
所在不約而同也畧條于後則可推也詩曰禮儀
不愆何恤于人言左氏載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載公子重耳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有如白水似此者甚多皆不約
而同

駢儷變格

上　句或三字五字六字止于十一字
下　句或四字五字七字止于十字
諸書全句（近世多尚）
集經句（此三格然）
集卦名句（彖用亦贊）
散文句格
惟此至多當求諸尚書易繫辭左氏公穀曲禮檀弓
考工記國語國策莊騷史記前漢等書然初學力
未及此始取四書句格為例蓋圖日誦之便也

一字格
齊　戰　疾
十二字格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二字格
散文每句每段須使長短不齊凡耦最宜少用否
則成傳奇耳
君子固窮（四字）小人窮斯濫矣（六字）變上文格
二段格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此一句長）
而莫之知辟也（此句稍長一段）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此一句短）
而不能期月守也（此句又長二段）
三句格
為人謀而不忠乎（七字）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八字）
傳不習乎（四字此一句比之上二句變其格矣）
三段格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云云一段闔）
修身則道立（云云二段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云云 二段 復釋之矣

四句格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此一句比之上三句變其格者矣

四段格

故君子和而不流 一句 強哉矯 一段 中立而不倚 一句 強哉矯 二段 國有道不變塞焉 二句 強哉矯 三段 國無道至死不變 二句又無焉字 強哉矯 四段

五句格

為肥甘不足于口與 八字 輕煖不足于體與 七字 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 十字 聲音不足聽于耳與 八字 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 九字

五段格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云云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一段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二段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三段 此二段比之上一段下二段變其格矣 云云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四段 云云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五段

六句格

可欲之謂善 五字 有諸己之謂信 六字 充實之謂美 五字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九字 大而化之之謂聖 七字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九字

六段格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 一段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知乎 二段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 三段 時舉于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 四段 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五段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六段

七句格

惡似而非者 五字 惡莠恐其亂苗也 七字 惡佞恐其亂義也 七字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八字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八字 惡紫恐其亂朱也 七字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八字

輕句

人不可以無耻

重句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倒句
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 本在上而使在下
省句
河内凶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河東凶亦然 文不重出其義自明
祖意句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仭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乃論魯論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之意 用其意不用其詞
重意句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蓄意句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隱然見意
變意句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衍文句
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申言句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寓不盡之意

解字意句
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擬字句
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疊字句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干戈朕琴朕弤朕
重義字句
凶年飢歲
複用一字句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以一字為主不復游也
就用一字句
觚不觚 老吾老 賢其賢 字一義二
疊用雙字句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首用助語字句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疊用助語字句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女得人焉爾乎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叶音句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匹配句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似對而非對也

倒說句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詞是義非

施報句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前有一句其次別說數句又喚起前一句

曲折句
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頓挫句
況乎以不言人之招：賢人乎

錯綜句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提掇一字其義即殊

回護句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蓋子思出于殷之系生于周之時不敢肩其祖故于殷禮周禮之下變易言論之句

融化句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乃變易古禮男女不親授之句

掩映句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不彰言事之若何但以係事証也

結絕句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其意已明再以一句竭其意

駢儷句
之字句
於字句
而以二字句　每聯宜間用最忌疊下于數句之句惟釋老請疏法語有終篇不用者或用之亦宜少

散文句
亦取四書為例

敘一事法
直敘　舜往于田云云　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云云奚偽焉　先事後証

緩叙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云云惟舜為然云云此之謂大孝（先証後事）

詰叙　許子必種粟一章問難也

叙數事法

耦叙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云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云云必為政于天下矣（對其事也）

獨叙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止纂其要）

次叙　萬章曰敢問友云云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云云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云云貴貴

分叙　尊賢其義一也

君子有三樂云云一樂也云云二樂也云云三樂也云云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各冠其目）

隱叙　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不陳其目）

推源及流叙（自本說至末）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泝流及源叙（自末說至本）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紀一言法

直紀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先載其出復紀其言）

緩紀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先紀其言後載其出）

虛紀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載其出惟紀其言）

演紀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既紀其言中釋其義）

紀衆言法

耦紀　曾子曰云云子路曰云云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對紀其言）

次紀　成覸謂齊景公曰云云顏淵曰云云公明儀曰云云厥疾弗瘳

引授法

首引　康誥曰克明德此大學傳之首章首言也

以開其端

獨引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以一事為斷

詳引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復釋其義

虛引　孟子曰于傳有之

兼引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各斷其事

愽引　康誥曰云云楚書曰云云勇犯曰云云泰誓曰云云能惡人　不一而足

終引　滕文公為世子云云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比喻法

總喻　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章　以一事終始而言

略喻　君子不器　語簡義明

隱喻　而況于親炙之者乎　文雖晦而義則明

詳喻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歷言方見其義

直喻　吾豈匏瓜也哉　直述其事

詰喻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　似詰問之意

就喻　今以燕伐燕　上燕字以齊比燕也以彼喻彼

假喻　猶緣木而求魚也　素無此理但立此說

虛喻　有若無實若虛　既不取物亦不取事

引喻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換彼言以為證

耦喻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先比後証
取其類也

類喻　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
不一而足

愽喻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起語字法　專用于文句之上者

蓋　丨有之矣　抑丨丨亦可以為次矣

轉語字法　句之上中俱可用

且　丨以文王之德　見丨猶不得亟

苟　丨為無本　夫丨好善

況　丨無君子乎　而丨于王乎

豈 ｜謂是哉則｜徒齊民安
寧 ｜固　無｜死于二三子之手乎
或 ｜者不可乎　其｜繼周者
助語字法　句之上中倶可用
其 ｜斯之謂與　豈｜然乎
於 ｜我何哉　我則異｜是
則 ｜亦無有乎爾然｜從之者與
若 ｜夫為不善　以｜所為
乃 ｜所謂善也　無｜為佞乎
所 ｜謂故國者　夫有｜受之也

惟 ｜我與爾有是夫　其｜春秋乎
亦 ｜運而已矣　不｜可乎
誠 ｜如是也　是｜何心哉
謂 ｜夫莫之禁　斯｜之仁已乎
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則｜而已矣
非 ｜爾所及也　何使｜民
莫 ｜我知也夫　毋｜也
未 ｜之學也　吾｜之聞也
必 ｜也正名乎　今之成人者何｜然
直 ｜不百步耳　非｜為觀美也

猶 ｜其有四體也　視予｜父也
徒 ｜哺啜也　而豈｜哉
焉 ｜可誣也　人｜廋哉
惡 ｜乎宜乎　居｜在
奚 ｜其正　是｜足哉
曾 ｜是以為孝乎　爾何｜比予于是
宜 ｜若登天然　不亦｜乎
既 ｜庶矣　夫子｜聖矣乎
末 ｜之難矣　吾｜如之何也已
結語字法　句之中下倶可用

之　生而知｜者　使｜聞｜
乎　吾有知｜哉　豈其然｜
者　好謀而成｜也　不如好之｜
也　必｜聖乎　其從之｜
矣　命｜夫　盡心焉耳｜
焉　日月至｜而已矣　故士得已｜
哉　賢｜回也　沽之｜
歟　於予｜何誅　其回也｜
諸　其如示｜斯乎　山川其舍｜
云　友之｜乎　禮｜禮｜

爾　女得人焉丨乎　薄乎云丨
兮　鳳丨鳳丨
否　予所丨者　曰丨
通用字法　句之上中下俱可用
夫　丨如是　何莫學丨詩　吾已矣丨
然　丨則有間與　豈其丨乎　今之成人者何必丨
而　丨由人乎哉　如此丨已矣　已丨已丨
已　丨矣乎　如斯而丨乎　末由也丨
以　丨若所為　則何丨哉　視其所丨
如　丨斯而已乎　逝者丨斯夫　侃侃丨也

斯　丨已而已矣　逝者如丨夫　有美玉於丨
此　丨之謂也　仁者固如丨乎　今有璞玉於丨
是　丨則章子已矣　章子有一于丨乎　我則異于丨
何　丨為其莫知子也　于我丨有哉　非諸
侯而丨
可　丨謂明也已矣　何由知我丨也　如之何則丨
有　丨諸　末之丨也　何常師之丨
為　丨之猶賢乎已　人豈丨之哉　達之于其所丨

詩文軌範終

詩文軌範

廣衛　駿叔大編訂

詩源至論

余因問古今詩法先生曰夫詩權輿于擊壤康衢之謠演迤于卿雲南風之歌制作國風雅頌謂之經賦比興謂之緯風雅頌各有體作詩者必自先定是體于胸中而後作焉風之體如後世之歌謠采之民間而被之聲樂者也其言主于達事情通諷諭二南為風之始純乎美者也故謂之正風諸國之風兼美刺故謂之變風豳風則詩之正而事

之變故亦以屬于變風焉雅之體如後世之五七言古詩作于公卿大夫而用之朝會燕享者也其言主于述先德通下情事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成康以上之詩專于美故謂之正雅成康以後之詩兼美刺故謂之變雅變風變雅皆因正雅而附見焉頌之體如後世之古樂府作于公卿大夫而用之宗廟告于神明者也其言主于美盛告成功商頌周頌其正而魯頌則不當作而作比之風雅蓋亦變之類也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曰

引悲如蛩螿曰吟通俚俗曰謡委曲盡情曰曲覩於此言可以得風雅頌各有體之意矣然其言猶未盡者蓋詩有體有義有聲以體為主以義為用以聲為合體如今人慱詞必令之類俗制固殊音律亦異義之用則存乎其人爾自樂詩不傳得其體制失其音律是可惜也若其義則朱子之傳詳矣詩亡而離騷作亦國風之變也朱子註以屈原所作為首而附學騷者于後是亦夫子刪詩而附諸國風于二南之意自漢以來由騷之變而為賦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李陵蘇武始為五言

詩當時去古未遠故猶有三百篇之遺意也魏晋而降則世降而詩隨之故載于文選者詞浮靡而起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岳之氣不全而詩聲遂不復振爾劉禹錫有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歟其間獨陶淵明詩淡薄淵永夐出流俗蓋其情性然也後世獨稱陶韋柳為一家殆論其形而未論其神者也唐海宇一而文運興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塵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

而述綱常繫風教之作為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又其大成也昌黎後出厭晚唐留連光景之弊其詩又自為一體老泉所謂蒼然之色淵然之光者是也唐人以詩取士故詩莫盛于唐然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思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李長吉白樂天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高適浦岑賈許姚鄭張孟之徒亦皆各自為體不可強而同也自五星聚奎而啟宋之文治歐蘇王黃

出其文章之餘猶足以名世后山簡齋亦其傑者也然宋詩比唐氣象夐别今以宋唐詩雜比而觀之雖平生所未讀者亦可辨其孰為唐孰為宋也蓋唐人以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于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主于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然達性情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國風之變固未易以優劣也詩至宋南渡末而弊又甚焉高者剥削矜持太過卑者摸倣掇拾爲奇深者鈎玄撮恠至不可解淺者杜撰張皇有若優俳至此而古人作詩之意泯矣然陷溺其中者方以能詩自負

見有深于理如晦翁之作者則指之曰此儒者詩
也見有淺理如誠齋之作者則指之曰此俗學詩
也吁是豈徒不知詩哉尤不足以知誠齋晦翁矣
蓋晦翁如悉民懿戒諸作不害二雅之正誠齋之
詩如竹枝款乃之作不害其為國風之餘也如劉
靜修吳草廬姚牧菴盧踈齋元復初趙子昂諸先
達因已世矣大德中有臨江德机范先生獨能以
其清拔之才卓異之識始師李杜以上遡三百篇
其在京師也與伯生虞公仲弘楊公曼碩揭公諸
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而詩學丕變范先

生之功為多揭公語人曰近年詩流善評論者無
如劉會孟能賦者僅見范德機豫章熊雪樓謂予
曰范公之詩如絕色婦人淨洗脂粉與人鬪妍故
無有及者渝川周靜之謂予曰范公殘稿不愧古
人故其詞翰亦不愧古人要皆自胸中流出不可
强學而能也是可以觀公論矣吾嘗親承范先生
之教曰詩貴乎實而已矣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
情如傳神寫照各盡狀態自不致有重複套襲之
患又曰詩能不去家數不失法度雖踈拙不為害
也不然則不好秖大繆爾又曰作詩作文係其人

之所養如何古人所以不可及者只是養得好又
曰吾平生作稿成讀之不似古人即焚之改作令
人詩尚險詐得意處自謂殆過古人噫使詩而可
險詐求工則古人先為之矣又問作詩下手處先
生曰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
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
律詩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
聯是合古詩長律亦以此法求之三百篇如周南
關雎則以第一章為起承第二章為轉第三章為
合葛覃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

轉合卷耳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第三為承第四
章為轉合樛木螽斯桃夭兎罝芣苢漢廣則每章
四句自為起承轉合汝墳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
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麟之趾則每章以第一句
為起第二句為轉合其他詩或長短不齊者亦以
此法求之古之作者其用意雖未必盡爾然文者
理勢之自然正不能不爾也但後世風俗流訛故
心聲之發自不能與古人合爾大抵起處要平直
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起處戒陟
頓承處戒迫促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起處必

欲究兀則承處必不優柔轉處必不至窘束合處必不至匱竭矣又以一詩論之須要有賦有興有比或興而兼比多以興比重複置之章首長律則轉處或有再轉三轉方合者若三十四十韻以上則先須布置語意不可錯陳絶句則當先得後句律詩則當先得中四句律詩固以對偶為工然得意處則意對而語不對亦可長篇古體則參差中而出整齊語尤見學力最戒似對不對但涉江湖閙熱語便卻俗但用閑字無法即軟弱軟弱猶易療鄙俗最難醫詩法雖不盡此然大要亦不外此

至若升降開合出沒變化之妙又在自得非言能喻也法度既立須熟讀三百篇而化以李杜然後旁及諸家而詩學成矣余因誦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望詩又誦太白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予天津橋南酒楼一詩因曰往時看此等起處皆恠其朴陋今以起處要平直之說求之方知平生論詩未及此也先生曰然二詩起得有法故下面轉處自有無限變化然詩有正有變如子美惜春詩云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起處似甚突兀然通篇意是惜春起處正合如此

乃痛快語而非陡頓語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上句承上下句起下甚得春容之體第三聯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荒塚卧麒麟就情景中寓感慨意政得轉處變化之法結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若非第七句沉着渊永則第八句便有斷送之患矣又如送王郎中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起處亦甚突兀然意卻平直大概只是說王郎有雄豪之才爾與今人尚險詐者不同下面承兩句云豫章翻風白日連鯨魚拔浪滄溟開此是中說

才字意便春容整齊若不如此即非典雅之作亦接上兩句不位且脱佩劍休徘徊以下三句是轉力量已深匀稱又就情景上再轉云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卻以眼中之人吾老矣一句結之七字而含無限意勢如截奔馬此又詩法之變而不離乎正也又若太白詩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吾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又云登天莫乘龍登山莫騎虎又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或以興為起或以比為起一皆不踰此法未可以出口成文視之也余因誦子美醉歌行贈公安

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詩云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風霜凍七澤烏蠻落照啣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因曰此詩法度與贈王郎可直詩無一不合先生曰然不特詩也離騷古賦莫不皆然屈原班固用此法唐宋諸賢亦未能外是法者如歐公秋聲坡公赤壁等賦已極變化而起承轉合截然不亂又不専騷與賦也凡為文章何

莫不由斯道也因誦范先生和鄧善之詩云袞衣持節江之東騎鯨再上蓬萊宮蓬萊仙人歌白鶴聲落五湖烟雨中世間爵祿不易致何獨去就如飄風朝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誼資發蒙論事廟堂集耆古啟口虛讓前諸公閉門授書古都市四葦冠蓋方隆ゝ我生ゝ長在窮谷耶有文字爭人雄繆蒙引聱百僚上負祿府署慚無功一別十年還有五昔者少壯今成翁誰知複客七閩下陋二千里來詩筒羸軀頓醒癉癘悪類以慰此心忡ゝ越王城南浪自白越王城西花自紅曰此以興合

者也復誦伯生虞先生三鳳行贈海東之還江南詩云海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胞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冲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海東之文五色雲見者眩晃皆眵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東書江上歸見親君子之樂ゝ最真君不見匡廬之山崷崒而嵯峩左界豫章諸川滙為蠡鄱其陰浩ゝ源導岷経潛ゝ池山氣東欝不得去上衝為紫蓋直與天相摩為雲覆八極為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蓋未可量也偶ゝ

爾ゝ小ゝ揺ゝ奈ゝ爾ゝ何ゝ曰此以比興為轉者也又誦仲弘楊先生寄友人詩云聞君官游處正值洞庭河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舟帆通漢沔風物覽衡巫天下文章弊非公孰起予此以興為承賦為轉者也又誦揭曼碩先生贈徐雲章詩云垂雲厲鷲風萬里摩高圜蟠泥鼓巨浪豈顧九重淵毛生入楚庭脫穎俄頃間繫ゝ徐公子長咲起丘樊朝辭豫章臺暮過匡廬山大帆割鸚鵡極目空波瀾黃鶴綠袍仙吹笙紫霞端相顧一笑粲青春滿南天黃金築高臺更覽郭隗賢聯翩樂極

華相逐入幽燕平明九門開劍氣如雲烟豈無一字荐傾倒平生言東風杏花開待我蘇門前曰此以比興為起者也以上四先生當詩人故舉其四詩為九例其他或有通首皆賦而無比興者在風雅頌亦有其例但更難作耳余復問曰周伯弜所編唐三体詩以虛實二字為例若中早春游望詩與經廢寶慶寺詩中四句皆景物與似興賦比承轉之說不合何耶先生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兩句是早春于六義屬賦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兩句是早春景物于六義屬興池晴龜出曝

松暝鶴飛回兩句于六義屬興古砌碑橫草陰廊畫襍苔兩句是說人事于六義屬賦伯弜以四實概論之其說踈矣余曰若杜詩五七言絕句有四句皆對者又何如先生曰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四句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四句自有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共貫也余又問曰古詩徑叙情寔去三百篇為近律詩牽于對偶聲律去三百篇為遠其亦有優劣也耶先生曰此詩體之正變

也自選體以上皆純乎正唐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之詩猶正者多而變者少杜子美韓退之以來則正變相半變體雖不如正體之自然而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有如子美近體佳處全無古人亦何患于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隨意所欲亦何成家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如杜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第一句遲日江山麗是中庸天地位之意第二句春風花草香是中庸萬物育之意起承處可為平直而春容矣第三句四句是直言萬物

育之意然泥融飛燕子是言物之動者得其所也沙暖睡鴛鴦是言物之靜者得其所也轉合處可謂變化囦永而升降開合之者見矣作者用心之苦如此而讀者容易看過殊不覺也曰或謂少用助語字多則為儒者詩而非詩人詩也此說如何先生曰國風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大雅曰一者之來俾我秪也與賡歌之哉字卿雲歌之兮字相似太白又云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少陵又云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昌黎有曰忽忽乎不知余生之為樂也卒皆如

此大抵詩者所以道性情隨所欲言無不可者若以此為拘忌不其固哉或曰詩大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矣朱子之傳亦曰後世雖有作者孰能加于此乎嘗謂詩者發于人之情性千萬世猶一日也豈刪後所能限耶先生曰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皆周公所定樂歌也夫當教化純被之餘文明極盛之運作者之情性既概極其正矣又得周公大聖為刪潤焉故皆盡善盡美而不可復如邵子所謂刪後者蓋兼指周公

刪潤之詩言之非專指夫子三百篇之刪定也朱子所謂後世不能復加者蓋指風雅之正與周頌言之非謂變風變雅魯頌也大樸既散風氣日開王化不明人心不古後之作者其性情既非古人又不得周公孔子為之刪潤表章則詩之不逮古人而何疑耶郝伯常有言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而追三代矧其下者乎于是近世又儘為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恠賞杜牧之警趍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為温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〻隱〻啅噪喧聒八句一絕

競自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〻啞〻位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方牛鬼蛇神劍戟綺綉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釘鏈排比以為工驚嚇喝喊以為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矣又焉知三代性情風雅之作哉草廬吳先生感興詩亦云周詩三百篇離騷三十有五自從蘇李來萬變不復古皆謂是也余又見前輩謂人之工于字工于画者皆為玩物喪志與嵇康之鍛阮孚之蠟屐同為費精神于世無補今

之工詩得無類此耶先生曰夫子刪詩列于六經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推之從政專對而無不可者其所關亦大矣若作者能以思無邪存心而不墮于奇恠浮靡之失則因聖人之所不棄也其或于正教正學漫不知講而惟詩是務則志荒之罪亦固不得辭而其人其詩亦可知矣如德機危先生感秋詩云蒼山秋意長池舘靜如閟雨過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羲皇世已遠雅頌日凋弊舉手過類波誰識作者意鳥啼魯東門泗水不染

袂後出三千年直可肩聖知機關係風化訶語特
細事月令閑虛簾坐夢太古帝揚眉潤玉色畫發
養生秘勿謂學仙難此道可立致覩于此詩意義
深遠學者可不知所感而審所趨哉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
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
支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
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
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

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
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
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
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
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
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非僭也辯之非
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也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
也若以為不然則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
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

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
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
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
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宋朝蘇黃以下
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
猶于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
不可救藥終不悟也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
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
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
之不正也故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
又曰見過于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
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須先熟讀楚詞
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
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
籍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
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
乃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
謂之頓門謂之单刀直入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盖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来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

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駡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宋初之詩尚沿襲唐王黄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隠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内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

豈盛唐之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説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其唱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于是耳得非道之重不幸也故予不自量度輙定詩之宗旨且借禅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體偹也雖獲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

許具一隻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五言絶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唐人今人矣○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狐外道鬼窟中○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

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
理而病于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
無迹可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晋以
還方有佳句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
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謝靈運之詩
無一篇不佳○黄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
高古有建安風骨○晋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
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顔不

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顔非也○建安之作
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
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謝朓之詩已有全
篇是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為
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絶似晚唐者權
德輿之詩却有絶似盛唐者德輿或有似韋蘇州
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最為下○馬
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吕温亦勝諸人○李
瀕不全是晚唐閒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
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大曆以後

吾所深取者李長吉劉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
李益耳○大曆以後劉夢得之絶句張籍王建之
樂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
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
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
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别等子美不
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
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
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詩憲章漢魏
而取則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

成者也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材豪
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
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李杜數
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虫吟草
閒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
詞長吉鬼仙之詞○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
閒自欠此體不得○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
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
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
夫子哀詩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妙

九歌九歌哀郢九妙〇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〇讀騷之久方識直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方識離騷否則如戛釜撞瓮耳〇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〇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〇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〇集句惟荊公最長〇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〇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

左思擬郭璞似郭璞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〇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于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〇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于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〇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〇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〇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為第一〇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

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〇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令人觀之心以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如此論之也〇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〇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

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〇天厨禁臠謂平頭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謂話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〇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伊尹負鼎于湯效

以代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亚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

詩法

夫詩之為法也其有説焉賦比興者詩之制作法也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有主意在上一句下則貼承一句而後方發出其意者有直起一句而主意在下一句而就發其意者有雙起兩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意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詩之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沉着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忌有五曰俗體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大抵詩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遠曰結句要不着跡曰承句要渾健曰下字有金石聲曰上下相連曰首尾相應曰轉摺要不着力曰占地步要闊蓋首兩句先須闊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至矣地步狹譬猶無根之潦可立而待其竭也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且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士以講明之若今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取之左右逢其源也苟或不然則吾見能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而欲行者少不仆矣乎于詩之一事用工二十餘年乃會衆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未敢望其所似焉

大凡作詩有語忌有語病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擧止收拾貴在出場○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脱灑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趂貼○語忌直意忌淺詠忌露味忌短意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

人結果若南人便非本色○○須參活句勿參死句○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崖○律詩難于古詩絶句難于八句五言律詩難于七言律詩五言絶句難于七言絶句○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横信手拈頭頭是道矣○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于旁門小法○辯家數如辯蒼白方可言詩○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

以時而名者則有

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黄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晋年號左思潘岳二陸二張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顔鮑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齊朝諸公之詩

唐初體 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 唐年號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唐年號元白諸公之詩

晚唐體 元和以後之詩

宋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 宋年號蘇黄陳諸公之詩

江西宗派體 山谷為之宗

以代而名者則有

兩漢魏晋體 兼三國言之

齊梁體 通兩朝言之

南北朝體 通魏周言之

六朝體 通南北朝及隋言之

以人而名者則有

蘇李體 漢人蘇武李陵

嵇阮體 晋人嵇康阮籍

曹劉體 魏人子建公幹也

陶謝體 晋陶淵明宋謝靈運也

徐庾體 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 佺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也

陰何體梁人陰鏗何遜也

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唐杜子美也

謫仙體唐李太白也

高達夫體常侍適也

浩然體孟

岑嘉州體岑參也

昌黎體文公退之也

子厚體柳

王右丞體王維也

韋蘇州體

李長吉體

杜牧之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也

盧仝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韓偓體

許渾體

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島也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劉叉體

溫飛卿體

東坡體子瞻也

山谷體黃庭堅也

康節體邵雍也

歐陽體六一居士永叔也

劉子成體

晦菴體文公先生

后山體陳也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自體耳

荊公體王也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也

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小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後本絕句于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也

子昂體元人趙松雪也

靜脩體劉也

仲弘體楊也

德機體范也

伯生體 虞也

曼碩體 揭也

右前體以人而言也在南宋如劉屏山朱晦菴劉後村魏菊庄真西山趙章泉謝疊山文文山諸公各成一體至元如趙文敏公及虞楊揭范與夫吳中四傑之作又各自為一體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體制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

栢梁體 漢武帝造栢梁臺與群臣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栢梁體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

西崑體 起于李商隱溫庭筠及楊柳韓公之作

香奩體 起于韓偓之有裾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始梁簡文帝傷于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制不一然大概不出此體

禁體 如咏雪詩禁用粉白黛綠之語起于宋

有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例于此也

有一字至十字 文與可詠竹詩是也

有三句之歌 漢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 荊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童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綠白馬壽陽求皆一句也

有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

有樂府 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于絃歌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 屈原以下效楚詞作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 古詩流之絃歌之詞也有水仙辛德源所作別鵾操高陵牧子所作矣

有謠 沈烱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

曰吟 古詞有攏頭吟孔明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引 古曲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弄 古樂府南弄

曰諷 魏

曰長 調

曰短 調

曰詞 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詠 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義有群鶡詠

曰曲 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鳥栖曲

曰篇 選有明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 魏明帝有出氣唱

曰章

曰題

有三五六言者 晉傅休鴻鴈生塞北之詩是也

有三五七言者 隋鄭世翼有此詩

有九言者 中半和尚咏梅詩

有三句七言一句九言者 隋人有應詔詩多此體

有自三言起以漸加至四五六言而終七言者 隋鄭世翼有此體

有雜言者 鄭世翼及唐名家有此體

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

以哀名者 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 文選有四怨樂府獨處怨

以愁名者 古詞寒夜愁有王堦愁

以思名者 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 齊武帝有估家樂宋臧質有估城樂

以別名者 子美有元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 東城經字韵詩是也

有全篇皆平聲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鮮有一句平一句仄者

有全篇皆仄聲者 梅舜俞寄晏元獻公詩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四六八句押平韻唐章有此體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 文選任彥升哭范僕射三用情字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 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傍取六七許韻者 韓愈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几雜用東冬江陽庚青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韵則故旁入他韵非也此乃用古韻耳于集韵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 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 少陵有古韵律詩曰白樂天亦有之而王黃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詩

有律詩止三韻者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州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少陵多此體詳見聯珠格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 盛唐諸公有此體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黃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 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帷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律詩折腰者

有擬古 如陸士衡擬行行重行行之類

有聯句 韓愈城南聯句是也

有集句 湊集前人詩句成篇唐豨四體

有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探題

有分韻 人各分一韻唐宋已有之

有次韻 依元唱之詩逐一次其韻不和意

有倒插韻

有平仄各押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協韻

有借韻 如押七之韻可借六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用古韻選詩多如此

有今韻 即今之唐韻

有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惟從句法之順謂之往體

有今律 拘以聲律之嚴曰近詩又謂之近體

有十字對 劉昚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字句 常建一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詩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己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

有借對 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借楊對雞也

有就對 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

有當對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是也

有蹉對 詳見後蹉對法

論雜體則有

風人 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詳見第二卷

迴文 起于竇滔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雜合 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輕重其體制亦古詳見第二卷

四聲 唐皮日休苦雨中作四聲詩寄陸魯望是也詳見第二卷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解隱辟語也

盤中 王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竹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反覆 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

建除 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十二字

五雜組 見樂府

兩頭纖纖 見樂府

字謎 鮑照有此詩每句包一字

人名 如唐權德輿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之篇

卦名

數名 鮑照有此詩句內明用一二三四等十字

藥名 如唐張籍黃葉霜前半夏枝之句

州名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藏頭　歇後等體皆以詩
為戲無足取法近世李公詩格泛而不俗惠洪天
廚禁臠最為誤人
愚按衆體所傳非一時所作非一人千變萬殊使
人無所適從自蘇黄變體以來學者所當宗者以
古選而言則晉之陶靖節唐之韋蘇州柳柳州宋
之紫陽朱夫子數公之傑出千古其蕭散冲淡之
氣尤非諸子所及其絶句律詩排律古樂府古風
長短歌所當宗者唯杜子美之沉雄渾厚李太白
之清新俊逸由唐以來未能或之先也學者果以

數公為法其庶乎作者之上從得中耶夫詩之諸
體雖不同其所同者要在明大體而已今録古人
明體法于後云

五言絶句宜言絶而意有餘
七言絶句宜意絶而言不足
五言律詩宜清而遠必拘音律
七言律詩宜壯而健時用拘律
五言古詩宜清婉而意有餘
七言古詩宜峭絶而言不悉
五言長篇宜富而贍
七言長篇宜富而麗
歌宜通暢瀏亮讀之使人興起
行宜快直詳盡
吟宜沉潜細咏讀之使人思怨
謡宜隱蓄近俗
曲宜委曲諧韵
引宜引而不發
樂府宜喜怒哀樂各極其情而範之以正理
騷宜精神痛切各極其情
辭宜古雅諧韵

唐釋皎然辯詩體十九字

逸　體格閑放曰逸　高　風韵暢切曰高
貞　放辭正直曰貞　忠　危而不變曰忠
節　持操不改曰節　志　立性不放曰志
氣　風情耿介曰氣　情　緣境不盡曰情
思　意多含蓄曰思　德　詞温而正曰德
誠　檢束防閑曰誠　閑　性情踈野曰閑
達　心跡曠誕曰達　悲　傷甚曰悲
怨　詞理悽切曰怨　意　立言曰意
力　體裁勁健曰力　靜　如謝朓魚戲鳥散

遠　如王維送晁監還日本詩云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鯨眼射波紅

右十九字先儒趙瞑謙謂求製作無以加矣要其歸不出情與景而已夫情兼景者為上偏到次之兼者如杜子美秋夜憶舍弟詩云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情到者如張蠙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是也景到者如謝朓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是也此類不一要在學者辨而思之優游涵泳久之自悟其體耳

詩格總說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按徐陵云陪游馺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義不同不為重複此為傍犯如九歌云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裡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江左格

起聯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特精到謂之骨含蘇李體如杜甫卜居詩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蜂腰格

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及頸聯方對偶分明謂之蜂腰格言若已斷而復續也如賈島下第詩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

杏園啼百舌雜醉在花傍淚落故人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偷春格

其法頷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謂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如杜甫寒食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折腰格

謂中失粘而意不斷如杜甫詩所云竹裡行厨洗

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聯珠格

全篇俱對如杜甫九日詩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豈登江上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嘯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詩瓢格

四聯字眼俱失粘及八句皆仄入又謂之八句仄入格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藁撚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于江曰玆文茍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杯酒老夫顏亦紅

進退格

鄭谷與僧齊己黄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

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如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為之哉

轆轤格

其韻雙出雙入故謂之轆轤韻格也如李商隱游

桐栢觀詩云展齒印苔痕登臨眼倍明早寒欺酒
力野氣助秋清琴調靜中趣樵歌醉裡聞鍊形非
所鮮聊足遠紛紜
葫蘆格
其韻先二後四謂前韻少後韻多故名葫蘆韻格
也
漏底格
末句出韻如常應物詩云松逕益清寒襟懷重灑
然山川自今古風雨隔九仙丹藥雙九轉黃梁一
覺眠漁郎回首處愁滿武陵源

隅句格
破題與頷聯便作隅句對若施之于賦則曰幾思
靜話對夜雨之禪床未得重逢照秋燈于影室也
鄭谷予僧詩云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牀未得重
相見秋燈影照堂孤雲終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遶
長松榻遙聞一炷香
首尾吟格
如邵堯夫詩云堯夫非是愛吟詩祗是堯夫可嘆
時國有命焉剛不信是夫人也果能欺才高正被
聰明使身貴方為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
非是愛吟詩
五言排律格
王摩詰游感化寺詩云翡翠香烟合琉璃寶殿平
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
聲瓊峰當户拆金澗透林鳴郢路雲端迥秦川雨
外晴猿王啣果獻鹿女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
宿化城遶籬生野蕨空舘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
蔬綠芋羹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
七言排律格
王仲初寄賀田侍中功成詩云使回高品滿城傳

親見沂公在陣前百里旂旛衝即斷兩重衣甲射
皆穿探知點檢兵應怯算得新移柵未堅營被數
驚乘勢破將經頻敗遂生全寄招殘寇防人覺遙
斬元兇恐自專首讓諸軍無敢近功歸部曲不爭
先開通州縣斜連海交割山川直到燕戰馬散驅
還逐草肉牛齊敗却耕田府中獨拜將軍貴門下
兼分宰相權唐史上頭功第一春風雙佩好朝天
五平格
陸龜蒙夏日閑居詩荒池菰蒲深閑堦莓苔平江
邊松篁多人家簾櫳清為書淩遺編調絃夸新聲

求惟雖殊途探幽聊怡情

五側格

晏元献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平側各押韻格

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

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我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筭鴟夷高興固無邊

律詩側韻格

如李太白姑熟溪詩云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漾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岸查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

律詩不對格

如孟浩然訪天台詩云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律詩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浩然此詩是也又李太白夜泊牛渚懷古詩云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五句法

此格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如曲江蕭條秋氣高芰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又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烈梢林莽比屋豪華

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六句法

此法但可放言遣興不可寄贈杜子美云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不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又黃山谷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樽對古人

七句法

如杜少陵苦寒詩云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昆侖天關凍應折玄猿

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青泥補地裂

促句法

止于兩疊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側聲皆可如江南秋色推煩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帰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蘆花如雪灑扁舟正是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生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

平頭換韻法

東坡作太白賛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

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矧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一韻七句方換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雙殺雙殺者不得此法也

促句換韻法

魯直觀伯時画馬詩云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宮燭淚縱横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遨令人瘦貧馬百莭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謂之促句換韵其法三句一換韵三疊甚新人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為鄙句云青玻瑩長空爛銀盤挂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在發興新浮蛆瑛瑛拋青春不妨舉酸成三人

拗句法

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樽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

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蝇瞅糧門巷火新改桑柘田園春向分忽　乘舟去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于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于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黄甘猶自青外江三峽且接斗酒新詩終日疎負盐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變也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四實體

四實者頷頸二聯皆詠題中事實故曰四寔按伯弜曰四實者中四句皆用景物而實也開元天寶之間此體尤多蓋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然雖以實景鋪叙其間而無堆積窒塞之病今取唐人晚至華陰詩以為准的將示初學熟玩味之詞意瞭然其詩曰臘盡促歸心行人及華陰雲霞仙掌出松栢古祠深野渡氷生岸寒川燒隔林温泉看漸近宮樹晚沉沉是詩其中四句字字皆是晚至華陰之寔景物耳

四虛體

四虛者頷頸二聯亦詠題中之事而情性化景物以實為虛故曰四虛耳按伯弜曰四虛者謂中四句皆用情思而虛也不以虛為虛而以寔為虛化景物為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畧無凝滞此其難也元和以來用此體者亦多骨格雖存而氣象頓殊向後則偏於枯瘠流于輕俗而不足採學者唯當倣前四虛體而作之庶免病矣今附唐人四虛新年作詩云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已似長沙傅從今又幾年此則化景為情思以寔為虛可見矣

前虛後實體

前虛謂頷聯用情思後寔謂頸聯用景物故謂之前虛後寔也按伯弜曰虛則態度諧遠寔則氣勢雄健前輕後重劑量適均而無窒塞輕俗之患大中以後多尚此體然終不及前兩體之渾厚淳正焉今附唐人酧暢當詩于後云同游漆沮後已是十年餘幾度曾相夢何時定得書月高城影盡霜重柳條疎且對樽中酒千般想未如味此詩則前情思後景物而虛實瞭然矣

前實後虛體

前實謂頷聯詠景物後虛謂頸聯言情性故謂之前寔後虛耳按伯弜曰前寔後虛則前重後輕易流于弱也自唐初至唐末此體用之尤多今附唐人秋夜獨坐詩云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木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讀其詩則體製自曉矣

七言近體九二十首

四實

伯弜曰其說在五言但造句差長微有分別七字當為一串不可以五言泛加兩字最難飽滿易疎弱而前後多不相應自唐人中工此者亦有數焉可見其難矣

金陵懷古　許渾字用晦潤州人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

玉樹後庭花即雞冠花也陳後主與狎客江總陳瑄等及諸妃嬪女游宴作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歌詞艷麗極于輕薄男女唱和景陽宮中樓名也蓋謂第一句謂隋并陳南朝至此而滅故曰王氣終第二句言後主與張妃就擒于景陽故曰戍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

楸梓屬通志曰梓與楸相似陸機謂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齊民要術謂白色有角曰梓無子為楸梓與楸有異生子不生角梧桐有四種青桐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白梧與岡梧無異惟白桐有花子二月花舒黃紫色色又頳桐夏花紅如火禾嘉穀也黍說文禾屬黍有二種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糯也又秬黑黍也穈亦黍也南方之穀黍大抵似稷故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為黍穄六代謂吳東晉宋齊梁陳也上句言楸梧之遠近者皆千官之塚墓在焉下句言禾黍之高低者乃六代宮闕之遺址也誦之豈不悽然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

六帖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翔如真燕風雨止還為石南越志云江豚似猪居水中舟人以為風雨之候上句言山中一物之奇下句言江中一物之奇

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曾景建曰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似洛中此結句謂六代君臣豪華已盡惟存者但見青山耳

和樂天早春見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

雨香雲淡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棹歌

此二句言早春之景以寓其微意焉

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東面受風多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諼與萱同本草云一名紫萱一名鹿葱玩之可以忘憂佩之可以宜男時微之以李賞之謗自同州移浙東樂天守杭在北詩意以北萱喻樂天之可忘憂以東柳喻己之受侮不少也

湖添水色消殘雪江送潮頭湧漫波

上句應起聯第一句下句應起聯第二句喻己之一事纔散而一事復作猶春雪既消而春波又湧矣

同受新年不同賞無由縮地欲如何

神仙傳壺公遺費長房一符能縮地脉此結句言己與樂天雖同受新年之景不能同享新年之樂恨無壺公之術縮地脉以避其謗則如之何哉

送人之嶺南　李郢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

交州屬嶺南古百粤地即今廣州南海蒼梧欝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皆屬焉人生離别之際當歲晏天寒之日寧不黯然而銷魂哉此詩第二句歲晏憐君走馬遊情見于辭豈虚語也

謝氏海邊逢素女 一本作姹女

發蒙記云福州人謝端忽于海邊得一大螺歸藏瓮中端每耕作回飯飲如人所為端疑之早出從外窺之見一女從瓮中出端入問汝何人女答曰我漢中白水素女天帝憐卿孤償使我炊烹君娶婦後我自當去後一日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越王潭上見青牛

越王即南越趙佗也廣州北有越王潭仙人多騎青牛潭中有潛牛似魚龍上岸與牛鬭南越志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為舡以童男女三十牽之既而人舡俱墮于潭時聞附舡有唱喚

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回與舡俱蓋神靈之所致也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嵩臺月照啼猿樹

南越志高要有竦石廣六十餘丈高二百仞時人謂之嵩臺

石室烟涵古桂秋

南越志高要石室南北二門狀若人功所為意者神仙之都也

回望長安五千里剌桐花下莫淹留

西都賦志秦地跨梁雍二州漢興立都稱長安言

可安子孫也唐亦都長安屬關內道京兆府大元屬陝西東路晉安海物異名記刺桐花枝幹有刺花附枝而生側敷如掌形若金鳳葉如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繁茂不如福建桐州城外止有四三株未嘗見花反以名郡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曙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

漢劉氏有天下之號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都長安在位廿三年壽終四十八歲神仙傳河上公授帝老子而去失所在帝于長安西山築臺望之名

曰仙臺唐崔曙與劉明府九日同登此臺正值曙色正開明天光淨瑩莫不歡欣鼓舞而詩興浩然而生遂作是詩以呈之

三晉雲山皆北向

晉本唐國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即太原晉陽中山之地堯始都此詩所謂晉也而謂之唐有堯之遺風焉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改為晉趙非子之後至叔常事晉為大夫又至列侯分晉地而為諸侯魏畢公之後至万侯事晉為大夫又至文侯分晉地而為諸侯定公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趙氏籍魏氏斯韓氏虔並強共分晉地故曰三晉

二陵風雨自東來

按春秋傳僖三十二年秦伐鄭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之地也地輿廣記曰殽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

關門令尹誰能識

關令尹名喜字公度蜀之青城人母嘗晝寢夢天降綉流遶其身乃主其家陸地生蓮花後為函谷

關令尹神仙傳老子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母孕八十一歲乃生從母左腋而出指李為姓此蓋本于葛玄之論然恐非也按氏族書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後理徵得罪于紂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以全遂改姓李而李氏亦非老子始也道家八十一化書又謂李靈飛得修生之道其妻尹氏寔生老子亦不足信切按李延壽自序周時有李乾娶益壽氏女嬰敷而生耳字伯陽即老子也延壽史臣其所書皆有據依經不誣耳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所出度世之法嘗乘青

牛薄板車徐甲為御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先望見紫氣又占風而知有神仙過乃勅門吏曰見非常人者勿聽度關一日老子從東來吏白之喜曰道今來矣遂出迎拜授以道德五千餘言及鍊氣內修吐納之道三宫正一之法

河上仙翁去不回

神仙傳河上公不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庵于河上帝讀老子有不解還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帝幸其庵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躍冉冉在空去地數丈曰

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

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晉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號靖節潯陽柴桑人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起為彭澤令性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以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而去常于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獨坐其側悵望久之忽有江州太守王弘遣白衣人送酒至遂醉而歸此詩尾聯以比劉明府也

黃陵廟

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

小孤山在江州彭澤縣古傳大孤山小孤山後人誤以為大姑小姑但此詩小孤洲即非小孤山按詩話總龜載小孤洲作小哀洲又詩話引湘中故事大哀洲在湘陰縣西三十里圖經云昔舜南狩二妃尋至此而聞舜葬于九疑然既有大哀洲必有小哀洲二女堯女娥皇女英舜二妃也明粧共儼然者言二妃形容如昨但少氣脉耳

野廟向江春寂寂

野廟即黃陵廟以祀舜二妃也長曰娥皇為正妃故曰湘君次曰女英降為湘夫人故曰湘夫人廟在岳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也

古碑無字草芊芊

黃陵廟庭中舊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昇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騐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昇立者詳見韓昌黎黃陵廟碑也

東風近墓吹芳芷

郡國志曰舜墓在女英峯下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落日深山哭杜鵑

蜀王本紀曰杜宇一名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子蜀成都時荊州人鱉令死其屍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遂以為相號曰開明而有大功望帝以禅位焉後望帝死魄化為鳥名曰杜鵑深春乃有聲其聲哀怨思歸樂都不同也

猶似含嚬望巡狩

舜南巡而死葬於蒼梧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成班皆溺死于沅湘以為神又按太史公曰舜南巡狩死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之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地為葬所耳太史公遍歷天下名山大川必有所據當從史記及山海經

九疑如黛隔湘川

九疑山圖經記曰通州寧遠縣南六十里有九峰一曰簫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廻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詩意謂九峯之碧如二女眉黛之嚬也

四虛

伯弜曰其說在五言然比于五言終是稍近于寔而不全虛蓋句長而全虛則恐流于柔弱要須于景物之中而情思通貫斯為得矣

隋宮　　李商隱懷州河內人

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

司馬相如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唐人諱淵改曰泉義山用之蓋隋都關中鎖烟霞者言煬帝棄國南游而宮殿空鎖于烟霞矣蕪城揚州也古邗溝城漢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煬帝大業元年御龍舟行幸欲還都於此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唐儉傳唐高祖嘗召儉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矣又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矣玉璽印也皇帝之璽九六皆玉為之隋煬帝造龍舟施錦帆于舟上以幸江都詩意謂使隋之神器不為太宗所取則煬

帝游幸應到天涯豈止江都而已矣

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禮記月令腐草為螢爾雅云螢火一名即炤本草云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傳曰螢載火而寒一名挾火一名夜火一名宵燭○煬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山谷大業元年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自山陽至揚子江旁皆築御道樹以榆楊煬帝游廣陵時恍惚見陳後主献詩云兩堤人送客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表榆梢有暮鴉此詩言無螢火有暮鴉者謂虐燄雖

滅惡聲猶在也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大業拾遺云煬帝游雞臺恍惚與陳後主遇戴黃紗幘綽袖裙舞女數十侍左右一人迥美帝目之後主曰此張麗華以緑紋螺斟紅梁醞共飲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見韓擒虎領數騎直來衝入曰始謂殿下治在尭舜之上今日還此逸游曩日何見罪之深耶帝叱之不復有所覩此末聯謂煬帝既弑葬呉公臺下若遇陳後主于地下豈宜復問後庭花乎

籌筆驛　　李商隱字義山

魚鳥猶疑畏簡書

簡書盖軍中法令約束言武侯號令嚴明雖百千年魚鳥猶畏之

風雲長為護儲胥

儲胥謂木槍相累為柵此言武侯忠貫神明風雲猶護其壘也

徒令上將揮神筆

詩云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是也上將指武侯也詩意謂禪庸才寵愛黃門承黃皓便僻佞慧累

還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盖武侯出師之功徒勞而已

終見降王走傳車

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駕馬乘諸京師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乘之謂之驛騎若今之遞馬凡四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降王為後主也按史孔明死後蜀政益衰炎興元年魏曹丕欲大舉兵入寇漢中遣鄧艾等各督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謂度關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

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
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
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
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凛凛然猶有生氣艾至成都
城北後主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面縛輿櫬詣艾
軍門降

管樂有才終不忝

管仲名夷吾少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薦于齊
桓以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力也桓公稱

為仲父樂毅魏人適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伐齊下
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武侯傳漢丞相忠武侯諸葛
亮字孔明初自比管仲樂毅人無信者及相先主
漢昭烈劉備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
重兵五月渡瀘擒孟獲出斜谷斬夏侯湛屯五丈
原困司馬懿比管樂不忝矣

關張無命欲何如

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皆蜀之　將建安二十
四年吳將呂蒙襲關羽羽敗自知孤窮遂保麥城
困遁走馬忠追獲羽及其子平于章鄉斬之章武
元年閬州卒張達范彊殺飛于帳下皆不見武侯
總戎事故曰無命

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錦里成都也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呼為錦里城
武侯廟在焉侯作梁父吟云云此末聯謂今日經
公之祠一吟梁父猶公有餘恨也

茂陵　漢武帝所葬在槐里縣茂鄉故曰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漢武帝聞宛有善馬求之不得使李廣利伐破之
取其馬以歸張騫傳曰帝初得烏孫馬名天馬及

得宛馬更名烏孫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西域傳
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其黃門又漢書
大宛馬食苜蓿張騫持千金請宛馬采苜蓿歸種
之離宮別館陸機為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
得塗林安石榴種此二句蓋譏武帝勤遠略

內苑只知啣鳳觜

內苑漢制天子內中曰行內猶禁中也苑所以養
禽獸十洲記云麟州上多鳳麟煑麟角鳳觜為膠
可續斷絃仙傳拾遺曰武帝天漢三年北巡西王
母遣使獻靈膠二兩帝射虎華林苑弩弦斷使者

曰濡膠一分續之只知猶專務也啣鳳觜口濡膠也此第三句蓋譏武帝好獵

屬車無復插雞翹

胡廣制度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蔡邕獨斷曰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按天子出則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此第四句言無復插雞翹者蓋譏武帝好為期門微行

王：桃偷得憐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東郡滑稽至短人也漢待詔金馬門後拜大中大夫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出蟠桃

七枚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指朔曰此兒不良三過竊之矣此第五句蓋譏武帝好仙

金屋粧成貯阿嬌

漢武帝年五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又指女阿嬌曰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此第六句譏帝好內

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栢雨瀟瀟

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武不從幽之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又徙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至昭帝始元六年歸京師詔武奉太牢謁武帝廟此詩前六句極道武帝之多欲而結句意謂誰料百年之後但陵栢瀟瀟其雄心侈志安在哉

馬嵬 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本馬嵬所築以避難有驛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詩話云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格李義山詩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貴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衍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仙傳拾遺曰楊妃死帝

思憶不置乃召道士楊什伍于行在考召至三日夜奏曰人寰之中十洲三島之內求之不得後于東海蓬萊山見妃謂什伍曰此後一紀當相見願保聖體毋憶念也商隱用此謂帝徒聞妃在九州之外若他生相見未可知此生休矣

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虎旅衛士也周禮虎賁氏王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柝夜行所擊木也雞人傳曉以警寢者周禮雞人呼旦以叫百官曉籌即漏箭又曰更籌古詩云雞人司漏

轉更籌仙傳拾遺曰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〻輟食忘寐詩意用此謂帝不寐而閑析者非因雞人之警也此詩第三句與第四句詞同而意異矣

此日六軍同駐馬

唐百官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時六軍馬牙不發故云同駐馬○按史云安禄山反上出延秋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番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揭其首上杖屨出驛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貴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佛堂縊殺之時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日也妃年二十八歲輿屍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當時七夕咲牽牛

楊妃外傳云七月七夕玄宗與貴妃在長生殿見牽牛織女星妃猶侍上上凭肩密誓願世〻生〻為夫婦太白恨歌云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是也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一紀十二年四紀計四十八年也開元末弘農郡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桒字識者解之桒者四十八天示聖人御極數也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遂改元天寶明皇幸西内驚墜馬高力士叱衛士曰五十太平天子汝欲何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子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詩意謂玄宗雖居萬乘之尊反不若盧家夫婦之樂頭白相守矣

元達上人種藥　皮日休字襲美

雨篠烟鋤傴僂賫紺芽紅甲兩三畦

篠竹器鋤田器說文立薅斫也傴僂身向前也賫持也詩意謂元達上人雖年高力勸尚傴曲身持鋤篠以種名藥而不知有烟雨之勞也紺深青赤色紅淺赤色芽與芽同東方朔傳朱草萌芽是也甲謂草木初生其仁曰甲月令勾芒折甲是也畦

田五十畝曰畦此言兩三畦者見上人種藥之多
也重玄寺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曰休因題是
詩後人不知作者之旨改篠作滌改傴僂賁作傴
破籬今按松陵集陸龜蒙次其韻藥味多從遠客
賁旋添花譜旋成畦三椏舊種根應異九節初移
葉尚低山芙便和幽澗石水芝須帶本池泥從今
直到清秋日又有香苗幾番齊茲録之以證其妄
改也

藥名却笑桐君少

桐君山在嚴州有人採藥結廬桐樹下指桐為姓

故山得名陶隱居本草序有桐君藥録詩意謂桐
君所録不如上人種者之多

年紀翻嫌竹祖低

漢武帝內傳封君時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
餘年還鄉里如少年人常乘青牛路上有死者便
以竹管中取藥救之或下針應手皆活人呼為竹
祖詩意謂上人之年猶高竹祖矣

白石靜敲蒸术火

紫微夫人服术序云察草木之益已者並不及术
古人名為山精之卉山姜之精即蒼术白术也

清泉閑洗種花泥怔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
掌齋

鉢者貯食之器僧律持鉢乞食乞者求也如來立
教乞食于人欲使後世緇徒不殖資產也菰又曰
蔣又曰茭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臺
中黑者為烏欝一云茭欝苗硬者曰菰蔣秋結實
乃彫菰米也詩意謂上人邇來不持鉢乞食蓋因
菰米之熟也

前虛後實

伯弜曰其說在五言但五言人多留意于頸聯頷

聯之分或守之太過至七言則自廢其說音節諧
婉者甚寡故標此以待識者

經故丁補闕郊居　許渾

死酧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自堅

戰國策士為知己者死上句言惟一死以酧知己
而全其道下句言補闕忠貞之節不隨俗俯仰終
始無變如孤冰之在春波耳

鵩上承塵如一日

鵩不祥鳥即鴟鴞之屬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召
為博士上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謫為

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其舍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果死說文曰承塵衣即幕幄之類此言補闕之没也

鶴歸華表已千年

遼東華表柱上有鶴人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城郭是今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此喻補闕之精靈猶在也

風吹藥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

此言迷樵徑失釣船謂補闕之行踪形影不復見矣

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以合葬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遂封土為墳高四尺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詩云四尺孤墳者葢取此也按越絕書云吳王闔閭使子胥相土嘗水築為大城開八門以象八風故闔閭城即姑蘇城也詩意謂補闕一亡而至于墓上宿草已連天矣誦之豈不悽然

答竇拾遺卧病見寄　包佶

今春扶病移滄海幾度承恩對白花送客屢聞簷外鵲

陸賈曰鸛鵲噪而行人至

消愁已辨酒中蛇

樂廣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荅曰前蒙賜酒盃中有蛇飲而疾時乃壁有弓樂意謂弓影乃置酒前處問曰有見否荅曰如前乃告所以客豁然頓愈又按風俗通載汲令應郴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宣惡之飲而得疾後郴知之延于舊處設酒其見如初郴指謂宣

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

瓶收枸杞懸泉水

枸杞服之延年根蔓入水飲之者必壽一名神仙杖續仙傳朱孺子汲溪見二花犬杞枸叢中掘之根形如二犬食而身輕飛于峯上

鼎煉芙蓉服火砂

本草光明砂大者謂之芙蓉砂大洞煉真寶經曰將丹砂修煉伏火後鼓成白銀一返也將銀化出砂伏火鼓之為黄金二返也大丹至第六轉以文武火養一時成其伏火朱砂以豬汁丸如麻子空

心酒下駐顏色
誤入塵埃牽吏役羞將簿領到君家
王播字明敭唐穆宗朝拜相每視簿領紛積于前
反以為樂
寄樂天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
榮辱升沉影與身世情誰是舊雷陳
後漢陳重字景公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雷義字仲
公為友情如兄弟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
陳二公並為郡守此詩起聯之意蓋元稹自嘆也
惟應鮑叔偏憐我

管仲名夷吾少與鮑叔牙遊叔牙知其賢薦于齊
桓以為相仲曰吾嘗與叔牙賈分財利多自與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叔牙謀事而大窮
困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
逐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逢時也吾嘗三戰三
走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吾幽
囚受辱叔不以我為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功名
不顯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史謂稹與樂
天友善稹以罹謫受禍樂天嘗上疏理之此第三
句以鮑叔比樂天也

自保曾参不殺人
甘茂謂秦王曰昔曾参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又頃一人來又頃一人來
其母投杼而走夫以曾参之賢其母信之然三人
則母懼今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微之長慶二年為相時王建奏圜牛元翼于深州
稹以天子非次拔己欲立功報上有千方言于稹
曰有奇士王昭王有明嘗客燕趙與賊黨通可以
反間出元翼稹然之李賞知其謀告裴度曰于方
為稹結客刺公度隱而不發及神策中尉奏于方

之事詔三司訊鞫而害度之事無驗稹與度遂俱
罷出稹為同州刺史此第四句以曾参不殺人喻
已
山入白樓沙苑暮
同州白樓令狐楚作賦刻其上李吉甫郡國圖曰
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時稹抵
同州
潮生滄海野塘春
錢塘有潮樂天時守杭
老逢佳景惟惆悵兩地各傷無限神

按樂天本太原人徙華州下邽唐書下邽本隸同州詩意謂已與樂天兩地相望如參商之在天雖逢良辰美景焉得不惆悵而傷無限之情乎

嶺南道中　李德裕字文饒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

說文桄榔木名屑之如麪可食木皮有毛如栟櫚木剛如鐵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麪可作餅餌本草云桄榔子內如麪食之不飢韻會云栟木出交趾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葉在其末背而相向文選吳都賦云椰葉無陰注樹高無枝條本草云樹如棕櫚實大如瓠殼圓而堅可為飲器中有膚至白如豬肪味如胡桃膚中有漿飲之得醉武陵五溪雄溪朗溪酉溪武溪辰溪皆蠻夷所居號五溪蠻今辰州界

愁衝毒霧逢蛇草

馬援討交趾曰下潦上霧毒氣蒸薰是謂蠻烟蛋霧人冒之則疾永州有異蛇齧草盡死後人來觸其草即墮指掌腕而不可療

畏落沙蟲避燕泥

錄異記潭袁慶吉等州有沙虫即毒蛇鱗中虫蛇為所苦則樹身急流或卧沙中碾虫入沙人中之三日死又按博物志江南山溪中有射工虫長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不治則殺人廣州志水弩虫自四月間上弩射人影八月後卸弩春秋有蜮詩為蜮即含沙射人影者動成瘡痏又名短狐似鱉三足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沙虱江淮間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

五月畬田收火米

爾雅云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畬始反草畬漸柔新成田而尚新也南方爇草種田曰畬不事水耨惟尚火耕而得米又荊楚畬田燒榛種田也先縱火燒盡候經雨下種歷三載土脈竭不復樹藝待生草木復燒

三更津吏報潮雞

輿地志曰移風縣有潮雞潮長則鳴

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嶺南異物志紅槿花一名木槿又一名露槿又曰日及花又有顏如舜英曰舜木槿其花朝開暮落又云紅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秋冬差小越鳥

本名越王鳥鷓鴣也李白鷓鴣詞云有客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窓竹越鳥起相呼德裕時謫揭陽

繡嶺宮

古殿春殘綠野陰上皇曾此去泥金　崔塗

古殿即綉嶺宮也按唐書河南道陝峽石縣有繡嶺宮高宗顯慶三年置上皇唐明皇也開元十三年上幸繡嶺宮〻監兩署使高力士覘姚崇報曰方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泥金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漢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常以此泥封諸函如紫磨色變白有光如銀漢世上將出征及諸侯封國皆受金泥封璽明皇會于此以金匱承玉璽玉檢纏之金繩封之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行禮立妃省風九州泥金五岳故云去泥金

三城帳屬昇平夢

三城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大揔管張仁愿築東西中三處受降城于関内道豊州九原郡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故云昇平

一曲鈴關悵望心

明皇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使吹之遂傳于世

苑路暗隨香輦絶

路繡嶺宮前之路也詩意謂明皇游幸之後不復重來故云香輦絶而路迷也

繚垣秋斷草烟深

黄圖曰西郊苑繚以周垣四百餘里

前朝舊物東流在猶為年〻下翠岑

此詩結句意謂前朝人物百無一存惟在者流水耳

前實後虚

伯弜曰其説在五言然句既長易于飽滿景物情思互相揉拌瑩無痕迹惟才有餘者能之

松滋渡望峽中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〻雪水來

渡在江陵府與峽州夷陵郡相鄰並屬山南道禹錫初春雨中過渡望峽中而作是詩也

夢渚草長迷楚望

夢渚即雲夢澤在岳州水經云雲在江南夢在江北雲極卑夢稍高于雲故曰渚楚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顔延年詩曰江漢分楚望

夷陵黑土有秦灰

峽稱夷陵以山名山在武陵縣西北今峽州按史記白起為秦將封武安君嘗攻楚拔郢鄧等五城又拔郢燒夷陵楚王亡去至今其土尚黒謂之秦灰

巴人淚應猿聲落

荊州記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衣此第五句與第六句皆言峽中之險絶也

蜀客船從鳥道回

江水出峽至夷陵始平鳥道回言自高而下也

十二碧峰何處所

夔州巫山縣巫山十二峯四時常碧上有神女廟

宿雲臺高百二十丈

永安宮外是荒臺

宮在夔州奉節縣公孫述築城名曰白帝城蜀先主改曰永安後先主崩于此宮此詩意並指峽中之景

館娃宮　　皮日休

艶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

蘇州城西南三十里有硯石山吴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採香徑因置秀峯寺尚書孫覿記云梁天監中改名靈巖寺越之苧羅山有東施家西施家各生一女東施女極醜西施女極美越王得之令鄭旦教習三年以獻吴王夫差夫差嬖之建館娃宮于硯石山之巔往來遊樂卒至傾國西施亦死于此起聯所云蓋取諸此

弩臺雨壞逢金鏃

吴有教弩臺金鏃矢鋒也其臺歲久風雨所壞已成瓦礫之區後人耕田園者尚拾得其鏃慨當時武夫勇士今安在哉

香逕泥銷露玉釵

洞冥記曰漢元鼎間招靈閣有神女留玉釵與帝帝賜趙飛燕婕妤至昭帝元鳳中猶見此釵宮人謀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白燕昇天後宮因作玉釵此言吴王遣美人採香之徑則今日泥銷而露玉釵不復見宮人矣

硯沼止留山鳥浴

圖經云靈巖山舊名硯石山：頂有硯池此第五
句意謂吳國舊時衣冠人物不可復覩惟存此池
與山鳥相浴耳
𡒊廊空信野花埋
圖經云響𡒊廊吳王所作也以楩楠板藉地西施
行則有聲此第六句言響𡒊廊之遺址埋于閑花
野草之中
姑蘇麋鹿真閑事須為當時一愴懷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子勾踐既敗以
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文種行成于吳夫差

許之子胥諫不聽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折節下
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苦苧羅山
西施以獻于吳乃築姑蘇臺王與西施日遊宴其
上子胥諫曰臣恐不久麋鹿遊于姑蘇之上宮中
生荊棘露沾衣也王不聽後越果滅吳後之人經
其處者莫不愴懷
江上逢王將軍　　李郢
虬鬚憔悴羽林郎
唐太宗虬鬚可以挂弓漢書羽林孤兒扈從之軍
注曰天有羽林星謂若羽翼鷙擊之意林謂若林

木之盛故以名武官焉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羽
林郎比三百石掌宿衛侍從唐十六衛左右羽林
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
曾入甘泉侍武皇
甘泉宮一名雲陽宮一名林元宮秦始皇二十七
年建仍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地陽縣：有甘泉山
因名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秦時咸陽跨渭南
北則此宮不在渭北咸陽而在渭南咸陽此秦甘
泉也漢武元封元年始即磨磐嶺秦宮之側作甘
泉此漢甘泉也元和志曰隋宮在鄠縣南二十里

對甘泉谷此唐甘泉也武皇即漢武帝諱徹景帝
子在位五十四年壽終七十一歲
鶻沒夜雲知御苑
言鶻之習于獵也鶻非夜放者詩言夜雲豈語病
耶然古人亦有夜獵者如齊武帝射雉鍾山至青
溪橋西雞始鳴是也
馬隨春仗識天香
言馬習于隨仗而識香也蓋仗前必以香引輦如
隋煬帝每駕則擎香爐在輦前行是也
五湖歸去孤舟月

五湖即太湖其派有五又云周五百里故名亦曰震澤笠澤具區蘇州圖經太湖接蘇常湖秀四州界范蠡泛湖當在此范蠡楚三戶人事越得学羅山賣薪之女西施俾鄭旦教習三年以献于吳怠於政事後越滅吳而蠡上書文種曰王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遂變名陶朱公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莫知所終越王思其功以黄金鑄其像而朝禮之

六國平來兩鬢霜

按史始皇十七年内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十九年王翦擊趙虜趙王遷二十三年王翦之子王賁伐魏魏王假降二十四年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二十六年王賁攻齊齊王降此秦平楚燕魏趙韓齊六國皆王翦父子之功引以比王将軍也

惟有桓伊三弄笛卧聽江上送斜陽

晋桓伊善笛王徽之泛舟青溪側素不識伊伊于岸上過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時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徽之使謂曰聞君善笛為我一弄伊便下車據胡床三弄而去賓主不交一談

贈道士　　　褚戴

簪星曳月下蓬壺

星冠月珮也海中三山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州曰瀛壺皆神仙之居處也

曾見東皐種白榆

皐高也岸也東皐猶東岸又廣雅四皐局也謂界局也白榆星也古詩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也

六甲威靈藏瑞檢

老君六甲符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又按神仙傳左慈明六甲善役鬼神檢印匣也言神藏匣内

五龍雷電遶霜都

五龍五方之龍霜都猶言霜壇也鬼神所棲壇場謂之都南粤志人都猪都烏都是也

惟教鶴探丹丘信

丹丘晝夜常明羽人所居之地楚詞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不使人窺太乙爐
太乙爐道家煉太乙丹之偃月爐也此二句意謂
道士能教鶴以探丹丘之信不許人窺太乙之丹
也
聞說葛陂風浪惡
神仙傳費長房汝南人東漢時為市掾市有一老
翁賣藥挂一壺于肆頭市罷輒入壺中惟長房睹
之因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
旨酒甘殽共飲畢而出俱入深山後辭歸公與一
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

鬼神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旬日而已十餘年
矣以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其陂在信州弋陽
許騎青鹿從行無
列仙傳鹿一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
百年為玄鹿又蘇耽獵常騎鹿遇險絕處皆超越
問之答曰龍也
漢南春望　　薛能字至拙汾州人
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回
僖宗廣明三年壬午黃巢攻潼關：上兵皆潰田
令孜奉帝自金光門出巢衆遂入長安上趨駱谷

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于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
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光
啟元年乙巳春車駕至京師二年丙午春三月車
駕再幸興元
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
冤句人黃巢少與濮州人王仙芝皆以販私鹽為
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
為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
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乾符六年己亥巢
與尚讓渡江東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

至二十萬廣明　年庚子秋七月巢自采石渡江
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是年十一月陷江陵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及巢戰下荊門即此詩所指漢南
地
奸邪用法元非法
乾符二年乙未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
有寵及即位使之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
專事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後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即流涕
唱和求材是不材

唐末年進士皆尚浮薄之文素無實用至謂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自古浮雲蔽白日

符堅宦者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洗天風雨幾時來

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此詩以薛能節度徐州之時攻之第二句言僖宗車駕再幸興元第三第四句言黃巢之亂第五句言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第六句言唐末年進士皆用浮薄之文第七句言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第八句望干戈之偃息天下之太平矣

絶句體凡一十五首

實接

伯弜曰絶句之法大抵以第三句為主首尾率直而無婉曲者此異時所以不及唐也其法非惟久失其傳人亦鮮能知之以實事寓意而接則轉換有力若斷而續外振起而內不失于平安前後相應雖止四句而涵蓄不盡之意焉此其畧爾詳而求之味玩之久自當有所得

吳姬　　薛能

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裡獨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

職林記云自武元以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廷三千又武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充之崔令教坊記曰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故曰內人家芙蓉殿在曲江唐歲時紀事曰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為戲以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弄化生○此詩說者不一多失作者之意余觀薛能吳姬詞凡八首皆以女自喻古詩多有此體如妾薄命之類是也蓋能早負才名自謂當作文字官及為將常怏怏不樂數賦詩

以見意此詩乃矜其少日才望之盛而不平之意隱然言外

逢賈島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

僧房逢着欵冬花出寺吟行日已斜十二街中春雪遍馬蹄今去入誰家

按本草云欵冬花出雍州華州冬月開黄花亦有紅花者其根紫色莖青紫葉如萆薢古今醫方用為治嗽之最張衡西都賦方軌十二街註云城門三面皆平正可齊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經涉○島初出家法乾寺習毗尼名無本唐宣宗嘗微行至其寺聞鐘樓上吟聲往取其詩卷覧之島奪其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去賜御扎除遂州長江簿時稱為賈長江故此詩有僧房出寺之語張衡四愁詩序云以香草比君子雪雰比小人此用其體以欵冬花耐寒寂比島以春雪比小人以日斜比時昏而傷己與島未知所託也杜云風濤暮不穩捨棹入誰門與此詩意同

送李浦之京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隣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灞陵秦芷陽也文帝葬其上改白灞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莊猶村唐人呼别業為莊○此詩漁獵言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也昌齡開元中在吳因送李浦之京乃憂其弟樂小人之事故在外以書戒之又繼以泣此仁人愛弟之情也孟子曰涕泣而道之者親之也此詩近之矣

長信宮秋詞

奉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昭陽殿漢武帝創以處趙飛燕西都賦昭陽時盛隆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言帷幄之華麗也此詩為宮中怨女作也怨而不怒有風人之義焉奉帚平明秋殿開盖天色平明奉其帚以掃殿上之埃秋殿開天子將視朝矣且將團扇暫徘徊私心覬望天子萬一見其容貌或蒙寵幸所以徘徊窺覘而不忍去也望之而不得見遂自嘆曰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寒鴉飛集于昭陽之屋上猶帶昭陽之日影我乃平生不得一到昭陽近天子之清光是我之玉顔反不及寒鴉色也

帚曲 帚杜二曲皆在長安　唐彦謙并州晉陽人

欲寫愁腸愧不才多情練鹿已低催翁翁二月初
離别獨倚寒　鄭野梅

此詩暗用王羲之故事羲之當晋亂終日撚花嗅香無言時人不會其意蓋憂晋亂也按舊史云彦謙乾符末河南北盜起兩都覆没旅于漢南為王重榮叅佐光啓末重榮被害所謂練鹿低催者也故末句憂思之意悠然見于辭諷之愈有味

和孫明府懷舊山　雍陶字國鈞成都人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為客落人間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陶淵明種五柳作五柳先生傳以自述淵明嘗為彭澤令故以比孫令按蕭穎士白鷴賦序云白鷴羽族之竒處于雕籠致以驛騎將集長揚遊太液予旅東陽適偕至傳舍感而賦之其畧曰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碧興心賞兮睽違念歸飛其何極詩意正類此謂已有山林之志拘而不遂猶白鷴困于雕籠故因已思歸起而縱之蓋穎士因物而感已此詩推已以及物異而同者也

偶興　羅隱字昭諫錢塘人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

唐進士賜宴曲江杏園隱累舉不第故曰避車塵此詩蓋為白馬之禍而作也史謂隱累舉不第唐亡依錢氏李振亦累舉不第及佐朱温篡唐盡取名士殺之白馬津曰此輩自謂清流可投濁流得意人蓋指名士也詩意謂當時曲江池畔彼皆得意我二十年避其車塵豈料今日我以不第獨存及見其受禍也第三句贏得二字殊有意焉

虚接

伯弜曰謂第三句以虚語接前兩句亦有語雖寔

而意虚者于承接之間畧加轉换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唤宫商自諧如用千鈞之力而不見形迹繹而尋之有餘味矣

宿昭應　李紳字公垂亳州人

武帝祈靈太一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昭應漢武帝太一壇在焉長生殿在華清宫之右此詩謂武帝祈靈之時千官扈從尊嚴如清都太微臣民可望而不可仰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視新豐樹色繞千官之時大不侔矣盛

衰無常興廢有時有道者觀之可以一慨

初入諫司喜家室至　竇群字丹列

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

隱士梁鴻妻孟光漢儀容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封謂言事欲密故封以達後魏蔡亮家貧傭書自給○詩意謂吾妻不知我今日已有官守言責猶以貧賤時視我孟群初為處士隱毘陵常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不報至夏卿尹京復薦方拜拾

遺御史此妻所以十年辛苦伴已于滄浪也然群處士而以窮通為悲歡纔得一拾遺則對妻誇喜情見于辭夫豈真隱士者耶宜末路以反覆貶死

宮詞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五更者經也歷也節為五也○此篇比而興也殘紅色衰也東西分飛君與己相背也貪慕也結子有寵有成也五更風君心之飄忽也詩意謂使我不貪結子而入宮則安有今日之愁不可恨君也色衰寵去矣然惟自咎其初心不以怨君厚之至也

聽舊宮人穆氏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按齊諧志桂陽武丁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吾何已被召今借用貞元德宗年號○此詩前兩句形容宮中之樂如在九霄後兩句謂德宗貞元間陸宣公為相姜公輔蕭復諸賢先後立朝尚有君子今日與貞元大不侔矣聞貞元樂曲思

貞元朝士寧無傷今懷古之情乎當時朝士已無多隱然見今日朝廷無人才正如書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詩云伊誰之思西方美人不言無而言無多此詩人巧處愚謂此詩之意恐未必止所説按史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及太子即位是為順宗以伾為散騎常侍叔文為起居舍人轉相交結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探聽外事謀議唱和

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御史竇群奏劉禹錫等挾邪亂政不宜在朝韋皐上表亦言王叔文之徒輒當重任賞縱情墮紀紊綱即日貶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池州刺史柳宗元卲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虔州司馬韓曄饒州司馬宗元永州司馬禹錫朗州司馬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憐其材悉召至京諫官爭言不可皆以遠州刺史禹錫播州刺史裴度等言播州太遠又改連州詳味此詩後二句與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及與舊人惟有何勘在更與殷勤唱渭城等詩詞意相似說者謂禹錫久貶復召回思逆境豈料生還舊時害己者消磨已盡正合唐書不能無怨望之語

用事

伯弜曰詩中用事即易窒塞況于二十八字之間尤難堆疊若不融化以事為意更加以輕率則隣於里謠巷歌可擊竹而謳矣凡此皆用事之妙者也

奉誠園聞笛　竇牟字貽周

曾折朱纓吐錦茵欲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梁園淚滿目山陽笛裡人

楚莊王夜與群臣飲燭忽滅有客牽美人衣美人授折其纓告王取火視折纓者王曰今已飲不折纓者不懽君臣百官皆折纓然後出火後王與晉戰一人當鋒大敗晉軍王怪問乃是向之折纓者漢丙吉宣帝時為相馭吏嗜從吉出醉嘔車茵西曹請罷之吉曰以醉飽之故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嘔汙丞相車茵爾西曹第忍之一日馭吏見驛騎馳赤白囊隨至公車知虜入營中吏歸白狀因曰恐邊郡二千石有不任兵馬者可預視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瑣錄也條科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事吉具對云云馭吏力也馭吏即醉汙車茵者魏志陳思王置西園于鄴與諸才子夜游賦詩故劉積于王去後作詩云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垂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山陽相近後各以事見法余西過經其舊居鄰人吹笛者追思曩昔宴游之好感音而嘆山陽令懷州修武縣唐史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

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遂獻其地為奉誠
園蓋馬暢自父死後屢為豪横邀取財産末年妻
子凍餒無室可居余觀德宗播越非馬燧幾亡今
不能恤其孤又奪其産使之失所蓋故史之所以
傷也此詩之情見乎辭

赤壁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

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
郎

二喬

喬玄二女姿色過人孫策納大喬如
嫁周瑜銅雀臺曹操寵姿所居予自
行過蒲圻縣見石崖有赤壁二字
父老曰此正是周郎破曹公地南岸
曰烏林又曰馬巢有烈火岡、上有
周公瑾之廟至今土人耕田園者或得弓弩箭鏃
斷鎗之類相見周郎與曹公大戰可畏此詩磨洗
折戟非妄言也後二句絶妙衆人詠赤壁只羡當
時之勝杜牧詠赤壁獨憂當時之敗其意曰東風
若不助周郎黄蓋若不以火攻勝曹操使操順流
東下吴必亡孫仲謀必虜大小喬必為曹操得
二喬必以為妾置之銅雀臺矣

終

詩文軌範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徐駿撰駿常熟人其書雜采古人論文之語率
皆習見所載詔誥表奏諸式尤未免近俗

東坡文談錄一卷

〔元〕陳秀民編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文談錄一卷》提要

東坡文談録

元　四明陳秀民　編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畧然其平生大志不踰于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温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于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鋭然許之自今觀之盖坡公欲涄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何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盖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曰湏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甚强其為此舉實為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已甚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耳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内治既强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説以發明其議論朱子語録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

字之義荅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按書言食邑
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
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梦二道士
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若心極加學得他
文詞古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遂不及今東
坡經觧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
處但他只從尾稍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
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復假托歐
公語以自盡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
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
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
畧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義剛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槩曰
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以人會相論底
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
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
因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
伏波廟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
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
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
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
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早年應
舉時文字楊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
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荅五言亦
後人所擬令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
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
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未遭禍今此詩云為
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必
而范曄尤荒疎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聨貫至七八將
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
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
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
云儒者之于患難也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
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水之於海冰之于夏
日其玩而忘之也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
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
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亂石一
線爭磋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
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
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餘字
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
也如勤上人詩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
事晁君成詩集引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
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荅李琮
引李固論發兵討交阯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
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
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illegible]
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
引唐羌言荔枝事也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賦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
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
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
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于五
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準敕差
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公神道碑并書者臣平
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
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
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
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
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病廢學文
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意
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
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
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
至于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
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
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
之畫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
經無一字也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
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
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
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
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
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
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
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
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
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
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
嘗而增益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
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即定乃注以斗水

九水必熟而冷者九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必所為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加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猾獲禽必有措蹤之自豐年康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惊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猶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温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為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當天下措國于太山之安又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若相之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尉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于泰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畧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妄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尉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于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 俱容齋隨筆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對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嘆 吳坰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

時節來朝以證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
職意甚高也曾三異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霧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撇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聲入時之壯觀如天地之變化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嫺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頓同味者難得耳

坡公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之語從容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言止而意不盡者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檐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之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献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尔作小冠峋嶁月孫敝其製君今此去寧復來欲對想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真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歟記于此

東萊先生註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叙弥明意文約謂不然蓋弥明真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内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遊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俞文豹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蘇籀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

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我妻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求于我也東坡之斡旋盖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我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語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欒城遺言

蔵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于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冦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概其文咨嗟不已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進至為穎川因有此賜用為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為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日月慶雲之渥承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殆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有天幸所覩字者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慚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

東坡在海外方稱盛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于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作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于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

子夜詩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
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
樂事無踰此者
先生一日與直方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䭔兒血羹
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
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
可為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
龍團稱屈為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
藏本聞闔子能誦今亡矣惜哉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聖仁躰合自然神躍得道
非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躍得道非
有師傳者也
又蜂蠆發于懷袖出晉書郄湛對晉文帝曰猛
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于懷袖
勇夫為之驚駭出于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
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云萬事不理問伯始
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
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
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先子于河東官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為
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不私其身又
云主上方趣藥群賢而罷旨酒鼓吹六藝而放
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
曝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又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
紙手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欒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
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顏濱上
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
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賢不能以自致于
陛下二公以伊傅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
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
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
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
明不亦誤乎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躰氣高妙吾所不
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于
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内得之尤可為貴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
于社稷予何愛于髮膚紀夫云此太母聖語也
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今方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之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野客叢書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塗伏念某用但畢末三字

張子曰造化之妙刑楷柏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秕稗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艸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徧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喀作趴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宏闊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洪文敏邁在禁中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大父嘗為吏吾當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閣殿見蘇學士曰呂公著以病求退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以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 閒見錄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為而黃東發以為蠡功成身退從齊從楚復皆顯名天下材識卓出春秋戰國策士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遯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

案張孟談即張談見資治史記作張孟同自則之正見趙策

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
智伯而去之耕于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燕
石齋補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
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
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
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
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
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云取以示學者
曰讀書必當如是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悍詩云故書
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
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
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
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飭者
至云艷姬蹋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
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也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
于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
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夫子瞻之
文爽而俊然多用事實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
息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
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也梅道人始究極其
變流傳既久真贋雜錯

東坡曰晉士多遊虛而不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
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
我乃能駕御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乃
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東坡曰讀淵明自祭文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涉
死生之流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
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
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
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
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嘗
以五六月發其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
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
風子曾為賦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

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燕石齋補

東坡文談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陳秀民編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岡城步巡檢擢知常熟州後爲張士誠參軍歷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是編雜採諸家評論蘇文之語大抵諸書所習見又秀民既别有東坡詩話錄而此編又濫及於詩爲例亦復不純

東坡詩話録三卷

〔元〕陳秀民編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詩話三卷》提要

東坡詩話録上

元　四明陳秀民　編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横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録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横，且以冬半視之，黄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没矣，安得將旦而横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消令老人來，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横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横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洪邁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别之意，唯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濤而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陸游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幷記老莊周，不赴會云空對親舂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黄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掛冠知自老蕭郎，侍立迩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韵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

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
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云東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
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中戲是皆以為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
則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是老潘故人
餘老龐老潛宮桩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
可為能竹寫真不知老壯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
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過惠州遊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
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
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
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
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
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
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
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
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于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
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是年予侍
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
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
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
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侯兵執役者見
之以告何何又來謁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
何即命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
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
當奉成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
出雖手摸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
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余聞希賜語時紹興
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興五
十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
有上者下者為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頓
者鳴者寢者吼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
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
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
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
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仿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
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
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
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
聲前者既濟出休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
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

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詩之與記其緐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
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
異杜老觀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
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
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
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
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贊云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
蹄雷雹一日天池蹯彼駿骨寔惟龍媒之句坡

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
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
作誦偉者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
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唐世五月五日楊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
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
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
時又進江心鑑式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
人榴子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
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
共朱靈合驗畫人間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月照人間
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紋翠縷衣
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
百鍊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
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
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
龍波如細穀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
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
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
無逸鑑興亡其褌光氣焰可畏而仰也 以上容
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故蘭亭之會
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
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辭
是文辭會歡同癸丑之年之句必有此事也宋
姚寬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
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
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
物投餌出之不食而後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
為難進易退不妄喝食故子美去今四十年而
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

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腹盡消頭仸尾削塊然死矣
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數
則咸食之蘇子之肥特偶然耳然鯽稍耐久以土
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
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
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餅則競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以地氣使然
也子瞻中秋分桂碣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
蘂乾此花元屬桂花仙鷲峯子落驚前夜蟾
窟枝空記昔年破衲山僧怜耿介練裙溪女鬪清
妍頹公秣頻叙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
湘浦脉脉當壚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
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
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
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
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
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
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
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臘又名綠萼梅

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為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
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
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刻燭
流裝臙似多艷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
夜來開破幾丸書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
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
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
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
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
相贈字傾斜箧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
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子瞻有次曹
子芳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
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
冠薝蔔林紉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
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君酒要
妍媛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綠雲
知易散鵜鴂憂先吟明朝便朝迹試著丹青臨今
馬腦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
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

林兵大真一妙不歸閬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
下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祜
題詩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
是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
盛于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
一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
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
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
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其樂素不飲者皆醉自
輿檯皂隷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
矣
枇杷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椕子蘇子瞻同
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
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
落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
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
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
萄予以為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月楊
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
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
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
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
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
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茶戲
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芽分雀舌
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
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釅茶七碗戲
言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
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
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時
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
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
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尔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
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
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嫋嫋泛崇光
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
燭照紅粧先生嘗作大字章如書此詩似是
晚年筆札與集今不同者嫋嫋作渺渺霏霏作

空濛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石司子長
今從子得之　俱冷齋夜話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
奇麗鳴泉若潺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
作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
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
寫其聲為醉翁吟蓋宮聲三叠後會公河朔遵
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
然調不注聲為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
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于琴理
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以補其
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絕妙好事者爭
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
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
曰有心哉此賢　第三叠泛聲同此　醉翁嘯詠聲和
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
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
間試聽徽外兩三絃方其補詞閑為其聲居士倚
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號本覺
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去有不相入二
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
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梁溪漫志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倣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
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
而語不近子厚氣淒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
淵明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
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
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
明作者方是逼真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
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詩
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
又是為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
湖但看此詩　俱捫蝨新話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
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
以為驗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
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
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
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
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
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
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
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嶺中犀角真（吾）無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捫蝨新語）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邁（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畧（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行伍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暨刁景純岡字韻詩，季七篇云：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龐涼。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龐涼冬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秉與軒陛，自不敢正斥（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虬鬚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增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佛尚記重瞳光。天顏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蓋遵此法。

沈攸（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嘗疑其語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

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
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
公姪兩鳥合捉一處因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
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
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二鳥鳴相酬
一鳴一息三千秋應之不得別宥求且知所謂
叟鳥者退之與孟郊輩耳所謂不停兩鳥鳴
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也其辭以謂兩鳥
耶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
一處因非因禁之因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耳
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終
否當有行其言者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
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
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讀法帖記木客詩云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
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
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
十道四蕃志耶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
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
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
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我鄉因
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歸來
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
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愧詩為遠公優時辨才
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聊
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
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
游夫辨云底是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蓋劉禹錫和宜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
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
人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
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 見詩話總龜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家初閑
户程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
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懣豈無羅
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
傷于拙也然繫懣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諢
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捲蓬根屯戊巳月移杯影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辭後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浒此對而就為之題者此蔽于用事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為中表兄弟相厚為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初寧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與可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俱石林詩話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侶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蒳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蒳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固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俱許彦周詩話

曲洧舊聞云章質夫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故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郤面與天下美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耶其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敎隨抛街傍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亭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然石齋補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仙遊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階除翠色迷宫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面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 按楚辭昔三后之

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艸木之香者喻賢
人也詩人押險韻寘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
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
有餘香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為
人慷慨疾惡亦時見于詩有古人規諷爾然亦
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悞後人心術不
得不辨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
亦前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
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

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
成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胡苕溪云鸚
鵡杯耳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效此格也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
牽强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
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
從事之語禹玉嘆賞為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
人惠酒啟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
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工
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為虛設至若東
坡得章質夫書遣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

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
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工

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
隙又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意高
遠造語精到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
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
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對甚的而
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
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胡苕溪云澄邁通潮閣
詩云云又伏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
杳杳一髮耳凡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者也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
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
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葯錢此方人
人收得但若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苕溪云余
連蹇遷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因
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
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
下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詠畫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為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為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知新詩題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耶

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州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聯是也此格蓋始於白氏金鍼至梅聖俞作續金鍼乃引証

人絕句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胡苕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亦此類也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烟如流水涵青蘋花開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東坡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人張思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予作此詩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法也

蓮子劈開須見憶楸枰着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時趙彥材詩註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棊燒敗襖看子更依然乃此格也蓮子曰菂菂中之荷曰薏須見憶以菂中之薏言之楸枰棋盤也杜牧詩云王子歎楸一路饒則此楸謂之矣更無期以棊言之重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愚謂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亦是此意蓋用晴字隱情字也

江干高居堅閉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茭隔谿鼓過畢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聲

劍高歌裂舉舦荆芥供膾愧攬胳乾鍋更憂甘瓜蔓愚謂古之口吃難言者亦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而善謔耳

東坡春事闌删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瑶詩瑶草歇芳心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𠯿者性嗜蠏常求外補曰但知有蠏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録及捫蝨新語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作但憂無蠏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為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說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畫譜有正暈壯月倒暈壯月太平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画婦女暈眉所謂紫沙羃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列暈連眉秀嶺浮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醲以為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溢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犬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擘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證

序餘云東坡詞翰流落人間不載本集者居多余從鄱立敬出示墨迹題云村醪二首蘇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首終覺難事業已

歸前輩録典刑留在後人看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覬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何官不能不為之改顔矣

太白有岸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語妙各臻其極許彦周豈未之考見而獨稱退之何邪 燕石齋補

東坡詩話録中

元 四明陳秀民 編

吴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吴人名之曰舶趠風趠音救歎切云海外舶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東坡吴中詩曰三旬已過黄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余官吴門庚午歳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賦以廣之其畧曰度華屢而既爽入窮閻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夫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蠻檣與海檝得柔艣伺便而垂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曾則之豈天櫽之至理蓋欲脱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吴中不常

有明工人者作詩甚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覔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竹坡詩話

東坡作詩數賈梁道為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

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為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偽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寧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是非非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市二家世濟忠誠者乎珊瑚鉤詩話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楊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藝苑

雌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史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記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牧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坡詩又曰嵚崟又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嵚崟歷落可笑人也按白嵚嵚歷落非嵚崟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嵚嵚歷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曲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知後人誤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烟焰張天知檣櫓為信然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語胡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

作卜筭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
文潜繼貶黄州訪潘邠老得其詳甞題詩以志
其事僕謂二説如此無可疑者然甞見臨江人
王説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
黄州也惠有温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不肯
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
諷詠則徘徊窓外坡覺而推窓則其女踰墻而
去坡從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
與之子為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
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為
賦此詞坡蓋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棟盡寒

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
塋所也説之言如此其説得之廣人蒲仲通未
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甞
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棟盡寒枝不肯棲此語
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
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
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漫録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
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部新畫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
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東坡全用此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
蓋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
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艷歌
曲曰出自薊北門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
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
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
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吴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
通守時詞云紅杏子夭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
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
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

甞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仲虎叔平諸孫皆
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云或
是酴醿也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甞過安道小
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絶句云臨地妙
墨出元常弄玉嬌痴笑柳娘吟雪屢曾經太傅
斷絃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為劉唐年
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絶句云任從酒滿
翻香綫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横緑草
漫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

東坡作病鶴詩甞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

任德翁輩下九數字東坡徐出其藁盖圈字也
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林詞選云東坡滿江紅詞碑刻傳徧海内使功名
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之士歌之可
以娱生其云蝸角虚名蠅頭微利笑來著甚千
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趂閒身未老儘
教我些子疎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塲
思量能幾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校
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張江
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燕石齋補

淳祐初僧自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踏葉訪
之小巖迎坐時佛燈猶在啟關煑茗既而侶行
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公詩
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偕僧裵禦寒而返棲宿二
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
酒力稜生衣溪僧輒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
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
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盖指公詩与
自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盖
用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
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
鈴八衢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
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遺出虚危間用樂天德星降
人福時雨助歳功福似歳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樂天詩去歳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歳暮
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為海外上元
詩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
嗅梅花乃云玉如墨莊謂意方全子見孫昌符家
坡朱陳詞真跡云手依古柳賣黄紬今印本多
作牛依或還就為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
詮為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吴雨連月
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潋潋雨柏穿駕言徂北山得
與幽人期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
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矚世人
鶩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軽傳神所
識 西湖游覽志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
幸之納為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
學書麤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
通大義有子幹兒未朞而夭蘇子瞻謫惠州

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〻嶺外子瞻甚憐之
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
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
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
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
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
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
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
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
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

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涴洗
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
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
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
整粧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
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
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
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
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
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凉令秀蘭歌以

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
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新凉浴手弄生綃
白團扇〻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
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
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
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
若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
簌一作賀新郎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
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
緩曲乃因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

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閑門外行人立
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
多情好事與君還閔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
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
朱顏
藝苑雌黃述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
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
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為短視故有山色句東坡
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落日繡簾卷亭下
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
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

話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浮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燕石齋補

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内外典能詩蘇子瞻守貢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如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寐夢遂記以刻石為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曰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未求而信實獎汝神又詩云漲不返舊壑飛雲思故山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崕有沒井玉醉當年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頗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澤富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責知我命寧憩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逸遷餘杭古雄藩凡屋富生齒立談政即成與不負山水雍容梵未契訪我頑且鄙大施禪松門禽獨亦鷲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怵軟語東風薰然着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崕為公紀 西湖游覽志

蘇

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捨所受用命其子邁迨過為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供養乃為贊曰佛子毒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盡此圓滿天日衣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燕石齋補

近世

文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

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
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
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
生當若為辭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收用
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
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耶某曰此某之所以
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
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
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
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
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曾二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
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
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
則尤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使
以侍妾朝雲嘗歎黄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
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如
此然後無憾至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
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吴興施宿武子出其
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
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之
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

某仿應作做

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
豈非幸哉 陸游序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
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
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
尋道人實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
路盤紆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
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
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
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詩惟
孥逋二韻衆滋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
孥者言府中屢獲盜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去
慚衛蘧者言年老宜休不若蘧伯玉也二曰君
思飽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逮其也
莫惜錦繡償菩薀者言李寺丞屬和富於詞
藻開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游散其孥各言戒
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起羲皇仿几蘧言優
游自適得為太古閑民也原韻孥字乃東方朔
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公言東坡律成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
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為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昔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所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謁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命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郎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赴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己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閒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蓋為文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也王直方

余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淒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每祿以散文錄百斛明珠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後寥寥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鷺淩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先生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百斛明珠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壁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處五杜鵑

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
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且禽鳥
至微，知有所尊。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
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
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又
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
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
是西川有杜鵑耶。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
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
是東川無杜鵑耶。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

考。凡尊君者為有也，懷二心者為無也，不在夫杜
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
乃始嘆子美詩跋虛紙上語。又曰：子美不應疊用
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韵無害於為詩。僕
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百
斛明珠

東坡送參寥子，有八聲甘州詞云：有情萬里捲潮
來，無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河浦口，幾度斜暉。不
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
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
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

雅志莫相違。西川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苕溪漁
隱云：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浮海之裝，欲
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
都。尋薨。羊曇素為安所愛重，
後以安死，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
覺到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
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因慟哭而去。東坡引用此事，當時世俗遂以為
讖矣。乃其詞刻于元祐六年三月，以年譜考之，四
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後守潁，從揚入長

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始遷嶺表，建中靖國北
歸。凡十一年而薨，此果讖耶。蕪石齋補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見鄭公
但嫵媚。好作一對，諸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直方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沒。
潛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
中挽辭云：相看夜半星晨沒，可憐太白與殘
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友，
勢如曉天星。友或作客。學者尤多用此。直
方詩話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抛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云風生棱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直方詩話

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以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辯之者直方詩話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晁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其意極相類直方詩話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寄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為劉夢得所作直方詩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冷齋夜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余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閉裏清游似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余偶道其事直方詩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小畫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中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百斛明珠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

露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
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
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作一
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
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往來南北山十
餘日以為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
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作一絕
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
矣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
絕以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為詩醉後信筆頗
有沓拖風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嘗噀手于今
洞庭春玉色凝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洗盞
念君醒遠餉為我壽瓶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
傾安仁醽潘岳賦云黃甘以投酒置甖穴以酌醨
莫遣公遠嗅要當名字耶未可論升斗應呼酌
釣詩鉤亦號掃愁帚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
黝須君灧海盃澆我談天口百斛明珠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
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殘暑方退既望
之後月出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
豐湖西禪寺和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
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
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云一更山吐
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
海闊香霧入樓寒停盃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
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
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蟲夜話三
更山吐月樓鳥夜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
驅馳掃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遺洗
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
橫野橋兩斷㭊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
遊化城五更山吐月窗白室幽幽玉鈎還掛户江
練卻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咏
清切變蠻謳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俗謂之
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
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在
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
果然乃為賦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
縞玄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
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
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

莱真雁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霽膚舉杯得
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
為去復來春々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百斛明珠

東坡曰陶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
耕植杖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此語
之妙

東坡曰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殆以無事
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欲者非失此生耶東坡
曰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
云去之五百餘歲吾猶識其意也 以上燕

石齋補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
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悲者歟夫傷二妃而哀
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
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
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
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為九章以補其所
未道者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
而共之譏楚王知已而不知人也柳公權
小子與唐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余故

為補成之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
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
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燕石齋
補

東坡詩話録下

元　四明陳秀明　編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帯雨人皆喜其氣韻之佳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話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兩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　竹坡詩話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晋間人耳其後余游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劉裕之遺跡余感之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跡〻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晋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以下百斛明珠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予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呉世人皆以先主武侯欲與関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呉非也我意本謂呉蜀脣歯之國不當相圖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呑呉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〻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擧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帯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犀山似劍鋩秋來處〻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帯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書黃泥坂詞後余在黃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稾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見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録一本以遺余持先本去明日得王晋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乃多費我絹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

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怫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濯可湘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矣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授紙筆求作字每謂之曰許早乎許遲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然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棲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忌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將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雖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為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出歲鬚髮皆皓然固窮亦略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為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已上同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

未服也而名之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之云我家岷蜀最高峯一作清溪電轉失千峯夢裡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々見一作石泉影落涓々滴玉女牕明處々通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碧玲瓏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府宰殺欲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倡和其畧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目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碧蓋實夢也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々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知在南華侍數日矣感嘆不已故先寄此詩云扁舟震澤定何許滿目廬山覺又非青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靜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是真依 玉局文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晁氏客語

為愛鵞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先生作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言曰吾將以為襪材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待將一段鵞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篔簹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畒在胸中 篔簹偃竹記尾云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畒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燒筍

晩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燕石齋補

余觀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晋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争買龍團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子瞻歸自道塲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顔恰似腰枝嫋

余遊儋耳見黎氏為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嘗從乙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横秋浦不覺清林没暮潮及詔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母言入村落未還有包醬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辭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駡賊嚼齒穿齦顔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今齋夜話

予素不解棊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為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堂楊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於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陵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為僚友一笑夢府良是覺府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横太白便從鳥道絶峨眉秋風與作烟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燕石齋補

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中有神魚食之者仙 燕石齋補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
意在於奪也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
峰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
蹙慇懃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得之喜無寐與汝
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
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
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
厭何事奪所欲〻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
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
韻錢王二公以為不可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
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
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蓋可許也復次前
韻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
一顰足平生錦繡腸早歲藜莧腹從教四壁空
未遣兩峯蹙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
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
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
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鬉掠原野電尾稍
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
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峯他日來不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
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春冰無
真堅霜葉失故綠鷃疑鵬萬里蛙笑夔一足二
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
蹙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
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
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
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
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馬君部曲
臥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

東坡送山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
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
然用之耶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
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
惟無意味兼與工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
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
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東
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
花後見王荊公云道家以肩為玉樓目為銀海
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
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

蓋絶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
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
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
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
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
足乃敢嗔此東坡詩豁也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
終歸雄渾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

進佳處輙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
語所以警之云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
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
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
言不樂乃逕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
其去雖武王周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
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
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
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世所笑不
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

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
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不能忘世俗之毀譽
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
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
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
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持以徼罪行不
樂乃逕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
名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
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
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
此詩眼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
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
山綠水對野草閑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
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
拙無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
為可信復齋漫録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
未消者俗謂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
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
入句了無痕纇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余謂非
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

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
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
北人以晝寢為黑甜故東坡云三杯軟飽後一
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
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荊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
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烟苒苒草根
南澗水冷冷繰成白雪桑(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
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
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
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荊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
變荊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
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
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
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此詩謂之句中眼
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冷齋夜話

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
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
以追配前作也 石林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
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
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

(桑垂領雪今刊本集作髮)

雞更問人天然奇特 漫叟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樊裘羸(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
糝玉塵自 餐氊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為
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
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
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髮)軟紅猶戀屬車
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
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王仲至和之末云誰
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歎久之
蓋濮(張)兒寬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四川人
自揚州(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
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
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
祭祀不潔即見帝憮然坡時為尚書亦乘車
在駕前 蔡藿野人詩話

黃魯直浣溪紗詞云新婦磯(機)頭眉黛愁女兒浦
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
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
魯直此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
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
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耶(後)

石齋補

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奇特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為虱對龍驤為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煑茗題壁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余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沉吟久之請余易之以橫字平甫歎服大抵作詩當日煅月煉非欲誇奇鬭異要當淘汰出合用事此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書而趙德麟以為陳知默詩東坡必不誤矣 遺珠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辭別皆曲盡其妙 漁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王直方詩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却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贊鶴分明 室中語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啖蔗如一句即雪裏菠薐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 陵陽室中語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亦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梅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悽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瓶羅中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

相值兩浮萍頗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齒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酔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烟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許彦周詩話

李太白溽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韵云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耳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下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郡舉四詩其他甚衆蓋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絶他人道不到也 漁隱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詩話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三馬賛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學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蒙訓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衱(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以為絳帳耳

余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一見者不覺至永和游清都觀見謝道士鶴髮童顏自言丙子生六十六歲矣詠詩云鑑湖尺素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究在

默存中每逢佳句携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
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王
源慶源以恩牓得官居於清社來從東坡求紅
帶坡為作長篇要山谷與少游同賦坡詩云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
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
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〻等芋魁豆飯吾
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韻王直方詩話
上
元夜登樓倒有貴戚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
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
人散月紛〻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
細君同
杭州有西湖而潁上亦有西湖皆為游賞之勝而
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
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遂言其務簡
也秦少太虛作一絶以獻云十里荷花菡萏初
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
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為西湖之
長
東
坡將云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
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
相如起睨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
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
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曉所謂乃絶筆也
僕
嘗夢有客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
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
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成不以害其耕德之
所修不以賊其生
昵
〻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
場此退之聽潁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
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
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
賢琴詩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
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
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
洗淨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
為恨
蘇
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
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
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
風志君無東吳也續前定錄
復
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
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舉

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
杖屨中之語也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〻皆奇一句之中字〻
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云活水
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
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
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
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
入夜缾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尤難下
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
此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紅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校枯腸未易禁三椀坐
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公喫到七椀
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
之味
苕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一篇中
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饒材料傳称
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
不能傾沉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
全篇用事者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及戲張
子野買妾詩句〻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嘉慶青和中澣二日白駒居士𥡴校一過

丁未 四

東坡詩話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陳秀民編秀民既作東坡文談錄復雜採諸家論蘇詩者裒為此書其排纂後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為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為次第殊無體例又如記仇池石數詩直書原詩前後並無引述如此則全部蘇詩皆可入錄矣至記芙蓉城詩於題上加一遊字舛誤尤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採歷代詩話蘇詩僅其中之一家而核其條目較此尚多大半則此錄之挂漏可知矣所引諸書惟燕石齋續一書世罕傳本然持論頗淺陋如證春事闌刪芳草歇句引唐劉琮及傳奇女郎王眞詩而不知為謝靈運語則其書亦不足重也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志一條是書為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曹溶學海類編喜造偽書此類亦可疑也

南溪筆録群賢詩話二卷

不著撰人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正德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溪詩話二卷》提要

南溪詩話序

詩話雖宋司馬文正公亦有之則其專門之説又惡可已也頃予以先端毅公之憂家居間過弘道書院一日邑大夫嘉定程君以道來訪見几間南溪筆録群賢詩話取而閲之曰是書所録可謂廣矣顧假刻棗傳示詩壇遂全帙付之刻既成以道屬予序其端夫國風雅頌古之詩也諸家註疏不過發明比興賦之義後之詩猶古之詩也何其

説者優劣可否之餘愈新而奇愈嚴而容縷縷不絕有如是哉噫即此可以觀其所謂詩與其所以説詩矣南溪録之盖将示學夫詩者會群思以歸于正執衆言以求乎中由是形諸歌詠

有所警焉而不敢苟也匪徒資洽聞助劇談而已南溪録詩話者之别號逸其姓名慱雅君子也當爲勝國時人第所録間有煩舛初擬刪削並存以見其一時窮搜慱采之意以道名啓充

進士起家才業華贍政務[illegible][illegible]圖刻此書以貽同志其雅尚[illegible]可知已

正德五年歲在庚午夏六月朔

三原王承裕書于清谷草堂

葛常之詩話

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戎務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孤

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同前

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右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蓋是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黄常明詩話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唐子西語録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東坡志林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旌旆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

月野宿蹤跡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文昌雜録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上殿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内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令小黄門祇候引宮人不得出内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惟植槐楸欝欝然有嚴敬之氣也

王彦輔麈史

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翠帶長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

法矣

李商老詩話

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跡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邵伯温聞見録

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原父每不然之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辨

東坡志林

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黄常明詩話

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
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
井邉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
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
飽喫梅梅實許同諸老喫盡篇中大槩奇
特可以映帶者也

玉壺野史

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
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

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
錢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
史也

謏叟詩話

杜詩白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
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
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矣

同前

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云姜
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憐
風濆雨之句自古有之偏觀腹腴愧年少
山谷謂腴魚腹下肥處也

西清詩話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
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
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
多矣亦間以冊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
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

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趙與旹賓退録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
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
國授謫制特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
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
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
則非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蔡寬夫詩話

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粧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語句頗相類因請易之元之欣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無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蓋元之之詩本學樂天也

同前

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爾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若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虫蟻豈憶昔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范元實詩話

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郤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荊公語錄

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

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雪浪齋日記

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冏冏皆造語入妙

王直方詩話

老杜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矣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張子韶詩話

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似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雲無心鳥倦飛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渾淪難輕議也

漫齋詩話

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壮士肝說者

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韵也可謂至論

孫季昭詩話

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不淺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亦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壮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笋行安得壮士擲天外

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孔毅夫續世説

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之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

容齋續筆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或見之有時不冠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殺意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

瑶溪集

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晋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擷其英華旁羅曲採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馬及唐文弊尚文選太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

唐子西語録

堯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志林

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捫蝨詩話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如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illegible]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

孫季昭詩話

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跡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石林葉夢得詩話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捕迹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也

容齋三筆

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

原缺第十五、十六葉

耗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
山川草木之幸也

朱文公語録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
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
滄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當作去字
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
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
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字

似此類極多

復齋謾録

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
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
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
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字無
疑也

后山詩話

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
絕而子美才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

葛常之詩話

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
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
作放舟廻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
旌旆江月詩云天道長作客老去一沾巾
是也

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

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孫季昭示兒編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
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之離亂
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
如折檻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
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

黃常明詩話

子美詩雖有古數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

藍縷告訴棟梁摧本即所賦自然及於黎
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
忘君耶

容齋續筆

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
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
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
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
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葉夢得詩話

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墻猶竹色虛閣自
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
力不可及

東坡志林

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
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
爲留壯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
衛也

後村詩話

子美草堂詩云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體盖用木蘭
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
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
豬羊

容齋五筆

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

爲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
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讀之
凄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
尺彊别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
時之懷抱也

后山詩話

東坡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
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
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

致人[illegible]而益工也

古今詩話

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内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
猶畏虜羅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獲
做

葛常之詩話

子美丹青引云将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
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云房杜王魏

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當時
已爲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賸馥沾被後
人多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
者也

呂氏童蒙訓

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言然不做廢
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
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無[illegible]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
至處者也

容齋五筆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
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
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
羅漢記坡公賦韓幹馬十四詩誦之蓋不
待見畫也記之與詩其體雖異其布置鋪
寫則同老杜觀曹将軍畫馬圖引視東坡

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
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
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地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
藏曹将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
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
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
意氣横出可謂妙絶動宮牆矣

容齋續筆

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王直方詩話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

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夫表聖之流遠矣

孫季昭示兒編

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荊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誠齋詩話

老杜山水圖云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以畫為真也曾

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古今詩話

按元稹元日詩羞看弟子先拈酒白樂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支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蓋用老杜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之句

腸内熱文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髙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東坡志林

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瑶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辯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蔡寛夫詩話

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禄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嘆曰吾不得天下也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握天下兵柄則人心固無繋矣未可以强弱争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能嘗謂朝廷且脩史其言必有自來矣琯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闗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

後村詩話

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琯後爲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陶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之所逆知琯雖敗猶爲名相至於陳陶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葛常之詩話

子美詩每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

□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
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東坡志林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誤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備詩家體非必率合區區者然也是篇句凡

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謂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史能達忠不忘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也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鵑聲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黽絺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東坡題跋

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録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得柴胡等藥偶録此詩遺遠

古今詩話

古之文章自合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雙聲疊韻之類然如自朱邪之狼狽致

[illegible]流離不惟亦對求邪對子[illegible]流鶯乃獸名對禽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懐君及惡樹詩拘杞因吾有雞黍柰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

葛常之詩話

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

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

崔德符詩話

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許彥周詩話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鬭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尺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亂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也

後村詩話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

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減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論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趙誠明金石録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復靈詩余初讀子美八哀詩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不見其詩晩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山谷詩話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

煩繩削而自合矣

晦庵語録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illegible]郄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固有一時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東坡志林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其在呑吳之志此爲恨耳此理最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爾

范元實詩話

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illegible]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

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劉自昭詩話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與雲
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
乎倒置氣脉不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曰
然傳寫之訛耳

蔡寬夫詩話

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
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
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
疎籬爲新句雖若爲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容齋隨筆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及烹寒
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
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
所出惟杜子美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
摚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
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
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容齋隨筆

求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
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
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
可以蓋侯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
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
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
使人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
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
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
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
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
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
皆名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
年年渡何曾風浪生牛女漫愁思秋期猶
渡河梁劉孝義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渡
淺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
遣詞之過故老杜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者
他人比也

容齋續筆

杜子美有存沒絕句每篇一存一沒蓋席
謙曹霸存也畢曜鄭虔沒也其詩云席謙
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上句他年
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又云鄭公粉繪
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

水人間不解重驊騮黄魯直荊江亭即事
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
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
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沒而無己存也

容齋三筆

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
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
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
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

大要既無所損入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同前

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
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
穴簾隙而窺一時從官戲劇品類雜沓皆
列于下老杜鬬雞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其詩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
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
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黄

後山詩話

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
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
之詩也

韓子蒼詩話

東坡今集本容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
下筆奇偉尚寬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
杜詩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
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一揮

者杜晩年多倒用字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爲法黄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别本是末害其第爲能耳其詩云未絶風流相國能

古今詩話

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新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倣此體

賓退録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獨靖也老杜小白詩云小白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荊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之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

蔡絛西清詩話

原缺第四十葉

天池横是也

後山詩話

王摩詰詩云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也

呂氏童蒙訓

杜詩如雕虫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説作賦而説雕虫不説寄書而説烹鯉不説疾病而説沉綿頌椒添諷咏禁火卜歡娱不

説節歳但云頌椒不説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蔡絛西清詩話

都人劉克該貫典籍嘗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歳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

育陰則夭少陵盖譜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僭災豈春秋書王正月之意耶

嚴有翼藝苑雌黄

遮莫盖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常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

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東坡詩云芒鞋竹杖步行纏遮莫千山萬草山皆用此詩

雲溪友議

老杜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按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

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若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樂工所作也

孫季昭示兒編

杜詩中有反經史字音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馬太卿詩云此道未磨磷緇別崔潩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

古今詩話

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容齋三筆

杜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諫何得爲直臣錢伸仲云朝有缺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

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環為相其人亡矣杜
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
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
有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誠齋詩話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詩侍臣雙宋
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范原實詩眼

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

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里無人萬壑靜三
步回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
節也此法句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經開
元以下多此體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
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
節者老杜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
即定留人耶山谷尤愛深遠閑雅

東觀餘論

老杜詩顧俠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存

元中韓恭同顯負其詩蓋謂顏誠者也倒
其道跡乃知子美所處稱之耳此首倒雖
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歲暮行詩注

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詩本
說射鴈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
說時事因及私鑄私之未了終以晝角老
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
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能讀亦不得不以

為戒也

唐子西語錄

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
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
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
不逮也

東坡詩話

讀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振貪懦於
百世之下也又云子美詩固無敵然自致

透也下句直村陋也此我其服摘世人當
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容齋三筆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啟
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
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若堯
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
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

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
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
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
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
廣帥其　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頃
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
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
在天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待當勉
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

百夷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
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
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
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
他等厥有旨哉

王立之詩話

昏鴉亦常詩何必引何遜句枝作絕句卻
云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希曰公作絕

句在此對雪詩之前而於此方引遜句自
注何也豈不以昏鴉常用之字猶有所本
故再用之乃引為証欲人不輕用字也

・范元實詩眼

沈佺期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
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
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
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皆不免
蹈襲然亦未易優劣也

山谷詩話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鐵成金

邵氏聞見録

或以沈雲卿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蔡絛西清詩話

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於此也

嚴有翼藝苑雌黄

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此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説云杜少陵文自古奥所舉數語出朝獻太清宫賦誠磊落驚人此謂有韻之作可乎切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課伐木詩序之類而已

後山詩話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後村詩話

前人以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illegible]脱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

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蕭禹道詩序

嘗過友人坐間有杜詩一部試開卷第一句云一縣蒲萄熟余問此有意否其人大笑曰一縣蒲萄熟即一縣蒲萄熟耳余曰題爲寓目下言苜蓿政謂此二物也皆此方所生今滿眼見矣未喻信手復閱一卷指第一句生年鶡冠子舊解白鶡冠子隱人也其人即不復問揖余坐余因自念此顏駟之歎也故其下云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其厭世自悼如此肯疊冠鶡子對鹿皮翁一隱字哉今人未必輕古人而有

輕古人之色漫謂尋常語即尋常意看留思之未有不自見而色已如此

劉孚齋詩序

作詩如作字凡一齋第一類欲以少許對[illegible]多許然氣骨適稱識者蓋深許之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對雨露字意政等恐而不傷使皆如青歸柳葉紅入桃花上下語脉無甚慘黯即與村學堂對屬何異後山識此故云功名不朽聊通[illegible]海道無遠具一舟幾無一字偶切簡齋識此故云一凉息到骨四壁事多違此今人所謂偏枯失對者安知妙意政在阿堵中作此詩如作字横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嘗與客言老杜親朋盡一哭戎馬去孤城客言近世戴式之亦云此行堪一哭何日見諸君余笑曰俗矣因又舉誠齋高安賦云江西今是奇絶處天下幾多虛得名中對着此横氣絶蓋宇宙客言[illegible]

冀人云天下有樓無此高余笑曰又俗[illegible]即同言同意愈近愈不近詩固是難言耳

陳生詩序

詩在灞橋風雪驢子上非也鳥啼花落[illegible]根小落斜陽牛笛雞聲茅店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隣里愈近而愈不近着力正難有能率意自道出於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猶不可得

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拯羈旅難言之情如太白昨夜梨園雪弟寒兄不知小夫賤隸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愧之矣如陳后山歸近不可忍以爲精透亦可以爲鄙褻亦可如杜子美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欲起屢見肘仍嗔問升斗乃并與聲音笑貌彷彿畫之又如古人於奴婢猥下寫至孤客覩僮僕悽然甚矣又[illegible]瘞僕生新敬則出[illegible]

隱隱約可見又云犬因無主善則俯仰猶有不忍言者如陳簡齋平生老赤脚每見生怒嗔揮汗煮我藥見此愧其勤更自風致清真而豈今人不能道哉

陳宏叟詩序

小隱陳君以九日過我因爲誦老杜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存沒離合之際無不具見但覺去年明年之感未極平生又如衣冠却扈從爲還京之喜

與先時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然此猶以虛字見意如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才一梁字耳舉梁而入陳入隋不勝其愧又知江命之爲隋臣而已三誦此語復何極深切著明攘臂而起正色而議哉往往讀書又以實字忽之今人詩五字或贅二三不可不知也

贈白廷玉詩

杜子美大篇江河[illegible]作不測雖太白兆之
天才罕及至五言七言律微有拙處淡[illegible]
時得風雨鬼神之助不在可解若七言古
麗或更於在野而不為俚亦惟作者自知
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筆絕於世久紛紛
一花一葉飾姿弄鬟徒亂人意

胡仁叔詩序

舊嘗評某人詩清嫩其人不滿以示羅[illegible]
谷澗谷曰過矣審然當唐詩何人共可[illegible]

語為足以稱此凡諸嫩欲稱老不知清[illegible]
與淺嫩異政未可少也如輕風潞日時花
美女小兒覞睆初語別能令人賞愛有[illegible]
亦不在多固未可與彼老者同年而語也
杜子美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倘無起
語十字坐盡情事而折更接以紅入青歸
桃柳之句豈不誠惱其嫩耶

題劉景信詩

近年江湖復以就其傳者亦何能一[illegible]

一儀清濁分高下氣槩境致此語在杜集
尋常以為至朴者而亦不可及也

王琪詩話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
膩脚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
也學者尤效之而過其甚豈遠大者難窺
乎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如花卿學語
小兒知姓名細看此歌想花卿在蜀雖有
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

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
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句語
含蓄蓋可知矣

三山老人語錄

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
愛身勸以伏節死義也

休齋詩話

杜子美詩有冷蕊疎枝半不禁語固佳矣
而不若山意衝寒欲放梅尤妙又荷葉荷

花淨如拭此得佛書以清淨荷花喻人之
性故梅之高放荷之清淨獨子美識之

三山老人語録

子美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
君之象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
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
無綱紀文章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
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
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

耽于瑶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晏
昆侖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
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
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古今詩話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曉鶯
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先賢詩話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
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
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銀燭秋光冷畫屏
云云有句意俱含蓄者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子細看

古今詩話

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覩物有感焉則有
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

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旬不
拆甲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山實於
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
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
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
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言詩矣

室中語

一日有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一句可乎公
曰然如杜子美云使君自有婦而無[illegible]

喧之類是也

嵩常之韻語陽秋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云因今適

情性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南溪筆録羣賢詩話　前集終

南溪筆録羣賢詩話

本事詩話

太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昻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爲有唐詩人之稱首歟

太平廣記

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

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

春陵齊賢詩話

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欣然承命其時白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穠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偏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者也

七寶詩註

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聯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爲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爲鑒如飛燕之爲漢禍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輟游宴之樂而臨政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出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譎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六一居士詩話

太白襄陽歌落日欲没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知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晁補之續離騷

鳴皋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作也白元

長安秋色遠矣有謂晚景而遭末造之時也遠者日以踈去迷也不知何處邪湘君者蓋舜之葬者二妃不得從焉是又即湘君若之事而重感明皇王后楊妃之事故曰不知何處也寄興深遠無非愛君憂國之事而全不着迹其得國風之體歟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之謂也

漁隱詩話

王摩詰詩有六言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

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今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閒適於其間也

東坡詩話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後湖集録

王摩詰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化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化之表者也山谷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此詩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耳

韓子蒼詩話

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侍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新詩清新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叙之過歟

樂天詩話

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詩今人秉筆者誰能

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
身沒而後重之

呂氏童蒙訓

徐師川曰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
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
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隱居詩話

蘇州古詩勝律詩

須溪詩跋

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心其詩
如深山采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
如訪栁尋梅徧入山寺二人意趣相似然
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石孟詩如雪雖淡
泊采色不免有輕盈之態

皮日休詩話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
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不能愧者惟吾
鄉浩然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詠不
拘扶異齪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
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也北齊美蕭懿
夫容露下落楊栁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
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
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謝朓之句精練者露滋寒塘草
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
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
衆不可悉類

后山詩話

子瞻謂孟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酒
法手而無材料耳

司空圖題栁集後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
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

唐子西詩話

退之琴操非古詩非騷辭惟退之為得體
退之琴操栁子厚不能作也

伊川跋拘幽操

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樊汝霖註秋懷詩

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公以六經之

文爲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邢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傳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其詩往往有其體

歐陽公跋此日足可惜

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泛溢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

足也

唐子西語録

退之作古詩有避屬對者如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洪興祖註桃源圖

淵明叙桃源初無神仙之説梁任安貧爲武陵記亦祖述其語耳淵明云先世避秦時亂而安貧云晏以避秦人之亂邑人相率携妻孥隱此厥後絶不外通何人世之

多遷貿也後人不深考因謂秦人至晋猶不死遂以爲地仙洪駒父曰荊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者非是

樊汝霖註韓退之李花詩

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狀極李花之妙矣蘇内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思不邪穠李争春猶辨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劉公嘉話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煉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敲字佳矣遂與布衣交有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絕斷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云落葉滿長安卒

求一聯不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縶一夕而得釋

筆墨閒録

石鼓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柰石鼓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即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集注雙鳥詩

蘇内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謂李杜作柳仲塗雙鳥詩韓之為心憂矣道也[illegible]行非[illegible]氏者為夷矣故寓言以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自柳仲塗為二氏說行于世洪慶善祖述其意而箋之朱[illegible]公為已與孟郊作耳

西清詩話

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荅以退之穎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

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至失勢一落千丈強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則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洪氏亦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喧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歐陽忠公以為琵琶聲東坡作

聽琴詩以報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
未必然
東坡云送盤谷子詩
退之自謂尋常詩不及老杜此詩獨臧子
美云
洪興祖注荅孟郊詩
規摸背時利文字覷天巧此效東野酹奬
樊宗師郘淈惟西禹孱山厲水刻屈此效宗
師黃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

體蓋退之戲效東野宗師之比以文滑稽
耳
李肇國史補
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澁則
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宗師墓誌語奇而
澁皆辨以效其體也
汝霖注說夢
蘇內翰曰李太白詩云遺我馬跡書讀之
了不聞太白尚氣乃自和不識字不如退

原缺第十五、十六葉

東坡詩話
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群山似
劍鋩子瞻為之對云繫懣豈無羅帶水割
愁還有劍鋩山
山谷跋送窮文
送窮文盖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
極相似而逐貧則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
而語稍壯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
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

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
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不能出其
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
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坦之評退之
論者謂其以文為詩故其詞多奇勁雄壯
而少冲淡然不知其如古作殆非冲淡者
可得而及也青青水中蒲此詩不知何為
而作詞格雖若類晉曲之子夜前溪等歌

然其氣韻優游深渾去漢魏自不相遠非晉曲淫艷者比唐人以樂府名家者亦皆下此矣

苕溪漁隱詩話

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生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東坡評柳州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

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塵絕風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子厚詩在淵明下韋應物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劉坦之注擬古韋蘇州詩

蒼山曾原嘗曰擬詩如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筆意運規製胷中然後下筆乃可

若展畫臨貌雖似亦下矣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字是盜之也非擬之也此論最切當愚按晉人如張孟陽陸士衡皆不免坐此獨陶淵明脫去繩墨直寫所蘊可謂度越前輩矣今應物所議亦不能規規模放自成一家語者斯爲可尚若夫格之高下繫乎世降之遠近茲不暇論

坦之論柳州

世評其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興寄應物並稱宜矣然必較其等差則子厚之務求工緻不若韋之蕭散自然也子厚十二曲皆不失於古調但其詞太嚴密氣亦促迫而乏優游之韻其亦朱子所謂有意於求似者也

坦之論康樂詩

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假雕績耳愚謂康樂陶寫靈性深造自得者

也他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安於義命而不忘憂國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

坦之論謝惠連

唐子西以宣遠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爲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録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二葉

論張華勵志詩

愚謂漢魏以下諸詩未有如茂先此篇能以聖賢之學自勵其志者且逝者如斯一語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今茂先獨得聖人之旨則其識超詣有非學淺之士可得而擬者焉厥後茂先負台之望立朝盡忠臨危不屈而信史以令德稱之豈非勵志之驗歟

曾原論鮑照詩

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乏渾涵然未至流於靡麗彼則皆靡麗矣

又論謝朓贈西府同僚

此詩詞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如天際歸舟雲中江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矣

坦之論張籍離怨

文昌工爲樂府與昌黎文公稱其學古淡者

是也盖唐人之古詩於此焉止矣或言籍樂府古淡昌黎既許之宜其可取者多矣愚謂古人製作自有體格雖或因時高下其氣韻亦不相遠此難以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會也今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一篇庶幾近之餘皆似是而實非大抵貞元以後稱學古者類此夫唐以詩名世者無慮三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純全合乎風雅之遺響何其不

易得也於戲世降風移一至於此矣

坦之論老杜述古

昌黎文公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愚按二公詩雖齊名而趣各不同蓋太白出於天資子美得於學問太白志尚縱橫時有俠氣子美抱負經濟自比稷契觀此述古三篇則子美胷中所蘊槩可見矣此其學問之功有不容掩者豈太白所能企及哉

杜牧之論李長吉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不足爲其怨恨也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盖騷之苗裔理雖

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情狀雖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晦菴論

李賀較恠得此此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

賀詩巧

東萊註高軒過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王直方詩話

高軒過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亦出於此

東萊論月蝕詩

盧仝居東都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山谷詩話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咏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獨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皆不得入此律也惟無柰脫莱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于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洪駒父詩話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何不曰一

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而去

洪駒父詩話

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

唯聞鍾磬音

東坡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最愛賞以爲不可及此詩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反思螺蛤耶

詩苑類格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長於情

苕溪漁隱詩話

富貴於人造物所慭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凄然誠不足爲此也

許彥周詩話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說者謂之秀句此語未易及

西清詩話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晒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茗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鑄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恠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觀花莫謾煎之句

宮詞舊跋

王建太和中爲陜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以詩觧之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詔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

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絶天下傳播傚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

陳輔之詩話

荊公獨愛樹頭樹底覔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許彥周詩話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麗情集

自恨尋春去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緑葉成陰子滿枝此時牧之守宣城老嫗携鬟髻女年十餘牧熟視之曰真國色也期十年後爲約至十四年再除宣城女已嫁生子遂作此詩以爲悵別云

古今詩話

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邀飲有妓紫雲妝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傳宜以見惠衆妓皆笑回首妝之云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古今詩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

詩句嘗内晏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笑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也

冷齋夜話

荊公每誦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雖老杜無以過也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雪屋聽窗知未受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荊公晚年喜其字字有根蒂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

文忠公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illegible]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illegible]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今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與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詩話

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胷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不見牽强之跡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

詩話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又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

歐公詩話

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

灩澦滂沛辟如千里馬已發不可禦盈前
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事
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
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嬈女老自有餘態
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
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轉舉世徒驚駭梅窮
我獨知古貨今難賣二子齊名於一時而
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
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

其長善論者謂粗得彷彿然不能優劣之

山谷詩話

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
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漁隱曰如南
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落日
畫橋西簷日陰陰轉床風細細吹翛然殘
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
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
留連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青山如染風暄草欲熏梅殘數點雪麥漲
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
也

唐子西詩話

荊公詩得杜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坦之論安石詩

安石經術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
法詩宗杜少陵間有古體惜乎不多得也

又有新月詩亦不失爲古作但不及雲之
祁祁之詩簡潔深婉雲山詩詞調近古意
思閒淡較之宋諸家語似亦未有能過之者

劉會孟跋郴子厚詩

子厚律詩長句矜重渾朴及小絕平易如
不經意然每讀不可爲懷詩之得失[illegible]
諸長篇點綴精麗樂府託興飛動古詩[illegible]
調紆鬱清美閑勝詩總不多而態度異乎
退之固當遂出其下並言韓郴亦不偶然

學杜甚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矣老杜子美
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
處則荊公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氣
高出千載之上者猶可歎[illegible]則靡[illegible]之
盡之矣

俊陽宮市語

子瞻[illegible]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
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
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
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
云高人豈學畫畫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
一欀其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支異出
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斆
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
閑如啖蔗如一句即　雪沒麥如鐵甲之類
未可勝記

后山詩話

論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不可不謹也
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
以其得之易也

隱居詩話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
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
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清奇而氣
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
人遺琢扶手不停方其得幾羽往往失鵾

鯨蓋謂是也

誠齋記逸詩

予昔爲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亭壁間有
山谷手書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
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
借黃金縷水文

復齋謾錄

陳履常詩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

君不來世事相遭竟何如好伴百歲歸田騎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石林詩話

寇國寶黃葉西風水漫流蘧蒢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已學乃知文章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王直方詩話

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人大驚以爲異人伯時因畫爲圖而邢敦夫作長歌歌曰長安城頭烏欲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作暮天碧但有明月流清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著白接䍦長吟撚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得到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商山皓龍眠居士畫無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途紙上軒昂無乃似君不學長安游俠誇少年臂鷹挾彈章臺邊君不能提携長劍取靈武指揮猛士驅貔虎胡爲脚踏梁宋塵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烟霧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好挂三花樹敦夫時年未二十也

宋賢詩話

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遂舍舊而圖新其初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跌宕不滿人耳必馬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復齋謾録

韓子蒼冬日詩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

黃葉深惓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隨
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
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漁隱詩話

余嘗記徐仲車曰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
春風洗肯於藍綠滌指魚不來鷗不起瀲
瀲灔灔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
落未落處盡在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可奈
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

聲酒面春風和乃佳作也

趙章泉梅課

嘉泰壬戌九月陸放翁夢一故人相語曰
我爲蓮華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
君能暫爲之乎日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
以記之曰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槖歎
侏儒不知日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又夢到荷花中有詩云天風無際路茫茫
博竹花王霧露郎只把千樽爲月俸爲嫌
銅臭雜花香此事甚清奇可入詩料

晦菴語錄

亭齋先生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及去
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琢
[illegible]而天然秀發格力閒暇超然有出意之
趣

晦菴詩

病翁小時所作聞筝詩規模意態全是學
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

高而音節華暢一時流輩少能及之其詩
云月高夜鳴筝聲從綺囪來隨風更迢遞
縈雲暫徘徊餘音苦可玩繁絃互相催不
見理筝人滔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
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
霜霰再撫流水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
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
况乃容華衰道同符斤諧志異勞事媒栖
栖墻外子亦抱凌雲才

蔡覺軒跋感興詩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蕭散閑雜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歲之後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奥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爾

王埜跋

文公先生感興詩二十篇埜爲兒時口不輟吟然未能盡窺其指趣及分教西邸得瓜山潘君謙之所箋本明白切實如示諸掌蓋先生此詩凡太極陰陽之理天理人欲之機古今治亂之分異端末學之辨精粗本末兼該並貫加以興致高遠音節鏗鏘足以追儷風雅學者優游諷味興起感發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下學上達之功孰能外是而求之哉

藝苑雌黄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鬬茶歌此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漁隱書希文之歌排比故

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玉川自出胷臆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上篇皆佳作是果無優劣耶

玉林詩話

六言絶句如王摩詰桃紅復含宿雨及王荆公楊柳鳴蜩緑暗二詩最爲警絶後難繼者近世惟楊誠齋醉歸一章月在荔支稍上人行豆蔻花間但覺胷吞碧海不知身落南蠻雄健富麗殆將及之

餘話

康伯可紹興間過清江遊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其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傍鄰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春歸其二云江上濃雲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都去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餘話

姜堯章居苕溪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曰人間官爵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堯章報以長句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真祖只在南山顛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煑石何由軟佳名嘉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

趙章泉哭蔡西山云鵑叫春林復近詩廬回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凝九疑早歲力辭公府檄暮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辭行可知蓋晦庵西山墓碣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效夫子書延陵季子之墓也當時[illegible]詩推此篇爲冠

餘話

戴石屏題嚴子陵釣臺一絕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亦新奇可喜

玉林詩話

高九萬觀思陵御製墨本詩云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製詩白髮內人和淚看爲曾親見寫詩時

冷齋夜話

吳僧道潛有標致常居姑蘇東坡移守[illegible]

[illegible]過堂士大夫[illegible]

東坡謫客罷略西俱求紅粧隨之遣一□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與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欄竅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又云數聲柔櫓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

有逼真處

漫叟詩話

荊公嘗書一絕于壁竹裏編茅倚竹橋乳根蹊處見前村閑眠白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爲掃門

古今詩話

唐求蜀州有唐求放曠疏逸方外人也吟詠有所得即將藁撚爲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茲瓢苟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

東坡詩話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閑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

耶

西清詩話

羅浮仙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誠齋詩話

孔子與程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爲吏蒲以爲鞭寬厚至矣坡云有鞭不施安用蒲杜云忽憶往

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苺苔如何不飲令
心哀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
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劉景明九日
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敢取明年各強健
得此法也

章泉詩話

王維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杜甫云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師川云細落
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介甫云細

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知詩於
此不可以無語或以二小詩復之曰水行
雲起初無意雲在水流終有心倘若不將
無有判渾然誰會伯牙琴又云誰将古尾
磨成硯坐久歸遲摠是機草自偶逢花偶
見海鷗不動瑟音希公曰所謂可與言詩
矣

誠齋詩話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記事之妙
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
所不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好色而
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
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
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得謂
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
春到後宫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

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
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爲微爲晦
爲婉爲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侍宴歸來宫
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
而不汙矣

誠齋詩話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太
白詩體也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此子美詩體也西望太白横峨岷眼

萬四海空無人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
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此山谷詩體也

冷齋詩話

鄭谷詠落葉詩未嘗及凋零飄墜之意人
一見之自然知為落葉謂之影略句詩曰
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滿廊僧不厭一
箇俗嫌多

冷齋詩話

唐詩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

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
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
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
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外言其用而不
言其名耳

漁隱詩話

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
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想行
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故此[illegible]

余亦嘗云鸜鵒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
丹青

青箱雜記

宋莒公見公佳句皆書齋壁如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春
處閑看游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
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
白野棠花後人不可及

蔡寬夫詩話

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
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非不工矣終不免
此病

沈括筆談

王荊公詩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
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山谷詩話

唐詩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置早意於

晚中又曰驚蟬移別柳鬪雀墮閑庭冝靜
意於喧動中

同前

句中眼者世尤不能鮮王荊公欲作新政
作雪詩云勢合便宜包地勢功成終欲放
春回農家不念豐年瑞只欲青雲萬里開

王直方詩話

或詠松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
雨寒一僧在座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

寒在空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
當以僧語為優

潘子真詩話

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
麥枯誰與刈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凡此句中每含問答之詞大麥乾枯小麥
黃問誰腰鐮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

誠齋詩話

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
還不能退之曰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
五言而兩意者后山云更病可無罪猶寒
已自知

誠齋詩句

士大夫有傳一兩聯可喜而未知其所本
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棊局局新
又云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
又云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
又賀人休官重碧盃中天更大軟紅塵裏

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宦而
事反拙者當初只謂將勤補到底翻為巧
弄成此尤可笑

陵陽詩話

公嘗曰昨嘗與呂居仁閑論前輩所作上
元詩居仁曰晏元獻云梅臺冷落收燈夜
花巷清歷掃雪天最佳直是說得出不可
及者後見呂郎中詩云江城氣候猶含雪
草市人家已挂燈豈用晏意耶

漫齋語録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滑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

王直方詩話

亭亭思婦石下閲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樹久相待微雲蔭髮采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子矯首塵寰外陳迹遂亡窮佳期從莫再脱如魯秋氏妄結桑下愛王贊委泥沙悠悠復安在此賀方回作望夫石詩也交游間無不愛者余謂田承君云此詩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琢磨之功其所失者太粘着皮骨耳承君以爲然

禁臠

王維書事云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舒王云若耶溪上路莓苔興盡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皆含不盡之意子由謂之不帶聲色

陵陽詩話

劉威有詩云遥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意勝而語不勝王介甫用其意而易其語曰漫漫芙蓉難覓處蕭蕭楊柳獨知門

唐子西語録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晋魏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晋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陳輔之詩話

蕭楚才知溧陽縣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覓公几案有云獨恨太平無事日閑中朝

後老尚書蕭改作幸字公出視藳曰誰改
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
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
平何也公曰予一字師也

孝徵詩話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
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
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中語祖孝徵曰沈
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用事耶余按沈約

詩神仙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乃
嵇康王烈事則崖傾護石髓非不用事也

黄常明詩話

杜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
又送人詩云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
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黄常明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
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飡氊典屬國來看換

酒謫仙人爲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
不及也

三山語録

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
嵬徒見舊香囊用事精確可亞二宋

古今詩話

冦萊公延僧惠崇於池亭分題作詩公探
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自
午至晡崇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工在明

字凡五壓不到公曰試口占崇曰雨歇方塘
溢池田不復鷩暴翎沙日暖引歩島風清
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
爾憶蓬瀛公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四
壓不到不如且已

古今詩話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較
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
尖

漁隱詩話

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者矣

洪駒父詩話

潘子真爲余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予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誠齋詩話

淵明無已子美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秖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許彥周詩話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詩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漁隱詩話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纔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

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玄暉蓋澄江淨如練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工

冷齋夜話

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爲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對[illegible]

好來相伴亦紛遊贈冠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諂諛未聞有諷勸之語如此者

歐陽詩話

魏野有啄木詩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人規戒之風

幕府燕閒錄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

莫間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即請守相州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晝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石林詩話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陽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横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盃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

也

玉局文

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溪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冬而不雪每一賞翫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既而襲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爲八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謹且知余之不在於世俗之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歐陽公體不以

粗王鶴鷺爲比不使皓白縣素等字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
静中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虫 右聲
開來披氅學王恭古射群仙邂近逢只爲
肌膚酷相似遶階無處覓行蹤 右色
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
火煖猶無奈怯得山村酒價高 右氣
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碾拋旗八鼎烹疑
爲之脩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 右味

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今聞一尺深此爲
豐年報消息滿田个止萬黄金 右富
海風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爲萬頃田五月
京塵人渴肺不知價值幾多錢 右貴
高下横斜薄又濃破牕踈戶苦相攻莫言
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失舊容 右勢
爲石千鈞積累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
壓竹本清勁昨夜分明見折聲 右力

家食時閒
太師公書肆盡天下古今奇書
欲一過目有弗得已已秋假今
三原首謁
祠下坐清谷草堂求書目于李
先生平川出觀之中得此本

喬愛其集群公精粹頗流而詩
家先生以傳舛陶陰躬自釐整
剔為前後[illegible]集授門人學官
李子張楠繕寫加諸棗鳴呼詩
話[illegible]子孫溫國有憂之詩話之
[illegible]以見先生之家頗世澤

先生名氏在首序別號平川

太師公最少亂士林仰重如公

云

正德庚午夏六月蜀嘉初亭程

啓充書

南溪詩話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出明三原王恕家前有恕子承裕序稱南溪爲錄詩話者之别號逸其姓名當爲勝國時人今觀書中所引已有白珽劉履諸名則元末人所作無疑也其書襍抄諸家詩話而不置議論畧如阮閱總龜之例但不分門類耳所引詩話雖習見者多然如所引吕氏童蒙訓今本皆不載惟好標立名目往往非其本書如祖孝徵論沈約崖傾護石髓句卽題曰祖孝徵詩話之類不一而足亦殊弇陋也

歸田詩話三卷

〔明〕瞿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歸田詩話三卷》提要

予久羈山後，心倦神疲，舊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閑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游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儔，入塲屋，追尸教席，登仕途，至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駸駸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廢。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尚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

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置凡案間，時加披覽，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懇，而受其勸勉之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已而悲，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敘在朝舊事，謂追想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若僭妄，然

輟耕壠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簟之暑風。曬茅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

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

歸田詩話目錄

上卷　　存齋瞿佑著

目錄畢

歸田詩話上卷

錢塘瞿佑宗吉 著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絃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因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忝臨安教職寧縣王濂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豐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肴全體臠。父老嘆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有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客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晋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弜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弜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弜所集三體詩則深病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四高補爲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爲於吟事者共詳察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帝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劃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

延秋迢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點染武昌識毀辛鄭挂芳歙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併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不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靨羅裙蓋詠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風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用事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汚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徃圍鞫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筆或與一人生得減死論夜郎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李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以汝州聽便

因詩見罪

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鳴鷄觜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將孟浩然在翰林適值明皇至得見命誦所爲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曰卿自棄朕何曾棄卿即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

調詞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
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雞頭肉。
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
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為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鐫刻於浯
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
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磨崖一罪案
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
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詩當
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

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
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東輦異於西京。盍
入欲而圖功。犯眾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旟。者果肯為明
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
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
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間尚書好誦之。曰氣魄雄
壯。真邊帥事也

採蓮詞

貫有初泰父。尚書姪也。刻意于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
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
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
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
者皆草草看過了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
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
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
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
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
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

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為此論。然詩亦相題
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
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斷其文
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在當時莫能判其文之高下也。及
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
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
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陸渾山火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卒則水火相抵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翱皆從公學文翱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

示兒詩

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

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紳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問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躍躍媚學子牆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帶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為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

志意知所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佳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囚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

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益作孟郊語蓋不為所取也東野詩如食蟛蜞亦若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氣象如此宜其一生困蹶也惟登第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頗改窮蹙之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此亦識其不至遠大之兆

尖山險譚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作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諢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

半年猶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感慨之意

顧况勉樂天

白樂天少日以詩謁顧况况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其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宋薛奎未第時謁馮魏公晉攜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攬卷謂曰不知秀才所如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如此薛後登第官至參政王拱宸歐陽公皆其壻也

昭君詞

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離愁別恨而已惟

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惓惓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琵琶行

樂天琵琶行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東坡舉此以諭杭妓琴操即感悟而求落髮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慣嫁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絃江心正好觀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中含諷意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爺娘

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扣手不知元是斷腸聲含無限悲怨非抱器過船者比也

樂天晚年

樂天晚年優游香山綠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彼劉夢得之靖恭佳人怨柳子厚之古東門行皆於武元衡則真幸之矣樂天連爲杭蘇二州刺史皆有惠政杭民則有三賢堂祠林和靖蘇東坡祠之蘇則有思賢堂

併祠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其遺愛猶未泯不但以詩名也

鶯鶯傳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醞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記名張生復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異夢秦夢記皆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禁惟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恭僧孺之犯上無禮有悖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

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吁如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游緑野堂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先入言為主

予為童子時十月朔從諸長上拜南山先壠行石磴間紅葉交墜先伯元範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在燕橋舊居春日新燕飛遶簷間先姑誦劉夢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見紅葉與飛燕輒思之不但二詩寫景詠物之妙亦先入之言為主也

還珠吟

張文昌還珠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綉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予少日嘗擬樂府百篇續還珠吟云妾身未嫁父母憐妾身既嫁室家全十載之前父為主十載之後夫為天平生未省窺門戶明珠何由到妾邊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鄉先生楊復初見而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籍見之亦當心服又為序其編首而百篇皆加評點過家與進先生元末鄉貢進士洪武間擢知荊門州卒于官

華清宮

周伯弜三體詩首載杜常華清宮詩連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鄉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詠芭蕉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姪少日詠芭蕉詩云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為時所稱及廢黜遂不復振晚歲不第賦詩云初騎竹馬詠芭蕉曾忝名公誦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一枝遲許折青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蹉跎歲月遙國計未容身未遇寬身江海混漁樵自述其不得志也晚依朱友謙賦孩兒詩一百韻或譏於友謙謂以孩童之貌以擬於詩多佳句如共指雲生岫齊呼月在天曲盡兒嬉之狀又云項橐為師日甘羅拜相年亦有勸勉之意但末句云明時方重德勸爾減狂顛誠若譏之矣

鼓吹續音

元遺山編唐鼓吹，專取七言律詩，郝天挺爲之註，世皆傳誦。少日效其制，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分爲十二卷，號鼓吹續音。大家數有全集者，則約取之；其或一二首僅爲世所傳，其人可重，其事可記者，雖所作未盡善，則不忍棄去，存之以備數，此著述本意也。又謂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取，衆口一辭，至有詩盛於唐、壞於宋之說，私獨不謂然，故於序文備舉前後二朝諸家所長不減於唐者，附以己見，而請觀者參焉。仍自爲八句題其後云：騷選亡來雅道窮，尚於律體見遺風。半山莫售穿楊技，十載曾加刻楮功。此去未應無伯樂，後來當復有楊雄。吟窗玩味韋編絕，舉世宗唐恐未公。既成，求觀者衆，轉相傳借，或有嫉之者，藏匿其半，因是遂散失不存。再欲裒集，無復是心矣。

宋仁宗昭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邉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洒昭陵。惜其人姓名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国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厥後荆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宣仁后上仙

宋宣仁太后上仙，置道場内殿，有長老升法座，一僧叅問曰：太皇今歸何處？對曰：太皇身歸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衆朝稱善。

富貴氣象

晏元獻公詩不用金玉富貴字，而自然有富貴氣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等句，公嘗舉此謂人云：貧兒家有此景致否？叔原，公姪也，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蓋得公所傳也。此二句勾欄中多用作門對。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等字，世謂之至寶丹。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紫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意甚工，而寓豔奇巧，蓋得公家法也。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

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千嶂關外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嘆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爲是以矯之歟

謝公墩

王荊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

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詠鴟詠魚

荊公詠鴟云依倚秋風氣勢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又詠小魚云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擲入滄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二詩皆托物興詞而有深意

詠塔自喻

荊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荊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一日歸行

荊公一日歸行云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生平歡意苦未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颯施繐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知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劉須溪云此悼亡作也公無復悲如此者傅汝礪憶內云湘皐煙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浪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花陰晝坐閒金翦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眞致雖不及而悽惋過之予自遭

難與內子張隔十有八年謫居山後路遠弗及迎取不意遂成永訣之王又云花冠綉服享榮華之日淺荊釵布裙守困厄之時長不忍死獨居尚圖一見叙久別之舊事講垂死之餘懽冥想以離寞爐香僧以酌春醪蓋祖荊公詩意也及讀汝之詩而益加悲惻焉

溫公挽詞

呂獻可爲中丞因劾王荊公被黜後臥病以手書託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甫至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治而獻可不及見矣及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讀記

其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
歸田詩話上卷終

歸田詩話中卷

錢塘瞿佑宗吉 著

廬山瀑布

太白廬山瀑布詩後，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今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及其自題漱玉亭云：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玉龍。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悠然氣彷然。真可以追躡太白矣。然太白又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亦奇妙句，惜世少稱之者

與李之儀簡

東坡詩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其撰達如此。又與李之儀小簡云。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無他祝，惟保愛之外，勤酌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尔梅二丈請學俞也

東坡傲世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臨瀧寺云。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

天讀之令人悽然傷感東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即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却笑睢陽老從事為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為悲而以為笑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可以為法也

詩無愁恨意

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又云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法臥對縈簾一炷香皆言閑退而無愁恨之思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

浣花醉歸圖

山谷題浣花醉歸圖云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能道出少陵心事趙子昂詩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亦彷彿得之

後山不背南豐

陳後山少為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亦為南豐作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

空歲年晚推重向慕甚至持不背南豐之志節可尚也

一生清苦妻子寄食外家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況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陳秦才思之異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蟻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郤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崇徽公主手痕

歐陽文忠公題崇徽公主手痕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嘗與國謀朱文公云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以詩言之第一等詩其全篇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曾預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岩花野草自春秋全篇前後亦相稱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冊立之以嫁吐蕃此其出塞時所記云

、李留後知鄆州

北州從事謁家塋上還開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鈸隊騎紛行立玉麈談辯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此歐公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也公語人云人開口好言富貴如此詩所談清而不俗非吾處富貴者不能也

燕子樓

陳薦彥升彭城八詠惟燕子樓全篇皆佳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花一夜休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亦脫洒可誦

詠二石

陳克子高題三品石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亭亭終不改可憐江令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題望夫石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二詩皆超出常格而意警拔不與諸作同

周公禮樂

蔡京當國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肆蠱惑其生日天下郡國皆有饋獻號太師生辰綱富侈可知也文士錦囊玉軸競進詩詞獨喜周邦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及燕山之役其子攸與童貫北征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師徒盍少休緇衣堂下風光美及早歸來捧壽巵既知伐遼為非策不於朝廷明言之而私以諭其子誤國不忠甚矣周公禮樂安在哉張商英拜相啓子西作內前行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買身姚宋亦不惡蓋謂周公未易學得如姚宋亦可矣詞旨輕重要當如是徒為媚竈語何益之有

村學堂

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眾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金明池

金明池為宋東京遊賞之地當時有詩云柳外雕鞍公子過水邊纖手麗人行風景可以想見又有人送遼師赴任云前隊駝狨衝曉色後車笳鼓雜春聲行色之盛宛然在目惜全篇不傳

荔支詩讖

徽宗於禁苑植荔支結實以賜燕師王安中御製詩云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句竟成語讖

杏花二聯

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以追及之

、中興頌詩誤

磨崖中興碑。黃張二大篇。爲世傳誦。然亦有誤。山谷云。南內凄涼誰得知。或云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非南內也。文潛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非濺血也。南渡後。于湖張安國一篇。人少知者。詩云。翩翩兒啼恩家酥。重床燎香驅群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

方天子神爲譴。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王業十丈碑。蛟龍□□好與齊。北望神京雙淚落。太息何人老文學。可繼黃張之後

、感興詩論二教

朱文公感興詩。其間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棘塗。誰哉繼二聖。爲我焚其書。論二教之害。然亦有輕重

、多景樓詩

龍洲劉改之鎮江多景樓詩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蓋自吳晉以來立國於南者。恃長江天險。就保守北望中原。置之度外。況以漠之境。氈毛之域哉。詩意蓋深寓此恨也。及至我朝

太祖命將出師。直抵塞外。

太宗親征。遠逾漠北。名王貴族。悉來歸附。龍飛之地。蕩然一空。奇功偉績。真可謂雪恥洲百王成功元于古者矣。或以爲自古但聞北併南。不聞有南併北者。誠確論也

、三高亭

吳江三高亭。祠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題詩於上云。人誚吳癡信不虛。追崇越相果何如。千古寃魂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自後過者陵塞。

、沈園感舊

陸放翁嘗過沈園。二絕句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詩意哀然。初不曉所謂。後見劉克莊續詩話。謂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某氏改事人。後遊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蓋終不能忘情焉爾。翁得年最高。有句云。世味掃除和蠟盡。生涯零落併雞空。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雖去尚餘癡。容從

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處處江。予甚老流落途窮歲晚漂
誦此數聯輙為之悽然似為予設也。

○廬溪送澹菴

王廬溪送胡忠簡謫嶺表二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
要為天下奇之句秦檜見而大惡之以謗訕流辰州二詩
人皆傳誦忠簡和韻少有見者詩云岩耕名已振京闕未
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我君
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李杜間從此去欠元老蒼生拭
目看來還士氣年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
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
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傾要力持請峭蓍披與前
詩相稱廬溪在辰州人爭迎以為師孝宗更化許自便光
宗即位忠簡薦之召對便殿除直數文閣年已九十餘矣

○龍洲送簡卿

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二詩辛稼軒致書云送王侍郎
詩偉甚真所謂橫空排硬語妥帖力排奡者也詩云欲數
人才難屈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去國輕重道路不
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吟詩玉麈為誰揮歸期趁得
東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岩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為兩
日程事可語人酬對易而無慚色去留輕放開邊下闕風
月收歛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
予以為可繼王廬溪送胡澹菴詩後又高九萬送方秋崖

以諫去國云忠言歷歷未前行蠢我樹苗出帝京餘子但
知才可忌先生嘗以去為榮門關竹石閑心久部曲溪山
照眼明長嘯歸歟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時人以為不
下劉龍洲送王侍郎歸天台詩然規模幾軸皆自李師中
送唐御史詩來

、姜白石雲山句

姜堯章詩云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為天造語奇特毛從周
亦云未知其是擬所見半為雲似頗近之然較之唐人野
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閑有味也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
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
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
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荊閣黍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
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惑衆而不
知有大道也又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因盟皆瞽一生心誰
知鬆鬆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
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
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亦可感嘆云

、麗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
兒吹笛內門前此宋徽宗南遷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揭
仲弘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陸秀夫殉國

宋衛王即位海上秀夫為首相時播越海濱旅寓疏略每
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笏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講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
溺或盡為圖者石田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
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
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版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
古更無前詞嚴義正足以發明其心事云

家鉉翁持節

元兵南下次皋亭宋執納降吳堅為左相家鉉翁為參政
與賈餘慶劉岊為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
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
壯此行前謂吳後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
世祖崩成宗即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
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
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峽秋荒遊海鶴古魂春
老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
文山所期矣

汪水雲賜還

水雲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如大都見世祖不願仕賜黃
冠道還幼主送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
靖寒梅幾度花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有云客有黃金共
綠綺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
盃意極悽惋元量有詩一帙皆紀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
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
道清餘詩大抵類是可備野史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
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
商墟獨黍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
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東魯遺黎

信雲父山東人元兵南下為張弘範元帥館客文山被獲
弘範命雲父款待之日侍談論頗不向南之意賜文山詩
云宗廟有靈賢相出燕然無恙太皇明文山因教以詩法
即領悟作樂府云東風吹落花紛紛辭故枝莫怨東風惡
花有再開時文山稱賞因贈以詩云東魯遺黎老子孫南
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蓋是
時宋臣或有反面事北者文山詩云道老猶應愧姹娥故
人久已化豺狼又云黑頭改面誇江令冷齒人猶笑褚公
皆有所指也

敘金末事

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

山河改觀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掛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無全土王後盧前總故人皆寓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忘前朝之感亦可念也

○岳鄂王墓

岳王墓詩自董靜傳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之後趙子昂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世皆稱誦和者二人亦傑作也徐孟岳云童大王回爭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奪去逆黃龍塞上旗歆馬徒聞腥羶洛洗兵無復望條支湖邊一把摧殘骨蓋世功成百世悲高則誠云莫向中州唱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步日過葛嶺憶有人和韻題墓上云山前有客詞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和支字韻亦佳當時不能全記再過之則已墁之矣又有人爲排律一首云北狩君親遠南遷將相夸偷安依鳳獄抱恨寄龍沙岳歸祠器遭秦載鬼車絕句云太師墳上土遺臭遍天涯蓋江海自蔡州回駐軍妝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塚云

○吳越王畫像

臨安縣城北觀音寺吳越武肅王畫像精神雄偉儼然如生有僧題八句於上云與楷忠不爭兩手提一劍定江小國開吳越風塵際功存垣文伯仲間鐵券金書藏策府錦衣玉節照鄉關猶將忠孝遺身後曾謂背稱作老莬結向前錢俶納土得謚忠孝而不疵曹翰老兵何謂後謂郡志武肅嘗畫假作盛火屏風於前有童子侍則見湧沸恐懼惶速以水沃之武肅竊見其所為後以他事殺是童子每見其貌形武肅田吾在軍殺人多矣絕無影響此童乃獨能如是遂封為本縣城隍神此事與魏武佯睡而殺覆被美人相類蓋藏伏機心以試人此姦雄所為或恐指此

：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字楊蕃大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簷靜行酒青衣翠帳愁巷土自應從覓父滔天誰復放鯢兒亭空老樹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蘇夫喜其和兒字韻勝蓋蘇夫詩用紅兒字元廢宋宮為佛寺西僧皆戴紅兒帽也然結句更道健

：靈巖寺

姑蘇靈巖寺館娃宮舊基也吳僧冊別岸一詩云白晝娃宮宴未旋東風吹下越來船捧心方妬三千女嘗膽誰知二十年花暗繡廊蜂蝶困草深香徑鹿麋眠憑欄一段傷心事都在西山夕照邊用意道詞甚佳貢有初嘗為予誦之

：鸚鵡洲

崔塗鸚鵡洲詩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由解愛才後無繼之者陳剛中一篇云大江東南來孤洲屹枯蘇中有千載人殘骨寄湮塞惟漢當鉏榻鷹紳半誰殄況復炎蔦奴盡使羽翼翦天乎鷙鳳姿乃此侶犬想當落筆時酒酣玉色赧鸚鵡何足詠僅以雕蟲顯我來采蓬蘢清淚淒以泫尚恨迷幾先不爲無道卷賢哉邴徵公一犁老襄峴詞語跌宕議論老成誠佳作也

〻子昂書歸來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絶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褰裳肯逆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後人不

復著筆

〻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嘗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遂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稾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終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〻薩天錫紀事

薩天錫以宮詞得名其詩清新綺麗自成一家大率相類惟紀事一首直言時事不諱詩云當年鐵馬遊沙漠萬里歸來會二龍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秖知奉璽傳三讓豈料遊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淚世間骨肉可相逢蓋泰定帝崩于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據大都而兄周王遠在沙漠乃權攝位而遣使迎之下詔四方云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及周王至迎見於上都歡宴一夕暴卒復下詔曰夫何相見之頃宮車弗駕加謚明宗文

宗遂即真皆武宗子也故天錫末句云然

歸田詩話中卷終

歸田詩話下卷

錢唐　瞿佑宗吉著

翰院憶江南

虞邵庵在翰林有詩云屏風圍坐鬢毿毿銀燭燒殘照暮
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又作風入松詞云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
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
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
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蓋即詩意也但繁簡不同爾曾
見機坊以詞織成帕為時所貴重如此張仲舉詞云但留
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即指此也

退朝口號

邵庵退朝口號云雨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墻
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来時近馬鞍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
影裏綵船過橋頭柳色浮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少日在
四明從王叔載先生學詩先生舉此詩數首云細讀而
味之如醉後厭飫珍羞而食宣州雪梨相似爽口可愛也
又云元朝諸人詩雖以范揚虞揭並稱然光芒變化諸體
咸備當推道園如宋朝之有坡公也予謹識之久而益信

宗陽宮翫月

揭仲弘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
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

寫照夜雨消銀燭拭上春雲盛坐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
葉繙經白馬馱沉雄典實先叔祖每稱之長篇如古擅行
悔涯歌亦皆為時所推許夫人瞿氏予祖姑也嘗以仲弘
親筆草書數紙授予字畫端謹而前後點竄幾盡蓋不苟
作如是

羅剎江潮

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剎之巨江兮實發
源於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謂揚無知羅剎為浙江別
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先伯元範戲
之云此段家橋劉見却與羅剎江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
唐人詩斷橋荒草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斷非有所

謂段家者竹枝助凡十章皆佳作首章云阿姊住近段家
橋山妬娥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
予時年幼愛而盡和之首章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
帶繫郎腰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甚為思復
稱獎思復號心白道人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簡川
與揚廉夫唱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
紅又云淡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年蓋感時事也

香奩八題

揚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
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
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楊夫子變

作江南散樂家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叔祖家集中忘之久矣今尚記數聯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盃命題予製沁園春以呈即命侍妓歌以行酒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

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艱知歡飲而散袖其藁以去

雨淋鶴

張仲舉至正初為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不學點視廩膳降齋出對云冢兒鼎餵是日適用驢肉仲舉盛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以體帛紙行則偏束一肩衆為詩以譏笑之催錦介工一絕云垂柳陰陰欲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捍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笑賓朋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瘦鶴形也相士曰不然

此兩淋鶴形明稱則削實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歌風臺

張光弼廬陵人至正間為浙省員外張氏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有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度懵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言時事也一日作歌風臺詩乘醉來過為予朗誦之詩云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宮不樂復何為諸母父兄知舊字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黥布戮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十日悽愴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尊魂魄猶為故鄉惜由來樂極易生

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莓苔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蓋得意所作豪邁與宏題相稱又嘗作唐宮詞數首為予誦之中間云可憐三首清平調不博西涼酒一盃予曰太白於沉香亭應制親得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不可謂不遇也何必西涼酒一盃乎光弼亦大笑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亦如其言

蘆花被

亡友丘彥能藏蘆花被圖蓋模寫貫酸齋梁山濼故事貢泰甫首題律詩一首其子立繼之其餘數首而已彥能嘗惜

卷。不妄與人題。後遇吳敬夫。以其有詩名。出而求題。敬夫為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吟就蘆花放。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入畫。詩翁毛骨久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於卷。彥能嘗以唐二學士奕棊圖求題。予為賦絕句云。二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着。風簷日影靜中移。彥能嘆賞。敬夫亦以雪詩見示。予和其西字韻云。夜靜有舟來剡曲。時平無馬入淮西。敬夫亦加譽焉。予時年七十。必敬夫為鄉前輩。彥能亦倍年以長。二人墓有宿草久矣。因念舊交。為之慨然

鍾馗圖

鄉文凌彥翀。名雲翰。號柘軒。至正間。以周易經與士衡叔祖同登浙省鄉試。授平江路學正。不赴。才高而學博。為鄉黨所推。一日來訪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園雜興詩一帙留寄舍下。數日。予盡和之。又見大驚嘆。為作序文於前。因是遂刮目相視。且嘆叔祖之不能盡知也。繼以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者。屬予和之。予亦依韻和就。大加賞拔。予視先生猶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過以小友見待。每於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喜後進之有人也。洪武庚申冬。為人題鍾馗圖云。朔風吹沙日欲曛。官柳搖金梅綻萼。終南進士偶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擎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蝠蝶于

忽含悲幽頻指守門茶與壘。青故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驚。明日春光萬餘里。不數日。為鄉人宦於外郡者飛擧。里胥臨門。不容躲避。迫於上路。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擧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予送之葬。有絕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壁蘚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

吳敬夫父子

吳敬夫之子愷。為官四川。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峻雲為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汝然。嘗為予誦之。敬夫卒。愷丁憂還家訪予。

自誦其詩曰。遊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先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弊裘。自誇其廉。且矜其妻之賢也。予因舉敬夫前詩誚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獨歸美其婦。何耶。愷慚笑而去

挂孟平題新話

庚辰歲秋。權停江北五布司學授。予在河南。孟平在山東。各齎學印赴禮部交納。孟平訪予於大中街旅舍。相見甚歡。予置酒出紀行返棹編示之。孟平贈詩。有江湖得趣詩盈卷。故舊忘懷酒滿樽之句。予後授太學助教。孟平授谷府奉祠。寄小詞。末句云。捲起綠袍袖舞箇大齊郎。隣堂主達善助教亦好作詞。見之大笑。喜其善謔也。孟平刻意於

詩消日課之工。嘗手書百篇寄予。盖平後卒於長沙。予亦遭難。家事零落。所寄詩亦被人取去。獨題剪燈新話長篇載在卷首。幸而存焉。乃刪遵于錢塘邑庠日所作也。備錄於此。以寓隣笛之悲云。山陽才人嗜與倡。開口爲今闘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将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沉沉帳底晝吹笛。凹凹窗間宵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迹尸者誰。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将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躍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錚有聲。胱憤目光如電走。還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

世間萬事泡幻亦。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来松栢有孤操。不獨鶯鶯能並棲。文在錢塘江上住。歷見潮来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来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莫士安寄問

莫士安。湖州人。爲國子助教。以古文擅名。詩筆亦敏贍。同輩皆弗及也。司業廳前有冊杏一株。當繁盛時。監丞王峻用置酒花下。同席者分韻各賦五言古體一章。六年予轄擢周府。次子達亦領河南鄉薦。士安寄詩云。問訊先生復自憐。家風喜得二郎賢。兩經寒暑無書寄。一卷春秋有子傳。冊杏開花思舊會。黃楊厄閏值殘年。洪恩若許還鄉去。茅屋荒苔老石田。冊杏開花指舊事。時士安謫吳中治水。故有黃楊厄閏之語

、、宣和畫木犀

宣和畫瓶中折枝木犀。莫士安嘗與鄉人張来儀一詩云。玉色官瓶出内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爲予稱誦之。予遂擬作一首云。金濤水活玉瓶寛。分得天葩下廣寒。可惜秋香容易落。不如留向月中看。士安亦稱善

、、折枝桂

章彦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抗。過鄞。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舍歸。彦復即席指雞爲題。命賦詩。予佹成四句以呈云。宋宗窓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復大加稱賞。予偶桂花一枝。并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時予年始十四云

、十月桃

先伯嘗誦十月桃花詩一聯云。劉郎再来歲云暮。王母一笑天回春。當時不曾問爲何人所作。并詰舉其全篇。爲可惜也。又記錢用壬爲張氏叅政。新納妾名小桃。謝元功以詩賀之。一聯云。平分阿母池頭景。淺發叅軍幕下春。當時

亦稱誦之

芭蕉花

仁和誠意齋生陳瑤爲學勤敏而性資老成。官至學正。出對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絃間曉溜嘈嘈瀉。又出對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庭下芭蕉開花。命題賦詩。瑤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之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敘州邑簿。非其志也竟以事累謫死南荒惜哉

賣花聲

謝宗可百詠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數篇外難得全首佳者。鄒見丘彥能誦其賣花聲一首石詠中不載詩云。春光叫盡賣千金紫艷紅香錯好音幾處喚回遊冶夢誰家不動惜芳心韻傳楊柳門庭曉響徹鞦韆院落深忽被捲簾人喚住蝶蜂隨擔過墻陰。

詠鐵笛

楊廉夫初居吳山鐵冶嶺號鐵崖後遷松江。又號鐵笛道人。卞宜之作鐵笛詩寄之云。一段清冰百鍊銅曾翻宮徵事虛皇裂開黃鶴磯頭石驚落青鸞鏡裏霜仙子琢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道人清節磨難久却笑桓伊獨擅來。廉夫喜之同時有製鐵笛賦者。造語麁率不若詩也

詠炭詩

詠炭詩楊誠齋有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作爆竹鳴不知何喜唧唧吟不知何怒泄不平到柴怒定兩耳熱銅瓶在傍却饒舌。一篇曾見古有初傳誦郭矮梅八句甚工。詩云樵青來面學昆侖斫夙燒雲搗欲光萬竈黑烟灰出教一星紅焰火還魂。汚身昔有仙翁切報國今無義士吞曾似茅齋風雪夜地爐榾柮暖溫溫。又詠簾詩。止記中間二聯云。紅影眼花春撲撲。玉鈎心事日懸懸。思歸梁燕心長切望幸宮娥眼欲穿。矮梅江西人。惜不記其名字

楊妃襪

詩社以楊妃襪爲題楊廉夫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題目雖小而議論甚大所以諸人莫能及

御溝流葉

雅止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彩毫將恨付霜紅漾自綿綿水自東。金屋有關防虎豹。玉堦無路託鱗鴻秋期暗度驚催織。春信潛通誤守宮。莫道人間音問杳。明錦樹又西風。琢句甚工

哀姑蘇

吳元年。國兵圍姑蘇臨危。張士誠聚其族屬姜樓舉火焚之。自縊不死就擒。王叔潤有詩哀之云。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群。鴟夷金湯徒自棄。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誰酒太妃墳。先伯亦有絕句云虎鬪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撤

行浙西西陵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辮兒緊扎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賫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

、紀吳亡事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埒愁如海。布機青鞋醉似泥。謂當府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樂也。社友王元載亦誦一詩。不知何人所作。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詩意與前詩亦相類

、刑白門

陳剛中白門詩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瞞可是算無遺。不知別有三分者。只在當時大耳兒。詠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蓋欲生之。劉備在生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顧曰。此大耳兒叵柰。不記轅門射戟時也。張思廉作縛虎行云。白門樓下兵合圍。白門樓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脫斑爛衣。捽虎腦。截虎爪。眼中視虎如猫小。猛虬不越當塗獻血。吻空腥千里草。養虎肉不飽。虎飢能噬人。縛虎繩不急。絕寬虎無親。坐中叵柰劉將軍。不縱猛虎食漢賊。反殺猛虎生賊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記當時事。調笑可誦。思廉有詠

古樂府一絡皆用此體

、西湖竹枝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官河遠湖湖遠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吳山遊女

貢有初泰甫尚書姪。工詩。春日見吳山遊女之盛。作絕句云。十八嬌兒淺淡粧。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時遇予誦之。其詩新歛奇巧。多類是。惟

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扯江煙水接瀟湘。遂容南歸道路長。世亂衰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髮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雁飛今喜過衡陽。叙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

、送還俗入道

孫花翁送女冠還俗云。脫却霞綃工熊衣。女童髮髻綠揚垂。重調螺黛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煙花驚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燕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既吉甫送妓入道云。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岳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却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不同

而語皆工

、觀燈句

洪武間杭州元夕張燈頗盛予因遊觀有句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為誰圓惟郁貴珍和云夜燈閑論說家好恭小級荷此夜圓句意甚新為要推許貴珍後為官陜西被罪逃匿獨山村中不復入城嘗詩云我已栽成三徑菊君今著就幾編書然竟以題松石軒詩卷被系死獄中其被逃也予誦許仲晦詩村逕遶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牛羊晚食鋪平地鵰鶚晴飛摩遠天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等句謂為村居之景曲盡其妙今不復見矣予因其言念郢州詩之妙而亦哀貴珍之不幸也

、晚涼句

水殿風廊二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予嘗詩晚涼浴罷閑無事水閣東頭有月生吳主一詩二人在當時皆以詩鳴此其得意句也

、汴梁風土

汴梁為宋東京士人遊宦者必得清暇以遂登覽之樂嘗時有賞花樓上觀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伴讀黃體方續之云雨後淤泥填滿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甃砌雨則行潦縱橫而池過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目黃集賢仁門體方盛謂同列六此所謂東華軟紅塵也

、相國寺

汴梁相國寺暇日予與黃體方過焉將謂有南方花木之勝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氈帽皮靴髮長過寸言貌儱俗體方呼為惡僧口占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披體髮鬅鬙予續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若贊寧盖宋初贊寧為寺主太祖至寺行香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合帝意遂為定禮

、梧竹軒

丁鶴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云行蹤不逐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識者憐之作詩極工題梧竹軒云鳴鳥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庭阿曾聞翦葉書周史又聽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夜涼多呼郎若去知音少共負奇材奈爾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為斂衽又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云不學揚雄事草玄且隨蘇晉避姚禪無雜可阜香巖地有杜難尋杞國天設詑丹霄燒木佛詐聯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感時昔事而鍊句精緻如此後至杭見予所集鼓吹續音謂閱再過惜其中有未盡善者謂予當以此為限更將求佳作併善者則易去一二減者此亦著述之法也因手抄所作定交而去今此集久已散失而鶴年言猶在耳可為太息也

竹雪齋

浙江胡子昂能詩嗜飲字體逼趙松雪因自號竹雪求予作竹雪齋詩久不及奉近隨遊將守衛與和柱道來顧云後復以書來督始為作長歌一篇寄去子昂甚喜亦和韻來答予詩曰盱江才子世無匹作字戲詩俱第一酒酣落筆風雨生滿幅龍蛇飛㗭㗭平生與竹同歲寒手種千竿復萬竿開牕倚檻忽有得四圍總是青琅玕山空歲晚獨相對一夜幻成銀色界靜聽春蠶食葉聲開看鸞鳳穿花態瓊琚玉珮去朝端聯珠積翠紛成團或屢生生太寒乞茲來學杜真儒酸何以銜盃自有主戲呼玄韻相酬汲臨池一掃陣雲開狂欲歌兮喜欲舞手斡造化天無功顛張醉素越下風一紙千金世爭惜不數前朝松雪翁子昂和韻云春秋家學晴可匹道德文章追六一吁嗟白璧點蒼蠅麈尾祛之猶㗭㗭一從遊宦閱變遷桐江拋却老釣竿動書磨盡萬鋌墨狂吟題徧千琅玕山陰正與剡溪對蘭亭曾把烏絲界霜縑抱樹浴盤孥雲飛鴻遊天隨變態凝神運腕任筆端硯池飛雨暝作團筠陽太守有篆癖山東僉憲無文酸袁安愛以翁為志罷汴淋漓能貌汝老夫撚斷幾莖髭笑看邊城六花舞鋤江於我故有功一醉四座生春風個中真趣知者寡此意從同謝存齋翁仍題云 蕭東唐太宗晏僉憲袁教習時三人與予同寓仔安後一年與和失宋子昂死焉悲夫

揃生妓館

陳端字子肅生富豪家與予同歲從叔祖學詩好為奇俊語春日遊湖上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紵墨黑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寄予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子十八誰家娘信奇俊可喜逾一歲意卒於妓館年始二十三云

新婚詠梅

鄰友陸仲連新娶忽詠梅花詩云綠結繡袂誰家女背立東風怨曉寒不久遽卒蓋讖兆也

和獄中詩

永樂間予閑錦衣衛獄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同處囹圄中子昂每誦東坡繫御史臺獄二詩索予和焉子在困吝中詩之不獲勉為用韻作二首時孫碧雲蘭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見之過相賞歎子昂已矣追念舊處患難為之泫然詩云一落危途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
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欒坐滿炷爐香說善因酸風苦霧兩淒淒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拜金雞難雖饋食憐無母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

廉夫詩格

楊廉夫詩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搖聞十二飛鴻上錦筝酒捌珠傳玉掌美人分甘露倒銀罌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璧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繡靴蹋踘幺䌷様羅帕蕃鷄女直粧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盛翦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落香麝大堤楊柳舞晴烟皆言宴賞遊平日性格所好也

光弼詩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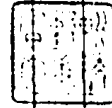
張光弼詩兔嘗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溪王未可怜犢信尚要主論當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涼石榴裙映黃金鞭紙歌不斷白日遠微雨欲度行雲涼笑看席上賦鸚鵡醉吹門淋淋驌驦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蓋時在揚州省左相幕下故所賦如此又云蛺蝶畫羅宮樣翦珊瑚小桂教坊第人云玉瓶注酒雙蛾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粧滿面人看鏡殘夢閒心獨下樓多為杭人傳誦共一時富貴華侈盡見於詩云

年老還鄉

鄧士黃德廣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游竟無一援引之者客居以教書為生娶妻生子二十年餘元末天下擾攘比歲飢饉南北路阻始附海舶而歸去日少壯回則蒼顏華髮故舊罕在者誦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為慨歎予從先師往訪之見其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詩云東風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貰春酒小姬能唱後庭花亦蘊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蓋元朝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於南虜尤味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云

塞垣風景

予謫保安周府教授滕碩亦以事累繼至見予每誦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長篇謂舊讀此詩備悉塞垣之苦豈料今日親涉此境輒潸然墮淚若不能堪者予愛其詩因請詳讀而備錄之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離別間今日送君行淚泗流欲潸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生女莫作王明妃一去紫臺空珮環我知驥子墮地走四方我知鴻鵠意氣凌雲端草間尺鷃亦自樂扶搖萬里何能搏一衣弊縕袍一飯苜蓿盤歲時壽翁媼閨闈有餘歡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曾如庭下彩衣起舞春斕斑去年洛陽陌今年指天山地遠馬有破霜蹄貂裘單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頻野孤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

衡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閑衆雛一分散愁鳥四顧聲悲酸塞雁來時八九月白頭阿媼望君還全篇叙塞垣之景客旅之情誠詳悉矣滕與予同庚刻此不半載竟以憂卒而予猶留滯於此未得解脫云

歸田詩話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佑撰佑有四時宜忌已著錄佑永樂中以作詩事繫獄戍保安至洪熙乙巳始赦歸據所自序援歐陽修歸田錄爲例則似成於放還後而末一條叙塞垣事稱尚留滯於此未得解脫又似戍所之語殆創稿於保安歸乃成帙歟後宏治中廬陵陳敘刻之以佑別號存齋易名曰存齋詩話無所取義今仍題歸田詩話從佑所自名也此書所見頗淺其以槌碎黃鶴樓作李白語以王建望夫石詩爲陳克識張耒中興碑玉環妖血無人掃句謂楊妃縊死未嘗濺血是忘哀江頭血汚遊魂句也於考証亦疎而猶及見楊維楨丁鶴年諸人故所記前輩遺文時有可采焉

菊坡叢話二十六卷

〔明〕單宇編

影印明成化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菊坡叢話二十六卷》提要

菊坡叢話序

昔孔子教人欲其學夫詩者以詩可以感發志意可以考見得失大可以盡人倫餘可以資多識詩之有益於人也如是其可以弗學矣夫予同邑友前進士諸暨尹單公雅好吟咏嘗集古今人之話言有及於論詩者隨其得失而叢集之筆以成帙分門列類以示後人即孔子教人之遺意也夫觀珍翫者必於寶藏之庫嗜珍味者必於大官之署蓋以珍恠百物世所未見者無一而不藏諸匱水陸物產世所未識者無一而不列諸案欲取者引手而有欲食者舉指而得是何也極天下之所聚者在是故也今學詩者得公是書而觀之則其得失

之由從遠之意瞭然在其心目間是何異於入寶藏登大官無奇不見無味不識又何必事夫東搜西撿之勞彼有此無之嘆而後詩之軌範古之矜式始得哉顧學者自擇何如耳公之餘功以資於詩家者流如此殆見學詩者志意有所感發得失有所考見盡人倫該物理數者之益庸有既乎公名守字時泰別號菊坡故此書號菊坡叢話云

成化九年歲癸巳夏五月重午

登仕佐郎蘇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邑人蔡擴序

菊坡叢話序

前世名迹之繁已陳而難究天下事物之變日新而無窮文藝之士欲摭華摭實以歌述其優游自得之趣詠嘆其無聊不平之懷鋪張其所見所聞之美惡猶持蠡測海豹管窺天補影獵風射覆猜謎茫茫然難乎其難也故古之好事者取前人之言為篇物之情狀有關於詩道者為吟壇清話焉前進士嵊縣尹菊坡單公病其併非一人語非一類邪正不倫詳畧互異乃因諸家之舊併已所新得良天文地理日用人事草木鳥獸宮室器用文史技術飲食聲色交易戰鬪之世超凡幽奇靈怪之類分條布款纂成一書將刻諸梓與天下之士共之

韻字爲序余聞之如闘鷄少年出長
安都市凡良金美玉大貝琲珠吳綾
蜀錦冰綃火布暨人世萬種寶器奇
玩惟其所欲而取之也如紅蓮璧着
入光祿內厨爲龍肝鳳髓熊蹯豹胎
金脂瓊液醇醴天漿極海陸一切珍
饈異味信其所嗜而厭之也又如幽
人逸士居深山窮谷之中菅草爲廬

於甕爲牖縫縠爲衣帛不給而被劉
服卉鬻薪貰醆不歠匏樽芼蔬飲水
亦是所不足是以可樂也因邪正善
惡未免相雜譬諸醫藥丹砂空青
人參甘草誠爲良餌而牛溲狗膽阿
魏砒霜亦兼容並擇而用之威可亦
勸兼戒善惡特究詩家談謔之資實
足爲吟風弄月之料乱茅塞也尚賴

與君袖衆豪之鐵挾利軻之匕劍危
平之心然宗邑之膽剖而如之肝揭
淵明之肺抽李杜蘇黃之腸立大成
門下於以六經墨籀攘臂大呼回諸
魔在此輯學詩者出其臟而易之
仍戒其毋蹈襲遠別創新語以鳴
國家之盛焉於是單君遠起揖余之
辭據余之口曰毋蹈說毋謊說余遂

振筆大笑濡墨題其編首
成化九年歲癸巳春正月人日文林
郎河南汝陽縣知縣臨川梁道書

菊坡叢話序

登崑崙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光怪之多游詩苑而知體裁之盛蓋所處不高所見不廣所學不富而欲造詩之妙亦難矣然造詩之妙固難而學詩之法可不究乎予觀各家詩選詩話之類皆古人優於文翰含章時發傳播人間者至論詩法深有可觀如楊誠齋賈島西崑之作歐陽公檀場白戰之體用其意而變其詞者謂之換骨用俗語而入新腔者謂之點化或反其言或隱其語或顛倒錯亂玄機妙訣意態無窮誠詩家之要論非俗士之所知也惜乎散漫無統未易檢覽遂取其間述作之不苟事理之有據議論之純正談笑之可傳諷刺吟遣皆可以爲勸懲者不限古近錄之以類題曰菊坡叢話每佳士至則出觀而陶論之雖或見笑於大方未必無益於初學故楊子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孟子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論詩之道何以異此亦在其人用心何如耳顧予是編采之未備擇之未精粗成類藁而已尚慮秘書嘉話無由得見滄海遺珠不能無憾得雅君子倘能出其所有以見教而足成之不亦宜乎時

成化元年歲在乙酉春正月之望臨川單宇時泰書于菊坡之草堂

菊坡叢話目錄

菊坡叢話目錄 終

菊坡叢話卷之一

前進士晬縣尹臨川鼎宇編集

天文類

古有卿雲之歌書大傳曰舜將禪禹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曰卿雲爛兮礼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前聲謂書傳所載多錯簡今取古樂府編次詞意稍爲有君臣賡歌之序 出古樂府

南風之歌舜帝之所作也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太史公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也 出古樂府

漢高祖旣定天下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帝擊筑自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鄕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至漢武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中流與羣臣飮讌帝懽甚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況

援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懽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唐溪詩話云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武帝秋風詞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靡不逞無足言也 唐溪詩話

六瑞星之外又有德星壽星信星漢唐之時見焉劉子儀賦明皇詩云歲歲南山見壽星百蠻回首奉威靈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聲長亭復短亭河鼓暗旗隨日轉馬嵬恨血染塵腥西歸童按臨波舞故老相看但淚零此言明皇荒唐沉湎如此流離顚沛如彼皆可爲後世戒雖有壽星之瑞何益也 隱叢詩話

李商隱詠嫦娥詩曰雲母屛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偸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謝疊山云有窮后羿得長生不死之藥羿妻竊而食之奔入月中是爲嫦娥其說怪誕然楚辭天問言之註尤詳明詩意謂嫦娥有長生之福無夫婦之樂豈不自悔哉前人未嘗道破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見於詩矣初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上即應聲而作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故登極之後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唐溪詩話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因請韻曰此子兒多遜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飮食器賜之 隱居后山詩話

蘇子美歌行雄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有垂虹亭觀中秋月詩云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灧灧開金餠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爲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爽曉風句極工而世人惟誦其上一聯金餠綵虹之句何也又如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也

凡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如范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光華豈不盛賞處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旣而大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王介甫爲殿中丞群牧判官時作鄆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少千載相傳始欲慕一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宜宜聒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壞之者逢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隱居詩話

韓偓字致光嘗作雷公詩云閑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

怪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世說云夏侯太
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不變書亦如故
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故韓偓用倚柱二字有來處朱
喬年冬乾詩云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向香
急試雷霆手莫放人間有卧龍此詩亦與前詩意同朱文
公亦有聞雷有感詩云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
林我賴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群心蔡溪黃震曰讀此
詩令人感動豈為龍大淵發耶 詩林廣記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
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虫秋皆為
集中第一又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排細花上月

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於唐人小說中實佳句也鄭谷
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
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
為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 石林詩話
王荊公嘗與伯氏大啓在鍾山對雪舉唐人詠雪數十篇要
之窮極纖態無如退之大抵唐人詩尚工巧失之氣格不
高有如鳥向不香花裏宿人從無影月中歸若狀一時佳
處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道孤寂之意如
山空不見飛禽影夜靜惟聞折竹聲其好用事如李義山
云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又云欲舞定隨曹
植馬有情應點謝莊衣筭於老杜則不然其寫々向日薄

脉々去人遙等句便覺超出人意唐人詠雪好用瓊瑤鵝
鶴梅花柳絮重疊工巧所以覺少陵超邁也
月桂李義山有詩云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
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桂人藝苑引酉陽雜俎云舊
傳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
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緗素雜記嘗論吳
生斫樹事引李賀箜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吳
質段成式謂吳剛未詳孰是
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
次第終篇方為至妙如老杜莽々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
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 室中語

淇川人楊萬華字通一梧桐夜雨詩云千里暮雲山色黑一
燈孤館酒初醒索寞之意盡於此 詩史
唐備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
道又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々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
青々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
波浪高百尺皆協騷雅 盧懷抒情
哲宗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內安有邪物答云
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呂原明侍講大
雪下罷講示予有感哲宗一笑或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
花零點綴宮槐與夜牋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
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

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
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
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纇此點瓦礫
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如避俗詩尋
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
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
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
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
周少隱少年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傳劉公路中遇
雪一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思悠悠乍疎還密

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囊金歸酒盞苦添風色上
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浙瀝寒聲未肯休亦佳句也 出粵
溪詩話
蘇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禋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景
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
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登豐後日麗三
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王仲至亦
和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變禋坡稱歎久之
蓋漢倪寬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川人自揚州太守
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
乳長七尺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

問是倪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慢然坡
時尚書亦乘車偶在前 藜藿野人詩話
漫叟詩話云作詩不可太着題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
可以諭矣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其席詩云
孔堂曾子避漢殿戚姬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
此詩中
章子厚龍相謫潘州因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尋忠子厚見
之不爲禮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甚比類僧曰
曾有一詩甚奇子厚令誦之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
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似有譏意
子厚默然

蘇東坡氣岸才高詩放豪其和王斿詩云異時長怪謫仙人
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漫憶曾捫蝨話悲辛氣
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
東注問蒼旻如邵康節詩寂溫厚只平平說去其寄李審
言蒼蒼吟云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
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
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
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
詳
陳無已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詩云林廬烟不起城郭歲將
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

盋山陰與天留皆戴公謝疊山云雲日明松雪二句絶妙余嘗獨步山巔水涯積雪初霽雲斂日明遥望松林徘徊溪橋踏月而歸始知此兩句如善畫作詩之妙至此神矣末句意思尤妙蓋相見則意愜意愜則不復憶之矣王徽之之不見戴逵而返乃天留此相思之情於無窮也

蘇東坡守杭時有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因作絶句云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本集

韋應物知蘇州作凌霧行云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元天溶溶洒明日繞看含髮白稍見沾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膝生寒栗當歸飲一杯庶用蠲此疾蔡蒙齋云按博物志載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蘇州此詩末意與此事相表裏也 此詩林廣記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作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人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雖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起能吾皇齊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紀綱內脩政事仍外攘誓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爲福非爲殃願勿徒以虛文禳 本集

謝疊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翔霸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寛仁大度人

鄭毅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絶頃在潛江見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狀霽後景物語不凡也或云司馬才叔作詩選載在可正平詩中 唐溪詩話

王荊公雨過詩有云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其雪詩云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顛倒耳 此黄氏日抄

東都周默夫嘗作東一日設席請客時久旱忽風雨交作宋温戲作一詩曰驕陽爲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坐客哄然大笑 文酒清話

談苑載蜥蜴能致雨有沙門善胡法者取蜥蜴納甕中令童兒女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放汝歸去果驗後熙寧中京師旱不能盡得蜥蜴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人爲之歌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生得雨可發一笑也

江南四月霖雨連旬謂之黄梅雨少陵詩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

京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又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
蒼茫值晩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鷄晨海霧連南極江雲
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知
南粤梅雨又在春末所至時候早晩不同 唐溪詩話
李商隱陳後主宮詩云玄武開新苑龍舟燕幸頻渚蓮參法
駕沙鳥犯鉤陳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夜來江令醉別
詔宿臨春此鉤陳星後宮之象亦左右宿衛之象
陳後主作雨雪曲曰長城飛雪下邊關地籟吟濛濛九天暗
霏霏千里深樹冷月恒少山霧日偏沉況聽南歸鴈切思
朝笳音盖采薇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又穆天子傳曰天子遊于黄室之曲甡獵苹澤天子
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
曰我祖黄竹是也後主之曲盖取諸此
鄭谷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晩來
堪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此詩禁體物語也其後歐陽公
在潁州雪中會客賦詩亦禁體物語也作序云如玉月梨
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
蕚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
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
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窓靜聞落酒壚
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猊虎圍
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經麥肯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

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飮胡
爲樂坐看天地絶氣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
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
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 蘇東坡元祐六年冬
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飮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
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邇
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以追
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
輙擧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窓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
行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
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油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
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
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太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
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纔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
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石林詩話
云詩禁體物學詩者類能言之如鄭谷詩非不去體物語
而氣格如此之卑如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花則超然飛動何[illegible]玉樓銀海哉 詩林廣記
誠齋雪詩云雪花遣汝作[illegible]頗張皇欲暗空飾尾巧從
踪處偶然階誤向簷邊[illegible]帶雨山難白吟氣侵人火
失紅方許一冬暄較甚今宵教冷月如弓方萬里云霞詩
前未有之三四工甚盡微之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永州

零陵丞時作　　魏金府驥

蘇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云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
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
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
劉叉方萬里云雪宜麥而辟蝗〻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
子入地一丈玉樓爲有銀海爲眼用道家語然竟不知出
道家何書葢黄庭一種書相禪有此說又詩云黄昏猶作
雨纖〻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
堆盐五更曉色侵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
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方云馬耳山名與臺相對坡知密州
時作時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甚險而再和尤佳或謂坡
詩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氣雄下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
亦冠絕古今矣雖王荊公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

同上

東坡再用韻二首九陌凄風戰齒牙銀盃逐馬帶隨車也知
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對酒強歌愁底事閉門高
卧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又已分杯
酒欺淺懦敢將詩律鬭深嚴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
不道盐敗屨尚存東郭足飛花又舞謫仙簷書生事業真
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方云鄭谷漁蓑道韞柳絮賴此增
光而世無異論不道盐三字出南史詩見詩話及本詩註
退之詩兎尖齊莫並若言筆則退尖矣李白詩好鳥吟簷
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文字可謂縛虎手叉尖二字和
得全不喫力非坡公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

王荊公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其一云古木昏〻未有鵶
凍雲深閉阿香車搏雲忽散簁爲屑翦水如紛綴作花擁
帚尚憐南北巷持盃能喜兩三家戲挼亂掬輸兒女羔袖
龍鍾手獨叉方萬里云和險韻賦難題此一詩已未易詣
矣第一句謂日晦第二句謂雷聲皆所以形容寒天也搏
雲翦水形容雪之融結也擁帚持盃則謂以雪爲苦者多
以雪爲樂者少末兩句最佳戲挼亂掬者兒女曹不畏雪
也老人則叉手於袖中耳第二首夜光往〻多聯璧小白
紛〻每散花形容雪之積雪之飛珠網纚連拘翼座此一
句用佛書事拘翼者天帝之名也增益阿含經有釋提桓
與菩提論天帝拘翼治病藥事瑶池淼漫阿環家此一句
用西王母事阿環亦王母之名也珠網之座瑶池之家以
形容雪耳然晦僻不及坡之自然末句銀爲宮闕尋常見
豈即諸天守夜叉言避近於雪天見銀宮闕無夜叉以守
之亦牽強矣第三首前聯猶若易緇終不染紛然能幻本
無花亦佳但頻粧點觀空白足寧知處疑有青腰豈作家
亦捏合恵可忍寒真覺曉爲誰將手少林叉用立雪事亦
平〻第四首長恨玉顏春不久畫圖時展爲君叉謂雪不
長存當畫爲圖時〻叉而觀之稍用唐薛媛寄夫詩恐君
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意第五首豈能舴艋真尋我且與蝸

牛獨臥家亦佳欲桃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乂即扮
已用之韻劉乂有詩膽大於天之句亦不為不善用也五
詩皆選恐誤人故細註論之
荊公賞東坡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云靚妝嚴飾耀金鴉
此興難同漫百車水種所傳清有骨天機能織皦非花娟
娟一色明千里綽約無心熟萬家長此賞懷甘獨臥袁安
交戰豈須兵又方云荊公和坡叉字韻至此為六水種所傳
清有骨李鴈湖註水種未詳[illegible]名雪綏也水下還寒
而凝綏綏然下也觀此則雪本水為之乎謂深辟難撓并
下句天機能織皦非花亦不可曉若曰用天孫織文事與
雪無關涉也但五六極佳娟娟一色明千里似謂雪之色
與月無異綽約無心熟萬家即藐姑射神人其神凝絕
穀熟出處有綽約若冰雪語意蓋工也末句亦奇懷三公
領兵入見交戰又頸袁安以臥雪得舉孝廉後為三公意
謂又頸而入朝不如閉門而獨臥也然亦勉強矣
胡澹庵追和東坡雪詩三首取一云為瑞應便[illegible]麥鴉餘光
猶得映書車也知一臘費三白故作五雲先百花投簡才
慳辭賦客披簑句好憶漁家擬酤斗酒聽琴操三百青銅
落盞又方云種麥鴉三字好光映書車已強押矣三白百
花亦熟料披簑句好憶漁家犯漁已道末句三百青銅落
盞又引為酤酒事則可矣第二首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
無須帶步叉亦恐太辟推唱纔使若莫思家一句佳第三
首梁園高會憶鄒陽亦奇千里尊彝本下盞則恐不切於
雪中有鷗孤濕帽尖亦倒不倒看來十分好詩在前似不
當和也
趙昌父云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後北臺二詩歎其韻險而無
窘步嘗約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無雪正月二十日大
雪因用前韻呈公擇云細思不是冬無雪留待春風鬪冷
嚴病骨未憂衣乏絮早飡寧嘆食無鹽梅添馨落元同色
竹擁參差半入簷坐守地爐煨不厭破窗平見北山尖又
雪埋老屋無薪賣晨起謀炊自毀車肴飽預期千頃麥破
慳先試一春花便營野屐尋茶戶更約綈袍當酒家處士
秪今疑姓賈壁間但設掛錢叉方云昌父當行本色詩人
押此詩亦且如此殆不當和而和也存此以見花叉鹽尖
之難和荊公澹庵章泉俱難之況他人乎
愚讀齋王諸公倡和雪詩皆險韻中得佳句嘗欲追和而未
能茲因臘雪初霽詩景撩人塞而有作遂次前韻各二首
呈同社共和詩云山林改色慰饑鴉道路無人載酒車擊
重老松疑折節蓋明端木暗開花靚妝臺榭移三島凍合
乾坤混一家總覽神奇裁秀句溫郎欲賦手空叉又玉顏
光彩掩寒鴉肯借羲和駐日車紫塞寧甘持漢節藍關將
信憶仙花君臣同樂遊梁苑兒女多才詠謝家堪嘆楊朱
泣岐路只今何處認三叉又呈瑞初看六出纖清寒更覺
五更嚴吟邊誰道玉龍甲酒畔還歌白鴿鹽亂撲風鈴喧

鐵馬長嘶冰柱挂朱簷此時誰識全斌帽頭青誰嘲右弼
尖又擶不封條麥露纖江南雖冷未爲嚴山頭易蓋姑藏
翠海面難冰也怯誰爲愛茗香躬瀹鼎且停梅笑懶巡簷
望中臺閣都迷盡饒得浮圖半角尖愚謂凡詩所以吟咏
情性也情既無涯則詩亦無涯所以云無不可和之詩然
搜奇鬬巧用事深僻不由理道雖工何益吾亦學吟而未
能輒因觀方萬里之評詩言花叉鹽尖之難和而笑前輩
之不思遂勉強和之以申吾志抑亦不敢言難以阻好吟
者之進焉河〻
天有酒星之名李太白云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天無茶
星之名范希文云森然萬象中安知無茶星蓋古人烹飲

茶所以不立名也蘇東坡夜行觀星一詩說得最好詩云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
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擬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
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
想偶有似茫〻不可曉使我長嘆喟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應因作一絶云
祈雨猶淨尚未通淨雲開闔有無中潭龍恐我羞歸去暑
酒些〻表不空因寫詩投潭中繼即大雨隨至 唐溪新話
稚川家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産茶極佳味如建品范石湖有
詩云漏天常漫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並見氏客語
秦少游秋日絶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

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蘂苑雌黃云吟詩喜作
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冬景圖云扶桑大
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咐梭誰能鼓臂
投三丈此詩豪而甚工石敏若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
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余觀
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
其句雖豪亦無此理若少游此絶可謂語豪而工者也 此
詩林廣記

詠月康令之詩云天從下西漢光含萬里愁臺前疑掛鏡簾
外似懸鉤張尹將眉學班姬取扇儔佳期應借問爲報在
刀頭方萬里云唐國秀集姓名下註云河陰尉天寶三載

芮挺章編樓穎序有王維高適而未有老杜鏡鉤一聯老
杜後亦用之豈暗合耶文苑英華編爲沈佺期和洛州康
士曹庭芝望月有懷如此則自有一庭芝詠月與康令之
近似姑存疑可也
杜工部月詩二首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
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
西營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
鉤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此
詩亦用鏡鉤作聯方云東坡以四更山吐月爲絶唱西湖
湧金門觀月用韻衍爲五首末句言嫦娥而秋寒亦酷矣
劉禹錫中秋翫月詩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

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倏
然是玉京方云絶妙無敵
王荆公陪友人中秋翫月詩云海霧看如洗秋陽望却昏光
明疑不夜清瑩欲無坤掃掠風前坐遲留露下樽苦吟應
到曉况復我思存方萬里云清瑩欲無坤奇險末句又用
毛詩一語陳中取新切恐是王原逢詩誤刊荆公集亦有
乃弟王平甫詩誤置公集者如舞急錦腰纏十八酒酣金
盞困西京平甫詩也
唐姚元崇秋夜望月詩云明月有餘鑒羈人殊未安桂含秋
樹晚影入夜池寒灼灼雲披淨光光草露團所思迷所在
長望獨長歎歐公詩曰元劉亭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

知宋廣平有梅花賦姚元崇亦有此等詩亦可忽也起句
稍徒最佳
陳止齋詠雪簡湘中諸友詩云來湘而往一壓無不在瑤池
在石渠氣蓋松篁誰與競令行螟螣自相屠山光際水天
無間夜色通朝月不如中有一翁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
車此陳止齋付良字君舉潛湖南時作詠雪詩也觀此可
見乾淳以來一時文獻之盛止齋雖專以文名而詩亦從
浪如此
韓澗詠雪詩云輕惹離愁謁落暉如車如蓋早依依山頭觸
石應長在天際從龍自不歸莫向隙窗籠夜月每來仙洞
襲行衣春風淡蕩無心後見說襄王夢不稀

秋風王荆公詩云肇斂一何饕天機亦自勞墻隈小翻動屋
角盛呼號漠漠驚沙密紛紛斷柳高江湖豈在眼昨夜夢
波濤此詩八句無一字不工第一句下饕字第二句下天
機字尤於秋風為切也
秋露王半山詩云日月跳何急荒庭露送秋初疑宿雨泫稍
怪曉霜稠曠野將馳獵華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鶴抱此一
端愁周處風土記曰白鶴性警至八月繁露降留草葉上
滴滴有聲即鳴也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此詩三四已切
於秋露五六似若言秋而亦及露却着結句引半夜鶴以
終之亦妙
夕陽僧字昭詩云向夕江天迥微微接水平帶帆歸極浦隨

客上荒城雲外僧看落山西鳥過明何人對幽絶冉冉敗
莎并字昭九僧之一江東人夕陽着題詩也中四句皆工
夏日對雨裴晋公詩云登樓逃盛暑萬象正埃塵對面雷嗔
樹當階雨趁人簷疎蛛網重地濕燕泥新吟罷清風起荷
香滿四隣裴晋公度累朝元老功名盛矣而詩人出其門
尤盛自為之詩尤不可及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與劉
夢得諸人聯句見之凡聯句胥公皆奇絶此首見文苑英
華句句清切嗔字趁字尤見夏雨之快
秋雨簡齋秋雨詩云蕭蕭十日雨穩送祝融歸燕子今年別
梧桐昨夢非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衮衮繁華地西風吹
客衣

苦雨尤延之次韻德翁詩云十年江國水如淵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兀坐西窓詩作祟寒蟲鳴咽伴愁吟方曰苦雨詩誰不能和禾頭生耳用木德守心爲對奇之又奇天文録曰歲星留心天下大豐穀賤又云帝必延年傳曰心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星爲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歲星東方星屬春木於五常爲仁主福所在主其國壽昌富樂木德守心天下之福不止歲豐而已方遂初押韻用事神妙如此敬嘆〻〻

日晏梅山負暄詩云不是羲和德澤流寒鄉何處覓温柔絶憐天上黃綿襖大勝人間紫綺裘旋揆胡床隨影轉更携

書卷與閑謀天和妙處誰能會欲獻君王却自羞古所謂曝背之樂欲獻之天子者此詩良佳

喜雨唐魏知古奉和武后詩云皇遊向洛城時雨應天行麗日登岩送陰雲出野迎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絲入綸言喜花依錦字明微臣忝東觀戴筆佇西成此五韻律詩也第七句巧○虞世南亦有發營逢雨應詔詩云豫遊欣勝地皇澤乃先天油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隴麥沾逾翠山花濕更燃稼穡良所重方復悅豐年唐之盛時瀛洲十八學士於詩文皆餘事也 出初學記

禱雨成湯以六事自責禱于桑林之野大雨徧数千里晉束晳陽平元城人也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禱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精誠感至爲歌之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

韓文公曲江祭龍文乃依董仲舒求雨法作土龍甲乙日於東方爲青龍一長一丈居中爲小龍七各長四尺丙丁日爲赤龍於南方戊己日爲黃龍於中庚辛日白龍居西壬癸日黑龍居北長短有差俾子任諸暨正值夏旱祈禱無雨乃謂僚屬曰韓昌黎之言必不我欺因即城隍壇命工作土龍於五方以色日祀之果連日得雨因述小詩二首其一叨禄忝司百里封却慙無德動蒼穹行香三日渾無雨請學韓公事土龍其二五龍連日降甘霖黍稷田青入土深自信韓公言不妄果然慰藉民心故記其事于此

之退居云

陳后山和何子温祈晴詩云九虎當關信不停燒香終上巳回天驅除霧雨還朔日當縮波濤復二川奪日光華開旁句堆塲稿秸驗豐年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牋此引用王右軍爲會稽内史謝公乞牋紙以庫中九萬牋悉與之

憫雨唐子西詩曰若楚能令畏壘豐此身翻累越人窮至今無奈曾孫稼幾度虛占少女風茲事會占是有好他時曽厭雨其滚山頭額是茨糧足不向諸侯訴〇公註云莊子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壤註衣又作穰蕢猶云豐也子丙時謫惠州謂庚桑居其山

能令豊稜惠州人以我之故而至於不雨以窮耶善用事曾孫稌少女風星有好雨其濛又用四事如此加以斡旋為句而委曲安帖不止工而已也尾句尤高妙畏音猥墨音磊

雲郭褒絶句云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　文鑑選取

北風劉屏山詩云鴈起平沙晩角哀北風吹首恨難裁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紫色蠶聲真偃強翠華龍衮暫徘徊𢬵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草萊此詩忠憤至矣次聯尤精命意尤切屏山又有汴京紀事絶句二十首今書四首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又萬炬銀燈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凄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又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又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可謂不減唐人

祈雨詩南山高峻嶒比山亦崷崒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驅歸如呼始覺山中有靈物靄靄其焚蘭潭潭其擊鼓祝嬰云云巫覡舞我民無罪神所怜一夜雷風三尺雨嶺不兮蒼蒼溪水兮決決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閉山空音響絶此李清臣祈山龍祠祈雨感應而作此詩句叶騷古末意脫洒

蘇東坡和李清臣詩云高田生黄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懶（意便佳）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適神龍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東坡云此詩本因龍神懶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調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百執事其自言無功食祿與大臣無異用意甚奇

古今詩話

韓忠獻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云何假嗔雷擊怒梓默然嘉澤浹民區經時亢旱群心駭數月焦熬一陣蘇已發宋苗安在握再生莊鮒不虞枯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言群心安而神功斂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菊坡叢話卷之一

菊坡叢話卷之二

地理類

桃源陶淵明詩云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爼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異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蘇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漢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胡苕溪云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脗合今具載于后

王介甫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爾來種桃不記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忽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淚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〻經幾秦高齋詩話云荊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但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荊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爲可恨耳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爲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王介甫皆有詩歌爭出新意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到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閒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〻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唐滄詩話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舟泛五湖之處鄭毅夫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蓋越王以金鑄蠡像此言反之也 同上

嚴子陵釣臺題者甚多頃見不知名氏者一詩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迹累山焚先生正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閩人陳道貫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詎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須人只作友朋看皆出新意也 同上

嚴本姓莊避顯宗諱改姓嚴子俞子詩云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揔誤稱徐

道腴詩有云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未有人道來

君山狀如十二螺髻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昔舜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曰湘君所遊故名君山昔湘中老人者與呂雲卿遇於君山側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東坡云唐末有人誦此詩殆是李謫仙輩老人真遁世者也

劉禹錫望洞庭詩云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裏一青螺又應陶望君山詩云風波不動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應是水仙梳洗罷一螺青黛鏡中心後黄山谷登岳陽樓望君山詩云滿川風雨獨凭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此詩實用劉禹錫應陶詩中語翻案也　詩林

杜子美登岳陽樓詩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隔凭高涕泗流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濶山拔地形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恍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又未若孟浩然詩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讀之則洞庭空濶無際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至讀子美之詩則又氣象不然大與諸子迥別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與黄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泉黄蘗曰我詠此得二句而下句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黄蘗誦曰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乃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其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内遂不靖其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螢雪叢說

小姑山王荆公詩云小姑未嫁與蘭支何恨流傳樂府詩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從文貍繽紛雲擣空裳揖綽約煙鬟獨掛旗弄玉有祠終或往飛瓊無麥故難知方萬里云小孤山之神訛爲小姑澎浪磯訛爲彭郎此不過循名騁傅作此詩然實壟力不可及○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壖乃爲婦人狀龍圖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者誰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春明退朝錄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後朝廷召之郡守勸駕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驚猿鶴到京華從今隣壑休惆悵六六峯前是一家後靖康間以道亦復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珊湖鈎詩話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戸却掃不交人物嘗作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性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

江南雨後山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援作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紫微詩話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詩於鄭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此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秘監恒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以公爲已而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笑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其間最爲佳勝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石林詩話

蘇子美游太湖詩云杳杳波濤閱古今四邊無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真佳句也呂吉甫詩云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此二聯相類蘇勝於呂但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復齋漫録

宋仁宗朝龍圖直學士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賜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建堂吳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作記士大夫留題甚多東坡倅杭因命吏盡録之惟貢收耘老之詩爲冠詩曰自刋宸翰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畧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從　唐溪詩話

金鄉張氏園亭石曼卿有詩云亭館連成敞謝家四時園色鬬明霞窻迎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隣隱士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留事醉待參横落月斜文公語録云曼卿此詩如第二聯又籌筆驛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此數句極佳曼卿爲人豪放胷次極高而詩乃方嚴縝密如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得用於世耳　詩林

毛國英澤民之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

陳摶題西峯詩云爲好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障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卿聞見録云摶隱居華山太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宋琪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

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
唐韋荘金陵圖詩云江雨霏〻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
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謝疊山云臺城乃梁武
帝餓死之地國亡主滅陵谷變遷人物換世惟草木無情
只如前日此柳必梁朝所種至唐猶存無情依舊四字最
妙端平北使王撖詩云到處江山是戰塲淮民依舊説耕
桑梅花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笑夕陽識本朝文士不知
邊事之危急景定間北将胡諮議留江州詩云寂寞戍磯
山上廟蕭條羅伏水中船垂揚不管興亡事依舊青〻兩
岸邊亦譏本朝將相不知國家将亡文臣武臣隨時取樂
視危急如平安無事時也二詩皆從此詩變化

許渾題緱山廟詩云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鶴徘徊曲
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謝疊山云錢起湘靈鼓
瑟詩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数峯青與青城山道士題麻姑
山仙都觀詩云萬仞峯巒揷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一從
宴罷歸何處玉殿珠樓空月明與此詩意度相似
杜子美書堂趙清獻公題云直將騷雅鎮澆淫瓊貝千章照
古今天地不能籠大句鬼神無處避幽吟幾逃兵火羈危
極欲厚民風意思深茅屋一間遺像在有誰於此是知音
清獻之詩傳世不多見句〻中的
許渾經故丁補闕郊居詩云死酬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
自堅鵩上承塵纔一日鶴歸華表已千年風吹藥蔓迷樵

徑雨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
方虛谷云故居舊宅有傷惋之言事有興必有廢勢有盛
必有衰國然家亦然也惡人而終富貴賢人而終貧賤亦
不免遺迹爲後人所嘆第是〻非〻自不同耳
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首爲古體之
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白帝峴山二首極佳其度荊門
望楚一詩爲諸選之冠詩曰遥〻去巫峽望〻下章臺巴
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
歌客誰知入楚來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俱同時
而皆精於律詩孟浩然李白王維賈至高適岑參與杜甫
同時而律詩不出則已出則亦足與杜甫相上下唐詩之

盛有如此十一人偉哉　瀛奎律髓
杜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横地
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
路滿塵埃此杜子美乃祖詩也楚山漢水一聯子美家法
中四句似皆言景然後聯寓感慨不但張大形勢舉里臺
二名而錯以新舊二字無刻削痕末句又傷時俗不古無
習池山公之事尤有味也其他壯語如雨雪関山暗風霜
草木稀擲鞍雄劍動揷檄羽書飛不宰神功邇無爲大化
懸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文物驅三統聲名走百神禹
食傳中使堯樽遍下人則晚唐所無此等句若置之子美
集無大相遠也欲述杜詩源流故詳及之

李太白秋登宣城謝眺北樓詩云江城如畫裏山色望晴空两水夾明鏡雙橋落綵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懐謝公太白亦有登岳陽捌句未及孟杜此詩起句似脫唐中二聯言景而豪壯則晚唐所無也宣州有雙溪疊嶂乃州之勝景也所以云两水雙橋三荊公虎圖行日光夾鏡當塗隅得非倣此謝眺爲宣城賢太守人呼爲謝宣城得太白表章之其名千古不朽焉　同上

揚子江楊誠齋詩云祗有清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千古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誠齋詩一官一集此朝天續集詩也其子長孺擧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以爲誠齋詩又變而誠齋謂不自知詩不變不進此詩中两聯俱爽快且詩格尤高

黃河羅隱有詩云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此詩以譬人心不可測者

成都楊文公詩曰五丁力盡蜀川通千古成都綠樹濃白帝倉空蛙在井青天路險劍爲鋒漫傳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卧龍張載勒銘棋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此言公孫述以術愚民衆傳光武破隗囂天水述急下令謂白帝倉米一夕大空民爭往觀意其狂也旣而實不失米乃謂民曰此猶妄傳天水破耳竟如此語自合擒着此專以公孫述割據恃險戒後人也劉子儀詩云銖謄剽俗恣游遨可得蹲鴟號富饒井絡共知天與險蠶叢無奈世興妖杜鵑積恨花如血諸葛遺靈栢半燒才似文園何足道一生琴意祗成痟錢思公詩云武侯千載有餘靈盤石刀痕尚未平巴婦自饒丹穴富漢庭還負碧鷄征雨經蜀市憑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知有忠臣能叱馭不論雲棧更峥嶸劉錢二公泛詠蜀事亦各有工處

金山龍游寺屹立江中舊名澤心宋真宗夢游此乃賜今名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有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至金山寺題者甚多絕少佳句唯張

祐詩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此詩可謂金山絕唱後孫魴題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其言矜誇自大然濺佛之句評者謂金山豈如此其低耶王荊公有詩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祗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尤爲中的楊蟠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回作詩云試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遶檻流天遠樓臺横北固夜深燈火見揚

州迴船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陳無已詩話謂王平甫嘗以此詩爲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然余觀荊公之詩前四句亦類此王平甫金山寺詩云憶同支遁宿峻岑不負平生壯觀心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濡水入九江深紛紛落月搖窗影杳杳歸舟送梵音東去何時來蟻夜天邊奕氣寥相尋胡苕溪云平甫譏楊蟠詩而反自作此等語何耶

許渾唐詩人也官至刺史居鎮江府口有別墅在丁卯橋作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作午橋後人取丁卯橋對子午谷甚佳

辛元龍字震甫號松垣先生有氣節工吟官至通判嘗以詩投任濤例求免税丁太守判云松垣肇力破滄溟欲投任濤免税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蓋任濤筠州人能詩唐刺史李騭見其詩有露擲沙鶴起人卧釣船横之句特爲免役判云有詩似濤者並免役人由是羡之遂成風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至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有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

狠石羅隱詩云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室本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東坡云鎮江府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共論曹公坡詩曰狠石卧庭下穹窿如伏羱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瑚璉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 云

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游湖中便可了郡事言其訟簡也秦少游作一絶獻之詩曰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或云秦少章作也 直方詩話

水樂在杭州南山泉流空谷中自然宫商東陽亦有之故東坡有詩曰君不見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黄泥一鍾水又不見哥舒横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凉州但向空中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々泉無絃石無竅强名水樂人人笑人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

王摩詰輞川六言詩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緑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秦太虚云余爲汝南學官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余曰閲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湖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閲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

斤竹嶺並木蘭柴絶茱萸沜蹋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
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
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
身之窮達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詩林

王摩詰有南山遣興詩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
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
談笑無回期邊章泉詩法舉此云王詩行到窮處坐看雲
起時杜少陵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知詩者於此不
可以無語或以小詩復之曰水窮雲起初無意雲在水流
終有心倘若不將無有判渾然誰會伯牙琴公曰此所謂
可與言詩者矣 附録杜之全詩題江亭云坦腹江亭暖

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々春將晚欣々
物自私故鄉歸不得排悶強裁詩

詩不可輕作蔡持正自左遷謫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
厚經撫箋注蔡坐此又貶新州其詩有云紙屛石枕竹方
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
吳注云不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或云先公帥廣崇寧
元年遊蒲澗閱道俗見遊人簪鳳尾花作口號有云孤臣
正泣龍髯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後彼監司指此句為罪言
哲宗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鞠獄竟無他意說口可畏
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吳處厚善僞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
就一日視事有告覆舟在鸚鵡堰者吳喜以為得佳對又
一癸人骨立有風韻人目之為風流骸骨無有對句後在
金陵府燕集見官妓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
生色髑髏否余欣然以為得佳對亦又成詩 朱或可談

韓子蒼有過汴河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
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々寒
花承露落毿々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小園
解后録云唐人詩云打起黃鶯兒莫交枝上啼々時驚妾
夢不得到遼西人有問詩法於韓子蒼子蒼令讀此詩以
為法子蒼作過汴河詩人有問詩法於呂居仁居仁令參
子蒼之詩以為法學者熟味此二篇思過半矣 詩林

李涉嘗作登山詩云終日昏々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
印于竹林寺印欵之坡因誦此詩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
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詩話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常
作一詩并契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亦必
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
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
得詩不敢受園即日還之 夷堅志

胡少汲有和山字韻一詩云章句飄々續小山古風蕭瑟筆
追還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功業會看鍾鼎

上巖華已在縉紳間他年記憶吟衰老爲報西川引一班
漁隱叢話云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
歸十二閑之句甚爲諸公所稱道今少游所云豈非剽平
甫之句但易三字以爲已作耶　詩林
黃山谷云爾雅山有穴爲岫謝玄暉詩云窻中列遠岫徐李
海云孤岫龜形在皆誤用字後山谷作雨晴過石山塘詩
云晴岫插天如畫屏慈溪黃震曰山谷謂古作山用者非
而今云晴岫插天幾自背其說矣　日抄
蜀峽路間有溪曰韓溪白文終追韓淮陰處也劉涇題一絶
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
東閣拔名尚不通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刻文似賦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
採于蚕食之前用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虎
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慚黃酥凝而
金醜轉制不已神趍鬼驟金與玉與天年永壽無着於文
決之在口有隱士言是漢陰真人所著丹法後雜著於子
玉碑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　並許彥周詩話
寇準字平仲貶雷州至則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
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
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公初貶時
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遂貶雷州及丁
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遇雷州寇司
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
來遣人以蒸羊迎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
以爲得體　言行錄
李太白望廬山瀑布詩曰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
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詩語清壯無敵後
徐凝亦題詩云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海無暫息萬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乃僞託白樂天
稱美有賽不得之語東坡因遊廬山有以陳令舉廬山記
見寄者且行且讀其中有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
開元寺主僧求詩因戲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

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　詩林
鵝湖在信州鉛山上有葛玄家舊經謂昔有龔氏居山之旁
畜鵝成群宋淳熙初年晦庵朱文公象山陸公兄弟會講
于此陸九齡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
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象
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宸靈心涓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古今朱文公次其韻云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
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

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人知朱陸講學而陸詩世不多見故録于此云　古賦題名

李商隱過楚宮詩云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謝疊山云巫山神女本是說夢後人多以爲實商隱此詩譏襄王之甚矣宋關鈞爰爲御史宿高唐館亦有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宵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

撫州擬峴臺在城東宋裴太守因客土而作曾南豐爲之記題詠者甚多王荆公亦有詩云君作新臺擬峴山半公千載得追攀歌鐘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堤來宛宛溪如育瀆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閑此詩以一擬字責之眞佳作也

放生池古今詩話載唐末邑州蔡大夫遷撫州刺史禁汝水放生池採捕者忽有人乘小舟垂釣其中被邏者捕之釣者能詩作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刺史釋之

唐崔顥嘗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遂擬其作登金陵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後村詩話云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板之傍別著語矣太白又作鸚鵡洲詩云扁舟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徐拓山詩話云太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臺之作也此詩與崔顥格調語意眞相類後郭功甫與王荆公登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功甫援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曰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吹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　詩林

趙章泉云學詩者貴乎似論似者果可以盡言耶如杜少陵春水生二絶一云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溪㶉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其二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敢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後有曾空青題清樾軒二絶一云卧聽灘頭㶁㶁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臼樹一夜水長到梢頭其二竹間佳樹密扶疎異鄉物色似吾廬清曉開門出負水已有小舟來賣魚其語意與杜絶相類學詩者試讀之似耶不似耶是又不可以不辨也　詩話

望夫石王建詩云望夫處江悠々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々
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劉禹錫詩云終日望夫々不歸
化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年初望時復
齋謾錄云陳無已謂望夫石處々有之詩皆一律惟劉詩
語拙而意工復郭功甫一詩善於形容詩云杜鵑啼血春
林碧妾消離愁恩今昔上盡高山第一峯自亂魂飛化為
石化為石可柰何淚懸白露衣薜蘿千古萬古望夫恨一
江秋水寒蝉多漢家天子與征役良人荷戈歸不得此身
未老將何從不似山頭化為石蔡蒙齋云此石在處有之
世俗相傳以為其夫出役妻登其山望之遂僵為石郭詩
正是模寫此意也

赤壁杜牧之詩云折戟沉沙鐵半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
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按漢太尉喬玄二女孫策
納大喬如夫人以小喬嫁周瑜銅雀臺曹操寵妾所居許
彥國詩話云此詩意謂赤壁不是周瑜縱火即為曹公奪
二喬置之銅雀臺中也孫氏霸業係此一舉社稷存亡生
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人之為詩要有野意盖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
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
如太白之豪放樂天之淺陋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予
嘗欲作野意亭以居一日題山石云山花有空相江月多
清輝野意寫不盡微吟浩忘歸人多與之吾終恐其不似

也　休齋詩話

曹娥碑文漢邯鄲淳撰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其先
與周同祖末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
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
屍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投江死經
五日抱父屍出漢安迄元嘉莫之有表上虞長度尚設祭
誄之以辭宋大觀淳祐皆有誥勅旌封及其父母古今題
詠者甚多予初知嵊過其祠作歌題其壁云嗚呼天地噫
吸之氣成江潮月滿潮長月落消吞天豈為伍子怒汨水
自是吳人恍吳人年々望秋半秋半潮高競相玩當時曹
父舞婆娑紅裙綠傘歌撩亂乘濤踏上最高頭悠揚不啻
鳧與鷗呵來喝去若自得一派古斷滄波秋嗚呼樂極不
知止力盡寧知沒於水々之流不息人不歸遂使曹娥日夜
悲々啼只擬見父面孝童豈惜千金軀銜哀躑躅投江頭
河伯江神為牽引親身尋抱豈偶然可惜淳江都不醒嗟
哉曹少娥殺身以成仁寄語後世人覆轍毋再循漢安迄
今千餘春高詞賴有邯鄲淳中郎隱語不易得揚脩機捷
皆絕倫宋皇褒崇豈名寳鳳誥龍章耀天日由來孝行感
人心萬古千秋宜廟食　漫部

風土之詩如杜牧之長安雜題云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終
南地軸橫祥雲輝映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
鈿朶色風回公子玉銜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

夾城方云詩人於四方風土皆能言之至於長安洛陽鄴
都金陵帝王建都之地則多見於懷古之作而述今者少
牧之長安長六詩於五詩之示含霄閒中自靜之意獨此
詩前誇形勢後叙脩麗亦足以形容天府之盛五詩內如
韓嫣金丸莎覆綠許公鞴汚杏粧紅捜豹謝家池正兩醉
吟隋寺日沈鐘白鹿原頭回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又街
西長句云遊騎偶同人鬬草名園相倚杏交花皆艷冶而
不流當其時郊島元白下世之後張祜趙嘏諸人皆不及
牧之蓋頗能用老杜句律自爲翹楚不甲〻於晚唐之酸
楚湊砌也○又洛陽長句云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
有無間橋横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之蓋不求雲

昔〻仙舟何處水潺〻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
山蓋自天寶以後不復駕東都此詩有望幸之意樹鎖
千門一句極佳芝蓋仙舟乃指緱氏山王喬事及李郭事
亦切

蘇東坡遭貶入贛過惶恐灘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
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
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
知津元註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紹聖元年甲戌
東坡自知定州降知英州未到又貶惠州安置

遊廬山宿棲賢寺王平甫詩云古臺瀛〻臥不周弊裘起坐
與綢繆千山月午乾坤晝一壑泉鳴風雨秋跡入塵中慚
有累心期物外欲何求明朝松路須惆悵忍更無詩向此
留王安國平甫年四十七而卒其詩陳后山亟稱之當時
諸公歐蘇莫不敬嘆歆獎或謂其得於天才不學而能然
其人曾次耿介非其兄荆公新法之所爲詆呂惠卿爲佞
人天下尤高之也南渡後其曾孫燁始刊王校理集於臨
安郡學詩佳者不可勝算而富於風月此詩三四壯浪而
清灑賞覽詩極難得絕高者取此參入其間亦快人心目
也

鄂州南樓范石湖詩云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遊
漢樹有情横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搖
月旌旗萬里舟却要鱸鄉垂釣叟魯昌魚好便淹留石湖
名成大字至能嘗使燕帥西蜀成都四明金陵參大政乾
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此出
蜀時詩燭天燈火三更市承平時鄂渚之盛如此

西山葉正則詩云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柚無
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綵空翠雜
朝霞水心以文知名後四靈爲再興唐詩者而其所自爲
詩恐未嘗深加意五言律如此者少西山蓋永嘉勝處有
醉樂亭水心爲記甚悉

東山陸放翁詩云老慣人間歲月催強扶衰病上崔嵬生爲
柱國細事耳死畫雲臺何有哉熟計提軍出青海未如喚
客倒金罍明朝日出春風動更看青天萬里開放翁詩萬

首佳句無數少師曾茶山或謂青出於藍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專祖山谷放翁無入盛唐

西湖林和靖詩云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欒櫨粉堵搖魚影闌社經叢閣鷺翎徃々鳴櫓與橫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此詩首聯人所爭誦

東溪梅聖俞詩云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々蒲茸齊似剪平々沙石淨於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此詩首聯爲當世名句衆所膾炙可配前作

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

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蘇東坡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々遠人村依々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顚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夜半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 詩林

謝玄暉晩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鬒不變後李太白用其句作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云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々下沉吟久不歸古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胡苕溪云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有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於李太白句法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至黃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玄暉

休道澄江淨如練又如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王介甫則曰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此又反而用之

○黃魯直題晁以道雪鴈圖詩云飛雪洒蘆如銀箭前鴈驚飛後回盼憑誰說與謝玄暉莫道澄江淨如練

古今遊廬山詩予得兩手絶佳其一潘子真詩話所載王充遠詩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話勝遊蓋廬山之美不可盡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又張元幹詩云古木寒藤挽我住身非靖節誰能留多慚不及鸞溪水長向山前山後流此詩興致極高遠元幹紹興間人又有瀟湘圖詩云落日孤烟過洞庭黃陵祠伴白蘋汀欲知萬里蒼梧恨淚灑君山一點青 艇齋詩話

（菊坡叢話卷之二）

菊坡叢話卷之三

時令類

月令之書雖起於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與頗用其畧如
春行寬大之令夏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
不復論因皆本之月令焉古者亦有年號漢武建元元年
年號始起於此

立春齊人月令此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故老杜詩云春日
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纎
手送青絲謂此也又太歲日詩曰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
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
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後山詩話云王聱詰詩云九天閶
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則云閶闔開黃道衣冠
拜紫宸雖五字而語益工也按史大曆三年歲在戊申正
月丙午朔則初三日爲太歲日也

元日立春范石湖詩云元日無春日霜寒又雪寒併煩傳菜
手同捧頌椒盤疊膝孫穿履扶頭嬾正冠五年如此度寧
得諱衰殘此淳熙十五年戊申元日立春選詩者亦記時
也石湖二詩一云元日無春日閑身是老身

元遂初元日詩云玉燭鈞調歲啓端東風又逐斗杓還蕭條
門巷經過少老病腰肢拜起難白髮但能欺鏡項青春不
解駐朱顔餘齡有幾仍多幸占得山林一味閑虛谷云幽
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少陵詩也元延之小改
用作元日詩却似稍切

劉後村作丙辰元日詩云免騎朝馬趂南衙五見空村換歲
華旋遣廚人挑薺菜虛勞坐客頌椒花不施爵壘均編户
雖飲屠蘇殿一家二十宦遊今七十於身何損復何加又
戊午元日詩云過去光陰箭離弦河清易俟鬢難玄再加
孔子從心歲三倍周郎破賊年老齒阻陪鳩杖列瞽言曾
獻獸樽前磻溪淇澳吾安敢且學香山也自貿此詩元註
赤壁之捷瑜二十四歲晋正旦設白獸樽於庭若有能獻
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蘇東坡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元翰詩云堆盤紅縷細茵
陳巧與椒花兩鬬新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春
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白髮蒼顔誰肯記曉
來頻嚏爲何人此詩西湖北寺皆杭州事也元翰在杭故
於元日作此詩寄之也

杜子美人日詩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氷雪鶯難至春
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
素絲鄉人劉克該貢與籍凡人有僻書疑事往々多質之
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此詩出東方朔占
書也凡歲首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
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 西清詩話

人日唐子西詩云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晩細
草夢魂春挑菜年々俗飛蓬處々身蠶頭頻語及鬢鬆

東澤此詩以人日對天時甚工東坡有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陸放翁云非賢那畏虵年至多難却愁人日陰皆佳對也但註云放翁年八十六卒於是年冬也子西別詩又云非賢幸脫龍虵歲上聖猶憐瀕死臣放翁亦暗合

元宵晏英公竦奉和御製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瑣通宵啓玉京冉冉游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此詩形容而味淡存之以見承平之盛以端門為南端亦新韻語陽秋以為典麗富艶則可矣 律髓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后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城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 春明退朝錄

唐明皇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絕結繒綵為燈樓卅間高五十丈懸以珠玉風動鏘鳴燈有龍鳳虎豹之狀士民縱樂初止三五後又增十七十八兩夜當時淮王右丞李諮奉和御製一詩括盡時事詩曰上路笙歌滿春城刻漏長遊人多蓋日明月讓燈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樂百福透名香仙妓來金殿都人繞玉堂定應偷妙舉從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頓將天兆詩同以獻君王

蔡君謨於上元令民間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夫妻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罷燈 晁氏客語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宴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求東坡乞詩坡書一絕云窗摇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東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廝賴故云耳 詩話

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製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妙於使事詩曰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王和甫和云雙輿清曉出瑤臺羽衛瞻迎翠影開鳳闕張燈天上坐鰲海獻曲海邊來修文可笑秦無策能賦休誇楚有才星漢未斜鈞樂闋君王宣示萬年杯 侯鯖錄

梅溪老人有元宵詞乃阮郎歸調用回文體作其詞曰皇州
新景媚晴春々晴媚景新萬家明月醉風淸々風醉月明
人遊樂々遊人々遊人樂太平御燈禊聖喜都民々都喜聖
神予自諸暨解印歸臨川明年辛巳正月大雪閒作直至
上元夜始晴戲作回文詩二首其一正元雪霽詩曰正元
見雪兆年豐物與民心此樂同瓊樹改柯流凍液玉梅飄
檻拂輕風橫雲綵結連天際麗日紅蒸徧國中淸氣一元
調化運晴開喜色瑞葱々其二元夕觀燈詩曰春城滿眼
照燈毬市陌街多許徧游遨篠萬蓮金燄吐錦籠千蠟絳
虹流塵香艷舞嬌垂手樂奏喧聲巧囀喉人看人歌淸夜
永新晴雪月霽雲收句雖未工聊適一時之興而已

月晦唐太宗詩云晦魄移中律凝暄起麗城罩雲朝蓋上穿
露曉珠呈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披襟歡眺望極目暢
春情唐太宗三代而下英主也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餘事
猶能作詩鋪叙未脫陳隋之氣句々詠景末乃歸之於
情然此詩甚佳次聯尤巧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詩云春豫臨池近滄波帳
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回節晦賞全落春遲柳暗催
象溟看俗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
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方云用春豫字便好節晦賞全落凡
得是正月三十日急着春遲柳暗催一句足其意池象溟
海而觀浴日既已壯麗又引胡僧劫灰事爲偶則尤精切

可謂極天下之工矣鎬飲汾歌一聯三臣五韻爲上元應
制詩殊不知之問已先用矣尾句尤佳不愁明月盡謂晦
日則無月也池中自有大蚌明月之珠如近世麗社湖珠
現是也甚妙　瀛奎律髓
曾南豐錢唐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作詩曰月
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
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
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一詩云金鞍馳騁屬兒曹
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
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秪尋
前事撚霜毛方虛谷云洪覺範妄誕著其兄彭淵才之詠

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淵才之詩無
傳而子固詩文終不朽　同上
洪覺範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刪黃道春泥曉未乾
白面郎敲金鐙過紅妝人揭繡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
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方云
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兩坐罪還俗一爲張天覺丞相黥
海外有甘露滅詩集此詩三四句俗人盛傳道之僧徒爲
此語無恥之流也取之以備博耳　同上
上元日大雪曾茶山詩云勾芒鼓吹辰閒雪片相隨大可
觀挑爽園林有餘潤燒燈庭院不勝寒柳條弄色正爾好
梅蘂飄香殊未闌便似落花飛絮去直疑春事併衰殘方

虛谷云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爲上意到語工而
格不高次之無意又無語下矣此詩全是格而語意亦峭
同上
蘇東坡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詩云使君置酒莫相
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静看月窻盤蜥蜴卧聞風幔落蚍蜉
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凉十年事傳
柑歸遺滿朝衣方虛谷云此詩元符元年戊寅作坡年六
十三矣在儋州亦半年餘以去年紹聖丁丑六月渡海也
十年前事當是元祐二年丁卯以翰林學士侍宴端門戊
辰知貢舉皆在朝至五十九歲時紹聖元年甲戌自中山
謫惠州乙亥年賦上元古詩有云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

燈郎元祐八年癸酉正月也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郎
甲戌正月也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郎乙亥正月也人
生能幾何年如上元一節物耳出處去來歲歲不同當是
時又焉知渡海逢上元耶坡甲戌之貶至元符三年庚辰
徽廟立乃得北歸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學者觀
此則知身如浮雲外物如此雌風如雄風皆不足計較也
張宛邱有上元思京輦舊遊詩三首其二云九門燈火夜交
光羅綺風來撲面香信馬恣穿深巷柳隨人偷看隔簾救
身拘舊宦安知樂心逐流年暗減狂留滯山城莫嗟歎貂
蟬從古屬金張方云此謫居黃州思京師上元　同上
姚合賞春詩云閒人祇是愛春光迎得春來喜欲狂買酒恐

遲令走馬看花嫌遠自移床嬌鶯語足方離樹戲蝶飛高
始過墻顛倒醉眠三四日人間萬事不思量又遊春二首
其一卑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遥晴野花侵路春波水上橋
塵埃生暖色藥草長新苗看却烟光散狂風處々飄其二
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嚼花香滿口書竹粉粘衣弄日
鶯狂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得事亦應稀方云姚少
監初爲武功尉有詩聲與賈島同時而稍後似未登昌黎
之門白樂天送知杭州有詩凡劉白已後詩人集中皆有
姓名詩有新體格卑於島細巧則或過之遊春詩十二首
今録其二
春山月夜于良史詩云春山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

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鳴鍾處樓
臺深翠微此詩人多誦之意句俱工真作家也
春陰晏元獻詩云十二重環闕洞房悄々危樹俯田塘風迷
戲蝶閑無緒露浥幽花冷自香樽席醉吟銷桂酌玉臺愁
作遊銀篁梅青麥緑江城路更與登高望楚鄉此詩有富
貴之態不似詠春陰未若王平甫春陰詩云似雨非晴意
思深宿醒牽率卧春陰苦憐燕子寒相並生怕梨花晩不
禁薄々簾幃欺欲透遥々歌管壓來沉北園南陌狂無數
祇有芳菲會此心此詩極能言春陰之味
羅端良以春社禮成借用寺傳釋奠詩韻作云素餐深覺慚
漣漪台稷勾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配天自昔益多

儀操豚底用勤亟祝飽衆行看婚嫁兒海内和平頌聲作
登歌還有載芟詩此羅愿字端良號存齋在鄂州時祀社
作也社日詩唐宋鮮有可選者惟此篇韻險而理到
寒食張文潛送遊客詩云陰陰䔲燠映離欄一縷微香裊篆
殘寒食園林三月近落花風雨五更寒尊調寶社絲初攙
酒滿金壺飲未乾明日踏青郊外去綠楊門巷繫雕鞍此
詩平熟圓妥視之似易能作詩到此地亦難也
文潛又有上巳次韻王仲至西池會飲詩云聖朝擬禊用舟
師戲追鱗艫翻戟枝沸浪有聲黄帽動春風無力綵旗舒
不勝杯杓寧辭醉傳語風光共此嬉遠比永和真繼軌臨
續賓紙看他時此元祐中西池上巳之會也文潛詩冠一
時三四實佳句秦少游有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仲至嘲
又入小石調以秦詩近詞故也
社日謝無逸詩云雨柳垂垂葉風溪細細紋濟愷從茨菉
味只羨芹飲不遭田父歸無遺細君東皐農事作犂趾待
耕耘老杜九農百祀之作乃秋社割肉豈古人社日伏日
皆有所分之肉故一例用之徐師川有詩云哀公問於有
田父祭豈秋殊為麄率但無逸可謂貧甚無酒無肉只有
芹茗而已
寒食假中宋子京詩云九門煙樹蔽春壘小雨初晴撥火前
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催暖賣餳天縈絲早絮輕無着弄
袖和風細可憐鼇署侍臣貪出沐珉瑹珠飴愧須宣宋公
嘗知壽州再入翰苑又詔知杭州才出國門追還本職所
謂鼇署侍臣貪出沐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義因於禮經昔者宗子去他國
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端五之
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聲於風俗昔者屈原懷沙忠死後
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粔籹而予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
為午則誤矣　珊瑚鉤詩話
寒食詩作者甚多而不用事惟沈佺期驩州作寒食詩云海
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
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劉夢得詩話
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嘗疑此餳字因讀毛詩鄭箋說
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有此餳字後輩
作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本朝宋子京
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用鄭箋
之義　詩林
杜子美有熟食日詩曰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云云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
酒詩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為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
欲徧依稀迎到第三廳昉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
故濤從乞其傳久矣社公乃濤小字也唐人在變侍下雖
官高皆稱小字濤性踈達不羈善諧與朝士言亦多以社
公自名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亢直敢言後官至宰相　出石

清明陸放翁詩云氣候三吳異清明乃爾寒老增立棊感翁
苦道途難燕子家家入梨花樹樹殘一春回首盡懷抱若
爲寬方萬里云三四悽惻第七句最好景聯亦平熟又劉
後村詩云寂寂柴門村落裏也教插柳記年華禁烟不到
粵人國上冢亦携龐老家漢寢唐陵無麥飯山蹊野徑有
梨花一尊徑籍青苔卧莫管城頭奏暮笳

三月三日梨園亭侍宴沈佺期詩云九門馳道出三巳禊堂
開畫鷁中川動青龍上苑來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日
晚迎祥處笙鏞下帝臺方云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曰三
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於東流水上沈約宋書曰魏以後但

用三日不復用巳也沈佺期宋之問唐律詩之祖此詩雖
無絶高處平正穩妥

孟浩然上巳日洛中寄王山人迥詩云卜洛成周地浮杯上
巳筵闘雞寒食後走馬射堂前藥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
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群賢此詩浮杯字着題平沙翠幙連
見祓禊而遊者盛也用逸少事寄王姓之人切矣○陸放
翁上巳詩云殘年登八十佳日過重三簾幙低垂燕房攏
起晩蘗名花紅滿舫美醞綠盈甌春事還如昨衰懷自不
堪上巳謂重三亦新

王元之有錫宴明日詩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
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又清明詩云無花
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小窻分
與讀書燈胡苕溪云元之二絶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
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
趙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再脩故事御
製詩云晴旭暉暉苑籞開氤氳花氣好風來遊絲罥絮縈
行仗墮蘂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潑剌鶯留深樹久徘
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游觀近侍陪王介甫和云蔭煙
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
邊送玉杯宿蘂曉含風浩蕩戲鱗晴映日徘徊宸章獨與
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詩多不録蘇魏公語録云仁宗

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洎禁從館閣皆屬和而詩中
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和篇皆押徘徊字及詩既再就
坐而教坊中進雜劇爲數人尋訪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
堂觀翫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復環
顧而不去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
未免徘徊太多耳　詩林

李宗愕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一詩云戴了
宫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獨出金門去恰似當
年下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預宴既出改官

歐陽公作温成皇后閣春帖子云内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
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又端午此

子云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頗因角黍詢遺
俗可鑒前王惑巧言詩話云凡詞人作宮帖甚多惟公所
作詞寓諷切當時以爲得體
司馬溫公太皇太后閤春帖子云慶壽風烟接未央飛樓複
道鬱相望春來無以消長日閒取經書教小王又皇后閤
帖子云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加刺綉文曾在蚕宮親
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又夫人閤帖子云聖主終朝視萬
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羊車揷竹枝
真西山亦有宮帖云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冉冉布庭除
直將底事消長日太學中庸兩卷書又王岐公端午帖子
云後苑尋春趂午前歸來競鬬玉欄邊袖中獨有芸香草

留與君王辟蠹編劉後村云此詩出新意於絲絲巧粽之
外真可喜也　並詩林
翰苑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遊幸之類
周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趍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
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大書東坡賴有高樓
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之詩於屏間又靈隱寺冷泉亭
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
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
必大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
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　玉堂記
古辭有子夜歌子夜晉時女子名造此歌聲過哀苦後人又

有子夜四時歌梁武帝倣之春歌曰蘭葉始滿地梅花已
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夏歌曰含桃落花日黃鳥
營飛時君住馬欲疲妾去蚕已飢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
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冬歌曰寒閨動黻帳
密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按樂府又有大子
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但變歌有送聲警
歌無送聲仍呼爲變頭謂六變之首也錄此以知古意
樂府

陸放翁春行詩云九日春陰一日晴強扶衰病此閒行猩紅
帶露海棠濕鴨綠平堤湖水明酒賤林陰逢醉卧牛肥稻
隴有深耕山翁莫道渾無用解與明時說太平此引少陵

太白晚看紅濕處與蜀江綠且明濕字明字謂奪造化之
工却是世未有拈出者前輩用工如此
楊誠齋和張仲良春晚即事詩云貧難聘歡伯病敢跨連錢
夢豈花邊到春俄雨裏過一犁閑五秉百箔候三眠只有
書生拙窮年墾紙田方云此詩奇巧學者不可不由此入
也
朱晝春分示同會詩云無柰春寒老不禁喜看晴日上窻櫺
群花半露乾坤巧百刻平分晝夜停柱杖有時挑菜甲桔
橰無復問畦丁逢春不出何爲者衆醉誰知可獨醒朱仲
新善詩而所傳不多此首第四句言春分以上一句喚動
而知其春分也合二句詠之甚爲當上四下三截斷看

中夏王平甫詩云朝曦廣廈坐斂斜稍聲炎天氣象加紫巾
簫簟湘竹笋亦霜池欄海榴花悠悠物外身無事摻摻人
間智有涯五鼎一瓢何必問且憑詩句度年華此詩第三
四一聯乃倒裝句法可謂夏詩之富艷者
端午日賜衣杜工部詩云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
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意內稱長短
終身荷聖情漫叟詩話云詩貴用古人全語作對此詩自
天當暑乃全語也方萬里云端午五七言律詩唐宋集無
佳者小邢五言云佩符從楚俗角黍薦湘纍茗句乃云異
鄉逢此日寥落不勝悲無足取高子勉和王子予五日雨
詩亦牽強惟劉翰死端帖用鏡鏡佩符事佳者自可考也

范石湖重午日詩云熨斗薰籠分夏衣翁身獨比去年衰已
孤菖綠十分勸却要艾黃千壯醫蠶粽水團爲誰好丹符
絲索聊自欺小兒造物亦難料藥裹有時生網絲此菖綠
艾黃之對新後四句又用吳體
夏日詩難得好者丁謂途中盛夏詩云山木無陰驛路長海
風吹熱透蕉裳渴思西漢金莖露困憶南朝石步廊江上
綸竿拋散誕林間冠褐負清凉下程欲選披襟處滿眼顛
桐與佛桑此福建道中纂紀體也
張文潛夏日三首其一長夏村墟風日清簷牙燕雀已生成
蝶衣曬粉花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落落疎簾邀月影嘈
嘈虛枕納溪聲久判兩鬢如霜雪直欲樵漁過此生其二

芭蕉綠幕斷飛蠅午影當軒睡未興枕穩海魚鐫紫石扇
凉山雪畫青綃廊陰日轉雕欄樹座冷風生玉盌冰誦按
詩書塵甚故應疎懶過炎蒸其三棗徑瓜畦過雨青園
衫烏帽野人裝幽花避日房房斂翠樹含風葉葉凉養拙
久判微姓字致身安事巧文章漢廷卿相皆豪傑不遇何
妨白髮郎此詩皆入東萊文鑑每詩首尾聯絕佳能言長
夏景致精美
苦熱錢文僖詩云赫日烘霞闊曉光雙紋桃簟碧牙床煩傾
蜜勺寧蠲渴久捧冰壺未覺凉雲嶺却思隨博望風窗猶
欲傲羲皇更憐乳燕翻飛亂深入盧家白玉堂此亦崑體
也惟演公有擁旄等集又王平甫一詩云出門無路避炎

沙長夏那堪旱氣加永晝火雲空爍石華堂冰水未沉瓜
月明葱嶺千秋雪風靜天河八月槎終借羽翰乘興往煩
寃誰此戀生涯杜詩云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即此五
六句也似有厭棄世緣之態不若白樂天一詩云何以消
煩暑端居一院中眼前無長物窗下有清風熱散由心靜
凉生爲室空此時身自得難更與人同謂閑可減暑靜足
文暑也
夏晚劉得仁詩云日夕得西風流光半已空山色漸凝碧樹
葉即翻紅學淺慚多士秋成羨老農誰憐信公道不泣路
途中方萬里云有春晚詩矣未見夏晚詩也盖言秋近而
已三四句佳第六句妙

夏日即事林和靖詩云石枕涼生菌閣虛已因梅潤入圖書不辭齒髮多衰疾所喜林泉有隱居粉竹亞稍垂宿露翠荷差影聚遊魚北窻人在羲皇上時爲淵明一起予此隱君子之詩自然不同五六下兩隻字詩眼大工

夏夜賈浪仙詩云原寺偏橋近開門景物澄磬通多葉靜月離片雲稜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雖愁秋色至乍可在炎蒸此詩前二韻特用生字而奇澁工緻五六亦故爲此等句法末句亦好奇之所爲也

閑居晚夏姚合詩云閑居無事擾舊病亦多痊選字詩中老看山壁外眠片雲侵落日繁葉咽鳴蟬對此心還樂誰知乏酒錢姚合學賈島爲詩雖賈之終窮不及姚之終達然姚之詩小巧近乎弱不能如賈之瘦勁高古也當以此二公之詩細味觀之又於其集中深考斯可矣三四頗偏枯選字者於揀擇詩眼耳下句未稱

立秋日司空曙詩云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花酬蓮報謝葉在柳呈疎淡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捲簾涼暗度迎扇暑先除草靜多翻燕波澄乍露魚今朝散騎省作賦興何如司空文明詩律甚工如送曹持則有中散詩傳畫將軍扇賣書之句又疑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又對焦依戍客廟竹映湘君等句真爲作家

秋日二首唐太宗作其一爽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娛心其二菊散金風起荷疎玉露圓將秋數行雁離夏幾林蟬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還似成都望直見峨眉前唐太宗既得天下盡脩諸史晉書南北史及八代史是也盡注諸書今注疏是也其有功於後世者甚大不止一時混合軌文而已作小小八句詩壓倒一時文人書生瀛洲十八學士及天下能言之人焉不心服詩體混流陳隋多是前六句述景末句乃以情終之後篇將秋之聯條響字震碎纈天高纈字甚妙山谷秋入園林花老眼乃是如此下字李賀龜甲屛風生眼纈亦出此

唐太宗秋日翠微宮詩云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疎一盖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攄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此詩側陣移鴻影一聯自是佳句釘字似險細味之乃以菊花之圓如釘裝然亦奇也又遊東山夜臨秋詩亦佳一聯云烟生遙岸影月落半崖陰

早秋杜牧之詩云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罇酒酌未酌晚花嚬不嚬銖秤與縷雪誰覺老陳陳此言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之來倒裝一字便極高妙晚唐無此句也牧之才高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哉尾句怪

中秋口號秦少游詩也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攢旋滴珠千顆歌翦鸞凰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方萬

里云生日詩致語詩比旨不易爲以其循情應俗而多諛也所以予於生日皆不選少游此詩是夜無月遂改末句云自是我翁多盛德却回秋色作春陰或嘲謂晴雨翻覆手姑存以備話柄三四句亦響亮

七夕陳后山和黃頍韻云盈盈一水不斷須經歲相過自作踈坐待翔禽報佳會徑須飛雨洗香車起騰水部陳篇上收拾愚溪作賦餘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方云七夕詩律詩無可選僅此而已何遜詩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逢催暫巧笑還淚已啼粧別離不得語河漢漸湯湯后山以爲陳篇吾儕當會意也

乞巧李先之詩曰匆匆香筵拂綺羅爲傳神女渡天河休嫌天上佳期少已恨人間巧態多齚舌自應工嫵媚芳心誰更苦鐫磨獨收至拙爲吾事笑指雙針一縷過李先之名朴章貢人早從伊川游坐爲陳瑩中所薦流落三十年靖康初除給事中不及拜七夕無好律詩以此備數其人能踐言不愧此詩　竝律髓

七夕世傳牛女渡河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見者便拜而有所乞其實不然唯老杜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如梁劉孝儀則曰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張文潛歌曰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蓋亦信傳之言也惟老杜已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東坡作中秋月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蔡寬夫云東坡又有十

月十五夜觀月黃樓席上次韻詩云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云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黃州竹樓記云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近世有賦賞春詞末句云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憶好景不常盛事難再讀此詩則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云　詩林

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花萼樓下尚書左丞相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使燕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權於此後又併天長節地平天成節使不書日并歷代帝王生日多不錄

閏月無中氣唐人作詩雖巧麗真有不曉義理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宫葭琯灰剩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 學齋佔畢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爲閣館檢勘公請於朝以爲府檢判朝廷從之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之備公適無命至夜君玉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有曰

班踈雨寒無定皎皎圓蟾望欲闌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催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石林詩話

九日崔德符和呂居仁詩云老頭未易着清香折取蕭蕭蒲把黄歸去乞錢須里社買糕沽酒作重陽聞見録云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特於九日詩中用糕字爲古今絶唱詩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但不知劉白倡和之時曾談及此否 詩林

宋孝宗秋日臨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詩曰玉軸牙籤煥寶章搢紳侍列映秋光爲開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敦俗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望嘉謀爲贊襄此賢君之詩氣象如此吕東萊時爲國史編脩和詩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袞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靈王顓將實學酧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九日韓魏公三詩九日水閣詩云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酒味已成新過熟蟹黄先實不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漫有高吟力

尚強又辛亥會安正堂詩云斯堂曾許占風光須到重陽復命觴坐上半非前歲客杯中無改舊花香初晴已過登高事散虚宜趁自得場惟有一樽詩酒戦須開强户振雄鋒又即席詩云燕音逢節佐肴盤屬和當筵盡雅才銅鉢一聲詩已就金鈴千朶菊争開月明正有抽毫樂夜永何妨秉燭回無酒可嗤彭澤令東籬空望白衣來又前乙巳重九詩曰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啓眉顰招賢敢並翹材館樂事難追戲馬臺辭印亂錢飛雨出鴈排新陣拂雲來何時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英宗治平二年公在相位飲客蘇老泉亦和云晚歲登門最不才蕭蕭華髮映金罍不堪丞相延東閤閑伴諸儒老曲臺佳節已從

秋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暮歸衝雨寒無睡自把新詩百
遍開觀此詩乃飲歸而後和也
朱文公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歸字詩云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風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
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
下視人寰小秪合從今老翠微此詩第二聯各自爲對愈
好
秦少游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詩云長年身外事都
捐節序驚心一慨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連天
桐梢摵摵增凄断燈燼飛飛落小圓湔洗此情須痛飲明
朝試訪酒中仙方云少游詩文自謂秤停輕重錙兩不差

故其古詩多學三謝而流麗之中有澹泊律詩亦敲點匀
淨無偏枯突兀生澁之態然以其善作詞也句多有近乎
詞此詩下凄断小圓字亦三謝餘味別有秋日絕句三首
尾句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風定小軒無
落葉青虫相對吐秋絲又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
纏頭此謂虹霓皆極怪麗
韓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賦詩一聯云不羞老圃
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
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嘗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
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忠獻遺事
王元之商州九日詩云節及登高忽歎嗟經年憔悴別京華
貳車何處播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人夢中作爲詩文覺
來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
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第四句乃夢中
得之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
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晏元獻
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
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
留亳逾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
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

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耶　蔡寬夫詩話
李義山九日謁令狐綯不見題廳事詩云曾共山公把酒巵
霜天白雪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
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
無因再得窺漁隱叢話云古今詩話載李商隱依令狐楚
以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締平之拜浸疎商隱重陽日商
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恨扃鎖此廳終身不處東
坡九日詩云聞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
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也　詩林
詩眼云有一士人携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
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春江不可渡二月已

風濤則記風濤之早也曰因驚四月雨声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日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録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録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正謂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彥才雖隣而不謁及其人再相有薦陳者但注邑連江陳戲作一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

所生與時宰同庚但日差異耳　少蘊詩話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此與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竹坡詩話

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迺知黃山谷五更歸夢三百日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復齋漫録

十月一日曾茶山詩云壓角羲娥轄兩輪今朝水帝又司辰山家猶稍知良月野徑尋梅見小春一歲坐看除得盡百

年正與死爲隣誰能思許無窮事閑閣開爐但飲醇此詩三四切題十月一日詩不可改用且詩看他七句如何下

裴說冬日詩云糲食擁敗絮苦吟吟過冬稍寒人却健太飽事多慵樹老生烟薄墻陰貯雪重安排只如此公道會相容此冬至詩三四尤佳乃應破首句所謂有針線不苟作也樹字疑作厨字則與下句尤稱

趙昌父十一月五日晨起書呈葉德璋司法詩云卧聞落葉疑飄雨起對空庭蓋卷風政自摧頹同病鶴況堪吟諷類寒虫忽思有客渾如我却念題詩不似翁已分虀鹽終白首可因霜雪愧青銅方云讀此詩句句是骨非晚唐裝貼之比又和有句云既欲紛紛視兒子何須袞袞羨諸公尤

高尤下視一世也又次韻葉德璋詩云窮冬未省見梅班故里何由報竹安歸意寧須卜以决衰顏不待鏡頻看交情謝子來今兩節物娱予後苦寒獨苦更憐終漫與不如骫骳得天歡此詩卜以决鏡頻看此聯已奇來今兩後苦寒此聯又奇詩骨聳東野此之謂歟

冬至王荆公詩云都城開博路佳節一陽生喜見兒童色歡傳市井聲幽閑亦聚集珍麗各携擎却憶他年事関商閉不行李參政註博路未詳方云常日禁賭博惟節日不禁耳幽閑聚集珍麗携擎此等句細潤乃三謝手段半山多如此又至節五言詩佳者絶少七言則老杜數篇盡之矣

曾茶山文清公名幾字吉甫長至日述懷兼寄十七兄詩云

老來逾覺白駒忙眼見重陽又一陽心似死灰飛不起扶如寒日短中長厭看賓客空投謁強對妻孥畧舉觴回首山陰酬勸地雁鱗鴻鴈不成行方云重陽又一陽已新異矣用死灰寒日事穿入自家身上事來尤爲新也賦字空字強字畧字皆詩眼讀茶山詩如冠冕佩玉有司馬立朝之意用江西格參老杜法而未嘗奮傲大賣陞放翁出其門而其詩自在中唐晚唐之間不主江西間或用一二格富也豪也對偶也哀感也皆茶山之所無而茶山要爲獨高未可及也

韓致光隨駕鳳翔冬至夜作詩云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應枯草綠九重先覺凍雲開陰冰莫向河源塞陽氣今從地底回不道慘舒無定分却憂蚊響又成雷是時朱全忠圖岐此詩閔時事不但詠至節也

冬至夜白樂天詩云老去襟懷常濩落病來鬚鬢轉蒼浪心灰不及爐中炭鬢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身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託孟光此詩心灰鬢雪引喻亦佳一年冬至夜偏長未有人道也

冬至之詩惟杜子美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之句最爲奇絶至歐陽公有至後陪丁元珍遊東山寺詩結云爲負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說者謂柳舒必於立春之後梅吐必於立春之前二公冬至之時乃云迎臘衝寒不貲傷於太早耳惟陶淵明蜡日詩云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豈不信然 詩評

史青博聞強記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云曹子建號稱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遂試以除夜上元等詩其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以爲王湮之詩非也

杜子美有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咸一作戎晉王戎字濬仲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盍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故東坡與子由詩云白髮蒼顔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正用公此詩也

李商隱隋宮守歲詩云消息東郊木帝回宮前行樂有新梅沉香甲煎爲庭燎玉液瓊蘇作壽杯遙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色不踏金蓮不肯來此以隋宮除夜命題第三句是其後末句用潘妃事亦譏煬帝耳以爲字對作字即是爲也亦詩家一法例可戒 方虛谷

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二首窮冬月末兩三日半百年過六七時龍尾趁朝無氣力牛頭參道有心期榮華物外終須悟老病傍人豈得知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

又唯生一女綠十二秪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輕何怕老飢寒心慣不憂貧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更擬踟蹰覓何事不歸嵩洛作閒人方萬里云言言能道心事予年五十七歲選此詩深媿之是歲太和二年也

陸放翁臘八日詩云臘月風和氣已春時因散策過吾鄰草烟漠漠柴門裏牛跡重重野水濱多病所須唯藥物差科未動是閑人今朝佛粥更相餽更覺江村節物新此詩前聯古淡中聯集句體亦天成也

唐太宗守歲詩云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催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唐太宗才高此詩尾句有把握起句有兩字為眼殊

不苟也又太原守歲一聯尤佳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文集有四十卷今亡初學記中得此

唐明皇早渡蒲關詩云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蓋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方云半山唐選此第一首玄宗大有好詩而半山不及取殆是未見其集然開元天寶盛時當陳宋沈杜律詩王楊盧駱諸文人之後有王摩詰孟浩然李太白杜子美及岑參高適之徒並鳴于時韋應物劉長卿嚴維秦系亦並世而不見與李杜倡和詩人至此可謂盛矣為之君如明皇者高才能詩亦不下其臣豈非盛之又盛哉

白樂天曉寢詩云轉枕重安寢迴頭一欠伸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莫強疎慵性須安老大身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此詩三四好快活自在人尾句尤爽

賀方回快哉亭朝寓月詩云風起喜蹁躚徑趨城上樓初陽動禾黍積雨失汀洲水牯負鴝鵒山樞懸栝蔞坐歎貞隱子物我兩悠悠快哉亭有三處曰彭城曰黃岡曰東武彭城黃岡皆東坡命名事見子由詩中賀公此詩乃彭城快哉亭也水牯負鴝鵒即蘇邁中詩牛戴寒鴉過別村也山樞懸栝蔞即昌黎詩黃團繫門衛也但變化不一耳律髓

王梅溪十朋云術者謂予命犯元辰故每仕輙已予笑曰有是哉戲作問答語云問君胡為入臺省問君胡為官輙令

宣尼猶且畏元辰羊鼠龍豬作君梗退之宿直斗牛箕聲名謗毀常相隨死生窮達端有命予知之矣當安之又蘇內翰云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箕今謗之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退之三星行具見本集

朱文公亦有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秪問天

黃山谷諸人皆有二十八宿支干之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夜聞空簞齧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沽酒聊

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鵾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
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朱文公又有刻漏詩云無疑莫問君平肆任運休尋季主家
謾設銅壺俟尺咫閑參玉表驗分差不妨起勲知時節那
更榮枯紀歲華却羨昇平好官府日高三丈放朝衙
周朝斲馬張永德好延方士嘗有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
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公但覩紫黑色屬
猪人善戰殺伐者宜善待之永德後見太祖皇帝勲位漸
隆識其英表問其歲在亥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至國初
以舊恩禮貌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潘紫
岩題陳圖南䡖睡圖云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已着黄

袍此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謂此也希夷騎驢
遊華陰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　王沂
公筆録
李義山登樂遊原詩云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黄昏楊誠齋云義山此詩蓋憂唐之衰程明道
脩禊事詩云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
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楊龜山云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純篤厚之
意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舉此詩
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何其溫厚也　詩林
臨元感宋朔人有詩名其寒詩云朔風陣陣送將來日午柴

門半不開靈照只教添短褐孟光重喚煖深杯苦吟簷角
玲瓏玉閑撥爐頭榾柮灰移步東籬紅日晚細看凍蝶尚
依梅其霜詩亦有警句云瑠泉盡作龍鍾結匝地渾銷鴈
齒高皆為時所稱　詩話
晚泊牛渚劉賓客詩曰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
色遠鴈有餘聲戍鼓音響絶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
自月中行此詩意盡晚景尾句用袁宏詠史事尤切於牛
渚也按楊誠齋晚景一聯亦曰春天無定色過鴈有歸聲
亦如此
瞑夜二詩梅聖俞作其瞑詩云杳杳鍾初發昏昏戶閉時巢
禽投樹盡疲馬入城遲醉唱眠茅屋燒光透槿籬荷鋤休

帶月亭長竪毛眉夜詩云日從東溟轉夜向西海沉物色
各已息衆星爍然森蝦蟆將食月魑魅爭出陰阮籍獨不
寐徘徊起彈琴前一首曲盡山城暮景後一首不專從律
而意謂日沒星出群陰之類爭逞憂世之士獨彈琴不寐
有深意也豈但賦夜而已哉
臘前梅聖俞和晏元獻公詩云漢家臘日看看近雲景蒼茫
已歲昏欲驗方書治百藥預調飛走獵平原土人熏肉經
春美宮女藏鈎舊戲存獨把凍醪驚節物草荄微動見庭
萱臘日之詩除老杜外此詩有治藥調獵熏肉藏鈎能述
臘事亦可覩也
朱文公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又

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先是趙昌父書曰教存君子樂朋自遠方來故嗣歲先生易之以此又有春風駘蕩家々到天理流行事々清此張南軒題桃符云爾擇之識之 語類

歲除即事趙仲白詩云連夜縫紉辦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稺女送米贈鄰僧宦薄惟名在年華與鬢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方萬里云趙庚仲白寓居興化軍趙紫芝為晚唐詩名冠四靈而仲白亞紫芝劉後村誌墓趙南塘為序詩集謂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乃唐體選之尤者亦當不以才格論 啾尾句太自矜

菊坡叢話卷之三

菊坡叢話卷之四

花木類

揚誠齋云詩有驚人句如白樂天月中桂詩云遥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嫦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又如杜子美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又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韓子蒼衡岳圖云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持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又是用東坡所謂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句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々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此語豈驚人者也 詩林

王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蘢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々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高齋詩話云今瑒花即玉蕊花也王介甫以之比瑒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黃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故傳子容詩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蓋楊汝士與白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貴江南山々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劉禹錫亦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胡苕溪云元和中花盛開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綉綠衣乘馬容色婉約從以二女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取花數枝謂女冠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

行矣既去人知以爲神仙之遊張籍亦有詩云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踪跡惟見斑斑滿地花亦不前說白樂天集賢院玉蘂詩云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辭葉雪辭枝集賢雠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尚不知黃魯直戲詠高節亭山礬花云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詩林

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園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徧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二三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客何淺也公笑曰顧倉父安得不爾一坐絕倒王君玉以詩寄元獻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王介甫亦有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暗合然語意皆工勝元獻遠矣　西清詩話

梅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公見之曰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梅方虛谷曰梅見於書詩周禮禮記大戴禮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爾雅本草取其實而已曰爾惟鹽梅曰摽有梅曰籩人八梅務爲乾梅梅濫者謂梅皆有乾濕曰澂用梅曰五月煑梅爲豆實曰水火醯醢醯鹽梅以烹魚肉曰五沃之土其梅其杏曰一梅不足爲百人酸曰雲山之上其實乾腊郭璞註腊爲乾梅曰梅柟似杏實酢曰梅實明目益氣不飢未以其花爲貴也淮詩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始華一言卉一言華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臣韓子顧左右曰惡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乎由是考之則梅以花貴自戰國始西京雜記漢初脩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朱梅有紫花梅同心梅紫蔕梅則梅種之多特以花書又自西漢始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座天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杏梅梁簡文帝引此爲梅花賦而曰七言表柏梁之詠則知漢武帝時始有七言詩及梅也亦恐不專主花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併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詩家以爲晉人非宋文時范曄姑從其說則梅花五言詩自晉時始也大槩梅花詩五七言至梁而大盛梁簡文帝雪裏不見梅花詩有云絕訝梅花晚爭來雪裏窺定須還剪綵學作兩三枝梁元帝詩有云梅含今春樹還臨先日池人懷前歲憶花發故年枝鮑泉詩有云可憐階下梅飄蕩逐風回度簾拂羅幌縈窗落梳臺陰鏗有詩云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庾肩吾詩有云寒梅朝始發庭雪晚初消道遠終難寄馨香徒自饒庾信詩有云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

來雪裏看早知覓不見真悔着衣單此雖非全篇皆可膾
炙其清雅者如何遜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街霜當
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横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
夕駐臨邛盃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其七言流麗者如
江總有云臘月正月早驚春衆花未發梅花新新梅花芬芳
臨玉臺朝攀晩折還復開滿酌金巵催玉柱落梅樹下宜
歌舞又有一句全聯可觀者叙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梁
元帝也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陰鏗也草短猶通屧梅
香漸着人徐君倩也綠條初變柳紫蕊欲舒梅隋煬帝也
沿唐及宋則梅花詩殆不止千首而一聯一句之佳者無
數矣紅梅蠟梅亦附乎此格物在致知玩物則喪志在學
者擇之

紅梅蘇東坡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
小桃紅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
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石曼卿紅
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嘗謂此兩句村學堂
中體也范石湖梅譜因詩老字以為聖俞詩非矣此三首
第二首末云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着枝第三首
前聯云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頮頰更多姿俱佳

方子通和周楚望紅梅詩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誰作輕紅更
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
處只恐彤雲有去時溪上野桃何足種春人應獨未相知

范石湖梅譜稱此換骨凝脂之聯曾季貍表甫著艇齋詩
話以為徐師川十三歲時詩見於東坡蓋妄也陳剛中刊
板著為方子通詩子通荊公同時人荊公嘗愛其半出岸
沙楓欲死繫舟時有去年痕之句書于座右後人誤刊入
荊公集中

紅梅韓無咎詩云不隨群艷競年芳獨自施朱對雪霜越女
謾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半依脩竹餘真態錯認夭
桃有暗香月底瑶臺清夢到霓裳新換舞衣長韓尚書南
澗本桐木派寓信州茶山之甥呂成公即無咎之壻無咎
有子曰琥字仲正號澗泉有高節詩與趙昌父並傳

黃梅花王平甫詩云庾嶺開時媚雪霜梁園春色占中央未
容鶯過毛無類已覺蜂歸蠟有香弄月似浮金屑水飄風
如舞麯塵場何人剩着栽培力太液池邊想菊裳宋廣平
前未有蠟梅之號至元祐蘇黃在朝始定名曰蠟梅蓋王
才元園中花也直方之父作蝢有亭時則蠟梅詩開山祖
似當以平甫詩為首也

蠟梅楊誠齋詩云玉粟圓雕蕾金鈿細着行來從真蠟國自
號小黃香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南枝本同姓喚我作
他楊范石湖梅譜謂蠟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
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檀香梅為上磬口梅次
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為下又謂最難題詠乃
誠然也山谷后山簡齋但為五言小絶句而東坡倡后山

和亦有七言律詩大率言黃言香而已高子勉一絶云少
鎔蠟淚粧應似多費龍涎嗅不如只恐東風有機事夜來
開破幾丸書此爲至佳
尤延之蠟梅和詩云快瀉鵝黃若下春要將香色鬬清珍蠟
丸脂拆東君信梔貌寧欺我輩人光價未輸何遜早詩篇
重見豫章新渾金璞玉爭多少要與江梅作近親此詩二
首取一蠟丸梔貌亦新前詩末云強學瞿曇金作面只應
微怪老禪親皆能言其色也
東南有蠟梅蓋自近時始元祐間黃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
無有賦詠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蘇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
兩絶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凭先朱闌莫因

今日家家有使作尋常兩樣看覯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時
他處未嘗有也　竹坡詩話
陳簡齋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絶其一刻畫無鹽醜不除此花
風韻更清殊從教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其二病
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蘂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
初逢未敢憐其三粲粲江南萬玉妃别來幾度又春歸相
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其四含章簷下春風面
造化功成秋兎毫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其
五自續西湖處士詞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横斜影
絶勝前村夜雪時胡苕溪云簡齋墨梅皐字韻一絶徽廟
召對稱賞自此知名仕宦亦浸顯陳無己所以謂之詩能

達人矣未見其窮也葛魯卿序簡齋集亦用此語蓋爲是
也　詩林
落花宋郊字伯庠後改名庠字伯序皇祐宰相謚元憲弟祁
字子京翰林學士謚景文夏英公竦守安州兄弟以布衣
游學席上令賦落花詩元憲詩曰一夜春風拂苑墻歸來
何處剩淒凉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
痕煩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
盡可傷子京詩云墜絮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將
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
人去骨遺香可能無意傳雙蝶盡付芳心與蜜房英公以
爲有台輔器後元憲狀元景文甲科同榜天下以爲二宋

其詩學李義山崐體義山落花詩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
餘香此詩祖之漁隱叢話云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
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爲半面妝以俟此半面妝
所從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成佳句殊不
知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
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爲法也
王半山詠酴醿金沙二花合發詩云祖扶照水弄春柔發似
矜誇斂似羞碧合晚雲霞上起紅爭朝日雪邊流我無丹
白知如夢人有朱鉛見即愁疑此治容時所忌故將移木
比綢繆注真誥第三卷丹白存於胷中則真感不應謂情
慾之感男女之想也移木詩言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附

之以譬后妃不忌衆也

螢雪叢說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登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奉一絕云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爲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服長松之名前世未有晁以道居嵩山陳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斷誤翻松室雲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子亦和之云暫隱嵩山六六峯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illegible]湖詩話

荊公見道傍大松人取爲明因賦詩云虬角龍鬚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公自註云松意尚不願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況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須臾間耶

或有稱詠松之句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　王直方詩話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義山雨詩云摵摵度瓜園依依傍竹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陳無己諸人多用此體　呂氏童蒙訓

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遊處者牛羊鷗鳥耳而荊公造而爲詩 已愛此江邊好留連到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貧賤則語言不爲人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魯直造而爲詩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禁齋

朱喬年筍詩云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筍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先已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漁隱玉林云按白樂天筍詩云且喫莫踟躕南風吹作竹亦襲此語耳　玉屑

荊公詠竹云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栢到風霜慈溪黃氏震曰此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日抄

文與可善畫竹四方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罵曰吾將以爲襪材聞者以爲口實後自洋州寄書與東坡書尾有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坡曰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因復以詩云爲愛鵝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茸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亭空影許長後東坡又寄和與可洋洲園池篔簹谷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胷中詩至與可正與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

飲酒案　桐江詩話
韋應物酌故人重九求橘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始摘猶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黄山谷云余往時以爲右軍帖中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盖取諸此

歐陽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二亭於琅琊幽谷命幕客謝判官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以一絶句書其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西清詩話

杜子美有江畔獨歩尋花詩云黄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戯蝶時々舞自在嬌鶯恰々啼蘇東坡亦有

記林氏媪詩云縹蔕細枝出絳房緑陰青子送春忙涓々泣露紫含笑焰々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黄四娘胡苕溪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黄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托此詩以傳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區々二婦人者皆得詩人托名於數百載之後亦可謂奇遇也矣　詩林

劉禹錫看牡丹詩云今日花前飲甘心醉幾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東坡吉祥寺賞牡丹一絶正與此同意詩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此詩取杜牧之東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恐不如東坡盖用此語也

秦少游作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闌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時於程文通會間席上賦此真佳句也　桐江詩話

杜工部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迴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詩眼云老杜此詩前四句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々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後四句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亦有詩然所作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韓詩云漢家舊種

光明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満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瀉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王維櫻桃詩云芙蓉闕下集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内熱大官還有蔗漿寒韓偓亦有謝人惠含桃詩云時節雖同氣味殊未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七酪漿無復瑩蠙珠金鑾歳々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此詩正用杜意　並詩林

鄭谷詠落葉未嘗及凋零飄墜之意人一見之自然知爲落

桀詩曰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廊僧不厭一箇俗嫌
多　冷齋夜話
王荊公詠陶績薑菜之詩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
渠養腹各以所能為物役慈溪黃氏曰荊公失言矣畫菜
可言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日抄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
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蓋凡果之生也
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
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容齋隨筆
石曼卿詠小桃二絕其一云生色深紅綵帶長宮簾寒在井

闌香毋家昇上瑶池品先得春風半面妝其二云本分桃
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強
意自先胡苕溪云曼卿二詩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曼卿
又有詠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則謂其
語至陋村學中體也　詩林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黃山谷往來其座上分題賦藕詩云
平生水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
自薦達胡為乎泥中沉痾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
憐風味如乃翁此詩可謂曲盡詠物之情矣
鄭谷柳詩云半煙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
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胡苕溪云人謂此詩乃柳謎子

觀者試一思之可見其善謔也　詩林
劉禹錫有楊柳枝詞曰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
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楊巨源亦有折楊柳
詩云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東風最相
惜殷勤更向手中吹胡苕溪云唐毛文錫有詞云鴛鴦對
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
垂梅子雨細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以言水也或云周
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
花色黃世遂以麴塵為鞠塵其說非是　詩林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
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

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兩省
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慶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
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句意俱高　東軒
筆錄
鄭谷海棠詩云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
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古今詩話云杜子美母名海
棠子美諱之不作此詩後吳中復詩亦云子美詩才猶閣
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畧能詩未工
至楊誠齋乃云豈是少陵無句子少陵未見欲如何陳去
非亦有詩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
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蓋用鄭谷穠艷最宜新著雨

妖嬈全在欲開時之意　詩林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宋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以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畧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沾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又陵景陽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人不道破尤爲工也許昌薛能處也　韻語陽秋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然他妓因燕席中多得詩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安於飲餞處宜哀求於坡坡半酬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詩話揔龜

彭淵材五恨有海棠無香及臧李冉任昌州而言昌州獨有海棠最香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劉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冷齋夜話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迥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數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歲以爲常至今人能言之余嘗於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詩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詩云耳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芳艷着雨更相宜謾其後句曾存中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亦與王幼安諸人常遊聚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石林詩話

冠準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真宗初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時人以爲若特大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言行録

宋王珪監維揚郡王安石爲幕官陳昇之爲衛尉丞韓魏公出守是邦初夏圃内芍藥盛開有金腰帶者四朶公召四人同賞各簪一朶其後相繼作相果符花瑞也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官高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在中書時揔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投其親職爲諫郎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郎又省郎維對曰自然進下次何必更殘傷未幾而謂敗至朱崖投詩賦文論

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〻底事花能令笑〻
何人之句　國老談苑全詩在後
煬帝征遼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支纖麗騃憨帝
寵愛之時洛陽進合帶花云得之嵩山帝以迎輦名之其
花外紫内素粉蘂紅心枝幹甚翠類通草其香惹衣移日
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秘書
郎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勑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
掌上舞朕疑儒生文飾今寶兒殆是然多憨態卿可嘲之
世南進絶句曰學畫鵶黄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
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悦　隋遺録
杜牧之詠華清宫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明皇天寶間涪州貢
荔枝到長安色香不變貴妃乃喜州縣郵傳疾走稱上意
人馬僵斃相望於道說者謂此詩甚佳但幸華清宫時未
有荔支也
曾南豐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紅緣興化方紅又
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支周家紅泉之藍家紅漳之何家
紅泉之法石白福之緑核圓丁香皆以次第著録其外有
虎皮牛心玳瑁琉黄朱柿蒲桃蚶殻龍牙皆以形名之出
福州水荔支蜜荔支丁香荔支雙髻小荔支真珠荔支所
出不一十六娘閩王女好食此而得名將軍荔支五代時
有此官種之釵頭荔支以其小粉紅荔支以其淡中元紅

以其晩右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極品也在福州宅堂
狀元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國院　黄氏日抄　外楊誠
齋有謝趙吉守餉三山生荔支詩幷龍眼詩俱在飲食類
元何貞立瀏陽人歐陽原功之友婿少有俊名舉進士原功
欲挽入翰林於虞揭諸公極稱道之及相見適僧旦景初
持墨菊卷詣翰林求題諸公請貞立賦之貞立勉強賦云
陶令歸来不受官黄花采〻晩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
向東籬仔細看所作殊負所聞諸公意頗不愜虞公為題
云過了黄河無此種江南秋老萬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
莫作尋常草木看江南舊有僧萬公善畫菊揭公詩不及
記歐公詩云苾蒭元是黒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黄今日黄

花飜潑墨本来面目見馨香僧舊衣黒謂之緇流元文宗
寵欣笑隠始賜着黄貞立以詩故竟不得入翰苑歐公亦
不復言虞公歸老臨川嘗語門人曰人之出處固自有定
若貞立者講學之功恐亦有未至焉　胡祭酒文集
趙昌父詠菊詩云蔓菊伶俜不自持細香仍着野風吹少年
踊躍豈復夢明日蕭條更自悲潭水解令胡廣壽夕英向
補屈原飢我今謾學潯陽隠晩立寄懐空有詩方萬里云
菊花不減梅花而賦者絶少此淵明之所以無第二人也
歴選菊詩僅得此首乃章泉作所用二事謂能為胡廣之
壽而不能救屈原之飢殆亦有所為而發也章泉全是枯
骨勁識不入俗眼

韓丕菊花絶句云造化工夫宜異端自緣開晩少人看若教拋似陶潜眼肯向芳春賞牡丹此詩提出菊花之晩節與淵明之風致句意俱高

陶弼字商翁有文武材工詩宋神宗朝人仕宦廣西賓守欽順二州有途次蕖縣覩千葉桃花一詩云三月宫桃謝上林一花千萼養春心桊公城外襄河北一樹無人色更深又有對花有感詩云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若花枝桃紅李白薔薇紫問着東風自不知

丁謂貶朱崖云雷化巴南山多凌零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因賦山居詩云峒口清香徹海濱四時芬馥四時春山多緑桂憐同氣谷有幽蘭讓後塵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爭如彼美欽天壤長薦芳香奉百神含笑花亦產於海南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蝶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吳姬鬪敗絳幘碎海蚌抉出真珠明詠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詠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緑雲擁扇青瑤柄水仙宫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詠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彦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有之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見惠詩云淒凉吳宫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絶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断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絶詠桃花絶句云九疑山中萼緑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真筌虫蝕詩句断猶托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作玉錢化爲胡蝶夜翩翩青絲網任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宫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車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宴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漁隱

牡丹前史無說惟謝康樂集中言開元末裴士淹得白牡丹一窠植於私第當時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後歐陽永叔花品序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西出洛陽今爲天下第一余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時不暇讀之然予所經見今人多稱之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

羅隱牡丹詩云落盡深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

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擕繡轂幄籠輕日
護香霞歌鍾蒲坐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唐人牡丹花
七言律四首韓昌黎李義山各一羅隱又有云若教解語
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國史補記曹唐語以爲詠女子
障故不取此詩前聯絕好

晁無咎次韻李秬牡丹詩云天紅穠綠總教回更待清明穀
雨催一朶故應偏晚出百花渾似不曾開常誇西洛青弄
猴久說南徐紫錦堆任是無情還有意不知千里爲誰來
又次韻雙頭牡丹詩云寒食春光欲盡頭誰拋兩々路傍
毬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裏故應相伴語
風前各是一般愁使君腹有詩千首爲爾情如篆印繚方

云選着題詩此二首不可删也二喬雙隗婦人事以譬牡
丹可耳二篇中各有奇絕佳句

梨花楊大年詩云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漢苑
謾傳盧橘賦驪山誰識荔枝塵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
諸月溜津楚客狂酲朝已解水風猶自獵汀蘋楊文公億
字大年首與劉筠變國初詩格學李義山集爲西崑酬唱
集雖張乖崖亦學其體二宋猶於此體深入者

杜子美謾興詩云糝徑楊花鋪白氊點溪荷葉疊青錢笋根
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冷齋夜話云稚子唐人有
食笋詩云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贊
寧雜誌則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亦名稚子謾叟
則曰當爲野雉之稚或以爲童稚非也桐江詩話云冷齋
引唐詩爲證何謬之甚也唐詩蓋謂笋之脫籜如小兒之
脫綳便以稚子爲笋則非也少陵詩本特誤以雉爲稚耳
蓋笋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也

凡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
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其有斧鑿
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
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

詩有句中眼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
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
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々草根南澗水冷々繰成

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詩曰春畦雨過羅紈
膩夏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
吐花而果具蘂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谷東坡盡古今
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
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
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
山谷曰此謂詩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冷
齋夜話

楊巨源作城東早春詩云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纔黃半未
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謝疊山云此詩喩
士大夫知人當於孤寒貧賤中求之若待其名譽彰聞始

知幾孩特衆人之智不足言知人矣邵康節先生荅章惇問牡丹曰見根荄而知花之品色者上也見枝條而知花之品色者次也見蓓蕾而知花之品色者斯為下矣如君所言又其下者也有人賦牡丹云洛陽園苑草壓寒愛想堯夫一寸丹安得枝頭知上品令人多是就花看

玉簪花一名鷺鷥花遂初詩云一種幽花逈出塵孤高恥逐艷陽辰瑤枝巧插青鸞扇玉蘂斜歌白鷺巾難與松筠爭歲晚也同葵藿趁時新西風昨夜驚庭綠蒲院清香惱殺人此詩題目甚生前聯可喜以備多聞

種竹曾茶山詩云近郊蓄竹樹手種蒲庭隅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風來嘗一笑雪壓要相扶莫作封侯想生來鄙

木奴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甫號茶山學山谷詩得三昧

柳絮之作甚多不踰之為輕狂則傷之為閨怨唯石敏若一詩甚佳詩曰苦無筋骨太輕柔何物如君得自由帶雨飄來成墜雪捲春歸去作飛毬向人有意長如舞到處為家不解愁一陣東風邀勒住倒吹還補舊梢頭石柔字敏若宋神宗朝試館職其詠雪詩云鸜鵒杯中春覺負凝酒面不成鮮如何飛上參軍鬢與惱紅樓歌舞人故黃山谷贈詩有云才似謫仙唯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

張芸叟次韻賦楊花詩云隨風墜落事輕猥巧占人間欲晏天只恐障空飛似雪從教糝徑白於綿未央宮暖黏歌袖揚子江清惱客船老去強寬愁底事昏花滿眼意茫然張芸叟名舜民關中人娶陳后山之姊詩學白樂天曰畫墁集晚歸長安名其居曰榆門莊又自號矴齋

木犀楊誠齋詩曰塵世何曾識桂林花仙夜入廣寒深移將天上衆香國寄在梢頭一粟金露下風高月當戶夢回酒醒客聞砧詩情惱得渾無奈不為龍涎與水沉此誠齋與尤延之張功甫各和數首砧字最難押惟此首唱

開元寺山茶蘇東坡賦詩云長明灯下石闌干長共松杉鬪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對先生首宿盤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歸後更誰看此詩為楊誠齋拈出亦真佳句

王初寮觀僧舍山茶詩云山僧手種兩山茶看到婆娑鬢已華應為客懷驚歲杪先將春色照天涯綠裁犀甲層層葉紅染猩唇艷艷花凍頰如丹相映渥不辭衝雨踏泥沙方云初寮王安中字履道附麗匪人入翰苑至右丞燕山帥其罪彌天所作四六一時稱雄當蘇學方以為禁而陰襲東坡步驟世人不悟也詩之應制者多為未透徹建調象州後詩頗佳此山茶詩亦全用東坡句翻出不可不令學者知之晚節有子知泉州迎奉宇宙分裂而斯人卒令終云

楊誠齋山茶詩云樹子團團映碧岑初看喚作木犀林誰將金粟銀絲膾羹飣朱紅菜攏心春早橫招桃李妬歲寒不受雪霜侵題詩畢竟輸坡老遊序有稜花葉深此詩吟盡

山茶之態末句正用坡意

榴花陳后山和王充實詩云春去花隨盡紅榴暖欲然後時何所恨獨處不祈憐葉々自相偶重々久更鮮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着子專寒酒移根擅化權愧非無價手刻畫竟難傳方萬里云後時獨處一聯蓋后山自謂勁氣凜不可干如楝花詩亦云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皆自況之辭世人未知后山々々谷詩從何而入盍以此酴醾榴花詩並觀之葉々自相偶榴花雙葉自相偶則不求偶於他者也意亦高

古詩如迢々牽牛星句皆疊字王十朋守泉州起造貢院垂成雙蓮呈瑞亦用疊句成詩以勉士子詩云大廈垂々就

雙蓮得々開雙々戴千佛兩々應三台歡意重々合香風比々來人々宜自勉舉々有廷魁且云泉南雙蓮凡三開梁魁登第泮宮有雙蓮之瑞故詩意及之又永嘉有雙蓮播揚公濟章安集有詩云昨日采蓮者雙々播畔新舊花今不見喜見似花人

范石湖詠州宅堂前荷花詩云凌波仙子靜中芳也帶酣紅學醉粧有意十分開曉露無情一餉斂斜陽泥根玉雪元無染風葉青葱亦自香想得石湖花正好接天雲錦畫船涼此明州々宅也淳熙七年庚子石湖以前參政起家帥鄞作也五六甚佳一

呂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着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此詩極從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王荊公詠詩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粧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王荊公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三詩云淺々池塘短々牆年々為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鬚裊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嬋娟一種如冰雪依倚春風笑野棠方云遯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荊公獨云鬚裊黃金蒂團紅蠟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予亦謂褒許太過蒂疑紅蠟綴初乾林和靖已嘗道來此篇惟向人自有無言意一句近自然要之自況殊覺急迫無和靖不逾林下自得之味也

菊坡叢話卷之四

菊坡叢話卷之五

臨川單宇編集

鳥獸類

禽獸之瑞　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又至和之所委也蓋泰和之世山瀆效靈治化感孚四方畢獻故珍禽異獸出為王者之瑞赤鯉神魚表為受命之符是皆已然之迹可謂博古之徵也用采其事著之篇端

麒麟　鶡冠子云玄枵之精　黃帝時麒麟在囿　周成王時遊于苑　漢武幸雍祀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中嶽獲駮麃　郊雍獲一角獸　皆麟焉

黃山谷云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角而不抵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澤獸黃帝時出能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說文神人以應遺黃帝

趹蹄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

白狼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鈎而入商朝　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郭璞贊曰應符受質乃銜靈鈎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崔融賀表有云金精景爍玉彩霜翹

白虎王褒講讀論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黑兔呂端曰黑者北方之色兔陰類將有夷狄解辮稽首於闕之下乎

白兔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見　周宣王時　兔舞于鎬京　賀表有云豈比魯傳趙郡獨歌如練之詞實同晉獲壽春又繼凝鉛之詠　來從月窟疊霜毳以豪葺獻自梁園聚氷毫而皎潔增輝瑞諜歸美皇猷

白麞王者刑罰理則至　晉咸寧二年見魏都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白鹿黃帝時南夷乘來獻鬯　周宣王伐犬戎得四白鹿以歸　漢武帝因白鹿發瑞應造白金

唐時獻至多　權德輿表云漢得之於槐里齊獲之於敏立　李家賦畫輴為飾緣繢稱珍一炯如玉立皎若霜莘勁角貽勇縞色呈鮮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聖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並宋志

白狢　咸康八年見燕國

神羊唐開元產京兆興平

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賦云步元墀以龍擾向彤廷而鵠視一爾羊來思其儀孔

嘉瑞表知冀揆瑜識瑕腦雙眸而舉枉聳特角而觸邪一
神直綮肇風清衣綉一分兩造之疑冠百祥之特守法者
仰之以司南疾惡者投之於有北扶直指之角象繩𠉀之
性
騶虞　義獸山海經曰林氏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
於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騶牙　建章宮後閣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騶牙也遠方當來
歸義其後一歲昆邪王降
馴象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　應劭曰教能拜舞同章從人
意也　唐德宗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陽
白象　常衮表云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
之節盍盛羽儀之容
犀　漢平黄支國獻犀牛狀如牛四足類象黒色一角當額
鼻又有小角
馬　伏羲龍馬出河　黄帝飛黄伏皁如狐　舜乘黄　禹
飛菟　漢余吾　渥洼　又有吉良　吉光龍駒之名
鳳皇淮南子黄帝治天下鳳皇翔于庭　二皇鳳止于庭
伏羲神農　三代鳳止于門堯舜禹　周室鳳至于澤德
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郭璞贊鸑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
鸑鷟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文鵠若彩鷁成王時蜀人獻之

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户遺其丹書日依子
黄帝時祇支國獻重明鳥
白燕師曠時銜丹書至
黄鵠大鳥一舉千里非白鵠也師古注　漢有黄鵠歌
鶴瑞應圖黄帝習樂崑崙有玄鶴集其右翔其左
堯有青鶴音中律呂　唐有舞鶴臺　宋有翔鶴曲　淮
南之經　鮑照之賦　翼松喬於碧落侶鸞皇於紫烟
白鳩宋元嘉中沇演之上頌曰有哲其儀時維皓鳩性總五
教名編素立殷曆方昌婉翹來遊漢録克謙爰降爰休豈
伊赴林必周之翔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
處育景陽獄濯姿帝宇雉飛越裳鸞起西雍烝然來止實
蕪斯容
鵁鶄漢章時條支國獻高七尺解人語國太平則群翔
白鵲唐正觀巢寢殿槐上左右賀上曰何足賀命毁之縱野
外
五色鴈漢宣帝立世宗廟告祠有鴈五色集殿前
赤鴈漢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
禮樂志郊祀歌載象瑜十八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
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翁鴈頸也
赤烏武王渡孟津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其聲魄董仲舒曰受命之符　吳武昌見改年曌子赤烏
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

白烏漢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神馬四足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學校漸変其俗

唐河陽獻白烏　宋霸州獻　邢州獻

張說進白烏賦有莫黑之凡族忽変白而效靈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眂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翰鑒深心於反哺移報德於君覩雪羽霜毛氷清玉狀

三足烏　漢元和集沛國　唐宋俱有蒼烏見

瑞應圖宗廟禮敬備於孝慈則白烏至孝慈動天地則三足烏来文王時見　王者孝弟則蒼烏至

白雉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　韓詩外傳

漢元始越裳氏獻白雉一黒雉二詔三公薦宗廟

明帝獲素烏　光武日南獻白雉

宋孝武上白雉表陶氣仁風練色淳露

唐謝觀賦云歷雉門而捧進隨鴻臚而至入利觜玉植脩翎縞戢其争珉絜其神露凝㝠時清之化非日浴之能

雀黄帝將興有黄雀赤頭立於日旁帝曰黄者土之精赤者火之榮雀者爵也余當王立大功乎

文王赤雀銜丹書来至　漢武有青雀為青雀門

魏武執政赤雀見於庭　唐有神雀臺在陝州

唐謝觀賦白雀云黄以為名赤以為翼銜丹書以告祉勅王琛以述職

龜樂記青黒緑者天子之寶龜　史記宝作珠

梁劉孝儀上毛龜表云元龜赤文表軒皇之政神龜青純彰姬公之德　有緇衣之大夫衣玄繡之衣裳

魚湯沉璧洛水黄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為黒玉　詩正義

周白魚入王舟　漢宣神魚舞河　唐開元獲魚有銘又元宗至漳水赤鯉騰躍聖皇之瑞也潘炎賦曰惟赤鯉之呈祥殊白鱗之入舟非竹箭之危湍無閼黙額同昆明之望幸匪為呑鉤豈其為祥必河之鯉用表皇族克繁帝祉頳鬣耀彩碧水無波周文之時躍于沼漢宣之代舞于河

鶩禽中惟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若規〻秪及羽毛飛鳴則陋矣李德裕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陶雍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皆無遠韻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顧非能雙鷺一聯云刷羽競生堪畫意依泉各有取魚心僧惠崇云照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如歐陽公詩云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散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真佳句也　苕溪詩話

荆公送呂望之赴臨江詩云黄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詩話云荆公此詩總二十字耳崇仁愛物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以臨江有黄雀故云後蘇子由有詩云農夫舉網驚合圍懸脛係足膏無衣百箇同年仍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與荆公語同　詩林

東坡題畫二草虫蝸牛詩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鬼蝶詩云雙眉捲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争妍忽去鬼無迹此二詩雖不用事與語而蝸牛之戒登高鬼蝶之歎倏忽者皆有深意矣　趙彥材詩話

黃山谷云吾兒時誦韓文公贈同遊詩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盖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此乃謂之禽言詩亦如用藥名爲詩之類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〻苦竹岡雨蕭〻馬上郎馬

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断腸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柰何遂作微禽啼不息提葫蘆沽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飛歸安用空啼向高樹　詩林

杜荀鶴牧之微子也有能詩名號九華山人有聞子規詩云楚天空闊月成輪蜀魄聲〻似訴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蔡家齋云此詩有守口如瓶之諷緘口字從金人三緘事中來　詩林

古人作詩断句輙旁入他意最為警策老杜縛鷄行云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争家中厭鷄食虫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虫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虫得食無了時注目寒江倚高閣西山文章正宗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達其旨其書酺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夔怜蚿退食歸來北窻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觧也其作水仙花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亦是此意

東坡二虫詩云君不見水馬兒步〻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虫趯〻長在此又不見鷄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虫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此詩末句正用杜詩之意也阿濫堆明皇玉笛翻為曲調　俱詩林

詩貴能點化古語如徐陵鴛鴦賦云山鷄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至山谷題睡鴨云山鷄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可謂善於點化其末句尤工

山谷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将数子買魚穿柳聘銜蟬后山詩話云此詩雖滑稽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陳后山有詩云復作騎驢不下驢此生断酒未須扶獨無錦里驚人句也得梁園畫作圖世傳黃叔達陳徦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〻叔達着白衫騎驢提頭而歌徦常負杖挾囊於後一市皆驚以為異人伯時

善畫寫以爲圖邢敦夫作夜歸圖詩故此詩追記其事也
后山蠅虎詩云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仆
卧提兩股卒然一繫勢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閒流血
腹如鼓却行喬壁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世傳淮南王
安萬畢術云五月五日取蠅虎杵汁拌豆々自踊躍可以
擊蠅謝疊山云此譏小人之好搏擊者　俱詩林
杜牧之早鴈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歐陽
公汴河聞鴈云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
幽怨孤羇聞鴈聲而生愁思至陳后山則不然其詩云弧
矢千夫志瀟湘萬里秋寧爲寶箏柱不作置書郵遂道勤
相喚羇懷誤作愁聊寬稻梁意寧復網羅憂則全不蹈襲

也　苕溪詩話
王會獻金陵牧辥大夫白馬詩云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嚴
絆欲行難雪中放出唯留迹月下牽来只見鞍向北長鳴
天外遠臨風斜墜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王良子
細看　雲溪友議
范文正公詠蚊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
休要問前程胡苕溪云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
多蚊蚋東坡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窻飛豹脚雨餘欄楯
上蝸牛真紀實也舊說泰州西溪濵海多蚊文正為監塩
場日題此想與吳興同患也
魏仲先啄木詩云爪利嘴還剛殘陽啄更忙千林蠹如盡一
腹餒何妨形小過槐陌聲甘近草堂豈能同燕雀惟解占
高梁歐公詩話云此詩有詩人規誡之風
米元章少時作宰會歲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邑宰忽移文
責其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四句書其後而遣之云
蝗虫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
發来可為一笑　竹坡詩話
歐陽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烟逕掠花飛遠々曉窻驚夢語匆
匆梅聖俞以為不若李堯夫花前語澁春猶冷江上飛高
雨乍晴　遺珠
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
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去飛鳥將
数子頻来語燕定新巢為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
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雖字々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
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
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
難也　蔡寬夫詩話
東坡作病鶴詩有三尺長脛閣瘦軀之句嘗寫三尺長脛瘦
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
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叙事言簡而
意盡惠州有潭々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
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潜

鮮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以虎以飲水而召吹言
飢則蛟食其肉矣 唐子西語錄

吳興陸蒙老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
誚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
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為之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
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因回首顧螳螂因以
是譏之其人愧而少戢 庚溪詩話

張九齡為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陰中
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齡作賦以謝
曰苟效用之得所須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曰海燕雖微眇乘春亦

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明皇雜錄

歐公詩話言魏野啄木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
人規誡之風又治平中有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嚴酷有
野人馬道為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觜響烟蘿不
顧泥丸及唯貪得食多才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
林闊茫茫爭柰何令見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啄木 玉屑

隋煬帝好食蛤忽一蛤椎擊不破夜有光其肉又自脫中有
一佛二菩薩之像乃悔而不食商鍥式作詩云雖因雀突

化不逐月虧盈惟有天中像神功詎可成凡人嗜欲深者
必生異物以警之仍不止則禍斯及矣

鮑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天寒
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廚為帶邊城信薛大稱賞
因號鮑孤鴈 温公詩話

呂溱字濟叔宋寶元中試鯤化為鵬詩云九霄離海嶠一夕
過天地仁宗嘉賞升為第一時有三魁呂溱王昂李易也
溱後為中書舍人喜自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為七字
舍人

宣和之初何㮚文縝丞相為中書舍人時道君皇帝以御書
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賦詩

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
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又舍人簪筆上蓬山蕭路春風從
駕還天上飛來雙鳥鵲為傳喜色到人間真佳作也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嘗跨一
白驢作詩云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
休始行為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氅醉則為鶴舞石曼卿贈
詩云醉狂玄鶴舞閑卧白驢號 温公詩話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之烹殺過當一夕
夢鶉數千訴於前有一鶉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
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
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為饕餮而暴殄天物者

之戒 唐溪詩話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才各有所宜不可強文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廄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遅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貢父詩話

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在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乆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荊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嬿遅心源落〻甚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荊公以

將帥之才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日欲稍遷為帥會丁丙艱不果猶是荊公遺意也

歐陽永叔稱梅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此言過矣河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無矣東坡詩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胡苕溪云此詩正是二月景致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語似未為穩洪駒父有詩云蔞蒿短〻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乃自叙云河豚水族之奇物亦能害人歳有被毒而死者吳人珍之目其腹為西施乳余因戲作此絕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故可為來者之戒

老杜得房公池鵝詩云房相西亭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李太白詩云鑑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遇為寫黃庭換白鵝晉王右軍羲之性好鵝山陰道士好鵝羲之往觀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謂寫黃庭經蓋亦悞用矣

燕鄭谷詩云年去年來〻去忙春寒烟暝度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閑几硯中窺水淺落花逕底得

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此詩詠燕甚著題司馬溫公同幕以妓會飲僧廬王荊公往闖之使妓踰墻而去荊公戲集句云年去年來〻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但集句一詩不可用二句

蛺蝶趙昌父詩云不逐春風去仍當夏日長一雙還一隻能白或能黃戀〻不能已翩〻空自狂計功歸實用終自愧蜂房方萬里云自然輕快近揚誠齋尾句尤好入着題選

謝無逸工詩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胡蝶其間甚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

田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意
深遠成化辛卯冬予友黎大尹之大過訪話及謝為吾鄙
人擅詩名有胡蝶詩最佳恨不見其全集余舉古今詩話
僅載此数句黎為筆記而去退而余亦戲作四絕句其一
僂入名園萬物芳風情多半為春忙偶然飛向花前過惹
得詩人評竊香其二粉翅雙翻太有情海棠庭院往来輕
當時只羨滕王巧一段風流畫不成其三桃紅李白一番
新對舞花前亦可人纔過東来又西去片時遊徧滿園春
其四從知嗜慾損天真不道人間別有春何似桃源千萬
樹却來相逐賣花人黎他日相過余出觀之以供一笑
章孝標唐元和中進士下弟作歸燕詩二首一上考官庾承

宣云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欲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
處更傍誰家門戶飛一上知舉侍郎鄭愚云翩々飛燕畫
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
来蓋燕乃智鳥無求於世無忤於人不得志之士往々托
之吟咏以譏嘲耳
錢內翰希白書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之一字
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断續聽不了飛去
花枝猶裊々已落第二矣　復齋漫録
仙客鶴也李文正公詩云胎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携爾到京
都因加美號為仙客稱向閑庭伴野夫警露有聲雲外遠
翹沙清影月中孤高因萬里終歸去暫逐鷄群莫嘆吁宋
太宗丞相李昉諡文正所畜五禽名五客鶴曰仙客五禽
之一也鷺曰雪客白鷴曰閑客南客曰孔雀西客曰鸚鵡
此詩尾句最佳
蟹梅聖俞二月七日吳正仲遺活蟹詩云年々收稻賣江蟹
二月得從何處來蒲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於杯定
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心便畏雷幸與陸機還往熟每分
吳味不嫌猜此詩三四自然見蟹之狀山谷有詩云雖為
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亦奇
病蟬賈浪仙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
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
爾情賈島之詩用意苦矣蟬有何病殆偶見之託物寄情

喻寒士之不遇也中四句極其奇澀而塵埃點眼睛尤亘
古詩人所未道故曰浪仙用意苦矣
杜少陵有戲作俳諧體遣悶詩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
家々養烏鬼頓々食黃魚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疎治生
且耕鑿只有不関渠苕溪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
說有四曰鸕鷀曰猪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鸕鷀者見
沈存中筆談曰猪者見漫叟云川人每呼猪則作烏鬼聲
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
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
者見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
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也余考其說沈以

為鸕鷀者是也

杜少陵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艇齋詩話云此詩蓋譏小人之得時者首二句言其所出卑下也末二句蓋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楹此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老杜寫物之工皆出於目見如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芹泥隨燕觜花粉上蜂鬚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輕粉蝶喜花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喜言蜜蜂如上所錄是也 艇齋詩話

呂東萊嘗有詠猫詩云伴我閑中氣味長竹輿遊歷徧諸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蹤犬近床能與兒童較幾許甚於臧獲便相忘乞生尚有相從否要捧香爐灑水裹此詩曲盡猫之情態 月上

菊坡叢話卷之六

宮室類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白樂天有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鍾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按天文志紫微太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何關紫薇花事 淵素雜記

王荊公題太乙宮壁二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又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東坡見公此題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次其韻曰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山谷亦次韻二首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後山谷又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云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酣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又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無害於理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直亦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婉巴西按

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耶近傳有在高州校文貢院其士子詞賦中有押來儀之凰鳳者為有司所黜主文戲作一詩云考試到州高吾徒溉肩叨來儀賦凰鳳素節詠羊羔騷客稱原屈貪人嫉發饕如何得元解歸去學潛陶傳者皆發一笑　出詩林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絶勝白樂天歌行夏詩最佳夏英公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過琵琶因大笑何須滂泣滿青衫梅公儀詩云陶令歸來為送賦樂天謫處反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事臨絃泣更多　劉貢父詩話

林懿成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為詩與會稽虞仲琳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云男兒何若弊群書學到根原物々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謫江湖又嘗為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遺鉶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唐溪詩話

有客夜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衞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隱々絶水浮空而去因入廟中見壁上有詩墨色猶未乾詩云碧杜紅蘅縹緲香氷絲彈月弄新涼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録之　許彥國詩話

韓退之作方橋詩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々字音佐吳人方言也如淮楚間以十為忱故白樂天有云緑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六十橋十字作忱音　又如閩人呼孺為囝音蹇呼父為郎罷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況善諺故取方言為戲然五方之音不同自古文字皆用之鄙人發語之辭曰羗曰蹇平語之辭曰些一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為佳句但世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楚人曰些々也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　詩林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為者栖々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宅為宮後所謂靈光殿者巋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兗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讀此詩為之悵然詩句俱佳

堯廟劉後村詩云帝與天同大天存帝亦存桑麻通絶徼簫鼓出深村水至孤亭合山吞列岫尊尚餘土階竟樵牧踐籬落此詩起句十字能言堯之大末句十字能言堯之小惟其能土階之小所以能與天同大也

韓魏公題朝元閣詩云試往驪山項上行朝元孤絶聳峥嶸

了無樓殿嗟餘修自見耕桑復太平兩後綠苔多滑徑菜
問紅子不知名南巔更就丹霞挹頻覺汪然病骨輕太平
而懷古與離亂懷古兩般情懷公甯初鎮長安題此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書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
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荊
公見之甚嘆愛為改作日斜奏賦長楊罷精神百倍且云
詩家語倒使字如此乃健
多景樓晁君成詩曰樓上無窮景樓前正落暉開軒眄寥廓
覽物極纖微雲破孤峯出潮平兩岸飛東溟看月上西渡
認僧歸木落吳天遠江寒越船稀魚龍鄰海窟雞犬隔淮
圻草色迷千古波聲蕩四圍廢興懷霸業歘結想天機浩

浩群流會沉沉百怪依登臨真偉觀回首重歔欷方萬里
云此詩無一字一句不工孰謂宋詩非唐詩乎五言律八
句內一聯而工可名世矣此乃頻有數聯曲盡多景之妙
南渡後詩牌充塞如劉改之之長律阮秀實之大篇皆徒
虛喝耳夫以天下之形勝無窮而所選五言止此二十首
猶時文之有格不在多也　律髓
崔全過陶徵君舊居詩云陶令曾居此弄琴遺世情田園三
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
應只有高名虛谷曰荒淫亡國之主姦邪誤國之臣詩人
必詆其遺跡而數其罪至於英主賢臣則羨之不容口其
或子孫已微陵谷已變猶惓惓傷悼悲痛讀此詩者可以
類推矣然後知善不可不修惡不可不戒無曰在生齊物
而可以憒然於身後也崔又有題倪君士舊居詩云儒翁
九十餘稽向北山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卷書攔摧新竹
少池淺故蓮疎但有子孫在帶經還荷鉏夫子孫之賢不
肖天也雖聖賢亦無如之何張芸叟詩云兒童不識字耕
稼魏公莊魏鄭公之後至不識字亦奈何哉
秦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一絕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
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
為少游作一黃門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能遠到也　王
直方詩話
林和靖書壽堂壁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和靖嘗傲視許洞洞
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
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此詩妬賢嫉能之辭
可謂謔之虐者也聞者足以戒云　古今詩話
王荊公題嚴子陵祠堂詩云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
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
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慈溪黃氏曰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不同有抱天下之
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
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本無操守如盧
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無求於世者使其才足

有為光武縱德薄於湯武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柰何子陵不輔中興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子歷聘之至荒矣 日抄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宏金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又李仲南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風恋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建州崇安分水驛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蠅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又呂叔潛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驛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寂若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唐溪詩話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秪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獻閱詩賞嘆薦為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許彥國詩話

東閣窓下甃小池久無雨則涸傍植金沙月桂之屬又有海棠鬱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株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小而甘浙中未易得也淳熙己亥夏侍講兵部尚書燕給事中王仲衡入直示兩絕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穀穀飛花落小池徙倚幽闌憑問訊双鶯飛出萬年枝小池倒影弄餘輝照耀盧簷極出奇木杪不鳴風力軟閑萍翻藻有魚嬉周益公次韻云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桂枝紫禁同依日月煇蒼顏獨媿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笑汝星星誰肯嬉予嘗發策試仲衡至是同為八座俱在講筵唱酬頗多是詩及院中景物故記於此 周益公玉堂雜記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放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勉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高祖廟歌風臺人題詩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題高祖廟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石林詩話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為晉許旌陽鎖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漫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冕翁倚柱歌點石神方寧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飛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

拄未敢必為旌陽之物故詩意皆設疑辭以問之先伯嘗云鐵拄之詩甚多獨熊虞二公詩超於衆作　胡祭酒集

白樂天賦得城邉角詩云邉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首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此嗚嗚三奏有說予嘗覩胡祭酒儼云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其初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臧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兼受方面之任而置鼓角僭也　胡祭酒集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云諸才子侍虞文靖公宿寫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一云翩翩仙子謫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塵鏡掩窗中遺墨夜燈閑雪深黄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何啻浮雲相契合宵然餘跡謾人間其二云仙人本自好樓居深下重簾寫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硯中微露九秋餘下方鐘鼓塵初靜絕世文章事不虛最愛夜涼天闕近綺窗留得玉蟾蜍題畢辛好禮諸人問曰西江登眺之所擅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諸公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蓄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關機開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若干首又一絕余幼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一絕耳其一曰高閣城頭户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

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隣呼酒說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盃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珮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胡祭酒自云得之吳用中云

豫章胡氏華林書堂宋張齊賢題一詩云一百年來烟爨同

衣冠江左慕家風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孝弟筠編爭紀錄門閭天語賜褒崇莫將六闕方朱氏葉々蒸々奉始終謂朱敬則家門孝友三葉旌表門標六闕

會稽號嘉山水而蓬萊閣為冠唐元微之罷相為浙東觀察使碎竇鞏為副相與酬和時號蘭亭絕唱白樂天亦除杭州刺史常以詩筒往来元以州宅夸於樂天詩云州城縈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来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杭州詩云餘杭形勝世間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前道姓蘇獨有使君年老大風流不稱白髭鬚後樂天赴闕後以詩留贈云從此舟人應省事寂寥無復遞詩筒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娑太息也後再過石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能誦其詞甚習為予道之俾書之冊詞曰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揷釣魚竿肯似林間翩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實亦先生所作也　文集

魏仲先書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閑歌惟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来者還應我最偏○仲先名野陝府人真宗祀汾陰遣使召之題此詩壁間遁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来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亦有幽致又令圖之此洗硯吞墨一聯最佳又有詩云易諳馴鹿性難辨鬪雞情妻喜栽花活兒誇鬪草贏能盡閑適之味种放出而名少摧加後来常秩敗闕處士之能終者鮮矣當時惟仲先林君復楊契玄終始全節故其詩尤可敬云

林和靖湖樓寫望詩云湖水混空碧憑欄凝睇勞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舠林和靖名逋字君復錢唐西湖孤山隱居此夕寒山翠重一聯佳句也梅花詩冠絕古今

百花亭白樂天詩云朱檻在空虛涼風八月初山形如峴首江色似桐廬佛寺乘舟入人家枕水居高亭仍有月今夜宿何如此樂天貶江州司馬時作大抵中唐以後人多善言風土如西北風沙酪漿氈幄之區東南水國蠻島夷洞之外亦無不曲盡其妙樂天送人遊嶺南有云訶陵國分界交趾郡為隣土民稀白首洞土盡黄中又紅旗圍卉服紫綬裹文身麵苦桄榔裹漿酸橄欖新牙檣迎海舶銅鼓賽江神不凍貪泉暖無霜毒草春雲烟蟒蛇氣刀劍鰐魚鱗又云天黄生颶母雨黒長飆人而結之曰須防盃裏蠱

莫受壽中珍亦可謂曲盡南中之俗矣學者不可不深造
黃陳擺落膏艷而趍於古淡亦不可無此等一二語也
楊契玄秋日閑居詩云忽聞高柳噪新蟬厭暑情懷頓豁然
庭檻夜凉風撼竹池塘香散水搖蓮鱸魚鱠憶奔江浦蕉
尾琴思換蜀弦莫遣金樽空對月蒲斟高唱混流年方云
德人之言字字出於天真故取之此魏野同時處士也
晝錦堂韓魏公詩云重向高堂舉宴盃四年牽強北門回故
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恥誇金絡騎綠陰
欣滿鐵梁臺因思前彦歸榮者未有三曾晝錦來又再題
詩云為郡偏榮晝錦歸再容鄉任古來稀郎人祇駭新章
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決境士民增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

錄詩又志君恩重鼎鏤捐軀報亦微方萬里云公初有古
詩不以快恩讐矜名譽為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熙寧初
元自長安再領鄉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
衣錦云
宋景文寄題相臺太尉韓公晝錦堂詩云瑞節前驅晝錦身
堂成署榜示州民遷鶯賀燕翩翻集嘉樹甘棠次第春漳
岸夕波通沼溜魏臺曉日弄梁塵君看千古青編上得意
如公有幾人○左傳昭二年云云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
角弓遂賦甘棠富貴將相惟韓魏公無愧此堂此詩非誇
非諛
黃山谷登快閣詩云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

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為佳人絕青眼
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此詩見
山谷外集為太和宰時作呂居仁謂山谷妙年詩已氣骨
成就是也山谷生於慶曆五年乙酉至元豐四年辛酉作
邑年三十七矣
陳簡齋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詩云去程欲數奔難知三日
封州更作遲青嶂足稽天下士錦囊今有嶠南詩共登小
閣春風裏回望中原夕靄時萬本梅花為我壽一盃相屬
未全癡方云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
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
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

敢望此六公矣若五言律詩則唐人之工者無數宋人當
以梅聖俞為第一平淡而豐腴捨是則又有陳后山耳此
余選詩之條例所謂正法眼藏也
俞退翁題三角亭詩云奇哉山中人來此池上宇蕙徑斜映
帶林烟盡吞吐春無四面花夜欠一簷雨寄傲足有餘何
須存廣廡方云此仄聲律詩題既奇語亦妙退翁名在隱
逸傳其人尤高不可不取
趙師秀題薛氏瓜廬詩云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
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
學圃未知君此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本樂天仄韻
古詩今換一句為對亦佳

羅隱廣陵開元寺閣上作詩云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之事
去如飛空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簫煬帝歸江蹙海門帆
散出地吞淮口樹相依紅樓翠幙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
非此詩戲者謂三四爲見鬼詩其實驕王荒帝亦自不宜
引用然俗口傳之巳熟毛句亦可人也
宋孝宗皇帝秋日臨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
浩以下詩曰玉軸牙籖煥寶章簮纓侍列映秋光宴開芸
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敷菲德禮賢下士
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熈洽更罄嘉謀爲贊襄方萬里云此
淳熈五年作宋自建炎無非寇賊充斥之日紹興辛亥來
梗以姦相秦檜天下學士切齒於忘讎議和之事貶逐相

望辛巳完顔亮背盟臨江東南震動幸而再安天也中間
錢塘一隅謂之小康則可矣孝宗立歷隆興乾道以至淳
熈始可謂之昇平也朝廷治而天下富樂謂之昇平天下
雖尚富樂而朝廷不治則有亂之萌不足以言昇平也此
其選詩之意○呂東萊恭和詩云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
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
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丕將實學酧天造敢效明河
織女襄呂公時爲著作兼權禮部國史編脩
宋英宗駕幸金明池韓魏公進詩云西沚風景出塵寰春豫
方秉禁坐閒燕俗一令趍壽域從官齊許燕蓬山樓臺金
碧交輝外舟楫笙歌浩渺間與衆盡懽宮漏促萬花香裏

偶車還此太平宰相之言也

菊坡叢話卷之六

器用類

錦瑟李義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黄山谷云余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瓌邁奇古信然或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非也

靈壽杖者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服虔云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寸自合杖制不煩削治黄山谷有詩云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對親朋異時駟馬安車去拄到天壇願力能　古賦題名

秦少游以秋意題邢敦夫扇詩曰月團新碾淪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虫相對吐秋絲少游以真字題此絶於邢敦夫扇上黄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一絶云黄葉委庭觀九州小虫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後見此詩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

蕭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遥故老杜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乍讀似非用事又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事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也　蔡絛西清詩話

韓文公有聽穎師彈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鳴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東坡自云歐陽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僕以退之聽穎師琴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也余退而作杭僧惟賢詩詩成欲寄公而公薨矣至今以爲恨詩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宫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剥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來箏笛耳吴僧義海云此但言得大小絃聲未及指下之韻聞者以海爲知言

歐陽公自作彈琴二詩其後章云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絶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群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説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唐元宗召至命張説以棊試之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張九齡呼為小友

劉夢得觀棊歌送儇師西遊云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变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譪譪京城在九天賭取聲名不要錢胡苕溪云夢得棊歌能摸寫奕棊之趣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優哉聊復爾耳盖東坡素不觧棊不究此味也

遯齋閒覽云荆公棊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甞致思隨手

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觀其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信有益矣若曾直於棊則不然矣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冷齋又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棊輙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我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争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特棊隱語也　詩林

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以為法也　王直方詩話

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名公跋尾數策上有金書字悉御筆餘三策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韓忠獻公出畫策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為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絶也得之多者上也不得其真非中即下矣持吾説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憃叟病中題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時公獨蕪之　忠獻遺事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脱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宴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文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到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黄門侍立才人見銀鈎洒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卷軸二徐小傳徐熙竹御題四絶海内傳秘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紫微詩話

竹夫人東坡寄柳子玉詩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詩云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

年々在莫闘瓊枝夜々新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
為覩山谷後改竹夫人名為青奴以其為人憇臂非夫人
之職也詩曰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
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山谷此穠李昭華之句盖貴
人家兩女妓也
呂居仁詠秋夜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風一
夜凉便擧短檠墻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
此世事多虞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
此詩短檠團扇一聯乃天生自然之對
古人以暖足瓶謂之湯婆黄山谷名以脚婆戲作小詩二首
詠之一云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々睡

天明又云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顔面有
餘煖至曾文清乃謂山谷嘗以竹夫人改名為青奴則脚
婆當名為錫奴亦戲作絶句云霧帳拂笙晝寢餘此君那
可一朝無秋来冷落同班扇歲晩温柔是錫奴後予正統
間觀政秋臺在京二載冬月亦用錫奴僕人安置失密則
有滲漏之患因取二甁方五寸者各灸而合包之以置被
中暖足可以達旦遂名之曰甁奴亦戲作三詩其一客中
暖足羨雙甁火灸囊包置脚邊每夜公然得安寢餘温徹
曉到朝天其二甁奴温厚且安貧一歲相從一度新最是
價廉功又省不言不笑暖生春其三坎離陶鑄布長安不
厭常情冷暖看和氣絲蒸來足下陽春便覺到人間温柔

畏貧通仙術貞節同心傲歲寒却勝少陵思廣廈能令寒
士盡歡顔　菊坡僭述
黄山谷奕碁呈任公漸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角
兩棋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堪
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爱日參横月落不曾知
方萬里云山谷二詩前云坐隠不知岩穴樂手談勝與俗
人言亦佳句此碧落枯枝一聯盡奕者用心忘身之態或
云不如東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遠矣侯景之黨王偉檄
梁元帝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為赤縣
所歸元帝盲一目引用此事南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先
封為湘東王眇一目也

挑燈杖梅聖俞詩云油燈方照夜此物用能行焦首終無悔
横身為發明盡心常欲曉委地始知輕若比飄々梗何邀
世上名方云此借以咏忠臣義士之敢諫者宛陵集如此
着題詩蠅蛙蚊犬之類一十七首此取其一云
竹珓环魏仲先詩云誰製破筠根還同一氣分吉凶終在我
翻覆謾勞君酒欲祈先酹香因擲更焚吾嘗學丘禱嬾把
祝云々此詩可與梅聖俞挑燈杖作一對看我者謂吉凶
由已也君者謂环珓徒勞汝翻覆也亦譬夫君子守正豈
聽他人翻覆乎結句直用丘禱事以證之
鞦韆洪覺範詩云畫架雙裁翠絡偏佳人春戲小樓前飄揚
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潤沾紅杏雨綵繩斜

碧綠楊烟下來閑處從容立疑是蟾宮謫降仙此詩雖俗
而俗人尤喜道之又出於僧徒之口宜可棄者而着題詩
中所不可少故録之

鞠皮為毬實以毛蹙蹋而戲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
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
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擲三複為之曰背裝花屈膝白
打大廳斯進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擲欲見丁晉公無由
會公蹴毬後園擲挾毬迸出見公再拜安毬起復於背贅
僕頭閒公乃笑而奇之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禮也獨
毬多賤人能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
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以喻大矣 劉貢父詩話

丁祖謂善為詩在朱崖有詩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
忘憂〻底事花能含笑〻何人又少時蹴踘有詩云鷹鶻
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蹻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溫公詩話

古人詠錢詩曰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
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永嘉李之彥曰錢人所共愛
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禍公卿大夫以之而
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
鬪毆戮辱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觀其形摸金旁而
着兩戈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 李之彥東谷所見

山谷答錢穆父詠猩〻毛筆詩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
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一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毛

能濟世端為謝楊朱詩註云阮研使封溪見邑人云猩〻
能飲酒喜着屐人設而擒之此物能知設者祖先姓名呼
而罵之去而復來共飲酒醉着屐為人所獲刺其血可染
毳罽蹟鞭輸之至於一斗者

林和靖詠退筆詩云神功雖欲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
暮閑窓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胡宕溪云和靖言余頃
在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撥行於紙墨
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因作記以録其功殊有
惘勞念舊之意 詩林

張維楓橋夜泊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石林詩話云歐公嘗病
其半夜非打鍾之時蓋亦未嘗至吳中耳皇甫冉有秋夜
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
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世故多離別良宵詎
可逢此會稽鍾聲亦鳴于半夜也又劉彥冲景陽鍾詩云
景陽鍾動曉寒清度柳穿花隱〻聲三十六宮梳洗罷却
吹殘燭到天明此詩人多喜之但景陽鍾有三更五更鍾
此詩言五更鍾耳

梁太祖受禪姚垍為翰林學士帝問裴行裕行止曰頗知其
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曰卿便是
上水船議者以垍為急灘頭上水船後黃魯直詩云花氣
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

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詩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竹坡詩話

朱文公有覩洪邁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裏過更教人誚牧猪奴慈溪黃震東發曰蓋用陶侃擲蒱者牧猪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余會京口有蜀人袁務湏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糞與圍棋余因誚博之與奕其發時亂日一也吾夫子云爲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所用心之爲害非真謂博奕之猶可爲也陶威公與林和靖之説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爲四句曰雙陸牧猪比圍棋擔矢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爲四句曰牧猪滋畜養擔

矢灌禾蔬博奕何爲者猶疑反不如　黃氏日抄

宋敏求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送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説禮部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宋敏退朝錄

江干初雪圖真跡藏李邦直家唐蝸本世傳爲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厚卿邦直同在二府前七人者所存惟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曰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秪向畫中看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摸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之自元豐至靖國幾三十年諸名公皆始願爲圖中之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遊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流竄雖死不得免焉者而江湖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

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石林詩話

古粧鏡銘鳳州道赤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架一座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窻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閒後有風雨聲既出洞則鏡存而匣已爛矣詳是粧鏡不知何代文義甚佳惜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缺識之一云　學齋佔畢

彭公永福州人紹興中登第二子渙演亦相繼登第後演因宿甘泉店中閑遊至一官舍見梁上有紅絲羯鼓縚數條

垂手也一老人杖而守之曰開元興慶宮也二百年中至此者十二人皆有留題請書一絶演遂作詩曰長安宮闕半蓬蒿壘暗虹梁羯鼓縚帷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乃題畢而退

李太白聽黃鶴樓吹笛詩云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復齋云古曲名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耳胡苕溪云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者甚衆若以為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獨笛中有之矣不虛設也謫仙又有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又戎昱聞

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聞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侍兒詩云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泛觀古人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辯也

杜子美吹笛詩云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蓋笛之古曲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也

包何賦得秤送孟孺卿詩云頼以金秤鍵因君贈別離鈎懸新月吐衡舉衆星隨掌握須平執錙銖必盡知由来投分審莫放弄權移此詩甚着題甚工緻

劉子翬聞箏詩曰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排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贊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諸志異勞羣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朱文公云此病翁劉先生少時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年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变此體矣 文集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且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其

文自然成白鴿子嘗語晁次膺曰公緑頭鴨琵琶詞誠絶妙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船出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飛來入紫槽朱鳶飛去咲青霄江邊鑿上情何限瀛府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仙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兩出或可略云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

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亦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石林詩話

蘇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作詩云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也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同上

菊坡叢話卷之七

人物類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及其晚節信讒好佞遂改初志以致天寶之亂初李適之為左相因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為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為東宮侍讀別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飰澀匙難綰羮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梧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誘曰言有觖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然匿之上詢知之因曰朕聞其人未見也何懼而匿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柰何誣我遂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無人君之量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勉強而為之者也　唐溪詩話

宋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以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內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

自愧頭如雪也向釣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
已戒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　同上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
應聲曰忠孝一生心　呂端叅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
賜以詩末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蟠溪須問釣魚人端賡
以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
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同上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命近
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〻記孝經詩各三
章文宋書陳書唐史晉史漢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同上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尚斯文每進士聞喜宴必以
詩賜之景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
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廷臣嘗言變管夷人
有持錦臂鞲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
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
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廷臣遂以十金易之作小屛
置几硯間見者莫不改容瞻敬　苕溪詩話

歐陽永叔致仕居潁趙平叔退居睢陽來訪時呂晦叔知潁
開宴召二公目為會老堂歐陽公詩曰欲知盛席繼前陳
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

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春
來白晝莫頻頻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
傳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
章固優詞亦精緻如此

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荊公舊
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送以詩云吳興太守美
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遂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蒼
波其意以水値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首盛氣而
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
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缺速
請赴任

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名姓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
在用之如何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
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
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此雖多用善於比喩何
害其為好句也　漁隱叢話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
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疑前無此
體自公始為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
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愜瓜李斯
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嚴鄭負郭躬歛積
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殊鍾皓月曉晩景丹霞異澗谷

永不終山梁曩無累頻矜生拏學得長鬣尚志從此直不
疑支離跡世事則德興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変
殆無遺蘊德興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暢雅此篇雖主意
在立別體然亦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
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日大
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姑蘇有所愛
比至京師為岐公丞相強留之踰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
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逓浪碧簫吹鳳月當
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陵江千里夢
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巧用其事可傳也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
受中叟前置辭室內嫗麤醜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
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晦翁語録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
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秦觀從東坡學於杭州陳后山作詩送之云士有從師樂諸
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世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
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詩林云鄉子厚論師道書
曰獨韓愈奮不顧流俗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又曰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其所不為也后山
此詩意本諸此
王荊公商鞅詩云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

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慈溪黃震曰公平生心事
盡見於此詩矣然荊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
易言信之為義必有其實徙木三丈而酬百金天下寧有
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誠信可乎果誠信
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為驅民之具何耶　日抄
荊公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慈溪
黃氏震曰如公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籍溪先生胡憲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
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
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
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甕牖前頭

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
麼青五峯胡先生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
盡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　言行録
蔡攸既與童貫王甫與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
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
途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
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珙索詩京即録
以進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合少休也蓋是詩白
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詩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
早納忠於君而力正其子之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苕溪詩話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黄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稱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朝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蓋謂張文潛晁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為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為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石林詩話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進士相宋太宗一日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来歸獄太宗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言行録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公襄以詩賀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言行録

康節作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熈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朱子語録

韓文公赴江陵途中詩次序明密是記事體内有云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語可警世俗盖比肩唐虞之朝者大禹皐陶稷契也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為三后獨皐陶不與焉三后子孫為三代享國久長雖盛之後為秦亦綿延千百祀獨皐陶之後無聞焉或謂皐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如蕭曹韓信張良蕭之後為蕭梁曹之後為曹魏張良好道家學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皐陶明刑所以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后之儔則刑之不可以易言昭々也司刑君子其可不盡心歟 黄氏日抄

杜詩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々用抵戯亦未雜風塵此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々不能解如第三聯顛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容齋三筆

杜子美示子宗武詩云覓句知新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注云嵇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小漸解滿床攤書謝玄少好佩紫羅囊叔父安焚之嵇康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爾成人蘇東坡云韓退之示兒詩云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者皆利祿事耳

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
聖賢事也　詩林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
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
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
以愁嘆見於詩耳後杜子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
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士豈是足默識蓋不
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立之詩話云東坡言山谷
為余言杜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

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耶解嘲耳
其詩名曰遣興可知也俗人不領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
人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詠賈生詩云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
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
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黃岡
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
報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事耳如李
義山林和靖之詩則雖說賈誼相如然反其意而用之自
非學力高邁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
迹者何以臻此馬子才有句云可憐一夜登天夢不夢商
岩夢鄧郎同此意也後胡苕溪云元之謝表須是直用其
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劉後村詠老將詩云昨解兵符歸故里耳聽邊事幾番
新偶逢塞下來猶識欲說遼陽記不真兒覓寶刀偏愛惜
奴吹蘆管輒悲辛夜寒不作閑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方
萬里云後村劉克莊字潛夫此詩及老馬老妓詩其少時
作也着題詩本難措手後村初學晚唐既知名丞相鄭清
之奏賜進士出身實似道當國仕至尚書端明詩文諛鄭
及賈已甚晚學放翁才終不逮對偶巧而氣格卑其老妓
詩云籍中歌舞昔馳聲憔悴猶存態與情愛說舊官當日
寵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鬢已脫梳難就半被常空睡不成

却羨鄰姬門戶熱偶燈張燭到天明此詩八句意語俱工
然亦褻矣老儒詩云向來歲月雪螢邊老去生涯井臼前
舉孝廉科非復古給靈壽杖定何年空蟠萬卷終無用專
巧三場恐未然猶記兒時聞緒論白頭不敢負師傳後村
自註方秋崖作八老已乃作十老謂老僧老道老農老醫
老巫老吏老馬也老吏詩云少諳刀筆老尤工舊貫蕭條
問署通鬭智固應推鷙輩論年亦合作狙公孫悶明有堪
瞞處包老嚴猶在套中祇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臀
紅此詩痛快鐵鞭打鬼臀乃章子厚語移以用之老吏亦
足以寒其膽也

陸放翁贈徐相師詩云許負遺書果是非子憑何處說精微

使君豈必如椰大丞相元來要瓠肥袖闊日常籠短刺肩
寒春未換單衣半頭布袋挑詩卷也道游京賣術歸此詩
後四句曲盡近時術士窮態
又贈傳神水鑑詩曰寫照今誰下筆親喜君分得卧雲身
口中無語難藏老頰上加毛自有神誤遣汗青成國史未
妨着句號山人他時更欲求奇迹畫我溪頭把釣緡元註
水鑑爲予真作幅巾白道衣時在史局
王平甫贈三靈程惟象道人詩云三靈山下新安水瀟灑人
間畫不如收得市朝忙日月歸來田里老樵漁君能知命
忘機久我愧干時觸事踈從此卜隣同笑傲何須強著觧
嘲書王荊公次韻贈之云家山松菊半荒蕪衪策窮年信

所如占見地靈非卜筮筭知人貴自陶漁久諳郭璞言多
驗老比顏含意更踈秪欲勤成方士傳皆君名姓在新書
荊公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詩云畫虎雖非顧虎頭還能消
壁畫滄洲九衢京落風沙地一片江湖草樹秋行數魚蝦
賔共樂卧看鷗鳥吏方休知君定有扁舟意却為丹青肯
少留晉顧凱之小字虎頭有才氣工畫而癡時稱三絕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宋仁宗驟除宣徽節
度景靈群牧使介力争不已上怒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
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汎濫舟人恐飼魚鼈介兀
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
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言行録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
事以狀白玢〻批紙尾云四鄰侵我〻從伊必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〻子弟不敢復言
同前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盖仁
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公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
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
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
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學勸講禁中二
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言行録
白樂天贈于給事詩云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微天

東垣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蔡寬夫云唐制諫議
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又次之然自外入為諫議者
歲蒲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遷舍人以下為進故有上坡
下坡之說樂天此詩亦實事也
黄魯直江亭即事詩云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
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任天社云閉門覔句
對客揮毫乃二君實録也無已坐黨廢錮既而自徐學除
秘書省正字少游自苗州貶所北歸至藤州卒於光化亭
中初少游夢中作好事近長短句有醉卧古藤陰下了不
知南北之句殆若讖云胡苕溪云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
句盖取法於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

隱又如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々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謏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曷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上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識禮記寧不羞乎

徐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甚高雅詞云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玄真子不在雲邊即酒邊明月棹夕陽船游魚一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却八字山前聽雨眠此游魚一似鏡中懸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游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寄黃予誦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　艇齋詩話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雱詩直不為荊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許彥周詩話

王介字平甫衢州人博學善戲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也荊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為介而發也　石林詩話

菊坡叢話卷之八

菊坡叢話卷之九

古今詩人類

陶淵明蘇東坡云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飲酒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之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々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言此詩景與意會故可喜也無識者以見為望白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仰望終南山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得淵明詩意

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篇為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俱同時而皆精於律詩孟浩然李太白王維賈至高適岑參與杜甫同時而律詩不出則已出則亦足以與杜甫相上下唐詩一時之盛有如此十一人偉哉

宋之問唐律詩之祖詩未嘗不佳字々細密其登越王臺詩云江上越王臺升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邊開地濕烟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度白髮重相催此詩怨望謂如虞翻可乎論其為人初附張易之事敗謫瀧州參軍逃歸洛陽告王同皎事附武三思天下醜之後流欽州賜死詩則未嘗不佳又云律詩自徐陵庾信以來亹々尚工巧

然猶時有拗平仄唐太宗時多見初學記中漸成近體亦
未脫陳隋間氣習至沈佺期宋之問而律詩整々矣又云
唐史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
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拘忌聲病約句
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體語曰蘇李居前
沈宋比肩然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學律詩必本子昂審
言輩不可誣也

杜子美朱文公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縛
雞行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
虫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虫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
縛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高閣真西山文章正宗
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達詩旨其書酺池寺書
堂云小黠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蚿退食歸來北窗
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又如作水仙
花詩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亦用此意東
坡二虫詩云君不見水馬兒步々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
里此虫趯々長在此又不見鷃臨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
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虫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
無人識亦得老杜詩意

李太白朱文公云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也許彥周云如太白答山中俗人詩云問余何
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
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見宰官
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太白
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韋應物詩徐師川云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韋蘇州
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白樂天吳郡詩記云韋蘇州兵衛
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最為警策又云歌行才麗之外
頗近興諷其五言亦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
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死然
後愛之故東坡有詩云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
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為詩豪如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金陵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
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謝疊山
云二詩之妙有風人遺意々在言外寄有於無二詩皆用
舊時字絕妙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劉斧摭遺載
烏衣傳乃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怪誕遂取夢得之詩
實其事是妄言耳

韓退之朱文公謂博極群書奇辭奥旨如取諸室中物有和
裴晉公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
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蔡寬夫詩云此退之和裴晉
公征淮西過女几山詩也而晉公之詩世無傳者惟白樂

天集中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去方其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

柳子厚東坡云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有酬王舍人雪中見寄詩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除平蒲白皚皚今朝踏作瓊瑤迹為有詩從鳳沼來謾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此詩從字或人改作仙字殊失詩題見寄之意

王摩詰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石林詩話載其秋雨輞川庄作詩云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詩中下疊字極難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為超絕近世王荊公有云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峦往往青與蘇子瞻云浥浥炉香初泛水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義山詩王荊公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後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尚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作戲有為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為諸職撏撦以至如此聞者皆笑如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江文通詩云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為流螢下詔書皆佳劉子儀則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之左右貴重之如此

杜牧之詩劉後村云佳句自多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胡苕溪云牧之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其事至題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但好異而叛於理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後村則與其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荊公亦有詩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又反其意用之

孟東野為詩有理致最為韓退之所稱然思苦奇澁李翱云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其審交詩云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氷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蘇子由譏其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愚謂若此詩豈非有道者之言哉

賈浪仙嘗為衲子後舉進士筆談云詩有蜂腰體如賈島下第詩是也詩曰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

醉狂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掉負
三湘蓋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
又頸聯方對偶公明謂之蜂腰格言若已斷而復續也
孟浩然詩杜子美云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
徃〻凌鮑謝稱之至矣如作裴司功見尋詩云府僚能枉
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廚人具雞黍稚
子摘楊梅誰道山翁醉猶能騎馬回詩體云詩有借對字
如此詩雞黍對楊梅是借雞對楊取音也又如李太白水
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是借楠對母此皆借對體也
盧玉川詩雖豪放然太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如醉歸詩云
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及月
蝕茶歌皆膾炙人口不可及也
鄭谷工於詩齊已尊為一字師有吊僧一詩云幾思聞靜話
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雲終負約薄宦
轉堪傷夢繞長松榻遥焚一炷香此詩前輩所謂扇對法
也如少陵哭台州蘇少監詩曰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
移官蓬閣後谷貴沒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
馬尋芳謝眺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
用此格云去年花下留連飲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
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此類是也
李長吉賦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〻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支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

霜重角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為君死後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如
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
唐彥謙為楊大年劉子儀所喜以其用事稍巧對偶清切黃
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也彥謙題長陵高廟
詩云耳闘明主持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
馬灞陵斜日重回頭石林詩話云黃山谷每讀此詩稱賞
不已多示學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
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
皆可言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
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東坡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
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
理甚易知也
杜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
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
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
其集為唐風集其宮詞一首最佳歐陽公謂是周朴詩胡
苕溪云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乃杜句然猶未敢
以六一為誤後因看幕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
惟宮詞為唐第一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煖
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陸龜蒙自號天隨子工詩其賦宮人斜云草樹愁烟似不春

晩鶯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宮
人斜乃後宮葬嬪嬙叢冢也此詩超出意外
元微之々詩艷麗而有骨白樂天之詩淺者之詞也元守會
稽白牧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寶曆中楊嗣復具
慶先僕射自洛陽入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宴于新昌
第時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曰隔坐須知賜
御屛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
庭昇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聲當年蘇傳雖云盛
詎有茲賢醉醁醽詩宬後成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是日大
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白樂天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

之召為翰林學士其作咸陽原上草詩云離々原上草一
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
荒城又送王孫去萋々蒲別情復齋謾録云樂天以詩謁
顧況見其名居易況曰長安物貴居人不易及讀至此詩
云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嘆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前
言戲之耳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
有味也又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
惟長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為身後
之悔也
張籍得除水曹白樂天賀以詩曰老何沒後吟詩絕雖有郎
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蔡寬夫詩

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為故事者何遜為水部員外郎
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以此詩賀之故籍
答以詩云年過五十到南宮章句無名荷至公黃紙開呈
丞相後朱衣引入謝班中諸曹縱許為仙侶群吏多嫌是
老翁幸有紫微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為詩人
故事前輩片言之貴重如此
宋歐陽永叔詩嬌崑體專以氣格為主其送李留後知鄆州
詩云北州能事藹佳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
帳綵旗風暖看春畊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座傾
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桐江詩話云此詩乃
士君子之勳富貴非庸鄙有力者可為也李名愿都尉長

子也先知相州
王荊公詩陳后山云荊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
益苦楊誠齋云五七字絕句難工惟晩唐與介甫最工於
此有書山石辭云水冷々而北去山靡々以旁圍欲尋源
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朱文公楚辭後語云書山石辭者
宋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
辭於澗石雖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學者
尚之
蘇子瞻詩謂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懾子細檢
點不為利鈍如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詩云千章把袢
蔭雲天擺旐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盞豐年及我拄

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頒賚詩話云七言之偉麗者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無聞焉歐公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桑可以並驅爭先矣其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黃魯直詩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才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如寄黃幾復詩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鴈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

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世稱為奇句

陳無已號后山魏衍序云其詩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不足以知之有送兄子孝忠落解南歸詩云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妍短髮我今能種々曉粧他日看娟々千金市帚能論價萬户封侯信有年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囊盡不留錢唐人赴省以詩文獻典貢舉者有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耳畔低々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后山曉粧之意本此又云用東坡與潘三失解後飲酒詩韻坡詩云千金敝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為都眊燥憐君欲鬬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蒲江風月不

論錢

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蘇詩之佳者如垂虹亭觀月云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灩々開金餅水面沉々臥綵虹佛氏解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梅有逢梅花詩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邊月下杯甚為東坡所稱賞歐公尤尊之

石曼卿詩六一居士云曼卿自幼以酒詩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健體兼顏柳為世所好

文公語錄云曼卿詩如張氏園亭詩云亭館連城敵謝家四時園色鬬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陵隱士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留事醉待參横落日斜朱文公云曼卿此詩第二聯又如籌筆驛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此數句極佳曼卿為人豪放胸次極高而詩乃方嚴縝密如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得用於世耳

張文潛名耒東坡嘗稱其文汪洋淡泊王立之詩話云文潛先與李公擇輩來寺家作長句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架藤綠結夏偉老紅駐春妝之句後東坡來讀其詩嘆息云此不是喫烟火食人道底言語其絕句云亭々畫

舸聲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
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
秦少游名觀哲宗朝蘇子瞻以賢良薦除博士長於議論文
麗而思深當世重之如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詩云海陵
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為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
情自相惱清淚班々知有恨々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
待君來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
揮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
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
少游既和東坡亦和之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
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

昏殘雪消時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孤山々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
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々不知
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胡苕溪云秦詩但平穩亦
無驚人語東坡繼和因其第二韻是倒字故有只有此詩
君壓倒之句亦是趂韻非謂大壓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
郭功甫少有詩名梅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荆
公亦嘆美其詩與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詩韻援筆
立成一坐盡傾其詩曰高臺不見鳳凰遊浩々長江入海
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
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々荒草向人愁又
觀東坡畫雀作詩寄云平生才力信瓌奇今在窮荒豈易
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後東坡用其韻三
和不已
陳與義號簡齋嘗聞詩法於崔得符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
論大要忌俗而已簡齋詩入細嘗作春曉詩云朝來庭樹
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
難尋則詩豈可以可意為之耶朱文公云古人詩中有句
今人詩只一直說如簡齋詩云亂雲交翠壁細雨溼青林
之類他是什麼句法
韓子蒼名駒呂居仁作西江宗派圖置子蒼於其間而子蒼
不悅子蒼嘗云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

輩汲々於求知也有送宜黃丞周表卿詩曰昔年東帶侍
明光曾見揮毫（對照）御床將為騂騮已騰踏不知鷗鷺尚摧
藏官居四合峯巒（綠雨）驛路千林橘柚黃（霜）莫戀鄉關留不住（為艱難歸故里）
漢達今重甲科郎送詩之後久之改對字作照字取子瞻
文彩照金殿意也改綠為雨黃為霜又改莫戀鄉關留不
去作莫為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
魏野字仲先隱居不仕真宗召見而野閉門避匿其子名閑
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人多稱頌之仲先上知府寇相公詩曰文武稟全才何人
更可陪有宮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
回鎮臨永一陝調燮繳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旗暫擁來下

車三度雨上殿数聲雷未暇瞻珪壁先冢訪草萊殺思慈相府恐懼復徘徊後北使至賜宴兩府頭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林和靖先生名逋隱居西湖其山園小梅詩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又梅花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輙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風調角

中吹歐陽公喜其暗香疎影之句黃山谷又喜其雪後園林一聯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添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胡苕溪云余觀此句畧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王禹偁字元之本磨家畢文簡公士安為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麪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公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公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于朝被遇熈陵知制誥謫滁州寄舊僚詩云要見滁州謫官情信緣隨俗且營〻不夸兩制詞臣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蝶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

寇準字平仲漁隱叢話云忠愍公詩思悽惋蓋富於詩者也公春日舒懷詩云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為虛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晝景閑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詩話云前輩作詩皆不妄發如萊公此詩真足以達其平生出處之志云

楊大年名億其詩專尚李義山號西崑體昔人謂其弄斧操斤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初為光祿丞不得與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貽諸館閣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太宗聞之乃

詰所司以不名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晏殊字同叔謚元獻好吟詩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其示張寺丞王校勘詩云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〻雨宿醉難禁灔〻盃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詩話云王琪有大明寺一詩公大加稱賞後召至同飯因言得句如無可奈何花落去未能有對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公甚喜自此辟置館職青箱雜記云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

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又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范文正公名淹字希文后山詩話云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文正公淮上遇風小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詩話云公此詩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賀方回少為武吏換文資善長短句王直方詩話云方回嘗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隣於

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而勿失其題定林寺一詩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遲疑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荊公見之大加稱賞緣此知名

謝無逸號溪堂居士臨川詩人也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之識耳其詩有云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官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皆為魯直所稱賞其寄隱士詩云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麾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漫叟詩話云淮南潘邠老與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議惜之

陸放翁守嚴述懷詩云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雲車載釀金鞭重作院花游宋淳熙中放翁在嚴州二考滿年六十四矣求酒借書之聯可發一笑大抵太守自不當借書趙守汝愚借滕元秀詩集三千首不還遂致其家不傳以一入太守宅難取故也予為此郡初自造至清堂酒却絶妙但亦未嘗借人書看七年宿留八年而歸為一要人云　方集

范成大號石湖嘗使燕帥西廣成都四明金陵參大政乾淳

間詩人巨擘稱尤楊初楊誠齋陸放翁及公也其鄂州南樓詩云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遊漢樹有情横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揺月旌旗萬里舟却要鱸鄉垂釣叟武昌魚好便淹留此詩言承平時鄂渚之盛如此

方萬里云宋詩有數體有九僧體即晚唐體也有香山體者學白樂天有西崑體者祖李義山如蘇子美梅聖俞並出歐公之門蘇近老杜梅過王維而歐公直擬昌黎東坡暗合太白惟黃山谷法老杜陳后山棄其舊而學焉遂名黃陳號江西派非自為一家也老杜實初祖也如晁君成名端友無咎之父其詩當黃陳未出之前自為元和間唐詩

不可不往出使世人知之也君成甘露寺詩云北固山頭寺風烟昔縱觀卧亭秋石很環合海濤寒艤舶樓前聚江楓戶外丹最宜清夜月虛閣憶盤桓寺有石如卧羊謂之狠石

元虞文靖公名集字伯生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喻集為漢廷老吏序出揭見之不悅因歸省見公問及玆事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也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艴然别去後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

詩成每自誇之句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　胡茶酒集

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看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靄石鉢雲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文靖公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後至南臺見馬伯庸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未得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語及前詩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山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

勝薩大服而去　胡茶酒集

菊坡叢話卷之九

菊坡叢話卷之十

風懷類

晏元獻類要有左風懷右風懷二類男為左女為右今取此義以類凡娼情治思之事止於妓妾者流或託辭寓諷而有正焉不皆邪也其或邪也亦以為戒而不踐可也　瀛奎律髓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墻卑坊門帖牓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此詩三四乃失主罪已而不責婢之為淫奔亦近厚矣末句尤深而不露所謂想應只在秋江上蓋本於此　同上

劉禹錫和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分尾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渥偶有所見作詩曰千金莫惜可憐生一笑從教下蔡傾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歌喉咽瘦去誰憐舞掌輕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便送卿卿又有詠浴詩云再整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觀之令侍女勿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尚有所諷謂世之為君者亦惑乎此也

吳融春詞云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妬極定

晴看金市舊居近鈿車新造覓春期莫相誤一日百花殘

此詩三四之聯非十分着意何以說得至此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二妓侑觴韋醉吟一絕云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見二妓在側怪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記詩否一妓誦之失笑觀此則應物豪縱之性暮年猶在也　苕溪詩話

韓退之有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驛寄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圞　後使還柳枝已逾墻遁去為家人所獲惟絳桃在耳乃作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唐語林

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開筵集朝士不敢邀杜杜欲預會李馳書請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曰誰是紫雲李指示之杜云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後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乃遺以詩曰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用此　古今詩話

古今作昭君詞多矣王直方詩話云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意優柔不迫切故也樂天賦此詩其年甚少

宋景德三年張景以交通曹人趙陳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記畧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若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為某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以資懽笑故辭能詠吳姬詩云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盖謂此也　復齋謾録

杜牧之在杭有所見吟一絶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揔不如後黄山谷於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紅藥謂揚州芍藥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也　任天社注

陳無已席上勸酒詩云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放酒腸傾盞乾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又寄楊定國詩云淮南廿四橋月馬上時時夢見之想得揚州醉年少正圍紅袖寫烏絲后山此二絶亦用前事也　詩林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命之侑觴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獄妓求救於康因戲為一絶云昔日緹縈亦如許盍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着雨明日妓訴於縣連詩狀前邑宰見詩遂笑而釋之　苕溪詩話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能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乃誦去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大悅盖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耳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師中待制過之李有詩名公於席間使與官妓賈愛卿一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后山詩話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與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詞與之　同上

秦覯少游之弟也登第時尚未娶陳后山以詩嘲之云長鋏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鴈耳邊聰若為借與春風看無限珠璣咳唾中此戲其獨宿無聊也

杜牧之有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程泰之演繁露云樂

府有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之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觀杜牧此詩則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異哉　詩林

韓子蒼題畫宮女詩云睡起昭陽暗淡妝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胡苕溪云李伯時畫背面宮女子蒼題此詩其上乃用東坡續麗人行中語意然不及坡之偉麗也子蒼又題真妃上馬圖詩云翠華欲上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鞭欲上故遲遲胡苕溪云詩意極佳余觀蔡天啓集中亦有此詩然不知竟是誰作也　詩林

蘇東坡云趙伯成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因次其韻一笑詩云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乃自注其末云聊各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陳后山寄曹州晁大夫詩云飄絮隨風化作塵黄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閉門欄干一欠伸自注云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爲妍絶東坡爲賦續麗人行也任天社云此篇言徐州風物后山皆有詞并序云晁大夫增飾彼雲初欲壓黄樓而張馬二子皆蚤捐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來有題者黄樓不可勝也作兩鄉子以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闌錯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衾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蓋前云風絮以爲英塵花以爲盼名駒子以爲瑩瑩之母馬氏也

陳后山小放歌行二絶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又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王直方詩話云無已此兩篇黄山谷云無已他日作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衒耀太甚　詩林

楊汝士小字沙哥白樂天妻兄也汝士領東川節度與妻崔氏同發任樂天代妻作詩賀之云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與嫂嫂碧油幢引過東川

秦少游作暢道姑詩云瞳人剪水要如東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洞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黄冠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乃作此詩

虞學士伯生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云天際烏雲含雨重

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
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
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裏侵
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
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閑愁何
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
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鬬勝韶又作詩子容過
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
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
長念波羅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
皆有詩送之二人僉書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

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
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
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因題詩云秖今誰是錢塘
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鬬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
蓋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又詩云老却
眉山長悄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為分
泉落月中又三生石上舊精魂觧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綵
裳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又能言樂得妙蓮花贏得春
風對客誇夸食衲衣渾未老為題靈塔向金沙
蔡持正丞相貶安州時携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及
其歸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

琶事已非悠悠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極有思致得絕句
詩體　艇齋詩話
李愿觀翟玉妓有詩云女郎閨閤春抱瑟坐花茵粉艷宜斜
燭羞娥慘向人寄情摧玉柱流恨整羅巾幸以芳香袖承
君宛轉塵愿乃李晟之子李愬之弟昌黎送歸盤谷假借
太過愿屢為節度使皆以貪婪敗事此詩見御覽集曰未
見好德可也　瀛奎律髓
韓致光亦有二詩其一幽窗云刺繡非無暇幽窗自鼓簧手
香江摘嫩齒軟越梅酸密約臨行怯私書欲報難無憑諳
鵲語猶得暫心寬其二馬上見云驕馬錦連乾乘騎是謫
仙和裙穿玉鐙隔袖把金鞭去帶懵騰醉歸因困頓眠自

憐輸廐吏餘煖在香韉香奩之作為韓偓無疑也或以為
和凝之作嫁名於韓劉潛夫誤信之考諸同時吳融集有
依韻倡和者何可掩哉誨淫之言不以為恥非唐之衰而
然乎　同上
綉女詩云倦倚綉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
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此白樂天詩也好事者畫為倦綉
圖題此詩於上　古今詩林
朱絳亦有詩云獨在紗窗刺綉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
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寫出情感
織女詩云春蠶成絲複成絹養得夏蠶重剝繭絹未脫軸擬
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蠶忙織婦布衣仍布

裳有布得著猶自可今年無布愁殺我此戴石屏詩話
而愁意無盡
周梅臺詩云絲絲縈愁緒雜春機軋軋聲中日又西織到花枝
連理處玉驄門外一驕嘶可謂意工 俱同上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為洪捘閱洪甚愛之嘗
月夜携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浪打散花樓南浦西山
送客愁為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
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
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為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
得其人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恠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数品形製不相

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端葉落人間說云天
上有端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此非世俗可較
題千山寺云寺頭風捲雲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清非孺
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云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風會使
秋桐変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数歳神舍去憒然無知嫁為
廣陵李氏妻 貢父詩話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
釵横雲鬓亂起來庭户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
風幾時来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為花蘂夫人作東
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蘂以自解耳不可
知也 竹坡詩話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丞相韓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
晝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
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可遣人為般家追送之玉汝
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
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
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
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
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
杜荀鶴作春宮怨詩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
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
憶採芙蓉方萬里云譬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

為才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
容矣女為悦己者容是也風景如此不思從貧賤之交可
乎荀鶴又有山中寡婦詩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冠
鬓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税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
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
徭此詩尾句語俗似謔却切

菊坡叢話卷之十

菊坡叢話卷之十一

婚姻類

因鍼引線淮南子曰線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蹇脩為理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注蹇脩伏羲之臣言既見宓妃解佩帶結言契令蹇脩為媒

白樂天嫁娶詩云天下無正音悅耳則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見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珍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〻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〻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于祐唐僖宗時學士晚步禁衢於御溝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拾紅葉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上流為韓夫人得之後帝放宮女丞相韓泳聞韓翠屏有學因為泳作伐及成禮泳開宴話及紅葉事各取相視乃曰事豈偶然韓有詩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月老新書

顧況唐人也嘗於御溝得一梧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〻不見春波問寫紅葉寄與有情人況取葉答詩云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　湖山雜錄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嘗登大慈寺樓倚檻忽秋風四起一飄一木葉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悲娥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乃貯巾笥中凡五六年後侯與任氏為婚常念此任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安得至此侯令書驗之與葉上字無異也　玉溪

錄書

韋皐性度不拘小節為張延賞之婿甚見輕忽唯妻母苗氏重之後辭別東遊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皐獨居上駕旋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易姓名作韓翱馳報張公猶不之信次早入州延賞憂惕失措乃曰吾不識人郭圓有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李翶尚書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置其卷于几案出公于視事其女及笄見文奇之謂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乃慕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綠過殿試徑赴佳期盧作催粧詩云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

今日已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粧樓

陳嶠字景山暮年登第還鄉已耳順矣嘗作開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後鄉里以儒家女妻之合巹之夕文士競集賦催粧詩咸有枯楊生稊之諷嶠自作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

盧某者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能詞翰結婚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作詩述懷為戲崔氏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檀郎年少時

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

王拱辰與歐陽公脩同為薛簡肅公之子壻歐公先娶王拱辰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公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因紙貴開篋却翻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頗不悅　詩林

錢某者衣冠之後年餘四十無室後成親有期作于飛樂詞曰年少疎狂北里平康十年占斷風光似一場春夢飲散高陽如今休也醉眠獨自恓惶但古人有無錢斷酒臨老剃度何妨散花紅項花帽作箇新郎低頭失笑幾回浪子從良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余壽夭賢愚繫於汝

大禹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乃都攸昌禹遂娶之　呂氏春秋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張又新唐元和中狀元及第嘗謂楊虔州曰吾少擅美名得美室足矣既婚殊失所望作牡丹詩以寄興云牡丹一朵

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園開似雪一生辜負賞花心

韓魏公琦守中山方晝寢于公廨士人李清臣字邦直者投刺來謁守門者不為之報辭以方寢清臣遂題其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竟去魏公既出乃曰吾知此人久矣後使人安慰之遂有東床之選以其兄之子妻之

許虞部女好學能詩為方勉妻嘗與勉看晁錯傳作詩有云匣劒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為人所稱後方勉與友人飲于京市犯夜禁邏卒捉至府尹鄭毅夫所因之許氏投獻詩云明時樂事娛詩酒帝里風光剩占春况是白

衣重得侶不甚青淅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
換百巡大抵仁人憐氣節不教孤客作因身尹覔詩遂釋
之

蔡伯僖宋真宗朝有司以童科貢至對上誦書歲未二周故
號三歲神童上嘉之賜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神童
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能學步來
朝闕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
期即授校書郎春宮伴讀

白樂天卜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詩云今旦夫妻喜他
人豈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訝見孫遲物以稀爲貴情因老
更慈新年逢吉日滿月乞名時桂燎熏花果蘭湯洗玉肌

懷中有可抱何用是男兒

嚴維詠孩子詩云憙客會初筵宜時鬼再圓衆皆含笑戲誰
不點頤憐綉被花堪摘羅繃色欲研將雛有舊曲還入武
城絃○李商隱因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兒阿衮詩云聞
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長貧學恐遲寄人龍
種瘦失母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鬢絲父子之情可
謂切矣

東坡有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云鬱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
卿第二雛剩欲去爲湯餅客惟愁錯寫弄璋書參軍新婦
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
何如君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一篇中

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飽才料傳稱任昉用
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以
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全篇用事者如賀陳述古弟
章生子詩及戲張子野買妾詩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令東坡作詩以戲之曰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
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
謬在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高齋詩話云尚書郎張先
字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雲破月來花弄影
又隔墻送過秋千影世謂之張三影石林詩話云子野能
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家猶蓄聲妓子瞻

嘗贈以詩有鶯鶯燕燕之語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云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
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
守何須曉鏡悲幸託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三山
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之詩有數早白無兒之語
故劉以此詩贈之二高字自注其義不同高山本高高門
使之高也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今人則疊用
字甚多

黃魯直嘲小德詩云中年舉兒子護種老生涯學語囀春鳥
塗窓行暮鴉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
無外家昔王符庶生鄉人鄙之乃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

失又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小德蓋亦庶出子也東坡
次其韻云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
横斜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
晉周顗字伯仁母李絡秀爲其父妾李氏亦得爲方雅之
家

王梅溪云黃岩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抜豚犬教知書二
頃良田儘有餘曾酒三杯棋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疎予亦
有東皋二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則奕棋飲酒遂用趙君
詩意成一絶云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燈客來
一局三盃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東坡生子自作詩云人家生子願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但

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病至公卿或問曰愚魯何以至公
卿客有答云彼公卿者未必皆聰明聰明者未必至公卿
此言乃東坡泄不平之意也

白樂天年老生阿雀兒詩云謝病臥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
同伯道遲見過商瞿豈料鬓成雪方看掌上珠已衰寧望
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傳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
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綉襦玉牙開手爪酥顆點
肌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方云元白皆無子樂天晚得此子後亦夭也詩人窮相形
容無所不至晚乃所以妨此子歟

白樂天云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
各有一子戲作二篇一以相賀一以自嘲詩曰常憂到老
都無子何況新生又是兒陰德自然宜有發皇天可得道
無知一園水竹今爲主百卷文章更付誰莫慮鵷雛無浴
處即應重入鳳凰池又五十衰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
嗟一珠甚小還慚蚌八子雖多不羨鴉秋月晚生丹桂實
春風初長紫蘭芽持杯題祝無多語慎勿頑愚似汝爺○
樂天生大曆七年壬子至太和三年已酉年五十八微之
小樂天七歲是年五十一

劉長卿贈二小男詩云異鄉流落頻生子幾許悲歡併在身
欲識老容羞白髮每看兒戲憶青春未知門户誰堪主見
免琴書與別人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却沾巾此詩
全似樂天

相使君第七男生日劉長卿以詩慶之云娶妻生子復生男
獨有君家衆所談荀氏八龍惟欠一桓生四鳳已過三他
時幹蠱聲名著今日懸弧宴樂酣誰道衆賢能繼體須知
箇箇出於藍此賦第七男用事造語巧緻然昌黎五男兒
亦如此形狀不可棄也

姜蕣山小孫納婦作詩曰慶事集朋親孫枝喜氣新歌雲停
碧落舞雪眩青春暖日花君子清樽酒聖人一春行樂地
不負牡丹辰○此翁樂哉爲人祖而見孫納婦貧亦樂也
而况富貴乎

菊坡叢話卷之十一

臨川單宇編集

致政耆壽類

唐明皇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

姚鵠送賀知章入道詩云若非堯運及垂衣肯許巢由脫俗機太液始同黃鶴下仙鄉已駕白雲歸還披舊褐辭金殿卻捧玄珠向翠微羈束慚無仙藥分隨車空有夢魂飛方云第六句出於不測可取也

羅正之送致政太師文潞公詩云曾將故老較量看五福如公信是難路國封來多有歲太師以上更無官應留妙筭安神器必得人才薦將壇他日宋家青史上始終臣節雪霜寒羅適天台人五首取一尚有具州陰德即仙資一句佳

鄭毅夫送程公闢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詩云青瑣仙人解玉符秋風一夜蒲江湖曾歌郢水非凡曲未得[illegible]頭負壯圖終日望君天欲盡平生知我世應無偏舟應約九宮保瀟洒蓮涇二丈夫公昔使北虜憤然辱拂虜人採蓮涇

在蘇州南園後

韓魏公初會晝錦堂詩云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強北門回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恥誇金絡騎綠陰欣蒲鐵梁臺因思前彦歸榮者未有三曾晝錦來再題云為郡偏榮晝錦歸再容鄉任古來稀郎人秪駭新章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決境士民增慰悦一軒風物起光輝鉞詩又志君恩重鼎鏤損軀報亦徼公初有古詩不以快恩讎矜名譽為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熙寧初元自長安再領鄉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衣錦云

蘇子由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詩云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那復久盤桓早依蓮社塵緣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時朝露過江山故國水精寒全遊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靜處看吳興俞汝尚以御史召力辭不允竟歸子由為齊州記室此作送之第五句虛說第六句乃實事自然高妙

尤遂初送提舉楊太監解組西歸詩云征轅已動不容攀回首棠陰蔽芾間為郡不知歌舞樂憂民羸得鬢毛斑燈清未展須持節注想方深更賜環從此相思隔烟水夢魂飛不到螺山有三首此第二也楊萬里知常州滿除廣東提舉尤延之家居作此詩送之首篇有云歸裝見説渾無物添得新詩數百篇即荊溪集也

呂頤浩丞相退老堂諸公作詩次韻張全真參政詩云東郊

卜築傍溪流藹藹香中繫小舟脫去簪紳歸畝畆悟來漁釣勝公侯青雲舊好何妨厚白雪新詩為寵留又指湘潭問行路一堂風月阻同遊○次韻李泰叔詩云東郊半隱遶群峯門外淪淪一水通再歲依棲欣有幸十年遭際嘆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畆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取中原恢復後麒麟圖畫首膚公○次韻寮叔厚詩云心存魏闕豈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藏此日燕休難報國平生艱阻憶垂堂枕戈每歎身先老覽鏡常嗟觀不揚每羨蘧廬聊偃息會須恢復返吾鄉此次韻詩堂揚二字俱和倒末句又見得宰相用心

陸放翁致仕述懷二詩其一彈冠紹興末解組慶元中略領危途過邯鄲幻境空閑傳相牛法醉喚鬭雞翁衝雨歸來晚山花滿笠紅其二章布還初服蓬蒿臥故廬所慙猶欠食更恨未巢居叱叱驅黃犢行行跨白驢交親各強健不必問何如

白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久困仕宦方知此詩之妙樂天真樂天者哉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故靈徹荅帛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

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寂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宋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青湖雜記

唐九老圖白樂天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久之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晚年放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結九老會胡杲年八十九吉旼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七序曰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首以記之樂天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

莫嗟樂停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壯飲到三盃氣且麁我鬼狂歌教拚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後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高者也亦來斯會樂天贈之詩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胡杲詩云閑居同會此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洒斟拚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氳瀘真詩云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九老翁但願綠醅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同

睢陽五老杜衍字世昌慶曆中大拜時稱清白宰相封祁國公至和中退居睢陽與馮平王煥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桂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錢明逸為序云蹈榮名而保終吉却貴勢而蹤遐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杜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坐寒君也睢陽為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馮和云醉游春圃煙霞暖吟聽秋潭水石寒畢詩云篇章捧和慙風雅眷待優隆荷歲寒朱貫詩云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紱尚盤桓云云歐陽永叔借觀五老圖次韻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

倒冠白髮晏氏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賓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倡和新篇何惜盡傳看

文潞公耆英會詩云九老唐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肴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集誇修禊洛社英游貴序賓自愧空疏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洛社耆英會文彥博潞公元豐九年留守東都年七十七時富弼韓公年七十九致仕在里第二公弼亮三朝為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不疑王拱辰張昌言司馬光張壽十三人為耆英會於韓公

之第買酒相樂圖于妙覺僧舍洛陽多名園古刹水竹林泉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諸公皆有詩溫公詩曰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度公此與知非淺藜藿難作主人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御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終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富公八十詩云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大尹吾舊相淵懷輕富貴云云趙丙詩云新齊鼎茗燕英髦主禮筵分丁庶僚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門並列瞻台曜[illegible]酒時行禍十約束頒庸

夫寂無狀也将顔面赴嘉招劉几詩有云偶以耆年陪盛宴喜将白髪照青春年七十五嵗行已詩云自愧㒒儸非遠器誰知齒髪亦遐年詩多不録〇文公又與程珦司馬且席汝言作同甲會

司馬温公名光字君實招諸公于南園為真率會作詩曰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〻稀莫厭㗖盃不虚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来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嵗王安之七十七嵗楚正叔七十四嵗王不疑七十三嵗叔達七十嵗光六十五嵗合五百一十五嵗温公再用前韻成詩云七人五百有餘嵗同

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鷄非我事紵衣絲髪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来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蒲頭花真率會約曰一序齒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菓實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羮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注可否於字下不别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日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四月日押

陸放翁八十三吟詩曰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早春自愛安閑忘寂寞天将强健報清貧枯桐已爨寧求識敝帚當捐却自珍夢寐家風君勿笑他年猶得作㳅神又戲遣老懷詩云平生碌〻本無奇况是年垂九十時阿囝畧如郎罷意稚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强名馬階下埋盆便作池一笑不妨閑過日嗟衰憂死却成癡

生日呉叔經代人上黄坍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也其詞曰天邊将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嵗人識者謂若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方見得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壽致語初用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佶歷萬世以無弊因以云好然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又如天子萬年如南山之壽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人誕

辰極意歡娱其詩詞多用律呂體状其月實莢形容其日然實莢若在月半前則日長一莢乃是增數為美若在月半後則日凋一莢乃是減數實為語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又要脱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日生辰有人作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嵗共團圓又如一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猶與松椿松老大無不空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泪沒徒雲泥祝君頑作天上月嵗〻年〻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鍾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悦　螢雪叢話

欒城公悟恍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詞祝公生日言及濟川公以非其志也乃和其詞云七十餘年真一夢朝来壽斝

兒孫奉憂患已空腹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
章供壯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
間天上隨他送　來誠遺言
元豐初宦者王紳効王建宮詞百首進之頗有意思其太皇
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賞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
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太后宮名也又太后
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綵仗幸琳宮宮府
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闇地貌真容　温公
詩話
程滄洲壽後溪劉侍郎詩云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
物通內閣圖書真學士西園几杖老仙翁木公金母人間

現桂子桐孫壽籍同遥想綵衣圍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
怡軒壽母詩云又見梅梢碧玉枝弟兄相聚著萊衣西方佛
慶明朝誕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孃開九衮兩房孫子
戲重闈年年得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壽詞樂府辛稼軒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廣濟倉賑濟除直
秘閣沁園春云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
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
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
欣欣換奎閣新褒詔語温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劒
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
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賑濟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見兩眉陰德更
長夢玉皇金闕姓名仙籍舊歲炊烟渾欲斷被公扶起千
人活筭曾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溪左右山南北花遠近
雲朝夕看風流杖屨蒼髯如戟種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
滿維摩室勸人間更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
子一周餘半紀諳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
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臨烏巾野
服不減貂蟬貴門外烟波風浪惡我已收心無累弟勸兄
酬兒歌女舞樂得醺醺醉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感皇恩云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

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耐雲寒霜冷看君雙鬓底青青好
樓雪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
丹仙草更有一百歲仍難老
又感皇恩壽婿母七十云七十古來稀未為稀有須是榮華
更長久滿床袍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遥
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
為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詞壽洪内翰七十云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
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
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
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

地行仙

鵲橋仙慶人八十云朱顔常酒方瞳點漆閑傍松間荷杖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々額上

品令慶族姑八十來索俳語云更休説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椿龜鶴只消得把筆輕々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孝祥帥潭日壽黄倅母淑人木蘭花詞云慈闈生日見謊今年々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鷓鴣天二闋云九十五家兩壽星今夫人寨首夫人百年轉

眼新閒袞十月循環小有春生日到轉精神目光如鏡步如雲年々長侍華堂宴子々孫々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緹屏晃耀新亭國繡斧斕斑老樸庵傾玉斝擘黄柑兩孫垂綬碧於藍便當刋頌崆峒嶺留與千年作美談

又慶母夫人同前調云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綉撫如烟還逢令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千斟壽斝列長筵子孫何以詠高年各裒千首西湖什一度生朝獻一篇

樸庵知平江日壽母感皇恩云兎得箇州兒稍供綵戲多謝天公為挑倆一輪明月臨作清癯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酔我有禄書呈母年萬計八十三那裏鬍便和兒筭恰一

百四十地這九千餘歲長隨侍

劉隨如壽趙路分八十感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誰不喜況是精神可人意大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芙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箇新詞管教美願同彭祖尚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那裏鬍 此詞用那裏鬍三字盡本康伯可之詞

王介甫壽曾魯公詩云翊戴三朝晃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萬里船老景已攜周呂尚慶門方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為公壽願賦長鯨吸百川

予觀方萬里選詩有云如生日詩多諛詞不如人意故皆畧之予近觀元人壽詩却多佳者今録數首于后以備采覽

云趙孟頫壽平章李韓公詩云端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衢手自扶八表同風開壽域五雲異彩映含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文屬大儒為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壽王趙公八十詩云儒仙弭節下蓬瀛燕處超然鶴骨清周室龍韜師尚父漢庭鳩杖賜桓榮中州大國封全趙東閣賢良位列卿白髮同僚欣盛事年々來此慶長生

傅若金壽王左丞詩云南極諸星映赤霄東風二月消青條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墀午散朝但使經綸齊稷契不勞服食慕松喬日長自度昇平曲閑聽雲間合九韶○楊載詩饒國公詩云可樂無如父母全既賢既貴又長年

金壺賜出青雲上玉佩朝辭白日邊莽木論春猶五百蟠
桃稱壽必三千〇以閒黄綺歸來後長向山中作隱仙〇
王仕熙壽劉邢公詩云詔下金銮第一聽春風湛露燕趙
庭嘉辰又綫蒼龍角仙侶同驂白鶴翎衛武高年猶入相
常賢老日只傳經崆峒別有長生訣杖几凝香酒半醒
張翥壽𧻓齋傅左丞詩云六朝名德仰巍巍未許家園久
息機霖雨帝方思汝作袞衣人更望公歸南山一柱擂中
土左轄三星近太微欲向賓筵頌眉壽寸心遥與白雲飛
〇許漢壽承旨張𧻓齋詩云鍾王書法得精微每日霜毫
不厭揮相業曲江金鑑録幽懷西寨緑簑衣蟠桃開日三
千歳古栢參天四十圍應與赤松相伴約他年名遂早知
幾此詩用張氏故事又是一體金鑑録張九齡事緑簑衣
張志和事

菊坡叢話卷之十二

菊坡叢話卷之十三

釋梵類

方虚谷曰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釋氏之熾於中國久矣
士大夫靡然從之適其居友其徒或樂其說且深好之而
研其所謂學此一流也詩家者流又能精述其趣味之奥
使人玩之而不能釋亦豈可謂無補於身心者哉予今取
其所選律詩并其論說以備僧釋之吟料云

王勃遊梵宇三覺寺詩云杏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
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遥忻陪妙躅
延賞滌煩襟方云四十字無一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
哉裴儉以器識一語少王楊盧駱彼專以富貴骨相取人
而文之以器識之說吾未見裴之合於四子也賓王檄武
氏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氣蓋萬古雖敗死何傷
或謂亡命為僧亦未必然此詩前六句叙景後二句以情
致繳之

駱賓王靈隱寺詩云鷲嶺鬱岧嶤龍宫隱寂寥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
引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
囂會入天台裏看予渡石橋方云唐史言宋之問詩比於
沈庾精密又加靡麗爲律体之相也或謂此詩之問首吟
二句禪榻老僧還續數聯實駱賓王逃難削髮在寺爲之
予著名僧詩話已詳其說兩存之可也 石林詩話亦載

其專其詳

姚合寄無可上人詩云十二門中寺詩僧寺獨幽多年松色
別後夜磬聲秋見世慮皆盡來生事更脩終須執瓶鉢相
逐入牛頭方云見世慮皆盡固人之所難來生事更脩此
理恐不然也此詩却自可觀牛頭寺名
周賀入靜隱寺途中詩云乱雲迷遠寺入路認青松鳥道緣
巢影僧鞋印雪蹤草烟連野燒溪霧隔霜鐘更遇樵人問
猶言過數峯賀與賈島本皆僧也故僧寺詩多著題鳥道
之行不曰緣樹影而曰緣巢影所以為佳五六微冗尾句
則又妙矣他如送禪僧云坐禪幽店暝補衲夜燈微又如
夏高移坐次齋身疾色濃請次樹生枝皆是僧家滋味俗

人所難道者故書之
僧廣宣為幸天長寺應制詩云天界宜春賞禪門不掩閑扃
遊双闕外僧引百花間車馬喧長路烟雲淨遠山觀空復
觀俗皇鑑此中閑唐中貴人多引僧為內供奉寫字吟詩
俾之應制憲宗特居紅樓院韓昌黎集有廣宣上人頻見
訪詩豈惡其數耶〇韓文公詩云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
風雨即塵埃久為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
年何所得吟詩竟日不能廻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
有幾堆方云老杜詩無人敢議牙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
蜓欸欸飛程夫子以為不然自齊梁陳隋以來惠於風花
雪月草木禽魚組織繪畫無一句淡雅至唐猶未盡正而

晚唐詩料於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無一篇不犯昌黎
大手筆也此詩枯槁平淡不用事不狀景不泥物是可以
非詩昔之乎此體惟后山有之趙昌父有之學者不可不
知也
王荊公留榮上人詩云道人傳業自天台千里翛然赴感來
梵行沙毗為外護法筵靈曜得重開巳能為我還神足便
可隨方長聖胎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斸莓苔〇毗
沙門天王那吒太子護法神也靈曜寺梁武所建〇佛足
去地四指金光明經有神足語〇長養聖胎智封禪師及
馬祖並有此語〇慧約婁法師也〇此詩工密巳甚
饒德操撫州士人能詩嘗客從曾布議不合去而落髮法名

如壁道號倚松老人江西詩派有名呂居仁詩云向來相
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巳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
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牕三
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呂居仁寄詩云故人瓶錫各西東
吾道從來異北空病去漸於文字懶南來猶覺戒時公江
田夜雨千岩黑霜著高林萬樹紅政好還家君未肯莫教
慚愧北窓風居仁和此凡六首酒如震澤三江綠詩似芙
蕖五月紅雙髮共期他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銀盃久持
浮大白桃花且著舒小紅皆脫洒圓活
李泌字長源唐肅宗名至賜金紫拜司馬賊平隱衡山給三
品祿賜隱士服後居洛與僧圓澤交嘗約遊青城峨眉山

泌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強之中路見一婦人汲水澤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為之子所以不欲舟行今無可逃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為約後十二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為信是夕澤卒李三日往其家問之果得兒相見一笑後十年赴杭月下泊舟岸下聞葛洪川畔有人乘牛扣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須是性長存泌曰澤公健否澤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見又作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徧却廻烟棹上瞿塘大曆九年也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與沙門論道因曰投老欲依僧有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若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目

宋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傳其一曰惠崇有詩曰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月在海門西其佳句皆類此有進士許洞者善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於是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之曰張康渾裹亂許洞鬧裝妻是也　六一詩話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甓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朝命按罷之自是人不敢言遵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薑尾銀鉤擅精密鈇訛橫道已足哀況復繼栽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子瞻初名頎字頡之黃魯直極重之改字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曰正月大雪十日不已既晴見日里人賀曰黃綿襖子出矣

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君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

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弱亦不曾思量至此

歐陽景好交沙門有僧金蚕者來求作書與王峯長老干其舉保歐乃作一絶句封與之云金蚕求與王峯書金玉相承價倍殊到底不關藤蔓事胡芦自去纏胡芦　夷堅志

王建貽小尼師詩云新剃青頭髮生來未掃眉身輕禮拜穩心慢記經遲喚起猶侵曉催齋已過時春晴階下立私地弄花枝方萬里云轉悔已近人家好兒女何為落髮於尼寺也

唐以前寺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

動衆頭巾適有部使者過其寺見其題而憫之邀至境庵療治其後部使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唐詩僧為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亦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録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為傑出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皆拾掇模倣士大夫之所殘棄自作一種體格世俗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與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石林詩話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圖心法所至翛

然工詩王荊公居鍾山愛其往来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為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價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不得與林和靖名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謔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每山行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為浮屠但貧無錢置祠部爾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踰明寂無音耗公問之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債矣公為之大笑黄魯直嘗作二詩贈澹其一云

客夢起超然去髮脫塵冠平明視青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荊公事也　石林詩話

杜荀鶴有贈僧一詩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灯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蒙齋蔡正孫云動靜勞佚係乎人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而神疲僧俗之相去不遠也此詩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誦之可謂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緇流之不能自覺耳　詩林

東坡善以文章為戲嘗遊西湖善妓者琴操一日謂之曰我作長老爾來叅禪琴問曰何謂湖中景坡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謂人中景坡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又問何謂景中人坡曰隨他楊

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遂落髮為尼　玉臺新話

歌妓為尼後又還俗吳融作詩曰柳眉梅月倩粧新笑脫袈沙得舊身三峽却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空門付與悠〻夢寶帳迎迴暗〻春寄語江南除老客一生長短託清塵此詩三四止是體貼五六方有形容盡其味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之詣一僧寺僧不識之人言其名亦不省故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同上

晁大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事戒家人勿請謁其

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搓風凝然若木偶甞有
詩曰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
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同上

沙門惠崇能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之句其尤自負
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譏其犯古作詩嘲之
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
古人詩句犯師兄又進士潘閬戲謂崇師曰爾當有獄事
吾昨夜夢爾拜我爾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耳
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詰沙門島耶其
敏捷若此　春明退朝録

陸象山論太極之說不明朱文公曰其見延平因論象山之

學子靜說話當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
那不說破處他所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
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要如此　言行録

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云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
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
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雜言說悟悅心自足詩眼云子
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
漸知之余甞問人云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君愛
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
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
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一詩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

前其首四句盡謂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
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又遠過竹徑通幽處禪
房花木深之語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余家舊有大松
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
能傳造化之妙至末句則又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
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
者也　詩林

孟浩然宿業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詩云夕陽度西嶺群
壑忽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栖
初定之子期不來携琴候蘿徑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云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郡始見香爐峯但詳

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如此詩亦可以為高遠者也后山詩
話云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
料耳

孟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
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
忽到龐公栖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胡
苕溪云浩然此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
一聯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白樂天書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峯雲起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鍾清下界聞逕隈君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東坡
云予年十二時先君自虔州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
樂天親書詩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
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坡嘗有詩云香山居士留遺
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已已飛鳥失驚蛇
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
涯流落淚橫斜蓋爲是也詩注云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
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宣宗弔樂天
詩云綴玉連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與懷素草書如
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故坡有連珠驚蛇之句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住鄧州香嚴寺

有一僕曰磬峯亦撫人警舞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
道作頌云木魚元來無肚腸聲聲喚我出鑊湯佛法元來
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遂亦祝髮名如珪云璧反於其
僕勉有省
曾紆齋云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甚爲丞相内相兄弟所
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年
住香嚴丞相之壻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
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看使節令人
淚濕漢江雲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
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懶眼看餘子化王公其耆負亦不
淺矣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
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
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
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
同如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
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
百年地僻柴門逈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
解此當與渠同參　石林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詞所謂日下荀
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如四海習鑿齒彌天
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

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慧皎高僧傳載鑿齒
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
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
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也道
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制則釋道者
亦其姓也　石林詩話
饒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作詩有句法若學副其才情不愧
前輩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
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辭乃曰時平主聖萬國自
靖不殺而威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
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咄嗚叱咜化爲佛聲三令五

中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
之無窮太倉不足觀此雖梆子學之曲折不過是矣　許
彥周詩話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
蓋公之所寶者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曰已規圓而漆
之矣公嗟惋弥日張表臣云予因在泌江攝帥幕暇日與
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
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
元宵尋稱眼頁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
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鬼
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瞶愀然謂同官曰

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
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
間之題謾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珊瑚
鈎詩話

王半山和平甫招光法師詩云鍊師投老演真乘像却空王
爪與肱於總持門通一路以光明藏續千燈從容發口酬
摩詰邂逅持心契慧能新句得公還有賴古人詩字恥無
僧方萬里云鄭谷詩四十餘首有僧字故晚唐人有詩云
詩裏無僧字不清又有曰鄭谷詩壇爰惹僧荆公之恥無
僧本此

僧替寧居天柱山詩云四野豁家庭柴門夜不扃水邊成半
偈月下了殘經雖逐諸塵歸終歸一念醒未知斯旨若萬
假盡勞形方云僧家一偈四句謂之伽陀長篇六句而上
謂之祇夜此云半偈乃是吟成一聯詩也工而妙

白樂天讀禪經詩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
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
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方云此
游戲三昧不可以詩律拘佛說陽焰者謂遠地日光如見
水然以對空花與夢幻泡影譬喻一同

楊元素送淳用長老歸邛州詩云曾叩禪扉去扣階師將境
物論輪迴燈籠不滅心中火香印空殘死後灰綿邑難留
真錫旌臨邛還夢法堂開臨邛綿邑何分別無去無來云

去來方云楊繪元素綿州人號無為子楊傑字次公無為
人亦號無為子二公皆好佛學此詩三四本乎正五六且
說蹤跡末為奇被末後一句喚醒一篇精神妙不可言蓋
膝之說若異於吾儒然其實有此理也

菊坡叢話卷之十二

菊坡叢話卷之十四

僊逸類

方萬里曰神仙之說始於燕齊恠誕而極於秦皇漢武方士不經甚矣其徒又自附於老子之書上推至於黃帝而曰黃老清淨是以無為而治世之好奇者恍之而詩人尤善談焉

劉長卿尋洪尊師不遇詩云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山中不相見何處覓丹砂史稱劉長卿自號五言長城秦系以偏師攻之似以系為高者今錄秦系題女道士居一詩云不飼住雲溪休丹罷藥畦杏花虛結子石髓任成泥掃地青牛卧栽松白鶴栖共知仙女麗莫是阮郎妻方云尾句有說話在

韓文公與賓客常執中尋劉師不遇以同尋師三字分韻賞得同字詩云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且吟風藥畹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韓得尋字詩云秦客何年至仙源此地深還隨蹑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遠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韋得師字詩云早向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柯爛者何處看棋局昌黎集中無此惟賈氏聯珠集有之

白樂天詠玉真觀小女冠阿容詩云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年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迴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方云昌黎白咽紅頰長眉青一詩已盡女冠奇衰之態適人者理之常也出家者俗之衰也召文人才士之侮何為乎

張司業題辟穀者詩云學得餐霞法逢人與小還身輕曾試鶴力弱未離山無食犬猶在不耕牛自閑朝朝空漱水叩齒草堂間方云予未聞辟穀而仙去者衰世邪人以此惑衆賈徼利之徒耳又贈隱者詩云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長不定傳法又非真常見隣家說時聞使鬼神世豈無有道之士而異人之所為或不皆真其人或舉動詭怪此詩句句有所諷通都大邑特見此曹也

秦系題茅山李尊師山居詩云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特上最高峯簷間五月留殘雪座右千年蔭老松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張司業亦有云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時上最高樓與此暗合第五句六句亦稱之

蘇東坡云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予言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作詩云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謾蒸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

家瓶雀事出楞嚴經大智度論四條蚍事嘗頭盧尊者語
一宿覺永嘉人有證道歌傳于世○東坡又有贈張先生
詩云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全天肯來傳舍人皆
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粟不妨眠糞壑流澌爭看浴冰川
士庶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亦是怪異人也
賈浪仙元日女道士受籙詩云元日天新夜齋身稱淨衣數
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
語了右肘繫符歸方云世間愚人而失身者莫若尼姑女
冠立聽師語右肘繫符果何所得乎昌黎獨不信如謝自
然詩及兩術講經詩必闢之
劉禹錫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詩云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

之時無事身古老相傳見來久歲年雖變貌長新飛章上
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
市朝人劉公詩才讀即高似他人渾若天成
王介甫登三茅山和平甫作也大茅山詩云一峯高出衆山
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雲烟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
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勾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
紛流俗尚師仙○建康句容縣茅山初名勾曲山像形也
漢時三茅君曰茅盈茅固茅衷俱得道居此秦始皇三十
一年更臘嘉平蓋自會稽登此山史註引太原真人茅盈
曾祖父濛於華山乘雲駕鶴白日昇天謡曰神仙得者茅
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故始皇改是名

介甫此詩不信神仙之說○登中茅山詩云脩然杖屨出
塵寰鷄犬無聲到穴寰欲見五芝並葉老尚攀三鶴羽翰
逆容溪路轉迷橫約仙几風來得墮稀興罷日斜歸亦懶
更磨蒼蘚認前朝五芝見茅君傳食四節隱芝者為真卿
金闕帝君謂茅君盡食之矣三君各乘白鶴據一山頭也
容溪溪名仙几山名此詩律精語妙○登小茅山詩云捫
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洲杳靄中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
榮願付苓通白雲生處龍池杳明月歸時鶴馭空回首三
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註云馬矢為通猪矢為苓山
以高而群仙易於接近故云物外真游來几席身登絕境
視世之榮利如糞土故云人間榮願付苓通此一願自公

作古前此未有人用三詩皆絕妙
蘇東坡好道嘗有僧欲授以燒金之術而固辭後章聖皇帝
東封有賀元者得道不死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
元再拜徑去坡因喬仝寄以詩云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
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至此又
有真好之意
蘇舜欽字子美長於歌詩與梅聖俞齊名號滄浪翁卒後
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士仙矣舜欽曰瀛州召我
因詠詩曰崑崙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
五雲車跨著清風下蓬島語罷遂飛去 世說
廬山道士林完醉飲酒炙肉在九天使者廟一日忽有鶴因

風飄出嶺庭林乃驚起自謂當赴天召令山童扶而乘之
羽儀輕弱不勝其載手傷背折而斃勇士陳沆作詩嘲之
曰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

陝楠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脩養之方且
自以為得道嘗題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
一格乃彼輕薄善謔之人續其後云行滿三千我四千功
成八百我九百可發一笑也　唐溪詩話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曰上界有
真人當降汝家其家素貧後臨淄貴顯其季弟頴自幼警
悟章聖皇后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

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頴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
家人呼之不應乃破壁而出則已蛻去案上有紙書二小
詩其一云兄也錯到底休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
歸來其二曰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
上遼天其年十八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張天覺晚年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
從之陳忠肅公瓘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
是代書簡之曰碎穀非其道談空去自然何如勳業地無
媿是神仙　言行錄

程紫霄有道之士也有一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程同守
庚申程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只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雜記

常蘇州有送宮人入道詩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
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
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多相妬聞向瑤臺捴淚垂

項斯亦有詩云願從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
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
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劉後村云
項斯家有此詩常蘇州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與斯豈竟
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常公戲效時人體爾　詩林

馬自然有異行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草木採與之
食無不瘥者自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經時醉卧紫金床

東君道我多情懶罰向人間作酒狂又詩云何用燒丹學
駐顏鬧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
還丹廣明中於梓州上昇

蘇東坡云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因作詩記之云但向起
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
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朱文公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云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
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
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以為說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
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
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

感前事戲題絶句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
金丹歲晚無消息重嘆賓嘗壁上詩 文集
朱文公又有和劉秀野導引詩云聞說牛刀久不更閒中㬥
按羨門生向來已悟蔵千界今日何勞倒五行披搭有時
聊戲劇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早
晚成按吕公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又道書云五行顛倒
術龍從火裏出引用出此 文集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争立
看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
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暗雪蒲長郊白草
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

陶鎔蒼生固不遷梅邪自脩飭容狀偉如大喜之黃覺仕
不遂志因出郊會一道士取酒炙飲之道士以酒水寫吕
字知其為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出懷中大錢七其次
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數寸令以酒磨服之
可保一年無疾覺如其言後藥盡作詩曰來頭曆日無多
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 貢父詩話
宰梅山冬夜不寐詩云宵柝迢迢驚睡魔靜思甘分老林坡
忍飢只有嵇康懶扣角曾無甯戚歌不起妄心思世事只
將閑意養天和時人休說長生術學着長生事轉多此詩
曠達有味
舒職方學士居靈仙觀同朝諸公各寄以詩楊文公詩云綠

髮郎潜不記年却尋丹竈味靈編華陰學霧還成市彭澤
横琴豈要絃曉案祇因飡沆瀣夜灘誰見弄潺湲須知吏
隱金門客待乞刀圭作地仙錢思公詩云方瞳玄髮粉為
郎絳闕齋心奉紫皇徵士高懷雲在嶺騷人秋思水周堂
閒園露草開三徑靈宇華燈燭九光知有羡田堪種玉幾
時春渚逐歸艎劉子儀詩云名渠仙署久蹤苹抗迹丹臺
世絶倫揚子不甘嘲尚白漆園終許自全眞紫烟深處鳶
雙舞朱髓成來鳥共伸若向雲中見雞犬可能渾忘姓劉
人舒雅遂答詩云清貴無過近侍臣多情猶憶舊交親金
蓮燭下裁詩句麟角峯前寄隱淪和氣忽飄燕谷暖好風
隨起謝庭春織蔵便是山家寶留與兒孫世不貧

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
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遥持一杯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
空山何處尋行迹許彥國詩話云韋蘇州此詩東坡用其
韻曰寄語庵中人空飛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絶唱不當
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
人再道否東坡和韋詩云一盃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遥知
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迹坡自云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隷
也鄧道士守安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以酒一壺
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劉禹錫玄都觀賭看花諸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来無人

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再遊
玄都觀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
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唐書本傳云禹錫坐王叔文
黨貶司馬既貶還朝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看花諸君
子詩語涉譏忿當路不喜乃出為播州刺史後徙入為主
客郎中役作再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見兔葵燕麥
動搖春風耳以詆當時權近乃益薄其行焉
韓文公示姪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為聖明除弊事豈於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藝苑

雌黃云退之此詩余按酉陽雜俎云韓愈侍郎有疎從子
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再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
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赤紫惟命也愈大
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賞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
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每朵有詩一聯云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字色分明愈大驚異後
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紀
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
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以開花乎
湘遂聚土覆盆良久舉盆乃碧花二朵花間有金字乃詩
一聯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事貶潮

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
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
二說不同後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
須倩韓郎為染根正用酉陽故事也　詩林
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
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
壽斯民　東萊詩話
元祐間脩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記敘事
得體且取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元符間
黨禁興遂毀其碑命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
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

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
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斷文昌余於儲祥宮亦云後見
韓無咎云是江子我詩　庚溪詩話
不食姑張司業詩云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護氣常希語
存思自見神養龜同不食留藥任生塵要問西王母仙中
第幾人方萬里云世衰道微異端作邪說肆婦人不食果
何為乎殆姦人也
一真姑趙師秀詩云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年此事知難偽
令人信有仙形容無血色衣服有香烟聽說瑤池路猶如
在目前方云四靈學晚唐詩故題目亦傚之四人之中樂
天最熟而有餘味云

陳述古因壽詩同年兄再以耙胥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謔詩云埸至十年長鈴齋一笑歡微言師水雍交分託金蘭腹飽仙人杖心存姹女丹他時玉京路同綴侍宸官方萬里云仙官有侍帝宸如世之侍中謂之侍宸官徐庶殷浩王嘉何晏等皆為之見真誥用雍本水盂以對金蘭誠佳而巧仙人杖姹女丹亦工侍宸之說博洽者乃通曉

菊坡叢話卷之十五

哀誄類

張子厚横渠先生卒門人欲諡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温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程明道以詩哭之曰歎惜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里聲名瞻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痛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言行錄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捧持有祭文一封及揚大年開讀乃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翰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又如洪忠宣公自猶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蓋眾涼羨其情哀傷乃過於詞二者事情相類要之

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尤詹李之所難也　螢雪叢説

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棱將曾陳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箋落夜雨溪堂宴豆疏前輩詩不獨語句精練且是着題　許彥周詩話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無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玆可悲耶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梨園舊人不覺淚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青者投器于地西向痛哭被支解

于庭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他日緣此詩不死然愧於雷海青多矣　珊瑚鉤詩話

賈浪仙哭柏嵒和尚詩云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自嫌双淚下不是解空人六一居士詩話云此詩焚却坐禪身時人謂之燒殺活和尚真可笑也

范文正公領越有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云十口相攜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

陳后山作曾南豐先生挽詞二首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遊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言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陳仇昔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按程元仇璋皆文中子高弟后山自謂其才本不及程仇不待議禮樂而判優劣也又詩云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編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楊雄傳鉅鹿侯芭嘗從雄受太玄法言此二詩后山感南豐之薦引未遂而遽亡故其詞深切

后山又丞相溫公挽詞三首其一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遠謝傳天遽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

天下議美惡併成空其二云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俗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雖來晚明堂訖後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山谷見此詩嘆曰陳三真不可及蓋天不慭遺之悲盡於此矣世説載庾道季曰廉頗藺相如雖千載凜凜尚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其三云少學真成已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溫公平日之學以誠為本誠者所以成已而成物也又著通鑑一書后山述其實事作挽詩要如此方是

至元丁丑以來十數年間吾家零落殆盡祖墳蕪穢吊祭不至自不忍言誰謂其禍又有出於思亭記之外者近有一

士人見一名家出宦但墳不勝其憤夜題詩於墻壁次日觀者如堵賣者買者皆有愧色議中寢吾讀其詩語直而切以其有益於風教故錄于此庶可為世俗之戒也詩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夤夜搦醉後樂書契賣者固非人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至此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效此例借曰異姓強造物豈私意棺存且暴露無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下人嚙究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夷堅續志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四首其最盛傳者云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竟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東萊詩話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然不假人力溫庭筠詩又云風捲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但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亦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才亦或預為儲蓄然非所當用不可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蓋子瞻所閱右時有改定之字末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為用也後子瞻詩不見此語固無意必用矣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然魏公之薨是歲適兩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石林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以公詩敘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以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京師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 六一詩話

孟昭圖唐末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坐貶田令孜遣人投之蟇頤津後人祠之張微吊以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烟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曾子開上王荊公墓詩曰天上龍胡斷人間鵬鳥來未湛水竭所借泰山頹今非昔住城閑不開白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乃萬里云諸曾皆出王半山門下此言亦恐太過元祐時王氏在金陵寂寞張芸叟名舜民詩亦譏之紹聖而後紹述禍作乃漸張大以至南渡乃少損耳 [illegible]

挽詩今作者極多求如古作者無幾設錄數首杜子美哭長
孫侍御詩云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
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九原
中○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湜詩云志業過玄晏詞章似
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是人間壽還留身後名
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元注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
尤出幾
賈島哭孟郊詩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
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下
寒天方云凡哭交詩當極其哀彼生而榮者雖哀不宜過
也如孟郊之死此詩三四所道人忍聞乎併尾句味之至

矣郊無子而唐史謂鄭餘慶賙其妻子豈後亦立鄭郊之
子為子耶
姚合哭賈島詩云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世無
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階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覓寫
應爭此詩言島無子而曹松吊賈島詩云先生不折桂謫
去抱何冤已葬離燕骨難招入蜀魂旅墳低卻草稚子哭
勝猿寘溟如搜句宜邀賀監論此詩又云稚子哭勝猿是
悼賈島有子勝孟郊也
劉後村挽陳師復寺丞詩云已奏褒封壟尚新又携袖疏闕
前陳小臣憂國言無隱先帝如天笑不嗔闕下舉播空太
息路傍卧轍幾遺民愚儒未辦天公意偏壽他人夭此人

此詩平穩意巧
邑石湖營壽藏之地作詩云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鍤携壺似
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
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
及得壽藏於先隴之旁又作詩云窑邇松楸地一隅會心
何必問青烏亢宗雖媿鎮公子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
阡賢闈望邢山鄭家儉規模家庭遺訓君尚在不學郊鄉
畫古圖自古皆有死此二詩可謂達矣
陶淵明擬挽歌辭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
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
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

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胡苕溪云淵明作擬挽歌辭
凡三章今錄其一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
虛之辭哀怨有不同耳
秦少游自作挽詞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
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
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
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
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
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
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
挽歌辭胡苕溪云東坡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與秦少

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無少異而少游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坡謂其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少游者情鍾世味意恋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快怨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漁隱叢話

宋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輦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為侍郎進挽詩有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出石休詩話

僧惟鳳吊長禪師詩云霜鍾侵漏急相吊曉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方云此詩中四句皆工一字不苟金銀秤上分定盤星也○賈島哭宗密禪師詩云鳥道雪岑巔師亡誰去禪几塵增減後樹色改生前層塔當松吹殘蹤傍野泉唯嗟聽經虎時到塔邊又周賀哭閒宵上人詩云林逕西風急松枝講鈔餘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着影初吊來頻落淚曾憶到吾廬方云哭僧詩賈島於柏岩宗密二人至矣此詩三四亦可佳第五句頗險夫然後知詩之難也

劉夢得哭韓将軍詩云将軍不復見儀刑笑語隨風入杳冥戰馬舊騎嘶引櫟歌姬新嫁哭辭靈功勳客問求為誌服玩僧收為轉經寂寞一家春色暮月花閑落滿山庭方云此詩工甚劉後村學唐詩最為此等聲調而不能至也

菊坡叢話卷之十五

菊坡叢話卷之十六

科擧類

薛能省試之夜賦詩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萬難成 復齋謾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光與擧進士旣試脂炬三條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爾故廣記云唐制擧人試院日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遂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他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又甞說擧場日晩試官推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擧子之心而擧子還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擧子見燭三條也 詩林

王荊公有詳定試卷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又云文章直欲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首顧張羅言科擧不足以得士也然皆不可

王嗣宗宋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上命二人手搏嗣宗勝之故仲放曰卿以手搏得狀元嗣宗嘗爲泰山司理作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得黃牛敎子孫 雜記

唐懿宗朝咸通中以擧子修異衣服下令不許騎馬場中不下千人街市皆跨長耳驢或以詩嘲之云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淸瘦兒郞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以鄭身體肥大之甚故特譏之 金璧故事

章碣賦東都望幸詩云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謝疊山云此詩乃省闈擧子聞知貢擧以私意取其門客故以此諷之也

蘇東坡與潘三失解後飮酒詩云千金敝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姸顧我自爲都眊矂憐君欲鬪小嬋娟靑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趙彦材云摭言載唐進士失解醉飽者謂之眊矂今句云顧我自爲都眊矂則以不獨潘三失解爲有眊矂之愁而我所爲失意無一不是眊矂矣

陳無己送兄子孝忠落解南歸詩云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姸短髮我今能種々曉粧他日看娟々千金市帚能論價萬户封侯信有年淸白傳家有如此歸塗囊盡不留錢○唐人赴省以詩文獻與貢擧者有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耳畔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后山曉粧他日看娟々意本此蔡蒙齋云此詩乃用東坡與潘三失解後飮酒詩韻

孟東野有下第詩曰弃置復弃置情如刀劒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有詩云昔日齷齪

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高蟾下第獻高侍郎一絕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態勿軒云可謂知時守分無所怨慕斯可貴也　詩林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刻苦作詩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為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院繳景脩所送詩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

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比景脩官滿神宗已升遐矣詩數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脩寄詩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劳有神仙處閒方得用老成詩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仙想見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鬢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石林詩話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宗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選相見親洽曾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過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来座主門生之禮猶厚今丞相王將明霍侍郎端友俦南省奏名時知貢舉四人安樞密安厚劉尚書彥脩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與點檢試卷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詩話

呂文穆公未第時嘗遊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此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其一詩卒篇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云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

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六一詩話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詩話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劳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絕句云年去年來〻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西清詩話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之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元豐

閻王荆公盎工於此王直方謂自荆公始非也
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擊邏舍望曼卿號呼
請救因駐馬名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二子
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刀為揮觧卒長勉從之二子叩
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絶句以調之曰司空憐汝〻
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便
宜 西清詩話
徐遹暮年宋初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
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
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

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
為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
之喪再逾歲矣覧之流涕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
風流誤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
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
東坡眼力長唐荆州每觧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
蛻舍人以荆州觧及第曰破天荒 詩林
魏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中進士第三人謝恩詩云聖皇學問
富春秋當宁宵衣渴壯猷鶴立銀袍天北闕龍飛金榜殿
西頭彤墀謬對三千字黄榜俄輸一二籌初學粗知存大
體紛更要説洛陽蓋後知紹興府端平中除樞相號鶴山

在靖州創鶴山書院聚友講書
場屋舉子至和嘉祐間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陽公力
欲華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
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聖俞為叅詳官未引試唱和
詩極多歐公詩云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無
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
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識精聖俞亦
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之句亦為諸公所
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〻未
幾閧然以為主司惟唱酬不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
待我輩為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然是榜

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
不得人矣 石林詩話
王禹玉禮部倡和呈永叔書事詩云詔書初捧下西廂重棘
連催暮鑰忙緑綳珥貂留帝詔紫衣鋪案拜宸香巻如驟
雨收聲急筆似飛泉落勢長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
預東堂方云禹玉弱冠中甲科出歐公門至是十五年亦
可謂榮速矣許光疑撰其集序謂不出都城致位宰相予
謂岐公詩多富貴語惟如此富貴人能為之
梅聖俞較藝和王禹玉内翰詩云分庭答拜士傾心却下朱
簾絶語音萬蟻戰酣春日永五星明聚夜堂深力搥頑石
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淡墨榜名何日出金明池苑可

能尋詩話見前詩註下方云承平時省試諸公例有倡和
兩不相妨是年歐陽公知舉王岐公以翰學與聖俞俱在
院得二蘇與南豐之年也元祐三年東坡為知舉黃山谷
李伯時俱為屬倡和尤盛張死丘集後有同文館倡和數
卷見無咎曹子方蔡天啓鄧忠臣皆與佳句無筭亦考試
時作南渡以後此風頹落知舉監試官用從官言路之長
小試官四十餘人雖宦鎖四十餘日未有一篇詩傳於世
若於熟爛時文之中求天下之士賦必有一定之說經必
拘破題四句小巧以此為了事凝兒世道日　衰矣歐蘇
大老昔司文衡賦詩較藝兩用其至綽綽有餘蓋不可復
見矣悲夫

梅聖俞謝歐陽永叔答述舊之作和禹玉詩云天下才名罕
有雙今逢陸海與潘江筆生造化多多辨聲滿華夷一一
降金帶繫袍迴禁署翠娥持燭侍吟窓人間榮貴無如此
誰愛區區擁節幢此亦試院作謂禹玉永叔二學士大才
也前聯壯哉次聯麗甚又韓贄贈永叔和禹玉詩云今看
座主與門生事事相同與世榮並直禁林司詔令又來西
省選豪英飛龍借馬天邊下光祿供醪月底傾食葉蠶聲
句偏美當時曾記賦將成此食葉蠶聲謂歐公句也王岐
公乃歐公十五年前所取門生
楊誠齋送族弟子西赴省詩云吾家詞伯逵齋翁阿季文名
有父風筆陣千軍能獨掃騷壇萬古洗來空嗟予還匆歸

林下看子乘船入月中淡墨榜頭先快睹泥金帖子不須
封方云送士人赴省及鹿鳴宴與世難得好詩此乘船入
月中一句奇
下第羅鄴詩云謾把青春酒一盃愁襟未信酒能開江邊依
舊空歸去帝里還如不到來門掩殘陽鳴鳥雀花飛何處
好池臺此時惆悵便堪老何用人間歲月催方云唐人下
第情懷有如此者一名一第後天下士亦可憐矣
白樂天喜弟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
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
意貴向烟霄早致身莫學我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後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又詩云千里歸程三伏天

官新身健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着鞭長
慶老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君傳前鴻後雁行難續相去
迢迢二十年
歐陽永叔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詩云少年鄉譽歎才淹六
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遥
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向塵埃勤斗祿何如琴
酒老雲岩宋之人才不得一第老而不休觀歐陽公送鄭
革之詩及樂皓得第之吟豈但可以資老舉人之談笑亦
足以厲仕進之志云
周必大以祕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等賦詩寄同
年蔡之云當年給札踏金鑾重到依然六月寒學士藥

詔學士莘秘書官試秘書官自此綠袍辭前後尚覺青衫
總一般寄語浙東程閣老莫矜紅旆笑儒酸程答詩末句
有云有底滑稽堪羨處金蓮燭裏話寒酸又言予庚辰九
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程名大昌明年試禮部苗
燁姓名俱草頭又明年試王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頗歲
偶爾亦可書也　周益公玉堂雜記

孟郊得第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氣爲
終短故劉後村廣州勸駕詩乃云好陳董子三篇策莫賡
唐人一日花不特翻案意新期多士者亦遠矣

十載湘江守重來白髮垂初無下車政再賦食芹詩天閒擇
鵬翼春鞦長挂技功名儻來事大節要須持此劉忠肅公

珙帥潭勸駕詩也可見前脩勉勵後學之意比近世例以
倫魁相期者遠矣

蘇東坡別董傳詩云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
伴老儒烹瓠葉後漢劉昆事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
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溼字
如鴉按唐進士宴曲江公卿家傾城縱觀鈿車珠鞅櫛比
而至中東揀之選者十八九坡公擇壻車之句本此

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貫是昔年辛苦地莫將
今日負初心此唐人知貢舉題試院之詩後有下第者改
爲五言末云今日負初心可嘆也

登科佳句如陳元老云桃花穩過三層浪月桂高攀第一枝

閬苑更無前進馬杏園都是後題詩劉禹錫云三春看屋
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王禹偁云青雲隨步登華揭紅
雪飄香入杏園利市襴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牋鄭谷
云丹霞照上三清路瑞景裁成五色毫韓持國云門開閶
闔星河近榜注神仙姓字新揚誠齋云名登龍虎黃金榜
人在煙霄白玉京少年已號萬人敵強仕初登千佛名揚
正叟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皆新奇之的
對也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喜之元祐初子瞻知貢舉
適來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閱卷程文大喜以爲
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乃他人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

云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爲自
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
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石林詩話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
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輒然
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蘇
東坡送蜀人張思厚殿試有詩云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
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用此語
也

王平甫謂宋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年登
第之詩因奉一篇云六朝文物事當奇閥閱如今舉世推

射策人争看三虎薦賢吾早識孤飛集英曉日臚傳後[illegible]
死春風宴喜時共羨絲綸歸世掌遙開駱閣鳳凰池元註
大祝京西第一薦時予為考官

菊坡叢話卷之十六

菊坡叢話卷之十七

兵戎類

方蒍里云征戰守戍大而將帥小而卒伍其情不同采薇以遣之秋杜以勞之此周之詩然也後世之邊塞非古矣從軍有樂問所從誰六月于邁言觀其帥文人才士類能言之凡兵馬射獵亦在所撰

陳子昂和陸明甫贈將軍重出塞詩云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城黃金裝戰甲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河列地營曉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猶是一書生此盛唐詩渾成曉風吹畫角猶池塘生春草自然佳句亦是別用一意

沈佺期塞北詩云胡馬犯邊埃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冰壯飛狐冷霜濃候鴈哀將軍朝受鉞戰士夜銜枚紫塞金河裏葱山鐵勒隈蓮花秋劍發桂葉曉旗開秘畧三軍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筆去終作勒銘回此八韻十六句無一句一字不工唐律詩之祖也時稱沈宋而二人皆不令終無羨善而有艷才議者惜之陳子昂杜審言詩亦絕出一時四人之中論其為人則陳杜之詩尤可敬云

駱賓王在軍中贈先還知己詩云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献凱多慙霍論功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顏落鴈低秋塞驚鳧起瞑灣胡霜如劍

鍔漢月似弓環別後庭遊樹相思幾度攀○王楊盧駱老
杜所不敢忽謂輕薄為文者哂之未休然輕薄之人身名
俱泯王楊盧駱如江河萬古所不可廢也斯言蔽有旨哉
賓王史不書字武后見其檄始咎宰相失人詩多佳句近
似庾信時有平仄字不協此篇乃字字入律工不可言
李太白關山月詩云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
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
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顔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
閑童蒙訓曰李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
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
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執味之自然

不淺矣
李商隱少將詩云族亞齊安陸風高漢武威烟波別墅醉花
月後門歸青海閲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携劒起上馬即
如飛○竇鞏老將吟詩云烽煙猶未盡年鬢暗相催輕敵
心空在彎弓手不開馬依秋草病柳傍故營摧唯有酧恩
客時聽說劒來讀此詩即知臂弱尚嫌弓力軟本出於此
韓文公和裴晉公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劒戟明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携諸吏上崢嶸蔡寬夫詩話云此退
之和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也而晉公之詩世無傳
者惟白樂天集中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
山示老夫方其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

撓乎　晉公詩在後
王建贈索暹將軍詩云渾身著箭瘢猶在萬槊千刀總過來
輪劒直衝生馬隊抽旗旋踏死人堆聞休鬭戰心還癢見
說烟塵眼即開決滴先皇階下土南衙班裏趁朝回此老
兵之常態也無此輩何以衛國不成一切都作吟詩而不
事事者耶
王荊公次韻元厚之平戎獻捷詩云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
招懷後殄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烟火起湟中投戈更
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
自膚公
王岐公亦和前韻云詔收新土鳳來東四百餘年陷犬戎遂

嶺自横秦塞上金城還落漢圖中輕裘坐嘯無餘事解髮
來庭有舊風零雨未濛音已捷不勞歸旅詠周公又鬭秤
謌米脂川大捷詩云神兵十萬忽乘秋西磧妖氛一夕收
疋馬不嘶榆塞外長城自起玉關頭君王別繪凌烟閣將
相今輕定遠侯莫道無人能報國紅旗行去取凉州此詩
長城自起乃兵未進討時邊人望見濮城列峙西界中故
及之
劉長卿獻淮寧節度李相公詩云建牙吹角不聞喧亂世登
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酧士死身持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
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細郃陵西去獵
平原

張司業送李僕射赴鎮鳳翔詩云由来勲業屬英雄兄弟連營列位同先入賊城擒惡首盡封官庫讓元功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在扶風

胡文恭公宿飛將詩云曾從驃姚立戰功胡雛猶畏紫髯翁雕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畋五柞宮後殿拜恩金印重北堂開宴玉壺空從来敵國威名大麾下多稱黒矟公此甚壯麗

向文簡公偶唫遣懷詩云昔為宰輔居黄閣今作元戎控玉壘萬里蒼黔慙受賜一方清晏有何才紫宸杳々弥年別紅旆翩々映日開將相官榮如我少不須頻獻手中盃

蘇子瞻習射放鷹詩云青蓋前頭點皂旗黄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鳥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来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東坡被罪詩案云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此詩意取西凉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為將不減謝艾也

劉貢父為人好謔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黄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劉後村云貢父詠史詩往々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詩亦是此意詩曰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蔡家齋云張籍將軍行云邊城親戰鬪

戰没今逐官軍收僵骨積西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杜子美云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劉灣出塞詞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劉滄夫國殤行云嗚呼諸將官日窮豈知萬鬼號陰風陸龜蒙築城詞云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此詩此意真足以為貪功生事輕視人命者之戒

王維聞逆賊凝碧池作樂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唐明皇遭安禄山之叛禄山悉捜樂工詣洛陽宴群臣於凝碧池盛奏樂舞樂工雷海青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時王維聞有凝碧之宴作此詩深寓悽憤之意後肅宗還京凡從偽者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帝在蜀時維此詩偶流傳上聞帝怜之因宥其罪

竇鞏副使中丞初至武昌夏口書事獻府主元稹詩云白髮放櫜鞬梁王舊愛全竹籬江畔宅梅雨病中天時奉登臨宴閑修上水船時人與謗易莫遣鶴猜錢元稹以故相為武昌節度固請友封為副戎除秘少兼中丞以往鶴錢友封自謂也元稹既和未幾卒於任白樂天復加兩韻和寄云旌鉞從櫜鞬賓僚情禮全夔龍来要地鵷鷺下寥天稍汗騎驕馬嫦娥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作洛中傳窮巷能無酒貧池却有船春裝秋未寄漫道足閑錢此樂天時為河南尹因微之寄而和也

裴晉公度承竇七中丞見示初至夏口獻戎詩輙戲和云出

佐吾洞幕来吟白雪篇須為九臯鶴莫上五湖船故懿君
應在新聲我亦便元侯看再入好被暫留連晉公初為微
之所忌在相位不一月而出晉公終以再入許之可謂德
人君子矣来詩有稱鶴治船之説又聞鄂州初教成謳者
甚工故晉公詩似譏之令狐楚亦有和寄竇七中丞詩云
仙吏秦娥別新詩鄂渚来才推今八斗職賦舊三台雕鎸
心偏許緘封手自開何年相贈荅却得到中臺令狐楚時
為吏部尚書和此詩以前任户部尚書友為當司員外郎
故第四句所云如此觀此五言詩足見一時人物風流之
盛蔡寛夫詩話言未見晉公之詩故録其酬和諸公之作
於此

曹翰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
金甲肯為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雲
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團花舊戰袍此曹武毅公平江
南歸環衛数年不調一日内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獨
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嘗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
刀字為韻翰因以寄意云

淮陰侯兵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軍此最奇特事故荆公詩
云将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則
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将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用事當知此向背　客語

曹南院為秦帥唃氏方與夏國入冦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
谷大敗之唃氏遂褒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世功時
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
尚凝横塞外捷音相継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
驅馬首紅　后山詩話

梅昌言出鎮太原黄覺送詩云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争看
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
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古戍黄榆暗雪滿長郊白草
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来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
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邢自脩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
貢父詩話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
對曰貂蟬出於兜鍪陳后山云其外大父龎公罷相建節
出帥太原其詩云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季
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
任猶可冠貂蟬

裴度相公蔡未平数月前吳武陵自峽石望東南氣如旗鼓
矛盾皆顛倒少選黄白氣從西北出盤蜿相交乃告公曰
今西北王師所在黄白喜氣也敗氣為賊〻必亡矣故韓
昌黎在郾城晚飲作詩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云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黄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
是連鑣向闕時

入塞曲耿湋詩云将軍帶十圍重錦製戎衣猿臂銷弓力虬

擬賓長劍感首登平樂宴新破大宛歸樓上姝娫笑門前問客稱恭峰玄兔急秋草紫騮肥未奉君王詔高梔蓋掩扉方云將帥富貴如此然千百人無一人也

菊坡叢話卷之十七

菊坡叢話卷之十八

送贈類

王民瞻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詩云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閒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名賈生還又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天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此盧陵王庭珪號盧溪政和八年登第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盧溪者五十年紹興八年編脩胡公銓字邦衡以和議奏封事乞斬王倫秦檜貶新州王作此詩送之被同邑歐陽炎告詩謗訕亦送辰州編管年七十矣檜死孝宗立召除國子監簿尋直敷文閣年九十餘有盧溪集楊誠齋作序

胡澹庵雷州和朱秀才渡海詩云何人着眼覷征驂賴有新詩作指南螺髻層層明晚照蜃樓隱隱倚晴嵐仲連蹈海徒虛語魯叟乘桴亦謾談爭似澹庵乘興往銀山千疊酒微酣胡銓自新州又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廣東經畧使王鈇以胡銓未過海嘗賦詞云欲駕輕車歸去有豺狼當轍奏銓唱和毀謗而有是命張棣選人項筒銓從步過海澹庵此詩不少屈撓真鈇漢又過於劉器之

胡澹庵次李參政泰發送行韻答黃妍揚詩云打成大錯一毫差國畀去尋留子嗟徵管閑思齋仲父賜奴長價漢渾

邪道窮吟我空憂國句好知君定作家便欲相携趂帆[illegible]要覷子羨賦靈提齊仲父漢渾邪此滄庵心事也不以秦檜講和為然流離顛沛之死不変今秦氏安在而滄庵之忠肝義膽萬古不朽也識此詩以見張魏公之忠岳武穆之死趙李胡三公海外之竄南渡之業所以不振而至於厭〻無氣愈弱愈下者誰實為之此非常之痛無窮之悲不但為二三君子悵然也

曾茶山聞李泰發參政得旨自便将歸以詩迓之云苦遭前政墮危機二十餘年詠式微天上謫仙皆欲殺海濱大老竟來歸故園松菊猶存否舊日人民果是非最小郎君今弱冠别時聞道不勝衣　秦檜謫三大賢於海外趙丞相鼎李參政光胡編脩銓又書其姓名於格天閣下必欲殺之趙先卒李胡皆生還

宋景文送越州陸學士詩云梅天霞破候旗乾鄉樹依然越絕間挟策當年逢掖去褒章此日繡衣還亭餘内史浮觴水路入仙人取箭山牛酒盛誇先墅宴不妨春詔得親班

王景文留别虞樞密詩云太倉宇宙久陳〻合與英豪共説新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無人千官禮絶三司貴一士心歸萬國春藉與八風吹六翮飛騰意度不無神劉後村續詩話云王質景文與王樞使公明詩云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與虞丞相云寄身江漢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公甚傷快此詩鳳樓烏寺之聯殆於白鷺矣

劉景文寄蘇内翰詩云倦壓鼇頭請左符笑尋穎尾為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壺此詩六一清風一聯已佳四海重陽一聯不惟見天下人共惜東坡之老又且閑慰坡公隨時消遣不必以時事介意也

劉夢得送渾大夫赴豐州詩云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邀來君長迎風懼錦領酋豪踏雪衙其奈明年好春日無人喚看牡丹花夢得詩句〻精絶其集曾自删選故多佳者視樂天之易不侔也

梅聖俞送唐紫微知蘇州詩云洞庭五月水生寒廬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蹌拜上官曾過楊州能慣否劉郎盞薄勸須寬聖俞詩似唐人而渾後過之如此篇者是

王平甫送德之郎中提刑廣西詩云天扶開寶至熙寧和氣薰蒸瘴癘停五管閭閻如按堵六朝仁聖喜祥刑欲推恩澤求膚使果見謀猷簡大廷嗟我白頭甘抱槧看君歸日上青冥此善言朝廷祥刑脉絡語意一串

蘇子由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詩云稷下諸公今幾人三為諫議髮如銀梁王宮殿歸留鑰尚父山河属老臣沂水絃歌重曾點菑川故儒識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千里争看衣錦身又西山負海古諸侯信是東南第一州勝槩未

容奏地險奇花僅比洛城優新絲出盎冬裘易貢棗登場
歲事休鈴閣虛閑官醸熟應容將佐得遨遊
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子由詩蓋
詩病忌對偶大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於四六而
短於詩殆胷中有先入者而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
歟或問蘇子瞻勝子由否予以子瞻浩博所謂詩濤湧浪
之也不若所謂詩骨聳東野則易學矣子由詩淡靜有味
不拘字面事料之儷而鍛意深下句熟老坡自謂不如子
由識者宜細咀之可也
曾茶山送壻呂倉部治先守齊安詩云齊安剖竹要循良分
付吾家坦腹郎膽有江山連赤壁略無訟獄到黄堂鈴齋

晝永宜深念邊瑣秋高合過防此地元之遺烈在勉旃奉
未鬢毛蒼呂倉部大器字治先茶山之壻是生東萊先生
呂成公黄堂赤壁深念過防四句皆佳
樓攻媿送王伯奮守鈞陽詩云三槐名德萃清門七葉爲州
頼有君道院無忘山谷賦郡齋當寄潁濱文君應膝上憐
文度我向東床憶右軍振起家聲差易耳便看奏最躡青
雲攻媿集有別王恭叔詩別長女湏詩云遠侍逮親官道
院爲同盡室餞西橋又云老我年来百念輕文姫助我以
琴鳴蓋攻媿長女湏嫁王恭叔隨侍其父赴鈞守也此詩
三四切於其州五六用王氏二事以見伯奮之愛子已之
愛壻皆工

傷誠齋送丘宗卿帥蜀詩三首人似隆中漢卧龍韻如江左
晉諸公四川全國牙旗底萬里長江羽扇中玉壘頻消閒
宿霧雪山增重起秋風近来廊廟多西帥出相誰言只在
東又諭蜀宣威丙萬兵不湏號令自精明酒揮劫律天西
梜敲卧蓬婆雪外城二月海棠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
火陵山谷千年恨不遇丘陵眼為青又蜀人詫蜀不能休
花作江山錦作州老我無緣更行脚羨君来歲領遨頭碧
鷄金馬端誰見酒肆琴臺訪昔遊妆入西征詩集裏憶儂
還解記儂否　右見江東集
尤延之送吳待制帥襄陽詩云方持紫橐侍西清怱領雄藩
向暑行誰謂風流貴公子甘為辛苦一書生詞源筆下三

千牘武庫胷中十萬兵從此君王寬北顧山南東道得長
城又欲將盤錯試餘鋒故擁旌麾乾外庸南峴北津形勝
地前羊後杜昔賢蹤不妨倒載同民樂自有輕裘折虜衝
努力功名歸報國莫思山月與林鍾元注公詩飽看七寶
山頭月慣聽三茅觀裏鍾此吳琚也琚之弟高宗吳后之
姪
韓無咎送陸務觀得倅鎮江還越詩云高文不識紫雲樓猶
得聲名動九州金馬漸登難避世蓬萊已近却回舟燒城
亦古知何事許國丹心惜未酬歸卧鏡湖聊洗眼雨餘蒐
鑿正爭流　放翁詩亦有云赤口能燒萬里城
王半山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詩云萬屋相誇勝與丹笑

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晝燭秋尋寺外山憶
憂陪遊客入喜君今赴辟書遂進知曼倩威行父亦筆遲
從到日開李参政注孫公沔也杭州之盛自五代至宋繁
華久矣百五十年行都詩愈多而佳者愈不少未能盡得
之也

鄭毅夫奉詔赴瓊林苑燕餞太尉文潞公出鎮西都詩云都
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迥高嘉祐末跡和中首德建儲之策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劒騰霜鍔海上仙桃
壓露枝公之子近有登瀛之命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烝彝
白居易詩獻裴晉公有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
州時同此意也

王和甫和餞詩云名德曾來重西夷朝廷今日見官儀陪祠
自冠三公位分陝猶為百世師金谷望塵多眷舊瓊林勝
餞盡丞疑都人喜見旂旌美定識勲名在鼎彝

劉禹錫赴蘇州酬別樂天詩云吳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厩吏
送朱輪二南風化承遺愛八詠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為
寄客陸家兄弟是州民江城春日追遊處共憶東都舊主
人樂天嘗守蘇今夢得亦往守此故有承遺愛躡後塵之
語梁鴻孟光嘗寄於吳二陸機雲昔為吳人今到蘇凡寄
寓之客及在郡士人與太守相追遊者當共憶樂天即舊
主人也善用事筆端有口未易可及

姚合贈劉乂詩云自君離海上垂釣更何人獨宿空堂雨閑
行九陌塵避時曾變姓救難似嫌身何處相期宿咸陽酒
市春此劉乂豪俠之士嘗殺人亡命此詩殆乂之真像也

贈竇五判官帛湨牟詩云故舊相逢三兩家愛君兄弟有聲
華文犀錦綵珠垂露遂與江天綺散霞羨王自矜頻獻璞
真金難與細披沙終須擬取新詩品更比芙蓉出水花此
詩極工乃湨牟自稱重表兄弟竇庠也

竇庠酬謝詩云大賢持贈一明璫蓬蓽初驚滿室光埋沒
劒中生紫氣塵埃瑟上動清商荊山璞在終應識楚國人
知不是狂莫恨伏轅身未老曾將筋力見王良此詩亦足
以當湨牟之賜

酬竇大閑居見寄房儒復詩云來自三湘到五溪清楓無樹

不猿啼名慚竹使宦情少路隔桃源歸思迷鵩鳥賦成知
性命鯉魚書至恨暌携煩君強着潘年比騎省風流詎可
齊竇大者名常所寄詩後四句云蝸舍喜時春夢覺隼旟
行處瘴江清新年且可三十二却笑情郎白髮生故有此
荅

李虛已和內翰楊大年見寄詩云鼇冠三峯碧海寬雲謠初
下鶴芝蘭探珠宮裏驪龍睡織錦機中綵鳳盤藥物荅苔
錢作點粉墻脩竹玉為竿閑從蝶夢親凫鳥曾得安期九
轉丹此詩三四頌楊文公所作如探珠織錦五六言翰苑
景物又謂夢中親炙承神仙丹點化之力酷有崑體

陳后山贈田從先詩曰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

落筆如流寧蹈襲行前應敵却紛紜愧非伏老成和伯喜
有侯巴守子雲意氣有餘工用少相忘千里定能勤晚唐
詩諱用事然前輩善作詩者必善於用事此於師弟子間
引兩事用之有何不可
又贈王聿脩商子常詩曰欲作新詩挑兩公含毫不下思
無窮貧逢大敵能無懼強盡脩眉每未工長病忍狂妨痛
飲晚雲朝雨滯晴空正須好句留春住可使風飄萬點紅
此詩能字每字乃是以虛字為眼非此二字精神何在善
吟咏古詩者只點綴一二好字高唱起而知其用力着意
之地矣
陳簡齋贈漳州太守綦叔厚詩云過盡蠻荒興復新漳州畫

戟擁詩人十年去國九行旅萬里逢公一欠伸王粲登樓
還感慨紀瞻起召欲逡巡繩床相對有今日贜醉齋中軟
脚春
白樂天寄太原李相公詩云閫追北都今一变政和軍樂萬
民安綺羅二八圍賓榻組練三千夾將壇蟬鬢應誇丞相
少貂裘不覺太原寒世間大有虛榮貴百歲無君一日歡
此詩第五句頗於戲語中存規戒第六句對得妙
舒雅呑內翰學士詩云清貴無過近侍臣多情猶憶舊交親
金蓮燭下裁詩句麟角峯前寄隱淪和氣忽飄燕谷暖好
風隨起謝庭春緘藏便是山家寶留與兒孫世不貧
元章簡賀冲之相公拜相詩云天聖中年桂籍人而今二十

五回春親逢舜燭圖鄰弼首見堯龍兼化鈞百辟望公承
約束四方多士仰經綸為儒富貴皆隆極惟祝功名日々
新
劉禹謨上呂相公詩云重名清望徧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
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方云
此必為呂蒙正作劉昌言泉州人仕至同知樞密中二聯
世所共稱
陸放翁寄姜梅山詩云章臺官柳映宮槐賀馬蹄輕不動埃
只恠好詩無與敵誰知古學有從來江山當遂容帆遠歲
月不禁徜鼓催剩約京鄰投淨社高情千載亥宗雷方云

此時首聯乃教人作詩之法不可強擬必有本者如是姜
梅山和復詩云午庭風雨撼高槐一洗城頭十丈埃老子
坐間尋句好故人門外寄詩來勁鋒又服穿楊妙鈍思深
慚擊鉢催清佩左符君未可要聽吟思發春雷此放翁為
禮部時倡和詩也
劉後村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詩云諸人凋落盡高叟亦中
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紫髯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
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梅又菊磵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
上皇帝有句惱天工世事年々異詩人箇々窮梨花并下
拂今豈乏英雄方云高九萬詩俗甚為老妓詩二首尤俗
於後村孫季蕃老於花酒以詩禁僅為詞皆太平時節閒

人也

高子勉荅黄山谷詩云四篇詩得裏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真難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西東吾涕泗高山從此少知音高荷子勉江陵人以五言律三十韻贄見山谷中有曰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點檢金閨彦飄零玉筍班尚全宗廟器猶隔兒門關山谷賞之遂知名和山谷六言皆佳蠟梅絶句尤奇和王子予章華碑有云威強九鼎俱喪乱一基成亦可喜後知涿州卒詩入江西派芍藥詩云勃興連轂兩國位次花王春盡詩云佳人鬬草百稚子撃毬雙謁馬中玉云辨雖豪白馬讒亦困青蠅皆可取也

王操上李相公詩云弱冠登龍入粉闈少年清貴古来稀袖中詔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卓犖玉堂寒漏迥藻麗池館水禽飛三台位近猶謙遜閑聽秋霖憶翠微詩話或以詔章為病為無携章以朝天子者予謂不然凡詔雖寫真本豈不以章本袖而同行乎又或有以章本齎進者此無害也　方虛谷詩選

韓子蒼詩云憶昨胎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輦路春迎駕日曬蓬山晚曝書學士南来尚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湧裾此作全用帛懿州詩為之帛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閉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仗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　歷代詩話

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極雅容簡遠其過寧極詩云驅車上橫隴西奏龍陽道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变夏陰平知近先生廬民風故淳好其別後詩云雨滴庵上茅風乱窓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遠山暗秋霧一燈何處宿　同上

資治通鑑刋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范純夫有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細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

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恩稽古宸章斷扁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為汗簡人　晁氏客語

白樂天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遂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来詩客似君稀元註向曾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詩句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此楊巨源也

菊坡叢話卷之十八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戲謔類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不請致仕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因作詩嘲之有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之句魯公聞之即請致仕而去　言行録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會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亦攙於戲謔乃以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又蔡襄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與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黄呂應曰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爨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夷堅志

歐公歸田録云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巻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黄氏日抄

元祐中黄山谷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山谷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吃蒸餅一日聚飯行令山谷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山谷應聲曰來力敕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山谷曰想是蘿蔔與瓜虀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行録

宋紹興中游操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食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時未有對後有以絳繹繪維綰綸綍為對蓋取熙寧中韓絳陳繹韓維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白稹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丁晋公為倅稹以片紙書至丁假緡五鐶晋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貸物耶懼吾撓之耳就於簡尾書還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燬

閔子太乘五百青蚨兩家缺亦紅崖打白紅崖

陳季常妻柳氏甚悍而莫能制蘇東坡作詩戲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説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此用佛經牟尼佛生兜率天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坡取此

唐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性傲高公留雲而遠隱至武陵餞雲于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謔隱曰青蠅被扇、離席隱見畫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遭釘、在門乃譏雲也

方圭好談詩宋公庠知揚州圭來謁乃宴於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坐客厭之已而宋公見野牛就木揩癢因謂坐客胡恢曰野牛恃力狂揩木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慚其意以為譏己飲散欲奮臂擊恢衆救乃免　詩話

黄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虱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虱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曰虎子養溪魚也

后山詩話

呂公其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遐閣者執筆請書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同上

以論語法言戲有官君子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懸晦菴先生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詢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舉論語篇章荅之曰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笑談也　螢雪叢説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亦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貢父詩話

僧惠崇能詩有句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是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以為詩吟贈其師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滄江岩排石樹作七字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為己得也　同上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賀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但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釂觴漢史有盤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直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伴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忤之二公俱謫官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錢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錢木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貢父詩話

宋太祖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熈寧初有云崔度崔公度王部王子部又有張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駿馬有山子馬之名王八久之人對曰錢衛水盜水衛錢錢某為水衛令人謝曰止欲作對實非盜也　同上

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荊公舊交熈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遂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喻其意遂和十首盛氣而誦與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

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缺
速請赴任　東軒筆錄
王介甫與荊公不相能荊公嘗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
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云金陵
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
之云江清日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飛末語又譏介之
輕狂也
饒次守與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楊
信祖吳迪吉會飲于賦歸堂可謂一時之盛潘邠老賦詩
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
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吳生可斥南郡老

夫寧附石崇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清風客散日街西
壁主人不道樽空徐師川云不工遜一字為五言至老
夫附石崇坐客大笑
頭責文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
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
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
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名登天府張敏集載此文曰余友秦生者雖有姊夫之
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六人者數年之中繼踵登朝無
伐木嚶鳴之聲遠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
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育浸於水盆後復育之長工詩文
為時所重出守湖州嘗以詩寄東坡〻用其韻和二首云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
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〻到玉堂又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
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霅水未
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羡獨占人間
分外榮此二詩甚佳前詩言其出渺茫而終貴顯後詩言
其好爐火而餌茯苓皆善謔也子厚得詩不懌數日
蘇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吳山有美堂上曾少卿携妓而飲
即戲作二絕句遣人送之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

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
珠簾捲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遥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
言怨未歸此通德姓樊趙飛燕女史也後為伶玄妾資公
事已完不田朝有美妾披故以詩謔之
种放未遇時見陳希夷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曰君豈樵夫
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
願也希夷曰君骨相當爾後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
之行可厲薄俗宋真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
下事後辭歸山嘗時餞希白與楊大年二公飲酒作閙忙
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餞希白曰
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人傳以為笑祥符

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嘗以張君房
代之既傳宣甚急張正酔飲樊楼紫薇大窘忙不忙也
遯齋閑覧云張子野郎中以詞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
才先往見之至其家遣侍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来花
弄影郎中子野即於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
書耶遂出置酒盡歡盖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又云子野
初謁見歐公〻迎謂曰好雲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見之晚
也
宋朝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擁帚
掃地陶因與狎贈之以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縁悪因縁秪
得郵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断絃是何年既而李主宴陶穀令弱蘭歌此詞陶大
沮即日北歸
鄭光業舉進士初在客邸夜有一同舉人突入笑語曰必先
必先可相容否鄭為輟半席輔地又曰杖取一杓水更煎
一椀茶鄭欣然取水煎茶後日鄭狀元及第其人作啓謝
之有曰既取杓水更煎椀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
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至今傳以為笑
韓浦府末人與弟洎俱有詞學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
樞草舍聊庇風雨而已吾之為文是造五鳳楼手後浦官
于蜀聞之因人寄蜀牋仍題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
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楼洎

為之大慙
陶穀學士久在詞禁宋太祖一日謂近臣曰頗聞翰林草制
皆檢舊本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様畫葫蘆耳後陶穀因作
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
笑翰林陶學士年〻依様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遂
致不用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掛之梁間自
唐至今無敢和其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輙和其韻大
書其側而去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
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竹坡詩話
熙寧初外學置長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長喜評語

同學苦之詠蠅詩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
不追隨　后山詩話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
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后山詩話
鄭公在朝数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戲作青雀詩云青雀
孤飛毛羽卑棲豈敢擬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
人作弾丸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
公素厚荊公後當國亦惡謔之雖每為絶倒然意終不能
平也元豐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

咸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川有淳于髡墓在境內貢父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輩有餘知滑稽全姓名師儒重稷下冠蓋盡南荊贅壻不為辱於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石林詩話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推重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荊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扶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乃舉文忠詩以自戲云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同上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身體類

盧玉川有示添丁詩云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翁後村詩話云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為人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仝處士於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群奄以此害之　詩林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語意所到處雖語句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聲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澗花岩草自春秋玉顏肉食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雖崑體未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此乃為至到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

不為〻賢而以得其所為〻幸歐陽文忠公出其門下謝
事若宋歐公適來為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倡
酬時年八十歐公嘗和公詩云俊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
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
瞻舊德一樽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西帶東向時容問
治民公得詩大喜常自諷詠當時人謂不惟曲盡公意雖
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以詩言懷
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
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囂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
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以勵大節世固不容復

議走詩雖以不合論而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
避煩畏辱為言況其下者乎
賀方回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士大夫稱其工謂
為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騭詩一首王荊公為書其尾
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後方回晚倅姑孰
與功父遊甚懽方回髮少功父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
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以其白鬚而胡故有
是語
樞密張公稽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嚴冷而作詩有風味皎
王宮侍兒落髮為尼公賦一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
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

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者多得美官頗自矜而
有驕色或有畫靈素之像戲題其上云當日先生在市塵
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並竹坡詩話
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瘧昔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療之
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
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
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苕溪云此未必然蓋杜詩辭意典
雅讀者脫然如沉痾之去體也好事者乃為此論借使瘧
誠有鬼而知詩是賢鬼也豈復畏〻求食於嘔吐之間哉

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
寒抱雪霜杜陵是疾正自不免耳
說愁意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
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遠涉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
中夜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
可知而於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歸退之詩云心訴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王臨川云
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父欽江總文材妙
自勤厪翻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若比顏含意更
疎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永叔今日始知
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梆十年顛頓到泰京誰料今為

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寒將行柳自以慵踈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歸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illegible]十一年前南遷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蓋工於前也 玉屑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灯無焰影幢々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中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 隨筆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為最深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々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隨筆

寇忠愍公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々柳依々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々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漁隱

狄青為樞密使時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揔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范言之范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羡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 東齋記事

張忠獻公浚為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々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々自有見處又嘗作詩曰群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鮮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言行錄

上蔡云呂晉伯好學初理會个仁字不透子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

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言行錄

辛幼安號稼軒宋寧宗朝[illegible]節鉞辭身勇退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々醉宜遊宜睡早起催科了辦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

背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擲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千里多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爲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輕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李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致和聞和御製宮詞三百首以進今錄一絕於此䂨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滲透輕羅玉箭銅壺漏水多當

是赤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宜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調南劒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楊州　許彥周詩話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劒鋩秋来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竹坡詩話

宋熈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至御史蘇長公譏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后山詩話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不就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

一召而来人各有所宜也　后山詩話

寇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遂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王君玉國老談苑

熈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直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俾跕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献可之論可謂至矣　道山清話

古人歌行之作有四解五解六解之體如善哉行古辭云来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二解 自惜袖短兩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 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餐 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 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六解 其後魏武帝作秋胡行有四解魏武帝艷歌何嘗行五解皆本之古辭云　古樂府

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宮道士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千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来登此軒目送過海帆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屋壁東坡復云

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冷齋夜話

陳摶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談藪云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一絕于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然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洪之流豈此等之輩哉

詩林

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上詩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乃至無語言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趙彥材云此篇譬喻乃先生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為詩

而意最高妙陵陽室中語云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事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祖父端如甘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則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閑如啖蔗如一句則雪泉波姿如鈌甲之類不可勝紀

詩林

王梅溪集云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詠史作師德

詩云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學道平心後方服婁公度量寬予性褊急嘗欲書婁公傳于座右效古人佩韋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予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涼矣 本集

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行恃短

節一鉞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勦窣省
張九齡南還湘水言懷詩云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
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
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
樂遂吾情張曲江詩有韋蘇州滋味但其詩世不多見故
為錄之
病中感懷李後主詩云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
骨雨氣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事杖
與問空王李後主號能詩詞偶承先業遂有江南亦從容
帝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如云病態如衰弱微〻
又五年春此詩真所謂哀颯憔悴豈大風横汾之比乎哉

云此來即位非也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殺君臨
類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漢若時巡蓋君臨
之時也
耳聾杜工部詩云生年鶡冠子嘆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
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
朔風此詩足見游戲翰墨後四句俱謂耳全無聞猿鳴雀
噪既不聞矣而朔風吹落木葉亦不之聞至呼兒以問之
予謂果真聾矣兒所荅又何聞乎史記謂豫讓吞炭為啞
然請趙襄子之衣三斬之未嘗啞也
眼病二首白樂天詩云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
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

言風眩在肝家兩頭治療何曾差藥力微茫佛力賒又眼
藏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
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合中虛撚決明丸人間方
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方云白躰詩不可以陳簡齋
目疾詩律〻之然此亦善形容不取其落而取其味
眼疾陳簡齋詩云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昏花阿堵中不恠
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飛鴻著離令惡誰能對損讀方
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知那律證圓通此詩八句
而用七事謂詩不在用事者殆胷中無書耳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此殷仲堪參軍所作危語仲堪眇一目適於
之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此方干今以嘲李主簿

范寧武子患目痛求方於張湛〻戲謂此方用損讀書一
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早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
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白眼阿堵送飛鴻三事非僻那律
事出楞嚴經無目可以證道其要妙在用虛字以斡實事
不可不細味也
耳鳴范石湖詩云東極空歌下始青西方實網奏韶英不須
路入無元國自有音聞宓筏城牛蟻誰知床下鬪鷄蛇任
向夢中鳴如今卻笑難陀種無耳何勞強聽聲此二首還
一前篇有云夢中鼓響生千偈覓後鐘聲失百非又云寄
語爵陰吞賊道玉沐安穩坐朱衣皆奇博已甚謂能詩者
不必讀書不在用事可乎

齒脫曾茶山次韻王元勃詩云齒危但以粥充虛牽負公家夏屋渠元注夏屋大具渠勤也其意勤く然也攻恐麯生真作祟可憐髯簿頡成踈元注炙轂子謂羊為髯鬚主簿勤搓不減韓吏部踈踏非勤焦校書落勢今年殊未已抵憑從此併無餘此當與陳簡齋目疾范石湖耳鳴參綜以觀格律相似善用事亦相似但貯胸無奇書落筆無活法則不能耳誰謂江西詩可輕視乎

病肺對雪張文潛詩云擁庭晴雪照高堂卧病悠く廢舉觴肺疾僅同圍令渴齒傷不為幼輿狂交飛翠斝知誰辭獨嗅烏巾認舊香唯有煮茶心未厭故知淡薄味能長此詩三四絕佳不為幼輿狂尤新異但觴斝二字重犯

髮脫劉後村詩云髮脫紛く不待吡天將醜性变妍並論為城旦寧非怒虔作汕弥亦自佳稚子笑翁簪栢葉侍人諱老匣萎花霜寒元更泥丸暖㫁愧烏巾着意遮方虛谷云觀白樂天陳簡齋之目張文潛曾茶山之齒范石湖之耳加以後村髮秃詩可發一笑然後村詩不及諸公

包佶領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爱踈歲時供放逐身世付空虛脛弱褰頭風曉廢梳波瀾喧衆口藜藿靜吾廬喪馬思開卦占鴉懶發書十年江海客離恨子知予方云佶又有風痺寄懷詩甚哀首云病夫將老矣無可荅君恩衰梳同羈客圖書委外孫中云無醫能却老有変是游苑用喪馬游苑事必頗精於易劉長卿荅詩云落日棲鴉鳥行人遶鯉魚稱作包諫議未審何事貶嶺

下王元之病起思歸二首其一云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著論陶潛雖死只應閑又移郡印三年調才報君恩兩鬢斑安得便歸田里去松篁泉石掩柴關其二云四十為郎非不偶兒曾題筆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辭能詩竹恥監州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逆冕旒○劉夢得貶謫為郎四十年辭許昌詩云監州是戲儒此元之謫商州團練副使時詩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一

臨川單宇編集

服飾類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温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新製布裘之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温誰知歲冬月支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正與老杜歌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意同　唐溪詩話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常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為直幹則子美乃有餘絹作畫何也周少隱戲作一詩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且曰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竹坡詩話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荅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觧玉帶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荅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絶公次其韻荅之其一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蓋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説法於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詩林

韓文公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其於送處師詩亦嘗云方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人之心在在不放獨惜其論大顛語少斟酌耳此四明黄震之論

歐公歸田録云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舉左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黄氏日抄

王荆公農具詩襏襫云勿笑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慚邊城卒擐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同前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繳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

節士躰梁穀似怕腹中　書之于屏風　言行録
黄魯直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囬首晚病身全覓
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為清
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為文潞公所知熈寧中為
官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褉衣之先生醉中作詩
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来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
為說王孫脫贈時　言行録
邵康節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為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
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

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縮
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温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
帶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先生可衣此先生曰某為今人當
為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言行録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
時人張懷㬋竊為巳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
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
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陪
李梓州泛江艶曲二首其一云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舩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
明媚色偷眼艷陽天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宋之問奉和聖制春日剪綵花勝應制詩云金閣裝仙杏瓊
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粉
艶囬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方云律詩至宋之問一変
而精密無隙矣此詩流麗與李太白應制無以異也
晉白紵舞歌曰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
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変
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
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
塵穢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
四座歡樂胡可陳此古辭凡三篇然其中有巾袍之言紵

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
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後梁武帝沈約遂有四
時白紵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歌以謗之曰麛裘而鞸投
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歌以誦
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律詩至元人音調清響如貫酸齋蘆花被詩曰採得蘆花不
浣塵緑蓑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
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妒
欸乃聲中別有春又薩都剌手帕詩曰一幅生綃對角裁
出懷風送粉香來鞦韆架上扶紈索玳瑁筵前擲玉盃

拂鳳箏籠節指夢四篤桃欟桃腮斑〻多少傷春淚袖紙
長防阿母猜二詩皆詠物躰也
蘇東坡謫海南地多椰子殼如酒味殼可為冠作椰子冠詩
云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踈中邀醉客
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
着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
冠師也
丁謂參知政事宋真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
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升恰有三百青
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嶷廷試第一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
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嶷對曰唐借緋

亦佩因舉白居易詩為證曰親朋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
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
鱗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柰嬌癡三歲女繞床啼哭覓銀
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相類但佩魚尤切於典故信大
臣占對不可無學也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
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劇者
曰太白乃謂美酒耳恐老杜不擇飲而醉乃村店所壓茅
柴耳坐客大笑然亦近理也
禮部員外郎裴說有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
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〻白練
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祗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

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窻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
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形儀執牙尺回身剪破澄江色
愁撚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〻舉袖勻殘淚紅
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懃託邊使裴之
詩句甚嚴麗零陵總記載他詩尤訴說也　后山詩話
世人不思積善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
保護或謂攘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貲財者皆可免禍矣
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
中驚鳥雀行住坐卧思量著只好把與窮漢做褲著達哉
斯言　李之彥東谷所見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用者雖名輩有所不免如蘇

子瞻云石建方欣洗腧厠姜龐不解嘆蟣蝨漢書石建
每取親中裠厠腧身自浣洗腧厠本作厠腧蓋近身小汗
衫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直啜羮不如放麑樂
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不暇省耳
　石林詩話
東坡有贈子真秀才詩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
遊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
山中奴隸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蒙
齋詩林云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前
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盧贇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愁麥隴乾

黃山谷云詹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胡苕溪云
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皆效此格也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
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
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
也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也
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珎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
對或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此富貴語看如何其人

數日搜索得一聯云脛挺化為紅玳瑁眼睛燃作碧琉璃
聞者為之絕倒　王直方詩話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尊賢坊
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生同居洛
邵衛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
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
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
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一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
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又草軟波
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
岸柳飛康節和韻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

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又風背河聲近亦
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双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邵氏聞見錄
東坡在儋耳聞黎子雲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
遇雨從農家借笠著屐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群
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
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
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裾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
笠圖
東坡又有謝人惠雲巾方舄詩二首其一燕尾稱呼理未便
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

覺周家新樣俗　自注云頭巾一樣出周家未容陶令舊名傳
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　用皮襲美贈天隨子紗
巾詩云捲斂輕裁黑霧凝明滑似帶玄霜　其二胡靴短
勒格麤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　晉永嘉中
有鳳頭鞋　輕身只欲化為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
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　武帝作解脫履　便如禪坐作跏
趺
王十朋寓臨安偶值下雪諸生有陳劉者濟以衣童生濟之
以衾因作二詩以贈其贈陳元佐劉士宗詩云肌体生鱗
鬢颯毛衰年怯冷欲兒號無人來縱韓公襖有友能施范
叔袍入手乍驚偏袖闊披身尤喜稱襟高書生忍凍誰相

領共獎輕裘顧我曹又贈謝章儒侃詩云凜冽霜風夜薄
人誰能煖我曲勾身寒欺三幅范衾陋賤羨一宵姜被新
體粟不愁生旅舍鼻雷想見減比隣憂回却念君兄弟苦
塊無眠痛慕親

謝疊山枋得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辭而不受曰
離縲絏何損麒麟反君辱雖忍為狗彘凡勸吾入燕吐
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兩八男兒死爾
不可為不義虽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
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胷中無
滞碍何必受吕黎先生衣服為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詩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
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
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夭含笑死猶生

潘廷堅作擣衣曲云擣衣擣衣復擣衣擣到更深月落時臂
弱不勝砧杵重心忙惟恐擣声遅妾身不是商人妻商人
射利東復西妾身不是蕩子婦寂寞空房為誰守妾夫為
國戍邊頭黃金鎖甲跨紫騮從渠一去三十秋死當廟食
生封侯如此別離猶不惡年〻為君擣衣與君着謝疊山
云志趣高遠異於衆作

楊朴作莎衣詩云軟緑柔藍着勝衣倚船吟釣正相宜蒹葭
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
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〻博換伊瀛奎詩話
云朴字契玄鄭州人太宗真宗皆以布衣召辭官而歸此
詩天下傳誦對御所賦也蘇養直詞云釣魚船上謝二郎
雙鬢已蒼〻莎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用朴語也

袁說友因肅客借重金紫綬作詩曰平生青紫濫紆身更冒
金章肅使賓何以假為誠豈敢烏知非有笑無因狡狙自
是羞華服鴛鷺姑容接後塵回首紛〻天下事有時宜假
不宜真袁建安人隆興癸未進士任至樞密太資自號東
塘居士此時借官接伴金使詼諧有味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
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用以染色中國謂
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而俗乃用烟脂或臙脂不知其
何義也杜少陵詩云林花着雨臙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
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竹坡詩話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一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二

飲食類

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砂瓶煑豆軟如酥老我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誠齋菜羹詩亦云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煑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爾甜 苕溪漁隱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一絕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其詩遂薦于朝不數年官至二卿 珊瑚鉤詩話

東坡喜食燒猪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小詩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嗜猪肉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淨洗鐺少着水柴頭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肉猪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煑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山散録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炙至夕則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雖食肉亦用故事

高力士嘗有詩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及嘗直用其句作食薺詩曰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張文潛作齋蘩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菜詩耳非旬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何故也

東坡在黃州何秀才請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曰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後他日忽思油果戲作小詩與劉監倉求之云野飲花前百物無扶頭惟掛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與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戲亦可見焉 並周少隱詩話

魏諝善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甖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醽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湖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年不傷敗者乎 河東先生龍城録

李應字方叔以文人董耘饋長沙猫笋以享太史公之因寄
寓意贈之以詩云穿雲斫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〻重實
比梧桐能食鳳籜斵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埃掛千畝
終留渭水封陋巷箪瓢知不稱君王玉食頓時供應即和
之且述前朔知之情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
味重未許常編充簡册已勝絲委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
重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
秦少游亦和云楚山脊鉞斵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
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瀹羹未愧蓴千里入貢常
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蒲苞時賴故人供東坡曰少
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也又嘗
稱之為天下奇作　出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
集衆官朝拜未曉而往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為句曰正
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騆肉復曰騆
前捉到須依法盒内盛來定付厨　春明退朝録

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僧設冷淘止具酢無他物
出對曰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云出門蒸餅便無塩
衆服其敏

張子厚嘗遊山寺僧具食疏畧作詩曰凍僕堆〻依竈燎小
僧卓〻具盤飱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　出
紫微詩話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束押班常至日
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
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吃盡階頭厚朴湯亦朝中
之實事也　温公詩話

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容置酒乃
賦一詩云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
殺風景更提醪醑醉花前按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
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晒裩背山起
樓燒琴煑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又王荊公元豐末
居金陵蔣濳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
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灯火如星滿地流但
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于世唐人聾鳴翼有詩云豈肯閑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
蛙聲自從黄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明月此亦近於殺風
景之説故附于此　詩林

東坡作汲水煎茶詩楊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〻皆
奇一句之中字〻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
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
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
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
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声

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長短更又辦却盧仝公案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陳后山謝寇臺趙史惠米詩云平生忍欲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倅薄身清趙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謝疊山云予因閱東坡集此詩又是坡作不知意是誰也后山能忍貧達官名賢有袖白金餽之見其容色無窮態竟不敢出嘗因郊祀為執事官其內子聞郊壇高寒非裘纊不可借嬪夫趙挺之綿裘衣之后山知之脫而擲之地其夜寒凍得疾不起此一郡史惠米則受以詩謝之蓋取其倅薄身清能尊敬賢人也

黃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抄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法也 冷齋夜話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弥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猶信亦還癡丈夫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飲數日所談莫非說孟子也酒盡辞去後士人聞人又送李酒又作仁義正論又詆釋氏李覽之笑云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莫今不敢相留且留此酒以自遣聞者莫不絕倒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嘗妓皆在後圃責酒來進前聲諾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樽于案上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嗚櫓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篷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並道山清話

山谷絕句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灯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携惡客來漁隱叢話云山谷嘗自注雪裏過門多惡客之句云不飲者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為惡客 詩林

山谷黃彝守說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日抄

蔡齊仁宗時登第通判灊州日飲醇酎往之至醉太夫人年

已茖頻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慮其以
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
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
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言行錄

許虞部女好學能詩為方勉妻嘗與勉看晁錯傳作詩云匣
劒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後勉與友人飲于市肆
留連忘還犯夜禁時鄭穀夫作君因之許氏投詩云明時
樂事娛詩酒帝里風光剩占春況是白衣重得侶不進胥
篩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
怜氣節不教孤客作囚身鄭尹覽其詩詢其家世遂釋之

傳酒世謂之茅柴其味苦硬飲易醒如茅柴火易過韓子蒼
有詩云三年逐客卧江皐自與田工壓小糟飲慣茅柴諳
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論語謂不撤薑食荆公問其義於劉貢父貢父善謔隨對曰
按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孔子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
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
徐悟其戲又晦菴朱文公詠子薑詩有曰薑云能損心此
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朗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
食去穢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是因悟孔
子不撤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於一話一言之
間無非教也彼貢父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烏知其
非哉　日抄

黃魯直謂子瞻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其適到是撟見生鵝
縶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其昨日買
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又買魚數
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
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
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
別形區苦惱從他受肥甘我所為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
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尤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
之責乎　陳錄善誘文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
自喜或問二子之言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
詩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我舍
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盖孟氏薪米自足而島
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
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
之意　歐文忠公試筆

揚須翁守端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人書畫
須翁作奠以餞之曰今日為君作坰賺其實他無也元章
疑而不食須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至其行送之以
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須翁曰公言

無乃過歙須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周少隱竹坡詩話

辨灰酒陸放翁筆記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則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晒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絶句末聯云小炉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炉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也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意如此何哉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

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斯覓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會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絶倒　道山清話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晋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綿子蒼亦有謝信守連鵬舉送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守胃共

紫薇花下杯銓閣晝閑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復齋謾録云子蒼此詩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東坡記夢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乱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事也遂續之為二絶句云酡顏玉碗捧纖纖乱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静院夢驚松雪落空岩其二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浅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鬬晴窓東坡以文為戲讀此展轉真佳作也

昔有人作酒令要一詩四句皆有數目字因舉老杜絶句云兩箇黄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

泊東呉萬里船當時席間答者甚少後見東坡有題真州范氏溪堂一絶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緑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里陰又東坡效韋蘇州一絶云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二詩四句皆有數目豈不適一時之樂哉

盧仝有醉歸詩云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冷齋夜話云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如老杜詩所以大過人者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歸詩是也

蘇東坡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

醉吟一詩云千章杞梓蔭雲天摟散誰妝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豊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太息何人知帝力歸来金帛看頹宥老坡詩話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揺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頃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听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争先矣其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露布朝馳玉関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蘇東坡因章質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戯作詩問之云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謾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復齋謾録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豊間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歎賞㧞題至東坡此詩青州六從事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工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醉飲無以解酒輙擷菜羹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云秋来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若食雞豚　本集

東坡真一酒用米麥水三一而已其序云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虚蹈跡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〻曰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黄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噍安且詳動揺天関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醸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郷老坡又有天門冬酒詩皆謫海南時所作也

朱文公食檳榔詩云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盌詎能同蠲疾收殊効修真録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自注云本草檳榔殺三虫椰子厚篤尸蟲云擊汝鄷郊糜爛縱横七非見真誥鄷都者六天之一也

黄山谷食瓜有感賦詩云暑軒無物洗煩蒸百果凡材得我憎蘚井筠籠浸蒼玉金盤碧筯薦寒冰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来何處蠅此理一杯分付與我思明哲在東陵方萬里云前聯賦物後聯用事却别出一意引一事綴可爲法

楊誠齋謝趙吉守餉三山生荔支走筆賦詩云吾州五馬生

閩山分我三山荔子丹封露落朱鶏子大曉風凍作水精
團西川紅錦無此色南海緑羅猶帶酸不是今年天下暑
玉膚照得野人寒方云元注五羊荔子上之者為緑羅子
曽見閩蜀生荔三歳亦見蕢荔當以閩為最楊妃所愛者
蜀荔亦小而酸此詩三四非親見生者不悟也[illegible]
白樂天酬恩黙戲贈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
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却酒觴眼看狂不得
狂得且須狂元注恩黙自云前後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
而歌舞之妓頗多來詩譏予羸老故戲荅之
方虚谷曰茶之興味自唐陸羽始今天下無貴賤不可一餉
不啜茶且其榷與鹽酒並無國利而士大夫尤嗜其品之

高者盧仝一歌至飲七椀以奇語紊思發茶之神工妙用
然首聞月團三百片則必不精建官送一處士茶雖佳亦
不至如是之多啜茶者皆是也而茶之味者亦鮮矣皇甫
曽送陸羽詩云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
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火相思磬
一聲又云羽死稱為茶神故取此詩為茶詩之冠
丁晉公煎茶詩云開緘試火前須汲遠山泉自繞風爐立誰
聽石碾眠細微縁入齋猛沸恰如蟬羅細烹還好鐺新味
更全花隨僧箸破雲逐客甌圓痛惜藏書篋堅留待雪天
睡醒思滿啜吟困憶重煎祇此消塵慮何須作酒仙方萬
里云堅留佳茗以待雪天此一句無人曾道尾句却説不

須飲酒乃常例也
梅聖俞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詩云天子歳嘗龍焙茶之
官催摘雨前芽團香已入中都府鬭品底傳太傅家小石
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呉中内史才多少從此蒓
羮不足誇方虚谷曰因茶而薄蒓羮是亦至論陸機以蓴
羮對晉武帝羊酪是時未尚茶耳然張華博物志已有真
茶令人不寐之詩
詩與酒常並言未有詩人而不愛酒者也雖不能飲者其詩
中亦未嘗無酒焉山谷云身入醉鄉無畔岸心與愽伯為
友朋皆佳句也曾茶山家醸紅酒美甚作詩云麯生奇麗
乃如許酒母穠華當若何向人自作醉時面遣我寧不蒼

顔陀得非琥珀所成就更有丹砂相盪磨可憐老杜不對
汝但愛引頸舟前鵞此詩終篇發明紅酒之妙乃老杜呉
體山谷詩法也
樂天白侍郎詩酒自娯嘗作何處難忘酒七詩又作不如來
飲酒七詩今各録其一曰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
俱不達白髮逓相驚二十年前别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
盞何以叙平生曰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争兩蝸角
所得一牛毛且滅心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穏卧
醉陶陶又有把酒思閑事二詩一云把酒思閑事春愁誰
最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月下低眉立灯前抱膝吟
憑君勸一醉勝與萬黄金二云把酒思閑事春嬌何處多

試鞍新白馬弄鏡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頭欲按歌憑君
勸一醉勸了又如何樂天詩近人情一以憐一以戒也
東坡答趙郎中詩有云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六十字
奈何教我欲尋醫恰如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潑灰一
年十萬八千杯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黄埃此詩
句法奇偉誠齋云尋醫入務此四字以俗為雅後陳同甫
贈陸放之詩遂祖東坡之意乃云劉郎飲酒如渴虹一飲澗
壑俱成空胷中磊隗澆不下時吐勁氣噓青虹劉郎吟詩
如飲酒淋漓醉墨濡其首笑鞭列缺起豊隆变化風雷一
揮手句亦豪邁
黄山谷詩云未嘗頃刻可無酒無有一日不吟詩〻狂克念

作酒聖意態忽如少年時起句矯健融化經語脫胎換骨
佳作也
先生詩酒令俱嚴一掃哇黄與市帘量大才高今吏部故應
笑小吏嫌甜此劉後村以酒寄陳此山諭其酒味不如舊
之勁峭因作此詩事意精切
史友林詩云冥搜渾不見詩窮知在陶然一醉中到得醒来
愁又去麴生那有許神通
古人詩酒併句如旋傾美酒留連客急作新詩報答春苦吟
似覺詩才進剩飲寧辞酒價髙無酒可供千日醉有詩堪
與萬人傳敕書雖未除詩債盟府尤當策酒功乾坤萬象
供詩料風雨一楼為醉鄉皆工

白樂天歳日家宴戲示弟姪兼呈張侍御殷判官詩云弟妹
妻孥子姪甥嬌癡弄我助歡情歳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
進膠牙餳形骸老倒雖堪嘆骨肉團圓亦可榮猶有誇張
少年處笑呵張丈喚殷兄　膠字作去声
宋景文春宴行樂家園詩云園禊初乾小雨泥飲壷遊覆况
親携身輕早蝶千田舞枝袞新鸎百種啼乘飲草茵侵坐
軟畏風桃綬向林低陽暉自有留人意街照高樓未遽西
禊字入去声
陶淵明飲酒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諠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〻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題名飲酒而詩中何曾及

酒也蔡寛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適
自得之意真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為望字
若爾則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
此者蘇東坡云此詩景與意會故可喜也無識者以見為
望白樂天効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終南山則流
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裴稅詩云采菊露未晞舉
頭見秋山乃真得淵明詩意
韓退之答鄧道士寄樹鷄詩云軟濕青黄狀可猜欲烹還喚
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此樹鷄乃木
耳大者之名艇齋詩話云予按劉龍耳事兩出抑子厚龍
城錄載茅山處士吳綽因採藥於華陽洞見小兒手把大

珠三顆戲於松下綽見之因詢誰氏子兒奔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行不三十步見兒化為龍形一手握三珠頻在耳中綽以爇斧斸之落左耳而失珠所在又馮贄雲仙散録云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然龍城録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而雲仙散録乃有乖龍割耳之說二書各有可取也洪慶善注韓文甚詳而於此獨鈌又不知其如何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二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三

文史類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知之生乎異代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顔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易義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群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颦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觧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鄭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黄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絶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潮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盖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盖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嚐嬳而狼狽矣　珊瑚鈎詩話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

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子詩云雲移鳥滅沒
鳳翼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群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兹
可為知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同上

陳后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
黄魯直怪嘆以為異事黄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
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
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曹景宗探得競病韻字詩云去時兒女啼歸來笳鼓競借問
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人有此才沈約詩人嘆賞之李衛
公作步虛詞云仙女侍䰀鬟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
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皆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〻到
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〻天風吹珮環嗚呼皆人傑也
哉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選
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迹則亦見之
本傳故其擬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
白日春富貴極來唯嘆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
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趁庭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
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彥國詩話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
如有人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唯聞風雨
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作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
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
猫兒時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羽衣曲
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
洲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論說頗詳不知
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
說第記之者或有遺亡者爾　六一詩話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
姜桂交荊菅奇孫甘桂汲古綆僥覬敢揭鈎今竿已歸耕
稼供藁秸公貢幹國高巾冠玫更句格各謇吃始固狡獪
加間関又有郊居江干堅閑曷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吃
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為出公意以文為戲余觀唐
人姚合少監集中有洞庭葡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蔓
漾盈搓皎潔鈎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烟壁幽屋濛窗夢冥
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
高博記造句奇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為戲耳若直指
為坡起則寡見可笑也　學齋佔畢

五平五側體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
酒潁河上晏言古人章句中有全用平聲穩帖如枯桑知
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四十
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固為佳作然
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嘗觀陶淵明詩萬族

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詩寂寞白獸闥皆
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
有五平五側唱和在杜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
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覩博洽而恨未之見何耶所
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齋佔畢
韓子蒼進退韻近體詩云盜賊猶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
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鬢髮衰白盡
瘦地日攜鉏又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
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
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
子不生還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共定今體詩
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二曰轆轤一曰進退葫
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
退失此則繆矣韓詩蘇夫字在十虞韻胥鉏字在九魚韻
李詩難寒字在二十五寒山還字在二十七山誠合體格
王建宮詞魚藻宮中鎖翠俄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
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又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風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又羅衫葉葉繡
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
中又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開花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
病隔簾教喚女醫人歐陽公云建詞多言宮中事群書所
闕記者往往見於其詩皆摭實非鑿空語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作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登湖州銷暑
樓詩云重樓肆登賞豈羨石為廊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
凉層青識漁浦芝紫認仙鄉却恐當歸闕靈脂為別傷不
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之僧云不雨若令過
半夏定應晒作葫芦巴又如詠上元夜遊人詩云但看車
前牛領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
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溫公詩話
字書柳子厚寄劉夢得詩云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
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夢得荅詩云日
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
薑芽斂手徒子厚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
六紙其詩謂此也夢得柳家新樣元和脚東坡作手字后
山作脚字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
製之新陳后山亦有紀徐僊效黃山谷書詩云蓬萊仙子
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佑樣信知人厄匪
天窮蘇東坡亦有酬柳氏二外甥求筆蹟詩云退筆如山
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
問人又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
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想應作字自有一段天巧何必論
元和之手脚也　柳公權字誠懸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

文詠歲詩行韻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詞調自操
而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
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　元稹集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
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晴又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又
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誠齋

臨川王氏嘗為詩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
道真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其
言為然也朱文公校昌黎文乃取臨川之詩附其後愚觀
晦庵平日於昌黎實敬其人愛其文獨以未免詩酒博奕
志在利禄而微有嘆息之辭瑕瑜不相掩極議論之公矣
今附此詩則所未曉且枉費精神之說陸象山正以此譏
晦庵而其說正自臨川王氏來亦豈其然乎　黃氏日抄

歐陽公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
翹楚才嘗荅聖俞詩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公以文
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范石湖將至公安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痛豈不懷歸畏簡
書慈溪黃氏曰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
馬蕭蕭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
豈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日抄

題畫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
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用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
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云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
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
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
以有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
此耶

范元實詩眼云老杜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
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
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
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
策要自穩愜爾

杜什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
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如田父泥飲詩云步屧
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
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
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葛常
之韻語陽秋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荊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如云團
荒深院藥風約平池萍米不切律但苦無思耳
維揚之役衣冠南渡王邦寵客宛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
云揚子江頭揚子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
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illegible]

春作伴好還鄉爲關淮南米貴賤其叙事有情致爲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常以羙君戲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斷斷青雲梯騂驥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尹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始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竹坡詩話

王荆公暮年喜集句山谷謂正堪一笑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有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之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又如就之擧子中老榜其弟子以誹譏之客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又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户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其可笑也　后山詩話

慈溪黄氏震曰荆公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傳皆不可及賦銘等皆淡古　日抄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對全句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可對何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竹坡詩話

詩中用双疊字易得句嫩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黄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々水田飛白鷺陰々夏木囀黄鸝四字下得穩切若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々樹攪離思花冥々無端落木蕭々下不盡長江滾々來則又妙不可言矣　同上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宋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刻意文昌往々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余嘗見其親筆其後題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止車槐陰下其樂洋々也晚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

催迫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凉清嚴官吏两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衣换半醉扶車歸路凉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置兔歲蹉跎百壺社酒相經過甚佳　竹坡詩話

唐詩賡和有次韻者先後無易有依韻者同在一韻有用韻者用彼韻不必次韓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余干旅舍詩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城孤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擣征衣又張籍宿江上舘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听擣砧衣西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劉貢父詩話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々見於其詩如内中数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史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録畧言其善畫亦不云其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曹剛弾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潜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託附乃垂於不朽蓋亦各有幸不幸也
六一詩話

宋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双獸面面首何時復来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家得此詩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數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道山詩話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落々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々々如蒸餅普字如人屈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又云學書須要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者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矣　海岳名言

淮海桑世昌回文集云詩苑云回文始於竇滔妻反覆成章舊為二体今合為一止兩韻者謂之回文而舉一字皆成讀者謂之反覆又上官儀曰凡詩對有八其七曰回文對情親因得意得意逐情親是也自爾或四言或六言或聲律或短語既極其工且流而為樂章蓋情詞交通妙均造化此文之所以無窮也東坡云余少時見江南本其後有題詩十餘首皆奇絶宛轉過於蘇氏之作遂甚今獨記其三絶其一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鴈遠城邊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柳絮愁縈骨淚灑縑書眼見郎其三羞看一首回文錦々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後秦少游太虛謂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絶今以補子瞻之遺其一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怱々其二啼草露如郎薄倖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揮珠淚語燕聞時斂翠蛾其三琴絃斷續愁無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繡窗閑倚更誰同其四參横霽色天沉水烏宿寒枝竹鎖煙衾薄夜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堂前其五寒信蝎風秋葉黃吟燈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意傳文錦字々愁縈若斷腸東坡復有次上韻三首一

曰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
擲絲低日晚庭空二曰紅殘短燭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
腸風葉落殘鶯夢蝶戍邊回雁寄情郎三曰羞雲斂慘邊
春暮細綫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
琴

回文之詩宋齊梁陳皆有作如齊王融後園詩曰斜峯繞逕
曲聳石帶山蓮花餘拂檻鳥樹密隱鳴蟬梁簡文帝和曰
枝雲間石峯脉水侵山岸池清戲鵲聚樹秋飛葉散蘭綸
和曰燭花臨靜夜香氣入重帷曲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
庾信和曰旱蓮生竭鑊嫩菊養秋蹊滴池留冷鷺分橋上
戲人

陸龜蒙寄皮襲美晦起即事詩曰平波落月吟閑景暗幌浮
烟思起人清露曉垂花謝半遠風微動蕙抽新城荒上処
樵童小石蘚分來宿鷺馴清寺野尋同去好古碑苔字細
書勻皮日休和陸秀才曉起詩曰孤煙曉起初原曲碎樹
微分半浪中湖後釣筒移夜雨竹傍眠几側晨風圖梅帶
潤輕沾墨畫蘚經蒸半失紅無事有杯持永日共君唯好
隱墻東

王荆公泊雁回文詩曰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柝隨風斂
陣樓映月低絃漠々汀帆轉幽々岸火然危通細路溝
曲遶平田朱文公亦有菩薩蠻詞二首其一次圭父韻曰
暮江寒碧縈長路々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々陽夕
塢花客愁無勝集々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々多醉似醒
又呈秀野詞曰晚江飛盡春寒淺々寒春盡飛紅晚尊酒
綠陰繁々陰綠酒尊老仙詩句好々句詩仙老長恨送年
芳々年送恨長二公之詩詞皆冠絕

正統己未予以進士觀政刑部廣東清吏司與貴州司同一
堂主事吉水王佐能詩一日自書古回文詩一首謂呂洞
賓作詩曰潮回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
松逕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々綠樹江天曉靄々紅霞海
日晴遙望四邊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強予和之予依
韻和曰潮平斷續把杯傾舉火漁家幾處明橋小隔村孤
寺遠館幽通逕一池清迢々野色秋雲淡漠々汀煙曉樹
晴遙望別峯仙跡古蕭々荻岸釣絲輕當時疑韻而和後
見別集前詩乃宋人周明老題龜山之詩非呂洞賓作也

菊坡

律詩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
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老杜何將軍宴詩
曰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
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懽此七言律詩之變体也
東坡嘗用此体作詩云半影蕭々老遂良一身流徙海中
央無錢種菊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
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郎老

杜又有絶句変体者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
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常蘇州亦有詩曰兩
望青山消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来何處雲峯来
宮裏拂松枝凡此皆詩之変体又有五言律詩至第三句
便失粘落平仄亦別是一体唐人用者甚多但今人少用
耳學者不可不知　苕溪詩話

古人酬和詩答其来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
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矣唐人
尤多姑取杜集略紀之高適寄杜公云愧爾東西南北人
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
何言杜則言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詩寄杜云興

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何路出巴山重
巖細菊斑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山落
月時籬外黄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
悲皆如鐘聲在虡扣之則應往来反覆於是有餘味矣
容齋隨筆

詩句偶有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
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
空樹響隴月自秋輝也杜云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比
庾信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鶯
隨入户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
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

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
　誠齋詩話

湯文圭呉人也時李徳誠加司空文圭草麻潤筆之貲不至
湯以詩促之云紫殿西頭日欲斜曽草臨川上相麻潤筆
已曾聞奏謝更飛章句問張華時人莫不笑之

張齊賢詩甚温厚世少有傳者今録其銘座右詩云慎言渾
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
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
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々赫々是也四曰双
聲對黄槐緑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双

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
東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虫穿
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
殘荷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
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々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々
君未歸是也　詩苑類格

王十朋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
尚在後来誰與子争先此歐公贈王介甫詩也介甫不肯
為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

公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則贈者不失言當者無愧色　本集

蘇東坡云邇英殿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絶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黄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鸞鳳字蒼顔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歸來車馬已喧閧争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玉堂晝掩文書靜鈴索不揺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大羊散盡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頌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

薛道衡昔昔鹽詩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双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詩耶胡苕溪云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體其微旨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玄怪録載遂除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唐詩有云媚頼吳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黄帝鹽俗傳以為黄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盖不考也　詩林廣記

韓文公寄盧仝詩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説尋坦途猶上虚空跨騄駬隱居詩話云班固言五傳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而鄒氏夾氏無書今退之云五傳不知二傳何書也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云仝不仝異不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仝自仝異自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此弄筆嘲同異之謂也

黄魯直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老懷百歳幾回開詩話云此山谷得意之句凡兩見之一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意相類因附于此

詩書以後真多事已矣洪蒙喚不回荷蕢那知夫子者負苓曾笑伏羲來先天一畫無餘卦六籍千年有冷灰豈是世間文字少新篇後傳逐年開此古渾作言外有餘味河圖三畫已剩却堯典萬言猶欠着向來潛聖天何言六經非渠一手作杏花壇下發不開天公更遣麒麟催乾坤造化登青竹洙泗光芒付綠苔堂上書生真苦相蠹簡嚼穿渾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後千萬年作何樣華元夜登子反床華鏜晨趨孔子堂當時浪說析骸骨今日覃思彫肺腸華君將身傳凍餧毛穎可憐彼何罪君不見老農驅牛耕隴頭稻雲割盡牛亦休毛穎為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短檠青燈明復滅詩話云華鏜秀才作六經解楊誠齋書長句于後思致甚巧末意顯然

吾莫讀詩莫吟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个字嘔出心人言讀書樂人言吟詩好口吻長作秋虫聲只令君瘦令君老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听雨听風都有味徙來即行倦即睡此亦誠齋作句老而佳

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一生精力費摠間又詩云鄰壁朝吹誦學而老人聽少聽移時他年謹勿如張禹帝問床前繆不知此二詩句意俱好

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此李長吉驚人之句王直方讀此詩每擊節以為詩人所以多窮也

黃山谷云文章最忌隨人後又云隨人作計終後人詩話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若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皆為文之要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之句云云誠至當之論也

韓文公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詩話云元稹李杜優劣論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陽冰序太白詩云風騷之後千載獨步惟公一人而退之詩屢言李杜未嘗分優劣也東坡謂公追逐李杜參翱翔亦可見公之意

蘇東坡詩云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釅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踔踸踔勑角反踸丑甚反維時老宗伯言歐陽公氣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淰魚駭皃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詩話云宋朝文體之變自歐陽公始坡此詩能發明之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三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四

詩法類

晦庵云古今之詩凡有三変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変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変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誠齋翻案法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責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趙章泉詩云

或問詩法於吳叟因以五十六字荅之云問詩端合如何作待欲學耶毋用學今一禿翁曾總角學竟無方作無略欲從鄙律恐坐縛力若不加還病弱眼前草樹聊渠若子結成陰花自落

楊誠齋品藻中興以來諸賢詩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趙蕃劉翰黃景說徐似道項安世鞏豐姜夔徐賀汪經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萬蕃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又寄家人云留中藥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詩云信腳到太古因登岳陽樓不作蒼茫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拖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金林檎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黃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染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余歸自金陵張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挂隱軒為我酹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趙詩云紅葉迎村雨黃花獨迎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劉詩云自鋤明月種梅

花又云吹入征鴻数字秋似道云暖分煨栗火明借續麻
灯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項安世題釣臺
醉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鞏詩云碎斫生柴爛
煑詩又有姚宋佐一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
越樣明梅月蕭踈兩竒絕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
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
回頭却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
外梢又河横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長又有龐右甫
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辰北斗邊月照
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詩體總論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
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変低昂殊節若前有浮声則後須
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双
声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
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今略舉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
騁纖腰於結風長楽鴛鴦奏新声於度曲又云厭長楽之
踈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楽義不同不為重復此為傍
犯如九歌云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蒸蕙殽對奠
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
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
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
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双聲
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
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
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月吐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輩
詩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筆談

江左體

下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声律然其對偶特精切謂之
骨含蘇李體 浣花流水〻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
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双鸂鶒
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杜子美卜居詩

蜂腰體

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及頸聯方
對偶分明謂之蜂腰格言已断而復續也下第唯空囊如
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来春
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賈島

隔句體

破題與頷聯便作隔句對若施之於賦則曰幾思靜話對夜
雨之禪牀未得重逢照秋燈於影室也鄭谷吊僧詩云幾
思閒靜話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雲終
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遠長松榻遙焚一炷香

偷春體

其法韻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謂之偷
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
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牛
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杜子美寒食月詩

折腰體

謂中失粘而意不斷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〻柳色新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贈別

絕絃體

其語似斷絃而意存如絃絕而其意終在也燕鴻去後湖天
遠欲寄知音問起居七歲弄筆今八十錦鱗吞鉤不吞書
僧謙寄遠

五仄體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
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
見仄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
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瞑色
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西清詩話

回文體

謂倒讀亦成詩也　見前文史類

五句法

此格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幽江蕭條
秋氣高芰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

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又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烈
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
如雨　杜子美

六句法

此法但可放言遣興不可寄贈杜子美云烈士惡多門小人
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
笑山谷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
年身但願身無事清樽對故人

促句法

止於兩疊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側聲皆可江南秋色推煩
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歸愁如織

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蘆花如雪洒扁舟正
是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〻計如轉蓬一身
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

平頭換韻法

東坡作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
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為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横峨嵋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
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一韻七句方換
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双殺双殺者不得此法也

促句換韻法

曾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饕蟲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貧馬百䭾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為鄙句云青玻瓈色瑩長空爛銀盤掛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坐發興新浮蛆琰琰拋青春不妨舉酸成三人 漁隱

拗句

曾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鞦韆門巷火新改桑拓田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雁麥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曾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沙上草閣新柳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非獨魯直變之也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禁臠

七言變體

律詩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 漁隱

絶句變體

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絶句詩之變體也 同上

第三句失粘格

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鵕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騎駿馬終須重到史君灘韋應物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谿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為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仄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 同上

八句仄入格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踈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藁

撚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玆文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　古今詩話

進退格

鄭谷與僧齊己黄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双出双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按僣遊録載唐介為臺官廷𨒪宰相之失仁宗怒謫英州別駕朝士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格也按韻格難字寒字共在二十五山字還字共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此格豈率爾而為之哉冷齋以為落韻誤矣

平側各押韻

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筭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変體此尤可恠者也　蔡寛夫詩話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為双聲何為疊韻答曰互護為双聲磝碻為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双聲為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為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双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不同韻故謂之双聲磝碻同為牙音而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咿喔霡霂皆双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按李羣玉詩曰方穿結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上乃双聲下乃疊韻也　學林新編

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茭隔𦳝鼓過軍雞狗𪄀觧襟顧景各箕踞擊甌高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此漫叟詩話

扇對法　此與前聯句体同

律詩有扇對格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有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乱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漁隱

蹉對法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

酒盞踈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踈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踈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藝苑雌黄

離合體　前雖不取此特存其大畧耳

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荅鄱陽客詩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黄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秋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西清詩話

禽言詩當如藥名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無異尋常乃為造微之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苦竹岡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漁隱

人名

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謂前無此体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仕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岩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朧朧昊丹霞昆澗谷永不變山梁遇樂羣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体乃知古今文章之変殆無餘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別立体然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

藥名

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側柏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即非正用孔毅父有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鉤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下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又此地龍舒國池隍散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踈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　漫叟詩話

詩訣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傳長虞日月光太清陳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也如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誠齋論奪胎换骨

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如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牧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山谷簞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秖是說家鄉呂居仁云

如何今夜雨秪是滴芭蕉此皆以故為新奪胎換骨

點化古語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遥望洞庭湖面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孔稚珪白苧歌云山虚鍾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管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則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托物取況

詩之取況日月比君后龍比君位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

山海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節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荼蘼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荷花似六郎之意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〻起弄日鵝黃裊〻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

瘦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註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即絲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虫也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理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皆入於妙若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〻

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失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若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絶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〻見點水蜻蜓款〻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意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無邊落木蕭〻下不盡長江滚〻來其富貴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竆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絶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〻即不巧〻而能

壯乃如是也　碧溪

戒訕謗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

有規諫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

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鄰王臺上醉春風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才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可謂能規諫矣　幕府燕閑錄

誠齋評為詩隱蓄發露之異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双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雨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乱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為微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来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方萬里論詩

詩人世豈少哉而傳於世者常少由立志不高也用心不若也讀書不多也從師不真也喜為詩而終不傳其傳不傳蓋亦有幸不幸而其必傳者必出乎前所云之四事今姑唐宋詩人所論著列於此與學者共之

杜荀鶴苦吟詩云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一句我自得四

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詩始擬歸山去林泉道在茲　梅聖俞和太師相公詩言公之篇章真草過人遂甚而特獎進後流于詠言依韻詩云杜詩嘗說少陵豪祖德兼誇翰墨高蘇李為奴常侍席鍾王北面使持毫郊麟作瑞唯逢趾天馬能行不辨毛一誦京山零雨句無心更學楚離騷註子美祖審言嘗謂詩可使蘇李為奴書可使鍾王北面

曾艇齋詩話

人問韓子蒼詩法子蒼舉唐人詩云打起黄鶯兒莫教枝上啼〻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予嘗用子蒼之言徧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云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

作為舞春風多秋来不堪着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
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荊
公詩云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
思皆此機杼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六一詩話

韓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
情懐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
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
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寛則波瀾横溢泛入傍
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
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

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梅聖俞論此以謂譬如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
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
史言退之木強若寛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
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石林詩話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
見刻削之痕如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
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為漚則魚常上浮若大雨則伏
而不出矣燕体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則受以為勢
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穿花蛺蝶深々見點水蜻蜓

欵々飛若深々字無穿字欵々字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
妙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所以氣格超勝使晩唐諸
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之体
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不失言外之意自老
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変古今與五更鼓角声悲
壮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継者韓退之筆
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其和裴晋公破蔡州回
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
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晋公留守東都詩云天子
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体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四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五

四六類

陽夏謝伋曰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鑑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效之

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須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宋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籩豆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剪裁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袞雖罄一心調傅說之羹難諧衆口後人改用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諧於衆口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實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邊陟宰司屢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微言

廖明略為四六甚工舊見為安厚卿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歎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莫北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穹不愍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弁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畧平生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顏夷仲黃門為北界幕代梁才父答王覆道舍人啓云誦佳句新濫嬴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騫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闓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稟文縝為中書侍郎索筆塗去別作一聯云擁鑾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轡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政和間北使謝甜寶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卿方厥包來貢之期拜茲德惟馨之賜天香瀰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浥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毋楓廷切頒於獻君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此婦人四六之工者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宮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又一長

老乞入道表云一晋蠻夷之風敎遂忘父母之髮膚幾同
去國之野人忽見指天之北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
掌以擎拳
汪退傳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後復職以啓謝廟堂時相作荅
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
此太學熊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笏
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晋士之淸狂上馬納橐豈有唐賢之
風度此汪彥章詞也
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千載
文章户牖期自立於一家獨闇聖知何名曲學
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書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
不謂朝廷之大體此指取黃門而言
陸盆中德宣和間為中執法閨門孝友嘗彈蔡絛范丞相達
炎間荅其啓云久居言路屢彈多權貴之臣晉掌文衡登
拔皆純正之士
汪彥章賀呂成公大拜啓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賡追朝夕
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建業一沙弥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韓為索筆
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
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他日
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日與謝伋先公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
我門闢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青接辭之伊迩仍問歲之
可期
趙祖顥與謝伋同在太學因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遥
漸覩掛簷之月楊雄宅畔茂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
欲就眠而未可伏惟其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
莊之風流酒滿樽中晉狂詠詩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
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
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
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
在耳盡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已上皆謝伋
四六談麈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
削而已伐山語者如披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
伐山謂生事也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兩聯皆熟事則
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
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
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此不拜單于用鄭衆事
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
田録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
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為工然其間一聯云王
姬築館接仇之禮既爀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一聯
亦不减前一聯也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厚之乞退遂用元憲詩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燭武字出國語神宗覽之憐其意而留之

歐陽文忠公致仕謝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忘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藹藹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寘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於君父也子瞻為筆記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未有能及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拜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談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闢此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下句談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雖金石而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任藩郡後聞儂智高餘寇二廣殺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上表謝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俄自層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此用李德裕徹背記代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錢希白二子彥遠明逸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事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彼此相須而又不失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然

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足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

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变記在舊史號為元功固未有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倒亮三世救寧四方嶇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
彼相方又為特異此又妙矣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
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
又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瞻長安之日身同旋草
卞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
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
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

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黄閣毅口鑠金此時
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為之騷動朝
廷遣郭逵趙卨討之王荊公作相草出師勑牓有云惟天
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為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
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
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此荊公用舊意為新語也
熊伯通任金陵為王荊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
戒相成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荊公取而用之後人用此
一聯相承不已又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
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喬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四川者相
承用此一聯
廖明畧賀安厚卿啓云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翩望霓旌
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
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
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隱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荅
書之啓云寂寞江濵若戎車之陷淖棲遲當邑信塞馬之
依風睎然晨光照此蔀屋
唐鄭準為荊南節度使成納從事納本姓郭代為作乞歸姓
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靜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
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称於張禄未遑辨正尋涉艱危
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朱姓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

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宗議
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
儳竊也
滕元發光禄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荊公不合
遂出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安州既罷安州許朝見
将復用之忽中飛語再調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
寺也王銍父實公之客托撰陳情表自辨為草表云人情
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敬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
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敬畏之
心令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
呼於君父更将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㳟臣本無

學術亦無才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信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踈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故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禄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在於臣身並無註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幸賴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愛自偏州漸移節鎮昨因任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

又已到任官為近侍理合朝參實欲叙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唯祈一望清光今者幾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覩誥意復領裝資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敷希行葦之仁曲聆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鎮尚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所覬更求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布成疾伏望　皇帝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日前之異恩改授臣領舊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隣之父老

臣々之願永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王公手揮涕曰此子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微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由強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閟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遥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蘇子瞻與呂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竊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服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為謫詞又極口詆之竄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云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態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預遊西蜀追驂鸞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膻腥闕庭臣被圍四十九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

當臣致命之時悪絵罪盈是賊威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着能持弓白虎捧纛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鳩翔老蝶龍攫皆文武雄徒志氣不衰其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口占狀云上件之珎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孫勅本畫工之子頗多技能王徽為中書舍人草勅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勅終身恨之

黃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群雉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驛勞之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疑碧早拋釣月之徒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羇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阮里道之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又不加點其警句云投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遥連

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計數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制曰至學窮於聖源賛名溥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湮欝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為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洪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能間若此者極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荊公出處之詠也世人謂中含譏諷切恐不然

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草立哲宗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麗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纏天人以萬世天下誦之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為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大母以萬世為心命處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莪光紫庭龔響彤管一時諸公皆嘆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豐中陞穎州為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

罷參政作領守令郡中老儒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套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壽丘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祕圖雖舊錫命維新又曰與言駿奔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為嘉名以復舊服

前輩作謫張隧告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消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財之初奚堪於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財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為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瞻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綻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温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温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成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内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温公編進君臣事續温公請置局辟官薦劉道原劉貢父趙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役又辟范淳父在局書成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字為賞與時道原已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温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付下國子監開板令温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讐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讐官各以表謝獨張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其畧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偏窺況人主得暇周覽思有所述頒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賜名勑講進而進讀目為通鑑時道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内上假言官之資責熟諳里俗之誘嗟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跡固已粲然而先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嘆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布恩均我投淮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宮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脩書者秪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為講筵芸叟為臺官也資治通鑑成温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判於通鑑後者是也温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已上並王公四六

評論詞賦破題俞元德螢雪叢說云嘗見俞偽老論其外公天之曆数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数在於舜躬又見陳李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数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郎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

賦以一字見工拙長者吳叔經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鮮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蓋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字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輝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沉瀝瀝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李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李陸先生極喜上兩句只嫌第四句不足乃改貫字作寓字較有意思尤善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皆二公之警誨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五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六

樂府類

唐溪詩話云宋堯壽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暇尤以文德遠服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文義弗協遂親製郊丘宗廟原廟共二十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清新簡古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澹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凝望處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穀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錄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書劒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苕嫁樂游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游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已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嘶雲鴈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署名此必中原士大夫淪於異鄉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也

濠梁許伯楊庭為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其一曰不

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然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
井無數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煖風吹
動綉簾鈎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清河堤上
柳綠陰流水依々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
旗記得當年春去也錦帆不見西歸頻拋輕絮點人衣如
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
逕逶迤閑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綠陰向人濃離落蕭
疎雞犬靜日長飛絮濛々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
到翠光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橋邊
行色馬蕭々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
前亦自無聊衹憑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

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東楚暮西秦
不成名利竊得鬢毛新莫怪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
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遊人以樂府臨江仙
按之可歌也

竹坡詩話云大梁羅叔恭為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荊
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
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小憐初上琵琶
總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荊公平生
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曰荊公詩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
花影上闌干皆王平甫詩非荊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婿故
嘗見之耳叔恭所見未必非平甫詞也

浪淘沙李後主春日懷舊詞云簾外雨潺々春意闌珊羅衣
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
鬱々不自聊遂作此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矣

燭影搖紅柳耆卿作閨情詞云妝粉輕勻黛眉巧畫宮妝淺
風流天賦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縈心可慣更那堪頻
頻顧盼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
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收雨
散凭闌干絲々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山

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天下詠之遂
傳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々
變聞之後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
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
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御街行范希文秋月懷舊詞云紛々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
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々今夜月華如
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
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
回避後蘇東坡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
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遂作詞云不似秋光只與離

人照断腸
水龍吟章質夫詠楊花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
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閑趁遊絲静臨深院日
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〻欲下依然被風扶起○蘭帳玉
人睡覺怪春衣雪霑瓊綴繡床漸滿香毬無數纔圓却碎
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有
盈〻淚蘇東坡依韻和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
墜抛家傍路思量却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
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
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来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来不是楊花點〻是

離人淚詩話云章楶質夫作此詞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
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
夫詞有組綉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凈洗却面
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惜分飛毛澤民作贈別詞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
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断雨殘雲無意緒寂
寞朝〻暮〻今夜山深處断魂分付潮回去百家詩序云
元祐中東坡先生守錢塘澤民為法曹掾公以衆人遇之
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籍妓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
深處断魂分付潮回去公問誰所作妓以毛法曹對公語
坐客曰郡寮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還留連

数月澤民因此得名
天仙子張子野作送春詞云水調数聲持酒聽午醉醒来愁
未醒送春〻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来花弄影重〻簾幕密遮燈
風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紅應滿徑古今詩話云有一客謂
張子野曰人皆目公為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
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来花弄
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
生所得意也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断處見
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来花弄影又隔墻送過秋千影
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苕溪漁隱云細味二說當以古

今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玉樓春宋子京詠春景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
客棹綠楊烟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
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
照遯齋閑覧云張子野郎中以詞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
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謂其侍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来花
弄影郎中耳子野屛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
耶遂出置酒盡歡盖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浣溪沙蘇東坡詠村景詞云簌〻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
繰車牛衣古柳賣黄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
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

村北嚮綠車参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作詞要綺靡如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碧花壓闌干春晝長此庭筠工於造語極為綺靡花間集可見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〻一聲〻空階滴到明　漁隱叢話

玉樓春溫飛卿作恨別詞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裏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云如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公言是也因逐賦樂天詩兩句云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此詞語意高雅

踏莎行秦少游作春恨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江作此詞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又范元實詩眼云余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摸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黃山谷亦有踏莎行賞春詞云臨水夭桃倚墻繁李長楊風掉青驄尾坐中有酒可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明日重來落花如綺芭蕉漸著山公啓欲牋心事寄天公教人長壽花前醉草堂詩餘云山谷曾親書此詞寄祝有道云諸樂府雖有賞歎其詞未深解其意味者故并奉寄

雨中花王逐客作夏景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〻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溫叟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之所知

憶秦娥李太白詠秋思詞曰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〻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宮闕

漁家傲歐陽永叔詠初冬詞云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畫閣新粧褊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懶玉壺一夜冰澌滿○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雁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乱

醉落魄汪彥章詠額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

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朶香紅玏
細蟬隱々搓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墻頭些々子真消
息茗溪漁隱云漾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船有映簾而覷者
止見其額故作此詞

品令黄魯直詠茶詞云鳳舞團々餅恨分破教孤另金渠體
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
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
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茗溪漁隱云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
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

又詠茶阮郎歸詞云歌停檀板舞停鸞高陽飲興闌獸烟噴
盡玉壺乾香分小鳳團○雲浪淺露珠圓捧甌春筍寒絳

紗籠下躍金鞍歸時人倚闌古今詞話云觀者嘆服此詞
八句狀八景音律一同殊不散乱人爭寶之刻之琰珪
于堂室之間

鷓鴣天晏叔原作眞會勸酒詞云綵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
却醉顔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裏風○從別後
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
夢中雪浪齋日記云晏叔原此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
盡桃花扇裏風不愧六朝宮掖體又趙德麟侯鯖録云晁
無咎云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
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裏風自然可知此人不生於三
家村中也

念奴嬌李漢老詠月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々脩眉横綠
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栗萬丈斜暉奔雲涌霧飛
過盧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
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齊飲一洗離愁千斛斗
轉參横翩然歸去萬里騎黄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
茗溪漁隱云李漢老此詞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之
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々月暉々樓礙天邊織女
機横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
非也

漢宮春晁叔用詠梅詞云瀟洒江梅向竹梢深處横两三枝
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

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傷心故人去後冷
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
流不在人知茗溪漁隱云此詞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
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君家門户重々閉春色
何因得入來或云官花之玉堂非也

滿庭芳秦少游詠離情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
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
紛々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
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断燈火已黄昏侯鯖録云
晁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之詞如斜陽外寒鴉

〻数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者亦知是天然好語也
點絳唇林和靖詠草詞云金谷年〻乱生春色誰為主餘花
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〻
無數南北東西路詩話總龜云林和靖善為詞作此點絳
唇乃草詞也謂終篇無草字
水仙子苕溪漁隱云賈芸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
曠沈會宗工詞為賦此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
塵可礙等閑蕭灑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
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
山一帶水一泒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
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宛如曾
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芸老一首好詞沈
會宗無限當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六　終

菊坡叢話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單宇撰宇字時泰菊坡其號也臨川人正統己未進士官侯官縣知縣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采古今論文之語編次成帙分二十六門凡論詩者二十四卷論四六者一卷論樂府者一卷所采自樂府古詞以下宋人居多元人如薩都拉等亦間引及然寥寥無幾每條各註所出亦有但註菊坡二字者則宇自記其語也史載宇待銓吏部時値英宗北狩上書請罷監軍內官又上書請毀王振所建大興隆寺其人亦錚錚者而於論詩不甚當行是編大旨欲配胡仔之書故仍以叢話爲名然采摭不及其博又仔書多論文此書多記事仔書多考証此書但抄撮舊文例亦小殊

瓊臺詩話二卷附錄一卷

〔明〕蔣冕撰　附　蔣兆昌輯

山西省臨猗縣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愛吾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瓊臺詩話二卷》提要

瓊臺先生詩話序

蘓文忠之文價重宇內至小品一書亦珍之如寸珠尺璧曰長公嘻笑怒罵皆文章也

本朝文莊丘公經術經世之學不減文忠而其用究之如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朱子學的瓊臺類稿諸書上已懸之學宮次亦供學士家之咀嚼矣惟詩話不傳即其家亦不以煩剞劂氏夫固謂公之雕蟲不屑以是

耳朕觀公與西粤蔣公一生衣鉢焉記此編蔣公銓而次之精神俱在其可以不傳乎文忠之文不在小品而讀小品者如見文忠予吏隱海南喜見文莊全集而又喜是編之得手自

較其訛謬而以付梓人也雖不獲如蔣公遊公之門承公之教而其緣亦渡海一大快云若夫文忠與璀之宦寓于是地一先公而爲公所景仰一后公而景仰夫公也又不在文字間

覓宗主也崇正十一年戊寅冬至閩

後學張璀頓首拜序

瓊臺先生詩話序

先生南海儒人也以經術文章顯于
昭代所著述有朱子學的大學衍義
補諸書行于世一時嶺粤數千里莫
不仰先生為鉅儒云肰先生官

憲
孝二廟之世浮沉中秘冑學者三十
餘年暨乎一旦獨用而先生固已耄
老捐賓客逝矣先生平學業百不酬一
可勝恨哉當漢初六經未盡出孔壁
賈董猶以明經著聲玄虛敗晉聲律
變唐而王弼韓昌黎輩居肰以經術
尸祝大成廡下及我
明建國二百餘年矣三尺童子誰不
執經談道而理學未一二数寧詎乏

人至是蓋當時所名理學屬之明心
致良知輩先生學術明體適用山斗
萬世祇將一屋散錢諸耳奚怪乎從
祀之寥寥也先生博雅若宋學士守
己若胡餘干通達若羅太史事業若

楊文貞名理若薛文清遡讞者獨謂言行表表一世録之名臣是仲舒不得相江都昌黎不得詆佛骨驅鱷魚也赫赫孔廟胡元諸君子得藉手經傳俎豆其間先生豈愧其人而當事議從祀不列之剡牘之末余當爼先生九原問之雖朕先生之學令一攝風雲則汪李之紛紜不在

憲廟之際

孝廟十八年德化彪炳必有進于弘

治者寧令人嘖嘖侈譚學術也先生不以相業著而以學術名非先生之心尤非斯世斯民之幸已余之抱憾于先生寧莇爲先生没没耶先生餘閒以詩歌自娛非著述之鉅者朕咏歌性情闡揚名理大都有康節明道風是亦理學一班也清湘蔣公因而訓詁其間廣其師說命之曰詩話而蠹蝕幾半板刻無聞又將爲先生抱一憾矣不佞後學亡述敬輯蠹魚更

雋亥豕梓之家塾以永其傳因述数
語以記歲月云爾
萬曆戊戌仲夏之望吳門後學許自
昌謹書

瓊臺先生詩話序

歲戊戌冕來京師拜瓊臺先生於館下懇求學焉辱
先生念先父之舊不以冕為不肖而棄之俾占藉為
弟子循循教誨以性命道德之懿文章學問之要政
治理亂之端脩為涵養之方委曲指示務欲冕大有
所造詣而後已冕雖不肖何其幸歟又三年辛丑會
試不利將南歸省母因慮平日之所聞久則不能無
遺忘也著為詩話二卷總若干則凡先生之鄉人暨

當世之士夫談論有及於此者冕或聞之亦謹錄於
其間竊惟冕之所聞於先生者非止一端他日倘當
更有所論著以為一書如程朱門人之錄其師說者
然然未敢必其能成否也謹書以俟倘遂此志則甚
幸幸甚矣是書所論著者止於詩詞故謂之詩話云
觀者幸勿曰小兒強作解事者是歲端陽日學生蔣
冕自序

瓊臺先生執事晃竊聞孔門諸子於夫子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録之以貽後世鄉黨諸篇所載是已至於近代若程朱之門人亦嘗録其師説以爲遺書語類諸編今世後生小子得以讀其書於千百載之下而想見其師弟子之誼於千百載之上豈非幸歟嘅夫聖賢既没道晦言湮師弟子之誼苟且決裂於天下非一日矣或爲陳相或爲逢蒙忍心害義至於如此先生所以深爲之惜而致意於晃者也晃以

故曠定省廢甘旨三四年間居逆旅中孑孑然怡怡肰如食大庖之珍羞如飲大官之醇酎如獲黄鍾大呂商鼎夏彝人不吾識而吾獨有以自樂者此也晃之見知於先生者如此豈不謂之幸哉雖肰先生之致意於晃者非私晃也蓋將欲晃任其遠者大者如古之所謂三不朽者豈止欲拘拘燓燓如一庸衆人而已哉是以妄不自料每欲竊取孔門諸子之意倣程朱之門人凡平日耳聆先生之言目覩先生之行

足以傳達貽後者著爲一書使後之覩其書者知我師弟子之誼焉雖人品之高下造道之淺深歷時之近遠不能不異肰師弟子之誼千百載之下者固無以異於千百載之上也肰而性質蠢愚兼以氣體尫羸不能觸類而長有所奮發是以雖聞見於先生者不爲不多而心則不能以盡識也況又方且留意於章句對偶之文以求知於主司以求合於繩墨以求獲升斗之禄是以雖有此志而不能以遽遂焉今既

不售援例畀姻得以還鄉省毋此心之樂殆不減於前日時繼仲夏坐逆旅中偶記憶先生之詩輙朗吟數過或景觸於目而意融於心即伸紙揮毫論著數篇一月之間積成一帙總若干則分爲二卷題曰瓊臺先生詩話嗟乎先生之所以致意於晃晃之所以感知於先生者豈止詩云乎哉故嘗欲以獻之左右而未敢也今行車既駕將自北之南獲侍左右者不數日矣故敢稽首百拜以獻焉其中所論著者未知

是否惟有以教之幸甚

學生蔣晃稽首百拜上書

瓊臺先生小影贊

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學不強而能道適其用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間間氣

晃嘗圖先生小影置書館中朝夕瞻仰以伸效顰之意故製此贊書於其上今謹錄於詩話之首云

伊吕之才孔孟之學瑚璉之器參朮之藥可以參兩間之造化可以為庶彙之橐籥噫斯人也始陶鑄於橋門終鈞軸於臺閣

右贊乃四川壬午解元曹奎夢中所作者奎乆居名埸需選銓曹於成化己亥八月初二日夜夢衆人挽其作文賀先生壽固辭不獲而作此贊既成書之火頃字皆變成金色奎於先生素昧平生而夢中有此作盖有非偶然者晃嘗拜覩先生畫像因郎奎所贊者書之上方而識其事於後今附錄於詩話之首云

瓊臺詩話卷上　凡五十二則　瓊臺裔孫名邦重訂

西粵蔣冕著　茨菀許自昌校

閩同張璀訂　瓊臺孫兆昌期昌録

嘗聞瓊人言先生八九歲時社學師命作東坡祠詩其中一聯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冕叩其全篇則曰歲久不復記憶歸家求得之嘗書以寄予今已數年而不可得可歎也已醉翁迂叟歐公溫公別號東坡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又云

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用古人所作詩就題其人祠堂前人所未有又聞先生在太學時與同舍生游文丞相祠口誦文公詩就集其句爲一絕今附於此其詞云如此男兒鐵石腸英雄遺恨落滄浪人生自古誰無死烈烈轟轟做一場

先生少時客有誦宋人龍太初沙詩者先生謂其有体無用客因屬先生足成之先生即口占以答之按太初詩云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湖

廻日射星先生足之日築堤連柏府慶磧到龍庭見說西河裏漂流不暫停盖用沙堤沙磧沙河之事唐詩曰新築沙堤宰相行虜中沙漠曰磧書曰西被于流沙今流沙河是也然又以相府之相借用象字以對龍庭龍庭者單于祭天所也單于以六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城即龍庭也東漢書載竇憲登燕然山班固作銘有曰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是也詩成客大嘆賞以為先生用事之善如此

視太祖拘拘以形容之者異矣始大以先生之言為然又按太祖題詩之由附載於此郭功父方與王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一詩人龍太祖及相見既坐功父欲其作詩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因命以沙為題太祖不須刻而成即前所云者因此名聞東南

先生年七八歲時從大父往鄉間過道旁學舘適教者以鵓鴿為題命學子作詩因屬先生作先生即口占以荅之其中一聯云應與鳳凰為近侍敢同鸚鵡鬪聰明教者驚曰是兒年少如此而能作此詩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遂加禮待之且每向人稱嘆不已此見聞之瓊人恨不見其全篇也先生平生作詩幾於萬首然得之甚易而遺忘亦易且又多不存藁故今藁中所載不過千百之一二而已凡遇人求題即細書於紙尾或失其藁別作一篇與之及尋得舊藁乃與新作覆不相似其為文也亦然

先生少年有題梅詩云自是花中一世豪林逋何遜謾譽譽占魁調鼎皆餘事更有冰霜節操高昔王曾作梅詩有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人謂其已安排作狀元宰相先生又移上一等說謂占魁調鼎率皆餘事而所貴乎梅者節操之高而已然則是梅也可以視天下第一流之人物矣

先生生海南少孤無從得師然天資絕人遠甚往往暗與道合年甫十二即偶成唐律一首云絕島窮荒

面而墻偶從窻隙得餘光浮雲盡斂天還碧斗柄初昏夜未央燕語鶯啼春在在鳶飛魚躍景洋洋收來一擔都擔着肯厭人間歲月長其意蓋謂其生也在絶島窮荒之地旣無鯉庭之教又無麗澤之益猶面墻而立耳偶從窻間之隙得餘光之照一旦人欲盡去天理復明於斯之時心志初定正猶斗柄初昏之際日旣落星初明於此推測天象無不灼然有一定之見矣見旣有定志旣克立此心此景隨其所在流

動充滿無少欠缺於是盡收天壤間之物而以一擔擔之且不厭歲月之久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末句十四字之間矣

先生十餘歲時作濁海歌其詞可與吳隱之貪泉詩並觀貪泉言簡而盡濁海語近而遠當不可以優劣論也歌曰天下百川皆清漪一流入海便成緇茲茫誰復辨涇渭混混孰與論滉瀁洪濤巨浪轟轟怒不覺巳身如纖芥看來何似山下泉清香凜冽爲人慕我何潮頭三嘆息志欲澄清勢未及願言上帝檄天吳一夜黒波變成碧纖芥二字出鄒文今此詩瓊臺藁中不存晃盖聞之於瓊人云

先生少年嘗作因事有感詩其序曰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有曰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有曰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是皆憫世悼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絶云其詩曰白髮

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凉之變

先生少時曾作瓊臺八景詩其首一章五指恭天詩云五峯如指翠相聯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其中盥摘探弄等字及玉筍現於空中明珠懸於掌上等句皆自指字中來而撐起炎荒及伸臂数中原二語意

見於言外非但詠山也盖以先生今日所至言之尤足徵云

先生初過海關詩云當年未到梅關上但說梅關總是梅今日過關堪一笑滿山荆棘野花開盖未到關時徒聞其名只謂滿山皆梅故得此名及過關而惟見荆棘野花充塞道路與昔之所聞者大不相符然後知無其實而竊其名耳嗚呼天下之事無不然也豈獨梅關哉豈獨梅關哉晃聞先生言慈溪馮益謫海南時嘗寫此詩寄朝中士夫

何處飛泉好盧山自昔聞懸空一水立驀地兩山分直瀉崖前月平吞樹抄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此先生初過南康望盧山瀑布詩也飛泉在處有之然皆不如廬山最高且大故論者稱廬山爲第一水不能立飛泉懸空而下亦似立然水立於山間則一山分爲兩山矣直瀉平吞一聯最佳可與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之句千載爭輝然或者又謂廬山不近海而月照還空凡水皆然豈特瀑布邪

先生嘗語晃曰國初有李思廸者山東歷城人官翰林爲侍講學士坐事謫宰瓊山善吟詠幼時聞父老誦其過采石弔謫僊詩詞亦可取小子識之其詞曰金精入夢母先知生得丹山彩鳳奇若被官人呼酒醒曾嫌力士脫靴遲醉魂猶繞千秋月佳句堪爲百世師今日蛾眉亭下過一坏黄土草離離晃退而識之因記先生亦嘗有過采石詩謹録于左其詞曰蛾

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波濤生德色磯頭草水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見思入風雲逈不群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德色餘醺二句語意俱新盖言山川因人而勝太白所經之處尚人猶有德色其草木因其醉死猶帶餘醺此等語皆昔人所未嘗道

先生有題鸜鵒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爲禽祇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爲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

拘牽世之露才揚己不循自然之性而有意外之干一為人所拘攣則終身不脫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作惕然懼乎

先生在太學時先父亦以會試不偶卒業於其間先生與先父同為兩廣人且舍館切近故相與之情視諸人最厚正統己巳先大父卒先父援例將南歸先生作詩餞之曰萬人厭世氣一夕歛天真花落閉庭晩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劑茶鼎冷香塵埋玉湘江

上悲風起白詩是時孔詹事公恂柯詹事潛諸名公皆在太學與先父亦嘗有半面雅皆有餞引之作然惟先生之作為優

先生嘗讀郝經繫鴈帛詩偶書一絕云北鴈曾聞寄漢書又看南鴈遞還胡遞鑾鎮上脩書處還似蘇郎雪窖無蓋子卿居朔庭北鴈為遞書於南伯常居真州南鴈為遞書於北子卿之事固虛伯常之事則實故后二句設為疑詞以問之子卿蘇武字伯常郝經字也經詩附錄於此其詞云霜落秋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按元中統元年經拜翰林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宋館于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鴈惠經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經感悟其意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畢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虜庭虞人獲之以獻於世祖或又疑無此事乃元人附會云

宋張平叔自謂遇眞人授以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可以還嬰返老變化飛昇著為悟眞篇五卷其間所載律詩十六首絕句六十四首西江月十二首又歌頌樂府及雜言各數首其意將使後人讀之庶幾盡還本明性之道而見求以悟本捨妄以從眞先生嘗閱其書嘆曰世豈有此理哉乃用其詞反其意作詩三首以闢之其一曰眞鉛眞汞結眞丹簡易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眞應未悟悟眞寧用許多言其二曰天然

義理本來真自古原無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其三曰張翁自謂得真傳喫緊教人學大還今去翁時未千載如何不見在人間嗚呼平叔作書教人學長生今去平叔纔數百年平叔安在哉其無此理明矣誦先生此詩令人悚服

先生嘗題常熟王節婦詩曰所天蚤逝可柰何始終一節矢靡它真松自無桃李態古井不起江湖波九重綸綍褒奬厚百世綱常關係多清風凛凛敦薄俗

虞山萬仞同嵯峨嘗聞之人先生未仕時作此詩朝中名公鉅卿見之無不稱嘆因此聲譽益隆服此詩所關實大不爲徒作

先生有感寓詩一律晃凡誦之未嘗不慨服也詩曰生來海邊住慣識海中舟纔喜開洋便俄驚閣淺吾風雲多變態波浪少安流却羡垂綸者年年守步頭盖謂人生天地間凡得失利害皆相爲乘除得者利者未幾而失者害者踵至正猶海中之風雲波浪變態恒多而安流恒少可不安於分曲守乎在已者哉纔喜俄驚四字最妙開洋閣淺皆江湖上行船語略經點化殊有佳致

先生偶作六言詩云方寸間潛天地書卷中來聖賢誰道先生無事一日萬里千年晃因此窺見先生之詩一開闔精微先生實有之且萬千年之久遠於一日間皆經營注想于心胸先生之事大矣誰謂無事也邪

先生嘗有題虞美人墓詩云自古英雄數項王喑啞叱咤萬人當只消幾句凄凉話柔盡平生鐵石膓盖言項羽當其喑啞叱咤萬人皆廢之時其自視以爲何如人及垓下被圍四面楚軍驚而起嘆慷慨悲歌泣下數行而所以歌之意惟拳拳於虞姬平生百鍊鐵石之腸至是盡化爲繞指之柔矣又有題蘇武圖詩云蘇卿持漢節百節死不移誰知向胡婦猶有動心時盖言子卿在窖窖時齧雪啖氈蹈背出血可謂

萬死不移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此心之欲終未能除去由此言之人欲之移人雖英傑忠貞之士猶有所不免者況常人乎朱文公題胡澹菴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悞平生正此意三詩之言皆不襲故常所謂頭做開幽者也按澹菴貶於海外十年北歸之日飲於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

楊州蕃釐觀有瓊花樹世傳元人入中國樹遂枯死不復開花後人以八仙花代之今所謂瓊花者乃八仙花也先生嘗遊其處作詩曰蕃釐觀裏草芊芊不見瓊花見八仙豈是花神厭夷德番魂先返大羅天由此觀之可見夷狄亂華雖草木之微亦耻爲之臣也嗚呼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

嚴子陵釣臺賦者甚衆然爲人所膾炙者范文正黃魯直戴式之數詩而已先生亦嘗有詩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語意俱新真足以匹休諸公而所謂州歷千年尚姓嚴者尤出人意表少年又有題子陵臺詩云常嘆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横足加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雲臺清風邈邈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少年又有一絕其結句云雖然一隻塵泥脚曾蹋君王腹上來惜乎不見其全篇

先生嘗過僧舍書一詩云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夙契自應知我是任緣無復問誰何香從内賜烏龍掛經自西來白馬馱斜日半山歸路晚数聲鍾磬出州雞今内府御香名烏龍掛用烏龍掛對白馬馱最爲親切且語意新巧當與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一聯並觀

唐時繁華地稱楊一益二是天下之勝境莫有過于楊州者今楊州視淮陰反若不及焉盛衰不常昔之

繁華者今則寂寞矣朕則今之寂寞者安知他日不至於繁華乎亦可見世道之一概也先生夜泊淮安西湖嘴有感詩曰十里朱楼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楊州千載繁華事移在西湖嘴上頭

歲首八日一日鷄二日犬三日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先生人日有懷詩云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睽塞雲晴度鴈城日曉翻鴉雪化經冬水梅開隔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

惜年華逢人對作客最爲親切且以經冬與隔歲襯早春事殊可佳也又有穀旦詩云入春經八日無日不時明歲有豐登兆人懷喜悅情物皆安物性吾亦樂吾生把筆題詩句長歌咤少陵詳味其詞有物[illegible]止其所之趣起句盖翻用杜子美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詩案也

客齋隨筆有曰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車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遠涉適當窮秋蓙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于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吾觀先生之詩亦有似者詩云旅館秋風夜雨聲思家愁路憶神京寒蛩可是知人意相伴哀吟直到明盖當旅館秋夜風雨適來遠離鄉國未至神京中途履此愁何如哉徹夜不眠哀吟到曉宜矣第二句一句而含三意尤爲可誦云

先生江行阻風詩云人言夏月南風順偏我來時遇

北風氣候難將常理論江神肯與世情同昨宵椅棹清光裏今日維舟暮雨中行止非人能逆料擬賡天問問天公盖夏多南風此常理耳我來而遇北風則非常理矣固氣候之使然也豈江神之情亦與世同而故爲此以阻我哉此正有德者之言在他人必曰江神亦與世情同矣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末句盖用其意又按離騷經有天問篇

五年詩人在國初顯名者有黃哲孫蕡王佐數人佐嘗有題晴節歸來圖詩先生愛其用意深遠因節其題作一詩按佐詩云家國陵夷日已非高情豈爲督郵歸東籬黃菊南山豆千載清風與蕨薇先生詩云桓公事業晋山河觸目傷心可柰何籬下黃花門外柳時時相對醉吟哦靖節祖侃諡桓當晋時創平僭亂故起句云然盖含忠孝之大意云

先生嘗有題傳巖圖詩云何事君王感夢頻騎箕天上有星辰自從版築形求後惟見丹青畫美人盖謂

自高宗形求傳說之後世之人主所以形求者惟油頭粉面之物而已千載而下繼高宗之芳躅者誰歟惟之一字最有深味言雖有盡而意則無窮也豈徒詩哉

詩人能言義理者自三百篇而後恒不多見惟韓昌黎程明道邵康節朱晦菴數君子能言之雖杜少陵晦菴猶譏其未聞道况其他乎至於近時能言者益以鮮矣或言之又未免似有韻文字故七言律詩能言義理者尤爲少見先生少年爲人作主一齋詩云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肯更忘羊靈臺有象春常滿止水無波盡不揚好把敬箴書座右常如先正在羹墻可謂能言義理而不失詩人之意

鎮江多景樓歷代名人多有題詠宋人劉改之詩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

恨山擁諸公富貴羞北府如今惟有酒中原在望愁登樓西風戰艦今何在且誰年年使客舟先生亦有詩云多景樓前景致多倚欄吟眺柰愁何浮雲京國生春暝落日鄉關隔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鬢空皤醉來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論者謂改之詩第二句最妙可爲此樓絕唱然第四句無少含蓄幾于罵詈而後四句視前三句未稱亦未爲純也先生起句便高足盡此樓之景倚欄吟眺其愁

柰何浮雲蔽京國之間落日隔鄉關之遠一則憂乎國一則思乎親盖用黄鶴樓鳳凰臺兩詩下[illegible]意也且浩蕩乾坤此心共遠其志大矣而蹉跎歲月而髩空皤有志而不獲騁焉此其愁當何如於斯之時但手擊如意仰面浩歌不怨不尤付之一醉而已如此則登此樓時無限意思可以爲此樓絕唱

金山寺題詠最多佳句絕少惟張祜詩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識者稱其可爲金山絕唱後孫魴題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說者謂天多地少可謂於落星金山不應如此其狹而濤濺佛身金山又不應如此其低且其言夸大無足取者祐之末句亦不甚親切曾見先生寄題金山寺詩云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明潮聲雜鍾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盖此寺在大江中江自岷山而來至此数千里矣吳居其南淮居其北雖不聞其題誦此詩可知其爲金山寺作也潮聲波影一聯可與祐樹影鍾聲並觀結句悠遠無夸大意視魴何如哉方回謂張祐之後有梅聖俞愚按先生亦云聖俞詩附録於此其詞云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巢鶻當窺物馴鷗自作群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先生之詩固多雄渾奇儁者如寄所知及閑中有懷二首氣䰟豪宕音響瀏亮尤可誦而可歌也寄所知詩云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爲悲秋嘆二毛席地夢回雲氣濕仰天歌罷月輪高鳳凰覽德翔千仭鶴鳥揚聲出九皐有約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閑中有懷詩云燕山粤嶺路迢遙意氣相逢郎久要處處皆君此處朝朝朝是我同朝桂庭醉月依瓊樹郴館吟春綰翠條回首只今成老大秋風霜鬢共蕭蕭

世傳朝朝朝三字未有能對者先生以處處處對之足爲佳句云又有寄張鍊師詩云辭家學道入青冥曉汲清泉晝斷苓永柴春雲同鶴色劍涵秋水帶龍腥吟成白雪風生席歙罷青天月在庭幾度緘書寄仙侶蓬萊清淺隔滄溟

先生之詩自不作寒乞聲如貴公子詩云生長長安富貴家錦衣玉食競豪奢十千醉買青樓酒三五行穿綺陌花玉勒雕鞍踏逐電金屏繡褥鬌堆鴉青春

行樂年年事肯信流光鬢有華人謂善言富貴者不說錦繡金玉惟說其氣象此詩雖說錦繡金玉而其氣象未嘗不富貴寒乞者自無此聲也又有春日郊行詩其氣象固富貴而詞語又艷麗其詞云三月韶光滿帝都郊遊士女競歡呼五花細馬馱紅袖百結朵絲絡翠壺書困柳眠鶯急喚春醲花醉蝶爭扶書王割景愁虛度也學乘風詠舞雩

先生之詩有與古人暗合而惟數字異者如高季迪望都邑宮闕詩云秦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黃旗此日開殘雲色消鳷鵲觀浮雲不隱鳳凰臺山如洛下層層出水自巴中渺渺來六代衣冠總塵土幸逢昌運莫興哀先生金陵郎事詩實與之合其辭云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旗 帝運開鳷鵲漏傳雲外觀鳳凰簫奏月中臺千峯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江南非昔比子山詞賦莫興哀先生自叙云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郎事之作明年復至

因覩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咏二首其一云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海去六峯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愧我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其二云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辱井妖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不用誇天塹南北輿圖總屬堯

趙松雪集載李子構海子上耶事詩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楼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緑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喚取娥眉對酒歌先生嘗謝之諷詠数次時晃倚側因覓絲和之落筆即成二首其一云朝回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輦路雨餘生嫩草宮河水泮動微波近天楼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煖多我有新詞三百闋與來呼酒對君歌其二云寳馬雕

鞍白玉珂花雲淡蕩梛風和梵宮容容開金殿海宇深深湛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修禊麗人多誰憐寂寞楊雄宅門巷無人白嘯歌子搆名才元京兆人年十七與松雪翁同於海子上賦詩松雪稱其詩雜於唐人詩中未易辨也以晃觀之先生之詩其亦無愧於松雪所謂者哉松雪詩亦附見於此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閑來洗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泅雲判污纏頭錦粉汗生憐絡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静一襟凉思詠風雩

先生和楊廉夫花游曲高情逸致見於言外其詞曰雲楼霧閣深濛濛弱流萬丈吹天風姓名久注卅臺裏孚槎直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胃鮫綃裙天衢空闊肩步俯瞰人寰情邱墓一聲鐵笛下天來擬借重湖爲酒杯珍珠落槽氷在椀雪兒歌唇王奴板天邊一任烏輪西拂塵掃石題復題鸞儔鳳侶隨蝶使爛熳芳遊月二四醉揮彩筆掃雲箋試寫

神遊八極篇按廉夫於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貞君老仙烟雨中遊石湖諸山已而午霽登湖上山過寳積寺妓者瓊英折碧桃華下山廉夫爲賦花游曲其詞附録於此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烟雨裏唱徹湖烟與湖水水天紅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寳山枯禪開名椀木鯨吼罷催花板老禪醉筆曲闌西一片

花飛落粉題蓬萊宮中報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
仙更試蜀麻牋寫盡春愁子夜篇時玉山顧瑛崑丘
郭翼袁華陸仁馬麐秦約匡廬于立皆和之今不能
盡録也

廻文詩昔人固多作者廻文詞則不多見惟朱文公
劉静修嘗有菩薩蠻詞二公詞語俱極髙妙然惜其隨
句倒讀不免意復不如至尾讀廻之爲妙也先生一
日坐願豊軒中值金風徐來焚香煮茗秋思不可柰遂

以秋思爲題作廻文菩薩蠻詞一闋詞語亦極髙妙
且自尾讀回翻然有出塵之趣文公詞云晚紅飛盡
春寒淺尊酒緑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
劉圭父韻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愁無
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静脩詞云水圍山影紅圍翠
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對言無先生詞云紗
窓碧透横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注細燒檀沉沉
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
别寬銷又聞先生少年曾以村居爲題作菩薩蠻詞
一闋今稾中不復存矣他日作回文詩兩讀字意不
别詩與此詞皆古人所未嘗有詩曰妾憶君兮君憶
妾心同志也志同心月隨星處星隨月林滿風時風
滿林雪似梅花梅似雪金如柳色柳如金别懷久後
久懷别音信傳來傳信音

姑蘇懷古詩多是用宋以前事鮮有用近時事者能
用近時事且言詳盡而意微婉者惟先生之詩爲然

詩曰西風黄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
龍或躍萬三無復燕于飛玉虹百尺形空壯金虎千
年氣已微何事章縫袂相接等閑廟筭出神機按張
士誠據吳時用黄蔡葉三叅軍吳人謡曰黄菜葉用
齒頰一夜西風來乾癟九四士誠乳名萬三吳中富
人姓沈氏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當
元時躬親稼穡以勤儉起家田疇廣數千頃歲所積
衆累数百萬斛既卒二子茂旺當國初應詔廷見歲

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建廊坊造橋梁甃城塚以至
甲曾人馬多有所助　高廟以茂為廣積庫提舉姪
孫玠為戶部員外郎後坐罪籍其家至今天下稱鉅
富者必曰沈萬三云九四萬三人名数目對偶甚切
玉虹金虎皆吳中故事末句盖謂榮國公姚廣孝也
幼嘗為僧名道衍

先生題李都督虎詩云陰風颼颼振林木百獸魂飛
草中伏舉首為旗尾作旄白晝橫行誰敢觸汝虎雄

猛何如人嗔勿夜逢李將軍將軍射石尚沒羽薄肉
淺毛何足数嘗聞人言吳中張孟端曰先生題李都
督虎詩雖於于華伯諸名人詩中正猶小兒戰栗于
大人之旁耳

郭功甫與王荊公登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功甫援
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
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邱風搖
落日催行棹湖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覓處年
年燕草向人愁先生寓金陵與友人遊臺上和太白
韻詩云鳳凰臺上共春遊詩思滔滔似水流仙女吹
簫來碧落羽人乘化下丹邱等閑俯仰成千古取次
翱翔遍十洲酒入壯懷豪興發豈知人世有窮愁又
有和太白韻寄題金陵詩云昔年曾作鳳臺遊萬里
長江入望流龍虎峙形長擁闕金銀厭氣謾成邱眼
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古人多事在
烟波雲日起閑愁烟波雲日用崔灝黃鶴樓李白鳳

凰臺兩詩末句昔人謂崔李眞敵手棋今觀先生詩
較功甫所作豈但敵之而已哉其氣象豪邁詞語雄
壯功甫盖瞠乎其後矣

岳武穆之死人皆悲之往往形諸歌詠今精忠録所
載亡慮数千百首然為世所稱許者葉經翁趙子昂
潘子素数詩而已然皆責秦檜而不責高宗先生之
詩獨不然以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
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詔殺之則高宗必可欺

而蔽也嘗作沁園春調一闋書於武穆廟其詞曰為
國除患為敵報讐可恨堪哀顧當時乾坤是誰境界
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
為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枉不潛推　雖肸天道
厥恢柰人衆將天构轉回歎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
仙鎮上先奉追牌共戴讐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
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說者謂此詞可
與文山題睢陽廟詞並傳其知言也哉盖文山之詞

以警世之為人臣者先生之詞以警世之為人君者
雖曰詞章之作其所關係豈小小哉先生又有題武
穆墳詩詞極警拔其詞曰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
今樹枝皆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
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誰人忠勲翻見遭殺
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
世忠廱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拜詔從此始
先生嘗謁過梅關題張丞相廟詩云平生夢想曲江公

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容不知經世業往來惟羨道旁
松昔人題丞相祠者多言其功業智識先生獨詠其
所植之松雖不言其功業智識而其功業智識溢于
言辭之表丞相終于唐開元二年至是踰五百年而
先生生焉是詩其孟子所謂則亦無有乎爾者哉先
生少時有夜坐和張曲江感遇詩四首其一曰空齋
坐幽獨夜氣澹以清寘心古聖賢悠哉怡我情天機
一何深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勉旃惟思誠其二

曰鳳凰翔千仭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栖止梧桐
樹飛鳴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為我儔百鳥莫予
惡笑彼寘飛鴻猶為弋人慕其三曰南極有名相風
度邈難得鴟梟群刺天孤鳳戢其翼韶石佳山水因
之增秀色班班青史間流芳靡終極莊誦感遇詩臨
風三嘆息其四曰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
地間奮發須有為不見東汪波逝者恒如斯中心苟
有盡外物非所知嗟爾亡年者紛紛多路岐當先生

和此詩時曲江全集猶未梓行於世先生之所見者惟此數詩故其所和止此曲江感遇詩蓋不止此也竊嘗論之曲江之有文獻猶瓊山之有先生也文獻之顯於唐猶先生之顯於今也是則先生之詩與曲江之詩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矣

宮詞古今作者多矣然自唐人後作者無幾先生嘗擬作宮詞數十首皆失其稿今惟存其一二其一云衾裯疊疊積塵埃何處宮門徹夜開自外侵晨纔入夢雞聲又到枕邊來蓋衾裯久虛塵埃日積宮門夜開歌舞之聲不知在於何處於斯時也舒枕就床奠或一夢柰何君王之侵聲纔至牕外而報曉之鷄聲又到枕邊裏曲之私無由得遂寂寞之態不言可知然怨而不怒有不盡之意無窮之思先生平日所作詩詞諸體皆備竊意其絕句高如此篇者何可多得也聞之長老洪武初有某給事中嘗作宮詞有曰宮殿深沉晝漏清玉階芳草伴愁生夢中纔得君王見

又被流鶯叫一聲意思固妙然詞語迫切怨而且怒視先生之詩其詞氣爲何如先生又有宮詞一首云娟娟霜月冷侵床宮漏沉沉抵夜長正自悽涼眠不得又聞歌吹過昭陽亦可與前詩並觀先生之詩其絕句率多類此如閨怨詩云膏梁無味管絃哀欲候歸舟怕上臺羨殺春江潮有信等閑朝去夕還來夫膏梁美味也今食之而無味管絃樂聲也今聞之而生哀歸舟將至欲候之而怕上望江之臺恐望之不見愈生悲戚羨春江之潮朝去夕來恒不爽信始雖極其哀怨終則歸於脫灑詩意之妙至于如此哉又有閨怨春閨曉閨數首語皆可喜曉閨一意而成尤爲可愛今次第錄於左其閨怨詩云百歲光陰能幾時年年何事苦相違恨人不似巢梁燕一度春來一度歸春閨詩其一云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事遊人未到家其二云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

人在天涯回未回曉閨詩云曉起梳粧傍鏡臺忽聞一陣好香來急呼侍女推窻看定是薔薇昨夜開三詩皆少年所作

正統丁卯先生會試春官舟過鄱陽遙望鞋山因憶解學士弔李白詩戲作古詩以詠之按解公詩曰吾聞學士眞風流豪氣直與元氣侔金鑾歘上拜天子呼叱寵倖如蒼頭楊貴妃捧硯石高力士脫鞾兕平生落魄贏得虛名留也曾推碎黃鶴樓也曾趯翻鸚

鵡洲也曾棄却五花馬也曾不惜千金裘呼兒換取采石酒花間滿泛黃金甌醉來問明月月映金波流大呼陽侯出江海騎鯨直向北極游我來采石日已暮潮生牛渚卿艤舟白浪一江雪滾滾黃蘆兩岸風颼颼我欲起學士相與更唱酬恐驚水底魚龍眠不得天上星斗散亂難爲收草草留題吊學士學士不須咲吾儕磊落與爾俱同儔先生詩曰舟次吳城遙望彭蠡湖匡廬五老時隱現大孤小孤如有無眼中鞋山青兀兀世間安得許大足始信防風氏眞有身車骨不知天公肯借不我欲躡之湖海遊等閑踏碎黃鶴樓等閑趯翻鸚鵡洲驚醒采石李僊起來陪杜更遊赤壁邀老蘇倡和鳳凰臺上驚人句鳳凰臺江之東龍蟠虎踞高降脫鞋濯足大江水鳴玉珥芝朝　九重二詩皆氣雄語壯非他人所可及然移踏碎黃鶴樓趯翻鸚鵡洲一語以詠鞋山則意思親切過於公泛泛然之言矣先生是年過采石亦有弔

太白詩云采石江頭黃土一坏東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謫仙一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飡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常來采石江頭眠百世究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醽醁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死終古長庚伴

明月先生是詩可與太白解公之詩並傳於世矣■
三子者異世而同符者也
明妃曲古今所稱者歐陽王荆公数篇肰嘗讀荆公
之作見其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之句未嘗不爲之嘆惜夫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肰後
足以爲詩苟蕩其情而不止於禮義則何詩之足云
夫人之相與顧禮義何如耳苟徒以恩之淺深以爲
相知相樂而不復知有禮義可乎昔人嘗論君門九

重開終當捍臂入之句爲此詩者必不忠見於公此
詩亦云一日有人謂先生以明妃圖求題先生題其
上云功德施夷夏聲名播古今人言漢恩淺妾感漢
恩深今以先生詩與荆公詩並觀則其高下淺深槩
可識矣先生又有明妃曲三首其一首云塞雪凋宮
髩胡霜裂漢裙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蓋言漢裙
宮髩不勝胡霜塞雪之凋裂當此之時如毛延壽固
爲可恨肰作■和親者劉敬尤爲可恨也詩纔二十
字耳而其含蓄深遠如此其二云嬌態能傾國娥眉
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爲國靖邊塵蓋言自昔寵幸之
人皆有害於家國明妃獨以不見寵幸下嫁胡人而
有功於漢也其三云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千年
遺恨在孤塚草青青蓋言明妃戀漢庭而至死不忘
他日又題明妃圖二首其一云妲巳能亡紂褒妃解
滅周妾行如靖虜此外復何求亦猶前篇第二章之
意其二云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畱

議商巖叟則引君求賢之意又有一絶云莫向西方
怨畫師從來賜谷日充遺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
宮誰得知此又翻案體詩之出奇者
先生嘗與公卿會飲座中有彈箏者作白翎雀曲即
俗所謂海青打鵝也因話及元事口占一詩云胡運
消沉漢道興纏車宵遁土城平興隆無復殘笙譜劈
正誰知舊斧名鈀韃谷前駝馬迹居庸關裏子規聲
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数繁絃叶白翎按洪武戊申春

徐魏公常鄭公與諸將會於臨清集克元都順帝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而元亡矣興隆笙其制植泉管於柔韦以象大匏上鼓二韦橐按其管則簧鳴簨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元時設于大明殿下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隨止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燦然元制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

陛下酒海之前廻輦谷元陵寢所在元人不用因山之制既窆之後耶以駝馬蹴平之令後人不知其處又至正十六年有子規啼於居庸關所謂白翎雀者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祖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曰白翎雀曲若元之教坊大樂也始雖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記曰樂以象成胡人之氣象大抵似之

先生嘗與友人馮元吉夜宿江館元吉誦宋人周明老趙龜山迴文詩屬先生兩和其韻先生和之元吉擊節歎賞以爲非明老所及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逕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先生詩曰潮生海岸雨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湫湫芰蒲盡處落鴻輕明老語意固有可喜若

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水連天又曰雲接海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釣月之際安得紅霞映日乎先觀明老之詩後觀先生之詩信乎先生非明老所及也

詩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如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尺尺叛還遭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墻

㕒巘巘架庫庪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秀敷敷花披
蕚閣閣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征以䂨超超出猶
奔蠶蠶駭不慭是也王於詞則不多見惟李易安詞
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朕起頭連疊
七字而已非通篇疊字也詞之通篇疊字若晃惟於
先生見之先生少年嘗以旅思為題作蒲庭芳詞云
歲歲年年時時處紛紛擾擾膠膠淒淒㥞㥞瑟瑟更
蕭蕭日日風風雨雨毎霏霏拂拂迢迢懸望波波浪

浪苦蕩蕩飄飄　愁愁兼悶悶重重疊疊遠遠遙遙
漫悠悠漾漾動動搖搖切切尋尋覓覓長戚戚寂寂
參參心心念念思思想想幾暮暮朝朝可謂奇而奇
者也先生凡作詩詞甚易至于歌行詞曲尤不廢思
索而成非徒成篇章又可誦而可傳也毎見人所作
有不愜意者輙因其題別作数篇往往多不存稿如
此等詩詞何翅千百甚可惜哉甚可惜哉

虎丘寺可中庭古今題詠頗多吳人稱聶大年詩為
第一其辭云三年不到可中庭此日題詩酒半醒華
表鶴歸城郭是劍池龍去水雲腥天垂碧海僧初定
地布黃金佛有靈一唉相看下山去斷崖高樹倚空
青說者謂其太泛若去首一句則雖他處皆可通用
先生亦嘗有詩寄可中庭云玉宇澄清寶界平一庭
寒影恰相應柱頭千載歸來鶴石上三生過去僧蟾
窟依朕充滿虎丘空有氣騰騰生公說法神聽處
此日來遊記我曾玉宇天也寶界寺也寒影月也恰

相應可也一庭寒影恰相應雖不待思索題意自見
矣且其中所用名虎丘事皆不可移於他處似乎當
以此詩為第一（此日來游一本作五百年前）

晃聞瓊人言先生初領鄉薦歸有司為立石為坊以
表異之命工取石於山有鉅石楦立於群石中工師
率群工拽倒之忽見石上有登雲二大字細視之其
旁又有天下太平四小字其山高峻人跡罕至而乃
有此豈賢人君子將用於世而天先以示之耶非偶

肰也先生當脐作律詩一首紀其異兆惟聞其一聯及結句云其聯云雲根前示登雲兆月窟新成步月梯其結云行人不用頻頻羨門外行看又築堤晃以先生今日驗之信非偶肰者矣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皆惑於神仙之說唯王介甫指爲避秦之人爲得淵明桃源記意先生亦嘗作桃源行則又以爲楚人避秦來居於此意尤新奇盖桃源本楚地也其

詞云飛花片片隨流水漁郎誤人飛源裏水盡山開忽見天地靜居幽俗淳美忽肰相見驚且疑是人是鬼公邪私曾聞長老談往事莫是築城人遁歸詢問方知秦運訖世歷三朝年六百當時但道秦人強誰知更有強秦國自言家世本楚人六國滅盡吞於秦懐王不歸負芻虜至今猶說春申君征誅百出無窮巳武關道上人如蟻深山深處幸逖生免作長城城下鬼自耕自食無拘攣舉頭但看青青天盐筴不通惟食淡山中無曆豈知年自入山來忘世代故老消磨童稚大此事前人亦未聞回首相看增感慨增感慨將何言山間未必如世間世間無柰苦多事不如山間聊苟全嗚呼人生不幸逢末世不見唐虞泰和治含哺而嬉鼓腹遊世間不與山無異所謂武闗者自楚入秦之地先生又有綠珠行云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刼商冨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旄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曉過古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

三十斗買得佳人如莫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光珎四視群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懽笑不知天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巳有窺伺人鵝生池底中台圻白晝中原行鬼蜮黄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嬋娟苦無策髙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圖索驥期必得珠兮珠兮柰爾何柰爾何爲爾死恩愛誰知止於此忍教白璧霄他人汙日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妾以心事君寧

在君前死爲鬼不向賊邉生作人百尺樓頭不見地奮身一躍翻空墜三斛明珠芀一珠一朝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姿不獨貌姸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葛王妃末句以葛王妃事斷之其處置朼箸如此詩詞肰後有關世教不爲徒作

璚臺先生詩話卷下凡二十三則　裔孫名邦重訂

西粤蔣冕著　茂苑許自昌校
閩同張琟訂　璚臺孫兆昌期昌錄

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肰不傷於誣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南京重給事中志帠嘗和商隱無題詩請劉欽謨諸公亦多和之閒以屬先生和先生曰予村學究也不能外題以詠史以復之其一曰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裳白雉音塵隔庸蜀金牛道路通鳥首百年終不白宮烟三月尚餘紅滹風死去無囬日天下紛紛類轉蓬其二曰莫向鴻溝覔舊蹤一塲春夢五更鐘也知賜醖緣情薄豈是分羹愛味濃萬里使槎來苜蓿半空仙掌出芙蓉漾漾黄霧連天起不見秦關百二重其三曰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開草眛幾雲雷千年晉水飛龍起午夜周宮控鶴囬山下玉環啼粉面嶺南金鏡憶良才金陵不

鎖俏歸蜀眞信人間有刼灰其四曰紛紛國步苦艱難汗簡千年往事嗟甲馬營中香氣散黃龍堆上棟翎乾金源運去讐方復起輦魂驚骨已寒日月齊肩終古見堯天光彩萬方看意以大雅不作古風寢衰周家轍迹一朝而東三代之盛不復可覩越裳之雉音塵既隔四夷無復來王五丁力士開通西蜀而秦之伯圖起矣王於荊軻入秦一死不歸於是六國悉爲秦有焚書坑儒流毒海內煨燼之餘六經晦塞朕博士之藏猶幸其有存者奈何楚人一炬三月尙紅而煨燼之所餘者無幾矣淳風旣坏天下紛紛屢更豈不猶轉蓬也哉自鴻溝劃斷漢楚兩立於斯之時猶一場之夢五更之鐘焉耳幸而漢祖滅秦吞項安定四方夫何賜辟臣醢而君臣之義薄分一杯羹而父子之情乖垂統之君旣如此則繼統之君從可知矣至于武帝遣張騫通西南夷以圖遠功作仙人掌擎承雲盤以求神異漢業之衰於是始萌迨永始之

際五侯旣封黃霧四塞而秦關之險遂爲新莽之所竊據焉及夫魏明帝載銅仙入洛天下英雄蜂起角逐於是不知幾年矣高祖起晉陽而唐業興則天僭大號而唐業衰至於玄宗之時貴妃旣幸九齡旣放唐之天下遂不可支陵遲至廣明之亂殺人數十萬血流遍野於斯時也胡僧所謂人間有刼灰豈不信哉紛紛擾擾國步艱難非一日矣宋蓺祖生于馬營中聿受周禪而有天下至於二帝北遷幽于黃龍堆上高宗南渡訖不能復父兄之讐迨天訖其運其佐方復元居中國幾於百年天厭夷德我

聖祖出焉掃清禍亂復我疆宇是時起輦谷之魂始驚而其骨已寒矣起輦谷元陵寢所在也今則日月並明萬方仰戴元人之讖於是驗矣蓋先生之詩無一句不可解無一言無出處眞有古作者之風焉近代評詩者謂詩至于不可解然後爲妙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于不可解是

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抑昔人詠史
詩多是直述其事而押以韻說者謂爲押韻史書今
先生此詩皆意在言外雖不直述其事其事亦未始
不明白可知近時詩人咸稱四明張式之江陰卞華
伯臨川聶大年之数子者詩非不美然求其足以勸
戒感發如此数篇者胡可多得巨眼之人自當識之
中秋月先生嘗與客玩月於中庭客誦楊眉庵十四
夜至十七夜詩先生言其詩多有不切題可以移之

他月者客獨先生別作先生略不經意即席而成四
首十四夜詩云佳期明夜是中秋猶豫約同登待月樓
度數期於三五望精華仍有一分留含輝尚覺金波
淺共體還須玉斧脩莫向尊前嗟未滿從來盈滿却
堪憂十五夜詩云九十秋光此夜分一年月色更無
倫東西望處日回道上下弦間光滿輪玉斧修完無
欠缺仙娥粧具倍精神盃中好吸團圓影明夜重看
少可人十六夜詩云昨夜纔開賞月筵今宵再見覺
微偏廣寒宮減一分景后羿妻添二八年隔宿光明
那遽以隨時情態易爲遷餘醒未解重歡賞何用區
區較缺圓十七夜詩云光景虧於兩日前空庭信宿
罷華筵金蟇影歛初生魄仙桂香銷欲下弦望後未
經三十度出時已是一更天休辭連夜頻頻賞從此
寒光不再圓先生之詩意圓句妥第一句譬則經義
之破題二句則承題也三四五六則講題而七八則
結題焉精密親切轉移不動其視眉庵詩中所謂自
對嫦娥歌窕窕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
吹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皆可通用者識者
當以爲如何盖眉庵語意雖奇然不如先生之工也
大抵詠物之詩殊不易作然在先生之作則宜無難
者其才之通變無一不能也　先生嘗閱謝宗可詩
有有無題詩者数首先生誦之令遺其稿浮生夢春
陰二首其浮生夢詩云人生浮泛似萍蓬得失悲歡
總是空出口孰非嘲藝語行身常在黑甜中光陰冉

卄炊粱熟世事遽遽化蝶同畢竟何時是真覺華胥國裂兒脚公此詩末句最妙黃帝孔子之夢皆以覺爲夢先生反其事則以夢爲覺也其春陰詩云一春常是晝昏昏景色三分減二分別院飛鶯銜宿霧遥空歸鴈叫重雲踏花庭畔難尋影隨柳江邊不覺聽天意似晴還似雨擬將早晚問東君肎庵詩附見於此十四夜詩云仙家玉斧斵猶偏天上瓊樓看欲全未滿固當勝既滿已圓終不似將圓今宵對影人先

醉明日成珠蚌有緣惆悵吳宮與唐殿冷風魚鑰夜如年十五夜詩云龍宮浮出白蓮花海宇通明濕素霞琪樹有陰銀闕冷玉盤無缺絳河斜十分夜色如開鏡多少離人正憶家但舉觥籌行百罰莫聽更鼓疊三撾十六夜詩云已覺來遲未捲簾漸經樓閣照東簷清光念爾隨秋減白髮憐予向晚添自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昇州憶似鄆州看香霧雲鬟濕翠奩十七夜詩云坐久星繁影漸皷也應天轉玉輪欹蔡邱伯主勳盟後天寶君王欲倦時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不須戚戚悲員缺長使清光灔酒巵

先生平生於功名初無患得患失之心盖其大志素定自壯至老始終一節故雖以豪傑之才經濟之學而再偪名場累無嗟怨之意凡其發於言辭形於聲詩皆優游自得而累不累於功名先生正統甲子以禮經發解庚東戊辰辛未會試皆得校官辭不就其

未發第也皆嘗作詩以自慰晃惟記其辛未所作之律其一云一咲出都門薰風正晏溫逍遥閑歲月俯仰舊乾坤戀闕心徒切談天舌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其二曰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熟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居尹卜如我豈長貧其三云壯志冷於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清淚欲沾衣五月收新稻三春采嫩薇故鄉雖僻遠生計未爲微音思深遠詞氣和平而無

迫切之態其與唐人情如刀劍將淚見花等句其相
模氣象豈不大有逕庭哉與中奚呂元歿近時之人
也與先生最厚嘗以其下第所作詩陳於先生至有
沙鷗欺人故傍船之句先生哂之元啓曰先生亦嘗
下第恐不能無此意先生因覓舊稿僅得此三律示
之元啓大愧服晁惟先生景泰甲戌已高登甲第在
翰林爲名學士在太學爲名祭酒自其立朝之初而
名已聞於四海朝鮮國人見先生送張中書使其國

詩用魚鱉成橋事嘆曰自古詩人未有用此者因詢
先生之容貌出處而以不得一見爲恨而元啓自正
統甲子鄉薦至成化己丑會試方得一第然竟未受
一官而身已不起矣古人謂詩可以觀人豈不然乎
送張中書詩云王節煌煌照海東羨君去意拂晴虹
鳳麟瑞世人爭覩魚鱉成橋道自通天入玄菟低渡
鴨江浮綠鴨潛蜚鴻茲行喜從文章客多少豪吟倡
和同是詩也雄壯豪宕讀者自當見之先生送人使

外國詩大槩類此謹以晁所見者備錄于左其送陳
脩撰使高麗詩云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
袍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雞林價倍高萬仞鰲金浮
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覩文章
五色毛送祁郎中詩云鸑鷟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
下天來白山綠水玄菟境玉佩瓊琚紛虎右絕域喜
霑新雨露遠人驚見一鐏罍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
蒲萄苜蓿回又有送陵尚寶使交南詩云旭日初昇

萬國明銀函玉札下南京符臺自昔瞻驄馬遠道于
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龍腥茲行
萬里真奇絕好把新詩紀所經送錢學士詩云五色
天書寶作函手持龍節使交南玉堂金馬才名重丹
檄朱鳶德化覃一點文星明海島萬山晴日歛烟嵐
歸來應有詩千首留與詞林作美談送王給事中詩
云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翺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
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

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晃又聞
先生言彭閣老見此詩問其末句意欲如何先生曰
鷓鴣聲只行不得也哥哥
元浦陽吳清翁嘗懋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鳳謝
翱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
園雜興爲題預以書告淛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
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
百三十五卷清翁乃屬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

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縑筆五
貼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清翁乃錄其
選中者之詩自一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
摘出其餘諸人隹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啓及其事之
始末爲一帙而板行之其一名羅公福詩云老我無
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
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
塘見說生新艸已許吟魂入夢招先生偶閱其詩晃

侍焉其詩多有不滿先生意者晃請先生和焉先生
口占四首命晃書之略不更易一字其一云二月春
融土脉甦趁時農圃正耕鋤曉犂破草翻新塊晴壟
分泉養嫩蔬鵓鴿飛來牛背立鵓鳩對向樹頭呼老
妻携酒花間勸醉倒殘陽手就扶其二云生意津津
樂趣深一犂春雨萬家金繞畦菜莢初生甲出水秧
苗漸露針漾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穿尋就中
興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其三云二頃湖田五

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風和鶯語笙簧巧雨過蛙聲
鼓吹喧木展穿花沾露濕桔槔斢水帶泥渾老妻報
道茅柴熟相約鄰翁醉竹根其四曰漠漠平疇汲鷺
飛呦呦樊圃野鶯啼綠針白水秧千畝黃蝶青薹菜
幾畦腳踏莓苔隨意往手持竹杖與眉齊興來獨得
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先生之詩凡寫景物皆如
目見若此數詩於春日田園閒興趣無不盡其妙處
豈尋常想像者所能道哉晃嘗於仲春焚香靜室兀

坐其中誦先生詩想像其趣恍然若至一處有田有
園游魚戲蝶各適其性萊甲秧針咸遂其生村夫見
予喜溢顏面相與持秧箱履踏莓苔穿畎畝間覩牛
背鴝鵒樹頭鵓鴣嘆息東皇發生長育之心忽聞鶯
語笙簧蛙鳴鼓吹村夫酌予酒于華間予辭不飲索
筆題詩數篇一咲而罷尋舊道歸而不知身之在室
中也默然者久之昔聞少陵詩可愈瘧疾今誦先生
詩能令人得田園趣詩哉詩哉

先生自少有大志故雖未登仕版而忠君憂國之情
已畧見於詩詞間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先生作擣
衣曲以寓意其詞云涼飈透幌紗蕭蕭弄秋色妾在
江南尚不堪况君遠在陰山北風吹妾身寒妾念君
衣單起來擣衣明月下不辭骨力摧心肝一聲孤悶
添兩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擣不破
須臾擣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并不知游子在萬
里今夜魂神寧不平又擬古作選詩四首其一云江
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涼悲
涼知為誰良人在沙場暮聽胡馬嘶朝看胡鴈翔饑
飡風中糜渴飲雪下漿笙角衛地起沙礫乗飛揚回
首望故鄉長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妾
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滂幾
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仰天籲上帝矢心期不忘但
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其二云燕集高堂上衆味羅
珍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清醑飲桑落妙聲發

吳謳寶鼎噴清烟芬芳襲輕裘肥醲正厭飫文錦何
温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黃茅連白沙風雪寒
颼颼東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馬毛縮如蝟髀肉胝
不周羔裘煖如烘潼酪清如油君身千萬艱妾心千
萬愁憂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願言早成功諸將各
封侯良人童童來紅日照九州其三云佇依重依依
不忍空別離別離已可悲况值秋風時郷衷不堪折
情苦不堪說願妾為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飛

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慟死者亦何益其四云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返颸颸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昔人謂杜少陵一飯不忘君先生以之

歲甲午先生起復重過新河有感因作一詩云江東門外上新河二十年前舊此過兩岸居民生計別一時交友幾人多賡前度句今誰在聽隔江歌杂久何

記得倚樓愁絕處半江殘月與烟波唐人詩云前度劉郎今又來又云隔江猶唱後庭花以前度句對隔江歌而以賡聽二字冥然其上自是一種新句法

先生甲午除夕詩云歲事又云暮歸程未有期想應兒女輩此際正相思功業知難就精神覺漸衰便從明日起奮發莫遲疑盍當客途歲暮欲歸無期兒女至親遠在鄉國況又功業未就精神漸衰在他人處此鮮有不憂憤者而先生便欲奮發莫有遲疑則其自強之功何嘗一日息乎又云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夜便是隔年期歲月添中減人情黠處癡元正與除夕相去幾多時蓋人一世壽止於百添一歲則減一歲矣故曰歲月添中減凡人事於利處必有所害於得處必有所失凡其黠者即其癡矣故曰人情黠處癡又云守到三更盡充陰去莫攀心馳萬里外愁界兩年間客裏情懷惡燈前鬢影班幸哉窮不死又得覲

龍顏盍歲除之夕守到三更則舊歲方去新歲將來客在萬里其心當何如哉故曰愁界兩年間且語句精切轉移不動與昔人所稱關河先擊遠天地小臣孤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等句異矣又有云去歲當今夜停車寓古恩今年在京邸明日拜天門把酒懷兒女連床憶弟昆家鄉千萬里注想黯銷魂又云老境娛壽至憂眉取次攢一年行已盡此夜度偏難世事轉頭別功名袖手觀捫心了無怍仰面一長嘆

又云節序三冬盡郊關萬里遥一年餘此日百歲幾
今宵天暝雲垂地春回斗轉杓孤燈伴吟寂坐待五
更朝皆佳製也
丁酉春先生偶書一詩云五十年來加七歲古稀相
去十三年飽諳世味只如此痛絕塵緣任自然舉世
不爲齊客瑟後人或取蜀儒玄人生但得平平過不
用摽詞更問天先生爲人天性剛決不肯依阿澒淴
與世浮沉而能皆書五言以待後世故有取於齊客

瑟蜀儒玄云
成化巳亥正月十日大祀南郊先生奉命分獻中鎮
及歸作詩云
聖皇秩祀遊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奠璧禮行金闕
下燔柴烟起彩雲間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
駕還明日慶成應錫宴奉天殿上侍
龍顏前代郊天皆設壇壝今制以殿宇代之奠璧之
禮寔行其間故曰奠璧禮行金闕下先生爲學士時

凡大祀皆已與執事於其間是年則以祭酒陪祀云
歲庚子先生以占鵓鴣天詞云老子明年六十齊百
年光景日頭西牽無數病兼寒病免得花迷更酒迷
知痛癢識高低平生作事不曉蹊從今好閉雌黄口
再莫人前浪品題先生平生未嘗一日卧病或有病
焉不過心思冲冲而已蓋由先生不嗜慾不飲酒未
病之先既無不謹或覺體之不寧也又能和調安養
不致成疾以故精力不倦　神清爽職務稍暇又有

餘功著書立言以圖不朽豈吉人君子天固賦以五
徤之資而又黙有以相之歟所謂牽無熱病兼寒病
免得花迷更酒迷非虛語也末二句蓋自警之意年
雖將老而戒懼之心不衰與武公抑詩同一揆也
先生嘗作羅都御史輓詩叙事詳明造辭峻絜足爲
一代之詩史按羅公名亨信字尚實牟城之東莞人
由進士起家至前官嘗奉命巡撫宣府地方正統巳
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

衞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時公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口外人至今能言之其詩曰六龍北狩無消息邉城四望狼烟赤胡馬長驅去復來何人却建捐邉策鎭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餘鐶強兵徒馬盡南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忠臣南海客手持一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駐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鐵

壁湯爲池雲州失守赤城破胡兒躡足城邉過老妻稚子盡登陴公亦援砲雪中坐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虜騎南來資扼塞王師北出恃屯營屏蔽京師功卓偉設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眞源河朔僅餘顔御史憂國勞邉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塞路無人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邉頭亂山裏折簡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一夜收英靈公今生死已無愧邉人至今嗟未平邉人能言不能紀斬我鄕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坐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先生允爲歌行雖不拘拘效唐人之錬字錬句然隨意所至信筆疾書毎篇皆理到意工音響激切自足以成一家之言以鳴國家之盛但其所作雖多所存無幾爲可惜耳

先生嘗爲莆田許處士作懶詩可與希夷對御歌並觀詩曰莆田有懶士踵門求懶詩君但懶于事我乃

懶於詞君來索詩日数次我欲揮毫俄又廢看來我更懶於君所以深知懶中味懶中滋味人少知第一是閑次是睡古人何人最好閑陶令棄官江上還閑中更作閑情賦胡爲屑屑不憚煩古人何人最好睡老摶翻身驢下墜睡餘却詠好睡歌何乃勞勞愛多事問君之懶何如哉曰吾喪我忘形骸過午枕頭方擁被一春屐齒不沾苔也不學莊叟逍遥遊也不學龐老團圞坐任他門外事如天管甚鄰家燈是火千

呼萬喚纔欠伸十迴九轉難出門時人但見應世傾就裏誰知學道勤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十二時時八刻閉門擲蓮紫河車畢竟勤邪是懶邪許丹客也故末句云然

奚元啓一日謁先生於官舍方坐間適値人來爲舉于張紀求輓詩先生援筆而成其詞云故鄉迢遞客居貧苦爲功名欲顯親畢竟十年成底事等閑一第是何人燈窗枉費平生力旅櫬空歸阮氏身想得難

兄開爾計西風老淚正沾襟元啓覩未竟揖先生曰後一聯子勉强或能爲之前一聯雖勉强十年不能爲也朗吟數過共相與一咲而已元啓平日自負能詩不肯服人而於先生詩獨深服如此又晃常侍先生適王濟之編脩來謁坐定語及詩濟之曰會在淮陰見先生挽畢義士詩其中一聯云晉鄙盡薰陽子德邦人不受齊侯盟皆意在言外人所未嘗道者先生應酬之作率多佳句如此類者盖不少也其稿多不存惜哉

奚元啓嘗會試下第先生以情爲題作詞一闋慰之名念奴嬌云佳人薄命嘆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旣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隨凡侶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　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遊綠窗曉繡過客驚媚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誰錄予此凡失意者覩之亦足以自慰也

先生嘗與友人論及時事友人言某某者起自寒微一旦驟登顯位先生郎口占一詩云功名富貴似危竿上去時難下更難到盡頭時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又言某某者娶一妾未幾逃去竟不返先生又口占一詩云傾囊買得隴山鸚學語依依似有情一旦開籠遠飛去負心空解學人聲是詩晃偶侍側因記之後舉似先生先生忘其爲已語也亦發一笑先生才思敏捷出口成文如此類者甚多往往切於事

情而可以爲人情世態警然言出郎已不復紀錄晃
及門也晚不得悉聞其語而聞之亦或不能悉記也
又聞先生少年値其太守守瓊大興土木之工民有
不堪者先生作詩諷之其結句云天公若解使君意
蓦地生成百座樓詞語驚詫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今
其全篇不復存矣

楊鐵崖晚寓松江優游光景殆二十年姬妾十數人
曰桃葉曰柳枝曰瓊華曰翠羽年旣八十精力不衰

瓊翠尙有弄瓦弄璋之喜客有小海生者賀之爲江
山風月福人貌鐵崖像而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
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幅風月湖山
一擔擔天年已至九十九好景常如三月三小素小
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尙宜男鐵崖和之曰紅兜羅巾
白鹽衫金鑾致仕得頭銜家無㩦滿從誰破世有鐵
枷人自擔黄白术寧傳八八龍蛇奚用辨三三人間
黄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委一男先生於成化己亥四
月四日和之曰風月仙人生海南拜官常帶玉堂銜
九天雲霧口中吐萬古乾坤肩上擔鳥篆篆玄文萬
嵩龜書錫範数三三予心有喜君知否再篆從今定
得男和畢題其[illegible]筆書[illegible]有爲也他日
又和之云天上玉堂吾所耽遷官猶寫舊時銜隨心
行去何曾慮信手拈來不用擔老去感人情倍萬醉
來對月影成三從今便作四頭計家事都將付冢男
晃聞鐵崖自矜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先生亦嘗稱

鐵崖前二[illegible]不能爲韻所縛以晃觀之鐵崖不過
蒐摭奇僻以成[illegible]先生之詩語句[illegible]雄神理悠裕
可謂無忝其所[illegible]雖曰和韻而實不類和韻詩古
所謂縛虎手也

瓊山去燕萬里餘顒顒居大海中而先生生乎其間
晃少時聞先生名則意其或爲神仙人而降生于世
也及獲游先生之門得先生夢中所作詩觀之然後
信其爲不偶然焉其詩有序序曰家居瓊山之下田

村七月二十四夜夢蓬頭童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答之覺而呼燈疾書于都城東之遠遊軒詩曰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外曾見三皇混沌前玄圃麟洲非遠境延康龍漢未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橋金花滿下田仙家有上田中田下田之說先生所居村名偶與之合似不偶然也且六合之外世人所不言而今言之三皇以前世人所不見而今見之玄圃麟州乃海上仙

山今則盡[illegible]延康龍漢[illegible]號今則末爲多日非神[illegible]而[illegible]見[illegible]書[illegible]

先生在學中[illegible]雁集泮池先生記之曰正統壬戌八月辛丑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苻鍾秀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洿池之中比鶃鶃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徬徨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見者盡觀之予偕鍾秀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而士婚擯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於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淮泗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間隔山越洒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派而爲河瀦而爲沼沚視斯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於茲謂其無意可乎鍾秀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

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雁又隨陽之物秋賓南而春歸北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鳥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乎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鍾秀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唉而遜謝焉雁聞人言若對以應童子揮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雁集瓊庠記今考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記中所用語多出六經諸史
可見先生少年非徒天資高邁而學力過人固已遠
甚以文字治天下驗之今日豈虛語邪後廿餘年鍾
秀█縣尹先生適在翰林作詩十數重送之其
中一首云鴈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
臨流同看處羨君偏自炳幾先正謂此也
唐李習之仕憲宗朝憫一世之人皆嘆老嗟卑而天
下日趨於亂作幽懷賦以見意以爲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宋歐陽子讀
之大加嘆賞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
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朱文公
楚詞後語亦取之以繼離騷經之後先生則又以爲
位卑則勢不得行身老則力不能行使舍位與時雖
有道其將焉施邪因作後幽懷賦曰嗟予生于遐僻
兮夙有志於匡時理無一而不究兮事經目而輒思
孜孜身于承明兮冀少見於施爲紛時制之各異兮
羞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老兮顧所懷之非遂徒
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一事撫中懷而自惜兮竊
祿食而深愧恐終待而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逝念明
時之難遇兮心欲去而弗忍也戰兩端於胸中兮病
悄悄如將隕也慨昔賢之賦所懷兮鄙衆人之嘆老
嗟卑予則以爲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
者之不可復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因往以推來
兮灼此理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顧賦畀之甚大

人皆放乎一己之私兮孰爲究夫天下之利害伊昔
裔夷之僭夏兮易天地以倒置宣尼春秋之謹始兮
變乃驗於千八百歲我
神祖之挺生兮載啓天而奠地泄上帝之幽憤兮伸
華人之鬱氣大勁垂於萬世兮百王遡其難配付
聖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久安而長治懸爵祿以待賢
兮明經術以造上何紛紛而靡靡兮杳不知其所自
忽事機而不爲之審兮撫其時而乘之置其身於安

逸兮怠其生之所依曰大廈不假於一木兮然廈非
木又曷以成也人人皆謂然兮又將責誰以支撐也
噫今人非不古如兮昔俗使之則然駕大輅以衆馬
兮禁其用古法以周旋驟佚攊以老疚兮倘按圖以
招延嚮教之以何物兮今惟取其貌言評曰已矣乎
世固莫吾信兮予將喋喋其誰語世雖斯今兮予惟
覘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兮矢不負乎尼父其中如
所謂蔑一身何足惜頗賦畀之甚大人皆放乎已私

孰宪夫天下之利害等語真名言也先生平生有志
用世凡天下事一經目輒思所以處置而調停之務
欲一一各得其理自少以至中年未嘗一日置其身
於安逸之地存乎心者如此發乎言者亦如此施於
事也無不如此每居一職必盡心竭力不少怠忽推
此以往其心蓋將使天下之物各得其所而後已焉
志大而心廣慮遠而憂深觀此一賦可知其大槩矣
覘彼之流連光景者雖𠕁體物瀏亮亦何益於世哉

先生嘗作左右箴銘其序曰人苦不安分汲汲然常
有不足之念迨其老也猶不息心于今年五十有五
矣忝以文字爲職業然往往用於空言平生所學竟
不得一施爲者人或于惜然不知此予分也况駸駸
老境雖或見用而亦氣衰志惰不能以有爲矣間於
宴息小憩之中倣古人揭箴銘以自儆左箴曰安分
右銘曰息心夫箴銘體製必爲韻語庶其可成誦以
自儆也予不能文其所謂箴銘惟用一言不敢多及

所以然者取其簡徑不費辭而易領會也遇有事焉
或相知者之相慰藉則隨所寓以自解云其左箴曰
命其右銘曰罷嗟乎世之希求苟合之士遑遑戚施
以俛仰權貴逶迤勢利以闒闘爲精神以向背爲得
失見先生此言其不唾且笑者寡矣豈知先生之心
乎誠使世人皆安於當然之分息其求足之心而以
先生此心爲心吾知奔兢之風自此而息廉耻之節
于是乎崇以培　國家元氣於無窮將必有賴于斯

矣晃得先生此文於遺棄舊稿中愛之不能釋手自備錄其文於此而竊附已意於後非徒示人亦以自警且古人箴銘皆無一字者先生此作抑又可以爲文中之一體云晃作瓊臺先生詩話既脫稿忽憶先生嘗與友人論詩之詩云吐語操詞不用奇風行水上蠒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話便是人間絶妙辭因作而言曰先生之詩固已無愧此詩之所云矣所愧者晃不能悉探其意以論著之耳嗟乎先生平生述作

不爲不多其所以幸教後學之意至矣後學者不必求之於詩可也抑何事不論著之哉然道無適而不寓則學無適而非師今觀先生之詩少或數十字多至百千言雖出于信口而成肆筆而書者皆足以見其正大光明之蘊和平易正之心開濟擴充之學忠君愛國之實心待客處友之誠意脩身正己之大節一于是乎發之至于風雲月露山川泉石喚笑嘻罵莫不飛越飄逸而卒歸于正道本乎彝理譬如穀果布帛之在世終身服食有不可以一日缺譬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光景炫耀愈出而愈新至於妙處又有專門用力於詩者不能以闚其庭戶而窺其堂奧蓋至於此則雖先生亦不能自知其妙矣晃嘗獨得其一二語于身心間故敢僭加論著以爲此編觀者苟求之於詞語音響之外而不徒拘拘於詩句之間則庶幾得先生之心而知先生之詩矣

晃下第南歸先生不以晃不可教和宋太史公送方

希古詩十四解以見賜且爲之序其序云禮云老而傳所謂傳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禀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苟得之于已而不及用用久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記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覬今既老矣决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澌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

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主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策仕以來郎以文學爲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有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於書以俟後世輿或有知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柰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案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言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離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予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面慰解焉踞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兒順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舉子業尒拒之生曰兒之志不事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甚時生年未及弱發廣西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卒　京師逆旅中從其兄鼎歷事督府朝夕來予館

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勞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歩其韻恃筆以遺生其所以期望于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如太史公之所望于其徒者然其詩云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得法酒解一既如麯櫱蜜又似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解二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毋一步敎回顧解三欲任萬鈞重寧兒頹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解四生意暢于春得氣生于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解五老我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解六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解七丁寧出我日妙契在汝心愛身

如愛玉愛言如愛金解八織錦由寸縷成山起一簣譬
如農耕田不爲旱澇廢解九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
而于蒙不絜反羨嫫毋妍解十採木來山中彼此初不
貝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解十一試金當以礪磨玉須
用汝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解十二我心日思歸後會
難数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解十三老景難爲別悲
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重來解十四嗟乎自聖賢
之學不明師弟子之道廢也雖有得解有能推以及

人者或有之又不過私相授受於章句訓詁之間假
此以背利祿希進取一不利於有司則爲弟子者又
從而求諸他而爲其師者亦不以是罪其弟子盍習
俗降而風氣移其勢則然也先生以文章道德爲一
世宗師恒以引掖後進爲心雖駑鈍朽腐如冕者亦
不棄而收之門下俾占係弟子之籍諄諄然教誨之
不殊於子姪而期勉之則極於聖賢之所爲今茲南
歸又辱和太史公詩見賜止不以太史公自居而乃

以太史公之望於其徒者望冕教育之意至於如此
冕雖駑鈍朽腐然竭其心思罄其知慮窮其精力勉
強學問萬一有成使將來或有所述焉則先生之所
望於冕者庶幾可以無負乎竊惟希古年三十始從
太史公游時公六十有七矣今先生之年去公尚遠
而冕較於希古稍幼自此以往勉而不怠雖不能必
如先生之所望然亦安敢負先生之所望哉太史公
詩并序附見于此其序云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

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
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
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
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其爲人也凝
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乎理闡發爲文如水湧而
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感一年別
去感慨今昔又云何不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
於詩聲一十四章以遺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

重来以迄於有成也其詩云北風何透迤雪花大于手之子有遠役恐勸尊中酒解一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解二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艷慕蹮蹮媚學徒三步一回顧解三予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解四素編耽清晝青燈坐夜深探玄欲忘寢蔫味如啖蔗解五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解六但願逆風送吹舟不得徃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解七風火無情物安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解八須知九仞山功成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毋中道廢解九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茍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解十姫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寧隨盆盎中當作瑚璉器解十一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解十二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解十三明年二三月蘿山花正開登高日騁望遲子能重來解十四今集作送四明李生盖託名也先生所

謂毋徒謂強聒一一直書紳二語亦太史公送希古詩詩多不載詳見太史公全集

宗孫兆昌編輯　弟明昌　男夔暘較

蔣公是編殆漢儒所謂臣門之師者其敢不以告吾黨也雖肰太冲三都賦自隹得玄晏一叙而洛陽紙貴余祖重公乎公重余祖乎公師事余祖受知最深先正謂公問學之弘遂制行之端謹立朝之剛正無一不肖似余祖者余祖爲文章宗子朱子而公凢入告嘉猷一主朱子之說執持不回至於功在　社稷

排大難斷大事決大疑有余祖所能爲而未及者公皆身之今閱湘皐集中上余祖書及諸詩序與詩話二卷皆公十七八時所作若不經意而見者已知其爲臺閣之文公之話余祖也實公之自話也兆昌僭訪徐開御晉宗相卒業詩話如讀異書因嘆文章風雅聲價不磨蔣公于授受時尊信師說以啓後賢剙君千百載後什襲珍藏以充鄴架足稱異世同心者矣而况爲其後者乎夫公感知於余祖而因及祖之子若任若戚余阿致意於公而因及公之祖若父若兄著作所遍諷切孔李此段因緣不可不更爲之話此區區所以翻而鐫之来而輯之以爲傳家之寶使夫後之人讀其書如聞其語言見其行事羨其一時相與之雅道義之交當必有景其遺風者僅錄十七則附詩話後而識之

祖爲公字敬之序曰清溪蔣晃予故人河西縣令希王之子也年十五領廣東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

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邵博先生執贄來從予學爲古文辭又明年昇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肰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旣冠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爲之補其祝辭於乎予老矣而晃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嘗相教益也晃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宜於口誦乎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

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詞曰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綖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若衆禮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既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在斯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又敬所爲公作五言詩曰古人敬作所日夕處其中出入與起居恒與此所同居愁以爲室游寓以爲邸行于此中行止向此中止莊誦敬夫銘服膺晦翁箴非徒所其身將以所其心心在此所所至如戴天惺惺重惺惺白首相周旋其勖之意深矣

遊歸信筆付公詩曰歸來塵土滿烏紗倦極無言感物華老景幾時猶戀祿故園何處此看花病來應世少諧俗閑裏著書空滿家白首楊雄惟寂寞剩將心事語侯芭

公下第作詩慰之曰何事情悰苦不堪憐君失意我懷慚阿房杜牧曾居五禮部韓公也到三自嘆白頭難再黑極知青色過於藍老子不久歸休去遥瞻佳音播海南後大學士臨桂呂公調陽序公集有云先生自童丱稱神捴角發解文莊邱公寄之以詩曰自嘆白頭難再黑極知青色過於藍蓋已識其爲公輔之器云

送公乃兄進士昇得告還鄉詩曰平止故人何西宰宦轍所至多遺愛用才不盡慶有餘天意分明猶有在二子食報非偶然一日聲名播中外大者如麒麟頭角定趾無非仁小者如鳳凰鵷鸞羽翮咸成章奉天殿前試制策文彩翩翩聲赫赫人家得一已爲多同氣聯芳更奇特竹也讀書遷中秘飲食坐卧皆

文字伯兮　賜告歸故鄉周旋舉動皆　恩光人生
生子有如此地下有靈應亦喜昇兮昇兮今汝歸歸
拜先塋爲致辭後死故人無恙在鍾情還似有生時
按祖于舜珪公之故而作詩以送希玉歸於希玉公
之故又作詩以送梅軒歸其生死交情真足稱世講
云舜珪蔣公之祖希玉其父梅軒則其兄也
公上祖書有四成化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書曰伏惟
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天下宗師尤汲汲以引掖人才

爲己任士苟有善必稱揚之使有聞于世故雖以晃
之不才亦辱不棄進之門下義重而恩厚心誠而意
美此非古之人不能而今人則罕見也晃實深愧焉
謁告歸省又辱罷以教言而以大賢君子之望于其
徒者是望教育之至無以爲喻弟所懼者不能如所
望譬猶以數斛之舟乘百車之貨以泛于海其不至
于覆溺也者幾希雖然苟堅其檣柁固其維纜備其
樓櫓僥倖無風濤之患則豈終覆溺也哉而晃也不
敢不勉矣六月四日自潞河發舟晃侍兄側幸得無
恙但其舟甚小行李書冊外雖餘無長物亦無所容
日中抱膝而坐不敢俯觀又天氣熱甚目或昏亦不
能細視欲求與筆札相親而不可得賴有鄉友數人
朝夕清談以終日而已舟至臨清同舟者稍稍徙之
他舟居一日同舟者盡去乃求快船而徙之雖其行
稍速亡恐然計其所費亦已甚鉅矣且人衆不能遂
所欲爲自念窮窘貧困至於如此亦可悲也已既而

自解曰顏子操簞與瓢以居陋巷終其身不改其樂古
之聖賢有以樂諸其心其身雖困亦有所不暇顧也
龍蛇不得水處于尋常之間見困于坭沙見侮于魚
鱉其身雖窮而其騰高舉遠之志不窮卒然雲騰而
雨降雷鳴而風生由于淵而升于天不難也士苟有
以樂諸其心則雖窮窘貧困亦何損于己耶晃雖不
才得先生焉而爲其徒則亦足以有所恃而樂諸其
心矣奚以悲爲使苟一時之幸美衣服盛車騎揚揚

朕過閭里俾小夫賤隷歆慕企想以為不可及雖無窮窘貧困之悲亦何以易此樂也哉先生之教育期望乎晃者固不在此晃之所以感先生者亦豈在此耶今學舉荒蕪誠不可言時有所疑欲就先生質問忽驚相去已數千里仰首望門庭如九地之于九天不可得至也况茲南歸去先生之庭日益遠接塵侍之態日益繁使其心又以憂衣食亂則所以務學之日少而外慕之日多安得如先生所教靜觀至理實

心勿外慕也哉此晃所以深為之愧且懼也沿途未嘗一遇便人心懸懸而不得上通七月十有一日始至南畿南歸之期度不出此月寧覲後負笈重來以勉求其或有所成晃之志也亦慈母大兄之所欲也而豈敢後時貴邑張舉人將北上京師偶邂逅于新河逆旅因敬作此拜上不宜

成化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晝曰先生之教晃晃之見教于先生天下皆知之先生之所以教晃晃之所以見教于先生雖暴之于天下皆可以無愧先生探索古初洞達幽隱細折玄微大包荒穢天下之士莫不以先生為知言皆彈冠相慶願為先生之門生學子而有不可得者益先生之於士才者取之不才者偕而教之皆因其質之所近初未嘗必其同已以故士之才者願在所取而不才者亦願在所教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凡可以衣可以食可以用者苟種之無或不生惟荒瘠斥鹵之地爛目所望皆

黄茅白葦先生之于士小大畢取而未嘗必其同已其亦猶地之美者之生物歟晃雖不才亦在所教其為幸甚矣此所以日夜圖報稱其萬一而未能焉昔者陶淵明乞食于人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今晃之所得于先生者夫豈直一食則其所以感激奮發以圖報稱其萬一者宜何如哉自拜別來凡六十日不見道德之光日遠而鄙吝之萌日生晃也者乃今日之晃非昔日之晃也假令先生見之且必棄之不暇尚

原缺第九、十葉

尚或可以躬行之歟去年得告南歸將娶于陳氏意以陳氏者吾郡之故家鉅姓者也而世有大德厚望之人焉其能行婚禮無疑矣乃遣人爲之一一言之而彼家之所謂大德厚望者方且惑于流俗膠固執泥以爲不可於是宛轉使人委曲開示謂之曰古禮簡徑何苦不行至再至三彼不得已然後勉從親迎之一節若夫次日而後見舅姑三日而後見宗廟者一切不從然親迎之期尚遠至期亦未知其果從與

否也初見之欲行此禮匪獨彼家以爲不可雖吾之母與夫宗族之尊長亦皆以爲不可以故不忍拂親之意而不能盡如鄙心之所喜而行之也且夫鄙心所喜非欲立異以爲高逆情以干譽也蓋以古禮日湮流俗日弊果能變流俗行古禮庶幾天下人人得見古人手采然古人者亦人耳豈與今人異哉古人能行之於古今人乃不能行之於今亦獨何歟大抵凡人之情可以與之言今不可以與之言古孫昌胤

原缺第十三葉

慨古冠禮之不復獨發憤行之而見誚于鄭叔於外廷伊川程正公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僅有一二人家化之耳以此見流俗之弊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而聖賢所爲未必不爲流俗所譏笑特賴百年論定然後見知于後世耳然知不知亦豈吾所當挂齒牙哉吾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笑又見譏笑其責在乎人吾何與焉使必世知矣之吾然後行則吾之所以待乎己者輕而務乎外者重矣不已狹乎

伯牙鼓琴惟鍾子期能知其音子期死伯牙遂不復鼓琴嗚呼向使無子期伯牙之琴其終不一鼓耶是其待乎己者輕務乎外者重縣君子言之無是耻也晃辱游先生之門竊有見乎此是以毅然欲行婚禮不復顧流俗然不忍拂親之意卒不克行而終焉與世浯湛俯仰爲流俗之歸淺闇疎陋以至于此固無足惜所兢業者恐傷文公著書垂世之盛心與先生輔翼文公之勤意而反見譏笑于流俗焉耳王臣來

德之宗師其經綸康濟之具雖未盡見於施行而著之于言語文字者一時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知而信之固足以垂示後世無疑矣凡其所爲言語文字悉光明正大俊偉潔白類其爲人如饑之必食食必五穀如渴之必飲飲必湯水如寒之必衣衣必布帛蓋其得于天才自有不得不然者雖游戲諧謔嘻笑唾罵必也歸于有[illegible]非虛誕無益之空言晃辱從先生游於茲數年竊觀先生之詩擬李而似李擬杜

而似杜擬韋柳而似韋柳遇有所爲無不各臻其妙此豈偶爾得意而爲之若世之能爲乎此而不能爲乎彼拘拘于一才者哉蓋其得于天才者變化莫測故也先生之謨謀在朝廷[illegible]在天下事業在著述固不以詩而後見也然欲知先生之爲人者抑或于詩而可以見焉先生官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天下之士不稱爲官而稱爲瓊山先生表其所生之地以寓仰重之意也故詩集亦以名云

公詩藁自序云夫人之能言非能言也乃不能不爲之言也情蘊于中感于物而動夫雖欲不言其可得耶晃聞大司成丘先生之論以爲古能言之人皆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故其言工以故凡學爲詩詞未嘗敢有得已而爲者爲之必不得已皆所以言吾情之所感者伸紙信筆率爾而爲言雖不工不能逮古然亦不卹也自戊戌歲至辛丑凡所爲詩得若干首彙次成帙以呈于先生先生曰小子之詩成篇章而

合格式矣自茲以往勉而不怠其或可逮能言者之言乎晃受言而退因論叙之而藏于篋中

公作余祖幼子初出就外傳詩云老蚌含光彩明珠掌上生丰神隨日異言語得人驚黄卷供新玩青雲奮遠程一經能趾美君莫少玄成

公作一成祖發冢論序云予亡友丘君一成嘗恥冢莊氏詩禮發冢之義作發冢論而托名于兀該拙卜古温意以非化外之民有迷罔之疾者決不爲此言

諱以華言即所謂無是人也得非用漢賦亡是公例歟嗚呼一成之用意深矣始一成爲此論既脫稿未嘗示人予偶見之几案間亟欲屏去予請至再三迺出以見示且曰走爲此論乃痴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痴矣安知聞人說夢者不亦痴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爲善以非爲是以害爲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于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

舉不能入自非爲之說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几彼所以爲之地者一一豫爲之言若彼之自言焉者又曷足以感悟其心也耶予爲此論意盖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矣何獨論此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也言畢仍命左右匱韞之三緘焉且戒予勿言時一成病已極曾幾何時竟不起矣嗚呼惜哉一成諱敦別號必學齋深菴先生冢子也生甫十齡隨毋夫人南

歸家居年二十四始北上侍先生首尾六春秋而病居其半其卒也纔三十有一天資絶人遠甚書一過目不費思索即了其義博極群書而尤究心陰陽造化之理往往有所深造性韜晦對人未嘗文言雖先生父子之間亦不能盡知也爲文多不起草與所到處落筆千百言不休每繙動簡冊輒有著作之念多有所輯録皆未成書惟此論脫稿云予辱游先生門其荷一成教愛義雖友朋情同骨肉方將資其琢磨

展或少底于成乃遽爾棄予以去三復遺稿不能不盡傷于心昔者魯褒著論頌錢之神謂其無位而尊無勢而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賤可使貴貧可使富忿爭以之勝幽滯以之拔以至解怨仇發令問轉禍爲福因敗爲成極言錢之妙用以著其神然錢豈真有神哉錢無神而謂其有神一成之論其即褒之論歟嗚呼一成已矣世安得復有斯人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當不在古人下

公又爲一峸祖作行狀幾萬言不盡錄大槩語其謹守則曰無故足不履城市不涉迹公府潘臬按部至瓊者不肯輒先趨謁或爲先生來覛即日投刺報謁時事不一挂口問之亦不對方伯某公按瓊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諾之而不復問月召君問故對曰教素不習此故人無來託者他日某公詢諸郡縣吏果肰嘆曰丘先生可謂有子矣有守瓊者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欲啗君以利因陰結于先生門遣其子

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能餽君五百金者盡爲之解紛予應之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尊公但循廉則闔郡皆受惠百金之賜奚必敦哉其人歸語其父甚慙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盖尤君言之太峻也方伯陳公士賢先生考會試時本房門生也因君北行賷白金二鋌遣人致辭曰某平生不餽遺人徒以老門生之故破戒爲此即君其勿卻君愧其辭不受陳自愧先辭亟謝過徃返數四竟不受陳嘆息而止語其篤學

則曰一時學者多舉子業是務四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盼無所適從未嘗不茫肰自失也日坐卧書樓中取先生所留書閱之苦不識字惟以意會久之因其所已通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之于字皆先識音而後知義予則因意以求音于是先群經次諸史又次子集下至稗官小說及釋氏書亦能悉其精微間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瀉海不見有窮竭態自謂[illegible]路尚生于文章家修

辭之法患不得其蹊[illegible]又摘出諸史書泛觀覽至興衰成敗之[illegible]反覆[illegible]玩于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illegible]以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上下數千載間縣是博極群書而深思日以逸發矣時作一書達先生幾萬言論家事而偶及高雷治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即有無窮之利肰使區處乖方則恐無其利而今先受其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亂徂事盖可鑒巳先是高雷有故河遺迹先生欲開通

之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援民故君書及之大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世公家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因屢書趣君來侍左右日聞所未聞而所見益擴弘矣時先生方主教事門下諸生數千人■避遠形迹不妄交一人過有所往獨策一蹇挾一僮僻肰塊壒中雖諸生不識其爲先生子也是時當塗用事者多絓子敗君因作詩以志戒有近世大臣多子敗而繼之以肥馬輕裘其極

梏明窓集几卽山林之語聞者賢之華亭張汝弼爲南安守一見奇之日之爲小坡蓋擬之于東坡之子過云其所著作雜文及古今詩甚多發家論一卷醫史四十六册他所輯錄皆未成書嗚呼以先生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壽茫茫者天吾又安從而詰之乎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驩間嘗爲予道其少年事皆歷歷可敬病中又手書平生立身行己之大端勞贅時時持以授予而予不及與君訣其意蓋有所託也

公作再成祖金臺別意圖詩序云瓊山丘君再成宗伯深菴先生從子也年甫十七八卽奮志于學與先生冢子一成自相師友讀書勤甚夜每宿火寢至雞初號輒起挾册就燈下聲琅琅達旦終日弗肯休率以爲常雖祁寒盛暑不少怠再成既失怙先生又遠宦于　朝衆咸謂其生長富貴巾不繇父兄督迫乃能卓卓自樹立何生質之美賢于人遠哉其後入鄉

校爲子弟員游場屋久之弗得志不獲已爲有司勸駕應貢上京師既廷試授例卒業南雍不久將歸覲其親予於是有不能已于情者憶歲戊戌予游先生之門時再成兄弟皆家居聞其賢亟欲一聚首而不可得因寓書約爲異姓兄弟後六年一成來展省予適見黜南宮朝夕先生館下同其誦習者三年又三年而再成始來方喜其來握手聚語相慰藉曾未幾時遽爾別去未知重來又在何日百年瞬息更能得

幾聚首那肰又有告焉君子之相與苟使德誼日進學業日脩雖萬里暌違數年契闊亦何足惜不肰朝夕睉步相追逐尚奚益哉予雖非忘情者而再成之志又決能卓卓自樹立今之別也進德脩業將歲異而月不同固無俟於予言亦非予言所能增益所以瀆告之者君子相與之道當肰也士大夫繪金臺別意圖遂卄成行各賦詩道別余因首書于圖之上方以爲序詩自編脩涂君而下總若干首皆吾嶺南之士云

公遊李君思學歸瓊南序云瓊臺先生以文學道德爲　聖天子所眷注朝夕左右論思密勿以行其經綸康濟之學先生聲名滿天下天下之人平日欽覩其著述稔聞其論議而想望其丰采歆求一見而不可得而瓊人慕之尤切盖自先生擢甲魁官禁垣以至於今正色立朝者四十年中間雖以太夫人之憂一歸肰未幾卽來亦餘二十年于今矣瓊之人雖家傳其書人讀其理而不膽先生之眉宇已非一日其思慕願見之心當何如哉況在姻戚之中而有兄弟之義者乎此登邁李君思學之所以北來也君太夫人之猶子于先生爲內弟去年之秋自以不見先生也久誦言將北上或以道遠尼其行君慷慨言曰昔巢元修之于二蘇徒慕其文章節行之高尚不遠數千里徒步往訪之況吾內兄文章節行高出古人上予也又幸居姻戚兄弟行少相與嬉遊今白首矣

忍不相追逐邪久別願見心甚饑渴頋以萬里爲遠哉苟以遠自阻吾恐巢元修笑人卽日戒行李上道跋陸凡水旣沿復泝閱數月始至京師時先生求歸之疏已八九上而李君適至先生得之喜甚留處左右將藉之以輔其歸遂再疏懇以疾請　聖天子親發德音謂先生文學老成方隆倚任不聽其以疾去但令大風雨雪日俱免朝叅以優崇之盖好治之盛心崇儒之異數亘古罕聞而在今則僅見者也先生

其安能遄歸于是李君辭歸將爲先生葺理田廬以成其他日歸老之計以寛其今日内顧之私俾盆得覃精畢力于論思密勿之任以佽答曠世之奇遇此李君之志也李君歸矣吾想其抵瓊之日族婣朋儕來胥會相與蔭榕陰酌柳漿劇談　聖天子圖任耆壽俊之盛美而並歎嶺海以南以文學道德而位極人臣者百餘年來僅一見于先生也間出先生之緒言餘論更相告語以稱先生嘉惠桑梓之心吾知

瓊之父老子弟又欲見先生而不可得者一見李君亦如見先生矣豈不快哉因序以華其歸

株壤山趾任首歆修葺余祖塋域公作詩以送之云

南溟奇甸有瓊山自昔名高嶺海間吏治得無今日異人心誰挽古風還牛刀小試應無敵鳬舄高飛詎易攀欲致南豐香一瓣下車先爲掃榛菅

瓊臺詩話二卷編修吳典家藏本

明蔣冕編冕有湘臯集已著錄冕爲邱濬之門人因裒輯濬生平吟咏各詳其本事蓋卽吳沆後人輯環溪詩話之例凡七十五條詞多溢美蓋濬以博洽著詩非其所長冕以端謹不阿著論詩亦非其所長也

詩話十卷（存卷一至卷七）

〔明〕楊成玉編

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馮忠揚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話十卷》

提要

重刊詩話引

閩楊成玉守揚時嘗刻詩話一冊太常少卿師召陳先生序其卷端謂其初得詩話寫本日三復玩味而詩學益進乃不以自秘其義命工鋟梓將與

四方學詩者共之其心公溥於天下比成玉謝郡事携其板剞以歸之非有所私也特恐繼者狼藉散而使是書傳之不廣且久前日公天下之心猶在焉知治改元之明年六月忠承乏來

揚未幾同年內翰楊君維立
血手教至云揚將刊刻詩話
同寅以尊兄在任多有形者
倘蒙合意即寄十餘冊專患
同不工於詩雖日閱是書而不
敢望楊成王之益進然內翰

諸公皆善鳴之士而好之是書
也亦有補於詩學者歟夫事
之有補於世者必勇為忠憲志
也遂用捐俸命工翻刻之它日
亦將有知忠憲之心如陳大常之
謂楊成王者哉

弘治庚戌夏四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揚州府
事前刑部員外郎四明馮忠識

詩話卷第一

劉攽貢父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何如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六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蘂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情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為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爾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東蒼江起岩排石樹圓蘇子美遂用峽東蒼江岩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為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食啗蝦魚頗肥腯（[illegible]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自可掩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

坳中初盖底凸處遂成推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
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
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
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閬字逍遥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
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
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
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
匿舒川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鍾樓云遶寺千萬

萬峯忘第二向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
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
去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頗頑張挾叔文亦新
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群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
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知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
王正坐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
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賣藥者以
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為李木牛圍碁者以憨著李乃國手
而神思昏濁人呼為李憨子裁幞頭者以拗著李家幞頭天下抹善而人乖刺嵗久

自以拗李呼作詩者以谿達著谿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郵下而自稱
谿達李老嘗書人新素牆壁上人嫌怒訴官執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圬墁乾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
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
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
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古戍黃榆
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
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
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官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會一道

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
覺始悟其為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
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
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
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
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李商
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
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
立朝為師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体後進多竊義山

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具恐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為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属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

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逸飛易為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語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文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厮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厮是也白白金屑琵琶糟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令人同杜曰早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為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

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砧衣兩詩偶佀次韻皆奇作也管子曰事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神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彤
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
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
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情
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
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
去懵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蹋鞠）晚唐已不
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燀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

掷三復能述之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康斯進
前行兩歩曉後立多時掷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
後園偶迸出掷挾取之因懷所業載毬以見公出肅
拜者三每拜毬起伏於背膂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
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
每見勞於富貴子弟下　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
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
盡不佳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曰方積翠倚穹蒼萬
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闍僧有朋多詩

如虹收千丈而湖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傑
甚為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嘗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
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
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云投下云脚豈不
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蘂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
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者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
似王建句若廚庭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
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征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征徭一生
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集
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
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趂朝
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年
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作篆為王宦以古人篆隸加縹軸密挂刀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畫問之從者曰挂
此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睨之笑曰交不著睞
話也市井號為鏟宋為其類利而么麽云贈詩曰辟如利
鏟末兩刲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墅
俞逐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温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旌相近詩曰言觀其旂
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言周人
語轉亦如關西中為蒸虫為塵丹青之青為之妻也

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為難荆為斤昔閩
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
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
旋添及讀添為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
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以侑酒舉盃屬客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
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而
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與國中塑僧伽

為寫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火
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為天門蘇國老
曰上則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
爾蜀人自京以鴿寄書不浹旬而達舡舶浮海亦以
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為犬能寄書恐不然
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
乎或者為奴名不然當為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
知地方土工用舂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

甚故極近有獻策築吳江為堤土人欲以巨甃實
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甃重不可致處致水中則
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甃堤形似
甃耳不可陶器也
汪白為平糴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
斷屨補穿屨屨成屨已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
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琮入
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
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

有李習之兩句云俞之自灼灼此去信悠悠若可無
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埤渠遶[illegible]
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
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埤鑿名自脩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為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翶爾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員外郎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
曰上官佖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
相未許終不仕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
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主
玄市唐人書玄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
万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曉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
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
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illegible]側觀

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
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
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厥甲九字對
世傳盧仝為何樓盖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
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為何市樂說者謂
南郡石駙馬家樂甚盛誚南市中樂人非也盖唐
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何市字大抵不隸名
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盖
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

厭熟而乃甫為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為厭熟京師
人貨香印者皆繫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
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以默諭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加誥贈郴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昻同在禁掖楊
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嘲侮梁謂之曰公毋
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朱昻聞之背面搖手掖下
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
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宴設邏後盛也臣拜洗[illegible]

兩朝歌荷好邇情幹勤厚微臣雅會宴拜祝君統仂福聖壽
鐵擺尚斷俱可式極無主人笑遂為酹觴漢史有槃木白
狼詩聲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
虜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
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
纖微近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群臣長沙王亦小
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
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揔成詩白云要須回
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入舞袖環今時舞
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藝亦不復如古人常
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
莫舞丁都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箏曲又不復入聽矣
近世樂府為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
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
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延
傍通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纏聲直鹿鳴采蘋爾攙
聖俞幼戲謝師直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
令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

可愛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
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麗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
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為揮毫筆驛詩數篇以金
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
今無復尋所居矣他日邀訪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
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為佳句趙少師
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
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能非清渭逢何莫龍臥南陽
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曹參嘗為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數蕭何誤矣按
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
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
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耳劉道原謂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
徐州至隋唐始為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危人叛詔遺上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
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
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
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作不逢時已矣吾生其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
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鄭鄭鄭東東
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
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
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
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盗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
欲作對爾實非有盗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泄世傳其神異兵州天慶
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

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駭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
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
刻木記巳物耳是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
人譚黄巢事甚悉因曰黄六大晚鄭至此張安道尚
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
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
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為
逸賦樂天謫官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銘佳自號女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
泣滿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舡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
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
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為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君而豬輒突
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
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别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京師南
歸士大夫率為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

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寄二公曰二公詩筆
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
哲為蒼生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
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
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詩有佳
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
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
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
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為白傅
詩云醉翻襴衫抛小令今人以絲管絃謳為令者即
白傅所謂大都欲以勸酒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
搖首按舞之屬皆知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
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徵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
者其黨人意傚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綢至其黨人曰魑魅
魍魎魁俗有謎語曰 急打急圍慢打慢圍分為四
叚送在窨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烟蒼
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
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
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覺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墨漆
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
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
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為悵然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
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
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五十踐衰境加我左

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
可言詩江得之矣江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園某人以
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
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曼度風韻陶靖節
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
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
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減[illegible][illegible]
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獨夢善
攝生撥昌言知蘇州無夢來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
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為大言處之不疑自比
李少君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絕欲屏居
山中十餘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
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
餅淡食更自有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
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為余言嘗泛海值風
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
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
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他心通士寧過予予故

以作合俳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
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為
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劉攽貢父詩話終

詩話卷二　　六一居士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公五作伍之一字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輧輜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遑)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弦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在)水北去河南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

人嘆（一作䬸）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具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鋣若此喪軀体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笋）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咏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尊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晧燭沙蛟龍卷貴成花花飛蔑里奇脈月白石烟堆絃女娟大明吹蹤朝賀雉尾不掃粘官瓢宮中才人呈聖顏捧所壽呼南山三山兔貴女喜斗酒十千離復愜）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于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西崑體由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壹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後不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妻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中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一作縱織得能一作纔得幾何時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林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尤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謂余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棲等句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一作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作遊)一縣(縣忘其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一作)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俗謂睡為渴睡)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有如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亦作此漁父一聯又熱而腎虧聽也)

有詠詩者云(六字一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畧言其善書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綱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

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稾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説者亦云句則句矣其如三更不是打撞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粗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灔灔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綵一作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喜一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獨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露添蓴菜綠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非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已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年一作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得覺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雲一作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終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有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章蜀錦張余
吝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盖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先一作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盖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録於此詩曰江
流作險以瞿塘㶁峽猿聲斷旅一作晝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章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俏青史諫草當來集皁囊莫
謂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好余
家嘗得南塘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忽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兒仙事怳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卒
生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
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洲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學士趙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沉厚端
默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
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
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
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
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

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作徐疾）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揚其句有色映棚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詩話卷三

司馬溫公

歐陽公文章雖不可及詩話尚有遺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管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劒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詩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沈文通（遘）俱為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盛不知乃為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為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

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
為詩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
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
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第用淸問字下第景祐元
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顧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
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敷門蕩五戟
詩云疑塋畫旛轉交鏃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真本
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
蘇州進士丁偃試通天臺詩云白虎前方掩金
莖舊事輕天心非不語乘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
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
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
休兵外群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為場屋所稱
鮑當善為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為河南府法曹薛
[illegible]映知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
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
稱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
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
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
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唐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
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
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
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
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佐得名稱野元來性
亦群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為延譽由是人始
重之其詩効白樂天體真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
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
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
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其累表請
退上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
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蠧如盡
一腹餒何妨又竹杯校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謾勞
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子孫租稅外
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鬬
草贏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
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段集其詩

者嫌燒葉貧寒大甚故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句乃并一句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丈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爲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必時好蹴踘長韻其二聯云鷹鶻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又嘗爲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已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爲人膾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係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香一作鄉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拾合如樵

麗穎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積日不廢三兩篇以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攻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巳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下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袠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章獻太后上仙群臣進挽歌數百首惟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甲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

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類此不可徧舉

劉騭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遂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獨挈飯一罌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

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虵虺富丞
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
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
鄉憶讀書悞人四十年有時醉把欄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
如何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
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為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
前湖夜軒窻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
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蘆巴又
詠上元夜遊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
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
襄除口便成衰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為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
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
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
□丞尉朴嘗為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
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為先達章獻臨
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意頗不
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逕過

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
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
始復脩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
為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
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
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

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大頻上為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
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匀春圃桔
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官者王紳効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
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寂尊榮獻壽宮
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
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
曰辛明彩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
駐馬畫工閒地貌真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甚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為甚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舉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猶苦游人往來多徙居萬安山屏絕人事專以治經為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趣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怜也

范景仁鎮嘗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朞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蘭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賤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仙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為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為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秉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傚之因而名廳事也

司馬溫公詩話終

詩話卷四

後山居士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人詩人共用一律惟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壯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晝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揚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荘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鐵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

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佳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千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曰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入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亦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樓雲雨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瑶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學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云愛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姦邪有

甚意顛沒婺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耳司馬温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甞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蹔偷閑臥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褁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慕府徐有學官

喜謔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柸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甞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但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弾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

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云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

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想離別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若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廉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劒成相箴與屈騷何

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擣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

神兒受職曾子賀社表曰鈎陳太微星緜咸若崑崙
潋灩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
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
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
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
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
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
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
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
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
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
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
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
十尚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十猶癡
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
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戸冠軍侯不唯對偶

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
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
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
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
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

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
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
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遠原自
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詩云龜
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君詩如鳳雛
出鷇雖未能翔於千仞意是真鳳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
或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

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絫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煑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𨒪解老杜百
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
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
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
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
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氏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
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
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凄切祇知抱杵擣秋
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
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
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
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
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
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訝誕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
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
作也
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
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効雅最後效
風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
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
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馬乃詔諸州
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
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追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閣者執筆歷請官稱
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
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於南院為秦帥㖞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於
三都谷大敗之㖞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
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金師入十萬
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横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
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
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岦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
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岦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侍制師中過之李有

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賞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
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
愛卿
其守與客行林下曰梧花十字裂願客對其倅晚食
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
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
張子野老於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
天與群芳千樣葩獨分顔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
徧自分身如豉子花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郇公常
資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
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蘇公居頴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
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
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黄鳥度青枝語巧而
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

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
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
如兠鍪對曰貂蟬生於兠鍪外大父頴公罷相建節
出師太原其詩曰兠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
夫李侍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兠
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
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游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

稱泰詞愁如鷓鴣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後山居士詩話終

詩話卷五

東萊呂紫微

晁伯禹之載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秀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知道之詠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都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戟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占星聚一宿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閒暇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水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所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水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淨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公寄夏均父倪詩云山舟憶他年
餘饒三落托我迁睞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
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
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嘗無弦太令舊物
惟青氊我亦四壁對黙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
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澗明等句精確可喜才
仲少學楙文曽內相肇晁文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

為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
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人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
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衆人求
生西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
子差𤍠耳余戲答云只𤍠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
為然

王立之方立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
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
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
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
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府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
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
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
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鶉雲鵬各有

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
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録記夢中事予
舊實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
明溪淨印銀鈎裏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楼
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
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
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
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
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

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桂
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淅中赴懷州叔相赴睦州邂逅於
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
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
邠老獻精苦也然德操為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
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懶
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
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
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
明却蘐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
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為僧名如
壁殆詩之讖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
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
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為頗盡文
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
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朴盡還
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中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華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
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
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丁
喜長亭水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為濟陰
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瑑作守歐公
王荊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為
穠禮一日就設聽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
足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謂公為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
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廼謂子固曰吾
試為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壽傳中
隱腋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
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
作官後從李德操游德操更輕賤科名議論高[illegible]

有意於為學矣
叔祖侍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霰雪
元祐中諸阮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官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令淘止具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濵人老釣綸中晚歲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真州船場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行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數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為筆墨娛掩卷長嘆息昌不嚴廊歟却悲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illegible]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捩拖能共客別[illegible]
[illegible]抱丹穴涉海日漣如
[illegible]元嗣續攸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顔平仲岐閑止[illegible]饒德操節高秀實荍韓子蒼駒及余諸人九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巳以詩寄公云往生三呂共脩途援上青雲迹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狂道難回刺史車剩與寬為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巳與晁伯禹之哉唐季實閔之皆來訪公每晨與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弟子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脩錫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涓念三丈道孚克呂氏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為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illegible]下[illegible]明月微収不敢與長靜[illegible]之元符初祭

陽公謫居歷陽道李為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緑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撇呼歸亦可憐公甚稱之李方叔　豸　嘗作寒食詩千株蠟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䊪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户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床瓦枕

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榮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閒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簷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

[illegible]此地位耶[illegible]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illegible][illegible]州山谷極稱賞之何斯舉　頡　嘗和余詩云湫水因君話河伯接䍦持酒對山谷斯舉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脱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硯彷彿尚見蛟龍背雹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

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挑花殘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絶海内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嘗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

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耶
吳正獻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獻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獻作相詩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獻夫人輓詩云賛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歷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輓詩乃蘇子由作
紹正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愆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李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

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稍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踈汲黯極知州郡要文公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子授讀書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家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坐事

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為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

號有云王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何千古圖
書之與
夏萊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
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
制決奇謀不関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焜煌
之冊書啓事乃中予京作
孫廣伯術謝東萊公擧改官啓云清朝薦士與聞豪
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盡
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學也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

赴擧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
問朱子父從 口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
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稱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問學為未至
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為學與兄震子
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榮陽公嘗寄公詩
有久矣樞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盆星晩雜出雨脚晨可歇
又嘗和予春日絶句云宴坐齋堂一事無居官蕭散

似相如偶爐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跡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昌
兩時見數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
也
頴夷仲岐舊嘗從榮陽公問學予為濟主簿夷仲適
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
謂榮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
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
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

異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倚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
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
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倚姓吳大
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
為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
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怨副總管武人嘗
戲之使對句云快咬塩虀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
喰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

為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向見秦少游予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輕紈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蔵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賦哀鑄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蔵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悵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賛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盡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盖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寳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致遠識持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為交游中惟楊應之有些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倍加欽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寝劇闕于脩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蒙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横絶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間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於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鄙吝積於

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懐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丈道孚見寄數絶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即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絶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貶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

句羲寺僧具食極踈畧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為易解示謝丈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予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絶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鉗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躁躁還寥寥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無咎詩曰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無咎猶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以詩寄滎陽公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為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華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退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寃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守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跳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年能為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為其家作功德寺為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為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為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手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因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為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畢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

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童郎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為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寢西山結草廬遊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外求時夜更著閒言問窺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師攺知潁州過曹南省滎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蛟虫敢攫緣明年小朔集請看十廬鞭紹壓間調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東萊呂紫微詩話終

詩話卷六

竹坡老人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言甲抛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又讀趙德麟侯鯖謂綠沉為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醫黃叔度即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然牛醫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為行童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為僧東坡詩云君欲富餠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士人言河朔地廣麥尚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

牧其間踐蹂令稍跡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牛所以富餅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揚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為問淮南米貴賤其氣事有情致為可喜沈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荊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切律但若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貴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看長才不貧賤莫令[illegible]斷青雲梯驊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軍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失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名出矣余紹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句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弊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為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為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為沒字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甚明大抵五字詩其耶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唉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為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為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豈無雕琢之功盖明玕謂竹清瑶謂水與所謂紅皺曬簷瓦黄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為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效諸家体作詩者語皆酷似效老杜體云落日黄牛峽秋風白帝城尤為奇絶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黄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一詩王荆公嘗為之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功父鬚而髯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句人皆以為奇絶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黒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也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為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

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為楊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為偽邪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黄團繫門衡黄團當是瓜蔞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瞑目思之如秋晚徑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黒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是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䟦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刑天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衘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也又

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
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
瀕溪與容納凉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
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凉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
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
為妙作詩正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
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
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咏揮毫
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咲之

大梁羅叔共為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荊公親
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
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汚昨夜南園風雨小憐初上
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
荊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
言荊公詩如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
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等篇皆平甫詩非
荊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婿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必
非平甫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通雲樓茶詩所謂通雲從
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委紙作
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銘雖推記爭
雄政和甲午攜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
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曾直入館
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
逅邦直送茶居兩日間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
中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
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
于卷尾是日太旱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雨
紹興兵王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為之一

空
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白云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
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
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
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而已殊不知
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凉而不知人間
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耶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
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

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蘂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蘂以自解耳不可不知也

王荊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垍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南之有臘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見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憑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家冊葉子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然而如巴西聞收京云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云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雅又一篇云說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此決非他人可到其爲此老所作無疑

曲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效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塢數畝田泉石西峯幾壘烟雲登携孰以爲侶頗寓李甲肖轉後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東坡以比郭恕仙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是神仙也東平王興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翁者二又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墓尾幽人萬慮空帷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竹溪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偽爲此詩傳於興周鄉里然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棓矛盾動揺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皷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揺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為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語作梅聖俞詩云

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横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衮梅詩云絶少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絶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揺体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其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有數貴人謁休沐携歌舞[illegible]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咲之貴人問師何咲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

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羅叔共言頃歳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屨為生得金即沽酒自飲往來湖山數歳矣人無知之者一日為僧寺脩屨口中微有聲狀若哦詩者僧怪而問之葛生咲曰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自是始知其為詩人世之露才揚己急於人知者聞斯人之風亦可少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着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崢嶸兼亦近

[illegible]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
有縕藉然非知之者不可以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與
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
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
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
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
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
者亦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為同郡其為人靜退有守好作

詩而語不妄發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每舉案齊眉
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挪眉其詩云
青眼相看君可知精神渾在艷陽時只因嫁得東君
後兩淚相看是別離詩成坐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
妻亡蓋詩讖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
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
余近詩有欲尋鉄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
豈特非予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
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

何活得許多時
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
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
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為穩切若杜少陵風
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無端落木肖肖下
不盡長江袞袞來則又妙不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
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
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
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

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歟次翁笑曰元章十年來
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余游濡須識次翁之孫偲為
余道此
杜牧之嘗為宣武城幕游涇溪水西寺留二小詩其
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崖樓閣風半醒半醉
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
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綮公樓此
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
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

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為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鱠玄鯽淅玉炊香秔謗囹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雖依退之而騷騷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關子東為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為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雲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冢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但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叙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曄然有騷雅之風至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嵇阮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錢塘強幼安為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杜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為工如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尸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詩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

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
錄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
火候足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它可知矣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醉游十歲賦竹馬詩
云小兒騎竹作驊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
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有誌其墓者
以比李長吉蓋文章早成古人有之然亦人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
自矜有嬌色或作戲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
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

上天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
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
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
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工麗此詩
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曾直作食
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蒓
羮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
蒓羮取清好固應加慘悅吾緣則之高將軍所作乃
蒓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
其故何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
昔為忻州守間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
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景文閑
閤吾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於廣坐中謂一掾
曰天帝當來召君吾亦當繼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
而掾果無疾而逝劉亦相繼而亡云後一日死而復
甦起作三詩乃復就瞑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
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歸身入

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諱其二云仙都非世間
天神繞樓殿高低靄霧匀左右蛇龍繞雲車山嶽聳
風煙天地顫從茲得舊遊萬物毫端變其三云從來
英傑自銷磨好笑人間事更多艮上巽宮為進發千
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
不復為世間人矣
馮均州為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
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月江
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
[illegible]迢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

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熟容嵩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嵩卿悲笑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櫬所在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為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求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頭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鵞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楮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迓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閣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人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弊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為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遊俠曲云雪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讐怒須如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鷄未啼腰間解下聶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椎冷笑邯鄲乳口兒此篇詞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惱翁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是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涼兒將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遂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潜為第一文潜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見其親藁其後題云此篇効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上車挽

隊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見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官免教縣吏相催迫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涼清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罝兎歳蹉跎百壺社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黄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相待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憎其不留是有翁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為師兄弟也陳無己詩云鄉來一辦香敬為曾南豐則陳無己承嗣鞏和尚為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為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古今詩人多喜効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好花物性有如此寒者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歳朝廷多事郡縣不須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

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空識矣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土人亦無識者每誦德符詩以一見而已

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絶今古然瀆閲戦骨自
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僪以肅宗即位靈武
明皇既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明皇有老於
劒南之語當須説此意則可若直謂老於蜀則不可
楊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紛往
往詞費而意殊不盡唯陳去非一詩有議有評而不
出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閑雕鐫晩於玄有得始
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玄頼有一言善酒
箴眞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必未能出諸此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
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
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
荊門郢樹烟此詩可謂絶妙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
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
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烟如此却似穩
當

汪内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曾
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
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爲一字
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劒鋩秋
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
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呉及
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常偃畫古松詩則
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
零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
余嘗戯作小詩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郎
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呉紫鳳圖使
少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讐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爲兒
時先人以公眞藁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
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
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耳如病起一詩云
病來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樓也）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
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絶今乃
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
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梭
粉初墜素改作梭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

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
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瘦飢當時果有瘦飢二字
此老則大段害也
竹坡其誰乃宣城郡公周少隱自謂然詩話非具史
筆則未易作要見其銓次高下抑揚品題有眼目耳
非擅能詩聲則何以有所決擇州教官戴文舉姻家
也出其綸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陳子東併
勉鋟板於郡閣為貽傳來見之書當世墨客子媺焉
可嘉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論燕書

詩話卷七

許彥周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書且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於聞賢士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己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去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壟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云明窗塵丹砂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

不可支持矣元禮首議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
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云
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
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說誅霸
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箜篌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
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誚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
云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
滕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香殊

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
巢神山賦謝自然詩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
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
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垜死屍
能如猩猩毛筆詩曰平生幾緉屐身後五車書又如
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莫可
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

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為娼婦退之
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
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
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李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古作詩有源流
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
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
詞曰輕寒慘慘透衾羅玉箭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
供御服奏回頻問夜如何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宣進
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

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於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
為歐陽文忠公王岐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
違牽制都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
刊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固非君所私
太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
哀哉功名士汲汲尚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
山可也在熙寧間為荊公薦竟不委曲得貴達然亦
為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
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於黃州東坡解衣賻

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精詳者也嘗與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忍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艶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後檢方書見丹法及此詩録之

聡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即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儀了字廓然本士族鍾離氏事佛慈璣禪師為侍者僕頃年迨見佛慈老人廓然與僕在嵩山游甚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營不獨喜其語蓋取其學道休歇灑落自在如此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甚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不必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

李太白詩云玉窓青青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增之不替語益奇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往時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兩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瓮飜白帝城可喜也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仲殊参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集中有武詔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蒳國香和雨入苔莓艾蒳香名正今上海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

頩頩固多姿頩怒色曾更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
赤

杜詩飯抄云子白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苟子雲
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樂狀
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又杜詩云萬里明王子何年
別月支異花開絕域幽蔓匝清池漢使憖空到神農
竟不知露翻蕪雨打開折漸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
張騫憖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蒲萄也

齊梁間樂府詞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記守宮今日牛
羊上空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
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
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
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鮑明遠松栢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
之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
似賈誼過秦論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
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
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
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近
長吉之語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
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
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
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
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
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
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
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南詩荊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李杜陶

謝[illegible]

荆公愛沓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渌週遭俯視紅影移魚舠皆覲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婉娩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是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伯父[illegible]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illegible]事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不敢邉席格[illegible]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体若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為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椰子王孫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重讀徂徠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毀

詩[illegible]可為世訓

[illegible]龍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illegible]詩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illegible]卻潘岳字衆人競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用讀蔵經呼喜雀為[illegible]岳乃知讀書不厭多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辭多迂弱趙昌畫黄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畢竟自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㮚文縝丞相為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畫雙鵲賜之諸公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illegible]還天上飛來兩烏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

□壽道否
□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
□陽耳
□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
□緩步一詩
蘇大監文饒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罷戰冠信沐猴
方今八上肉已堕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閟一丘
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已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
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

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右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
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
也岐公作挽辭云褫褐曾□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
書春風澤國吟哦落夜雨溪堂宴豆踈前輩詩不獨
語句精鍊且是着題
鄭周卿僕鄉人也公肅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
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
今中猶稍自在也後取熊氏晋如之女丙午丁未年
知郢州中都縣連年與盜賊□戰□□猶存□□□

曾錄其功上之後不郤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
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嗟賞之
李衛公作步虛辭云仙家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
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主
能鍊顏雲駢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
風吹珮環鳴呼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
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
語大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也

韓退之詩云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
於痛哭
阮步兵醉卒停昏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
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矣而老杜詩云遂令阮籍
輩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
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處傳當知
退之之不妄許也
襄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

和叔家夜歸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傍皆田苗也
一婦人包衣囊旅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不
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
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塼壘一上有紙筆僕題
詩四句云閒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
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塼上有聲驚覺
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故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曬
簷瓦黃團掛門衡是說乾棗與瓜蔓讀之猶想見西
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詫犛旄陰焰颭犀

札盡彫刻之功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
句押水沙衷漏皆不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
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烟江疊嶂圖一詩亦差
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
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
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
悴道傍山鬼謾欷歔大類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
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栢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簡兮賢者之
詩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能容
悉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昔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
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雱詩直不
為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
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云落日照

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又八哀
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
曰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頞無語渠再
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
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
出者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為江東漕李端叔髙秀實皆
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屨

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當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誰人把盞慰深憂開自無情落更愁莫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黄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寄柳帶柔定是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疊直梅詩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攷二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學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願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題壁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大為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屬對清切如贈煅樂秀才詩云鵾鵬懶擊三千水龍虎閒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宋顔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於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錢希白内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百日春富貴極來惟難老功名高[illegible][illegible]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誰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轉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為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婉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特躁辭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黄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此亦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擬作樹萱錄載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寄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擬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安周遺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傳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眺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霧忽消

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兒也
天棘蔓青絲洪覺範硬差天棘作顛椰高秀實云天
棘天門冬也當以秀實之言為正顛天聲相近又酷
似青絲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若蔓生如
青絲尤見是天門冬秦州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
臨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
一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驗
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
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
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
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韓退之聽頴師弾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
遠隨飛揚此浮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
群忽見孤鳳皇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
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
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上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
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随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
則不可故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黄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為後母訴於官隸
軍籍王岐公丞相宣籍得之聞其識字使抄書一日
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賦
公頷之頃刻成一絶句曰匣有瑶琴篋有書棲遲猶
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
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以故人子奏於朝乞以門客
恩澤承務郎特補無命下之日暴卒窮命如此哉
王君玉内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
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
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凄凉不可問落日背蕪
城晏元獻閲詩賞歎薦為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
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一十七大
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
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青門道邂逅尋春此一回憑檻秦州貴公
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越州詩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
殊有味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衣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
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
宋復生不能過也

蜀陝路間有溪曰韓溪蕭鄭侯追淮陰處也劉涇巨
濟題詩一絶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
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
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
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
已惘然今古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其絃數
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
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
而趙推官深為說如此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
記也如唐太宗相士見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
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
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
智勇兼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
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
姑蘇嘗有所愛比至京師為岐公丞相強留之逾時
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
魚風逆浪碧蕭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蘂

竊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月是蘇州此
詩之巧可傳也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
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
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
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
六六三十六也
南齊楊侃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
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云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除
却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

元積微之題古樂府序云詩之為體二十四名賦頌
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
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王筠為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曰
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鼺鼠詩模寫肥
腯醜濁之態讀之亦足想見風彩漁陽參撾起於禰
衡參字音七覽反徐鍇引古歌辭以證此字云邊城
晏開漁陽慘黃塵蕭蕭白日暗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秖聞一過不及苑
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

趙玉側
楊炎歌云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
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為元載侍姬瑤英作
也
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子孑千旟在浚之都素絲
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旟作太守事又漢官儀
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左驂以為五馬然前
輩楊劉李宋最好知僻事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
之耶故俱存之不敢以為是以俟後之知者
李太白云子夜無歌動君心李義山詩鶯能子夜歌
云晉有子夜者善歌非時數也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
清香館東邊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
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
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為愛
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妻一篇書之甚詳嘗
記李父說元豐五年自房陵召還一日忽獨言曰清
香館自後多不屑世間事或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
曲折
古詩云上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illegible]

生子有來來來首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
藥陸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真有
此意否
李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水皆奇峰可愛賦
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
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叔父楚若先太父母弟
甫壯而亡少時獨不為時學愛穀梁春秋與柳柳州
文作詩用事無一言蹈襲者其所著撰號怩奇集自
序曰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膺藏之以橐器則馨齊
不下者三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陋而後奇乎
兵火間散落不可復得略記其叙數句以見其措意
如此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
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還
恨生化為白鶴飛去明日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
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晚柄有似佳期
常不定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才一日有
犢車麗女來飲於莚邀書生同席既去作詩云相思
無路莫相思屋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
鶯啼斷綠楊枝皆鬼仙詩婉約可愛

原缺第二十四葉

唐高宗御群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
勢如連壁友情若臭蘭人許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
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
思摧枯蔡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
祐間獲覩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
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輙謂東坡以微文
謗訕天乎寃有是哉
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
上心雖峭然中實人情也

有客泊湖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
皷琴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
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氷
絲弾月弄新凉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録之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觖生日詩曰磻溪重得呂
維嶽爾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
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察之長短句曰射虎山邊尋
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
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舊怨似離騷故特

録之
韓退之云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
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乃稱孟東
野也
楊舜部駿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
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
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部今亡矣他
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
臂踏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

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
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短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
舊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
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
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此辭亦自奇
麗録之以存古樂府題云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荊公改舞字作落字
其語頓上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
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

初詞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章雖優辭亦精緻如此

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陳堯子高作贈别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渥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我先伯父狀元宴岐公客僕亦獲事待制公世所見者袁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脉貫串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黍稗中黍活句也又作柱杖詩云老境得為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天下有公論僕不敢私豐父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父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強秦而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賛人略緣實也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暑月其香清凉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為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彼及蓮荷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彼及桃花與楊柳矣

樂府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於宋玉何也豈誤耶有說耶

梁武帝作白紵舞辭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

紵之歌帝辭云朱絃王杜雞象遞飛管促節舞少年
短歌俗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
當為第一也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
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黄魯直詩而深思焉則
去也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
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子細說
馬稍能行步也僕曰顛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題語所
謂花蹭羊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題語所謂駛使嗅是
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汰恍惚

為[illegible]耳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加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
詩者耶
裴休題泐潭云泐潭形勝地祖塔在雲湄浩劫有窮
日身風無壞時歲花空台老消息竟誰知到此輕塵
處功名自可遺詩格律止此然裴參黄蘗其語不譎
不愁不怒也
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愍之
語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illegible]文似賦似贊曰有物有物

可大可久採于蘖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
而臨下姹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
聚而雪懸黄酥凝而金醍轉制不已神趣兜驟金歟
玉歟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
漢時陰真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僕恨不
得其門戶聊復存之

詩話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楊成玉編成玉始末未詳其裒輯此書時官揚州府知府重刊於宏治庚戌則繼任知府馬忠也所列宋人詩話凡劉攽歐陽修司馬光陳師道呂居仁周紫芝許顗張表臣葉夢得陳巖肖十家在近時皆爲通行之本在當時則皆秘笈故十書雖已各著錄而仍存此書之目以不沒其蒐輯之勞爲

南濠詩話一卷

〔明〕都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濠居士詩話一卷》提要

都南濠先生詩話序

詩話無慮數十家若鞠坡艇齋冷齋諸公皆其傑然者而國朝元老麓堂集尤爲精純會衆說而折其中詩道畢矣偶得都公是集俯而讀仰而思知其學問該博而用意精勤鉤深致遠而雅有樞要誠足以備一家之體而與諸公並馳焉如讀太宗之詩而知貞觀之治誦清碧之集而慨宋室之亡王孟端感久客之娶婦曹子建助老瞞之奸雄是又即其人知其世而良有深意公之詩話大率類此非瑣瑣章句之末耳公在吳下以學行稱官兵曹以政事著余企慕素矣今觀是集信知其體具用行而發言之有本也遂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俾四方之士因公之言求公之心可以推類而至於道其于風教未必無補

正德癸酉秋七月望日封邱黃桓書於和州之公寓

南濠居士詩話序

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元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奚史哉所貴是書正在識見耳若拾錄闕遺商訂古義不爲無裨正史而雅非作者之意矣余十六七時喜爲詩余友都君元敬實授之法於時君有心戒不事哦諷而談評不廢余每一篇成輒就君是正而君未嘗不爲余盡也君於詩別具一識世之談者或元人爲宗而君雅意於宋謂必音韻清勝而君惟性情之眞倚馬萬言莫不躄嘆而碧山雙

溟獨有取焉凡其所採率與他爲詩者異而自信特堅故久而人亦信之覩其所著南濠詩話元辭冷語居然合作而向之三言具在是知君所爲教余者皆的然有見而非漫言酬對也是故拈而出之他日當有作法於是者非徒取其有裨史氏也壬辰三月衡山文壁敘

南濠詩話

吳郡 都穆 撰

陳后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田園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荆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爲何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閱潘閬集見之始知爲閬夏日宿西禪院作詩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鐙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爲

疑若爲似與此不同
元微之題劉阮山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鬟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後元遺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正祖此意予頃見楊廉夫詩蹟亦有是作云兩堉原非薄倖郎仙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下堂較之二元情致不及而忠厚過之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爲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

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子拒之僧云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爲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畧不運思足成詩云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畊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譏刺伯雨得詩大驚延入留之上坐留連數日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蝶戀花取梁簡文詩翩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閶闔宮夜宴清都闕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解語花一出唐

書一出開元天寶遺事唐書禮樂志載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遺事云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解連環出莊子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列子曰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他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即此觀之其餘可類推矣

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義劉貢父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近閱許彥周詩話云錦瑟之爲器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淸和又云感怨淸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兩聯狀此四曲也乃知錦瑟非靑衣之名貢父失之於不考耳

無錫浦源字長源讀書工詩洪武中爲晉王府引禮舍人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王元輩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爲無人長源謁之子

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送人之荆門詩中有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與之唱酬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后村云宋詩豈惟不媿于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媿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此最爲

的論趙章泉嘗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其二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淸風明月本同天其三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

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襲聖任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予亦嘗效顰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眞乘枉百年切莫嘔心并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

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眞情并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

海寧胡教授虛白洪武間歸自江西泊舟番君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詩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虛白賡其韻曰鷗外淸波鴈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書之於壁忽有老者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邪乃爲長揖擧首不知所往虛白因自號斗南老人

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爲思之至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本楚辭也

楊憲使孟載與高侍郎季廸張太常來儀徐方伯幼文友善四公皆吳産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徐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予愛其閒曠又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困窮如云紅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

恨殘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又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靑見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靑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黿鼉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

驚人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潘逍遥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逍遥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二公之高致可想也

杜樊川題烏江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後王荆公詩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捲土來荆公反樊川之意似爲正論然終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謝疊山謂柳子厚書箕子廟碑陰意亦類此

吾鄉沈處士貞吉讀書能詩暮年好道奉純陽呂仙翁甚虔每有事輒負箕召之一日得詩二絕云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開雲自來去處士驚喜下拜以爲真神仙來也後徐武功見之亦曰此詩非純陽不能作也

李太白杜子美微時爲布衣交並稱於天下後世今攷之杜集其懷贈太白者多至四十餘篇而太白詩之及杜者不過沙丘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及飯顆之嘲一絕而已蓋太白以帝室之冑負天仙之才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杜老不免刻苦作詩宜其爲太白所誚洪容齋胡苕溪以飯顆詩不見太白集中疑爲後人僞作予謂古人嘲戲之語集中往往不載不特太白爲然然後之人作詩乃

多學杜而鮮師太白豈非以太白才高難及而憂君憂民可施之廊廟者固在於飯顆之人耶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作客京師乃別娶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

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嘗見陳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此蓋出於應

瑒瑒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麤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漢柏梁臺詩武帝與羣臣各咏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脩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

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徼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將軍云和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眞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

外高祖朱先生文奎嘗學詩楊廉夫洪武初爲郡學訓導其元夕詩云兔魄搖銀海鰲山接紫微遊人踏清影疊鼓催餘輝蘭灺驚鐘墮珠星拂曙稀良宵苦不永況復隔年違置之古人集中未易辨也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

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爪其幹則枝葉俱動宋梅都官詩云薄膚癢不勝輕爪又云薄薄嫩膚搔鳥爪皆言其不耐癢也草木無知之物此花乃獨不然何耶

長洲陳湖磧沙寺元初有僧魁天紀者居之魁與高安僧圓至友善至嘗注周伯弜所選唐三體詩魁割其貲刻寘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

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魁讀儒家書尢工於詩平生厓立絕俗誓不出世住山至有詩贈之云拈筆詩成首首新與來豪叫欲攀雲難醫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

陳希夷贈張乖厓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多謝鬢邊瘡予初不省救火忙之說近閱乖厓遺事云公嘗謁希夷問欲隱居希夷曰子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值今之勢如失火之家待公救火不可不赴希夷善相人

之術固已逆知乖厓之不能隱矣

松江袁御史景文未仕時嘗與友人謁楊廉夫几上見有詠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景文素能詩者因謂之曰先生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也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云

木元虛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予初不解後遊東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堅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貝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色水波不與日光射之眞所謂雲錦散文愛玩久之乃知元虛此語之不虛也

元杜清碧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爲谷音二卷惜世罕傳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成傳舍人生有情淚如把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遺空言

當汗馬歲暮云鄉里小兒紆邪歌前輩先生八風舞欲挽東流無萬牛抱膝長吟聽更雨冉琇蓬萊閣云魯連惟有死王粲不勝哀元吉上黨云嗚呼皇天肎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夜坐云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師嚴朱尚書席上云主憂臣辱坐感激忍對花鳥調歡娛張琰官柳云梟梟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汪涯采石獨酌云天翻地覆有今夕酒熟詩溫無可人丁開可惜云父老俱嗚咽天王本聖明魚潛送鄭祕書云童

子歌鴝鵒幽人拜杜鵑柯茂謙魯港云可惜使船如使馬不聞鼙鼓但聲金皆悲憤激烈讀之可爲流涕

曹子建雜詩云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讎諒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眞無爲而强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元遺山詩云從横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此病者也

會稽張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士誠欲結內遊客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致爲樞密院都事思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食於報國寺且暮手一編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爲思廉著傳

唐太宗詩其經戰地云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其重幸武功云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迴輿訪牧童其執契靜三邊云無爲宇宙淸有美璇璣正皎珮星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七德昇文輝九功煙波澄舊碧烽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劍關城罷月弓其帝京篇云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皆雄偉不羣規模宏遠眞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

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見不自滿足其成貞觀之治有以哉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襲其韻也後乃有用人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

始尚次韻爭奇鬬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而其流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爲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此意予聞柯嘗畫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春濃不放小禽棲白髮衝冠向曉啼簾幕半開人未起樓臺風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軟綠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却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閒自理金衣近嘉

興周丈伯器嘗題二圖爲予誦之詩云奎章閣下老詞臣吟遍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閒自理綠陰多處少風塵重重簾幙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葢用其語而反其意也

吳僧明月舟善爲詩與予交嘗得其臨終一首警句曰草煙蝴蝶夢花月杜鵑吟予愛誦之

劉靜修書事詩云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周公謹雜識載北客詩云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二詩皆爲宋太祖作若出一機軸而辭意嚴正道人所不能道眞可謂詩之斧鉞矣

解學士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嘗聞學士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聲作詩四絕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

雞鳴時泠然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士嘗書其後云予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然未甚能書往往忘不復記此詩頗傳誦不欲棄置因識之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數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王衢

見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寧負眠多眠不幸春日云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嬴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靜眠又有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眞隱者之言也

顧玉山仲瑛嘗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人咸賞其達予謂仲瑛此詩不無所襲傳大士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東坡獄中

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

江湖間呼舟子爲家長或疑其卑賤不宜稱之若是近閱老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古今詩話謂蜀中以篙手爲三長老老杜之語蓋本於此又戴氏鼠璞謂海濱之人呼篙師爲長年則家長之稱有自來矣

陰常侍何水部以詩並稱時謂之陰何宋黃伯思長睿跋何詩盡錄其佳句予觀陰詩佳句尤多如泛青草湖云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晚泊五洲云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廣陵岸送北使云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巴陵空寺云香盡奩猶馥幡陳畫漸微雪裏梅花云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晚出新亭云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皆風格流麗不減於何惜未有拈出之者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疏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

幾箇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亦可謂善謔也巳

韓文公詩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東坡謂公身坐磨蝎宮而巳命亦居是宮蓋磨蝎卽星紀之次而斗宿所纏也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名雖重於當世而遭逢排謗幾不自容蓋誠有相類者吾鄉高太史季迪爲一代詩宗命亦舍磨蝎又與坡翁同生丙子洪武初以作文竟坐腰斬受禍之慘又二公之所無者吁亦異矣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三高祠在吳江長橋南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唐贈右補闕陸龜蒙國朝著于祀

典齊東野語載宋人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近讀僧善住三高祠詩范蠡云越國謀臣吳國讎如何廟食此江頭扁舟載得蛾眉後却作三江汗漫遊其見亦同毘陵謝應芳嘗上書行省欲去蠡像會世變弗果洪武間吳江人陶振子昌亦著論辯之

元錢思復惟善嘗赴江浙省鄉試時出浙江潮賦三千人中皆不知錢唐江爲曲江思復獨用之蓋出枚乘七發考官得其卷大喜寘於前列思復歸乃構曲江草堂暮年自稱曰曲江老人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字心畫也蓋謂觀言與書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元遺山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有識者之論固如此

吳興唐廣惟勤爲人雅有風致尤善詞翰嘗手錄周公謹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

弗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君能文者幸爲我暴之明日忽有人送方瀛奎律髓來者惟勤笑曰得非方先生惠我耶惟勤鄉人有張子靜者工於詩少嘗學東坡出語酷似之嘗夜夢坡公授以詩法明日人有以坡詩一部寄子靜子靜因自號夢坡居士

宋王烈婦清峰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介馬馱馱百里程青峰一夜血詩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得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逈不侔矣又聞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曰翳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剩剩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肎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予謂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于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長洲劉先生溥八歲時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後先生仕雖不甚顯然卒以詩名家君少學詩先生先生嘗語之云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者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喜甚盡徹酒器以贈子昂貫雲石亦有詞詠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碧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璚花香外玉笙初響脩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雲物爲誰掀舞關河如此不須騎鶴儘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涴繭寫平山賦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澤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望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二詩皆奇而偶似次韻尤可喜也

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蘇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過者予頃見公詩眞蹟于友人家皆集中所不載詩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

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其三字缺一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肝字缺二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蹈不可到我欲攙肩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雪凊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字缺一官

蜀人有徐生者以詩自矜嘗一日至吳謂無詩人吳有張淮豫源者素工詩聞其言心甚不平攜四三

友人袖所作詩往謁之坐定豫源出詩案上徐生讀之色動求和其蘇臺覽古之作豫源頃刻便就有云千年東建吳王國萬里西通蜀客船意似刺之徐生不覺屈服以明日遯去豫源家貧嗜酒嘗燕一富人家有稱僧明本梅花詩者豫源不爲意時庭下牡丹盛開彼謂豫源曰子能賦此乎豫源曰是不難用梅韻詠之至五十首語主人曰詩腸枯矣索燒酒痛飲竟足成百首一座皆吐舌以爲神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張正見詩云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

相似張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古人之詩正不若是拘也

鄉先生陳太史嗣初嘗云作詩必情與景會景與情合始可與言詩矣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此景與情合也

倪元鎭本無錫大家元季知天下將亂盡散其家貲往來江湖多寓琳宮梵刹嘗有懷歸詩云久客懷歸思惘然松間茅屋女蘿牽三杯桃李春風酒一

楊菰蒲夜雨船鴻迹偶曾留雪渚鶴情原只在芝田他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元鎭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時已無家寓其姻鄒惟高所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鎭以脾泄戒飲悽然弗樂乃賦詩曰經旬臥病掩山扉巖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度流水生涯煮荳爨枯萁紅蠡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尊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竟以脾疾卒於鄒氏

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源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先工部府君諱卬字維明九歲即能爲詩年十二隨先祖月樓翁之杭時值中秋先祖與諸文士觀潮先君侍側諸文士分韻賦詩先君亦以能詩得擘字詩云海門擁雪銀山傾怒濤洶洶爭奔騰疾聲頃刻如雷霆衝擊三島鰲難擎只疑蒼龍逆斷黃金繩六丁不敢施威靈陽侯宮中神鬼驚鼓盪元氣時降升更與明月同虧盈天地至信無遷更凭闌望望詩已成百川萬壑如掌平先君呈詩諸公皆大驚酒酣呼爲奇童今親稾具存上有歲月可考當爲都氏之家寶也

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烟如云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

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模擬吾知其不能到也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送人云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楊但爲秋來瘦不爲秋來有別離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竹枯湘淚盡花發楚

魂香涂居士見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開身其造語之妙當不減于惠勤參寥輩也

唐胡江東詠史其箕山云云葢祖太史公以箕山爲許由隱處之地也許由之名見于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自太史公以爲實有其人而後世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是人也

沈先生啟南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予少嘗學詩先生記其數聯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

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先生又嘗作落花詩其警聯云無方漂泊關遊子如此衰殘類老夫送雨送春長壽寺飛來飛去洛陽城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懊惱夜生聽雨枕浮沈朝入送春杯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題目而亦不離乎題目玆其所以爲妙也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媿遊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厲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

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葢眞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張修撰亨父工於詩嘗歲晚與翰林諸公聯句有云生事殘年話風流後輩誇竟以是月卒亦詩讖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爲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曰三彭

烏有吾師托此以懼爲惡者爾遂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足以破其徒之惑且道家而有爲是言尤可貴也

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蕭千巖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范景文云讀書而至萬卷則抑揚高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爲詩也景文之語猶千巖之意也嘗記昔人云萬卷書人誰不讀下筆未必能有神嚴滄浪云詩

有別材非關書也斯言爲得之矣

孫仲衍典籍南海人詩格高粹其朝雲三律皆集古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多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錢唐江上仙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祇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溼蕋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三生石上舊精魂願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淸明時節雨紛紛（朝雲東坡妾名）

元杭州吾子行先生博學好古精篆籀之學晚年爲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即作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鍤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泠西畔

斷橋邊後僧宗泐作詩弔之云吹簫人去竹房空海內猶傳學術工最是西泠橋畔路淡煙疎柳夕陽中子行別號竹房善吹洞簫故泐詩首句及之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

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元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李羣玉作黃陵廟詩昔人謂其名檢掃地周伯弜乃選入唐三體詩果何見耶

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善作詩嘗題趙子昂苕溪圖云吳與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爲人膾炙近沈先生啟南題子昂畫馬一絕寄予評之詩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先生又爲予誦周方伯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三詩皆主刺譏而勝伯之詞尤微婉云

王建寒食看花詩云顛狂遶樹猿離鎖跳蹀緣閑馬斷羈此建之自況吾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

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到眞義山之勍敵也

老杜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二公其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與　以上三則從文本補錄

南濠舊話新傳得吳下風流楚地聞我是閒官忙

裏過湖山回首劇思君　無錫邵寶

都少卿詩話前明刻本有二其一黃桓刻於和州凡七十二則其一文衡山刻於吳郡僅四十二則兩本詮次不同互有增損予因正其謬誤合而刊之庶爲完善矣黃本傳自厲氏樊榭山房文本則從書局借范氏天一閣舊藏也

乾隆癸巳七夕得閒居士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南濠居士詩話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此編刻意論詩而見地頗淺如許彥周詩話解錦瑟詩以適怨淸和配中四句附會無理而摭爲異聞楊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格律殊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尤屬鄙俚而指爲佳句至載入元景文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之詭更傷舛雜矣其書世有二本一爲黃桓所刻凡七十二則一爲文璧所刻凡四十二則較黃本少三十則而其中三則爲黃本所無近鮑廷博始以兩本參校合爲七十五則卽此本也

夢蕉詩話二卷

〔明〕游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清康熙修補夢蕉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夢蕉詩話二卷》提要

夢蕉詩話卷之上

豐城游潛　用之著
不肖孫季勳重刻

盍東野氏黃河詩云誰開崑崙源洗出混沌河大抵唐宋以前談河源者率據張騫之說以爲發于崑崙云耳嘗考元書至元十七年世祖欲以西北諸部落悉規置城府以達京師命臣都實特究河源所出是歲庚辰四月自河州寧河驛啓程由殺馬關凡四閱月歷涉六七千里抵焉按其圖說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前後七八十里淖溺不勝人跡據高遠矚燦若

列星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是爲河之源矣群流奔湊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乃東流爲赤賓河下與亦里出水合至蔡蘭與也里水合而河之流寖大始謂之黃河猶清淺可涉也由是而次脫可尼岐裂九股名也孫斬納譯言九渡水者尋復合一飛流峻激混混千里南北兩山峽束河道其中廣不及里而深叵測之既去九股水約二千餘里爲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思塔者爲崑崙山也河行山南歷數百里至闊即闊提又數百里爲哈剌別里赤兒乃復西南與納鄰哈剌水合又南與乞兒馬出水合北

流轉西廻抱崑崙徑北少東而尋復北為次貴德州地名赤里次積石州次安鄉關次打羅坑再合洮水次蘭州過北卜渡次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為寧夏府復東南行為東勝州其所隸蓋大同地方也夫自發源東北流至崑崙約三千七百餘里過崑崙而東南又約五千四百餘里乃入中國道雍豫徐以底于海世言河流九折今考之一為乞兒馬出一為必赤里其又七則為禹貢職方之所道也其源流大畧如此漢之張騫雖曰銜使絶域所可到者大宛月支諸國而已踰此要非漢命可達傳聞臆說作誣萬世至謂其流上與天河相通

并有織女機石持歸之說何其誕漫不經之甚耶他如舊史所稱河有二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今直以洮水乃自南來其說不辯而破山經有曰敦甍之水注于泑澤出崑崙東北水經又以河水出于崑崙經十餘國乃達泑澤而西域志與釋氏諸書言殊稱異終亦莫可憑寃豈其紀載之家皆非得於履歷之實胡元時都實者本以女眞蒲察氏為中國經理其於源流諸路固其舊穴故地歷之如履房闥宜其知之無不詳而探之無不盡也

李義山詩云雲母屏風燭影深銀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此作後二句因事出意誠為絶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惟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亦不當不辯按漢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按周官志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章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句君太玄又以各遵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莪皆作蓼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俄之俄字本音作娥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為太陰女象也沿此於二字各加以女傍遂呼為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

成於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於乎謬哉

蔡持正謫居安州即景詩云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捃摭者曰不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或父帥廣南遊蒲澗詩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契勘者云是時哲宗皇帝大祥矣豈孤臣正泣時耶皆以怨望蒙罪善滑稽者因謂讒口可畏如此使人笑不得哭不得也予亦因有慨焉予性最不肖每自稱稱於人皆曰不肖無何傳者誤以予為不笑又傳而誤之

則謂予嘆於笑而善哭也部使者騰予罪乃緣哭而轉以爲醉嗚呼笑耶哭耶孰君予以不肖而兩得之哉

燕昭王築臺置黃金於上以延天下賢士士多歸之後世修傳其事名其處曰金臺今易州地也予嘗以詩弔之云黃金誰築此高臺臺上黃金漫作堆盡道黃金招得士不應士只爲金來當時之士苟有伊尹孔明之徒未必不待三聘三顧之勤可使至也戰國之士於此可見

元叔世張士誠據有浙東千里富饒之區務以豐禮厚祿招養遊士而士不偶於時者亦多歸焉吳元年 國

兵收姑蘇士誠已亡叔聞作詩哀之有云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聞瞿元範詩云虎鬬龍爭旣不能鷄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都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盖傷其所養之士莫之足爲用者嗚呼士之負人所養固如是哉抑豈天啓 聖明而一時英雄豪傑自識所向其視士誠之養盖不屑已若一揚鷹夫顧能致之會不旬日而去則於士誠之所養者及其所以爲養之道皆可知矣故王元載嘗有吟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清談虛文何足以濟事無罪乎士誠之不競也

南寧伯毛公舜臣與予爲文字交在南京留守時嘗被命灑掃舊內見別院墻壁多舊時宮人題詠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僊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鍾聲催月下斜廊字畫婉麗辭意凄怨雖不免襲取舊句而風神月思亦足想見使其得花蘂諸人相遇未必不爲並驅

王荊公好矜持與人頗不偶下衢有舊交王介字平甫者善譏謔嘗因荊公屢召不起熙寧以翰林學士召之乃赴作詩諷之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公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實

爲介而發也未幾介自省判出守湖州公亦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介素有風性云耳介遂屬和十首盛氣而誦於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還合作閻羅盖斥公佞也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大抵介之言不能無傷峭直而公之笑雖若懽然窺其心不能無銜之矣不然後來秉鈞當國一時門生故吏引拔無遺何介之不及升諸公歟

王昭君人皆知惜之世之文人才子不偶於時者類以

寓言子嘗因慶雲李東白持昭君圖三幅並屬題之乃用昭君未盡意各識一絕云昭君寄謝漢宮家薄命紅顏祗自嗟但使此身堪報國不妨萬里嫁胡沙。昭君猶任漢宮時獨抱閒愁主未知不是畫工故成誤後人何自惜蛾眉。淒淒寂怨寫琵琶青塚寒烟草自花翻愧椒房專寵幸西風無樹起宮鴉。使塚下有知當亦躍然慶幸非直區區自況而已

都玄敬詩話記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蓋必妙悟乃有得也因載趙章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學詩渾似學

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記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冲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仁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意與人傳玄敬亦自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嘔心并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真情與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趙吳龔皆宋人玄敬今之吳下人也予因讀亦強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詩意如禪是悟年盡把機鋒觀隱語不聞正法亦徒然學詩渾似學參禪妙處難於口舌傳消盡人間煙火氣鳶魚潑潑眼中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流水行雲次第聯象外精神言外意曹

溪諸派一燈傳予於詩說亦固學焉而未有得者姑錄之與天下有詩者論

鄱水之望湖亭石刻東坡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前輩稱其寫出天地變化莫測之妙然此亦坡老時自惠州召還寓公道復明意思正統間臨川吳聘君與弼嘗過其所或勸之留題聘君曰坡詩妙絕矣何乃更取形穢之誚他日因初胡虛白嘗和之云鷗外江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句似健而意終不渾成也

李白在玄宗時賀知章薦之得與韓紘閻伯興孟匡陳兼蔣琪共六人備翰林供奉然竟以内沮不及授官而去未幾永王亂白坐其黨不有子儀之請崔渙之庇則於夜郎之流猶有未可擬者禍既免行益放傲不復棲廬山去依李陽氷終焉蒙譏履禍視天下蹈踏若無所容何其生之不偶也方孝孺過其墓作歌弔之末云我言李白本無愛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論男兒有筆如長杠孝孺豈過爲激論乎哉顧李白隴西一布衣耳十百載下人猶仰之回憶開元天寶朝官高金多可以震懾人者曾不若飄風好鳥之過耳矣劉静脩曰富貴貧賤自百年視之俱成一空獨文章可以垂世信然

人於夢中往往有所吟咏覺且能憶之又或於事物之來多有奇驗蓋精神所會天籟自鳴荀子所謂神明將告之者耳正德己卯季春之望之夕予客都下夢登絶高處有道士持墨刻半幅示予曰牛斗之精風雷之友丁甲盤旋蛇奔虎吼山上兩口山下三口千載相逢屬君健附既寤誦之甚詳日午適慶雲李東白招予偕往城南萬福寺候潞州王都閫君錫話間因道夢中之句君錫愕然曰有是哉事之異也予與東白並起詰之乃

曰是爲寶劍之祥也其有一劍客佩以出入自太父得於陰山傳留八十餘年世無知者今乃著夢於游君殆有遇矣取匣出視晶燿恍惚汞筆題誌歷歷一面如所夢前四句一面題曰唐貞觀閼逢攝提歲秋重陽日一山五口道人造座客相顧駭異君錫向予曰先生其不凡乎遂以授予好事者鬨相傳誦至季夏望之夕予復夢豢有黒虎不覺逸去厥明竟爲有力者賺予劍而奪之今不知其所矣噫嘻遇於豐城失於延平神物之在人世固不可以久也特其得之失之予皆以夢其於蕉鹿之說何如哉

王建作宮詞百餘首其宗人宦者王守澄以私憾欲舉劾之建因遺之以詩云不是當家頻說與九重爭遣外人知守澄懼而寢焉東坡以詠檜詩繫御史獄鞫之者曰天子飛龍在天爾顧謂之蟄龍非譏訕而何坡曰王安石有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蟄正此龍也詰者笑而語塞蓋安石猶當國也予因謂君子之所以不貴於言者惡其誕且佞耳君夫排難解紛發揚理論非言其何以哉亦況小人構陷於我當事變倉卒之際苟無言以折之則孰得奪其氣而沮其心耶王蘇二公可謂能扼小人之吭矣

元余闕字廷心死安慶與李黼死江州同一慘烈讀其史傳百世猶耿耿也廷心平時作七哀詩末云寄言東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不足惜妻子非無情又擬古末云巖巖千丈松孤生大山限摧殘若傾蓋蒼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其鑒茲孤忠大節蓋其胸中素定故於事變之臨處之無難焉者　國初宋景濂先生別識云予既作廷心傳矣得其門人汪河爲道死難之日廷心有妾名蒲堂生子甫晬棄水濱僞萬戶杜某者曰此必余參政子也是佳種也因拾所鈔諸物懷之而去今已三歲或戲之曰爾父何在子以二指橫拂喉下曰如

此矣嗚呼是知廷心當日舉家伏節猶幸存此遺孤也獨惜夫景濂時去未遠方復可爲何乃不爲購之使大忠之有祀乎彭司徒部題青陽文集後曰忠宣公死後君子悲之予謂景濂於此有不滿也

正德己卯正月下旬南寧伯毛公招予爲詩會錦衣千兵王君實在座爲予言先數日鄰姓有請紫姑藥者將卜他事及降乃書云天下蒼生未足愁三邊胡虜亦何憂獨憐一片西江土不是當年舊日頭君實向予庚語以爲寧王宸濠殆不免歟未幾濠果舉兵殺守臣將犯京闕其移檄省郡皆去正德年號只稱大明己卯鬼神之事雖不可曉其云不是舊日頭之說亦足徵矣

西涯李閣老以詩文雄海內其耳鼻眼孔者皆知敬之迨其晚年氣萎節衄與時浮沉頗多馮道之譏一日有書生投謁置絨牒於案不俟見而去乃一絕云翁年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啓讀悵然尋上疏乞休予謂公之去似矣惜乎不早也瑾賊之禍不撲於將然公奚其辭

新喻符宜臣予舉於鄉時同年友也劬學苦吟尤癖於結字寧濠方蓄異志動以禮幣鉤致賢俊欲爲之用或以宜臣言者屬所親作詩諷以意宜臣因用韻答之曰

羨蔡邪充虛厚味乃酖毒鶩稱豈闊榻芒束生重褥怡曠易處心牢籠豈煩促原獸走索群山禽鳴待旭遐想壓慮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佇其視素擁虛譽終不免於天下後世戮且笑者不可同日語矣

姚平仲去於靖康岳武穆死於紹興宋之舊疆遂莫復矣然苟平仲之謀得行渡可無南狩可無北而武穆後來百戰之勞亦可無事如之何其不可恨且痛哉方平仲既遁絕意世事去隱青城山得老子煉形術朝廷屢詔求之人竟莫有識者陸放翁題其隱處有云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將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

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虎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苟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嗟乎古今豪傑欲有爲於天下而不偶者豈獨一平仲而已耶脫屣濁世翀遊清都平仲不易能矣若武穆則死猶不死殆鄧光薦稱文山爲刀兵解者之皆足爲不朽惟豪傑在所遇如何

南昌郡學之西隅名洗馬池相傳爲漢將灌嬰洗馬其處有池存焉後世因作接館以爲官遊燕集之所成化間有隱名氏者大書一絕於壁云孺子亭空春草長忠

臣祠倒燕翾漭千門萬戶總沉醉那得閒心話渺茫蓋譏當時爲政者不知急務大體而徒寄情於無益之論要非無識者能言

方孝孺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直於子陵心上說出來向使當時少爲富貴所餌未必其能終也特羊裘不免微有形迹

天下有力者不免相圖勢也元究大憝天自假手以覆之亦理耳漢董卓謀亂王允與呂布方密圖之俄有人大書呂字於布荷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鬼神之際天之不可昧者然也東坡詠史有詩云只言天下無健者誰識車中有布乎顧於我　朝正德間錢寧以宦官廝役起而盜執天柄江斌由邊鄙廉林入而涎覬神器之皆有力足以震搖天下可謂健者矣然於寧則斌以覆之於斌則又有永以覆之是何異於卓若布哉予謂使此輩既從而能處之以豫則夫名之虎殆黑文之白虎矣適宜養之以昭太平之瑞奚而縛亦奚云縛之不得不急也

詩人題詠多出一時之興遇難謂盡有根據如牛女七

夕之說轉相沿襲遂以爲真矣嘗論范蠡歸五湖以西施自隨事傳籍無考杜牧之秋娘詩云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鴟夷東坡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云却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後楊鐵崖亦有云越中美女嫁姑蘇敵國既破還陶朱又有作者故爲范蠡解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妨傾國更傾城蘇之言本杜不知杜之言復何所據竊意鴟夷子明哲有謀必不以此尤物自惑況既潔身以去何暇更爲多慮甘自污以取不避之議哉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蓋言孫氏於赤壁之戰若非乘風力縱火取捷則國破家亡將爲曹公奪二喬而置之於銅雀臺矣謂其君臣雖妻子不能保也許彥周詩話謂作詩者於其社稷存亡生靈塗炭乃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以爲措大不知好惡者非也劉孟熙霏雪錄又謂詩意乃言瑜盡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爲功而忘遠大之業者亦非也僻哉二公之言詩也

宋詩不及於唐固也或者矮觀聲吠併謂不及於元是可笑歟方正學論之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天曆諸公

制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祖字上便正學立論尺寸若劉後村顧謂宋詩豈惟無愧於唐蓋過之斯言不免固爲溢矣近又見胡纘宗氏作重刻杜詩後序乃直謂唐有詩宋元無詩無之一字是何視蘇黃諸公之小也知量者將謂如何

古今詩人寄吟於瘦馬者多矣杜子美一章意度尤爲斃盡作者多不免落其窠臼獨國初張光弼一絕云以說其力老棄之此豈有意埋弊帷不如汗血陣前死以革就裹將軍冢憤惋激烈死竭所事而不悔眞志士語也惜於徽見之時年已衰老太祖優憫之曰可閑矣因自號可閑翁是豈徒負千金之骨而終不獲振氣一鳴者歟

孟郊賈島皆窮困至死或謂詩能窮人未信也殆詩必窮者而後工耶昔有作詩郤相者云貌拙態君仔細看鏡中我自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箇吟人做大官大抵鉏鍛月鍊冥搜苦思要非富貴中快意者所多

方正學過賈臣去妻之墓詩云青草池邊土一坵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夫者婦之所天死且不可移而况貧賤去之乎是不可以爲人矣顧惟朝市變遷而長陵之土猶或不免於盜名義

苟非所重誰其傳之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而此婦之塚乃猶可識焉豈其作戒後人造物固有深意是用存之以爲萬世不義告哉

曾見方士所述體道通鑑載云宋張虛靖林靈素二道士同徽宗夜醮禮斗至一閣下見有碑題曰元祐奸黨之碑林因作詩以獻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明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去仍免留之嗚呼元祐之碑可痛也雖石工安民與二道士皆知惡之天理人心凜不可昧何徽宗竟不能使之遂去其禍以自殆也愚哉

題華[illegible]淵明歸隱圖云世無劉豫州隆中老諸葛所以陶彭澤歸與不可過凌敵燕功臣旌旗蔽輕轂一壺縱杖藜獨視天壤閑風吹黃金花南山在我閭蕭條蓬門秋稚子候明發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咏荊軻篇颯然動毛髮大抵君子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初豈絕無用世之心哉然惟枉道辱巳畢畢求合則弗屑焉是故淵明之決去也苟遇知巳雖死可以許之況於食其祿乎翠屏末句引荊軻言之重有慨也

神仙傳載郭四朝遊大陂扣舷歌曰遊空落飛飈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鳴朝陽揮翩扇天津掩藹慶雲翔獨造太微宇挹此金莖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語意深古有遺世獨立之意蓋晉魏時物外人語也然須神融意會乃得其趣而此心與造物同遊之妙亦自覺之不可以與碌碌塵俗者言也餘三篇不及盡錄

臨川之檜林有宿儒曾默氏者嘗學於吳聘君之門積歲為里閈教讀他日有富姓某者預致書幣招之因意其子弟供億將無十倍於丕者矣栩然自得為之吟云明日釣鰲向東海片帆飛過洞庭湖觀其言意直如寸蝡泛濫踏涔而乍識四海之廣豈蝸宛轉采核而幸見六極之大其心目詫如也何其快哉殊不思其所以嫣教不過訓詁章句之末而其所教之地與人又不過粗有貧富之異已耳陋哉蛙之蠍蠍也

嶺南陳徵士獻章號白沙作詩脫落凡近其書法亦直於心得妙處隨筆點畫皆自成一家弘治間被召不就時予鄉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傳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吳聘君之門詢知其人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為里閈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鷄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白沙可謂不失人亦不失言此誠可法桂樹乃昔遊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一曰天語丁寧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蓋溯行 聖祖諭曰卿事朕十九年忠誠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二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楷鐵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相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既受文綺之賜復出寶鈔數十定與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

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四明史靖可復補作二首曰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携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衮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勑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君盖入辭　聖祖復諭之曰大江春來風浪多宜就裏河達家子璲孫慎俱列侍從相與扶掖賜食乃出其寵優可謂至矣後二年以慎坐法安置茂州尋卒嗚呼若景濂者當我　聖祖龍飛之初以道德文章首被知遇國家大經大典所以垂世而立範者多其裁定事業之偉

未容以他臣語也議功議賢之條其謂奈何君子顧不有曰慎以年少書生未必力能跋扈借使有罪雖不可幸為十世之宥其不幸為一人之猶憫乎惜哉大美之弗終也

作詩以聲之相叶者為韻其聲以合四方之同者為正國初定有洪武正韻一洗沈約方音之偏誠通典也何陋儒俗士狃於聞見至今襲之而不可變是非惑歟今直以唐詩就彼韻辯之王健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喂來肥所用齊字不在微韻李賀昌谷詩云緑斷馬蹄痕徛回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亦是真元二韻雜用盖沈約在宋齊梁陳時並居鈞要著韻以詞賦取士積習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而已東冬何與麻遮何同固非不有知之顧何士之科試去取一視諸此知之而孰能不遵之哉惟歷考前輩諸說可見

四皓避秦若鳳凰翔于千仞之上非腐鼠所可嚇也高帝雖嫚駡無狀其風節固嘗聞矣當時留侯方為太子謀畫必極求可使帝心之動者以中之其於衣冠狀貌

之肖安知不能如優孟之為叔孫敖者出乎史記書例如申公召至雖一言必錄之張良謝病辟穀必書其去何於四皓直曰羽翼太子而已唐溫飛卿題其廟詩云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疑其事也荆公書氾水關寺壁云氾水鴻[illegible]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更有[illegible][illegible]閑蓋言四皓時雖有之亦將冥鴻遠逝未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楊鐵崖紫芝曲云商山[illegible]巍上有紫芝採之[illegible]療飢何獨西山薇西伯養老去古遠而獨夫殺士[illegible][illegible]依卯金之子海内威羅[illegible]爾說將焉為平生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兒肯隨漢耶同兒婿祿里

綺里無人知自注云綺里在洞庭包山四老之舊居也此則又言四皓固非留侯所識亦非區區幣禮可使之至者留侯作贋千載猶惑豈特漢祖之墮其術哉

寇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燕會借侈轉運使以聞王文正公覽其狀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爾因於上前力解之得免別載又謂公嘗燕飲以疋綾擲賜歌妓其內姬以詩呈之云一曲清歌一匹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在當時公服用極爲侈靡雖溷所馬廐猶列蠟炬達旦魏仲先上之詩乃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豈反言以規諷之歟

語作詩者謂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古人詩意不凡句內用字亦須音律清婉含蓄有餘不易易也嘗見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人多作半消子瞻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人亦多作半遮山半字雖亦可通而二詩意度玩之便覺有差不得三昧法而妄談色相者類如此何可與辨

李長吉詠竹詩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此則字句牽強殊欠渾成意思玩之自見也長吉集有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上黨鮑氏本轉相傳寫售僞補已或坐有之世稱賀才絕出少假以年可以奴僕命騷顧君此作則於牛神蛇鬼之說奚有

楊萬里論杜審言與甫祖孫詩句相似處亦固有之但審言之鶴子曳童衣乃言山庄景物有雛鶴馴狎曳童子之衣也甫之儒衣山鳥怪蓋言殊方異俗所居皆雕題之徒鳥雀乍見儒衣而怪訝之也二詩用意不同萬里特摘出言之殊未思耳

劉夢得遊虎丘寺生公講堂詩云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疊山選注以爲詩意笑生公也予意生公何足笑哉況亦

言意淺直甚矣夢得蓋以生公比當時執政者言其在日假威寵以令百僚莫敢有違鬼神亦聽之也次句言身後子孫不守門墻已非三句四句則言聲消勢盡殊非前日華盛景象無復及其門者惟明月夜深可中庭耳與石頭城夜深還過女墻來意同可字有味

嘗見前輩雜錄限韻作詩者亡其名氏吟紅梅押牛字韻云錯認桃林欲放牛吟蛺蝶押船字韻云跟隨賣花人上船吟針押羹字韻云君教稚子敲爲釣釣得魚兒便作羹吟新月押交字韻云誰臨寶鏡新妝罷玉匣參差未交此類頗多亦可以廣人思慮但吟蛺蝶用跟

簡字稍僉耳

南昌郡之西山最奇勝處曰洪厓世傳古有洪厓仙居之藥爐丹竈今猶存焉其峭壁有遺題云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沉醉臥樓臺下界無人采高聲又被嗔不知時世異教我若為人大書漫漶不可識其世氏要非尋常煙火士所識趣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前輩議其起句推重太過幾於孔子之事矣予復詳其章末歌詞云作書詆佛譏君王夫詆毀也譏誚刺之也二字下得亦不免可議或者因疑東坡愛信禪學故其言猶少恕之然觀其所作六一居士序深斥佛老之言甚寒色正坡固無此也豈其才高思湧一時快意落筆耳誰將為公忠臣與易二字以塞君子之議哉

世傳白玉蟾海南人本姓葛以白自號耳在我　國初猶常見於民間江南諸名勝率多題咏真蹟如遊崇仁華蓋山賦千數百言馳騁上下出入有無洒洒有超舉六極之思又遊華山詩一聯云路逢紫電清霜客日落碧雲紅樹天末云明朝屐齒印苔髮長嘯天風躡曉煙悠然世外無一點塵俗氣殆博學文章之士學為老氏而有得者今不可見矣

元至元間文山先生有子辟就郡學教授出未數驛而卒聞有翁姓者以詩悼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不無憾意也予讀文山傳每痛其無嗣別載張毅夫隨寓燕京訪尋歐陽氏收櫬南還又述先生著夢於子繼東髮斷事併此足知先生之祀有屬矣顧所作悼二子歌豈方流竄間關之際存亡固有所不知歟或且執謂實弟之所出而先生所命以為嗣焉不可知也嗚呼獨以讀先生之傳者百世猶為扼腕教授何心曾不識王裒終身不西向者何哉談者謂教授之死先生之靈之殛之也不然固天死之以全先生之子孫之克孝乎

傳謂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也然有穎慧絕出肆為文藝之工者漢晉以來固亦多已在宋若蓬萊女冠徐靜之詩效謝靈運書效黃庭堅陳無已贈之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情絕世工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楚州官妓王英英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梅堯臣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絕蚕頭魯公體鄱陽妓楚珍宣和間董史稱其書詩不凡足當江南奇男子徐州妓馬盼盼東坡書黃樓賦竟刻其山川開合四字不復易書

固皆稱與不能無過然惟倡優女賤竊擅文死一藝之淸得爲數公賞識今猶誦之何世之峩冠曳裾號稱丈夫人者所遇固自有幸不幸小道可觀亦足以傳乃不免碌碌與草木同朽腐歟是可惜且痛哉

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絶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硯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遥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吹簫明旦有道士自羅浮來見其至麻姑石上以詩囑其轉語父母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笛吹過黃嵓洞勾

引長庚騎鶴來餘二首不及盡錄又煉藥處鳳凰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雪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於何處覓丹砂鳳凰增城之山名鐵橋麻姑石俱羅浮高處夫以女子而得隱仙道固有不可知者今特讀其所作絶無風塵物愛之累本傳又稱其夙有孝行則其人品足可想見先儒有言曰爲學而至於聖賢爲國至於祈天永命修性命至於出世此舉爲三大難事以此論之仙學雖別是一道然與聖賢事業均以崇德力善爲本世之學爲仙者是無怪乎其不可成也

靑田劉伯溫論者稱其乘時佐命之功炳機先終之道甚與漢子房相似然或謂子房乃爲韓報讐伯溫則常委事於元其出處不免有間是蓋未深論也夫伯溫生元世豈能超出天地外不爲元人也哉憂時痛國每形於辭如憫亂諸作二三末句云惆悵無人奏廾泉側身北望淚滂沱淮濆何日歌常武腸斷嚴城戍鼓撾天涯地角風塵滿極目雲霄欲斷魂江湖愁絶無家客佇立看天淚眼昏至如弔諸葛武侯祖豫州岳武穆諸賦悲憤愁激讀之使人躑躅思奮其志可諒也厥後元政益亂四海糜沸進不可爲退無所容不得已乃轉而爲救民之舉出求眞主佐之竟使天地再立日月再明綱常

華夷之分再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伯溫之謂也况其去夷就華而所輔尤正孔子固不以先事子糾爲管仲病焉予敢謂伯溫去元之迹似百里奚憂國之忠似杜甫攘夷狄之功似管仲豈特知謀之似子房耳哉

靜修劉先生過易臺詩云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自遼金易臺今順天所屬我

太宗皇帝相都其處以控要害燕趙河山鈎距盤固百七十年來衣冠文物之化煥然盛備所謂遼金風氣變革殆盡其所未純者冶容粗悍之俗耳然此亦固若金

陵之謂衣冠千載士猶有晉風流也故曰風聲氣習足以移人久則爲難變也

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賈尚書男瓊之婦開慶己未九月元兵渡江其將臣拔都自鄂渚峴上流岳破[illegible]虜韓在行中乃裂衣書其姓氏并詩數百言其[illegible]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墜折白玉瓶沉斷青[illegible]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能作溺皿[illegible]江流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纓[illegible]塡海使成嶺自沉以死辭氣激烈有古義士風元學士郝經作巴陵女子行弔之末云名與長江萬古流丞相魏公猶不死嗚呼城破身俘生死所決雖以平時自許崢嶸磊落之士猶多喪心易面求爲苟免顧希孟一女子耳乃能從容敘志視死如歸豈尋常可語哉獨悵是時文煥以帥臣附元未必無聞後十五年呂氏子孫曾有似此女不辱其先使人言文穆諸老可猶不死者乎

廣藩之當道有毋存迎養者諸士大夫榮且慶之咸爲詩歌以張大其事屬縣順德有苦節獨行之士李子長者舊爲白沙弟子頗有詩名當道因持卷索之賦一絕云大孝古來兒養母高官今見毋趨兒六千里路風濤

惡飯是胡麻亦可悲當道甚爲沮喪而篇聯什襲之富敗興盡矣廣之談士相率聲和以子長之論爲是或以告諸夢蕉夢蕉曰子長此作正謂不能飲酒而姤人面赤者也讀書出仕固爲行道然食祿以養其親亦大節也今既以身委國不得復顧其家使有毋而不迎以養之其何能兩全乎且縱謂遺祿之餘亦足以養寒燠疾痛之候誰其致歟孝子之心不若是恝也子長蓋直就其果於忘世者一邊看耳予敢執曰迎養禮也子長之論僻也是其說而和之者非也君子以爲如何

王摩詰老將行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蓋本史遷之說也成敗利鈍非人力可能使論人者徒因其敗而求其可不敗則孔明曹丕或相什百千萬矣予少嘗卽友人陳時用席間作竹枝歌其一云前船已過綠楊灣後船猶在蓼花灘一樣帆檣一樣櫓前船何易後船難時用時已領鷹銓滏而予猶爲弟子員也頗爲談者傳笑然船一也使操之者同其所發所向之處又同顧前後不相及若有使且尼焉謂非天之幸數之奇未信也

弓劍皆男子佩器故黃帝鼎湖之昇言所遺物獨曰弓劔於古人詩歌多以爲對言之宋玉賦云拄劍倚天外

彎弓掛扶桑劉琨選云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李白薊門行云拔劍斬樓蘭彎弓射賢王送梁公北征云把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弓送白利西征云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揚炯送劉校書云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他若盧照鄰少年行駱賓王行路難衛象古詞類以並言不暇盡記皆以發其慷慨激昂之意蓋不徒也然亦射者男子之事劍爲君子所佩弓之材致遠劍之義辟非取諸物以著之於身丈夫事業思過半矣

李白從永王東巡歌蕭士贇謂原作只十首世所傳却十一首疑有贋增而莫之考焉今直以愚見觀之其第九

首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渡遼用事不倫言意鄙俗公然以天子之事爲永王比擬不無啓其覬僭之心諷使爲亂歟豈卽當時高力士輩欲中傷太白者無所不至也小人用心微處固有叵測

東坡咏檜詩根到九原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蓋言君子直行大節到底不變非尋常者能知別又云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則是因事出意詩人滑稽體耳顧爲裙擄蒙罪及嘗聞國初有勳臣握重兵有事雲南者有大理卽景詩云兩關虎踞雄千里三塔龍飛上九天尋致疑奇之禍今按兩關在大理左右分扼山海之會三塔在府治後梵寺皆形勝耳采而言之亦固何害夫此豈詩之足禍人歟抑其人之固不免於禍歟設杜浪仙淸老之徒乃當無事故曰名者造物之所深忌而功之不賞者恒危

古人託言臣之於君毎以婦之於夫擬之蓋身事之義同也許渾塞北詩云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言婦人不以夫之必死而廢其生事之心可謂信矣李商隱散關詩云劍外從軍遠無家可寄衣散關風雪路回夢舊鴛機言爲夫者不以家之曠

遠而棄其平生之好可謂義矣許就臣言李就君言須以二詩合觀夫然後腹心手足之覩乃爲兩盡

寒山子民間多畫像然莫詳其姓氏間丘胤所傳隱顯幻變之異亦固不可盡究嘗見陸放翁手帖錄寒山所作辭一章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朱晦翁亦嘗錄其詩城中娥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之句謂雖詩人或未易能時寒山旣遁國淸寺僧道翹復於村舍木石間所收散題三百餘首語皆發露化機規論人事似近俗而有深

意想其人如孤雲野鶴放遊天外古今人慕之如放翁
者多矣獨吾晦翁正學夫子亦猶惓惓若此他日門人
舉棺訴輕之詩不亦有由然耶
杜牧之四皓廟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
劉詩意蓋言惠帝以四皓羽翼之力而始得立然諸呂
之禍又以惠帝得立呂氏專權而後有之亦剏駁語也
但周勃左袒之令牧亦猶未知歟按大射士喪禮所載
凡行禮無吉凶皆袒左覲禮曰肉袒右勃時去古未遠
禮俗之舊通行習聞其曰爲劉者左袒爲呂者右袒實
以刑賞示之令其必從劉耳豈陳懷公朝國人而問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聽人自擇兩可之謂哉向若
小殊計復安出勃未必若是其愚也世之論不知古禮
類自今日觀之
國朝胡順菴儼以文學鳴世洪武間爲東宮侍讀官入
永樂爲國子祭酒常就學舍謁文山祠有詩末四句云
南歸慷慨勤王日北上從容就死時千載英風動毛髮
黃鵠碧草不勝思予謂順菴之句佳矣特所謂思之一
字恐未也不然則思之誠有不勝而至於三則惑矣嗚
呼董狐不作公道猶在正學子寧二公與先生舊爲同
官地下修文處相見當不免話及往事

豫章志載鐵柱宮在郡治南隅相傳爲晉旌陽令許公
既除蛟害標鐵柱以鎮之或且謂鎖蛟其下若桐柏山
淮渦之類事固不可知也元虞伯生留題云老龍無意
美新波化作鬼翁倚柱歌誰向蓬萊期刼外下騎黃鵠
一摩挲前二句言老蛟既就束縛不得再爲民害頌其
功也後二句言其所以作爲有不可知疑其事也然此
蓋五行厭勝之理然耳水爲金子蛟者水之孽也從毋
以制子也故大禹鑄九鼎以道九河文翁治蜀西門豹
治鄴皆鑄鐵以弭水患韋丹鑄象人以立洪之水閘固
皆儒家實事何疑焉特其施用之妙非庸俗可語今稱

禹曰神禹則聖人之功用自有神處豈必直推旌陽爲
道士冲虛之流更多屬幻誕以相惑耶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眞州南北隔絕者十
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鴈饋者經因作詩以
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
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
繫鴈足縱之尋爲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
乙亥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鴈書云者不過漢人
詭言以紿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鴈乃實有之而
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

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

杜子美詩不特律切精深而其意度亦極高妙雖於一字之用亦不率易熟玩之便自有覺予嘗以贊畫從征香爐山與蔡方伯巨原露坐軍聲夜色隱動上下因誦其閣夜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相與審聽徐視久之巨原起向予曰此老言意入神如此又嘗十月之暮泛舟呂梁因誦其秋興詩云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眼中一時景象直如子美今日親見而點染之也故元稹謂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本傳贊謂子美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

之獨不識楊大年矣謂不甚喜之是無怪乎米元章之不識歐陽六一也

優工以緣塑爲鬼神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嘯踴躍百狀怛悒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而掩焉李若虛嘗於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虬髯戟似霜人人道是四金剛一迴戲臉都拋却却是郎當老郭郎不無謂也嗟乎今之君子孰不若從事於傀儡場哉方其在前上處萬夫仰觀人固不敢以人視之而彼亦若不自知其爲人者無何搬弄既撤依舊王皮也

世稱李太白爲詩仙杜子美爲詩聖孫嵩之評云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子美如周公制作盡善盡美後世莫容擬議確論也或以善陳時事稱子美爲詩史者豈足以盡之哉程子曰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嘗有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或有言長吉才氣似不亞李杜如何評者曰長吉如漢武帝飲露盤無補多欲然使假之以年涵養充實則固未可知也

或問謂元詩似唐當代之詩似宋然歟曰元有唐之氣當代得宋之味氣主外蓋謂情之趣味主內蓋謂理之趣要之皆爲似而已矣又問以元詩與當代詩較之如

何曰元渾而[illegible]代沉而正此其大約也若以元之虞楊范揭諸大家與當代以來諸名世宗匠較之則固各有所就非予所可知也先正詩云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須俟執權度立堂上者語之

淵明有命子責子諸作蓋自敘訓誨意也其責之畧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末云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可謂能不棄其子而且順乎天矣人之賢父兄固自如此子美乃嘲之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豈直欲置之度外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以爲意歟顧復自譽其子曰驥子好男兒何亦不免於可嘲也大抵

子美借此見淵明懷抱舉天下物無一係累其不能忘者只此天性之愛耳山谷嘗云讀淵明責子詩見其為人慈祥善戲謔俗人乃直謂其子皆不肖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

夢蕉詩話卷之上

夢蕉詩話卷之下

豐城游潛 用之著
不肖孫季勳重刻

東坡在潁川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嘆淵明之絕識作詩曰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自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重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予以反自燭東坡此亦有激而作不特為自勵也一汙一潔醜好介然胡苕溪所謂陶之於元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嗟乎今之君子固亦類能言之然惟本心不失幾何人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蓋已視為本分內事若謂於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則今人視為道德事矣其何嘗大元載

唐吳融汴門兵後詩云金鏃有苔人拾得鐵衣無主烏銜將別集又有作蘆花者比鐵衣為通然自烏銜言之俱不免可議譚用之再過葦曲寺詩云馬踏翠開垂柳寺人耕紅破落花畦翠就柳言紅就花言以柳而言馬踏甚欠通也予意吳譚二老在當時亦必善鳴之士豈其思不及此竊欲以吳詩金鏃蘆衣易作斷鏃殘衣以

譚詩翠開紅破多作翠陰紅雨應爲無病大方家以爲如何

嘗讀東坡在嶺南和淵明諸作如云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開闔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句意固非尋常可及然味之終是如佛言譬如食蜜知其中邊皆甜者有差豈其才弗及歟昔劉後村嘗曰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日與世故相涉餘皆高枕北窗之時得喪榮辱絶無嬰累若東坡則方其得志爲執政侍從失意則下獄踰嶺晚更滄歷憂患蓋其與陶胸中元不相似故發之於詩亦自不相若矣子厚樂天所和大率類也

唐詩鼓吹載宋邕題劉阮再過天台詩云再過天台訪玉眞青苔白石已成塵當時人非物故之意只此二句已足盡見中二聯云笙歌寂寞閒深洞雲鶴蕭條絶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往年春四句平叙無變化而意亦淺俗世之日課詩耳末二句云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初勸酒人白石既已成塵桃花何獨無恙桃花亦草樹耳後云依然在者則草樹不猶有前度顏色耶語意自相背馳予意唐爲多詩之世編者以鼓吹名篇必其審擇而精選矣乃若此作亦在所取是何異於崑山之玉可以抵鵲而充貫胡之肆者哉不免燕石非可訝歟

東坡云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名旌蓋坡老羈縻於時不得有所建明姑爲自嘲之詞也或者遂謂可窺此老有忍護官職意思殊不知史之書例於淵明但晉處士陶潛卒於子雲曰莽大夫楊雄死大書特書將爲之名旌者萬世不朽豈不處士無官者爲榮大夫有官者反辱乎借爲名旌而惜官豈坡也哉

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許渾詩也按唐詩正音所載爲京口寄友人此爲第二聯鼓吹所載爲郊園秋月寄洛中友人此爲第一聯起結各異今以二詩玩誦似鼓吹載者音意稍欠況其次聯云巨浮遠沈驚宿鴈風吹輕浪起眠鷗波與浪乃對用之非開日落而驚宿鴈殊爲可議嘗見渾別作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忽來風滿樓又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等句景象流動宛如圖畫在目豈此之可倫哉是殆當時好事者因渾有正音所載者特能記其二句因贋足之後來諸家采錄遂以皆爲渾詩而併收之耳其於詩選所載渾送僧詩前四句並同後四句異者大抵亦傳誦者之謬也或爲渾重用之則所送之人同豈前後兩用之耶惟辨之

乾昌黎楸樹詩云幸自枝條能竪立可煩蘿蔓作交加
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作者之意莫考所
謂特玩之殊似借倚門戶者發也世之無恥士流不思
自求竪立可以自我作古牽蘿援蔓規規依附甘爲狄
襄罪人以重貽子孫之詬曾不知里閈之言君子之議
新歟舊歟如燭照而數計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安得
與之接席誦此詩一過
趙孟頫宋諸孫也仕元爲學士承旨君子譏其不能守
義自終其事雖然或猶有爲之說者至嘗見其杭州雨
中詩云江南十日九風雨花柳欲開無好春却憶京城

二三月鞦韆風暖漲香塵杭爲宋故都在孟頫正謂不
可畏也伊可懷也其以此時住杭宦遊遷寓皆不可知
特其情思何不免戚戚於此惟戀戀於彼耶昔詠昭君
者曰漢恩自淺胡自深詠息夫人者曰看花滿眼淚不
共楚王言孟頫一時奇男子也擇之二婦未可的擬
周益公必大入直詩云綠槐夾道集昏鴉敕使傳宣坐
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首二句言被
召時及入見優遇末二句乃其罷對還館即所見也蓋
月之下澣初昏時被召至夜分乃出月鉤初上之句見
家也予續按益公玉堂雜記載其被召一爲乾道七年

七月二十六日昏時召入草王炎除樞密使麻一爲淳
熙丙申八月庚辰昏時召入草立謝后制俱四鼓乃還
此詩之作蓋即此二時也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
寧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淒
惋得詩人之怨也鈿蟬金雁二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
元中新製曲名故曰新曲按開天傳信記明皇燕會五
王奏伊州等樂衆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
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
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詠見於人

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乎上默
然以此觀之新曲極爲寧王所賤而此乃言以教之何
耶豈以寧王世稱其妙於音樂故借言以尙其藝也
弘治庚戌殿試進士李西涯與諸老讀卷相與倡和有
云國有禎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儒紳雲邊暁日中天
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星辰晝下尙書履風日晴宜進士
巾諸作中最爲警句人多誦之我　朝故事殿試讀卷
例以內閣及九卿之長及翰林學士充之讀畢畧爲次
第以上乃請詳定然雖不免間有與白亦無黜落者矣
蓋由宋有張元者屢爲殿試所黜憤怨去投元昊爲天

下大擾嘉祐二年因建議殿試士人不得再有黜落歷
令猶仍舊予嘗與客論此甚不滿之客曰當如何予曰
更須慎重選關其不堪者准以付試中式舉人目之聽
其再試如再不偶得視鄉試舉人延次選用特其授階
則加崇也
古人詠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
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嗚呼錢其信為神矣
魯褒之論孰謂其匪然哉按字從金從戔金示諸賢戔
重戈也積而不散亦能殺是以君子致謹於此不以好
官多得貽身禍也李東谷有曰以我之貧欲求爾活我

而不可得我死無奈爾何以我之不貪爾欲禍我而不
可得爾亦無奈我何噫斯言也使真有所謂金甲持戈
者聽之當亦為撚髭一笑
宋執政郤公章子厚人言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之盆
水燭滅之而明者三有大呼於梁者曰此相公也父母
懼而止東坡嘗與之詩云方丈僊人出渺茫高情猶愛
水雲鄉子厚銜之元學士姚燧人亦謂生時以嫡母妒
棄之雪野經宿猶活乃育焉後自號雪坡識其事也孟
子曰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二公得無似歟嗟乎天下之
生不幸以庶孽而見委者多矣聞之不曰身計慮弗給

耳則曰此輩未必賢耶顧豈知人於貧富貴賤各有命
焉至其所以賢不肖則皆天也是何謬且惑哉
世說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二女追而從之後世因所
歷處為帝妃廟祀焉一在黃陵一在洞庭唐李群玉黃
陵廟詩末四句云東風近墓吹芳草落日深山哭杜鵑
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按志舜墓在零陵
九嶷山去黃陵尚遠此云近墓豈女當時竟死於此遂
葬之歟未及考也史載舜三十登庸妻帝之二女時也
舜年百有十歲南巡崩于蒼梧之時也竊意二女視舜
之年其長幼當不甚相懸絕舜既百有十歲二女亦殆

九十有畸矣顧於廟像乃為少女稱曰湘娥古今題詠
復多環珮縹緲之說不幾厚誣矣哉
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
永叔極稱賞之黃魯直詩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
喚雨鳩來論者謂其語意相似而亦不失為高妙予意
二詩固皆非俗作可能然惟梅之高田水入低田流乃
自然佳句黃云野水自添田水滿不無加隱括矣梅之
南隴鳥過北隴叫鳥固難限南北或時適見自南而過
北耳黃云晴鳩却喚雨鳩來埤雅鳩陰則逐其匹晴則
呼之詩意蓋取諸此顧直以晴鳩雨鳩分言之未免可

議也至於二公平生優劣則欒城遺言別有定論
宋劉槩字孟節青州人慷慨有大節舉進士爲幕僚與
時齟齬棄官去隱野原山富鄭公甚禮重之嘗在府
舍西軒有吟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讀
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一時豪傑士也然豈
不知士君子學道固欲有爲於世設不幸而不得焉豈
書之誤哉卷而懷之猶足爲善若所謂南山之南北山
之北挈飯一器操酒一壺窮探幽索嚴宿野耿槩亦嘗
樂此矣顧非書之康濟奚然歟詠之云詭有激也
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王公遣秉魚鬚笏龍頭魚

鬚屬對固爲精切然抑豈直認魚鬚以爲笏耶按禮記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須
音斑文飾也大夫不敢用純物故以魚須竹飾邊耳或
以爲斑竹之文如魚鱗然故謂魚斑文竹也馮鑑事始
乃謂大夫笏用魚須文而又去竹字漢制載列侯夫人
以魚須爲擿長一尺蓋簪珥也則又直以魚須爲象子
虛賦云靡魚須之橈又不知以魚爲何物胥失之矣賀
之詩特可謂借字對云
物生於土土之數五也草木之華故皆五出獨於雪花
六出桂花四出人鮮喻焉嘗見晦翁曰地六爲水之成

數云結於水故六出行於冬學齋曰桂乃月中之木月
居西方地四爲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色黃開於秋要之
莫非理耳學齋詠桂詩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
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正東坡所謂詩人詠物之妙至
不可易移者也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甚爲可笑如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
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
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
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

暖水臟故耳聞者絶倒予因憶近見有說曹之鳲鳩篇
者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必求當時與曹連境爲東西南
北四國言之不亦龐類是哉
宋元符中錢遹爲侍御史方入對急論曾布會子死竟
命轡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遹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
以匪躬予呱呱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躁
進罷其責詞乃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予讀之嘆曰
錢遹於其子之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
獻餕桃乘路駕先後榮辱顧不似歟樂天行路難云君
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

也

神宗一日在講筵從容謂侍臣曰頃見司馬光所作昭君古風甚佳如云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任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司馬公病假數日矣呂惠卿因進曰陛下深居九重何從得而見之此詩不無深意神宗曰此四句有何深意嗚呼小人因言中人之心有如是哉借使神宗少為所惑不遂言以斸之則其鉤援掎摭所以為司馬禍者誠未測也神宗可謂明矣

李商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言宣室召見賈生夜半徒勤前席以待之何乃不問民瘼而問以鬼神之事蓋惜之也前席之出有三此其一耳前則商鞅見秦孝公與語不知膝之前席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其為禮固不異顧今論者取宣室事豈誼之學術猶不失為仲尼之徒而鞅綽君子蓋君子所羞稱焉是以後世有傳不傳也

宋工部侍郎劉朝美酷嗜書籍錄數百萬卷言者以其書癖廢事論罷蜀人閼壽卿餞之詩云清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秖因翻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薇正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解嘲者曰世謂書中自有千鍾粟眷朝美則餓在其中矣予因憶張文潛談錄云昔有士人盡鬻家產以易書籍將入京求為善價售者未至有為士者見而悅之檢所藏古銅器將轉鬻以貿焉士人亦見其銅器而悅之遂彼此計值相易以歸妻詰其還速因揭其囊硜硜然視之誚曰你換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士人徐應曰他換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讀書者類舉以相嘲笑噫嘻書乎窮年佗佗匪耕匪獵責之以食朝夕誠不可也與若負耜飲水囂囂自得所謂有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者孰謂其不可哉

杜牧之登樂遊原詩云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此作意深辭婉讀之有感慨不盡之思於六義為興而有取義者也疊山之註似欠明快今玩之蓋即所見以為起興言天宇空邈一鳥杳然高逝次句因言古今興亡之事過眼倏忽類君此也三四句却云但以漢家看之其當時事業何如今乃聲消影息五陵皆鞠為虛莽無樹可起秋風矣吁可嘆也天地一傳舍光陰一過客達者固自知之彼有善經畫者乃欲以鐵鑄門限積黃金直欲與北斗齊者是奚不貽鬼笑也哉

絶命詞者翰林修撰王叔英先生永樂初遭罹禍難自決之作也其畧云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是蓋心有所憤力莫能與不勝躑躅而求爲大節之歸不苟然也讀之猶足想見其人清風正氣名敎攸重其在當時如正學子寧子澄數公崢嶸慘烈之餘即爲先生屈指

陶穀五代人入宋爲學士臣節士行畧無足取人之詣之但知宿構禪詔婬狎蒻蘭而已具載他書可指見者太祖時出使錢越作詩二十韻以獻假有云此生頭已

白無分揷王門及還過浙西其鎮帥宴之置大金鍾爲侑爵穀因詐病留驛帥遣人問所欲穀曰願得金鍾耳帥益十具以贈穀謝之以詩云乞得金鍾病眼明既出境於郵壁乃更題以爲井蛙莫恃重溟險塞馬曾嘶九曲濱始則卑卑苟媚無所不至終乃顯爲大言欲人傳誦小人掩飾之計然也又嘗因翰林待制權其者有善馬索之不可得一日有寄詔趣權入内書之穀囑曰幸懷草以相示使知聖意所向權不逆其紿已被欲發其漏洩機務挾取善馬乃止是尤陰狡任術傾人以禍而不之顧豈良士所屑爲哉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穀於此正如陰陽晝夜相反宋祖薄之是也恨不即戮之以爲五代士習頓然一變

歐陽永叔嘗言近時九僧詩頗多佳句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雖今之文士或未有及又詩彥周誦其所識僧廓然者詩云百年休閒幾時好萬事莫若明日看覺範題李愬畫像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二作皆不可以酸餡氣視之予因謂君子於此筆言有可取者亦不欲以人廢之但在吾道則須極力排斥不少假借之也嘗見別載歐陽公居家有貴僧過

謁坐間幼孫出嬉庭上奚奴趨從之連呼曰僧哥僧哥貴僧曰公最不喜佛法何乃有此名耶公曰家人輩不曉事耳患兒子難養育特賤之則呼爲牛馬狗畜之類也觀此則先正所以招之麾之之意可見

宋建炎黄潛善當政太學生陳東伏闕極論國事時孫覿迎附黄意劾之因置極刑張魏公遂亦奏胡珵於東書實與筆削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規摇國是追勒編置盖魏公本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借此併去之及紹興秦檜當政岳飛鋭意北伐檜與金有密約從中沮之是時魏公以歷朝耆望手握重兵借能力主其事而

不恥且忌羞則莫須有三字何以成獄而宋之舊業何致竟不復哉予嘗讀其傳爲之吟曰蕭撥猶多督客情忌心終幸事無成紫陽有筆南軒語誰更春秋示典刑百世之下當有不以予言爲非者

庚寅五月戊戌予於夢蕉亭晝寢木榻紙帳曲肱而枕之晏如也俄乃神與境忘若有所適而莫識其處山丹水碧軒宇幽豁有童子候門闢予入之少頃主人者出高冠博帶修髯廣頟迎謂予曰是爲果僊乎哉予曰然主人曰昔有練中丞者先生其識之歟予曰晩生小子不足以闖大君子之門誠欠事也主人頷之相與再拜

致居起若平生既就座命童子取書數帙以進顧予曰此予寧平生稿也今所傳諸世者十不一二請閱之將謂與文山遜志二集風槩可相似否因自誦其詩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既而曰二句草草人多稱之然似有未安處幸不靳點竄如何予唯唯即几上取片紙畧以愚意更易亦向誦之云沙沉折戟空秋草淚墮殘碑自夕陽主人聽之撫几長嘯亟起而哦之徐曰點化之妙果僊也果僊也遂蹶然驚覺翌日坐亭上有以封書自新淦寄贈者題曰玉屑集諡練公子寧禍難後僅餘之物讀之乃知中丞爲子寧官也所誦二句爲予寧弔余忠宣詩也其死節事與文文山黃子澄方正學同一慘烈歷今百三十餘年忠魂義魄固將與天地並爲不朽特茲着夢於予者豈以詩文散逸猶有可觀故囑云尚俟他日見新淦諸知己論之

崔道融作長門怨詩云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蓋自陳后事而因及文君之意言相如知諷人而不知自諷於尋常中摘出一端議論佳作也黃金買賦古今人所以致慎重於文者然耶顧如愈之鬻文得金湜之每字索絹三疋邕之受納金帛鉅萬固皆少陵所謂義取也不可例以作傳之米言之雖然事在斯世則

鮮矣故夫樵談有曰術士片言畫工數筆僧道一經半咒動得千金文士刳精鉥心乃不博人一笑呼士也賤者何覩夫黃金

淵明去彭澤賦歸去來兮辭飄飄然直如冥鴻獨鶴放逸天外莫可得而羈之白樂天謫潯陽作琵琶行自寓其怨乃有曰座中泣下誰更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豈其人品固有不同然歟琵琶亭在湓浦去彭澤百餘里古今題詠頗多宋梅公儀嘗有詩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摘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况臨絃泣更多可謂二十八字史斷也借彼形此是非炳然君子自處當

聯府以樽之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爲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五韻覺之乃遁宋潘閬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術之事敗匿瀞山寺爲行者題詩鍾樓云遠寺千千萬萬峯（失其第二句）頑童趂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鍾孫僅爲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逍子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怪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藴美足稱奇士其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髡緇以自終歟豈亦有故而未之見耶其逍遙次句予姑補其遺云白雲峯外更重重待得原本讀之亦足驗學力差處

古今人寄情於酒而見之詩者多矣宋張表臣亦嘗有詩云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前二句言酒與所以爲飲之具末二句則直欲縱意沉酣以自終也青田核出烏孫國其樹與實不可知但傳其核如五六升瓠空其中盛水頃之則成酒可飲碧筩本魏正始中鄭公愨避暑使君林事世言酒品頗多今考之如伽盧國椰子酒扶南國石榴酒赤土國甘蔗酒西域葡萄酒女直馬湩酒南蠻檳榔酒辰溪鉤藤酒戎州荔枝酒皆異品自殊方入者其謂烏程若下酒宜城九醞酒中山千日酒豫北竹葉酒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劒南燒春杜陵麴米春關中桑落酒則中國舊所釀者若近世所稱則文淮南綠豆酒鎭江砂仁酒盱江麻姑酒金華木犀酒之類其名品何翅千百予性不嗜酒其於酒中之趣固有所不知矣姑因青田核而記之如此然使東坡老子見之未必不笑曰尚欠潘子錯著水一品也

李白奔亡道中詩云蘇武天山外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杜甫在蜀詩云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二詩結句不異固非有相襲也李屬賦先自況其危急而却以道里間關言之杜屬興因有見於景象而遂以歲月徂歷言之皆欲歸而不可得也然究其爲心李則宜方高力士輩讒謗被逐時歟抑坐永王事流竄時歟身之禍也杜則蓋以乘輿播遷兩京未復所以不得歸者豈一身之故而已哉論詩者辯之

學齋佔畢有曰山谷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君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誠似尊坡而卑已也然

其意則以曹檜雖小尚有詩四篇錄在國風楚雖大而三百篇中無取焉山谷乃自負而譏坡詩之不入律耶別載東坡嘗云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然不可多食多則發風動氣而山谷亦嘗謂東坡文章妙絕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蓋二公在當時齊名互相譏誚云也其品第公論前輩固有曰雪堂之文優於詩涪翁之詩優於文均非尋常者可及伽藍記曰羊比齊魯大國魚比邾莒小邦亍意山谷所謂曹檜與楚大抵有襲於此學齋佔畢眉山史繩祖所著也

王之負惆悵詞云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

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辭婉意深怨而不怒讀之使人悵然士乎女乎是故不可以才貌爲必遇也青山白髮老益覺辭鄭周卿劉孟節自信平生屢歷傾不甚異安得起二公於數百載之上相與抵掌劇論盡吐胷中不平共發一長笑也淡粧濃抹似不似更付在身後丹青

元別載平江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末四句云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天台陶宗儀跡之云元舉王宗哲字也兼善泰不花字也公平李齊字也子威李黼字也四公皆狀元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守城死節其優劣則李黼爲上泰不花次之李齊又次之王宗哲非可同日語矣嗚呼昔人有謂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豈獨以口體之奉云哉然至取之有如裴思謙故服紫衣趨擁伉軍籌紙狀者有如王維負琵琶獻技主家者遂名隨行亦可謂一生喫着不盡了也故曰狀元須極天下公論狀元須求惟萬世公論

王介甫除夕詩云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桃符桃板也一物也介甫乃新舊分之蓋互言以成文耳嘗考其制散出傳記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

兄弟曰神荼鬱壘者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者縛以葦索食虎於是縣官效之以臘除夕飾人立桃梗於門用焉歲時記曰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山海經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下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有神二能食之卽所謂荼壘也黃帝乃圖像立桃板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大杖也鬼因畏焉故今人於歲旦用桃梗植門辟百厲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至經則又檀弓有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從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茢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

桃茢鄭衆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申此觀之是知以桃符祓除不祥雖聖人不廢豈可例謂不經指爲巫覡之說爾哉況存之亦固無害於治也

劉伯溫方在元末時有放歌行其始云鴻鵠摶紫霄鵝鳩守苞桑豈惟異所志羽翼有短長言天之生才大小不同見其志有在也次云玄陰變白晝亂作而世道衰也閽虛侵太陽權奸恣而君政失也一鹿走中原大統解也熊虎競騰驤群雄起也植竿成壘壁聚袂爲攙槍禍亂競也叱咤倒江河蹴踏摧陵岡凶暴肆也六奇誇曲逆三略稱子房自信其可能也磨牙各有伺待其時而動也裂眥逆相望冀其主之出也孔明魚得水身之將有遇也毛遂錐脫囊才必有見也霧晦豹始變姑邅養以自晦也海激鵬乃揚終乘時以自效也末云嗟爾獨何爲抱巳自催藏則所以自慰也讀其辭玩其意足見此老於所謂張良陳平之能乃其胷中餘事隨用而隨應之耳無足難也

嶺南肇慶府宋包孝肅公嘗治焉弘治間予婿翁朱公文玉往任別駕太宗伯楊月湖作詩送之有云一硏不持包孝肅古人原只是吾儕此固月湖能愛人以德而恥獨爲君子之心然亦可見前輩仕宦務於砥礪名節在朋友相贈送猶以言之去今僅三十餘年而世道士習一壞至此不可慨耶予讀勸學文因竊恨之其爲言曰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種粟人家子弟方始教時即聞此言著於心矣苟沾一命便恣貪饕多田廣廈固其所耳又豈知一硏不持者之可仰哉試訊於人其有不曰醜婦貞拙官清者否也

潘邠老哭東坡詩其一云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予謂東坡在當時以才學固不免於衆忌顧復滑稽好談謔人益疑於不堪故歷荷四朝知遇終爲讒謗所沮及其旣沒有言爲奎宿之神者乃始爲褒崇之也論之者曰禹玉有舒亶之說而章子厚力折之爲坡厚矣簡裔欲執政之用而司馬公極言止之豈故薄坡也乎皆所以保全之耳詩稱歐陽文忠者先是有薛宗儒以暖昧之事誣之因二公文章學術海內並稱焉故併及之

王元之詩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薄書堆其言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豈以豪傑之士幼學而壯行之固將崢嶸炳燿大有爲於天下功業被於當時聲光垂於後世生固不徒而死且爲不朽焉乃若藉簿書以謀衣食則所守者特模稜之常托文集以存聲名則所遺者

亦文藝之末碌碌百年不免於草木同朽懨顧於李泌
所謂天覆地載昂藏丈夫云者不爲重有負哉
功名之際毁於求全敗於垂成者多矣嘗見韓偓詩有
云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讀之不覺撫髀
長慨殆如致堯今日爲予道也昔病中予亦有云謀身
自分添蛇足存世誰當惜豹皮蓋自胸中不能無不平
耳然君子於所以成敗利鈍要非人力可能直爲其所
當爲求於身後視之而已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
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
潛字淵明胥失之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
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已潛是與年
譜所記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
者爲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
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貢
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
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
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楊州志載趙師巽於儀眞拂雲亭有詩云落得公餘半
日閒拂雲臺榭許躋攀眼前好景眞如畫檻外人家江

外山又道中詩云儀眞擣酒賞花時比著江南已較遲
及至儀眞花盡謝都梁纔見鬧新枝語意流麗足爲佳
作想見其人亦一時倜儻士宜有取也何於媚事佞冑
至爲狗吠而不之愧作玷衣冠死有餘臭顧乘史筆者
豈謬言以醜人哉嗚呼師巽死矣回首當時所侍富貴
竟於身後何益
賈似道憨騃無謀擁位誤國人皆知罪之然求其所以
爲心則猶與秦檜有差　國初張以寧過其故居詩云
木棉菴畔瘴雲愁猶戀湖山一壑秋從道昔梁眞是夢
美人解上五湖舟談其既不能爲又不能去徒甘禍以
待斃耳其說曰宋季世君臣將相俱非氣數方興者敵
譬之奕者不勝其耦無局不敗當時有識之士固爲崔
菊坡輩西麓不然則爲文文山李肯齋可已何乃貪言
富貴坐致國破家滅身死人手爲千載笑罵可悲也哉
談者曰似道直是一箇呆人徒知前日之和議爲失事
不知今日之不和議不足以濟事識時務者恨之
今時科舉之文甚爲無益直不過疏說經議以媒仕進
世無所資而後不足傳誠芻狗也然且穿鑿浮曼轉相
習尚稱曰時文先生是教弟子是學主司場屋亦以是
爲去取其於道日益遠矣唐虞全下第東歸有錦工邀

逅僧宿旅舍詠之知以花樣不同亦東歸耳因吟云學織吳綾工未多錯投機杼亂拋梭如今試與行家看把似文章笑殺他大抵文章與錦其工同也花樣雖時尚小異而古人機軸則不可舍世固有君以山樊作勳錦取一時競好者安知後之不謂妖歟故夫歐陽氏之力於變也

游儀字莊伯以詩鳴於宋過武昌黃鶴樓題云長川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萬景投漢水北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送千家月野色中分兩岸秋吹笛樓前人不見却尋鸚鵡過汀洲氣豪語俊足爲佳作交字

中字尤有味游默齋尚書嘗爲書寘南樓游受齋漕湖北復爲之刻石莊子曰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乎於數百年後乃以見似姓而喜朗誦數過西望鐵笛亭毛骨灑然直欲遠舉而弗能也

淮西之功裴度主之李愬任其事耳韓愈作碑紀之固不得先愬而後度也史言愬妻本唐安公主之女得出入禁中因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斲其碑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時有吟云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然此亦只似但言其文之不若韓耳殊不知將相內外之體自有輕重況復以功人功狗之差不可比而同哉憲宗乃欲取快武臣而以歸罪於愬碑之作便非出於文昌世亦將不知也

作詩用事須是的當不可率易用之雖古人或亦不免此議如唐王維老將行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難封緣數奇天幸霍去病事也本傳云所向每先大將軍獨天幸不致乏絕維以爲衛青誤矣宋方誚上廣守云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還珠後漢孟嘗事也誚以爲齊之孟嘗君亦誤矣遂使二詩皆不得爲完句是以言作詩者須[illegible]考事詳煆煉精到不徒應辨之能速以[illegible]貴也

和靖林君復梅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前輩稱其與梅花傳神　國初高季迪其吟梅云寒依踈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薄暝山家松樹外嫩寒江店杏花前景意流動甚有天趣足與和靖伯仲不知東閣雪晴西湖月上竹籬茆舍之間靜觀苦思曾有老生眞識此風味否也

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詩言絲未及繅而先賣之穀未及登而先糶之蓋以田家爲官錢私債所迫不得已而每預指在蠶之絲在苗之穀縣

典人錄以濟急用窮苦之意也學齋佔畢乃謂二月非絲成時當作四月宋拨引許多說話來證以二月字爲傳寫之誤至且曰五月難新穀則有之固哉此老何其不能逆作者之志耶

楊誠齋嘗爲零陵丞過野寺見壁間有山谷親筆一詩誦三過欲歸書之後只記其一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借黄金縷水紋予玩此二句雖甚工麗然於氣格不免卑弱或有言誠齋所取正在此也觀其詩尚晚唐文如所作錦繡策可知矣及曾以詩寄晦翁云晦菴若問誠齋叟上下千峯不用扶戲其脚病也晦翁覽而笑曰

我病在脚誠齋病在口耳也則誠齋所學又可因此言見之

張文潛過宋都詩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其氣格沉壯似不減老杜他如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川鳴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凉又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棹去鳧輕皆俊逸可喜固其天資高絶乃爾豈亦因聞東坡論文潛少游之詩以爲一代當推山谷遂益大加學力致然也後數年東坡讀其所作極歎之云此不是喫煙火食人所能道底言語何其超然有得若此

韓退之哭孟東野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聲斷絶更生賈島在人間孟郊賈島在當時窮困致死天下文章之責當不在二人況所負亦不足以盡先諸公退之之言蓋情之勝而不免於過矣論者因謂唐時詩文極盛至晚唐則益工焉故有曰謂唐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桓靈寶哀黎之論也

沈存中謂樂天識趣可尙章子厚以爲不然卽其聞甘露之禍詩云知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此言幾於幸災雖私讎可快然當朝廷有變臣子安可形之

歌詠耶若東坡乃又謂不知者以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災者哉蓋悲之也是非卒無定坐于竊意東坡甚愛樂天爲人屢有詩言之如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日要拈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都淺道根深其情與相合如此然惟樂天之謫實以王涯讒之想其聞甘露之變時如東坡觀棋詩云勝固忻然敗亦可喜之意雖謂全無東坡豈以所愛而爲之辭歟論其詩則杜牧之有曰樂天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確論也

孟浩然一日從友人入遊翰林院適玄宗至見之詢其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朕何棄卿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皆不蒙錄用終焉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爲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府晩過其家見紙屛題有詩其一聯云龍帶晩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由是知之人才之在天下遇不遇命也夫奚得而強哉今世工文章以爲進士業者其失取於王司蓋亦莫不似此

文者載道之具作文不本於言道雖富麗何取故聖人曰我將修其辭以明道也方孝孺有詩云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雜本根末世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矯世之言也宋孝宗與崔敦詩論文章有關世變有六六朝之文瑣碎遂爲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萎薾遂爲草竊蜂起之象歷觀三代秦漢以來文章與氣運盛衰實有相符噫噫豈細故哉故曰今之文要以我國初淳麗正大之體爲法其詭以語諸宗匠

李賀少年行云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謾譏世之富家子弟不知問學輒恃金穀以干仕進者也

昔有言賣官鬻爵衰世之政議者率咎晁錯作俑殊不思晁錯特令天下入粟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爵二千石爲大庶長與之虛爵以免罪耳非有官事之任也今之納粟得帶軍職銜者似之迨武帝乃令吏入穀補官靈帝時榜賣公卿州郡則皆直任以事矣世相沿襲莫以爲非我

朝諸宰輔亦徒以足國計爲急而不以啓國體爲憂遇有飢饉便開此例於名器可惜也於士行可恥也招盜賊以穀貨賄於民生尤可痛也善治者宜不取此

漢末諸葛孔明隱居南陽作梁甫吟以自見有云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三子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也事見史記三子爲齊臣有勇而無禮晏子遺二桃以致其死焉是晏子不能無少過矣別按說苑景公嘗使燭雛主鳥而亡之使國人主馬而殺之皆欲寘以死非晏子其奚以免諸則其爲心又可見非欲妄殺人者顧於三子其謂何哉今有蛇蝎於此必欲俟其螫人而後撲殺童子弗然也是故塞亂於未形去惡於未稔使其君無殺士之名而國有久治之術仁也非忍也義也非賊也智也非詐也晏子之處三子有矣孔明之言謂夫以才取君者之難終也

杜牧之送隱者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詩言人情世事類有趨避惟白髮則畢竟無私雖富貴
不免於老何役役而不知休耶大抵白髮老之徵也人
固未有白而非老老而不白者其或矯揉而為之非情
矣宋寇準受知太宗欲使為相以其年少故緩焉準乃
服地黃而蘆菔以反之髭髮尋白元史天澤年既老髮
白藥涅之為烏世宗訝之對曰臣覽鏡見髭髮白恐報
國之心自以老怠故藥之使不異於少壯庶此心之猶
競耳論之者曰準之白非老也天澤之黑非老而不白
也準其急於進取而天澤則欲固其祿寵二公於君子

之道槩未有得

蚓本作螾考工記注曰上精也又名之曰土龍曰曲蟺
曰朐䏰善鳴者江東人呼為歌女大而白項者善擘地
以行齊人呼為巨白前輩失記名氏詩云雨階行巨白
晴渚宿鼃吳按晁氏客話云巨白大蚓也孟子曰吾以
仲子為巨擘者因將言蚓故先以巨白稱之白為擘聲
之近而訛耳嫩翁注為大指者非也予謂此說似近理
但以下文言意脈不免牽強姑記以備談論

宋王令詩云川凡悲歌潸潸淚聖賢千古伐如今求琴
絃斷燈青鳴淚灑劍男兒夜半心誦此詞求其心慷慨激
烈之氣猶有見之是豈委靡齷齪者之可云哉或謂令
在當時名位功業未甚崇著以進則不達以退則不耶
處乎遇不遇之間徒欲有為而莫之得焉故其言若此
也噫古今豪傑之士不遇於時者豈特令而已矣升沉
顯晦蓋有命焉謂之何哉

楊大年談苑載楊玢尚書謝事歸長安舊宅稍為人侵
奪子弟以狀白欲訟之公示以詩云鄉鄰侵我任從之
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公誠用心厚而為見遠矣朱或可談載昔有巨公構第
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之右或不可公指諸匠曰此

造屋者又指子弟曰此賣屋者是亦可謂善思所以守
之惜乎其不大也他如常州蘇掖為監司甚富而嗇每
喜乘人窘急以微貲取奇貨一日置別墅與售者爭論
反覆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少增之使我輩他日賣時亦
得善價也父愕然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嗚呼斯言聞
者竦然豈鬼神啟之以告君文歟因誦楊尚書之詩併
及之

吾邑跨豐水為東西二鄉俗則東務耕植西業商販頗
為富饒之區然自頃年以來弊耗極矣嘗於話閒客有
歎訝之者因誦杜牧杏園詩以應之詩云夜來微雨洗

芳塵公子雖騶步正匀莫悵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
花人嗟乎園固猶有在也孰將告其主人亟擇良謹善
圃事者嚴護而力時之否則安知其不爲荊棘場歟
黃廷堅跋蘇子瞻和陶集云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時宰章子厚也史載元祐八年子瞻以端明殿學士乞
罷許之明年改元紹聖夏四月子瞻自定州再改英州
六月復安置惠州是年五月實始從楊畏疏以章子厚
爲尚書左僕射竊按道山錄諸載稱子瞻子厚少爲莫
逆交極相懽信按別紀王君玉嘗於上前緣御史舒亶
之言爲子瞻譏謗子厚力折之至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二公交誼匪薄矣其貶置一爲子厚未相之先一爲子
厚甫相之後特子瞻遠處萬里於朝政未有建議子厚
縱不悅其不爲附援直置之不引用而已平生故人安
忍遽殺之耶不能無可疑也嗚呼牛哀化虎猶有故人
之愛曾謂子厚之尤猛哉安得起二公辯之

劉貢父與弟原父子仲馮相繼直史館世稱爲三劉先
生嘗作詩云齊有梁丘據晉有樂王鮒據能愛晏嬰鮒
欲殺叔嚮二臣雙兩朝事君爲悅豫云云末云丈夫在
當時自有遇不遇區區雙倖徒安忍就朋附讀之其風
槩可想也然滑稽善談謔元祐間與孫巨源孫莘老
同爲學士巨源嘗就索罌貢父遣吏持去乃爲誤送莘
老收焉他日巨源見貢父許之貢父以讓吏吏曰官同
姓復同不能辨耳貢父曰盍視其鬚乎吏曰皆鬚也貢
父曰第再以形體大小別之吏曰諾自是人之稱者皆
曰大鬍孫學士小鬍孫學士公卿聞言之莫不捧腹

王昌齡長信秋詞云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
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回孟郊寒食詩云
長安落花飛上天南風引至玉階前可憐春色亦朝謁
俄我孤吟瀟水邊一作皆寓已不得近君之意然玩之
昌齡辭意渾厚怨而不怒郊則似大淺激有窮苦汲汲

狀以風人之體律之優劣較然論者當自有覺

劉夢得楊柳詞云輕盈嫋娜占年華舞榭粧樓處處遮
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蓋言小人故爲諛
媚之態得專寵倖招權納賄無所不至然至竟時去勢
消亦將淪落而莫知所矣鄙之而笑之也宋郭震浮雲
詩有云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言小人不
自量其後肆爲欺罔又所以惡之也噫富貴不可久名
業乃足傳小人胡不知此

宋路德章盱眙道中詩云道傍草屋兩三家客至擂麻
旋點茶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盱眙與泗

州夾淮水相望前有高山傳爲岳飛摩崖題南宋地界近
金虜貯歲幣待輸之所也距嶺有大石石刻第一山三
大字散刻題誌甚多盖當時諸公有事於此者所作德
章之行其亦以是歟詩意言自江南行抵盱眙語音漸
近中原方爲可喜然不知過淮水北擧今非我土乃天
涯矣感慨凄愁之詞也草字屬陰不若用斗字麻字與
本句茶字相叶不若别用事此音律欠處也點茶必客
至方點難用旋字矣不若以煮字換點字如何論者詳
之

葉少蘊云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諷懷之久往往不覺

誤用如王荆公用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易
下句云幽草弄秋妍蘇東坡用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
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上句易二字作城空在下句易五
字作西陵意未甚直取舊句縱横用之亦固無害爲
佳潛復見如李孝光鳳凰臺詩云天隨没鶻低秦樹江
學巴蛇入楚流張翬角九江晚眺乃云天隨去鳥低平
楚水引長蛇到大江予亦嘗登鷄孤臺有云天容没鶻
堂堂去江走巴蛇滚滚來不免轉相祖襲擬之二公則
正謂學步邯鄲而失之者矣評者將謂如何

賀知章還鄉偶書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
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鄉音四方之
人各本其土以生其爲言語聲韻不能不滯於一方之
偏雖在通理善變者能反異以爲同然至居父母之邦
或宦遊與鄉人邂逅則又不容不以鄉音相語盖本然
之眞自不可忘也世有無恥小人乍沾一命隔别未及
二三載內向妻子外接故舊談話間咄咄然非胡非漢
迦不似平生人矣不亦可鄙可笑也哉若夫歌曲譜調
有曰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
音夏甲歎於東陽始爲東音殷整思於西河始爲西音
則自有四方之異非此之論也

昔予守寶川夷賊猖獗諸郡咸弗靖撫鎭檄予以兵時
有忌者掊撫以罪疏之乃還卽故居鍾山之麓小橋流
水處結茆屋數椽以託嘯傲距其前若百步闢小徑縈
紆以入署曰蝸道記以吟云苔砌傍雲行宛轉老將雙
屐恰能容年來頭角從深縮不與人間捷徑通次爲門
壘土踴蹬署曰燕圖記以吟云重門深壘如陶瓮四壁
芹香一聚泥自信遺謀足安好栩塒花塢趂雛飛中爲
室積書萬卷與豮兒聚處署曰蟻封記以吟云得閒盡
棄平生智老去羞稱善戰家回首槐安應失笑一拳臺
宇長官衙室之左鋪置小榻時自斯卧其上署曰蝶所

記以吟云是非榮辱忽推枕笑殺東家春夢婆蕭屋山
雲暖於褧蘧蘧清思一吟衛室之右鑄啓牖設案課詩
兒以筆硯署曰蟆區記以吟云閑情盡付蒼黃外伸屈
無端信寓形莫惜如蠶終底用書無身後繭絲名室之
最後爲小亭窗戶靜利還植芭蕉如幄朝夕偃仰視天
下得失之故灑如也署曰夢蕉亭記以吟云芭蕉十丈
屋如斗明月清風誰主人受用平生呂公枕悠然身世
此浮雲噫嘻蕉陰滿地庚自去來夢歟不夢歟抑夢中
之夢歟亭上老子固亦不自知也
唐詩謂題主人壁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

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蓋言世之爲友
者非有所利其心終不相信直如行道之人相視漠然
而已此歎古道之廢也君子曰朋友之交義也貴賤死
生之不可變信也本於降衷著於倫理豈細故哉元周
景遠爲南臺御史日與故人往返吏人欲舉刺之乃呼
之言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倫主張
耳使我今日謝絕故人是爲御史而無一倫矣我寧不
爲御史不可廢絕吾性之理是可謂厚德事也噫嘻雞
豚盟寒貧賤棄友今世之士其有乘車戴笠相見猶不
失平生者幾何人哉

東坡別載唐道人爲言天目山極高[illegible]之[illegible]在下
每見電光時但聞雲中若嬰兒聲初不覺其爲震雷也
故有吟云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
作嬰兒看多少人間失箸人詩意以爲當時秉政倚朝
廷威令以震爍臣庶如雷電之比其見聞之下爲之左
瞻右顧倉皇失匕箸者多矣[illegible]獨有一等高出而超
立者名無所愛身無所[illegible]之若嬰兒焉耳孰亦
震撼擊撞之可及哉
元劉夢吉銅雀臺吟云[illegible]
魏編却愛老瞞[illegible]

大義責當時作史者章[illegible]之謬[illegible]陳壽章妄固無足咎
獨不識涑水何見亦章之[illegible]紫陽而後正故末二
句言操猶知有所尊不[illegible]禮[illegible]情[illegible]呼無
[illegible]之晁子嘗見夫硯焉蓋紀[illegible]如兒
也上瞞于天下瞞于人復欲[illegible]以爲萬世[illegible]清議者
瞞焉名之老瞞稱哉
少陵吟諸葛武侯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此二
句言其功有在於當時名可傳於後也第三句江流石
不轉言其沙石所列八陣圖雖春濤奔駛不爲少亂見
其精神在天地間猶不泯也末句遺恨失吞吳則言所

可恨者不當汲汲於吳以圖復雪長之仇而教人得以無慮東南乃專意以謀漢也此言不爲無見予因著宋端平間君臣使不聽元人夾攻之約一惟簡任將相選練士馬靜視二虜交鬭金亡則元亦弊元亡則金亦弊宋乃乘其弊以兵向之漁人之利得而二帝之恥雪矣何金使阿虎帶之言懇懇在耳曾不少思及之豈非亦遺恨歟

宋世有巨盜鄭廣者聚衆數萬人時甚患之乃招安畀以官爵嘗因士論鄙之作詩呈云鄭廣做詩上衆官做官做賊一般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言

俚意淺固不足謂詩也特其當時諸士大夫聽之能不有爲顙泚而違之面目者哉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踰之盜也與嗚呼爲仕而譬諸穿踰可恥甚矣在吾輩則昏夜乞哀者似之夫若當大政秉大權可以榮辱震聾人者因法爲奸公行無忌此則譬諸無賴殺人之賊殆無過焉上盜于國爲賊其君之賊也下盜於民爲賊其民之賊也然且巧於彌縫而尤得冒忠信廉潔之名是又爲賊夫德之賊也做官耶做賊耶抑誠若所謂做官却做賊耶願清議者以爲如何[illegible]

夢蕉詩話卷之下 畢

夢蕉詩話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游潛撰潛有博物志補已著錄此書中論蔡確一條謂因自稱不肖而人誤以爲不笑既而誤以不笑爲哭既而又誤以哭爲酷遂爲部使者所斥潛殆以酷罷官歟所論諸詩明人居其大半率無深解或借以自攄不平尤爲褊淺如河源襲都實之說嫦娥祖史繩祖白斑之論未免剽剟陳言論洪武正韻一條謂沈約在宋齊梁陳時並居鈞要譜韻以詞賦取士積習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云云考沈約卒於梁代實未入陳以詩賦試進士始於唐高宗調露二年梁代安有是制更爲杜撰惟駁許彥周詩話論杜牧詩一條特有深解非他家之所及耳